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六册目次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芭山文集序

往予識芭山始姑孰

見居恒談著卷裒萬

有奇諸刺經髓傳指

畫古今成敗鑿鑿措

諸行惜世莫能用耳

辛未芭山遊

京師數上書言事名稱

震天下壬午奉

詔刪定四書五經大全

頒布學官累薦授史

館修撰兼侍御傷世

孔棘不就會

行在纂次

國史當事咸推芭山克

勝任連章交譽

朝廷詔報賜對問恩特
起芑山田間行趨秩
登用又弗果嗟乎芑
山不可謂不遇卒隱

身著書何哉集僅錄
什之三四學術行業
略見大都推其道雖
起衰濟溺有餘焉用

多言爲哉一日芑山
自出篋中未梓槀周
視之拊膺嚄噭焚擲
殆盡聞者竊惋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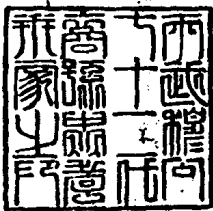
以予觀芑山隋獨少
可雖負才恢傑聦自
衒晚益彂晦不測或
曰芑山棄家走衡湘

弔古屈平自沈處道
卒或曰芑山間從緇
黃遊日諷書晏如或
曰芑山變姓客范陽

就庠塾授童子小學
孝經或又曰芑山操
一瓢獨往來盧龍間
莫知所終然則今世

欲見芑山而不得求
諸其文可矣雖然芑
山文非不傳苟徒求
芑山以文又惡知文

不足盡芑山哉
烏尤逋臣岳蜕序
序畢

芑山文集序

著書豈芑山先生所
欲哉今天下維棘先
生懷材抱道不得志
舍著書安之先是四

方賢士大夫汲汲進
先生於
朝冀辭辟薦起詔
邦國先先生獨守正抗
行古人與稽屢挫益

自憤嘗語予曰出處
有道奚役役為僑金
陵十年嚴取與慎交
遊遠近從學者衆先
生推誠悉慮相屬以

理學政事相磨以忠
孝節義言求可則行
求可法胥少長貴賤
鮮不厭飫去其教天
下葢如此先生居里

門事二親至孝儆屋
數徙風雨不蔽見諸
瑣尾流離之人傾身
拯援無德色又嘗稱
人善行成人令名任

任不使聞知它橫逆
先生者詬譏踵繼聞
者皆色變先生竊心
悲其人始終不與較
又嘗見先生危坐一

室討測史事丹黃浸
漬衣袂閒攻苦勤勤
手口困瘁世弗克堪
而先生裕如也又
覽其與同人手書寓

古切偲遺意甚則痛
哭垂涕不感悟不已
其自治治人又如此
卒觀先生所論著疏
條先籍抉擿百家不

避刑辟不畏彊禦毅然爭天下萬世是非無少阿一時異端曲學聞先生論議見先生之爲人未有不蔽

志濯行回視易聽者居恒能爲詩古文不求工曰士所覃力不僅此發閟深固不以示人其後先立言無

獘又如此然則先生之著書益皆本聖賢之學出入儒先矩矱恥浮夸以欺世者也豈文辭章句可同日

語哉己卯秋先生戰藝

留都復不售度時莫可爲焚棄制舉業閉戶偕仲季定著四書大

全辯進
御予時三復義例明道
辨惑炳若日星亟以
告都人士都人士歎
曰芑山今世所稱有

道者辯之爲功大矣
哉未幾及門諸子合
先生後先所著古文
辭録芑山文集行世
四方名碩聞是集將
成爭相引重恩一見
先生而不可得夫以
先生之人度先生之
爲書名實兼茂天下
罔不謳服無閒言其

昭茲來許而莫或廢
也宜哉善乎先生之
言曰程朱各有異同
後儒剽掠波靡棄孔
孟而從程朱畏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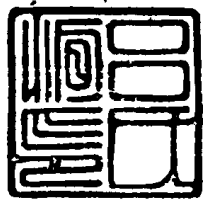
滋甚百氏尤厖雜羣
言殽亂不可不明去
從張子創爲與古人
書雖古賢人君子之
說未嘗無駁議然特

就唐宋大家析別醇
疵耳安得盡諸紕繆
窮鑒者而是正之繇
斯以觀先生審取舍
黜傅會至矣集中疏

議雜著皆禪贊名教
抑惡足以盡先生底
蘊哉先生不以予淺
黯屬予較讎予因述
其槪於簡末以明先

生之論著蓋有甚不
得已者且以見先生
今日之文世之人得
而見之若夫先生之
爲人與其素所蓄積

合忠孝節義理學政
事而一之者未可徒
就其文而悉窺之也
嗟乎著書豈先生所
欲哉

西蜀後學呂恂謹
序

呂序畢

巴山文集自序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
交天下士後先論著
盈篋笥閒發視之大

者關
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說
據經傳折衷諸家同
異不阿又家世戹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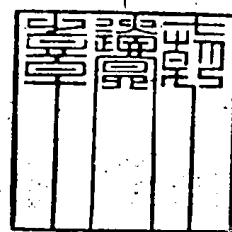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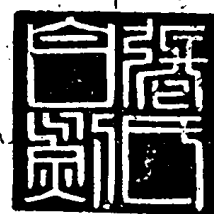
罕藏書文亡所師法
雖諷諭幽憤恥爲世
屈往往與古合故不
忍輒淪棄甲申避地
葛川感時撫事嘗刪
取舊文授梓梓未訖
庚寅里居方輯次篇
簡綴爲完書自傷三

十年閉摧伏亂宂與
道進退孥顛躋至此
空言何補哉一夕仰
天怫憒舉凡未梓者
悉焚去存若干卷藏
于家仍署芑山文集
非自謂文足傳亦猶
仲尼曰文莫猶人云

窮且以見介立尼圍如予論著彫落志義益礱然瀕危殆不稍變士可不自黽哉雖然當時嗜予文者自搢紳迄四方同學諸子蓋衆非必盡阿所好然知己僅十數人

而止之十數人者或齎志沒或遁竄饑餓數千萬里外與予生訣不相見欲如嚮者遊從宴笑日講求有用不可得安往而與知己遇哉是非俟後世可也

芑山張自烈序

自序畢

芑山文集凡例

一是集初本二百卷有奇蓋皆及門後先私輯錄者一日先生見而喟日空言耳多則贅古人弗爲也因復加釐定凡羽翼風教匡救國俗與經史相發明者存之餘悉刪去始疏議卒旅詩計如干卷制義殿焉疏序雜著卷內有先生既脫稾偶逸者有既鏤版復漏者今姑存原目於各卷俟續梓出公同好又集中與古人書自先生剏爲之本朝著作家所未及擬專彙芑山與

古人書梓行論世者庶知考正
一先生舊著經解史辯雜論語錄辨
似錄黨戒錄孤史等書繕寫甫就
中更兵寇原槀散亡今四方及門
諸子方蒐佚補遺次第殺青故諸
書雖未遍布仍列總目謂觀成有

待也
一國朝名集充棟其間考績祝壽誄
墓之文可傳者實少它代作又皆
華葉鮮實自欺欺人往往爲有識
所鄙笑先生性不屑代作慶贈誌
碣素恥涉筆雖尊貴密友不能得
其寸簡片言故集中代作者僅勅
姦輔號王公書院記二篇壽序挽
章槩不載非先生焚草未梓先生
初未嘗隨俗屬草也甲申以後論
著慮觸時諱封瘞芭山不出示世
皆及門所未窺見異時史氏宜有

采錄云
一先生交天下士數十年賢士大夫
書牘抵先生所者非辯正古學即
衡論國是積累盈十數篋先生嘗
擇其有裨勸戒者凡二百餘則裝
潢爲四方書牘手卷若干軸今及

門懼散軼不傳擬合書牘暨先是
薦舉章奏公移爲芭山文集附錄
二卷略次本末播告同志俾後有
考焉

門人席仁拜手謹書

凡例畢

邑山文集總目

明　張自烈著　　孫世篤

弟　自熙　門人王洎洽較

自勳閱　錢士衡

疏議　二卷

書牘　十卷

雜序　五卷　卷之第五續梓

傳記　四卷

進策　二卷

雜著　四卷　卷之第四續梓

答問　四卷

旅詩　一卷

制義　一卷

已上共三十二卷內闕二卷嗣出

經解　四卷

史辯　十卷

史論　四卷

語錄　四卷

理學辨似錄　六卷

黨戒錄　三卷

孤史　三卷

已上共三十四卷未梓嗣刻

附錄　二卷　嗣刻

邑山文集總目畢

邑山文集目錄

疏議卷之一

疏議卷之二

疏議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書牘卷之一

書牘卷之二

書牘卷之三

書牘卷之四

書牘卷之五

書牘卷之六

書牘卷之七

書牘卷之八

復陳士業辭史公辟命書
與江督袁臨侯書
答江督辭辟薦書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上黃閣部書
書牘卷之九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與揭晉銘書
復江督袁臨侯書

與樊康侯公祖書
復樊康侯公祖書
書牘卷之十
與大司馬呂豫石
答陳則梁
與沈眉生
與劉伯宗
答某邑傅
答黃生

與袁臨侯
答袁臨侯
與吳次尾
與徐闇公
再與吳次尾
復何叔子
與顧生
復袁臨侯
與申素園吏部

與沈耕巖
與吳次尾
復吳次尾
與太史楊機部
復袁臨侯
復宋未有
與吳次尾
與陳士業
與太史楊機部

書牘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史辯序
宦寺賢姦錄序
黨戒錄序
重訂說文長箋序
四方書牘手卷序
字彙辯序
鍾譚詩歸辯序
古文辯初編序
孤史序 已上共序十五首嗣刻

雜序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傳記卷之一

晉徵士陶潛傳
隋王通傳
宋蘇洵傳
芭山自傳

傳記卷之二

余冢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王公書院記 代

芭山藏書記
雩記
尼記
葛川書歸芭山記
誰廬記

傳記卷之三

僦屋記
旅記一 有序
旅記二

傳記卷之四

遺山文集 傳記目錄
傳記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進策卷之一

進策卷之二

進策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雜著卷之一

雜著卷之二

雜著卷之三

雜著目録畢

芭山文集目錄

答問卷之一

答問卷之二

問道德經重德篇躁則失君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
問道德經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問繁露權譎之說
問繁露董子深察名號篇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
問論衡初稟篇

問論衡骨相篇
問論衡物勢篇
問論衡龍虛篇
問論衡道虛篇
問論衡語增篇
問論衡命義篇
問論衡率性篇
問論衡吉驗篇
問論衡藝增篇

問孔子欲居九夷
問文章鍊句法
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扉入既絕
問宋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
問董仲舒短長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
問蘇軾制科策詳略
問歐陽永叔謂孟軻荀卿始尊脩孔氏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
問蘇軾專任使策
問蘇軾厲法禁策
問李觀強兵策
問程伊川云孟子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問邵尭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
答問卷之三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
問本朝于愼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僞儒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
問朱若貧而樂所樂何事
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
或問顏子屢空之旨

問王龍谿云告子一生留心性學
問鄧定宇云天命之謂性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
或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或質於湛甘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憤發
問患不知人也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

問王龍谿云區區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
用工夫
或問其未能齊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己欠直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
易以與人
問薛敬軒云予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
問薛敬軒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
學俗學中來者淺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出己之口入己之耳
謝鈞命問王陽明曰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
或問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
十年一進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爲廷

問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
問馬谿田云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
在隨事謹恪做去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
些敢問其粗處安在
問與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
英氣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
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

問呂巾石與蔣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
日夕指點來學必如孟子爲是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
言也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
道理
問鄒南臯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
可參權謀術數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
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於周孔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
字湛說果可從否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處而人不礙我不需而人
自化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敬明亦明也
問朱子大學序先儒皆稱之

答問卷之四
問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問孟子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
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憒憒然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

問伯夷叔齊逃是否

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

問陳希夷嘗戒种放云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

問程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

問程伊川自涪還洛容色勝平昔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於知言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

問程明道語謝顯道云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

問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

問馬融爲世通儒教養諸生有千數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朱晦菴云也是鶻突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冐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冐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問呂希哲云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問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

百餘年未了大公案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

問陸象山與傅聖謨書其畧云謂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是爲善所害

問陳止齋云韓愈論荀氏何其依違於是非

問陳止齋云楊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

喜之

問陳止齋云莊子云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

問或言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歸魯時孔子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易

問 本朝馮氏烶曰漢高大牢一祠尹起莘謂四百年命脉所基孰知秦始皇初并天下即召孔鮒爲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遲之十二年即孔騰奉嗣之封實啓於孔鮒之文

通則孔子殁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

答問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旅詩卷之一

憩芮園草亭

山居

南譙暮春即事

始至葛川

卜居

己丑春日書懷

讀宋史有感

避亂大岡偶成

結遊擧命歌 并序

芭山文集目錄

制義卷之一

制義目錄

制義目錄畢

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楷 較

疏議一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 勑訂
四書大全闡緯聖經光昭 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
荷 成祖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譌彼纂此
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辭失眞義理寖晦悖孔孟而

崇佛老棄忠孝而尚權姦甚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
○見○讀○書○闕○繫○治○道○大統○
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略而已臣少遊祖父庭訓偕臣
弟自熙自勳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
先指○摘○大○全○舛○本○疏○漏○
諸儒臣承 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小註
○共○摘○定○不○可○謂○大○全○
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宜擇別增入或
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爲臣謂 本朝洪武二
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說足所未備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
○五○言○有○大○體○
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 太祖足書傳之意毖徵分
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知尤幸四方博學洽聞
古今心同○理同
之士[illegible]臣義例不以臣言爲非具呈南京國子監咨
部錄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
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 旨重訂學臣行文袁
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 御臣以前
此未經具 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
初藁相背即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
齎送學臣然又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
坐視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罪滋甚此

○識○明○大○全○不○可○不○重○定○
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特詔有司許加數
定假臣編摩數月於 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
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 賜名
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日著
○見大全辯○與小儒詞○章不同
經術餘與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 二祖建
學典敎至意天下曉然知 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
說○得斯重不○知者以爲○詞諸弗也
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爲萬
世 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
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它如臣所論定程

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辯大學衍義辯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宦寺賢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略等書篇卷浩繁剞劂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

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及
○詳○見○芑○山○諸○議○

言者臣居恒非無芻議然身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有條例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辯略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遵本奏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

沈耕巖曰芑山有功經傳大全辯特什之一耳進

歲咨部版行金陵者予與周仲馭吳次尾皆有序四方被服芑山之教無間言今三復此疏益信芑山論著非詞章訓故家所及也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臣某爲芻言可采

聖學宜明復懇

頒布四書大全以佐

儲講以裨

盛治事臣竊見坊刻大全謬日滋謂宜釐正增定推廣

成祖纂修初意臣於本年某月日具疏恭錄舊所撰序例辯略與友人論大全書呈

進仰候

聖裁適閱邸抄見江西按臣徐養心據南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

題請頒行臣重定四書大全辯隨奉既係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

旨議者舉手加額謂理學丕振人文蔚興起衰濟溺

此偶部○之過

端在今日不謂部覆延緩至今臣不勝惶懼雖然臣言非迂謬無當也臣自少迄壯反覆是書多所發明

○因○言○可○以○知○人○

卽臣生平不附流俗不背經傳概見於此臣先是竊從諸儒臣聞

文華殿額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

今士皆借經四書○取科名耳○可嘆

經大法因念

祖宗朝治天下之道莫不係學大經大法莫著於四書獨士子割綴爲文冀倖進取空習句讀罕裨實用臣甚惜之我

皇上法

祖勤治講

願○聆上文

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臣嘗伏讀

此亦引君○當道之術

明綸誠正功疏治平剬效等語仰見

皇上服膺聖經至意然則四

旨為治平綱要明甚士子宜覃力四書求所為治平
(是儒者讀書要緊工夫)
之道明甚四書既治平所自出不可不釐正增修又
明甚況今　儲講方新諸儒臣宜先明大經大法宜
(近來儒臣進講不明其義者多矣)
先求諸四書今大全舛謬者不思釐正疏漏者不亟
增補理學不明實效不著皆由是始非所以端治本
光　祖制也臣又伏念當日纂修大全　太祖未暇
而有待於　成祖今增定大全　成祖列宗未暇
而又有待於　皇上如謂是書不必增定則是
(事理明切)
太祖所未暇舉　成祖不必創為纂修　成祖既可

纂修　皇上豈難增定盡法　祖與聖世異道同未
可以字句增修為悖　祖為叛經也況增訂釐正臣
(芑山增刪之功甚大)
身任之既無築舍道謀之嫌兼省開局辟屬之費事
苟合道不行何待臣前疏論列甚明儻荷　由垂省
覽慨賜施行將大全一書如日再旦　皇上闡繹聖
經光昭前緒豈惟學校攸賴所裨助　儲講且億萬
世無疆矣伏惟　聖明財擇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錢吉士曰深明今日增定不容緩三百年來未有
見及此者芑山之功雖萬世不祧可也

回奏錄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

臣某為遵　旨錄行書籍謬陳管見仰候　聖裁事
臣舊增定四書大全辯崇禎十六年具疏恭請
先帝御序鐫布學校疏成未　上前任按臣徐養心
特疏　題請頒行既奉　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速覆
之　旨前任學臣侯峒曾牌行袁州酌議動支本縣
官銀授梓臣念四方多故公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
事寢不行十六年十二月冦陷袁州臣一門罹禍獨
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燹中身被重創僅

存喘息東西奔播十七年正月臣扶老母挈季弟流
寓廣信興安縣旅魂少定方卒業是書未幾驚聞
國變日夕崩慟不遑輯次十七年十月內臣閱邸抄
見按臣周燦據江西府屬舉貢監生連名公呈續
題前事奉　旨四書五經大全辯每錄十部進覽欽
此欽遵臣亟圖鏤版裝潢呈　進竊疑者按臣前後
疏具在皆專言四書大全五經尚有待　明旨驟及
五經果五經四書一時併錄乎抑先四書次五經乎
所錄者果孰助工價孰董剞劂乎臣僅能增定讐正

力不能自鋟果執録此四書五經大全遽令　進呈
乎本年四月內管袁州府事臣廖文英奉撫臣曠昭
按臣王孫蕃學臣吳炳各衙門照會專差星馳至輿
安督臣録就進　御臣且惶且懼蓋緣篇卷浩繁刻
費莫措未能功成不日因念　國初諸儒臣承命纂
修時方承平貲出　內帑今臣借臣弟自勳是正諸
家補儒臣未逮適當中原鼎沸一切繕寫刊較或倏
諸同學或委諸梓人蚤暮淹速臣難逆睹伏乞
皇上展限暮年俟書成捧進　睿覽特　詔禮部頒

行近以紹　先帝未竟之志遠以昭　二祖　列宗
崇文闡道之緒則聖經粗明承學攸賴而臣亦不至
延緩獲戾矣抑臣愚尤有進焉　王言綸綍宜詳且
○代○爲○疑○亦○係○達○罔○體
愼按臣既專言四書大全　明旨宜曰增刪四書大
全辯著進覽五經大全倂令增定頒行如此則部臣
灼見次第臣亦知所適從若之何倂五經四書而遽
鋟之也按臣止言四書而　明旨遽及五經又不明
示以鋟行之故與　進呈之期臣愚不能無惑况臣
於四書大全折衷羣言權衡史事皆發明古聖賢旨

王大經大法私蘄我　皇上因文求實稽古濟時或
痛戒流湎或嚴抑權姦或撑輔弼而釋黨禁或戒聚
斂而汰冗費或　而光復土宇或洒讐雪恥
而祇紹　丕基諸如此類微寓諷勸皆有裨　初政
○理○學○經○濟○寓○此
之萬一　皇上厲精勤治本之以清心寡欲推之於
○借○當○軸○不○足○與○言
設誠致行孳孳與諸大臣求撥亂反治之道中興盛
業取諸四書五經而裕此臣區區弋獲之見爲
○大○全○辯○與○學○究○異
新朝涓涘之助非特補輯訓詁而已惟　皇上鑒臣
之心思臣之言不以爲迂而忽之則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　欽依鈒刻書籍　進呈事理乃[illegible]
謹具本奏　聞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流耕巖曰新主南御方顒然望治亡何貴竹皖
桐朋姦肆螫善類咸惴惴芑山以草莽被謗至榜
姓名于朝誣坐黨獄酷行捕逮會江右直指續題
大全疏甫入人人爲芑山危未幾奉俞旨李脫于
禍信乎天之未喪斯文也雖然聖經廢墜士學淪
胥賴大全辯一書昭揭星日歷觀後先諸疏憂患
之情艱貞之志備見乎詞爲芑山者不亦難哉

進四書大全辯疏

臣某爲修輯　聖經恭請　御序以明正學以佐時艱事臣愚竊謂今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效有似迂而實鉅莫如當干戈俶擾之日宗法孔孟折衷衆論熄一時亂賊之邪說而肇億萬年治平之丕基者也歷稽前代講道右文之主孜孜訪名儒購經籍後世稱之自秦燔詩書漢興遺書稍稍著光武還洛所載經牒秘書頗衆唐開元迄五代後唐或募民獻書或鏤版行世迨宋太宗建崇文書院後先蒐補書籍特

盛我　太祖安內攘外首求遺書旣克婺州命王顯宗開郡學延宋濂等爲經師又常用御史袁凱議勅臺省聘儒士與諸將說書永樂中購書官四出成祖又命儒臣編纂經書性理大全頒布學校由是觀之書籍之在天下猶天地之有日月無日月則天道乖無書籍則彝倫墜古今治亂文武皆不可廢書況　宗社淪陷以來館閣卷帙蕩無復存又況四書大全雖先儒覃力讎正鋟流日久共閒阿程朱而叛孔孟者爲多臣後先論次大全書跡具在人心世道可

爲流涕欣遇我　皇上光宅函寓什侖創垂方近躋三祖闡道崇儒之盛遠駕漢唐宋而過之臣伏讀明詔急求者三事自求賢開過外其一則在古書又愼選督學以明傳注恪遵　祖訓以策多士此皆天下萬世斯文之幸臣民宜服膺恐後而臣偕臣弟自熙自勳增定四書大全辯奉崇禎弘光　兩朝明旨頒行今年春臣及門饒州德興縣生員臣金城臣余禧太學生臣篁三開等協心襄梓將竣諸所辯正皆與祖訓傳注相發明兢兢冀無負　皇上急求古書

至意尤不可不急請　御序表章揭日月而行霄壤者也昔陳公輔推究宋亂獨歸罪王安石學術李忠定銳圖恢復惓惓以變士風爲急其言曰用兵與士風似不相及實相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賞罰當而人心服然則今日購求書史講悉經傳皆所以正士風皆所以脩政事旣不可視爲闊迂無當而四書大全臣與臣弟借史學以翼經術引程朱以歸孔孟輯　寶訓以示來茲去近代拘儒曲學遠甚前任江西學臣侯峒曾按撫給舊心臣周燦南京同

子監祭酒臣令殉難周鳳翔臣師今輔臣羙日廣臣
友臣今督師楊廷麟皆不謂臣謬欲急取臣書進
御覽皆本四方紳衿心同理同之論欽承　國初
二祖　列宗隆師儒頒學校之制以上慰　孔孟在
天之靈俾副我　皇上翼傳明經求治之意使後學
知所折中而不敢違悖非苟阿所好可知也臣謹裝
潢如干卷署曰增定四書大全辯冐　進　經筵伏
乞　皇上萬幾之暇　詳賜省覽　寵錫　御序特
詔禮部頒行　勅付史館將見　二祖所未刪輯崇

禎　兩朝所未錄布賴　皇上補其闕漏集其
大成因訪　兩朝儲書之舊增翰林典籍之員自四
文排進一狀訛
書五經外討求掌故實見諸行使古聖賢垂世立教
訓結宋未見及此
之言載道爲治之具燦然復明于世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臣某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世言治極必亂非必亂也正坐失防閑之道耳何
以閑之明道而已矣使孔孟之道昭明亂何自作
此疏欲于干戈俶擾之中宗法孔孟晢濬源端本
之言　甲□識

代科臣劾姦輔疏

姦輔臣誤　國已甚懇乞　聖明　蚤賜乾斷立行
罷斥以清政本以挽亂形事臣觀自古人臣遭時過
主脩知被寵未有踰首輔　者也自古小人姦
忍欺擅負恩疚位亦未有踰首輔　者也
袁馬少年揣摩善媚柄政以來厚脩私怨薄報
王恩旧宅之驕禍延桑梓科名之市濫及鼎元種種
四大罪乘今日愈明
穢狀久經彈射臣姑置不論人臣大罪四曰忍曰欺
曰姦曰擅忍莫大於召亂欺莫大於庇私擅莫大於

作威姦莫大於結黨　四大罪帥寸隙有遺□□
請昧死臚其狀日者東省變作流血伏屍人謂致
亂者罪撫孫元化不知用孫元化致亂者
也元化庚午以前一七品乙榜耳未數月而遂道
未數月而節鉞　謬創横竪二局誑弱中外陰爲
元化撫登地　皇上試問　元化撫登以來奴幾
會侵踰及登登幾會一矢及島借徑引刀百喙何解
所前與明皆騎人
台解必曰薦元化推元化者人耳臣測曰薦者
非禀　指不敢薦推者非禀　指不得推一

皇上試問　會推陞轉稍不當　指者何事不
經筵駁豈獨於封疆大事而略之　又必解曰知
人實難不能料元化後也臣則曰他人可以不知議
不可以不知議元化於　同年同鄉又爲奔
走入幕私人本末長短較若列眉若之何輕以
（推原亂本益見年輔誤國之罪一朝夕）
皇上封疆擲也且東省之亂不自　賊叛始元化撫
登而遼人入遼人入而登民受荼毒者二年登諸紳
知之諸臣仕登者知之廷臣抱遠慮者具知之獨元
化　輾轉蒙蔽釀成厲階青齊數百年休養百姓

俱其刀俎糜爛尚自解於人曰召亂非　誰其信
之亂名矣而　庇日益堅自吳橋告變一時言路
諸臣義激請劍　予討拚覆彈劾自憤票擬自溫
迫攻城破邑僅以戴罪塗飾耳目　皇上試問
（又借王侃一案見元化之脫）
有此法紀否夫元化之禍齊浮於王侃之罪既逮
而元化止戴罪何以服侃心何以彰國法尤可恨者
撫臣王道純抗聲逆之疏洩東人之忿　優旨切
責陰折其氣蓋切責道純政出脫元化臺臣余應桂
一疏直刺其隱始不得不責元化自飾　至此討
無復之如是而解於人曰　不庇私誰其信之
懼天下議己欺也因設一切法箝制衆口降罰不
已重以削籍削籍不已重以逮繫如黃道周吳執御
（天下事宜其潰裂不可救）
等一擬充鋒輒爲魚肉日以朋比行私挑激　聖怒
皇上試問　吳執御等意果行私何不比炙熱之
首輔而比灰冷之逐臣　憑臆脩怨彰彰較著從
古姦臣盜柄如唐李林甫盧杞宋蔡京賈似道必盡
剪所忌然後惟所欲爲自吳執御等逮繫人人重足
誰敢片言及　者臣不意　聖王秉乾之日

專擅作威至此極也　又必詭詞自解曰票擬不
自己出然臣觀　與次輔　貪位嗜進同惡
（牽涉大輔寓防微杜漸之用）
相濟體　所不快者　代爲下石如詞臣羅喻義
等是也　所不快者體　代爲操戈如科臣吳執
御等是也　皇上試問廷臣中骨鯁不阿曾論列
者今有一人在班行否二輔方借朋黨二字
芟夷善類日夜與同伐異欺罔　朝廷將見　國家
壅蔽之勢成則　皇上孤立之象著二輔不去天下
（又推人一步）
事有不忍言者此臣所以大息流涕也況　欺心

姦擅日甚一日如臣所糾孫元化一事即立竿
藁街罪不稱枉至謄　梟惡未盈虎牙已露黨私孤
恩縱理無狀尤不宜靦顏捫席伏乞　皇上明正
召禍庇私作威之罪併次輔　立賜罷斥
以防大臣結黨之漸天下事尚可為也臣月擊四方
多難二輔腹心之蠱深入膏肓　祖宗二百六十年
金甌為小人一朝敗壞故敢觸死擊姦二輔即懋匿
殺臣臣無悔惟　聖明垂察焉
泚耕巖曰當日　朝廷苟信用斯言天下事倘可

收拾如二輔欺蔽何予嘗疏劾楊武陵奪情雖留
中不報義與芑山同李空言無補惜哉
吳次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正宜與胡
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益信耳莽忠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儒效濶迂無益也

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終

芭山文集疏議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光魯　吳　遇　較

駮朱友文釋郭祐議

洪武二年某月日臣伏聞元將王保保自甘肅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督將士備守夜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臥不覺廵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殺之天策衛知事朱友文曰當賊犯城時斬祐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議今賊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或告臣曰友文議是（不合理法）陛下又從而賞之臣甚惑焉夫罪一人以儆衆人所以戒將來懲玩寇耳若云無及于事不必追罪則凡亂臣賊子時過事已槩從姑貸與無罪等有是理乎行法之時有後先必行之法無假借豈賊犯城時斬（二句挽妥當）祐爲軍法爲是以令衆賊退而追罪祐即非軍法即令衆乎軍吏失律就軍中戮之法也非擅也昔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曹彬伐江南宋太祖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被酒失律如祐法所不貸不殺不足以昭國法而友文獨謂之擅殺可乎向令祐有它勞績可紀友文爭之溫釋之猶不失古者議宥之意不則治祐失律之罪待以不死使立功自贖庶將來知戒今槩謂不必追罪則後（文推出此一層）此守備軍吏雖醉臥失律人人以無及于事爲辭誤封疆而長寇讐將自祐始臣故謂祐玩法不宜貰友文直言不當理　陛下不責祐而賞友文皆非法之正皆不可示後世願　陛下深思臣言申勑溫等更定賞罰一準律令異時軍吏有與祐同罪者毋使姑息則勸懲備矣謹議（所謂與朝典爭可否者）

嘉靖二十年八月虜入大同山西廵撫告急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既而守陴者醉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召醉帥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虜擻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按天和立斬醉酒不戒者益見祐之罪不容貸溫之斬祐未爲過惜　聖祖當日不加察耳。自記

友文議釋郭祐暗用張釋之對文帝語固方其法。

上立誅之則已。然彼法不至死故釋之曲爲此說
後儒嘗議其非。郭祐罪應伏誅。友文獨以無及于
事爲辭。卒以不死。豈知春秋之義趙穿弑君而書
趙盾乎。

弟勳議

用士議

洪武某年月日臣某竊聞給事某薦某宜牧民者
陛下問所能對曰才高年少勇於敢爲 陛下謂才
彥多過中勇者少循理年少未歷練恃才輕忽用其
血氣鮮不生事擾民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
質用之未晚遽使牧民未見其可此誠 陛下惜名
器愛百姓至意臣愚不能無惑者獨以 陛下疑士
太深而信給事之言太過未嘗咨其可否而徐進退
之也 陛下苟謂其年少不可牧民與古者四十稱

强仕禮也然昔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言孝廉年不
滿四十不察衆若茂才異行如顏子自可不拘年齒
臣愚謂士固有老而不勝任者有年雖少而學問過
人足以有爲者若之何槩以年少絀之秦王猛曰得
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宋司馬光設十科嘗試法內
外官缺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由是推之取士而
不核眞則舉錯必不審不嘗試則其人之能否必不
見語曰人皆棄則盲者不知皆默則瘖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聞而使之對則瘖盲皆決矣今 陛下閑給

事之言。謂其也才高如此。勇于敢爲如此。未嘗核其實試之以事而遽謂其也才高過中。勇敢用氣如此其究必至于生事擾民如此而又未嘗審夫士之果過中果恃才也又未審夫給事之所謂才高敢爲者果何若也一旦懸度其不可牧民而不之用則是不使之視不使之對而斷然以爲盲與瘖也可乎嚮使給事果能知人給事之言果覈實則必不誤以非才高者而謂之才必不誤以非敢爲者而謂之勇未必果不可用使給事言非覈實則非才高而以爲才非

（受病在懸度二字）（補此句有顧盼）（急翻念醒語語切中）

勇于敢爲而以爲勇　陛下亦將懸斷其過中擾民乎又况士或才高而未必自恃敢爲而未必自用或年少而有老成持重之意雖以之牧民無不可者　陛下亦將輕信而槩棄之乎又况牧民雖以慈惠愛養爲首而其間一切釐姦剔蠹興利除害非才勇不勝任古之循吏如龔遂之于渤海黃霸之于潁川虞詡之于朝歌皆非迂謹不才懦怯無氣之人也則因其才高勇敢而遽謂其不可以牧民豈得爲定論乎臣爲　陛下計有士於此給事既已薦之宜召其人面詢之詧其果才高勇敢與否果過中生事擾民與否給事之言之果可信與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始之以核眞繼之以嘗試士之能否著而給事擧士之得失不能欺其上如是士無不售之嘆薦士者無雜進之獘　朝廷自此收得士之效烏可不審權衡因言擧廢使賢否紊而功實隳哉善乎孟軻之論進賢用舍生殺由于詧之見之親　陛下今日懸度而驟棄之者何如臣願　陛下之孰計之也謹議

此議佐　聖祖所未足　國初大臣無一人見及

此可爲浩嘆然比年銓選殽雜　朝廷往往特簡任用如三科武人徒以腐爛章奏躐晉吏垣究無毫髮助爲天下後世姍笑尤可痛也　自記

都督譚廣杖殺蕭翔議

宣德八年月日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宜正其罪制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擅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作威福臣亞弗爲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念守邊久效勤勞敕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廷臣皆曰除臣竊以爲此不足服廣且非 祖宗立法意古者閫以外將軍制之故有閫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廣但不當擅戮

（每有譏僕不爲廣說故鑿鑿可行）

福失人臣事上禮非將士有罪必一一請 上裁也它不具論昔大將軍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 太祖念舊勞特宥德濟仍勅諭達曰左丞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衛不見穰苴待莊賈乎左丞失律當就軍中戮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比彼嘗救信州守諸暨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緣此推之衛青不斬蘇建特細謹耳未可爲後

（又引證）（與律合）（見請上裁者非律）（嘗先明曲直功罪法任威亦非）

法軍法與功罪準翔果有罪廣戮之未爲過果無罪廣以私愛憎文致奏當于上上枉法誅之廣雖無擅戮名與舞文虐非辜同科爲廣計殺當其罪不請於上可也殺不當罪請于上不可也 陛下宜鞫翔罪與否豈必槩責廣擅戮哉御史劾廣擅殺不閱實翔罪諸臣雷同附和不匡救朝廷闕失皆不足聽臣請復下司寇刺讞廣翔曲直以正邦典著爲令謹議

（如老吏斷獄）

吳次尾曰將軍得專制閫外須賢將方可篇中宜鞫翔罪否不必槩責廣擅戮此論最確

騎射議

崇禎九年月日、 朝廷用某御史言、詔天下生員舉貢兼習騎射、蓋將合衆騎射槩 寇中外咸曰便、臣愚竊謂緩本急末務小遺大非計（總○挈○起○先○後○議○言○利○弊○）臣考古今興亡治亂不盡繇騎射諸大臣臣王定國不聞皆以騎射見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試將才者限以弓矢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蘇洵言昔之所謂武舉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麤材耳我太祖令郡國生員習射中式後十日試騎射書算律未幾罷 本朝武科具在應武科若而人率專肄騎射 國家思登進騎射之人取諸武科足矣復紛紛課文士何益況武試兼策論不令爲經書義但甄別識議短長戰陳方略優劣耳（此器使之法）策論當觀大義勿背求文辭或武人有他技能而于策論未盡工不宜槩寘弗錄（義○理○是○非○兩○相○形○而○又○益○見○）夫武人不專以策論工拙爲進退與文士不專以騎射能否爲取舍其爲器使之道一也又況今日文士之于騎射力罕兼優事非素習一旦責以操弓乘馬矜羿蒙而軼造父徒責耳以視趣足以持去古

器使遠甚無論翹關負米身材之選能兼騎射者未必皆減（得此○章○任○天○下○安○用○騎○射○） 剪寇其間雖才且賢如方召伊傅龔黃韓范富歐諸人以不善騎射黜則終牖下老耳今天下所乏非騎射也督鎮幹弁之善射者比肩立往往養賊自封棄弓臥矢退士雖工騎射不講求忠孝不惜（○本○末○後○先○自○明○）髮膚爲國用雖頗蹟古造父羿蒙徒亂竽耳又況我能騎射 寇亦能騎射兩能角立勝負輒相當又寇騎射什伯我我詘則 寇勝如是而謂騎射足以其武服致理平臣不信也爲今計 陛下先愼簡賢樞輔集思廣益使百司知所法又勅各省直學臣風厲忠孝課習掌故及時政得失利弊毋徒經書義取士沾沾歲科塞責止又博咨士之富學行經濟者各（此法萬世可行）歲貢數人超資次用之凡皆治天下之大且急者不在士之騎射不騎射也舍此不圖惟騎射是亟及騎射罔效然後知具文無益武備烏能素裕 寇烏能遠平臣故謂兼騎射非計請速罷御史言更著爲令宗社幸甚謹議

朝廷方急騎射士大夫覽此議有嗤其非通論者

不數年士頗嫺騎射矣迨甲申三月賊陷郡城諸工騎射者往往反面事讐求其彎弧射賊不一二數論者竊嘆此議鑿鑿可行追悔無及惜哉自記

沈耕巖曰吳次尾曾撰文士試騎射對刻入樓山堂集中意謂國之典亡兵之彊弱不繫此又言東江地旣少馬士貧者不能具弓矢安得良馬習之此論最中利病然未能如苍山此議之深切著明合騎射對與此議觀之則御史妄意紛更何益哉

駁陳言議

臣某言崇禎十年十一月某日臣伏見直隸安慶府係舉生員蔣臣憤閣臣會試錄文（輔臣淄川張至發建德典試）沮抑辟薦詳爲辯駁請閣臣自行簡舉改正毋壞祖制又輯　皇明薦舉考具本赴通政司進呈通政司張紹先等據蔣臣薦舉致治良圖疏具題稱薦舉考皆　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今將原本封進外其薦舉考貯臣衙門應否封進伏候　聖裁施行本年十二月奉　旨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等著議處原書著封進臣伏讀　明旨竊嘆閣臣謬謬爲國體累未有若是之甚者也臣不敢苛求閣臣隱微姑就陳言二字音義詁之其不讀書不識字皆昭然可見臣攷六書陳音臣列也商書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是也又久也盤庚失於政陳于茲是也又舊粟也詩我取其陳是也又敷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以洪範陳之是也臣又謹按　祖訓一款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鞫問情繇明白處斬又大明律云內外

大小官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又
云其陳言事理並要簡易不許虛飾繁文　祖訓律
令所謂陳言條陳猶敷陳奏陳之類非文字中陳陳
相因陳言務去如陳腐等語明甚嚮令通政日書係
陳言則是陳腐之陳忽玩　寶訓宜坐不敬今但曰
事係陳言則專屬蔣臣上書而言與敷陳條陳蓋同
語義甚明閣臣一覽而知者之何妄指條陳爲陳腐
也或告臣曰閣臣忌蔣臣攻己因遷怒通政明知不
痛切言之無少忌諱
可欺天下姑以是絀通政耳果爾則閣臣去指鹿爲

馬幾何　陛下何如主臣不敢深言獨是絲綸關
萬幾治忽宜若何愼顧自顚倒舛謬至此何以正
邪與何以風百官夫閣臣端居台衡任大責重古今
姦邪誤國載在史傳臣竊恨之不意　陛下聖明乃
有不請書識字如二三閣臣者昔姜平子賦詩不識
一丁苻堅擢上第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獻也堅從按莊子云丁字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丅上作丄堅與平子皆不識一丁者
唐李林甫不識杕杜蕭炅不辨伏臘宋大觀中集英
臚唱林攄不識甄盎字至今以爲笑然此猶小失耳

若閣臣則失在絲綸矣通政曰事係陳言　明旨則
曰寶訓稱係陳言不甚相矛盾乎通政忤閣臣無罪
而可以議處言官萬一劾閣臣不無罪而可以戮乎
臣非爲通政求白所惜者閣臣職典論思既不能斷
決大可否大是非且莫辨條陳陳腐爲何義播諸中
此草莽所不能默默者
外傳諸簡冊可嗤孰甚閣臣雖欲自文過　陛下雖
正論凛然
又推進一步
欲恕閣臣天下萬世必不爲閣臣欺也況今天下輕
遽舛錯尤有甚此者臣欲痛哭言之而不可得今特
就陳言一端摘其欺蔽以共明閣臣不學無識不足

副倚注者多此類　陛下試繹臣言推之則凡用人
見忠君愛國之至意
行政舉錯賞罰積斯蔽而滋謬者皆不可不察請
速下臣議　勑閣臣痛自循省遄改前誤豈惟閣臣
諷諫
自新　陛下亦庶免誤聽閣臣之過賞罰信而舉錯
當天下可次第理也謹議

沈耕巖曰　先帝英察過漢宣而閣臣欺蔽至此
汚史冊實甚賴此議與日月爭光

錢吉士曰指摘閣臣處寓規諷　朝廷意無一字
涉憾激庶得因事納忠之法

東事議

某年月日臣某謹按天下治亂在紀綱紀綱脩明上制其令下遵其法內順外威是謂治徵紀綱紊替上委其轡下嚙其銜罪不加誅逆不加討因循姑息是謂亂徵歷稽史冊億千百年存亡盛衰如出一轍我高皇帝深鑒往跡首正紀綱豫絕亂萌雖艱難共起（便見逆賊不可撫）如汪胡藍李逆形暴露立就誅夷　列聖嗣興國法嚴明亂賊無一人貸斧鑕者屈指襄事若逆藩之于濮濠逆動之于曹石逆民之于劉千斤鄧茂七

仗義正詞覆巢蕩穴然後即安凡以彰順逆之分峻臣子之防　朝廷二百六十年來強臣屏息大將提百萬衆于外奉馳　尺詔罔敢躑躅需者紀綱立而國法明也今　陛下聖神在御百度維新逆賊夷非奴插迫不飢寒首敢負　恩煽亂嘯聚青齊殘我名城掠我庫藏屠我百姓二百六十年紀綱安在哉非撫孫元化余大成骩法玩寇堅持撫局（誤甚）以撫愚元化元化以撫愚大成蒙　陛下赫然震怒遐將調兵　特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督其軍中外謂逆賊旦夕誅東禍立解不謂宇烈仍以撫自愚頃撥登萊巡撫胞弟徐昌治揭臣不勝髮指夫東事之壞于撫非朝夕矣一撫而黃縣失再撫而登州失萊州圍覆車在前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宇烈甘出此可訝也古今應變異宜戰款勦撫時遞為用然款可以羈（情理時執甚明當事獨貿貿不察可嘆）夷狄不可以豢叛賊撫可以誘飢民不可以貸逆臣今賊跋日酣賊志日驕即幸為我撫將使之征奴自贖此曹心懷不軌如虎傅翼滑與奴通為憂滋大將使之仍鎮登萊負嵎一方盤踞難拔是唐藩鎮之禍

再見今日也況逆賊負罪既深狡黠百出萬萬不為我撫者哉律以　朝廷紀綱不可撫衡以登萊時勢不能撫宇烈並墮術中恬不知慮今日通書明日遣官損師辱　國莫此為甚竊恐萊城危在呼吸遠近聞風瓦解咽喉中梗南北不通天下事豈堪再壞哉臣于是深恨閣臣之謀　國誤也（閣臣誤國不止此一事）閣臣以平章軍國為任以　社稷安危為心首輔　受　朝廷殊眷方今封疆孔棘謀身甚工謀　國甚拙輔政以來奴奢弗靖山陝流寇繼之流寇弗靖東省叛兵繼之

滇南閩廣到處肆騷延（卒之紛擾出□滇毒宗社罪不止誤疆事）獨晏然不畫一策即登萊近事信一私昵之孫元化以撫自愚東事既誤于始復用一庸懦之劉宇烈撫局不變東事又誤于終青齊老幼痛恨入骨遠近怨謗萬口一詞　民心稍存宜兢兢悔罪不暇尚何顏而列端揆哉　陛下爲宗社計將　立賜罷斥　嚴誡文輔　吳等一意誅　國遇封疆用人大事皆矣公酌議至撫局斷斷非策尤不可不早許臣擀　雖捍不桿于唐之吳元濟昔憲宗尊伍裴度斷以成功今陛下英武過唐憲閣臣不能以度自處罪可勝贖哉臣志存憂　國義不敢默雖延　估終排異克銍難犯臣不遑恤也伏惟　陛下垂察謹議

楊維斗曰正氣凜然可畏口誅筆伐當不在董狐下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惟大息流涕而已

吳次尾曰發言盈庭無一人張膽明月痛斥東事不當撫者獨于芑山議見之異哉　國史訪求督撫諸臣罪狀追求閣臣誤國本末賴此議尚存耳

君死社稷議

臣某謹按記禮運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曲禮亦云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孟子告滕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春秋齊侯滅萊公羊傳曰曷爲不書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由是觀之君不幸有患死（此論道理下文方發明死社稷得失）社稷者爲義爲正則不死者爲不義不正明矣故周厲王之出于彘襄王之奔于鄭越句踐之臣于吳秦（歷數不死社稷之失）子嬰之降于漢漢劉禪之降于魏宋高宗之稱臣稱姪于金皆失其正皆不可謂義然則國君死社稷

（先說死社稷正義次推明死社稷緩急權衡處）也臣竊有疑于此君與社稷俱存亡者也社稷不可復存則死之君不死不可復生則死之理窮勢極則（論傳詳未及）然耳若夫理可以不死勢又不至于必死謂宜悉心與臣民死守而弗獲然後以死終之豈有聞變遽自引決者哉君不死社稷幾亡而可以存君死國亡（此意從來未發）則是死社稷者棄社稷耳雖去出奔請降遠甚然皆（同類說段）匹夫匹婦之諒耳庸得爲義乎夫人臣之死封疆與國君之死社稷事殊而義同昔北地王恥降魏不遂死也其言曰禍敗將及父子君臣當背城一戰同死

（可謂從容就義）社稷以見先帝迨後主出降王始哭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元襲厓山宋軍大潰陸秀夫不遽死也謂帝昺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負帝同溺死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圍之巡不死相拒三百餘戰其後巡合兵與許遠守睢陽巡又不死城陷巡（必竭力而後死最是）西向曰臣力竭矣死之金兵圍汴李綱戮力守禦未幾金兵退及汴既陷學士劉幹等數百人死之夫死（死字甫折始見）社稷必如北地昺帝之不復振與夫巡遠幹秀夫之（合說有法度）不復生然後可苟未至于是徒株守死社稷之議厲氣抗顏一旦決裂潰敗而莫可救謂之不辱身可也（析理毫芒使正有洞者始所去就）謂之不負社稷不愧祖宗則不可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死有輕于鴻毛有重（爲後人示準的徒死何補）于泰山孰謂國君可徒死哉臣恐後世不明死社稷之義不幸而有夷狄盜賊之禍謬以一死塞責使君與社稷淪胥以亡皆似義而非也不可以不辯謹議

沱耕巖曰此議當與日月爭光惜芒山伏處草莽不能早行其言覆敗至今日嗟何及哉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崇禎八年八月日臣某伏聞　朝廷專行　祖宗保舉成法進士舉貢外兼用監吏士民蓋即古立賢無（此法自可行）方遺意諸臣宜悉慮奉行不容異議者也頃見科臣（獨不思夜毒天下者皆進士乎）疏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其鼎不敢輕擲身名監則（此言鄙倍何以見之章疏）紈袴子弟吏則刀筆起家民皆田夫牧豎之流士皆膏梁閥閱之胄將來必有齎金賄要津者必有戚里（誣監吏士民至此）瓜葛相援引者雖連坐之法隨其後既有力以進身豈無術以飾過從前之弊未能一一釐革　明旨所

（陸宜公有言惟當責其時乃謂人無足用）謂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者未必應弓旌而至也臣閱科臣是疏不勝憤恨竊謂此言一倡弊不至蔑棄　祖法壅格　詔旨排沮人才爲言路滋蠹爲（此皆曲學阿世之病）國家釀亂不止舉朝大臣未有毅然駁正以廣聖聽者臣甚惜之夫科臣極詆監吏士民不可薦獨（語語擊要領）不上稽　國初典制乎洪武永樂中往往薦用監吏士民如全思誠者儒也召爲文華大學士李彥名儒（本朝拔吏致位九列者二十有五人）士也歷官禮部尚書郭璡監生也遷吏部侍郎曾泰秀才也爲戶部尚書楊士奇處士也充翰林編纂官

況鍾吏胥也爲禮部郎中諸如此類其勞績聞望炳（試到勞績方是）
（前此薦用監吏士民皆有實效）
蔚至今枚舉不盡而由監生薦用者尤多卽今日人
才不能比隆　國初豈無一二異等足充使任而科
臣獨謂監吏士民皆不堪擧用非也洪武三十年令
（民亦可用非獨稅戶人才爲然）
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正統五年令進士
擧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擧嘉靖十年遵累朝事
（見監吏並用非今日創格）
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皆未嘗專任進士擧貢棄
監吏士民也典章具在而科臣獨弁髦不問又非也
（妄言者柄舌）
況進士擧貢非盡生而爲擧貢爲進士其始皆民耳
與田夫牧豎雜處耳遊庠序而後爲士通籍而後爲
進士士民中有能爲進士而絀於擧貢者有能爲擧
貢而仍爲民者豈由士民而爲進士擧貢者皆可薦
異時能爲進士擧貢今日不幸而爲士民者皆不可
（羅文肅非納粟胄監乎）
薦乎又況監未必盡紈袴吏未必皆刀筆視其人何
（此中郞寓銓選之法但論才否不必拘流品）
如耳苟非才且賢雖擧貢進士可黜苟才且賢雖監
吏士民可任昔宋文隱士耳薦授山西副使郭傳釋
（如此又非獨監吏可任而已）
流耳擢爲翰林應奉吳訥大醫院醫士耳薦拜監察
御史　國初釋流醫士隱士皆可用則凡耕釣屠販

（此言有□）
皆不容棄而況監吏乎又況今之進士擧貢賢且才
（諸進士鮮有甚于此者）
者非乏然韋金要津者有之瓜葛援引者有之科臣
獨以此懸擋監吏士民逆絕其進取終置之禁錮欲
棄絀監吏士民而專任進士科貢又非也信如科臣
之言幸而爲擧貢進士跖可以夷桀可以堯不幸而
爲監吏士民雖駃騠亦駑駘雖祥鸞亦梟鴟而已是
（抱前）
非倒置取舍乖剌臣恐　祖法自此而壞　詔旨自
（何誠長沙痛哭）
此而格人才自此而沮言路自此而壅　國家自此
而亂皆科臣之言誤之也爲今日計合進士擧貢監
吏士民擇別其堪任與否使賢者進而不肖退不必
謂監吏士民必不可用臣願　陛下深惟保擧利害
得失之故勅下閣部大臣取科臣全疏合臣芻議處
公折衷申飭　明詔使知去從如果臣言可采宜明
正科臣蔽賢誤　國之罪爲將來妄言者戒至于
明詔兩京諸司皆保擧過限不擧皆議處臣謂此法
行終不足盡得天下士思以弋獲佐　睿慮萬一惟
陛下恕臣狂瞽使得盡其愚幸甚謹議

保舉議

臣某言。明詔 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即將實跡開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見在應選應陞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吏部酌議因地方遠近以定限期在京各衙門限一月其餘各省直或限二月或限三四月復過限不舉于常限之外再寬一月奉 旨俱依議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褒敘。或犯贓罪及庸闒無能。舉主連坐。臣愚以爲保舉之法。累朝皆有成效。陛下垂軫民牧。率由舊章。誠今日圖治急務。科臣某妄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監吏士民皆不堪任。臣旣駁正。請賜集議施行。然臣反覆 明詔。有一二未盡善者。臣敢悉處而條陳之。臣竊見進士舉人貢監中道理在目前却人人見不到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堪任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吏士民。臣

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者。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者。然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又緣上二段發渾大義益見必因其才。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任知府者。舉主以爲非 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舉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爲非 詔旨所及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而棄之。三品以上實知其堪任州縣。以不當舉堪任州縣而棄之。交棄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況文職三品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豈必人人皆鮑叔。皆祁奚乎。豈無媢嫉闒爾如臧文

仲之於展禽虞丘之於叔敖者乎昔魏徵勸太宗令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非如今日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也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則是執道途不相誰何之人皆望其爲祁奚爲鮑叔果皆能野無遺賢乎藉令中外諸臣果皆祁奚鮑叔果皆知人其間或素負衡鑒取之夾袋而有餘先期

逐段發明逐段規諷

而舉不爲驟或旁求俊乂索之倉卒而不足過限不舉不爲玩如必先立限期不舉議處則諸臣以徨遽避罪之心工旦夕苟免之計必有妄舉以塞 部旨

欽定保舉錄所載若而人有一人裨實用否可[illegible]

者雖舉不逾期而所舉實不可用名存實廢爲害[illegible]大又況夾袋有餘者雖一官而可以舉數人倉卒不足者雖累年而不能舉一人如必各舉一人則雖有能舉數人者而僅使之舉一人而止猶騏驥能行千里縶之使僅行百里而止也其不能舉一人而必責限以責其舉猶盲者必使之視遠聾者必使之辨音徒窘苦之而已耳如是而欲盡致天下之賢才以速希治效臣知其必不可得也或曰不責以必舉不督其過限如諉卸何臣曰不然求玉者必於崑岡求

者必於荆溪今之兩雍省直學較賢才之崑岡荆溪也兩雍之同成名省直之督學使日與四方士晉接

此處最易觀人

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嘗試而甄拔之苟取才於

古稱朴樕錄類如此

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爲稱職兩司成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爲故例通變安定湖學條

此即儲才之法

科每歲擇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事需才若取諸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舉里選之法長

選士當以此爲急

吏辟署之制愼簡閣臣以弘吐握精求銓曹以汰冗

救東漢積尤見敢言風采

員由是人才次第升進豈必盡人而責以保舉先[illegible]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威以刑辟如今日之紛紛無益

此皆明旨誤處

哉至于文職三品五品以上自制科而外或以貲出身或以藝出身階秩雖同材品各異既鮮知人之明難責薦賢之效尤宜嚴加擇別無令濫舉以滋徑竇者也臣所謂 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臣愚不識忌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或微有裨助惟 陛下財擇謹議

合前駁科臣議觀之保舉庶幾無弊諸大臣皆不學無術可嘆 弟熙 識

寶璽議

臣其言天一也繼天立極道與天準故民無二王王（即得以清得以寧之義）無二寶必一事而用一寶古者一二日萬幾萬其寶（此句是案）而後可然三代以來亦有也　本朝寶凡十有四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用之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用之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用之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用之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用之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用之制誥之寶以識誥命用之勅命之寶以識勅命用之廣運之寶以識貼黃勘籍用之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用之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以荅賜宗人用之敬天　載在掌故皆不可為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用之

訓蓋國家建官分職設印信銅符令牌符驗

掌凡扈從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承天門東安西安北安門各有指揮千戶領之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衛卒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符驗之號五曰馬曰水曰達曰通曰信以給郵傳通制命牙牌之號五曰勤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叅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執以謹祀事　凡陪郊廟者帶之　事殊號異各有專司宜不能比而同寶則自天子出諸創制布告由鎮萬國祀天地祭鬼神以迄冊封賜勞徵召軍旅封賜夷蠻誥命勅命荅賜宗人訓廸有司（此大一統之義）一皇帝廣運之寶足矣（與膺說不同）之何益況璽號雷同揆諸義往往不合皇帝之寶與天子之寶同而一以之冊封賜勞一以之祭享鬼神（敬正精覈）天子信寶與皇帝信寶又同而一以之調發番兵一以之徵召軍旅若是者非如周禮典瑞所辨名物用事圭璧（註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殺色界反）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爾雅云邸本也射食亦反射剡也銳也以象山川之通氣）與夫珍（當作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牙璋琢以為牙牙齒兵象）以治兵守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之類（琬圭無鋒芒天子褒諸侯之善結聘問之好琰圭有鋒芒傷害誅討之象天子責諸侯使改過戒諸侯使脩慝）惡取乎空名具文為也又況制誥勑命併用

一寶亦可敬天勤民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亦可以（非深通國體不見及此）封賜夷蠻徵召軍旅荅賜宗人亦可雖不設天子行寶奉天之寶尊親之寶亦可然則此十四寶者審名實權輕重万議汰不暇後世又從而增加之（嘉靖製）奉天承運大明天子之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勑正萬民之寶其共奉彌冗其稱名彌夸甚非所以執要御詳爲萬（確論皆可見諸行）世子孫臣民式也明王憲天監古博采旁蒐釐正璽號使秩然歸于一永有所遵守以昭　聖朝一統之治豈曰小補之哉謹議

一按憲章類編。天子寶璽十有四。及攷會典。則云御寶二十四。舊製十七顆。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顆。舊寶自奉天諸寶而外。復有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此二寶。憲章類編闕不載。世廟七寶。紛更多制。皆無裨于治。先是革除建文三年春正月。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成祖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精一執中。宇宙永昌。或曰。成祖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寶成。因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愚謂寶所以敷政出治。惟誠信爲本。今以其夢而神之。若上帝私有授受者。徒夸耀一時聽聞而已。豈足深信哉。文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　楷　較

書牘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碑。旣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爲神。爲神能殺慢己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

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何靈之有。廟旣成。大祭。過客李儀醉嫚褻。侯實甚。未可與殺人同科。侯立寘之死。夫侯所稱能澤民者顧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與。退之嘗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也。然則侯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已耳。況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癉哉。翼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爲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讁死伯有之儔耳。果爾則雖不爲怪。謂之靈則非也。僕[illegible]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爲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子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池哉。

（一句一指一要）（嚴殺不可免）（深老）（抑）（卻借退之平日議論翻駁）（辨而正之）（入此段是也法）（回斷祭法一段）（夢何足信）（進一步收束）（就子厚身上結）

吳次尾曰。根據經術。能令柳侯汗顏。昌黎捫舌。此古今干城名教之文也。

昌黎與孟尚書。永叔記樊侯廟災。並括于此。弟勳識

此葉清華配補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某白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下詔得賊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呂元膺鞫僧圓淨黨與乃知殺元衡者李師道也）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悉斬之與士則士平等官獨賞錢未賜給百姓疑朝廷惜錢不守言信而執事具表請給告賊賞錢謂自古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此論深達事體獨證據往事頗戾經傳未可爲後世法請爲執事言之

（段）執事曰昔秦孝公用商鞅欲行令于國立木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與之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彊無敵天下某竊以爲當秦之時法令大行富彊立效不盡繇于徙木卽徙木不足以愚秦民致富彊僅雜霸挾數任術之陋耳若之何其能無敵也況鞅本刑名之學行變古之法連坐告姦收帑黥師刑傅訹（音戌廣韻誘也）人以利刼人以威往往詐揜其信使徙木與金而可謂信則鞅伐魏誘執公子卬皆可謂之信有是理乎執事繼當云王者待人以誠宜信在言前孝公衛鞅無足法猶且不廢徙木之賞焉有出賞求賊賊獲而錢不給者乎必如是而後立言無獘若槩謂徙木果出於信果無敵於天下則非也（○二）執事又言周成王尚少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爲圭曰以晉封汝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晉執事蓋以既削桐不可不封與既下詔不可不賞事雖異無戲言一也（述柳子語）某聞柳子厚之言曰以王之言不可苟必從而成之設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未得其當雖十易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是敎王遂過也繇子厚之言（抽入己意）推之則凡出乎戲者必非恒法必非後世人主所當倣倣以戲爲信不可以封國倒賞捕可乎（○三段）至于漢業之興其大者在除秦苛（讀史法）屈羣策非區區黃金所得致（此退之經術疎處）執事獨謂高帝出黃金數萬觔與陳平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果爾則漢滅楚皆反閒力耳皆賈販市易之雄耳一陳平足矣惡聚

蕭曹張韓諸人畢智效力乎它蔑金倍蓰漢者得天（此一段尤確）下愈速獨漢能得之乎必謂漢得天下以金爲稚所（總收）不信安在足以導主聽斷國是乎儒者服膺經術論世（學術經濟皆括于此）知人考道明法信其所可信行其所可行然後可以利一時訓萬世苟襲蹈成說少所折中則似是者得而惑之今執事于徙木剪桐之事與夫漢所以得天下之故辨之不精信之過爲其于經術果合乎不合乎其非好辯者私以執事工文辭嘗自信有得於道權卒以此惑後世故私亦駁正執事毋罪其妄可也（總結法老成方見此書非苟作）

沈耕巖曰芑山非苟求昌黎蓋昌黎經術不精立論不能無弊雖欲恕有必不容恕者此芑山之言所以不可易耳

吳次尾曰張子每發一言原本經傳如老吏斷獄唐宋以後多所駁正此書其尤著者

讀史須前後貫穿昌黎引徙木間楚皆據一端爲言此所以來芑山之駁也　弟勛識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子厚足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辭臨淺近不悖經傳足下獨非之曰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受病在必俟二字）春爲不善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詳見柳子厚斷刑論）（後世用刑賞之定取爲法）僕以爲不然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者言賞罰準天道生殺而已不與然後可以無過猶書所謂天命天討詩所謂不僭不濫豈賞必于春夏刑必于秋冬如子厚云爾哉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董仲舒曰人君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審此二說則所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無足疑明甚彼如曰賞于春夏刑于秋冬是惑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爲説如此子厚失其義又從而辯之不亦固乎孟軻有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二語盡古今讀法不止說詩）志子厚反是聞僕言或少有悟耳

如此讀書無耳食之病　弟熙識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僕聞足下之言曰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秦終無自焚之心（斬然）僕則以焚書秦也非天也夫秦之必亡不待焚書書聖人所以訓後世秦暴宜滅書何罪而以滅秦者滅書乎豈天不焚書不能滅秦乎必焚書而後能滅秦嚮者天亡桀紂不先焚書何獨至于秦而焚之（澄據不可易）況天不與秦厭亂耳求民莫耳苟焚書則將胥先王一切治天下之道蕩然無復存是長亂也（逐句轉折筆先萬丈）是滅一秦樹衆秦也謂仁愛何又況書不盡焚秦實先亡惡在亡秦必焚書哉然則足下非獨悖理抑誣天此僕所甚惑也其言不妄惟足下思之

短文見波瀾洗　本朝崆峒滄溟之陋　弟熙識

焚書秦也非天也只此二語正義卓然復愚不推自紬矣○五代時魏于謹伐梁城陷梁王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焚書梁王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書一厄或懼其禍或委之罪要皆未讀書耳雖然秦梁所亡書至今存何以焚爲哉　弟勳識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僕觀足下諫論誦習者衆然其間秪悟經傳者不少足下不自知儕輩又不能駁正足下僕請舉其甚者言之諫論曰古今論諫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叅乎權而歸乎經者也（見仲尼說不可駁）僕竊以聖人道全德備其發爲文辭猶化工之于萬物未可以偏全醇疵求之世傳孔子曰諫有五義度主以行之吾從諷諫乎此必非孔子之言（讀古須有此等見地）使仲尼果純乎經則是聖人立言不能無疵不能經權並見去諸子偏詖者幾何使明允果叅乎權則是明允（明允心折）加仲尼數等仲尼之說有時而窮明允獨以其說補仲尼所未及其誰信之（借此駁明允尤確）昔韓愈自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僕嘗怪愈大言欺世無以處顏閔曾思諸人（退之有知必自悔失語）今明允復自謂有加于聖人其欺世視愈何如哉（分別權術甚明）至若進儀秦縱横之術以爲皆近乎權誕謾悖謬之僕所不取況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之謂防發而止之之謂救行而責之之謂戒人臣雖以說爲諫皆行而責之發而止之耳豈足以盡諫法卽明允謂能止

之心不逮蘇張之術其說僅可藥後世沽直聲迦君過者進而質諸古大臣格心之道其相去豈啻遝㢋（必如此方合經術明允尚未夢見）哉僕嘆明允好學善文辭不能深斯經權之辨又過細仲尼以張己說皆不合道僕敢以狂直進明允雖（總收）（此後世文人通病）欲不引僕爲諍友不可得幸熟察之

孔子論諫見于後世者惟論語事父母幾諫及事君勿欺而犯之推此以求諫法思過半矣諷與直不言可也明允既不能辨其非孔子之言反謂己說軼其上此後儒所必不信芑山此書出明允不負慚地下哉 弟勳識

與蘇明允論破匈奴書

某白公言匈奴貪賂不欲戰戰必破匈奴以某論之賂誠失計猝戰亦未爲得也中國疲罷甚亡自勝之實而欲勝敵不能匈奴雖怯制匈奴不可無具一旦忿然與戰（句法）戰而勝幸也不勝何以善吾後今公語人曰破之易耳天與當取耳不詳所以取之破之何策能必匈奴拔果困乎果一不賂可以破匈奴乎澶淵之捷寇準力爲多（知此請史人略我詳）然非繼隆之殺撻覽無以折其氣非王超之屯中山無以扼其吭準盡人謀者多此類未嘗邀天倖也今人謀而言天與則將使人幾倖于天以希渺茫不必得之數（句法）公自謂天可必乎不可必乎計莫若先自治示匈奴弱孜孜選將任人凡爲戰備者靡不具（借明允不聞此語）如是則寓戰于賂我實有以自勝戰則匈奴破不戰匈奴不敢犯中國邀賂賂乃可絕不然愚恐得不償失爲中國禍滋大公尚重思毋忽

李忠定嘗言禦夷先自治老泉云戰則必破與契將軍橫行匈奴賈長沙繫單于同一囈語 弟勳識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友人告某曰明允論任相至矣其辭曰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不爲過故厚禮以維其心重責以勉其怠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不卹其私某謂足下但言朝廷當加禮宰相而于古擇相之道未之盡也（擇字一篇要領）夫厚禮重責以待賢相則可以待權姦則不可（諷時）苟進不肖而爲相如李林甫盧杞秦檜賈似道之徒雖厚禮不足以相維雖重責不足以相勉欲其盡忠（如此則明允之說皆不適于用）忘私不尤難乎善擇相者必先辨相之賢否然後議所以接之之道使知自效以報其上不則擇之不審任之不尊安所得賢相可以待之如禮責之如法哉（法老）後世惑足下之說言任相而不思擇相爲害實甚恨足下未之思耳

崇禎自戊辰迄甲申爰立數矣晉揆席者日衆然旅進旅退不得一相之用非尸位伴食則罔上納賂朝廷始皆尊信寵任未幾或罷免或賜死無絲髮裨助其失繇于不能擇耳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信乎不可不慎也前車既覆獨瞶瞶不察何哉自記

國家治亂繇相臣賢否漢用蕭曹而治用王鳳胡廣而亂唐用魏徵宋璟郭子儀而治用李林甫盧杞楊國忠而亂宋任韓琦富弼司馬光而治任王安石秦檜韓侂胄而亂若是烏可以不擇而謂徒加之以禮遽得其報效哉讀此論者當三思芑山是書又不特一時感慨之言已也弟勳識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足下策倡勇敢、詳且盡、僕所惑者、如所謂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責其倡、此說不能無弊、古之御將者、必恩足以結、威足以制、誠足以孚、三者既具（十三字精義盡于此）又行以不測、然後操縱自我、勇者樂為用、故無功而可賞、必其人將來能以功自見、不至苟冒吾賞、如高帝之于韓信、有罪而可赦、必其人將來不復以罪自累、既感吾前日之赦、而又翹然希吾異日之賞、如李祐之于李愬、則庶幾有濟（韓法如駿馬下坂）不然、賞濫施于無功、雖示誘勸、適以啓僥倖、士必玩、赦數行于有罪、雖寬文網、適以叅姦慝、士必驕、驕且玩、而責其倡勢、有所不能、僕以為賞罰不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如孔明之待李平廖立、雖無赦可也、況李廖二人、終其身莫孔明復用、不忍自絕于漢、及孔明沒、二人皆流涕、此又未始不可為倡、如弟以狙公之術、籠其下、賞無所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恐緩急未可恃、惟足下擇焉。

賞無功、赦有罪、亦是行以不測意、但須人主善用之耳、不得其術、雖本之以誠、行之以公、或反以疎節微嫌、致階禍亂、如光武之于龐萌、害豈特驕玩已哉、李廖之思孔明、雖繇孔明有以感之、益見二人厚道、恐未可以此望後世也。弟勳識

與蘇子瞻論始皇書

近讀公諸論，私有可否，不敢苟同。公言始皇致亂在用趙高、在積威好殺，確不可易。至謂易篆以隸，創紙易簡策，簿書繁多，吏莫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皆秦之過，則非也。某請與公詳言之。夫篆之有隸，猶結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公所云，則古之聖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之肆暴殺人，將罪姦雄盜賊而并罪昔之創為弧矢者乎？創昏禮以別男女，後世淫僻相繼，或諸侯下漁色，或民亂于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昔之創為昏禮者乎？夫秦之變古趨便，固皆不合先王之道，譬令秦黜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篆書何傷于治？易簡策篆書而遂責其滋詐偽亂天下，後世是誣秦也。如必欲今天下仍用古簡策篆書，使詐偽繇此而滅，則將追古結繩，併書契而廢之。凡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一切治天下之具皆絀勿用，去剖斗折衡一間耳，可乎不可乎？某私以公蓋工於文者，獨至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積威好殺之說，妄謂始皇易簡策以致亂，古今立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攷正得失，必不可為訓。公試取某言思之，當知某去取不妄，或少有助于公耳。

（語云復響者不）（析鎮千此理可思）（八推入一層見稍衆不能不薄書）（四顧有法）

杜甫寫懷詩云：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大意蓋追想三皇以前耳。然皆亂離感慨語，情悽辭激，非古今篤論也。自記

漢稱文景，唐頌貞觀開元，簿書未損于秦，而咸治過之。子瞻又何說焉？弧矢昏禮，舉一例餘。如王人加于諸侯之上，此春秋正法也。後世宦者率藉口折辱公卿，豈亦仲尼之過乎？它可類推。弟勳識

與蘇子瞻論秦郡縣書

足下謂秦用李斯議天下分三十六郡罷侯置守當爲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殊非郡縣不可然（深見治亂原委）治亂繫主術不專在郡縣與封建也今足下獨取柳子之論以爲封建者亂之始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刑措不用終不能已篡弑之禍逝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足下自謂此言合道乎不合道乎昔漢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爲不可高帝輟吐哺罵酈生（必知此參互考訂道理方無滲漏）王光武封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古者封諸侯

不過百里今四縣非制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緣無道（至理公論）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夫以柳子之論爲是必不以子房之策爲非不以子房之策爲非必以光武之計爲失光武果獨闇子房果獨智乎繇光武之言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郡縣采治安磐石封建果賊殺嚆矢乎三代聖人之後卒不免篡弑者非禮樂無用衰世不用禮樂之過也豈禮樂不足勝封建之害雖聖人莫如之何聽其賊殺而不爲計乎審如子瞻之說則後世用秦之郡縣雖桀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必至于大亂其弊不至舉三代治天下之道出李斯子房諸人下不止其非謂封建必可復郡縣必可廢蓋必求（此論時儒不知）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郡縣而可爲萬世法秦何獨以二世亡哉（辨析精核）此理甚明足下思則得之何如

唐書地理志云子弟受封周室竟貽于衰削郡縣爲理秦人不免于敗亡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拙殺周未爲得秦漢未爲非據實而言在哲后守

成而已按此論甚正子瞻獨非封建而是郡縣其亦未之思耳　自記

吳次尾曰唐太宗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按瑀又以封建宜行而秦之郡縣爲不可法皆非本論也

咸陽之地秦亡漢隆顧其人何如耳豈在郡縣與封建哉此書非獨駁正子瞻兼可爲後世治天下者之勸　弟勳識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僕聞介甫之言曰顏子以禹之賢獨樂陋巷不以天下憂患介意儒者在下不用修身而已何憂患之有（此語大謬）愚以為不然古之所謂儒者雖不用于君未嘗不以君之憂為憂雖不食于民未嘗不以民之患為患其（此並由身心閱歷語）萬物一體之心不以出處窮達異者憂與患蓋未能（理學經濟兼盡）一日忘也如徒曰君不我用肆志以自愉快則將委蛻其身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若是者隱也非儒也（介甫認隱為儒非是）謂之放其身可也謂之修其身不可也（論不可易）然則顏子之修其身必養以有待豈忘天下而樂陋巷乎（能推出顏子生平心事）使顏子果忘天下當日為邦之問無伐施之語豈漠（確論）然無憂患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言出處雖殊其憂天下之心則一耳信如介甫所云則顏子僅沮溺丈人晨門荷蕢之徒無益損于世惡在其為賢乎夫（此所以不容不會介甫）以顏子不見知于介甫於顏子何傷獨恐後儒誤信介甫之說一不見用卒頹惰委靡恝視天下無復一體同患之意且安以顏子為口實皆介甫之過也願介甫慎思之

孟子明言顏禹同道孔子又數稱之雖無為邦之問至今想見其為人介甫總不知顏子豈未讀語孟耶介甫諸論可駁者多此特其一端耳　弟勳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楷　較

與曾子固論楊雄書

子固足下。僕見足下荅王深甫論楊雄書。私嘆古今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夫雄著書。如太玄法言。不可謂盡謬。（公論）獨恨雄失節莽朝。言過其行。雄以玄擬易。以法言象論語。肴山蘇氏譏之。子固獨何見而謂仕莽合道乎。始僕聞臨川王介甫（名安石。與曾鞏友善）言雄仕合于孔子

無可無不可。心甚非之。今子固謂雄與箕子明夷合。大指與介甫同。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箕子孔子合而為一人也。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總挈此句）（下入逐段分晰）辭詩謬者有五。子固之言曰。雄之言著于書。行著于史。可得而考。僕則以雄初起奏賦為郎。成哀間與莽及董賢（賢哀帝弄臣）同官。莽賢為三公。雄三世不徙官。（事哀平孺子嬰）及莽簒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不問[illegible]它有樹立。莽更漢制。皆亂天下法。雄始終無一言[illegible]正。史雖稱雄輕埶利。班固為雄傳。又稱雄少嗜[illegible]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恥。其辱于莽無疑[illegible]古樂道者不如是。史傳皆失實。足下又從而夸揚之。一謬也。子固之言曰。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代雄臣書皆切中事理）僕則以方莽簒時。雄不死義。惟去耳。龔勝既解紱退。及莽遣使迎勝。勝不食死。李它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或死或去。（倍諸君子不事莽形出雄過矣）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死懷祿。自不可揜。子固獨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之言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于奴。則于

（理術不明安誣箕子至此）美新安知其不為。僕則以美新或謂出谷子雲。然史（就仕莽決其美新）謂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即可以美新。則美新不可謂非雄作。況箕子之奴不得已耳。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為美新。非獨阿雄。實誣箕子。三謬也。子固之言曰。甯子非孔子（孔子亦非敬陽貨）所欲見。陽貨非孔子所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illegible]法言所謂詘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于陽貨。南子。禮也。亦權也。蓋無求而適見之耳。仕莽則受爵食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已雄可以去。而卒不去。詘[illegible]

有之惡在其能信道也孟子曰枉己者未能直人又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詘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以例孔子又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之言曰前世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事介甫謂世傳投閣者妄亦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聖人也雖見誣流俗不待辯而明若雄者仕莽彰彰去孔子伊尹何啻天壤雖不投閣既得罪孔孟介甫以投閣爲妄猶譽跖爲夷耳子固復傳會以爲與

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皆羞稱之子固謂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意乎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孔光張禹平晏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陳咸諸君子凡不爲莽詘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孝焚去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總收

藉京深老

南豐爲廬陵所許可著作頗足觀其覽此書則竊怪南豐學識淺狹不能通經史大義雄投閣美新有無不足深辯獨子固稱仕莽合道則非也元豐四年上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又朱晦菴序鞏家譜甚恨世知鞏者淺其謂由鞏與深甫書觀之益見鞏史學未精世之譽鞏過情者多矣豈知鞏尚淺哉 本朝洪武二十九年進董仲舒祟祀孔廟罷黜莽大夫雄雄之爲雄可知然則雄既黜凡阿雄者皆譏也若鞏者惡能逃其責哉 自記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某白僕聞李翺著性詮三篇質足下翺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足下答翺第一書云其[illegible]脩有過于夫子者乃可爲吾子辯況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脩好學而未至者也吾子之自信如是脩何所說焉未嘗少有是正僕意足下苟深明性學直抒所欲言以告之耳顧獨不詳答何哉此○目○永○叔○見○示○到○處至第二書足下方自李其說補前書未及以僕觀之其間疑似支離者尤甚終未足以折翺未可以明性也夫昔之○要○領○語○言性者衆矣未有如孔孟之不可易者漢儒董仲舒此說亦誤云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爲任今按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又云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一○語○道○破○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僕則以人惟性善故能受教見學非能益性全天之所生而勿敗故謂之善學信如仲舒之言則是性無善王強教之使善猶鑠石而爲金驅舟而行陸非獨誣性且誣天此仲舒之誤原皇甫湜著孟荀言性論其言曰孟軻云人之性善荀卿云善者僞也荀云聖人化性而起僞王安石以爲不知禮其于聖[illegible]皆一偏之論又曰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則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心以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論合經爲多僕則以湜衡量孟荀雖分軒輊然不能灼見孟軻言性大指而又援越椒叔魚湜之言曰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豺狼之心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以爲生而惡者之驗此湜之誤也李翺復性書陸參頗稱之翺亦自以爲是然僕觀翺摭引周易中庸既罕發明如所劉屏山亦駁此說云情者性之邪情者妄也董子亦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與孟軻情可爲善之說相戾翺又言堯舜舉十六族非喜流四凶非怒中于節而已僕則以離喜怒哀樂無所謂節謂堯舜喜怒中節可也謂堯舜中各○指○其○失○而○言○漸○說○入○永○叔○誤○處節無喜怒可乎此又翺之誤也至于足下之所以下○文○是○段○分疏詆觀漢唐諸家尤不能無誤足下之言曰爲君子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急不必窮性以爲言僕則以惟知性能深明修己人之事能使修與治皆得其序而不悖故易曰窮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illegible]

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謂不必窮性以爲言非也
下又曰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
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
湯誥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性惟恒故有善無
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皆專就性善言耳 孟子道性善亦此意 今足下設爲兩端之
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然則謂惡與善對不專言性
善又非也足下又曰孟荀楊三子 荀卿云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
宋蘇軾辨之 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
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三子者始異而
終同其言殊其用心一也僕則以一性耳不當言惡
言混論性自當以孟子爲正荀楊之言與尚書論語
中庸樂記如氷炭不相入其于孟軻尤牴牾之甚然
則足下欲比而同之又非也僕謂足下視諸家尤謬
者類如此性詮三篇僕未及寓目不敢置駁議獨足
下之于翺始焉不能荅既焉荅而不詳又不能盡合
于道足下試取僕言深思之豈惟足以發翺之覆自
又同顧貢反
董仲舒皇甫湜李翺諸人是非醇疵皆可概見于此
推究孔孟論性之源流有餘矣毋謂僕好辯可也某 到底根株孔孟諸說自原
再拜

廬陵以河圖洛書爲怪妄又疑易繫辭非聖人作
惡在其能明性學哉荅李翺第一書實無所見始
強詞復之耳及觀第二書益信前書闕漏此等似
是而非獨芭山知之它家不及也 弟熙識
吳次尾曰予嘗與新安程子向論性頗疑宋儒氣
質之說未安然永叔疵處不暇指摘讀芭山是書
是非畢見此亦言性者之司南也○張南軒云人
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
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
者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按此說與芭山
相發明永叔二書誤甚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恭白子由足下。近讀論語拾遺孟子解。不可謂無所窺究。獨于經傳未盡合。失在似是而非耳。如論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然

一段 此指深之病

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惡入聲讀去聲如無惡於志之惡矣 其不仁也。亦之而已。詳見論語拾遺

僕意仁者非必無惡。能惡而後能愛。舜去四凶。周公誅紂伐奄是也。必謂仁無不愛。與墨氏兼愛何異。惡之正所以哀之。安在無惡爲無不愛乎。孔子曰能惡人。言仁不廢惡。雖有惡不害其爲仁。足下必并惡而去之。可乎。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足下解之曰。昭

二段

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其知我而疑我耳。僕意聖人

總度孔子悖理

之于人。猶天地之于萬物。豈容私愛憎乎。彼哉云者。

蔡秋大集在是

就子西論子西。蓋其知我而疑我也。惟知我必不疑。疑我則不知。安見與世之不知孔子者有異乎。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深論

而止。豈盡疾其不知我不用我乎。信如足下之說。則桓魋匡人視子西。孰暴孔子。不將誅之而後愉快乎。

三段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足下解之曰。孟子之爲是言。未見司馬懿楊堅也

如此看史殊謬

不仁而得天下。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何益于不仁。

此說尤悖理

詳見孟子解

僕意呂政王莽司馬懿楊堅諸人皆不仁之尤者也。僅可謂之竊天下。而不可謂之得天下。

分析獨字得字

故自師之于司馬懿至炎之于司馬昭率匯懿故智。元熙中劉裕流泰歸篡其主。泰帝名德文恭帝弟 晉祚遂亡。堅乘東晉分裂之餘。渾一寓宇。歷四主。至代王侑。尋禪位李淵。皆所謂雖得必失。猶劇盜禦人國門之外。殺其輜重。亦運而已矣。烏在其能得天下乎。況不仁而得天下。損天下必至于損仁。而足下以爲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雖無益天下。未嘗無益于不仁。而足下以爲何益于不仁。果爾則是胥仁不仁而一之也。仁可爲不爲。不仁不可爲而可爲。豈非率天下後世皆篡乎。貲諸孟軻立言之意。不相謬戾乎。

四段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彊于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爲天
也僕意孟子言盡性而後能踐形必踐形而後不
有其形耳非謂形色爲彊于外也天性有諸中形
形諸外形性相爲表裏未可謂天性精而上形色
而下也足下云中無有而彊之之謂天性去猿狙未
冠幾何則凡五伯之假鄉原之似皆彊于外皆可謂
之性乎孟子道性善專指秉彝而言豈妄以彊于外
總○前○上○四○段
者爲天性乎之數說者足下方自謂解經不泥傳補
子瑞未及自僕觀之則亂經甚矣雖不溺章句訓詁

之陋然影響支離不合於聖賢之大指充其說將使
學者眩于性情惑于亂賊而不自悟皆足下之過也
又摘數端以明其誤
若夫四十不惑而以爲可與權無所取材而以爲聖
人戲學不全穀而以穀爲善好行小慧而以慧爲惠
此特意見穿鑿議論依似之小疵僕無暇毛舉姑摘
倚○前○四○段
其尤謬者正告足下且以爲時儒不善解經之戒此
下試擇焉

時稱二蘇經解予各有去取竊怪穎濱之自以爲
是也因作此書示及門使知立言之難如此自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素蒙同父足下讀是下中與五論深嘆才如同父
叠見用皆宰相不知人之過爲磨書太息累日雖然
近世韓臣類如此
同父之志大矣執要正體爲臣論其各有去取其間
似而非者措之一時則鮮效傳之後世則滋惑如是
與駁明允論相○書同
下論開識之道以爲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此所謂似
而非者也其嘗謂治亂繫人才進退進退視朝廷用
舍用舍不慎則人才廢而國家亂方其未用也必先
求所以信之信其果可用與以位任以事可也果不

句○句○根○生○論○點○解○
可用舍是而他求焉可也如謂疑則勿用假令其人
可用吾未知所以用而過疑之將遂謂其可疑而勿
用乎假令吾百疑而百不用抑將謂人皆不足用人
深通經術
皆可疑不求所可用而遂已乎書曰任賢勿貳惟賢
故信用耳信故不爲讒邪間耳豈槩謂吾苟用之勿
皆○根○據○經○傳
復疑之乎昔堯用鯀治水九載績弗成不能不舍鯀
而用禹如謂用則勿疑假令凡吾所用皆無益于治
將坐視其敗而莫之疑乎假令用其似忠似信不善
而姦詐百出幾覆宗社抑將篤信弗疑淪胥以亡而

無變計乎秦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既核眞必信其人之可用用其人之可信未有疑而可勿用者也宋司馬光十科取士嘗試有效者隨才授職既嘗試必所用者無可疑所不疑者嘗可用未有用非所用而可勿疑者也其故曰同父之言似而非也此段代爲衛晏稱同父未及然則如之何孔子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國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古今用人惟孔孟無弊惡在疑勿用用勿疑哉嗟乎同父不自知以其論上之朝廷朝廷不加察以其論播之中外豈惟不能裨治且害道甚方喜同父草莽不忘忠愛毅然爲古人所難而尤竊懼是說之不能濟時傳後也願進一得爲同父助同父誠自寬易使國家由此推求用說到用人處見實際人之道勿以疑似滋累則其言或有可采或于中興有小補惟同父留意

唐陸贄論遣將士亦有疑者不使使者不疑之說然贄此說在觀其計謀核其聲實之後則是明知其可以不使可以不疑而非同父疑勿用用勿疑之說也此處須分別觀之 自記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僕聞明公掌記注司代言備朝廷顧問凡政事典禮制詔詳略明公宜竭誠匡拂使行之當時而無弊傳之累葉而可久然後稱職勝任爲後世法近觀明公諭中原檄聲明大義遐邇誦服惜文辭冗靡然小疵明文類如此不足爲明公累獨洪武十五年 頒學校禁例內一欵云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古者十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僕竊以爲此注行賢能蔽隱何益國事國家懸立明禁非獨與建學初意不合其流弊有二引此一段方可駁正不許生員建言一句而其可疑者亦有二蓋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列士皆史瞍矇百工者艾皆獻箴諫庶人皆得傳語漢宋以宋陳東歐陽澈雖衰世亦見生員不必不建言來國有失政宰相諫官不言大學生往往伏闕上書至今稱之昔庶人大學生布衣未嘗不言今生員非庶人比猶布衣大學生耳禁之使不復建言可乎何謂二弊生員不許建言士莫不卷舌退卻有司賢人壯士農夫商賈技藝伺從此推出弊端語意切中 朝廷科防意旨皆將曰生員不許我雖極言未必見用由是相率忌諱噤莫敢

發辟非監謗鉗口之令實與古聖王建鞀鐸詢芻蕘

（古者僑訊唉謗噴室人人得而言之）

相悖非所以廣言路也其弊一生員恪遵學規毋輕

至公門至軍民利病在庠則講求以達民隱當事則

舉行以宣上德皆分內事耳今使之株守學禁膜外

軍民又將曰　朝廷不許建言士子講求何益沾沾

習弓矢嫺律令書算而止它時見用必不能厚下安

上非所以懋人才也其弊二何謂二疑禁例又一款

（如此則生員雖建言何傷）

云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

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呈稟本學教官

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親齎

（正恐錄官畢考其所作未必衡量精當）

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果眞才實德不待選舉卽行

錄用僕竊謂生員出仕必學優才贍必平時洞晰軍

民利病既不許建言其于利病百不窺一二安所謂

（不能言利病何以佐國理民）

治體安所謂王道安所試而知其才與學既令出仕

又使不得建言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可疑者一又

一欵云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

關政治及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官司告給文引

親齎赴京面奏如果可采卽便施行僕竊謂賢人在

野許奏聞軍民利病生員在野豈無稱賢人君子者

（就隊轉內前後不肯處職正）

豈無練達事體關政治得失者賢人君子皆可言何

（備當日大臣罕見及此者）

獨至于生員而禁之使生員必無賢人君子則可使

賢人君子不幸而爲生員則終其身不得言事言雖

（又推入一層）

可采不見錄用禁生員是胥賢人君子而皆錮之也

可疑者二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僕按　祖訓愼國政

（生員不許建言壅蔽實甚）

一欵云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通下情也今

（據此說則士民皆可言未嘗禁生員不言益見隊）

後大小官員幷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

（碑不許建言一條非是）

至御前面奏其言當理卽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

阻滯僕竊謂國家推此意以待生員使得與百工技

（蘇軾疑略云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

藝御前面奏當理用之不當理黜之假經術以文姦

（游以養其敢言之氣按此論自正生員獨不許言）

倡邪說以亂政誅之生員不必不建言不必不言軍

（何也）

民利病在辨其誠僞是非而已是非明誠僞見則賞

罰自正雖不設禁例生員欲浮說干進不可得故僕

以爲　祖訓合官吏士民有言必用用言不誤通下

情而防壅蔽雖萬世可行而學禁三欵後先矛盾何

（又從二句總前四段）

去何從益信僕所謂可疑而不能無弊非迂也或者

（由是不可少）

僕曰慮生員橫議紛更故室瑕杜漸至此僕曰不然

國家不辨誠僞是非不愼敎導以端士習不折衷衆
論以求適用而徒禁生員之建言譬爲川不決之使（此韓九深、）
導勢不至壅且潰不止幸而不至壅且潰紛紛聚讙
聾瘖啞之人于郡縣學校無毫髮助又焉用學校爲
也貿亂治體倒易令甲莫此爲甚明公豈不聞而未
（挿此二句辭旨寬裕不涉攻訐卽此可悟諫法）
之思乎抑嘗獻替而　上不聽乎今禁例勒在臥碑
學臣旣無忠言至畫可以懋人才而廣言路僕竊心
非之明公儻采僕言慨然　入告改正前失裨益學
政匪細且齒僕於百工技藝庶人之列勿復拘以生

員故例使得擧國家一切興釐詳略爲明公悉言之
黜其可疑而行於無弊九　宗社無疆之慮非僅爲
一時學校計也願明公圖之

楊機部曰合用士保擧議觀之遠覽獨慮探遡國
體所謂言之可行行之無弊此文是也藉芑山遵
一時處際備文儒侍從之列視青田潛溪何如哉
此皆載在　祖訓會典者三百年莫知其奬獨家
芑山抗言之芑出居恒衡酌如此類者甚多徒付
之空言而已　弟熙識

再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某再拜往者奉書執事條列學禁可否冀執事入告
宜不以狂愚見罪比伏讀　祖訓警備二條　祖訓云若居安
忘備姦人得計身國不保其日夜警備嘗如對陳
令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姦人不得而
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于心如欲迴避
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只
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太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
爲左右內使迴避大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
可不深爲戒備又云凡警備常用器械衣甲不離左
右更選良馬數疋調敎能速走者常于宮門喂養及
四城門令內史奇數各置一疋在其所在一體上古帝王諸侯防禦也（全篇潤領）　因推原古今治
亂得失之道竊疑而不敢信已又歎曰舍本而末是

務帝王居安慮危必不若是其迂且左也請復爲執
事詳言之古者帝王治天下之道有要擧其要盡其
道則曆數歸之不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事載在經
傳歷然可考見孔子言九經首脩身孟軻曰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此一句下文援往事作證）
也以不仁未聞警備疏而致危亡者也它不具論桀
之亡于亭山以妹喜紂之亡于鹿臺以妲己厲王之
亡于彘以榮夷幽王之亡于驪山以褒姒之數君者
皆由無道雖日嚴警備亡可跂足待後世人主有爲

警備而亡其國者始皇聞盧生胡亡秦之說築長城
始皇要害登料揭卒者皆城內人
延袤萬餘里以禦胡其究也以胡亥亡周得木版云
書點檢作天子 事見周廣順三年 廢張點檢以趙匡胤代李
之禪肖者趙也又有不警備而國不亡者馬援見光
可謂無備之者
武光武祖幘坐迎援曰臣遠來何知非姦人而簡易
公孫述必陛戟而後見援與光武不同
若是光武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李復漢祚由此
秦隋惟不忍失天下天下遂亡
觀之警備防禦疎密之不繫國存亡審矣春秋之時
弒君亡國者相繼豈盡防禦疎與抑失道自取與元
英宗南坡之變其禍始于任姦佞 復相鐵木迭兒是也鐵木迭兒李于

下至治三年 追奪官爵 果誅殺醸亂胎患非一日然後鐵木起
而乘之英宗雖周廬設卒漸臺夜奔如二世新莽所
語宋紀年理勢俱見
為必不免于禍嚮令英宗省躬制治有古人君之虞
姦黨屏息中外晏如萬萬無遇害理今 朝廷不以
英宗在位失德為戒而獨以一時無備為憂愚恐後
世闇之徒專志壹慮于警備隳治具而滋猜忌甚非
所以謹綢繆絕亂萌基泰寧也況罷械衣甲馬足雖
設而不足恃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言禍自己作
所謂物先腐而後蟲入
也內釁未弭外姦必伺之而動迫禍發一旦乃始倉

卒求援于衣甲馬足罷械識者有以知其必無濟矣
湯為有吐黑水上庭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
又況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常出于智所不及聖人不
恃智防亂亦然
恃智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易曰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太公又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故善備
者不在形而在實不在人不我害而在我無可害夫
此則警備之大者 一何鑑說
苟處逸慮危任賢選能安內攘外凡所以為天下萬
世計者無不至則其實有餘禍害不能為吾難不然
五代中如唐李從珂之畏石郎 石敬塘稱臣契丹紂攻唐從珂曰石郎使
我必膽墮地欲自焚 漢劉承祐之忌郭威 承祐詔殺郭威威反承祐為亂軍所弒威

即帝位 國號周 往往自速其禍尤甚者朱友珪之于晃楊廣
之于堅變從中起雖左右內使后妃何益信如
祖訓所云警備彼桀紂幽厲整勤繕甲利械畜馬足
矣嚴侍衛足矣惡至覆亡若此其酷哉且執事不嘗
推出此一段益見防禁不足恃
見 今上不盡恃警備乎 今上文武聖神自典師
以迄底定其出入行間歷涉艱險數矣既不服所在
設備至如馮國用陳兆先來附皆令入宿衛而不疑
然皆樂為用皆不能為害蓋帝王自有真非區區
令衛數足以制之也然則國家思患豫防一身警蹕

（此等皆備不可缺）

如詰戎防邊屯田守戍皆不容少懈必專俾屯右職

馬以免患則舍本務末去古帝王遠甚愚故曰迂且

左也某言雖戇直視嚮所條列學禁可否尤關

宗社至計　今上方遜志樂善求言若渴度不以其

言僭踰而誅之執事儻慨然請　旨改定所補

衮職甚大惟執事留意

此范文正所謂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者也然當年

諸大臣不能言芑山先生今日獨言之使先生遭

時遇主獲與青田浦江諸公並列侍從諸所建白

當光昭史氏觀其論學禁警備二書權衡理勢折

衷是非無右芑山先生者同學諸子苟留心用世

日取二書熟復之則思過半矣　門人方爰發謹識

與鄒南皋論袁州學記書

某頓首啓執事世所稱儒先生講學者士大夫尊仰

非一日某逆歲讀願學集（鄒南皋著名元標諡忠介）不無可否私

欲以管見就正已而不果比閱袁志得執事所撰學

記文采瓌麗宜爲多士所推重然某獨惜執事不深

惟死忠死孝之說而謂盱江（前袁州學記盱江李覯撰）有激而言

也執事之言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

（此論學未精處）

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南皋學記云良師訓弟子如姆母訓子居常服以重闈儀以承主鼎則結其身既字于人惟飭之日無違夫子采蘩采蘩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斷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

其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

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

之道一旦遭亂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教士而不言（是令忠介心折）

變必天下有常無變然後可盱江言豈過哉况盱江（子夏云事君能致其身孟軻云以身殉道與盱江言死忠孝同非必致與殉皆殺身也）

之所謂死猶志士不忘溝壑云爾猶武侯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

如以爲必死則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

下爲有教忠孝悉驅之就死者哉又况盱江合治與（又爲盱江分疏）（盱江孝書言變忠介不必吹求太過）

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

其常者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
盱江立言大義自見清忠介不磨
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又況死忠死[illegible]
理無常變此論尤確
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illegible]
若東謹嚴
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常耳安在彰教不忍言忠
孝獨避死哉然則盱江立言無獘而執事以爲不祥
非也其恐後世傳會執事不答盱江立言之意謂死
忠死孝非士分內事至狃常偷生而不自悟誤學術
甚大故爲之難折如此執事儻樂受盡言不以某論
爲非然後出逆歲讀顧學集所可否者爲執事穰陳

之或于講學有徵助惟恕詧幸甚某再拜

立言不準諸經史不可以垂訓後世昔禹戒舜曰
毋若丹朱傲又曰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本朝洪
武六年宋濂奉詔捘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
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十三年胡惟庸事覺
上命儒臣纂錄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
者凡二百十二人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信如鄒忠
介之說道常而不及變不常言死忠死孝則禹戒
舜不當及朋淫殄世　太祖不當賜太子諸王
姦錄臣戒亦不宜備書歷代悖逆不道之事有是
理乎春秋之法常變美惡具載然後法戒備而勸
懲著盱江蓋深合經史義例者而忠介獨謂君子
惟道其常此孟軻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後世當以
芒山論爲正　争熙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楷　較

上皇帝爲友訟冤書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清公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
學臣袁繼咸者也臣今年肄業南雍試畢不得志將
歸里聞咸就繫匍匐來　京師喧咸獄中竊嘆咸七
年七月內奉　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甡會同

按臣張孫振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
奉吏禮二部察議具覆之旨公論既明官方自肅治
平可致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見邸抄則按臣以蔑
憲婪贓糾咸矣荷蒙　聖慈不即膏斧鑕革職解京
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清謹不宜溺職至
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
贓款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復無言責不敢爲咸展
辯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
服官行政爲紳衿所師法撫道諸臣所欽服者臣不

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爲　皇上陳之昔仲
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己有恥始臣少壯見
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爲諸生咸父業汾諜咸有尺
此即行己有恥一端
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辛事
次日執臣手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烏
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
往往衣垢忘澣履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
卷衣外無長物族鄙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者類
如此今据按臣贓款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

不相入此臣所以輾轉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
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爲誣咸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
之類耳上自　藩王下逮士庶皆爲咸稱冤即非臣
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嶬身負國何適業汾手
書到獄其言曰古人蒙謗多矣　聖朝無冤獄兒宜
終慎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止又臣來京師
咸交游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卻勿受錙
此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誡咸皆灼然在人耳
目豈有廉介伉直如咸而婪贓自汙者哉始臣發金

陵就道。或戒臣曰。 方鉤黨。毋譓賈禍。臣曰不然
周宣王時。左儒惆杜伯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
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罪
與失期。罪當死。錢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已
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
皆知咸誣枉與之翰等。又皆知 陛下仁明寬恕。咸
可以不為杜伯。臣可以不為左儒。又況 聖明在上。
衆正盈廷。鉤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臣二親皆七十。艱劬困憊。伯倍于咸。然臣獨間關萬

里伏 閭上書。瀕危殆不悔。雖愍咸無罪。誠恐咸旦
莫入地。天下萬世謂 朝廷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
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湔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
信而人心服。訐誣者無所容。清公者益知勸矣。伏惟
陛下矜察。
書成。將上之。會山右闔省新中式衛周祚等公疏
奏 僉旨下。度公道尚存。昭雪有待。橐書還金陵。
持臨侯獄中手書歸袁。慰其兩尊人。久之臨侯獄
書上事得白。 詔復原官。時論快之。然先是臨侯

方就逮。諸生有傅山薛宗周者。皆周旋臨侯于
不失孔門陳蔡之意。大史馬素脩為紀其事。斯亦
足傳也。丁丑年九月日自記。

上皇帝論特用書

崇禎十三年月日臣某伏讀　明詔年來資格畛域抑壞人才考選屢奉　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舉人併試過貢士共二百六十三名俱著於六部司屬都通大常寺衙門各司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叅缺依次塡補此繫特用後不爲例臣見在廷諸臣奉　詔恐後莫有一人條可否爲　國家圖實用者雖復　祖法何補于治臣請昧死爲　陛下陳之昔　高皇帝諭銓臣曰朝廷懸

爵祿待士惟賢是用何拘資格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臣愚以爲　祖宗破格如張唯等十七人以舉人授編脩宋矩等十七人以秀才授御史葛均以訓導進學士張紞以明經遷吏部皆擇其才且賢然後不次登用非盡庶官而人人超擢也即　陛下今日特用亦將拔用舉貢才能之特出者非凡舉貢皆可用也廼一旦合二百六十三人而皆用之臣不知此二百六十三人者果皆才且賢乎皆才且賢尤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眞僞無雜進奈何槩使之

次塡補乎既依次塡補無論未必皆才其間有不堪戸部而補戸部不堪兵部而補兵部不堪推知而補推知始用既違其材考課亦難責效能必皆勝任而愉快乎况今　寇孔棘兵民交困所需者出奇濟變戡亂之才非僅部寺司屬推知缺應補也就此二百六十三人中拔其尤者數十人畀之殊秩委以重任庶幾有濟焉有特用而僅使之備員庶官乎質諸祖宗不拘資格惟賢是用合乎不合乎又况据臣後先所聞見如某舉人某貢士皆迂庸貪鄙不足稱任

使　陛下謂此等舉貢能潔己愛民鞠躬盡瘁乎能追蹤張唯宋矩葛均諸臣乎然則有破格之名而亡其實不欲抑壞人才而究不能甄別眞似實救人才之敝諸臣謂一旦特用此二百六十三人足以法祖興治果可信乎不可信乎抑臣尤有疑焉　陛下既以前此考選不兼用舉貢與　祖制不合則後此皆遵　祖制皆兼用舉貢可也而又曰特用後不爲例豈　祖制僅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期舉貢二百六十三人皆堪特用異日雖復有才

賢遠邁此二百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明旨之不可以告中外臣民者也臣困大學十年[闕]非朝官又無言責宜苟且拱默退獨以特用曠典[闕]人才進退宗社安危過此不言雖悔無及廷臣不知其弊而不能言罪小臣知其弊而不肯言罪大輙敢獻其愚 陛下誠考古敷奏明試之法以推廣（敷○求○諫○嚴）祖宗破格用賢之意則特用舉貢萬世無弊又不必後不爲倘也惟 陛下寛臣斧鑕行臣之言則天下幸甚

特用候補正官者凡百餘人方出都門皆馳 欽賜特用牌面謁見撫按司道冒稱特用進士及還本貫儀從甚設出門輙乘輿張蓋列 欽賜特用牌面前導哃示閭里苞苴請求無所不至甚有既之官樹幟儀門大書特用二字矜衒光顯者既不自量材具之短長而但幸賜秩出身之非偶又不逆計報塞之難易而競思題名鐫石之爲榮特用如此何裨人國哉 自記

上皇帝論左兵横暴書

崇禎年月日臣某謹昧死頓首上書 皇帝闕下竊聞比年官兵名曰勦寇實則肆暴樞臣不察閫帥不問荼毒非一日然未有如左兵之酷者（一語伏罪案）（平賊鎮左故曰左兵）而臣袁州被害尤甚臣袁人也親見左兵不殺賊而殺百姓其患蓋倍蓰于寇不盡殺百姓不止百姓盡則封疆隨之一時廷臣問袁陷情形未嘗不切齒流涕（可涕）卒不敢露章入告（此亦歎罔之過） 陛下何自而知之夫左鎮登必跋扈不臣獨是毀我軍制墮我名城將來劇禍皆

始于兵此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怨恫而（說至此左鎮罪不容貫）袁士民死鋒鏑者沈冤蓄憤欲叩愬 闕廷而無路者也臣愚不勝憤恨敢痛哭爲 陛下陳之癸未十月賊陷長沙方乘間躪袁袁守令紳衿先賊逃去臣獨鄉居扶老稚匿山中聞賊僅索馬匹未暇焚掠迫（此見賊與兵分別處）十一月賊退而左兵至左兵連營城內外恣意肆虐距城四五十里無慮貧富涓毫殆盡未幾則入鄉搜（此後條不勝述）山矣分鈔各村聚矣檄曰無金者殺無赦老少竄伏崖壑露宿草行裸凍困餓以幾倖不見左兵于萬一

者左兵復誘土猾鄉導晝伏夜行礟擊火攻無一姓
得免及捕獲老少刼束籌楚焚炙剞劓皆律所未見
（殘忍至此）
既得金又剸而虀之它不枚舉即臣一門以內殺臣
（使人潸涕不已）
仲弟又殺臣父骨肉從丁踈近男婦死者十餘人臣
與老母季弟被重創不死者幸耳它姓則有闔室駢
死無噍類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割耳鼻斷脛股蠕動
類人彘者有男婦數百人蠖伏洞穴左兵積柴具炭
刖皮鞴爊死骨枯皮爛者有東奔西突楞腹死者有
稚兒啼號毋畏左兵蹤跡舉而委溝壑者有父死子

論左兵横暴書二

不敢臨哭弟亡兄不能掩埋方臨哭猝爲左兵手刃
（民心漸離盡矣）
者有僵屍道傍狗彘烏鳶咬食者又有射死殺死暴
露門庭左兵過而見之復傳刃胸背糜碎頭面羣呼
豪叫以爲樂者嗟乎百姓何辜罹左兵刀俎至此極
（又同頓賊索馬匹一段以形容左兵之暴）
哉先是賊所未盡擘僇之男婦老稚未盡焚燒之廬
舍與未盡鹵掠之金帛服物牛馬雜畜左兵則一一
（益見左鎮素無紀律）
而盡之方其環掠歸營兵以殺人多者爲勝將以掠
貲厚者爲功重茵累褥紫衫朱履椎牛灑酒浮白擲
盧坏復知有剿寇事紳衿婦女刼質在營者垂首

奔走靦顏佐燕笑少迕意則立死不惜雖然左兵虐
（形容横暴殆盡）
民不止是也臣所言百千未悉其一二也向令左兵
（設不盡處更悚）
延引一月則袁土墟矣　陛下不思所以制之臣恐
（又言左兵作俑處）
各省直官兵皆然無復尺寸安堵天下之禍不在寇
而在剿寇之兵尚忍言哉或曰左兵悍且玩易譁毋
激變夫兵横暴不戢則禍不止于譁爲今計　陛下
（本論先開言路）
宜下詔罪已聽袁士民赴闕直陳左兵横暴情形嚴
勅兵部覈察監軍副將若而員正兵從兵若而人依
（寓防制之術）
律治罪使知所戒又密諭左鎮使慎擇忠敢材智將

論左兵横暴書三　十

領分督各營彷郭登戚繼光遺制厚其衣資豐其犒
（此御兵馭民之道非獨爲左兵而言）
邮時其肆習訓練漸馴其頓鷙蠶食之性它降賊雜
（此輩名爲兵實皆賊耳故肆毒不已）
處戎伍不死畏法者權宜防馭陰制死命使毒無
所試用命則優異之不悛則窮治之其進剿各兵遴
選副總官使約束嚴明不敢妄殺平民其掠金帛財
（又寬一步）
凞不淫暴者姑不究是亦今日用兵去甚之一法也
不然今天下百姓盜賊屠其半水旱蝗蝝疾瘯耗其
（此害人甚于盜賊）
半酷吏猾胥鄉紳豪右市獪蠹其半左兵又從而薪
艾之炮烙之甚乖　陛下宵旰憂憐百姓至意傳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陳子昂曰。百姓樂死。則天下亂。令百姓一旦憤兵之爲害。揭竿羣起而爲寇。則是兵寇蔓延無虛日也。害可勝道哉。臣故謂官兵不可無制。未可憂其諱而置之。 陛下誠能行臣之言。選用良將。申明賞罰。使將制兵。而兵不至于爲暴。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昧再拜上。

謂左蓄叛志者非。然貪冒欺罔。馭兵無制。養賊自封。辱 先帝陷兩都者誰哉。雖不與汪胡藍李同科。不謂之誤封疆不可。或感推其勞績。或侈稱其精忠。皆非定論也。存是書。使史氏知考焉。 季冬月朔日。自記

吳次尾曰。極論左兵之害。而左鎮罪狀自見。此史家董狐也。

左兵之害。予所共歷。念之輒髮上指。昔王裒痛父死非命。終身不西向坐。予雖讐左鎮。如 先帝嗟乎。怨至于無可報。痛何如哉。先是亦欲作書。譏此。如出予口。予可以無言矣。季冬三日。弟動識

再上皇帝論官兵四蠹書

臣某伏見今天下官兵。非獨一時橫暴而已。其爲國大蠹有四。臣請爲 陛下言之。昔我 太祖諭諸將曰。假兵逞志。仁者不爲。朕行師之際。申嚴號令。以戢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又曰。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于民。民勤苦倍于兵。詔山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芟取芻草。免致勞民。 成祖遣李彬等往皂君山捕盜。諭之曰。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汝等當以保民爲重。毋重困之。夫 二祖不忍民苦兵。兵殘民至矣。今官兵吸民膏血。民皆勞困。又焚其廬舍。掠其妻子。使不得保聚。則驟壞 先朝馭兵之法。而仰貽 二祖在天之恫者。莫官兵若也。蠹一 陛下威福已出。遏大獄。每屢欽恤。不擅殺一人。雖與衆共棄猶有熟審。有清理。或廷杖而薄從遣戍。或逮繫而勒令自裁。重辟未嘗數數也。蓋 陛下誅有罪。愼輕重如此。今官兵所過。無老少良賤善惡皆屠之。甚則無日而殺千人。頃刻而殺數百人。莫暴于豺虎蝮蝎。不觸犯。則爪牙毒螫無所用。民畏兵殺已至。百計避之

役橫暴推出四害

聖主明見萬里

而無可避則剝削　國家之元氣而重傷好生之德意者莫官兵若也蠹二積貯天下之大命農不廢業野餘盬藏然後額賦新餉水旱飢饉不告匱今官兵絶牛種毀耒耜遠近邨落雞犬寂寥丁壯流散豪黠者鬱抑無復之一旦揭竿起宗權黃巢之徒　陛下雖欲誅之不能則耗折四方之戸口而傾竭累代之賦斂者莫官兵若也蠹三士首四民其間砥行讀書有志當世者非乏前此藏籍未燼也衣食差裕也室家無恙也庶幾奮發磨淬以須展用今官兵則無罪

殺士死者肢體不完存者飢凍交迫一二才且賢者漂寓旅食齒髮衰邁術業屏棄弦誦落然則破壞學較之舊制而摧殘　王室之人才者莫官兵若也蠹四嗟乎自　賊交訌以來莫不謂民倚兵兵衛民益知殃民蠹國至此極哉雖然非盡官兵罪也皆督撫（又推出蠹國根源）總鎮諸臣失簡汰廢訓練一時將領不講求防馭之法使然耳臣不敢謂諸臣皆養寇自資皆縱兵殺人亦不敢望諸將皆如楊惠元之不發餅罌高崇文之不折匙筯曹彬之秋毫無犯獨是溺職冒餉罪寔[illegible]

重量治使之漸戢橫暴之習徐求勦撫之方則四蠹可除廓清可俟而其大要尤在于擇相相賢則將得人而兵禍熄矣不然臣所謂禍不在　寇而在官兵不幸而言誤中　陛下何策御之抑臣前書所條椿暴之害雖就左兵而言其實天下之兵與左一轍天下焉有暴兵四出民不聊生能臣　王定國者哉臣故推極四蠹以明官兵不殺賊而殺平民者之害　國甚大惟　陛下財擇臣愚昧再拜上

吳次尾曰四蠹亦舉其甚者言之耳各鎮以禦為名　未退而鎮兵墮名城矣左師以清　君側為名　君側未清而　騎陷陪京矣官兵害國至民至是孰謂芑山無蚕見哉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爲戒甚善至謂大全確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宜更有發明則非也其實謂時儒不深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未當不加是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以布衣獻書祇先賢宜爲　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人不能無過季友年七十肆力論著豈無一言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令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　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爲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　聖朝容納廣大未嘗槩廢質諸仲尼不以人廢言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刺謬之甚爲文貞計方　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關閩濂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卒觀全書得失量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意果爾則　聖怒可回是非可並見文貞諸人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悉燬之也況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谿楊墨而其說益明則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害道即季友之書今存季友不能亂經可知也又況它雜家百氏焚不勝焚在學者自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桓晉文不當見於春秋樊遲宰予陳亢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於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罪雖無足惜文貞諸人獨不思深明　國體以成　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於正此某所以終不能無遺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貞諸人有知當不謂某妄足下幸教之

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去取某竊謂不然少時覽儒臣進書表盛稱　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其怪歎曰置　太祖高皇帝何地儒臣但當云功德比隆　太祖不當謂　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涉阿諛失古大臣因事納諷意不可爲後法然則諸儒臣編輯小註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强相傅會甚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其非好辯耳

三

來諭四書大全皆聖賢經傳先儒詁釋甚明不宜復有辯其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蓋其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未當者其言未必盡合道其間亦同理同一二自信者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非妄也昔胡仲虎著四書辯疑非辯四書辯說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信如足下謂其不當辯大全則仲虎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大全 成祖頒行爲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尤非歷攷古經傳臣子之於君父經權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爲不倍非從所不必從爲不倍也嚮使大全至是無非曉曉言辯奸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臣編纂進 呈卒交相傳會則是不敢于倍先儒而敢于叛孔孟豈得爲知道者哉成化中禮臣周洪謨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illegible]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 勅儒臣考訂仰取 聖裁其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不[illegible]

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辯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緣是推之 國家舉措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爲過不奉詔不爲倍 上況是正遺書罔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 聖明勿棄芻蕘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爲尊 王爲翼聖何勿思甚也藉當 國太利害宜犯顏直諍者皆拱默觀望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天下事誰任之又況辯特詁訓家言言之未爲過惡得與倍上同科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爲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敢不敬聽照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刪補者擬草力半載卒業是書繕寫呈進當有發明足下謂版刻不容更易舊說不可增損非也某觀大學舊本錯簡者朱子更定篇次爲大學章句子思叅仲尼之說作

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刪繁補闕。後世未嘗非之。此皆往事也。我 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至 成祖復充廣之。爲文華寶鑑。視昭鑑加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 旨謄寫 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舊本。式樣寬濶。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上從之。凡書籍宜更而不必不改定。與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爲僭。則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

文皇帝充廣昭鑑。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爲。又況其明知大全有可刪。而不敢遽刪。擬請 旨重定。則其于尊 王大義。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愼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推奬過情。其不敢當。古今著書立言。以理爲準。得失皆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誹譽未必皆定論也。卽如楊雄太玄。自謂後世必有子雲。然稱雄書者。僅侯芭韓愈數人。蘇洵則力詆雄書淺陋。雄不足道。孔子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贊一安石則指爲斷爛朝報。歐陽脩又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與韓魏公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而況它書乎。至流俗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脩輯遺經。脫學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爲僞學。子思孟軻。大賢也。荀卿則曰亂天下必子思孟軻。葉翥知貢舉。請除毀語錄。六經語孟爲世大禁。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其足不朽哉。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于地。其雖固陋。其說少有足存。則亦庶幾寡過矣。時輩極詆其。與足下過推其。皆非定論。知罪俟後世可也。

六

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 欽定。不得妄行刊布。其竊嘆此論迂甚。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其創爲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進大全。宜羣是書緜四方學徒編次。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旣 須行。仍請 旨許 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脩實錄會典例。庚續釐正。極辭無瘢

而後已 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靡然從之亦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 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靖諸人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非補所未逮深可歎也某此言雖爲流俗所吠久當論定足下以爲何如

七

某白此日刪定大全辯輯附史事發明聖經四書至今日學術治要具見時輩視四書爲應科竊祿之資非也各章小註有前後互發者有彼此異同者分別不可不愼鄙見謂儒臣誤采諸家叛道之說宜一切(去取皆有獨見而不附和雷同論)削去它可兩存者仍依集註一說舊說或曰亦通側註錄之俟後學參訂一以明大道塗殊歸同之旨一以明吾黨虛心平氣不執獨見不爲一家之論必如此而後謂之大全若斷然專主一說如近歲坊刻講義此說可從彼說悉廢非當日大全命名初意來示大全補入永樂以後諸家及舊本小註雖可以兩存若非盡刪不可說雖近似某不敢傅會至某患難切身杜門刪定(此卽素位居易學問)忍饑豪誦實分內事昔賢云聖道自我麤傳萬萬滅死無悔每諷斯言益復自厲流俗謂此日不當著書著書必罹禍邪說害道皆孔孟程朱所深惡而痛絕之者(省却許多筆舌)不足辯亦不必辯吾子置勿談可也

岳遺生曰讀芭山先生七書而四書大全之得失見先生暨惟適卓菴刪纂大全之本末亦見理明氣決辭嚴義正關繫守待甚大時儒各習其師謂先生七書不必作又妄謂增定大全爲好辯亦猶沈繼祖之誣朱元晦蔡季通耳豈足爲篤論哉

與省直同社鄉紳書

烈頓首致書同社鄉先生執事竊惟天下治亂雖本

（發論見全局只從鄉紳二字生波瀾）

于　朝廷而人心風俗之邪正往往自鄉紳始繇邪

正而有治亂則鄉紳與有責焉未可謂　朝廷事非

鄉紳事也諸同社後先通籍備官中外退而稱鄉先

（然事而作常以此）

生者頗眾獨僕困諸生亡少著見然居恒讀書務適

用鄉先生凡僕同社者僕後先規勸無少阿同社皆

（不知者謂世出多事矣）（先言作書之意）

不謂僕迂年來据僕聞且見如某某鄉紳敗類傷化

未易殫述僕竊心非之嗟乎鄉先生亦知顧名思義

（實字二字為綱領）

而求其實乎今之鄉先生皆曰我鄉官耳無言責官

（凡有經營田宅衣食者）

守杜門觴詠耳不則謹厚寡言與俗浮湛耳里人稱

（里人無識如此）

之曰某鄉官不干請有司不關白地方利害是誠鄉

（二語唱明六古）

官之賢者也僕則謂此鄉愿而已鄉人自好者而已

賢鄉紳固如是乎一夫厲行族鄙賴之士有窮居以

（本朝楊文貞于忠肅皆然）

天下已任者況委質為臣而居鄉者乎夫既謂之鄉

（是延以將觸表）

官雖居鄉猶然官也朝參支俸陞遷舉劾與在官雖

殊至于執持公論挽回士習軫念民瘼凡可以佐郡

（世出讀書邊所處）

縣不逮皆當惟力是視皆不必市德避怨人臣鞠躬

敬事在官與在鄉一也越俎代庖不可豈膜外郡縣

徒苟且娛佚乎昔孔子從大夫之後退老于家亦猶

（得此一段使鄉紳無卸擔）

今之鄉官耳然吉月則必朝弒君則請討豈嘗自謂

無職掌槩諉度外乎古者鄉學皆鄉大夫有德行而

致仕者敎之雖致仕未嘗無事又豈盡杜門不事事

為賢乎然則凡為鄉官而下同于鄉愿鄉人者去素

（世道升降可見）

餐尸位幾何皆識者不取雖然今天下鄉先生能杜

門自好者鮮矣使鄉先生皆自好雖無益百姓尚不

見詆笑于鄉人它位高祿厚作威播虐狐媚有司而

（刺人心骨）

漁獵小民者又皆鄉之駔儈蟊賊也以培植地方則

（畫鄉官肺腸）

曰我鄉官無能為有郡縣在以會議興除則曰我晚

進恃諸大老在迨凌轢里閈攘敓貲田子女則氣勢

佰倍于見任之撫按科道一時瞋目奮臂雖父兄長

上達尊在前而勿顧嗟乎如是而謂之鄉官可乎試

舉其較著者言之某宦畜一鶴里中兒誤折鶴足宦

僮數十人橫肆螫嚙里中兒恚憤卒律殺人者死令

誤傷鶴亦死某鄉宦知之乎宦宅與養濟院比隣家

人割其墣自廣養濟院連名泣愬于有司家人抑之

不得上　國家哀無告方拊循弗暇今爭尺寸使[illegible]
捨全是某鄉官聞之乎其祿利自私也則有冶容鹿
曲袒跣呼盧縱意騁志而父兄宗黨歲時蜡社莫邀
其一縷一餐者矣古義莊義學由一族而推及于途
人某鄉官獨胡越子姓而恝置之乎其撑配論賄也
則有較多量寡賓六禮弗講者矣金玉綺縠之飾爛
于門羊豕馬牛之跡交于市侈然自以爲光顯獨不（此皆實事非影似形容語）
念昏禮特重上事祖宗下繼後嗣區區貨賄足較乎
其治喪鶩靡文也擗踊經帶無度矣佛事鼓吹不輟

矣一切明器筲虡翣婁功布方相率不遵古制視同（詳見文公家禮）
戲劇往來張設矜夸衢巷無復仁孝惻怛之意獨不
念親喪自盡與易寧戚載在聖訓者莫踰乎其習制
業不通義理也有謂中庸僻與難詰子思不必作者（何異三家村然其人歷官至少司空矣可嘆）
矣有謂科場命題宜廢中庸者矣侮聖叛經莫此爲
甚使鄉紳皆爲是言不將率後儒詆訾孔孟貶黜程
朱乎其縱臧獲不加繩束也有諸生夜過其門爲店
僕挺擊垂死者矣有鄉先達造謁閽者踞肆睥睨不
通刺者矣有官僮爲逋逃主日頓辱子衿子衿罪服

逋逃怨官官不問者矣官僮既攬利歸己又歛怨歸（何可令役人）
官官卒不寤使鄉紳皆恣逞若是不將胥郡邑士庶
家切齒而人重足乎其甚者則有坐視從父客死京
師殯不成禮及櫬還里門從父孤又夭喪獨晏然不
省憂者矣有親見亡父女殤暴露道左薄其庶出而
不葬者矣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又曰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某鄉官獨刻薄寡恩至此極乎鄉人自好
者不爲而鄉官忍爲之乎尢甚者則有維揚義興皖（不必寸較銖量其過自見）
桐吉永豐之某某鄉官稔惡流毒變起斯須掘冢潴

宮不已又從而屏逐之卒至莫容于桑梓之間流離
轉徙貽世僇笑若是者求爲鄉人而不得視鄉人自
好者不逕庭乎僕觀今天下賢鄉紳不乏其與僕同（爲賢者留地步）
社而稱鄉紳者或留心學問或砥礪廉隅當不至如
某某鄉紳之鄙且陋然僕于某某鄉紳闕其名而詳
其事既使某某鄉紳知媿又使天下後世凡爲鄉紳
者知戒又使同社雖無其事亦可以相勉而歸于善（深得忠告善道之意）
則人心風俗繇此正在官者皆知靖共居鄉者各有（頭脚首尾立論卓然益見是書不可少）
匡救士民觀感而亂萌熄　朝廷雍穆而盛治成所

藉賢鄉紳豈淺尠哉。或讓僕曰。張子幸不爲鄉紳耳。異時爲鄉紳。罕有能踐其言者。嗟乎。僕不幸不爲鄉紳。苟得爲鄉紳。使有一事如某某鄙且陋者。雖鳴鼓共攻。立賜誅絕。僕死不恨。僕嘗持鄉官非鄉人之說質新建姜燕及先生。名曰廣新建人 暨同社清江楊機部名廷麟清江人 清江吾友。新建吾師。清江又出新建之門。皆今世所稱鄉先生大賢者。皆不謬。僕言諸同社。推廣新建清江之意。孳孳求盡乎鄉官之實。進退務適于用毋徒下同于鄉人。鄉愿者之所爲則 邦國之光。非獨一鄉一邑之慶也。某再拜。

只一語許多感慨

特象此爲法

收束謹嚴

汪未齊曰。近代鄉紳蠹國殃民者。不止是。然往往工逢迎。多賄賂。得諸當事懽心。凡含冤叩愬者。諸當事率陵折百姓。曲護鄉紳。不肯盡發其姦。巡方按部。倒得舉劾。鄉紳之豪且黠者。又鑽營入薦剡。亟可使夷桀可使堯。害民不已。復出誤天下。流毒豈獨在郡邑哉。芑山是書。雖正告同人。俾相勉爲善。亦足垂戒後世云。

吳次尾曰。予聞芑山里居。凡郡邑公祖父母。有交游者。始終不干以私。獨地方利病。芑山必盡言極諍。求裨益小民而後已。請蠲賑。汰蠹弁。革猾胥。移書當事者數矣。其爭六款。偕惟適卓菴。矢以身殉。卒得舉行。與諸老書。至今可考也。寓金陵。尤軫念維桑。迭歲江右直指馬公孔健。爲侯六眞同鄉詞籍。芑山與直指未謀面。因貽長書侯公子朝宗。使上之。予覽其書。蓋痛言各府屬侵欺赦後錢糧積弊附有里老公呈。讀者皆流涕。然則芑山雖困諸生。天下已任。所造福鄉邦者。人皆不得而知。又豈

必身爲鄉紳。然後能行其言哉。夫士不以窮達爲加損。不肖雖鄉紳無補。賢者雖諸生有濟。顧自處何如耳。

此文傷厚矣。然非毀也。聞言足戒。庶幾明允序族譜遺意。弟勳識

與諸生論集註書

賢輩馳數千里從其游。宜孜孜明道辨惑。發前人未發。曲守訓詁何益。其後先告諸子頗詳。皆原本經傳又不敢棄經任傳。嗟近日俗學蹊徑宋大儒程朱諸人。其服膺久集傳語類遺書。多所折衷古今義理必不能苟同。非誣也。夫程朱之言。同歸于是。其屢言之。諸子習聞之。獨晦菴私嘗推二程理學。程氏以心使心之說晦菴竊以爲非。又嘗自言集註有未盡。又語人曰此說且與兩存。以此知程朱未嘗無同異。未嘗自謂吾言必不可易。後儒强相傳會。率天下背孔孟而從程朱。某竊不敢。雖然。(公論)窮理適用。宗法孔孟足矣然苟非深思好學。博觀程朱諸儒遺言與義。泝流溯源。雖欲求合于孔孟不可得。不知者。舍程朱而學孔孟。終其身非然亡所適從。斯又惑之甚者也。某近著四書集註發明二卷。補紫陽所未及。賢輩試共觀之

後人阿附程朱。非獨畔孔孟。併程朱生平深心。皆埋沒故紙堆中。合觀芑山與諸生論集註二書。程朱得失自見。芑山豈欺我哉。弟熙識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其白。集註有必不可不從者。亦有不可泥者。不得其精義所在。泥註叛註。其弊一耳。先儒嘗謂朱子每于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實有功于程氏。以某觀朱子集註小註。有謂程說固好。但少疎者。有謂伊川見得亦差者。有謂其義甚精。恐非夫子本意者。朱子未嘗槩謂程說不可易類如此。朱子又嘗自言集註說有未盡。又云此或有闕文不可强爲之說。又云未詳孰是。朱子亦未嘗自謂集註不可易類如此。况程朱諸儒之說。有專爲學者言。不主于釋經者。有雖釋本文復推廣發明經義者。大全小註亦然。凡讀集註宜理會本文。離本文而專求之于集註。專求之于小註。必泥其說爲其句。訓詁刻舟求劒。未有不文害辭辭害志者也。又况朱子之于論語。始有要義。次有集義。又次有詳說。其後則有集註。集註又有初本改本。屢改而屢未定。如泰伯可謂至德一節。仁山金氏云。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孟子道性善一節集註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

輔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
皆當改此是後來不及改者博學篤志一節勉齋黃
氏云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以學志問
思爲有益于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
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于心之所
存而言君請擇于斯二者一節或問集註義字當改
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
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
字其謂據集註改本益信義理日新未可株泥成說

凡集註屢經改定者其說自確它未及改定者即在
朱子不敢自以爲定論觀其與何叔京書云近日因
事方有少省發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
贖答張敬夫書云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
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
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淺薄且使看者
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
照朱子此等語詳王陽明所刻朱子晚年定論中北
溪雙峰洵饒諸家之說去宋儒尤遠甚其繆戾者去

易悉舉擇而取之可也賢輩細觀四書大全辯然後
知其駁正諸說皆以合聖經者爲正當必有解悟處
可否幸疏示

予嘗輯二程考亭之說之不合者爲程朱異同又
輯朱子自相矛盾及自爲駁正者爲考亭自讞錄
明古人不必盡同要以是者爲正大旨與芑山此
書合學者繇芑山與予說推之雖盡讀天下書可
也獨集註云乎哉 弟動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貞 余楷 較

復夏彝仲書

某白讀足下私制策爲痛涕不已竊嘆諸生兩闈策（一句盡闈策之弊）非腐卽襲今彝仲指切利弊皆裨益時用惜不見諸行耳雖然僕觀陳卧子（名子龍字人中）序述夏子之言曰子之爲是也非以期用傳之後世俟之其人而已僕反復思之（它書可不期用既謂之策不用何爲）書不期用惡用書爲幸而遇書自我用不幸不遇冀當世用之雖不自用猶用也古之人籌策以利天下苟用其言雖退身不怨未有不用之當世而徒傳後世者藉不用之當世而傳後世則是良醫挾古俞跗陽慶之術立視（切當）當世之人之將死翹然曰我有異方用俟後人豈情理也哉僕妄意夏子此言不可謂無槩已（又推進一步）而僕又思之嗟乎夏子之爲是言也非不期用痛天下罕能用其書姑爲是不平之語以震發當世之瞶瞶亦曰當世不用俟後世云耳豈誠不欲其書用之當世哉然士生今日著書立言皆不宜苟爲之足下將反言見志竊恐天下怠廢頑鈍從風以靡展轉譌傳訾議交至甚非君子淑身用世之道也僕卒願竄易其言足下以爲何如至諸策與鄙見不合者皆私有批駮暇時互相質正當不謂僕妄拙刻陶集告竣承諾弁言幸卽見示袁臨侯序辱敎已刪定附復不盡

吳次尾曰是書非獨爲彝仲言欲當世著書者適時用耳讀者須以意逆志

與吳次尾論先主孔明書

承示史論恨未卒讀偶取劉先主諸葛亮二論合觀之私心不能無疑以兄論當日天下之勢前後自矛盾耳方其論先主也則云先主從漢中出師用張捐地之計以致吳用先軫私許之謀以攜魏漢室或不猝移于魏以先主之傑孔明之智有可以一天下之勢而計不出此則亦不可不謂之天亡漢矣及論諸葛孔明則又云漢必不能圖魏鼎足之勢瞭於隆中亮之自言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亮知魏之不可即滅也亮之不能統一天下非智不足勢有不可也弟竊謂勢有勝負存乎天者也智有巧拙因乎人者也論君臣取天下之道宜專責人事安危彊弱必不可執一必不可懸斷若槩論天下之勢則一勝一負人事不得而與無彼先巧拙一也今斷然謂亮不能一天下天下勢有所不可而論先主又云有可以一天下之勢豈不自矛盾乎豈勢在先主者可以一在孔明者不可以一乎又豈人謀勝即勢不可者亦可乎夫當日天下之勢彼此後視前非有殊也先主之與孔明皆同時遭漢末造與吳魏角也均是勢也或以為可一或以為不可一此弟所以不能無疑耳雖然以理勢衡之漢之不能圖魏天也非人也隆中之言驗若左券獨人事不可坐待故雖逆知其亡不能不出師討賊出師討賊而漢卒移于魏信乎其勢有不可也存不能滅魏之說去其可以一天下之說則事理貫矣要之立言得失間不容髮不審度時勢不知其似而非願兄自竄易勿貽後儒訾議且明弟與兄論古今人文無敢苟同者類如是也反教幸甚

移書次尾冀其改竄次尾荅予曰非張子不能摘別至此古人一字可師況助我不逮如張子者乎予語及門曰直諒如某虛受如吳子皆足為後儒法及次尾刻樓山集二論仍舊豈予言謬邪抑吳子偶忘而未之改邪 自記

予既較芑山是書復取樓山集史論觀之乃知吳子矛盾尚多不獨先主孔明二論然也如韓信人耳吳子前篇曰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

請王而高帝不許其勢已無漢矣後篇則又曰務壇數語劉項成敗已分豈至此而復爲不可幾倖之舉其曰且念之者知天下之大勢終有所不可而特以不忍背漢之言謝通耳愚意使吳子前者之說可信則信之不聽蒯通乃坐失機會自取滅亡耳必謂天下大勢終有所不可從登壇時已決則吳子前篇所謂勢已無漢者又安在乎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擬庚續論定以告後世庶是非不紛淆亂耳丙戌十月日 弟勳識

與吳次尾論稱敝書

（只一句喝起）

某白今稱謂失倫承訛習舛莫稱敝爲甚異鄉稱省直曰敝京敝省稱府縣曰敝邑敝郡甲乙科稱同籍曰敝同門敝同年稱座主曰敝房師敝老師紳衿稱邑令曰敝父母業師稱及門曰敝門人胥隸稱府廳曰敝府主敝廳主屬吏稱堂官曰敝堂翁師儒稱學較曰敝庠各官稱公署曰敝衙門稱職爵曰敝銜若是者枚數不盡按左傳凡稱寡君敝邑皆列國人臣致命他國之辭退遜稱敝宜也今海內爲一郡邑皆朝廷有槩稱敝可乎嘗讀史至漢元和二年帝至曾祀孔子孔僖云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僖可謂失言當是時漢非春秋列國比魯雖孔氏宅里猶漢郡縣也僖但當直稱闕里不當稱敝里稱敝里則魯孔氏有非漢有也與近世稱敝郡邑何異夫長以命少尊以臨卑如年位輩行不甚懸絕者或稱敝同年敝姻家或稱敝門人敝同社義未甚悖從俗可也至門生而敝其老師紳衿而敝其邑父母則是狎且賤之也揆諸理則不當質諸情則不安故凡卑少之遇[illegible]

（序次錯落）（一句收上）（後人不宜藉此爲口實）（益見近代稱敝之誤）（驗正甚確）（即吾從衆之意）

長不與肩隨齒者子弟稱家祖父家兄蓋有之不闕[illegible]
稱敝祖父敝兄也繇斯以推門生之於房座師紳衿
之於邑父母稱某房某老師某郡某公祖某縣某父
母可矣稱敝則非也（它可類推）況省直郡縣衙門學較非各官
師儒所得自私苟一切稱敝則豈惟私之實弁髦甚
又況胥隸役也府廳主也胥隸而敝其府廳則奴可
以敝其主臣子可以敝其君父甚非所以別嫌明微（推究至此益見是書關係）
杜僭踰也（原本經傳）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獘至民
無所措手足今也不審名實一切稱敝不正莫大焉

若之何其不知變也雖然流俗畔經越理某無責焉
耳獨士夫後先踵承閱數百年而不悟擬某後先所
聞見如宋晦菴與顏提舉劄子不稱本郡而稱敝郡
陸象山與章德茂書云敝邑自某入境此自宋諸儒
之誤也　本朝康對山（名海字德涵武功人）與彭濟物書稱敝
邑呂巾石（名懷廣永豐人）與沈韓峰胡梅林書稱敝省敝縣
艾千子（名南英東鄉人）自謂博通掌故其與臨川張侯（名采號受
先太倉人）論李阿艾立繼書稱敝父母前任陳侯與蔡太
守論禦寇書稱敝郡皆與流俗同病某擬上書禮部

合前此誤稱敝者更著爲令弗果兄續觚不觚錄[illegible]
（貞撰觚不觚錄）頗闕人心風俗補弇州未備惜時輩稱敝[illegible]
伯敝座師兄未嘗駁正又樓山集（吳次尾著）與劉念先[illegible]
（川人）沈眉生書凡稱敝邑敝郡與鄙見皆不合此所
以發憤爲兄道也其言不妄願徧告同人革正前[illegible]
禘風敎甚大惟兄圖之
從尋常稱謂推出背父叛君大關繫與孔子正名
意合後世習而不察無怪亂賊接迹于天下也每
讀是書深究理本使人謹微之意凜然（弟勳識）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某啓謁執事之次日即掩關山中念鄉者執事以保舉得失下問坐人稠雜未及條對旬內思面陳鄙見弗果項閱邸抄薦單則有深可痛者（感慨在此）以天下之大祖宗養士數百年之久其中不負所知光昭盛典不[illegible]（爲應舉者留地步）可謂乏人然据某所見如某某學究耳山癯詞客耳此輩出任郡縣鮮不敗者迨其敗舉主恐獲罪又從（許育之論）而彌縫之朝廷期得眞才仕路益滋僥倖不謂今天下 祖法之壞至此極也況士習靡弊在近日尤[illegible]逐祿利夸閭里覔舉是身無足齒數宅或才媿管樂（凡自剜辭薦舉者皆是）道擬孔顏中伏躁競外示恬退相漸成風文過其實此等人不進用則已苟進用矯僞百出何所不至知人之難與人之難知誠有如執事拊膺太息者然則今日雖復保任與鬻爵斜封等耳本欲肅官方而衮貪箇營于後方議裁冗職而闒茸踵接于前（可爲流涕）日浸月漬爲蠹豈細如是而驟舉數十年以來耗斁蠱壞之郡縣百姓一旦責庸人以潁川渤海之效幾何不淪胥以亡也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雖然非保任不可

行行保任非其人耳語曰公非明也公可以生明孫覺云知人之要在于知言某則以士大夫不讀書窮（此知人之本）理不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必不能知言必不能明且公若執事者當世所稱能讀書窮理者也事事從國家起見者也往者奉 旨主計是非陟黜中外無間言推此以施于保舉必能廣咨博訪愼簡人望爲衆正倡雖先是保舉實徑堅莫可破某知執事必有以易之抑僥倖而圖實效非執事誰望哉同社維斗士業肴生諸子皆列薦牘皆愼重不苟出江上吳次尾

負才喜言天下事執事聞其人而亟思一見者維斗士業肴生皆知之其所著論策具在執事少間與之商當世利病次尾必盡言無諱執事必樂聞恐後然（此處見成美苦心）非執事先施次尾雖願奉教未可折簡致也至如某處心積行恥求聞于世尤執事所稔知者楚大中丞方公欲舉賤姓名塞 明詔哀臨候以方公語告某其數移書御之臨候復某曰科目中亦有小人保舉中亦有君子蓋欲某決然舍科目就保舉其辭益堅然又不屑如今士之陽避陰就汲汲作辭薦書鍰流

當世。某所見頗與古近。今執事又私語人曰。爾公宜一出爲保舉重。何量某之淺也。士君子出處有道。（知此者鮮）懿則正躁則悖。昔賢可師。況保舉方濫。及于學究山癯詞客之流。爲有識詆笑。求其不負所舉。不數人。某何顏復與之僶仰哉。執事爲宗社人才計。舉鄙論徧告卿大夫。使知不明不公。必難爲治。而諸生中不就保舉。毅然古人自期待者。未嘗無人。前此盜虛聲攘名器者。一切可罷。學學訪求眞才。而錄用之。孰謂保舉不可復哉。至于舉主之公私得失。與應舉者之邪正

是非。某倣古百官圖。各有臧否。容面請正。聊以是復明問。執事圖之。某再拜。

先是保舉芭山者屢矣。芭山卻弗應。壬午冬芭山載書自金陵歸。矢與予及惟適入山著書。癸未山居未就。兵禍突至。 先君暨惟適皆喪。獨芭山偕予扶 母孥幼。漂寓潯江。甲申擬伏 闕見 先皇帝。痛陳積弊。未幾賊陷燕京。 天子殉社稷。兄弟相視出涕。返棹章門。將入閩尋三山武夷之勝。又弗果。至乙酉夏。 留都又告陷矣。迨 閩京復振。徵書及芭山者再。同人皆爲勸駕。芭山慰□得當以報 先帝。予以母老。力引古義尼之。今讀是書。乃知芭山之不應舉。早有定見。寧俟今日決哉。語曰賢者固不可測。愚于芭山亦云。 弟勳識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足下謂僕辭保舉非古不撑祿意此言似而非今天下多事僕二親年七十躬㸑負米承歡膝前雖祿仕不易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語深可味足下亦未審今日之爲保舉與僕之不就保舉何如耳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舉者亦未有不信而能任人成功者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知人信人者蓋鮮雖行保任李罔效獨某不就保舉哉鄉者同鄉黃又生（名介音改名希憲乙丑進士）以順德令爲試御史居京師例薦一人不得當（只循例耳何益）請于其師少詹姜燕及先生先生前官南國子祭酒知僕非一日語又生曰宜春張爾公子同郡人也留（惟知故信）學行我信其不負所舉者是時又生雖同郡雖有交游聲聞之及不我知也退而詢萍邑吳君應庭（是時應庭客燕）吳君曰爾公科名可自致宜不屑（似知而實不知）公盍以明經李生應李生性樸謹異時不爲舉主累又生私以不薦（如此則安得賢者而舉之）僕失姜師意不復薦李生獨舉潮陽乙榜蘇君僅塞責耳夫姜先生之舉我與又生之不信我我皆未之聞也丙子僕入都門唁袁臨侯（是時臨侯爲山右督學以直指誣劾被逮）

吳君與僕相見詳告以本末僕笑曰行止非人所能豈必悲不遇哉戊寅楚大中丞方公（桐城人）與僕過從久將之任語所知曰撫軍當舉一人非爾公不可時臨侯官武昌方公以臨侯吾習戲交屢徵行實于臨侯臨侯以告僕僕移書臨侯曰保舉名存實廢苟矣科名躬耕著書老耳爲善謝方公成我大矣臨侯復方公曰爾公意不屑就侯己卯闈役竣商之未晚（一語可沸）己卯僕又報罷臨侯自武昌移節海陵方公復惓惓不置臨侯復數爲僕勸駕臚僕行實致方公方公忽失官被逮去迨方公申雪還白門僕見方公不言謝公盍以不得推撑僕爲恨僕曰公遇我良厚某自廢耳此僕所以終不登薦牘也夫知我信我莫如姜少詹方大中丞然一授意于黃又生而又生弗果一微行實于臨侯而臨侯又弗果不知不信者不能薦知者信者又爲不知不信所格不得薦繇是推之中外諸臣以不知不信濫舉者多矣非獨不知不信（有感之言關係國事）李不薦如諸公之于僕也天下事豈有濟哉方姜少詹之推僕于黃又生其時保舉初行僕未嘗決志不

出。出未必不可有爲。及大中丞舉僕。則保舉旣壞。會人敗類往往爲世指名。僕萬無投牒赴銓理。然則不就保舉。豈盡僕之過哉。雖然僕不足惜。所惜者以祖宗任人圖治之良法。不能設誠舉行。徒爲苟且徼倖者開捷徑。况今天下名存實廢。雖求治而實釀亂。豈僅一保舉哉。僕是將盜自引晦。脩輯遺書。不復言天下事。世謂我爲果爲固。皆非知我者。（期許自大）度外置之而已。嗟乎保舉可就而不屑就。科名欲得而卒不得。（仍以感嘆結）僕亦無以自解于友朋矣。某再拜

只敘事語語有關繫。自評

與范計部書

別後驅車入姑孰。見袁郡數十人。哀號道路。無人色。（一句喝起）急詢之。則南糧解官陷累船戶家屬也。因嘆近日官解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據僕目見者言之。如袁州鄉經歷營解萍鄉南糧。其籠制衙役。朘削小民。更僕難盡。即如收糧一事。匿官斛。用私斛。大斛入倉。逾額數倍。爲侵漁自肥地。小斛到船。減額數倍。爲嫁累船戶地。雖投鼠忌器。合郡痛恨之。及起解來京。侵漁旣多。米數必少。米數旣少。必百計彼朧。（想直無諱）陰賄貴部書役。花

派欠數各船戶。船戶賠銀入解官手。又匿不報部。不給完數。箠楚重科。父抱子泣。（何減監門流民圖）見者流涕。嗟乎。此可謂有天日哉。愚意解官收糧。旣厚充私橐。欠糧又不貲錙銖。當事又代解官追比船戶。則是解官有什利無一害。船戶皆無罪就死地也。逆理亂法。莫此爲甚。爲當事計。（區畫深計）宜專責解官全賠。解官雖全賠。僅探囊出數侵漁者還公帑耳。無毫髮損。解官至船戶。果不欠釋之。果欠分別多寡。登冊羈留解官。責解官書役保船戶。回籍移文府縣。炤冊完解。公私兩便。不則船戶漂

寓留都無田宅可售無妻子可鬻無親戚可稱貸遷延歲時饑寒迫膚徒殍死耳烏能代償官糧哉執事往歲與當道論救荒識時達變存活甚衆今解官之陷船戶伯倍饑民之塡溝壑度執事必不忍立視其死而莫救僕行矣苟慨然垂軫不以僕爲迂持僕書白貴堂翁嚴究解官則仁言利溥豈獨船戶獲更生之慶而南糧亦無虧欠之虞矣某再拜

萬曆二十八年間撫按以條鞭之後復有收糧收銀爲里甲困擾設法南糧官徵官解僉點吏役收

櫃宜春一縣每糧一石加派銀一分七釐五毫共銀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三錢內將八百四十三兩給解糧官使費又八十兩給南折解費雖近年截出一百八十兩解宗祿然亦綽有餘裕矣夫官徵官解本以甦民困而解官貪肆侵沒倚法作姦害尢甚于民解古今不患無治法患無治人百姓何辜罹此荼毒痛哉 自記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項晤楊維節江干(維節名以任瑞金人辛未進士文行卓然士咸推之)述兄論名實與弟異兄謂內不足求知于外足于心必外控其名今之名在四方皆僞耳(此言切中士習)弟竊疑之夫內苟不足雖求知無以自見內足而不爲人知則足者無以自信有士于此閉戶讀古人書撰著日富終歲坐一室不與四方賢士大夫晉接老而將歿舉生平所爲古文辭瘞石穴中自以爲藏之名山不知四方賢士大夫果能夢卜其姓氏耶抑天令龍馬出負其文示後

世耶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至聖不能(此言不可誣)玉之在山珠之處淵皆有光氣以見于外邵伯溫曰名者修身治世之具烏可一日闕于天下哉患不知所以好之耳范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必無爲善之路歐陽脩曰外名迹聖賢所難若使無迹後學何從師法弟謂此皆篤論至子由不願人知子瞻喜不爲人識皆一時諷時憤俗之言安在內足而落落自好哉吾輩戒盜名實勝而名自章名不必避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名浮于行耳使天下後世不忘乎名問以

求其實。則勸懲寓焉。名豈可廢哉。然則時輩不務實而欲逃名者(並名逃名皆非)皆空疎無用之學。與異端寂滅何異。皆僕所不取。

小雅曰。玁狁方叔。蠻荊來威。傳者謂聞名畏服。然則實至名彰。非一人之利。乃國家之福也。宋相司馬光。而邊人戒邊吏無輕生事。名如方叔司馬者。烏可少哉。彼不能見知于人。而自謂無所事名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弟動識)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正名定分。關係國體。不可不愼。卽師生稱謂間。非誠無以致敬。非信無以行久。不誠不信。則僞亂隨之。近世以爲細故而忽之者非也。沈治先(名壽國 眉生弟)語弟云。金陵黃(名巳 卯舉人)髫時受業家眉生(名壽民)。每謁某成進士。稱晚生。及登賢書。則改稱晩弟。弟曰。使不改晚弟爲侍弟乎。以晚弟施之業師之弟。異日者得志爲顯官。視其師落落諸生耳。不又改門生爲晚生乎(唐太宗語魏王泰云。汝事王珪當如事我。珪謂王曰。師也。此禮萬世可行)治先笑而退。夫弟之尊師。與子之尊父。情與文一也。今弟子面謁其師稱老師。退與同儕語則稱師之字與號。不復稱某老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長于師。而文行過之。又師所兄事師事者也。凡弟子謁見師之友。名刺當稱晚。稱其師兄事師事之人。當稱先生。當隅坐。今則槩稱小弟社弟。與之抗禮矣。樸謹者稱晩弟止矣。不稱先生而稱老兄矣。至稱其師于師之友之前。又不直稱之曰某老師。不明言某爲某老師之門人。僅稱之曰某老。若未嘗親受業于其門者。使吾輩道路接見之時。

不識某爲某先生之徒。徃徃加等見待。某生恬然受之弗辭。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豈意今天下弟子恥受命于其師哉。後生心術之傺薄。器量之褊狹。學問之疎陋。皆于此可見。（推究至此。方見此書關係。）無惑乎德業文章之不古若也。弟嘗慨師道凌替。四方士無復如古隆師重道者。一切執贄稱弟子于弟之門。弟皆不苟受。一二年少有學識之士。旣問業于弟。弟先舉生平良友如兄輩者。詳示以里處姓氏。且戒之曰。此某先生。爲某所兄事。卽汝儕師也。謹

事之。以故凡爲弟門人。如許生顧生蔡生。謂兄未有不稱門下晚生者也。兄四方及門年少如某某某。每謂諸同人名刺。或泛稱敎下晚弟。或妄稱社小弟。此與稱晚弟于沈治先何異。兄蓋未之知也。（微諷）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又唐貞觀定太子見三師儀。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確證）皆所以尊師也。弟謂弟子之于師。宜無事不遵繩尺。今也一稱謂間。悍焉不奉師命如此。（卽孔子惜繁纓之意）可以傲睨師之友。卽可以傲睨其師。可以傲睨其師。卽可以侮慢君父。不臣不子。職爲厲階。吾輩抗顏爲人師。豈可不反覆曉譬。使諸生痛改前失哉。尤可嘆者。中吳諸子。皆好爲人師。後生遊其門者。諸子皆降體屈節。汝爾相嬲。失古師弟督課就成之意。甚有朝執經而夕叛去者。此又爲人師者之過。非盡年少諸生之罪也。吾輩爲守待計。思所以正人心。易風俗。杜漸防微。自師弟稱謂始。雖以必敬必信（回挽此處敬信二字）勗諸生。而其間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尤不可不加謹。偶感黃生事。爲訟言至此。知兄不以弟爲謬。風便鄙弟書倂告維斗仲馭。使知爲人師者。雖稱謂亦有道。

諸生或聞弟言而少知警也。幸甚。

沈耕巖曰。後生不遵少儀。盜名倍師甚衆。其失由于敎導不先耳。故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芭山歸重自治。良有見。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四終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五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沐　余楷　較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某別足下數年欲就正者不一非晤語不能盡每同次尾輩生極論國家事深慨欺蔽成習　冦交訌草野隱痛哭流涕罕得見　天子條一切利害措諸行計惟砥行讀書明道辨惑使異端不雜進人心士習（盡所當爲者此此）一軌于正少裨風教萬一耳次尾曰勗哉諸子非爾

公一人任弟因念足下生長名德後講求忠孝同人（入語衍餘）推誦非一日其于儒釋人神之辨宜知之甚晰守之（漸說入受病之處）甚固孜孜闢正學爲諸士倡不意有不盡然者甲戌弟寓吳門見蔡雲怡先生（名懋德姓陳避後蔡姓嘗督學江右）先生語弟曰徐九一（名汧號勿齋）楊維斗皆讓泰準提科名由（數語足以解惑）此致弟正對曰準提果有求必獲九一既入史館維（謹言微中）斗何獨屢困春官先生笑而退是時弟心竊以爲非思與足下面詳不可得今年夏從貴門人徐康錫訊足下動定康錫言足下近頗惑于神怪弟初未之信（號厚菴）也已而吉士來金陵相見弟謂吉士宜盡言規正（固友規友）吉士曰維斗以喪女悲悼有是舉非不盡言言之而維斗不聽耳弟迺竊嘆足下今日之惑視嚮者信準提無以異何其弗思甚也自孔孟以來邪不勝正久矣（平情之論）不必斥佛亦不必佞佛不必慢神亦不必昵神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弟（見朝神鬼教宜然）持此自治治人三十年不稍稍變若夫靈訓鬼論靜論天宮如欒大寇謙之少翁龔玄宜（玄宜始安人永明中自稱神人與王即惑衆爲姦利謙之魏嵩山道士脩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崔浩信而悅之）諸人及

本朝顧珏顧倫附體降神之術皆巫覡等耳儒者惡得而信從之弟私謂聖門敬遠之旨承學稔聞諸紬佛老書具在姑無遠引請以近事足鑒戒者言之本朝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地藏洞有異人不火食守仁歷嵩險訪之與論最上乘後再至其人已它徙）始嘗出入二氏久迺自悟獨宗法孔孟然後事功學術卓然可觀吾鄉黃（名　建昌人　字）文（名　九江人　字）皆不識佛理今岸潰裂尤甚弟竊痛之最陋者如余（號　先是山東逆賊聚徒黨作亂大成堅持撫局閉門誦經中外切齒）誤國殃民罪不容貫比居留都刹舍講法

放生誑誘四方害道傷化至是而極弟謂不屏諸四
夷不可足下將以　為是邪為非邪金陵諸生有
名應天人喜談利利梵天諸法及古相涅槃之說者儒言而佛行
察其心不能忘勢利又廣市古玩器奔走權貴往往
與賈販雜處夫儒而釋不可言也釋而賈尤不可言
也　兄弟兄名應天人弟名年少負才然皆
喜幻術大率如俗所稱紫姑妄言禍福究亦罕驗若
是者皆聖賢名教所棄足下又將以　等為
是邪為非邪繇　諸人觀之吾輩之不當佞佛昵

神皆不辯自明學者舍孔孟而從異端其為智愚邪
正必不能自掩必不可不自悔悟此弟所以守正而
靡它耳弟願維斗毅然以　諸人為戒以王文成
為法勿復為異端所惑則守先待後裨益風教甚大
不然邪說日熾人心日壞甲倡乙和長此安窮非獨
虜冠內訌之可憂而已倘卒疑弟言為迂試質次尾
吉士眉生當不殊此意惣祭幸甚
予聞吉士語深嘆維斗為神怪所蔽退為是書屬
吉士致維斗吉士曰此古忠告之義非獨規益楊
子且俾後儒不惑于神怪予度次尾意與吉士同
因書一通質之自記
麻孟璇曰　為　俗所謂在家出家者讀
書應制與四方士晉接有時名顧獨佞佛遇髡緇
投地膜拜退居弟子刻茹素斷葷終年寓食刹舍
每以因果誅眾飯僧冶像寫經放生無虛晷然皆
醵錢為之轉相誑耀滋蔓熾然識者嗤其愚弗顧
也生平與　友善　二
公先　戊進士頗為　汲援　上北

雍皆　為治裝返金陵仍寓食
眾沸傳此佞佛果報也既第會　上召
對痛哭于廷言時事　先帝為動容特授
　又自陳不煩公帑招　勦賊改號
卒無尺寸效其空言欺世多此類　殉
國陷京再陷閩　里居晏如不早自引決嗟乎
蒙　兩朝恩眷無涓涘報塞如此回視痛哭之舉
大相剌謬一旦甘心　而不恥豈非名教罪人
哉愚恐後世疑　以佞佛食報被　朝廷知遇

皆惑志于佛而又不深察 之爲人謂鯁端亮弗竟厥用甚悖春秋誅心之義讀芭山是書因次本末使後知戒焉宛上麻三衡書

與友人論交書

恭白交道至今日必慎擇乃無獘然未可以廣狹論僕出游二十年與天下士論交未嘗遽交天下士（三字衮神然）獨僕自知耳逆廖吾子惠書以汎交規僕僕弗荅私謂（逐句帶折奇甚）吾子知僕莫如僕自知然猶冀子卒知僕也今吾子語揭萬年（名重熙臨川人號潜銘）王靜復云博交不慎常以此規爾公不意萬年坐此病僕見而嘆曰信斯言也終不知僕論交之道也（一句生下文數十折）嗟乎今天下經明行修可宗親者幾人一見而決其兄事師事者幾人夫士之可宗親者不多見非孳孳求諸四方之廣儕輩之衆必不能得之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又非可一見決必與之同起居共譚議進考族里友黨之異同退察設心制行之誠僞苟足爲僕友也終身親之宗之不足爲僕友遠之而已（擇交之法盡此）蓋必如是而後不爲匪人所誤譬求金于沙斂而後揚揚之雖精方其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皆不錄耳（心期二字特如此）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言不求不可以得友也（傳誥未及）僕十年中皇皇者求之云爾非博交不慎也信如吾子之說吾輩離羣索居讀書厲

行以待天下之我交耳僕則謂吾輩果離羣索居士所聞見不集思廣益（所見者大）雖厲行必不可及物雖讀書必不可聞道（深審規刺）吾子岸然一隅不與天下士晉接試問吾子以天下士之賢否得失子知之乎天下士之有媮名而乏善行無令聞而有隱德者子知之乎（此古文之妥帖處）子皆未之知也則何以辨邪正損益取其正而益我棄其邪而損我者乎則又何以相觀而善能自得師乎昔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夫不如己不友而不善者可師

不與之遊能遊知其不如己乎能善不善皆師乎慎所以從之改之雖不善不足爲吾累況所與遊未必皆不善乎僕交遊半天下然皆孔子所謂人耳與千萬人遊猶三人行耳擇從改由僕耳吾子徒見僕所與遊之人以爲皆僕友非獨窺僕淺亦覰友濫也辛亥秋僕與吾子客留都晤卓左車（名發之其子人月皆有時名然無行父子相賊士類非之）吾子方與僕往見巳而僕見羅玄目言左（毅然）車生平知左車非吾友絕之入南雍有黄生者名家（此史傳筆法）子持傾蓋錄求僕列姓氏僕目攝生曰古所謂傾蓋

不如是笑而退鹽官陳則梁頗知僕語駕部張泠石（名昂之）曰袁州張爾公臨川揭萬年毋交臂失是時僕與萬年同旅舍泠石亟枉顧（先施）萬年偕僕往見泠石司閽誤失禮于僕僕毅然不見泠石去（見泠石疎略處）又南大司馬呂公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屬銓曹徐虞老邀僕者再友人某惓惓爲僕介僕辭不往范質公景文方孩未震孺諸同人皆從之遊二公屢欲與僕相見方直之周子鎾諸人又爲僕言二公意甚至僕偕吳次尾通姓名于質公負公見招僕辭孩未則終不往見又僕一日過

揚機部適孫曾山李源常孫克咸陳臥子在坐曾山諸人舊與僕遊好獨臥子始謀面僕見臥子枵腹久方豪嗷輙不與語別去目中如未嘗見臥子也（芑山不苟交游如此）黄石齋（名道周）出獄僑白門僕過周仲馭聞都人士謁石齋者屨戸滿恥之次尾語僕曰石齋去仲馭數武盍往晤僕笑曰我知石齋不必見石齋卒不投刺（辭甚）諸如此（此轉愈深愈曲）類僕果博交不慎乎抑過慎近苛乎且吾子亦未深思僕求友之益也僕向者因陳士業而見吳次尾因（此段序次錯落）周仲馭而見沈眉生因沈眉生而見萬道吉沈治先

因錢吉士而見楊維斗。衞神清。因次尾而見劉伯宗。因伯宗而見金天樞。天駟。因夏彝仲而見周勒卣。王默公。徐闇公。因楊維節而見黃孺子。楊汝開。因揭萬年而見湯季雲。羅繡仲。瀨上則有吳見末。陳百史。浙江則有聞子將。嚴子岸。黃大冲。宜興則有陳定生。麻城則有梅惠連。婺源則有余大徵。中台。金壇則有周仲馭兄弟。之數十人者。言行學問。偏全醇疵。僕各有去取短長。未嘗槩置諸兄事之列。以僕十年游處。更僕不能盡。而私心稱我友者。如是而止。吾子尚謂僕汎交乎。非汎交乎。況吾輩學術。惟更事熟。閱人多。明經權。晰時勢。然後能有爲于天下。故僕與天下士論交。憚擇之不精。未見其爲博也。使僕守吾子之說。則亦將離羣索居。獨咿唔耳。以養安習簡則善矣。求其閱人多而更事熟。明經權而晰時勢。則未之能也。此僕所以與吾子異也。吾子見僕後先往來儔儕之人。如此其衆。誤謂僕博交不慎。然則陽貨王驩。下至晨門荷蕢景丑淳于尹士之徒。孔孟皆當痛絕不與見。不痛絕而與之見。則孔孟亦可謂不慎矣。僕之與天

下士周旋。皆往來報施之常耳。槩與之絕。猶彼以拱揖來。我以箕踞應。彼以笑語來。我以謾罵應。有是理哉。若近代交道之薄。如昔人市喻。及絕交之論。僕聞之至熟。然終不忍以此輕量天下士。使僕得志而出。方思盡天下善士友之。好是正直。靖共爾位。僕之幸也。不幸而終身窮困。天下士知我者鮮。則僕杜門山居。尚友古人。雖里閈與僕生平游處密邇者。求一識僕面不可得。然後知僕立意較然。嚮者皇皇求友。皆求適于用。其去交游聲聞之士蓋遠也。嗟乎。僕豈博交不慎者哉。揭萬年樂受盡言。未嘗不心折吾子之直諒。然後人論古人取友之道。終以吾子之論爲不眞。萬年詩僕曰。王靜者德業之本。謂靜亦靜。動亦靜。雖求友。不害其爲靜。豈必閉戸咿唔。不交一人而後爲靜哉。然則吾子謂不博交而後能靜。尤非通論也。僕非傅會萬年。以其言與僕論交之旨。互相發。併以告吾子。知吾子必喻此意。某再拜。

程子曰。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宗晦菴云。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無不通變的聖賢。亦

無閑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那箇事理會
不得。聖人雖是生知。然却事事理會過。學者三復
程朱此說。益信予論交處。皆理會學問處。閉門獨
坐。誤道甚大。非獨交誼不可廢也。自記

清如伯夷。後世猶以為隘。天下不皆可拒之人。而
必以離索自高。非固則妄。漢高過豐沛。問邑中賢
豪長者。留心世道人。自不寂寞。近日芑山大書壁
間曰。尚論古人。以待後學。嗟乎。芑山豈博交不慎
者哉。弟動識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弟旅游二十年。徧求天下士。學術適用者蓋寡。它聲
聞之徒。名過其實。尤無足取。足下生長卿大夫後。講
悉古今利害。不徒以論議高天下。去年足下從
大中丞入楚殺賊。指顧具方略。今春還里門。介胄見
吳次尾言勘撫得失甚至。次尾壯之。弟繇是益信足
下非儕輩比。次尾與弟鄉所推稱。不為阿。一時稱學
腐生。沾沾競詩歌。鶩交游。襲蹈程朱之訓詁。規摹歐
曾之文辭。侈談孫吳韓岳之韜鈐。矯飾陳竇李范之

風節。皆無補當世。安敢望足下萬一哉。然比來友人
述足下起居。則大有不滿于弟者。嗟乎。以弟素所信
嚮如足下。而舉動若是。豈盡傳者妄邪。豈足下所自
矢。與今所行刺謬甚邪。友人告弟曰。某沈湎聲色非
一日。鄉者皆空言耳。弟曰。某嘗有殺賊功。大中丞疏
其名于朝。當事不破格任人。僅獎厲止。意其竊自憤
睨天下無足為。不得已頹然自放。如昔人引聲色自
汚。非沈湎可同日語。或又曰。子抑知某太夫人日夜
憂其子狎聲色。廢寢食而長太息邪。古之人子不以

身行殆某雖負才一旦恣意聲伎坐令太夫人廢寢食長太息如此昆弟戚黨私告語痛悼如此其豈藐藐罔聞耶抑聞之而悍弗顧耶弟聞此不覺出涕（情至義盡）其它所言更有不敢盡述者（含蓄深婉）已而思足下挾非常之才聲色未足爲足下累已又思今天下多故不宜斂有用之財委于無用（又空一步此逝言之術）況士鮮學識才不逮足下妄以足下爲口實亡彊立不反之效而蹈流湎自恣之失皆足下誤之也又況士君子生平精明果銳之氣用之于狎邪必不能用之于方正耗之于歌舞燕笑必不能持之于險阻患難（此芑山語錄勿草草看過）苟溺聲伎而不知變豈惟當世二三大賢疑才士蕩佚不適用無復長養成就之意而才士時懲日深精力日憊卒亦無以自見（言及此使人深省）若是而自謂罷識過人所溺者小所成者大其孰信之或又曰英雄不屑細謹弟意眞英雄未有不原本聖賢心性學問者（理學當著此）藉令古聖賢皆出此則弟言誠迂要之弟所迂也（急轉）同社如（赤遠諸子規切愈至）吳次尾周勒卣文詞爲天下雄獨酒酣往往不自制弟深以爲憂不謂足下復淪胥至此極也聞足下語宛上𠙶無易（名三言宣城人）曰此不

宜令爾公知無易語弟曰某頗不欲聞之爾公緜斯[illegible]以觀足下未嘗自以此事果合於道而弟今日痛（婉折使人自悟）流涕之言雖甚迂贅足下未嘗槩斥之爲迂弟知足下必深思引咎不待弟諄諄而後悔過也（忠告善道在此數語）抑又聞諸同人高會新居以聲伎搆釁與陳某戟手交詈此尤失之甚者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弟嘗三復斯言諸同人日夜媟褻恣肆不自敬愼二三長者聞之必竊怪吾輩負才無學問威重不能進德修業它日不足勝天下任乎昔羣居又無古人規勸講磨之益（見此皆必不可已）異己者又將竊相慶幸謂吾輩植黨盜名卒至于敗則吾輩不免爲聖賢罪人矣

皆有罷識又皆弟心交思之不能嘿嘿願足下併告之弟此書不敢出示它友（使悔過有地）不鄙狂言惟財察幸甚

言無罪而聞足戒前後皆學問中切要語（自評）

沈耕巖曰不獨聲伎宜遠如溫公四十未有子夫人爲娶別室終不肯近程伊川從少稟薄一味寡慾至七十外力健如常劉元城四十絕慾念從不

動由此觀之士雖生平無二色尚兢兢節損如此奈何縱恣聲伎間沈湎而不反邪讀芑山書使我憮然

夏彝仲曰郭景純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爲導淫之助也識者非之朱子云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蓋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耳今士嘗言壽夭有命非聲色能損何必遠而去之猶庸醫謂病者數不應夭投以鴆毒而亦無傷也悲夫

諸葛武侯世所稱英雄者其娶妻不棄醜陋扶翼漢鼎武侯力居多陳後主躭溺聲色至國亡投井猶與妃嬪同束而上由此觀之聲伎之宜遠宜近後世必有知者是書非特爲友人惜身名直爲進德脩業下針砭耳○語云忠告善道是書足當此語後世諍臣宜取爲法　弟勳識

復沈肴生書

天下事至今日可痛哭者非一吾輩得失宜置度外榜發諸同人獲雋殊可喜然弟觀于詳慎厰忽皆不脫勢利陋習它不具論周　盜名二十年家故不貧始登賢書急出笥中義署經魁全稿與某坊示既取六十金又誘鷹耀褱重刻且云南儀部李某爲國戚素與友善須一示足以杜翻版獲厚值坊人信而從之又坊賈唐翼甫吾鄉倔彊人也闖前以細故詬及恐喝之曰此必不能默默者禍至求解噬臍

無及事非風聞弟偕佘太微中台親見　與何吾御手書　雖欲文過不可得嗟乎蘇張之術陰陽譎秘爲名敎蠹不謂　出此夫訹人以利與迫人以害皆自私耳充其類異日殺人媚人安所不至兄謂此等心術能出圖吾君徃哉國難乎生平工文詞有聲聞者頊猥險詖若是況下此者乎弟既悲不足爲吾黨重又竊嘆士習時事之日益壞也兄以爲何如萬道吉名應隆涇縣人近與弟游處甚暱弟察其中亡它信有如兄所推稱者雖同儕喜可者少吾輩求

心無媿。豈必事事諧俗哉。王抑之（名圖揚 宣城人）爲仲馭門人。仲馭手書抵弟。稱抑之不置。有美必揚。弟謹識之。至（名應）華過其質。公車後不無滿假。其尊人又不能以儉靜戢（天人 不二年辛其父亡落然不自振 芑山言果驗）將來必有可慮。若夫區區物議。不足累　亦不須爲　孺求雪也。冗次附復不盡。已卯十月朔日、

余大微曰。此芑山己卯秋寓姑山沈耕巖者。予親見芑山手書。是時　方爲海內推稱。芑山逆知其必敗。迨甲申三月。同人竊嘆有先見云。

再復沈眉生書

去冬抵家。見二親髮白。深嘆十數年爲祿養所誤。奔走四方。菽水闕如。因念一門孝友如眉生治先。或出或處。動準古人。皆吾輩師也。今天下事事蠱壞。頃友自長安還。弟細探（讓生應陷）朝廷舉動類古蕭衍孚煬所爲。諸大臣相率拱默。莫敢廷諍。尚可謂國有人哉。襄陽既陷。（定論）閣部死不塞責（閣部楊嗣昌 武陵人）。兄先是兩疏。指畫利害進退。今已驗矣。以兄痛哭之言。抵牾不見信。一旦潰裂至此。益信天下事必不可爲耳。袁臨侯拮据鄖襄。漸見條緒。因襄變五月內被參。落傳緹綺且至。法令滋章是非（此爲亂本）亦可憂。豈獨　冠哉。弟歷攷四方諸人。負才罷盜聲聞者非乏。大抵文過其實。久之未有不敗露者。處不成處。出必不成出。既敗。吾黨不能不分過。防微杜漸。賴有兄在。弟僻居袁山。媿力未遠。願深思弟言。弟歸晤士業。問茂先（名時華 南昌人 保舉赴銓以疾卒于維揚客舍 有澈園集行世）家事。雖嗣祀有人。然徒存嗣茂先之名。仍與生毋晨夕。此尤可嘆。鄉賢將擇吉爲茂先入主。姜燕老士業兄力爲多。其澈園集上鄭謙止一啓。

名勳述進人壬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兼學行太史黃石齋不察極稱其賢識者非之推稱過

情不合清議弟屬士業删去矣附問

黃大冲曰武陵以奪情奉 勅勦賊卒用姦敗無

死有稱其鞠躬盡瘁頡頏武侯者嗟乎此豈一代

定論哉

與友人論制義書

僕聞吾子自言制義造極世罕與比私怪吾子先是（先生下良許多正論）未刻賢書每歲科試得失交戰懼制義未必售今既售皦自矜極詣僕竊謂不然夫自吾子而上道德則有孔孟績業則有周召文章則有韓歐吾子將謂士工制義不必復問道德績業乎抑將謂制義如吾子足駕韓歐而儕孔孟乎（留心學問人當發深省）使不足以駕韓歐儕孔孟則吾子制義雖工雖舉世共推直孔孟韓歐緒餘耳詡詡自矜可乎（只就他制義未嘗之先語語規制）憶吾子逕者嘗以制義質僕僕私有可否吾子不以僕爲妄今吾子驕語同社曰不師我制義必不得科第尤迂誕可笑 國朝開科以來閱三百年兩闈元魁指不勝屈豈皆如吾子制義而後取之乎不如吾子制義不售則 一榜何以前吾子中式者四人後吾子中式者不啻數十人乎又何以已卯以後學問文章去吾子甚遠齒又少于吾子吾子素等夷視之復翕然麟經魁江國乎庚辰南宮成進士者三百餘人非必盡師法吾子制義而吾子自矜制義無敵不得與諸進士齒吾子謂制義足恃乎

不足恃乎。又主司命題同。文之雄深瑰偉亦同。或前見錄而後獲擯。前之郡縣小試。抑置之後。督學使歲科試士仍錄。郡縣見擯之牘進。學使者輒拔居高等。又鄉會兩闈義司房深圈極讚。自謂皆珠玉。及典文官按劒究厖礫耳。同一制義也。妍媸信詘不在文而在衡文者之好憎喜怒。吾子謂制義有定乎無定乎

夫制義之爲制義。僕既知之矣。自少迄壯。經營二十年。大抵多讀書。厚養氣。變化古文。發明經傳而止。邇來學識黯淺之人。或摹擬先正。或勦掇子史。瀾翻轂轉以爲曲。牛鬼蛇神以爲幻。往往叛棄經傳。割裂古文。無復昔人讀書養氣之法。兩闈往往得氣去。既傳

國變以後制義安在可爲痛涕

一官。覷制義猶敝帚。吾子又將謂制義必傳乎。不必傳乎。僕則以制義工拙我也。科名得失命也。吾黨學

制義不適用昔賢屢言之

術經濟。適用爲要。不必區區制義較勝負幸而以制義顯。位高祿厚。光榮備矣。使沒世無稱。與草木同盡。

恩盧子發上王僕射書云及未第下再試皆黜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盧蕃有感而言

何益。不幸而制義擯黜。門地單寒。無公卿大夫爲之拔獎汲援。終布衣老。然植身抗行。與古上下。諸論著倍蓰制義。尤足傳此。殆聖人之徒也。安得復以科名驕之。大小輕重。皆較然易見。僕雖規益吾子。非專爲吾子言。試出僕書以告同人。昔賢云去矜字甚難。凡可矜者皆不必矜。況制義乎哉。願吾子進求焉可也。

宋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文格失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愚按 本朝制義弊蓋有甚于宋者。根無歐陽永叔爲之挽回。而士子又競夸奇怪。或無首無尾。或似策似論。自以爲莫可及。此非獨文章之憂。治具將自此廢。讀其論制義書。而不瞿然省者。非夫也。自記

吳次尾曰。前此由制義進者。功皐寘勿論。獨詳考甲申 國變以來被 先帝恩榮若而輩。皆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而又皆平昔工爲制義與予皆有交游。予亦嘗推稱之。不謂空言流毒一至于此。毎覽芑山諸書。既嘆其蚤見。尤竊恨予嚮所推稱一二人。使予並受不知人之過也。

洸治先曰。尺牘耳。天人理數之說具在。流俗以爲一藝可嘆。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弟閱樓山集見兄復周　書曰來示近于死生二字已有省悟箕讀書觀人但遇不恤死者即不深求（看者其實不當以言取人）私謂天下惟死者難耳彼死事易成事難者此聖賢（此觀亦偏）責備之言而亦庸衆掩飾之言也　理道塞胸忽發此論知所得必深箕異日直將取券而合之矣（次尾失言）弟謂次尾論死生似也惜未知　之爲空言耳儒者省躬克已求存順沒寧不必深論死生（惟存順歿寧此理自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告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士苟致力于此由顏曾而進于（孟子亦云生之道盡則死之道不學而自通）孔子無難不此之務徒勸釋氏唾餘以爲我能悟死生非也（數句道破）　學識黯陋雖遠近喜可弟不敢苟同（不同者它出之二人）乙丑詒　長書微寓規諷　不自循省手書抵弟（此學人大病）但曰爾公非吾友乃吾師也究竟不繹不改而已癸酉迄今則見其諂阿縉紳稱晚學稱門生者比比嗟乎此豈卓然自立者哉及闖　悟死生之說弟略示　生平行事質大宰姜先生（名曰廣新建人）曰士未有皇皇趨利避害而能明死生者　大言欺世多此類姜先生曰然弟益逆知　必不能有爲也聞以告予友袁臨侯臨侯謂弟吹索大苛弟自此杜口不及　然私念仲馭當世賢者既爲　之兄又平（語爲仲馭宗）昔知弟不淺因作書告仲馭使之私相鐫切又詳語沈眉生使丁寧仲馭日夕涕泣告戒以救其後仲馭（委曲成就友朋如此）眉生皆謂弟忠告非今人所及弟度仲馭必不能默默如　不悟何次尾就仲馭眉生取弟舊札觀之（此語可質鬼神）益信弟之先見稱別于同人而次尾後先書序極稱謂　同志進退皆有據者未免爲　欺也

樓山集中如二周合刻序（坊人合梓勒白時文行世）與　往復諸書宜悉刪去毋滋識者口實嗟乎　不足怪（又致交友之意）吾輩忠辛大節講求不可不豫大節既明處死生自（理學在此）無疑矣方今人物渺然士空言欺世設復有如（又防閒將來情文俱害）之言死生者願含旃勿聽則讀書觀人之際豈有毫髮差謬哉抑弟終不能無惑者古今死非難處死爲難兄槩謂不恤死即不深求則仲由之于孔悝苟息（此段又駁正次尾書中語）之于奚齊卓子皆是也孔子何以無取乎死而無悔（益見不恤死未必皆合道）者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明乎徒死者之非施

所耳。然則兄之說。不能無弊。當以弟論爲正。晤雜詩伯宗。儕以是質之。崇禎庚辰仲春月日

臨侯始疑予吹索。及其既敗。心折予。此見語其猶氏曰。人不易知。芑山言若券。異哉。甲申秋仲子見予章江。爲予言如此。自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吳　朗
余　楷　較

與戚南塘論禁令書

某自新書與七書相發明覃思方略去今韜鈐家遠甚然某反覆觀之其間尚有悖理害事不可爲訓者如禁令篇所謂軍中無一句虛言凡出口就是軍令（獨不思一字浮云苟一小差爲害甚大乎）就說差了寫差到底決不改還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可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汝等豈不知此某所竊疑而不敢信（誤看了一見南塘差處）者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號令猶樞機安危存亡繫（正知爲將關係重大號令自不可差）焉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諺曰駟幸數跌不如審（此爲後人未發）發肯言慎也某竊謂將無還令謂其言必不差軍中但奉令唯謹非謂說差不改還也主將差而欲軍中從之必至于敗事猶庸醫差而欲病者從之必至于（切於）殺人公將謂雖差不敗乎如出口就是軍令何不愼（不可無此救正）發於未出口之先而徒任差于既出口之後乎設是將軍中詰公曰敢不奉令願無差所說既差軍中寧

貿奉行喪師辱國罪將誰歸公復何辭以折軍衆乎爲公計但當云我說必不敢差必不改還如此便立（三論）言無弊自說差不改之言出軍中必棄疑公不無差說必漸懷趨避詐不諱且惑公能以誅殺責其必從令乎公自謂平生讀孫吳諸書蓋有深悟者獨誤解將無還令其失遂至于令雖嚴而不可守法雖必（再喚出此語法）而不足畏某願公權衡理勢深思其失當知軍令必不容差而益信某論未爲過也毋視爲瑣幸甚

偶覽戚南塘禁令篇因擬是書助所未及然南塘往矣言之何益莫後世專閫者知軍中號令不可差耳　自記

吳次尾曰近世讀新書未有能辨其得失者晰別毫釐指切利害賴芭山一人惜戚少保當日不聞此語

與呂大司馬論絕隘書

明公用兵謂不絕賊隘不可以恒勝嘗諭所部曰我 太祖閱泰州與化海安通州高郵地圖見觚子角為與化要地寇兵所自出命徐達以兵絕隘遂取與化其更有進于是者古今行師或塞饋道或絕汲道皆兵家奇計然欲絕賊隘宜豫防賊伏賊伏而我不察必反受阱為禍滋大昔周條侯伐吳吳方置伏殺澠阨陿閒使條侯不用趙涉言直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師雖壯安能擊吳哉雖然此漢事不足道請驗

諸近者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既降餘眾驚潰者皆竄匿聞大將軍濮英旋師以降眾俱行設伏於塗英後至伏發見執死之又正統間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四千勦閩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候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伏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殺都指揮併其從兵官軍大潰繇是推之凡絕隘者必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使伏無所施然後可不則未有不罹賊阱者也某嘗嘆 太祖命徐達取與化但知絕隘不慮防伏諸臣既不能指切利害佐 廟算不逮達當日亦僅如 旨進兵無復長慮幸賊易制耳萬一變起斯須如進者濮英二都指揮事策將焉出某願深究用兵得失毋徒以絕隘為必勝惟明公圖之

指因初請大臣見不及此

唐朱泚之叛李晟將收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城外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又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設伏于大原倉之隘邀擊斬之叛兵不知隘有伏故死者眾觀此則絕隘先防伏之策非過計可知矣 自評

與鄉紳袁景源論幫解書

烈頓首昨偕同社錢駿伯何叔子造謁語及六款私槩蒙諭公呈從地方起見諸鄉紳見上臺自當爲縣父母地爲五學諸生地私度老先生力持公論必有裨地方必不爲宵人搖惑頃過令姪孫瞻老（名一鼇號瞻嵘）晤老先生暨潘亦老方仰冀老先生始終培植士民（誤字有斟酌）不謂誤信譖言投揭院道誣烈加派卽老先生也詰所自則曰某某有揭皆指烈加派夫某某揭果至公盍昌言告府縣告合郡鄉紳士民而獨私惑老先生

何與老先生果實心愛民盍廣咨鄉紳士民果否加派何名烈果否加派何事而獨據一二萋菲之言（立言有法）率爾投揭院道（如此纍動何異兒戲）又何與烈辯寃揭布告通郡加派不加派愚者能辯無庸烈置喙獨烈遣伻持辯揭五至老先生門司閽五不見納（此最害事）其間不可解者有六敢爲老先生直陳之前月縣奉府駁會同鄉紳耆民詣城隍祠酌議老先生杜門不出烈聞諸鄉紳耆民磨平幫解之說蓋皆樂鳳虞潘亦式黃癸之所共悉非烈臆議明甚烈是時方杜絕鄉紳舉貢生員借戶優免令（此弊最害民）貧民不代勢豪幫解令戶書不朘愚民膏血視舍弟自熈呈毫無剌謬而老先生則誣烈爲鄉紳開竇徑不可解者一方淸覈歷年幫解杜新舊戶書侵欺而老先生則誣烈爲衙役飽谿壑不可解者二方磨平鄉紳舉貢生員强有力每十年輪值熖糧每石應派之幫解不得槩從蠲免不專取盈小民而老先生則誣烈削盡小民皮毛不可解者三劣生范覲文程前遠循良一呈謂馬戶初不報充北布自甘津貼火耗未有絲毫地方原無積弊竊借鄉紳欺罔上臺三尺（此正劣矜縉縣處）

童子皆知非烈罪烈初未出呈而老先生則誣烈勦以鄉紳冠首不可解者四烈生平硜硜公祖父母非（介待如此）折節下交不徃見宜春章父母（名志伶浙江人）四年于玆烈未嘗投刺一識面（此言可質神明）果何媚可獻而老先生則誣烈獻媚有司不可解者五磨平幫解分佐馬戶酒亭皆紳衿公議烈未嘗首議加派未嘗私出揭帖而老先生（數語字心迹瞭然）則誣烈揭帖在鄉官潘亦式家不可解者六此六不（又一句總）可解者小民良心未死合郡公論尚存必不能寃烈（每寓辯于不辯語甚和平）烈不辯自明竊嘆老先生齒爵兼隆方斷決大可否

天是非。慰合郡士民望。今既不能申明前任司李吳公祖原禁痛華幇解。又不能酌補馬戸酒亭。又不能請命上臺嚴絶馬戸酒亭之飛報。獨誤聽一時狥私因顛前段誤字廢公之言。以莫須有三字。冤烈至此。雖今日出一揭。明日出一揭。空存愛民之意。而坐受殺士之名。豈不甚可惜哉。爲老先生計。宜平情觀理。内反寸心。外質輿論。若何爲禁幇解。若何爲議加派。此亟清幇解何見。彼姑留幇解何心。是非明則利害著。利害著則公論定。不則訛言孔將。公論倒置。自老先生始荼毒地方莫此爲甚。烈所以仰天椎心而潸焉涕也。除辯冤揭外。謹輯公祖父母鄉紳耆民往復酌議手書。冒陳仍寓局望左右。度老先生必始終培植士民。爲地方造福。非獨烈心迹。得以自明也。惟財察幸甚。

鴻臚公鄉之賢者。自致政以來。杜門却掃。不妄干郡縣。性簡靜。憤俗豪侈。躬先節約。爲紳士倡。僮僕奉公繩束唯謹。郡邑翕然稱之。癸酉公官留都。予上南雍。公聞四方賢士大夫折節。予往往加等。見待獨至六款不見信。何哉。然予由是益嘆公之賢也。癸未冬。公挈家避亂會城。甲申還家。卒。予自信州歸里門。率同人哭公甚哀。徧告豫章諸先達。曰公事親孝。涖官廉。睦族惠。所稱没而可俎豆于鄉者也。此言袁仲子及臨侯皆聞之。它日予見公地下。公當信予論事論人。瑜瑕不揜。緇衣之誠。豈可公有間哉。丙戌十月日。自記

與合郡鄉紳論六欵書

某頓首諸老先生執事前月五學諸生公呈除寃餉遞餉火耗北布諸欵外深痛酒亭馬戶飛報殃民徃往流滞父老告諸生曰本縣頻年幇解戶書侵欺約玖百餘兩盡分其餘以給酒亭原呈輙有此議此固書生之見耳但聞諸生具呈院道後即將原呈投鄉紳袁景老景老覧至分佐酒亭數語欣然許可蓋原呈意在甦民欲裁分舊日幇解嚴禁戶書侵欺非昔額外加派也分戶房久侵之幇解以給馬戶酒亭見

一肥一瘠就中衷益令戶書侵欺無實非割彼補此編成定額也即如公議所云與其徒填谿壑莫若暫移甦困原係輸幇徃例並非新派苦民曰徃例非烈創立幇解可知曰暫移非烈編定成額可知且縣奉府駁章父母請同鄉紳潘亦老袁瞻老黄葵老公請城隍祠僉議磨平分派非烈一人臆見初議可知察通縣民米陸萬捌千貳百石分拾年輪差每年鄉隅合有陸千捌百石內將壹千石鄉紳舉貢生員優免實餘伍千捌百石鄉隅每石照舊派幇雜差銀壹錢

貳分共銀捌百壹拾陸兩起解錢糧除兩學倉米膳錢門斗各官柴馬南北布價南糧脚價各役工食等項俱不用解費外通計實解京司約壹萬玖千有奇全書原編管解錢糧路費陸拾陸兩柒錢捌分零全公議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存補平銀貳百肆拾陸兩又值櫃收銀除全書原編油燭紙筆墨銀叁拾陸兩今公議又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再措銀陸拾肆兩凡此皆照舊派幇非重加勒索先是派幇無定例戶房取盈鄉民壹錢伍分甚至貳錢柒捌分諸市猾聚實

強有力及鄉紳子姪青衿與戶書親知者或倖輸陸柒分或槩從蠲免弱肉强食民膏殆盡潘亦老謂磨（益見磨平是公論）平畢竟可行真仁言利溥至總計舊派全書共肆百壹拾貳兩柒錢捌分仍付經管支解戶書幇費稍分其餘以佐馬戶酒亭烈依會議錄載一單聽上臺裁擇可否未嘗勒成定額一郡事非一家事烈何必執持成見以抗府縣府縣不謂烈加派小民亦知烈非加派獨一二恣騁浮說力排正論從身家恩怨起見者一則曰幇解之名就條呈諸公名之前此未有過

意幫解經前任吳公祖申詳撫按裁革非一朝夕則前此實有幫解謂條呈新立名色非也一則曰今日剳補誠當前此支銷何歸官吏未免並尤愚意此等支飾但苟且避上臺稽察曲爲官吏護過無涓滴下及小民謂條呈獨好事滋擾又非也一則曰留幫解一項俟後有賢父母公祖痛行裁革愚意不移補他項又不竟行除革欲姑留此以懸待賢父母公祖議裁則頻年戶書私侵數百金之幫解置之何地非爲戶書樹干城卽爲借免留狡窟名雖卹民實則長姦

謂那移爲加派害民又非也一則曰確派壹錢貳分立爲定額聞之院道則收入編額議爲移借或助軍興或抵別項終不得絲毫之用愚意一幫解耳奉明文裁革而仍歸私侵則是歷來之成例竟同額編非今日確派作俑聽紳士冒免而取足小民則是戶書之督催什倍院道豈條呈重累感鄰抵別項而助軍興固逆慮弊孔之百出委泥沙而飽姦橐亦應憐民脂之徒耗今議者但指移借之爲害而不知侵欺之害尤大但知定派之不利豪强而不思磨平之有裨

百姓然則謂一經條呈卽成編額一成編額卽是加派又非也如昨袁景老揭云各項公費俱有編派與百姓無涉揭誠是矣但爲今之計能申明吳公祖原禁盡革幫解則通縣糧戶均徼德惠啣結無涯又察明除條鞭外全書復派銀壹千貳百兩從何支銷照數剔出以足各差則不必議幫酒亭不必議幫馬戶亦不必議幫戶房解差美意良法自可絕酒亭馬戶之飛報自可杜此□小民鬻兒賣女破家喪身之慘又何必徒誣烈以加派之名也胞弟自熙原呈亟甦

民困故欲止馬戶酒亭之株累亟清衙蠹故欲禁戶書頻年之侵漁豈有弟以釐弊開端兄以獻媚結局者哉此中是非曲直不辯自明所可嘆者始焉以書生條利弊何異從井救人既焉以劣黨駁公呈竟爾操戈入室終焉以爵齒兼隆之鄉紳據一二萋菲貝錦之言坐烈以萬不可寬之斧鑕人情傾險已極合郡涇渭不分冤士類者小而誤百姓者甚大伏冀諸老先生俯察愚衷共伸公論毋終落井而下之右也士林幸甚地方幸甚某再拜崇禎十年五月日

復司李丁壑巖公祖書

仲夏舍弟手書來白門誦老公祖新政其欽嘆不已因念袁凋瘵已極弊難枚舉飛報馬戶酒亭爲甚崇禎十年舍弟自熙曾以六款條呈上臺情不減鄭監門獨二三胥小左袒胥吏格不行賴前任陳宣洲公祖（名宗禧建寧州人袁州司李）力請上臺嚴加申飭邑稍有起色未幾弊蹟繼民號呼如故其獨痛之所慮者地方興革諸生例不得關說雖直指徐松濤公祖嚮令姑孰時知某非一日然不敢舉前此利弊告之者恐異類幾攸百出誣直爲尚許公爲私小民未受絲髮之利諸生先羅丘山之禍非善爲地方計事甚非諸生自爲計也況袁民籍老公祖漸次噓植當徐觀厥成又不必汲汲控之直指者其曾貽書舍弟痛戒嚮者條呈諸生勿復以六款瀆直指聽直指不詢及其則已或咨訪袁郡人文不遺管蒯恐老公祖逕某此日苦心亦以見某生平自愛多此類至衙蠹市猾漁食小民徐公祖廉得其狀必重繩以法當無俟其瑣聒也家叔舍弟性謹重恥阿流俗聞讒口鑠金善類惴惴其不勝嗚咽尤冀老公祖析別涇渭使諸生有恃無恐則今日再造袁士民者轉盼擢居臺諫揆席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皆綽有餘裕功豈獨一郡一邑哉惟知己不覺言之激切恕察幸甚

壑巖公祖甫下車即詢苣山先生時苣山滯白門予與仲兄往謁相見如平生尤加意釐剔每詢予地方利弊予曰六款本末具在因貽書白門道其意苣山急止之嗟乎此豈懼禍避謗怨置民瘼哉淪胥以敗智者不爲予于是益嘆苣山之識明慮遠也雖然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命也夫　弟勳識

復廖太尊論修府志書

某啓。辱老公祖書幣儼臨。屬重修郡乘。乘下詢舊志得失。某深媿固陋。獨念袁兵燹之餘。（先是左兵以援勦至賊退兵猶據去袁士民死者衆獨鄉紳逃城幸免）獲邀再造。老公祖復恭稽掌故。爲闔郡興發地。此舉似輕實重。似緩實急。諸鄉老謂緩且輕。宜省事惜費者非也。按府志初修于正德甲戌。分宜嚴相國序。重修于嘉靖丙午。太守季公德甫跋。皆不免疵漏。萬曆丁巳黃公鳴喬（號友寰福建莆田人）來守袁。庚申延請諸鄉紳。取舊志增修之。三閱月竣事。網羅弗廣。衡量未精。諸田賦秩官人物藝文。補葺釐定。不能無謬誤。是時某因諸生方笈書走四方。蒭議不及攷。比歸志已成。卒讀難置駁義。無益。然公論在人心。未可謂鄉紳特筆。一字不易也。蓋志與史雖殊。不準史法與春秋合。必不可示懲勸。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凡大美惡必書。其諱親尊不直書者。（知定哀間多微辭側）因它事微文以見信且著。故可傳不闕。傳疑也。苟有褒無刺。如嚴相國嵩所云書美則惡者戒。書得則失者彰。（二語見府志序）貢諛獻媚。徒見得與美耳。後安所考而

知其也。失其也。惡其惡與失宜戒。茲今考庚申志所當刪釐增續者非一。它不論。論其關懲勸者。据其生平。聞見信且著。如郡守程公汝繼。（直隸婺源人進士由南刑部郎中萬曆四十年任闕傳）簡恬嗜學。輯周易宗旨。課士有法。守正不撓。民賴以安。事闕不載。此郡守有美而未彰者也。繼程公則有汪公得時。（婺源人舉人由戶部郎中萬曆四十年任）不諳吏治。性貪婪。左右舞法作姦。爲郡大蠹。（民多訟獄無辜危禍諸扞網者卒賂左右免有鍾閣老鄧尚書之謠鍾鄧皆府猾吏也）志獨無貶辭。此郡守有失而不刺者也。宜令廉明勤慎。莫如黃公洽中。（湖廣長沙人進士萬曆十七年任視民如子一錢不受郡守沈某敬憚之闕傳）善政不勝書。民至今稱之。錢公文薦。（浙江慈谿人進士萬曆四十一年任時郡守汪某縱猾虐下公陰爲遏抑不稱貸簿書少閒著詩文自娛刻羅霄等集行世志止載水旱飢饉注意調停民得蘇息闕傳）恤民造士。恥阿上官。視黃公洽中。皆不媿父母者。專又闕不載。此縣令有美而未彰者也。劉公汝芳。（直隸宣城人舉人萬曆三十六年任）性迂疎。煬竈蔽明。民苦謫訴。釀害爲甚。（志稱渾厚宜民）王公家賓。（湖廣漢陽人舉人天啓元年任）負吏材。令行禁止。姦盜屏息。獨黠悍難近。陵折士類。士避諱之。（家賓恚甚擧疏諸生名白督學使祇華時郡守黃公鳴喬愛士力尼之遂解擧捐俸建文峰得不補失辭志者因見臣又忌北鬱[illegible]）

縣云除費課士治民有聲例宜瑜瑕不揜。志略無貶辭。此縣令有失而不刺者也。之數事者。關是非匪細。故敢發憤爲老公祖言之。至于舊略而今宜詳者。如先師廟啓聖祠木主位式不載。又止載先師祭器祭物。啓聖祠闕焉。去年某過信州與安縣。從邑博取與安志覩之。見其臚列啓聖公祭器祭品甚悉。又敘歷代尊崇先師之禮。禮儀切要者。按蘭谿志附載。又詳錄　御製敬一箴。又考定木主位式高濶尺寸有差。因嘆袁志不逮與志遠甚。異時有司失考。何以告虔。何以妥侑。此

祀典之不可略者也。袁州府宜萍兩縣學田。皆本學收租公用。分宜學田在八廟前。就江武源者。租銀獨歲徵解道若。此皆嚴嵩時處謂修葺聖廟。貸賑貧生。費不訾。宜酌議申請。貯學。如府庠宜萍兩學例。又萬載學田。僅列田畝糧數。不明載解道不解道。異時何所攷據。亦當申詳如分宜例。此學田之不可略者也。兵衛防守。銅鼓石軍十名。捕嶺界軍十名。黎源哨軍二名。其謂承平無事。舊制如此。近寇盜蠭發。軍士大少。衣糧不足。豈可責以守禦。宜酌量增設。因時損益。不爲例。又兵餉悍卒約束。害劇于寇。宜擇官塡壓。使無後患。此兵衛之不可略者也。其錢糧軍戍。例當與革事經　題奏舊志不載。宜次第補入者。自派徵照畝不照糧。收銀用吏書不用里甲。及禁革拆封加耗。舊志詳載外。如天啓元年內。延按直隸監察御史田　題請原放忠臣齊泰黃子澄戚屬。聽入民籍。充差袁州。保結黃子澄遺戍子孫。現存本衛蒙恩豁免。則有楊黃皮張滕成汪彥眞楊士祟。案卷昭然。又崇禎十年內。院道據六款公呈。批允冤餉照糧公派。遼餉則差併徵等項。

皆　朝廷所以厚下安宅。上臺所以宣德達情。公私均便。遵行無弊。府志所當續補者也。其舊志文詞部倍。宜删潤者。如藝文志張璧尚書大學士忠弼堂記。張潮尚書嚴大學士瓊翰流輝記。夸稱一時恩眷。無復古諷勸之義。許瓚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鈐麓書院記。侈言山川臺閣亭渊諸勝。不能發明書院大義。使後學知所觀感。此皆阿探心之論附權相語語蕪穢。而不足存者也。其孽員姓名。與鄉宦後先雷同者。分宜鄉宦黃希憲原名金貴號叉泉乙丑進士現任督河前鹽院總撫虞松案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速

賄學孽黃希憲爲表裏犯法干義等語道批有黃希憲良心盡死依擬加責等語孽員名在案卷理不宜削鄉宦不詳攷府志誤同前名異日府志列鄉宦黃希憲是同縣同姓有兩希憲也此在老公祖當貽書黃又老詳言本末使速　題改者也它若字畫魯魚耳目眩瞀如宜春袁山分淦府城東北五里峰巒秀拔巒訛巒分水嶺分淦府城東六十餘里與嚴[illegible]寨相近皆防扼峒冦之所扼訛托盧洲分淦植喬木以助風水木訛林澄清井分淦在縣治前文會坊西

壬西明井十步文訛丈蚪塘分淦舊傳有蚪龍蟄其中故名故訛古分宜仙臺山分淦昔有牧羊者登山遇兩仙對弈兩訛雨桃源洞分淦田傍有池四時泓澄有龍夭矯其上矯訛嬌府治譙樓分淦宋嘉定閒郡守滕强恕建滕訛勝萬載新建兵營分淦萬曆五年建議題准監立大寨一所准訛隹宜春高士書院分淦萬曆癸巳年提學錢楷建楷訛價又如北部之（如此類者甚多）訛北部譙樓之訛樵樓祝幣之訛祝獎湫隘之訛湫隘沙塞之訛陟塞俛首之訛免首刀鑊之訛力鑊[illegible]

珣之訛陳珣高琬之訛高碗朱允恭之訛允春此皆舊本訛誤不可不訂正者也又況助流教化砥厲風尚莫表章節孝隱逸爲最非徵顯闡幽不可今志或書名或紀事皆略不詳又有至性樸學不妄願知文采不著脩志者不加咨訪坐視湮沒雖里處姓氏不傳此尤大謬極戾不可質後世者也又其嘗取今志合正德嘉靖舊本觀之今志去取是非較舊志尤多牴牾不可謂信且著老公祖必欲續脩當參考舊志不當專以今志爲據如某務論可采得卒業續脩庶

幾美惡彰而勸懲明雖不敢妄附春秋大義要之傳信傳著不合公論者鮮矣雖然國家有史館有記注文儒侍從燁然稱太史氏皆苟時日竊祿利一代實錄且多疏謬況郡志乎哉然則管見雖足助風教稱前人未逮不知者方駭且怪某求不負明問故娓娓言之續脩非某一人任可否惟老公祖台裁某再拜

崇禎甲申仲春予自信州還里廖昆湖公祖擬續脩郡志請予屬草諸鄉老逡巡弗果予時亟返信州志卒不脩兩京既陷本冠　館閣史籍蕩然

盡焉用郡志爲雖然文獻不足仲尼致嘆庾續纂次後死者之責豈可以衰亂忽哉丙戌年仲冬月日自記

辯廖昆湖公祖脩志書

其㫖增續郡志盛事也惟留心掌故者能之蓋師帥職在宜化考古不精求宜民實難因脩志而詳興革識興革而議補救費半功倍非紛更可同日語其雖黯陋欲準史法推之于志助前人未及所係論舊志得失不安續脩志成必有可觀不意鍾昭老言續脩不能無偏怨獨逡巡弗果昭老復老公祖手書但云舊志版闕宜補就中鑒訂含親張爾公可獨任無俟於不文者其意蓋不欲釐定增續耳鄙見謂訂補舊版與續脩異既不釐往益今一老儒訂閱有餘惡用某屬筆哉老公祖苟毅然續脩無少瞻顧使某一手爲之當悉感卒事不則如昭老言可也雖然昔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盡利害最悉極言刑禍無足避今續脩郡志視史紀傳何若雖直書咎止謗耳無刑禍加其身昭老獨逡巡如此繼今者又如昭老則是郡志無續脩日也今天下宦冗不任事事敗不任罪觀望推諉積漸成風士大夫專事從德怨起見非稜郇唯諾一脩志且然況事有大于脩志者哉某不

幸爲諸生。值國多難。無由纂次史事以自見。幸而賢公祖以脩志見屬。得推見史法。爲一郡一邑之助。又爲浮議沮格不克就。惜哉。然願老公祖出其論舊志得失書。質諸鄉老。亦見章野公論。執持有人。不因世嫌而遽没也。黄改寰公祖重脩志十册奉上。皆私有乙注。老公祖垂察。幸甚。旦晚買舟返信州。厚儀將璧。容摳謝不宣。甲申仲夏月日。

說到因與革而議補救。見脩志不容緩。後有作者。須識此意。無徒訂訛補缺而已。弟勳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潞
余　楷　較

與吳次尾書

選較小伎弟素不屑年來不自發固因言招謗仰煩提撕感與慚併昨見千子詒張比部書力陳五不可鄙竊怪其淺陋今試取事理與次尾商之次尾轉告千子使之自悟彼此兩忘一以息浮議一以全交道甚善千子云詢之衆人皆云增補定待爾公飾其說

曰今文辯其爲翻刻不待言弟謂衆訛傳失實使偽坊賈翻刻版成必爲千子追去既追版豈惟失利且滋累翻刻何益書目以示四方譬令出無反今既榜曰文辯書出而爲增補定待疑賈人見聞實甚何以馳走都邑且拙選之出遠至燕趙閩楚粵蜀近則自下武林金閶千子與徐氏耳而目之果翻刻千子當
（事理洞然自見）
緝某坊于書出之時不宜苛求弟于今日也況弟尢不屑翻刻定待邪千子云徐氏用工五載費本三千今爾公摘其最行世必奪徐氏利某坊鉅本萬金自有本業爾公不宜令其損人肥己弟謂坊賈獲利失利天也令徐氏應獲利雖復有刪定待必不售若云貧生購定待難購刪定待易遂損徐氏千子何不力奪造化令貧生皆富皆樂購定待邪何不思定待書出各坊向來諸選皆滯不行皆失利邪以爲損人肥己則凡翻刻皆損人皆肥己安在刻定待與刻文辯異邪千子云捘羅二十年今所選者三分之一海內重定待因其廣所未見在爾公學問淹博豈無前史國典詩數文圍足見生平僅從八股閒因人

成事豈爾公所以自待弟謂定待諸文半得之馬巽甫藏本非盡千子自撰千子特捘羅耳豈得侈言廣海內未見禁各坊翻選邪千子自矜淹博謂宜論定前史詩文成一家言何獨艱難勤劬于二十年中房選不已繼以摘謬壘恕不已繼以定待邪若拙選所存一二類定待者爲因人成事則定待出入文體文在原始諸書因某某藏本而成獨非因人成事邪千子云先輩諸作得自某子孫成弘正嘉文稍殘時句稍殘篇者頗加刪潤在爾公旣未詳覈其中辯諸必

有短長錯誤爲爾公累弟謂選家據題論文不離經傳者近是使弟選足補千子未逮天下當信之千子當共信之雖千子不信後世猶將信之千子不能禁弟不刻也如果紆鑿舛繆天下必有起而辯文辯者千子俟弟選既出明告弟是非可否因弟所不明與衆共明之又不必禁弟不刻也豈刻一文辯重爲弟累邪千子云爾公所增之文必係定待未選者決不在先輩而在時流時流惟社稿近刻其未經見若數科房稿其所經目而未選與越社文名噪一時而其未選者皆有批駁藏家若爾公以此形弟短弟更敍（千子禁選之意見於此）夙藏以告海內弟謂若果無短攻者雖衆何害何疚若果有短人雖不攻必有捫心自慙者千子但宜自量短長退求寡過豈得禁天下不攻吾短邪一爾公不攻千子豈無有繼爾公攻千子者邪今天下時文充棟雖好醜不齊在千子必有未經目者豈定待數千篇足盡時選邪又豈天壤間一艾千子出焚燒百家箝束萬口歷千百年皆服膺定待邪千子云以同鄉之人爲無益之諍意必中吳諸兄憎弟抵爾公以豫章攻豫章過不自弟始恐同鄉自有公論弟謂士苟佩服古訓與物無忤遠近方慕悅弗暇誰得而憎之今千子不度己所以招憎與人所以憎己之故反躬自責徒皇皇懼人憎己而又疑弟爲中吳指使此其說尤非弟居白門五年不輕投刺先是周介生國（見此輩無學識）表一選四方奔命恐後弟賤名拙作未嘗借齒牙其（此艾山過人處）間乙丑弟途次作長書投金沙語甚切直冀介生覃精古業勿丹黃時文時尚未識介生也去秋以閩事聚首金陵因與受先簡臣我容諸子謀而辛未弟入

都門士業貽書介弟見張天如吳駿公不數語而別要之弟于中吳諸子雖有合有不合非如流俗以羔雁相先以文章聲望相攀附豈弟役爲中吳指使邪中吳久不與千子較豈更借爾公快宿怨邪弟始刻文辯維斗吉士伯宗皆未聞知豈弟密檄中吳吹索定待邪古今理道有是非文章有得失義不能不舉如唐柳子厚之于韓退之宋陸象山陳同父之于朱晦菴往復辯難不遺餘力据千子所著時藝古文可驗者不少千子能爲退之晦菴弟不失爲子厚象山

同父豈翻駁定待。爲入室操戈耶。弟心非千子堅僻

略見文辯駁義中。不瑣瑣與較。俟書出。翻刻不翻刻

自見。幸語千子。姑平心靜氣。權衡事理。毋徒恣騁筆

舌。以向日詆訶大力臥子者。轉詆訶弟。則老兄所企

于千子者甚大。不獨爲弟解紛也。千子物身涉世。背

道滋甚。擬作書規千子。附古直諒忠告之義。俟更與

兄詳之。選事告竣。諸同人佳文。不能盡授剞氏。兄自

能亮弟。不多及。某白

辭嚴義正。如陳琳討曹。駱賓王誅武檄。非理直氣

壯不能。弟熙識

復吳次尾書

弟丹黃碌碌。掩關攝山。久不聞兄動定。昨讀艾選附

錄語。語鄙倍。弟示及門曰。千子好罵人。惜不善罵。狂

氣久之。既而見蘇武子　不深究千子本末。妄

誚東鄉持論甚正。恐斯言一倡。害道匪細。是弟因辯

招謗。欲公白是非。彼反殽亂是非也。擬專刻辯艾書。

正告海內。蓋孟軻所謂不得已者。豈弟讀書數十年。

不平心觀理。講求止謗之義。悻悻與千子角勝負哉。

頃承兄慰誨。伯宗手書亦適至。弟實媿甚。兄既貽書

責千子。弟辯艾書可以不出。但弟謂千子喜同惡異。

每一選。就高自譽道。懼識者攻其後。往往自護如衛（近士通病）

者。弟初不翻刻定待。千子必疑弟翻刻定待。弟初不

深駁定待。千子必譏弟不能駁定待。觀其詒張比部（名子龍又字臥子）

（名溥號慎）（新臨川人）書。支離誕漫。欲以先是待陳人中

子者待弟。因取定待詳訂而細摘之。是時弟不免爲

氣所使。或謂弟先揞擊千子。不知實千子磯激弟。此

中始末。非兄與眉生熟悉之。弟何以自白于天下哉。

猶記兄當日向千子縷述弟生平。千子豈不審弟非

喪心者。獨恨弟批抹其少作耳。弟謂文章是非。議論得失。雖弟子不能阿其師。況儕輩乎。千子師事湯義仍（名顯祖臨川人）定待中軒輕。義仍文未嘗無乙注。況千子四家摘謬攻章大力（名世純臨川人）甚酷。文辯雖駁。定待不至如攻大力之甚。卽所駁不必盡合。宜是非兩存。俟識者論定。使千子言皆不謬。皆不容批駁。弟雖欲苛求不可得。否則往復詰難。非益千子。必益弟。又使弟所言皆謬。無一言幾于道。然後千子明告天下曰。文辯惑後學如此。爾公肆筆舌如此。天下係是益誦法

千子而非笑弟。弟係是退而博觀古今。以求所未逮。況文辯未必皆謬。天下未必皆誦法定待。千子安得縣慢鄙倍至是。今千子方自喜善毀人。弟以爲千子實自毀。王藩室爲弟言遠近有識之士覽千子倒言（向存公論）撥書于地。駭且嘆曰。爾公居金陵五年。不干謁。四方餽遺皆不受。此其人視千子何如哉。未幾諸同社以書寓弟者。日數十至。皆比千子于夷　蝮蝎。不欲弟與較。諸書具在。兄試一覽之。必不以弟爲妄。然弟不能不爲千子惜。惜千子論說[illegible]名務進而率[illegible]

不聞道敗。爲後世笑。弟是時因自循省。竊引千子（李何法大[illegible]）自戒。辯艾略亦弟以理折之。李何之論。敬佩韋弦。當不至詆訶嫚駡。與市兒里嫗等也。陸象山云。與溺利欲之人言易。與溺意見之人言難。荀卿言有爭心者。不可與辯。千子負二溺之病。挾必爭之心。其不足與辯是非明甚。弟安敢復與之較哉。千子衆選摘存。矜勝護前。聽千子自刻之。天下日多事。文士瘵功實。角議論。皆名教罪人。弟卒業二三拙選。將杜口息機。退求其有益身心者。出與處。圖所自盡。詩曰。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弟之謂也。願兄始終敎之。時輩于千子皆愛忘其醜。弟復武子書頗詳盡。武子宜少悉。冀兄以弟立言大意明告　諸人。（合始終只是辨明是非）庶使是非不殺亂于它日也。諸面佈不一。

[illegible]未若曰。或謂芑山辯艾與諸同人書。皆有爭心。[illegible]例不載。果爾則柳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歐陽脩與高司諫書。蘇明允辯姦論。皆當廢而弗錄。豈不甚惑哉。讀芑山諸書。學術是非。人品邪正。自治治人之道。備見其中。未可徒以言論求之也。

與同社論艾選書

某頓首拙選文辯三閱月辛事諸同志不以爲非凡評駁定待皆存其至是者分別其是非半者摘其似是而非者俟後世論定不謂千子房選附錄博辯飾非語語鄙倍至此極也友人覽至喪盡良心駭且恨僕笑曰此千子故態惡足怪千子生平自恃區區議論文章耳擬刻辯艾書正告天下時司成方書田考功徐虞求二先生引古義相戒因毀辯艾書勿出（虛心受善樂見乎此）雖然心術邪正學問醇疵必不可無辯（此辯艾不可已也）去秋千子過白門疑僕翻刻定待屬次尾肴生覓僕選本次尾告千子曰文辯非翻定待版直駁千子評耳是時千子面赤背汗若惟恐形其短者亟詒書比部張愼軒陳五不可尼僕勿出文辯僕竊嘆千子闇且陋今據千子所列三大罪如曲庇交游濫收社文房稿僕不能無濫至文辯例言但不欲天下泥註未嘗率天下叛註千子則妄誣僕悖朱註但不欲天下似先輩未嘗率天下毀先輩千子則妄誣僕譏先輩千子定待中有（公論）與註相發明者亦有補註未及者有力崇先輩者有指摘先輩者謂文辯悖朱註譏先輩則凡定待補註未及與指摘先正皆可謂悖註皆可謂譏先輩矣是推之千子極詆文辯皆遁詞耳千子云八科房選無媿佛書等語屬陳大士吳仲升筆爾公妄指相譏僕謂千子歷試草天傭子集僕私有駁正豈皆大士仲升代作豈得復謂僕妄指相譏邪千子云某選雖侵叛道實有指名（全沙）爲海內共知爾公何獨網漏僕謂立言至難自六經外周秦漢唐宋明諸家後人不無可否今評文雖詳未有萬不失一者年來如某選蕪穢世皆知其謬其人亦未嘗以救天下自任無俟僕深辯千子則不然每一選出不以爲功在往聖則以爲開示來學不曰時選中拄後惠文則曰草莽中禮科禮部果爾必無一句一字之疵而後可使有一句一字之疵則是大言欺世當以失職竊位律之豈得妄謂僕苛求定待網漏時選邪千子云某選存兆璫兆　兆賊之文罪與媚璫臣　同科僕謂此尤非定論今天下釀亂胎禍上自宰執臺垣下逮各省直撫按郡縣有司皆當爲

罪如謂茶茶選兆瑠兆　兆賊之文即兆瑠兆　兆
賊則千子不選兆瑠兆　兆賊之文宜且久滅瑠滅
滅賊矣合千子諸選不能滅賊滅　滅瑠則謂茶
選能兆賊兆　兆瑠非也責其選學問鄙陋其不能
選罪必謂茶罪與瑜瑠臣　同科終不可質天下萬
世千子豈得謂僕曲護其選所辯何事所讀何書邪
千子云定待一書稍加增汰後有作者不能出我範
圍僕謂此言尤非王陽明語及門曰聖人教人譬醫
用藥時時加減要在去病拘執一方鮮不殺人此可
謂千古格言如千子所云則是拘執一方不復加減
矣陸子之於周程議論開闢時有異者既不能盡同
而朱子居恒尊信程氏不得於心未嘗强相附會千
子豈得謂定待書成率天下皆强相傳會無復異同
邪千子云評文一事從發明聖經起見從不誤後學
起見任勞任謗當爲海內文人所諒僕謂千子果從
先聖後學起見須克己下人原本經傳何必詆罵當
世宋諸儒設心制行足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
皆信之聖如孔氏當時尚有非笑詆訾之者所不與

衆非訾七十子而已七十子之從孔氏心悅誠服不
（此論前說未及）
關孔氏詆罵諸子督其從己也千子雖聖未必庶幾
孔氏果任勞任謗果制行足以信人豈得曉曉禁天
下士無訾笑邪又豈得督責天下士皆同舌讚誦邪
千子云近日選手濤張安立門戶今後不復專選惟
以摘衆選爲事使後學有所折衷僕謂千子生長萬
曆間緜洪永以至嘉隆其中名手大家如王文恪唐
應德諸人文爲世師豈盡誦讀艾選而後能爲名手
（如國初靑田義烏諸公又不必以制義自見）
爲大家邪後千子而生者豪傑崛興不可謂無人聖
賢經傳未墜各肆力攻討德業文章當更出千子右
又豈盡服膺艾選而後能以德業文章自著見邪古
今著作家或幸而傳或不幸湮滅不傳千子又安能
以既朽之筆之舌與後世賢者角勝負較短長邪爲
千子計但當平心靜氣付諸公論徒詈人何益計四
家摘謬嬉笑怒罵無所不至文辯雖駁定待不至如
（說至此心平氣和矣）
四家摘謬詆訶之甚僕近刻甲戌文辯衡酌衆選義
（今人所難）
無苟同其駮次尾維斗吉士昹駁定待尤倍次尾諒
僕鯁直未嘗反唇相責千子獨憤氣厲辭極詆僂面

後快藉僕與千子等見復深文刻論以詆千子其不爲後世姍笑者幾希數年以來觀千子言語擧動往往不合道其他隱過傳聞異詞者終不忍以訐傷厚道終當以古人直諒之義爲千子言之千子云願爾公潛心二十年博讀古今書觀先輩用心處毋徒虛恢好名僕則願千子杜門二十年置古今書勿讀先輩用心處勿深論日夜深思潔慮遠鼓色漸貨利倂講求有用實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勿復堅僻執拘爲聖賢名教所棄僕生平硜硜鄉里知不知皆能詳僕本末年來二親齒日邁家仲季皆知砥行讀書今天下多事士所當爲有遠且大於選詩者後此千子所刻衆選摘存雖攻僕不已僕槩置勿道天下不乏深思好學之士虛心觀理折衷至當聞千子鄙倍之言陰用自戒而又借僕爲前車三復白圭勿多言賈戾則吾黨幸甚世道幸甚巷伯之卒章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僕與千子之書具在同社當有公論此中是非關學術甚大幸三思毋忽某再拜

吳次尾曰雖告千子而芑山學問心術皆灼然可見學者三復是書得其深旨措諸行事則修己治人之道無憾矣

遍覽是書足窺芑山心術文辭婉厚又其餘事○昔人謂孟子負英氣便露圭角此文深婉涵泓絶去光耀眞比德于玉　弟勳識

與陳士業書

客冬歸自白門舟次南浦亟造謁吾兄兼晤茂先左
之闕吾兄入山謝客卽解纜去徒增永嘆弟居金陵
數年困憊甚昔古守口之戒横罹弩羽爲流俗笑此
中曲直次尾肴生知之今次尾有書達左右弟不復
爲兄道也竊嘆者文辯偶駁定待皆是非益見未嘗
力攻千子千子房選出則深文峭法必詆弟而後快
聞吾兄過臨汝力爲弟解紛羅文止吳仲升湯季雲
諸人復規切千子千子卒不悟弟度千子不相忘者

疑弟爲中吳指使以豫章攻豫章耳嗟乎弟何人而
〇二〇語〇流〇而〇正〇
爲中吳指使乎中吳何人而能指使弟乎弟今日駁
定待謂之以豫章攻豫章鄉曰千子揄大力大士不
願以臨汝攻臨汝乎今天下文章議論皆推稱千子
旦視千子茂如也中吳如楊維斗徐君和錢吉士衛
子清非有疇昔之好皆不介而孚數年來周旋者數
人已耳以弟奉教士業非一日獨不往見千子以中
〇見〇俗〇士〇好〇名〇之〇陋〇
吳壇坫相望走十五國如鶩弟所周旋僅數人則弟
之硜硜何如也夫弟生平不阿友人而謂弟聚聽指

使以相攻此情理所必無姜燕及蔡雲怡二先生皆
知弟亡它皆謂千子不足較今千子必堅持其說嘵
嘵擊金沙擊婁東弟甚爲千子不取也千子讀書數
十年日與海內較短長其于物身涉世之道若槩未
有聞者弟往歲見四家摘謬曾致書吾兄冀以忠告
規千子語頗深至近覩千子堅僻悍傲視遂尤倍不
啻千子果自謂合道乎抑自知不合道不能變化氣
質乎令千子一旦見用不自摧抑天下事非筆舌可
爭卒致敗壞雖悔何及据弟後先見聞私所不滿者

已詳作一書寄東鄉使自善其後不敢出示同人特
密呈台覽知千子自待待弟如此論文不能無疵謬
〇知不虛受何
如此度吾兄終有以益之併知弟文辯雖駁定待安
肯昔人因事納諷之義非與千子角議論勝負也羅
文止見弟白門言千子頗自悔冀弟度外置之弟于
千子既相忘無言近復見千子移書闔門屬書賈池
白水梓衆選摘存終不釋然于受先爾公抑何不廣
至是然此不足累弟適千子自累吾兄與聞否弟少
芑〇山〇讀〇書〇不〇岡〇古〇人〇處〇
讀宋史至洛蜀本末不禁流涕竊嘆蘇軾輩不學貽

國家害甚大今弟與千子皆不能無過年來親老家貧四方多故擬偕家仲季息影山南爲藏拙地所不敢負鞭策惟力行讀書自砥礪耳幸吾兄始終敎之徐虞求方書田二公毎相見念士業不置殿子岸名波人杭州感急難高義屢屬弟致謝聞事迫矣何時發夕抵金陵弟進止尚未決相見之期當在夏杪羽便恵敎幸甚

與艾千子書

千子足下僕刻文辯千子疑翻刻定待屬次尾省生覓僕逸本時僕居山中連枉尊刺僕未之知也既而次尾趣僕與千子謀面僕方喜見千子比部張愼軒出千子手書示僕廼覽五不可類權術語非古友朋（所見者遠）直諒之誼僕笑而置之作書報次尾曰士文行兼至（此中大有權術甚山不附會古人况來術乎）其願師事若千子者豈必謀面哉緜是不復與千子相見比僕文辯成其中評語不無異同私以千子輕世傲物摘二三瑕疵令千子知生平論著不合道者

什且八九或翻然悔未可知不謂反罪僕至此極也千子自以議論文章高天下僕意士不聞道雖班揚沈宋終爲名敎罪人世皆謂千子無王安石之才而同其執拗挾少正卯之心而加以㥞毒僕謂此皆苛論耳據僕後先見聞千子畔名敎者恭易吏僕數試略爲千子言之或告僕曰千子築居峻城府好李晏戸外木栅一戸內雲版一豪奴茂五從而牙角之遠方欵門外不傳栅內不擊版則客使弗敢入僕謂千子一舉人耳驕悍不通物情如此假令進而爲宰執

爲侍從。其拒人千里外。不更倍蓰今日邪。尚能折節
士大夫。廣進忠益邪。或告僕曰。千子美宮室妻妾。咸
服飾車騎。出入趾高氣揚。睨里中士蔑當意。每晨起
盥洗六十餘人。僕謂盥洗六十餘人。車騎服飾宮室
妻妾。費不訾。今千子安貧著書。安所得六十餘人盥
洗。宮室車騎。如此其美備邪。豈盡天降地出邪。或告
僕曰。千子辛未客金陵淶坊。較閱房書。一月買兩妾。
主人置酒高會。甫就坐。怒優人不屈膝。狂肆嫚罵。僕
謂千子既任選政。宜平心靜氣。不苟丹黃。奈何與坊

賈相市。日敞其貲。爲子女讌歌地邪。嬉笑怒罵。如此
其侈肆罔忌。尚可自謂從先聖後學起見邪。或告僕
曰。選歲千子刻四家摘謬。南豐曾子一。深詆大士文。
大士恚甚。千子爲之解紛。至陳生元孚摘摘謬尤酷。
千子畏其形已。亟餌生毀其書。僕謂古人一字可師。
孟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陳生言苟合道。苟
足補千子不逮。當令布諸久遠。以明義理無窮學問
當日進。奈何啗以甘詞。怵以後患。既匿其書勿出。且
湮沒其姓氏邪。今陳生卽世。里中皆歎息不置。手[illegible]
獨晏然無憾于心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詆余用卿云。
俗言讀書五車。吾家藏書數萬。皆世儒所未聞見。一
日余氏一老生過千子。欵舉古疑義相質。千子不能
應。僕謂千子讀書萬卷。果如世南孝先。亦學者分內
事。據所刻天傭子集。聞洽歐曾唾餘。又多鄙倍與經
傳不合。豈千子生平讀書。皆時輩未經耳目。妄自謂
出世南孝先右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走謁江芙輿公。
公所部士。執贄見千子。千子箕踞不爲禮。一日命役
人肩空輿。傳名刺荅拜。士譁。逐千子去。僕謂宋儒學

問。去矜字甚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陽貨先孔子。孔子時其亡拜之。
千子安得驕矜自喜。不師法孔氏。至爲年少士斥逐
嘔罵邪。深心學問人。固浮薄如是邪。或告僕曰。千子
甲戌被放。憤詈主司。自梓其書義三首。徧布都市。僕
謂士不遇時。宜義命自安。詈主司何益。豈諸計偕被
黜。腐陋無足觀。千子獨奇文見詘邪。千子不第。必憤
詈主司。則當日　朝廷破格。賜顏茂猷進士。卒擯黜
艾南英。千子將悍焉與　朝廷抗邪。或告僕曰。千子

受吳氏隱術信而行之自幸可致長生僕謂坎離嗇
自及演揲祕密諸法儒者不道千子口誦孔孟程朱
之言思易天下獨貿貿崇尚異說與聖賢經傳剌謬
邪如是而可爲程朱孔孟之徒邪或告僕曰千子自
都門返金陵偕同鄉龔御史（名廷獻臨川人）勘合公然坐紗
輿左右持金獅豸扇呵呼道上聞者笑且怪僕謂借
勘合已違禁復借用豸扇豈千子時選中枉後惠文
儼然驄馬御史邪舉人而僭御史服物等而上之苟
自以爲時選中　朝廷不草莽黃屋臣妾天下士大

夫邪留都故　高皇帝龍興定鼎之地千子侈然無
復顧忌壞法亂紀莫此爲鉅尚自謂捃求掌故綜輯
昭代史傳欺天下後世邪尤可怪者千子自詡杜門
不謁府縣有司無一字干請本地公祖除治父母而
或又語僕云千子數以書抵虔撫潘昭度（名曾紘）嘗干
以私僕謂潘昭度獨非公祖邪千子某皆道義文章
往還邪觀人于所忽而或又語僕云書賈白斗垣請
千子選甲戌房書夜詣維揚（時千子客維揚）進百金爲壽僅
數金不能如俗所謂足色者千子必貽書斗垣易足

色而後快僕謂千子屑屑與斗垣較錙銖雖自謂不
謁公祖父母徒欺世耳豈能與楊震蔣詡石徂徠相
頡頏邪千子衆選摘存自言慮强力貴人罪及坊賈
不付坊梓梓置山齋充貧上書儀而或又語僕云千
子貽書金閶池白水言拙選存笥甚富摘存一書白
水不畏爾公受先嗔怪當速梓之僕謂衆選摘存僅
筆舌矛戟如劉伯宗所云爭毫末中毫末不足羽翼
傳注亟災木何爲且既云梓置山齋復餌池坊梓之（諱而丕）
豈千子誤以池坊即山齋邪抑千子生平語言反復

類如是邪千子自謂將卻謝時文獨留全力用之經
史理學勒成一家僕謂經史理學不在議論而在躬
行古人覃思經史博貫理學求有嗜利而道覩者而
或又語僕云千子近丁母憂馳書池坊言居喪多費
房選二十四金蚤擲愿望明春然謁錢受之先生（名謙益號牧齋庚戌進士有時名然）乞先慈墓誌當與白水相
歷僕謂程伊川悼兄喪亡苔楊法曾懲書云肝心摧
裂哀苦怨痛筋骸支離尤倦執筆今千子方居苦塊
觀其書辭無復惻怛意孔子曰喪與其易寧戚舅犯

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千子家不貧雖總總多費未必亟需此二十四金獨千里馳書池坊識反出霸國舅犯下千子將得爲孝子仁人邪將不得爲孝子仁人邪豈古所謂留心經史不在實行而在空言邪僕事親交友雖慙古處恥苟隨流俗以僕居恒矢心積慮如此所見聞于千子逆情乖理爲流輩鄙笑如此千子試清夜循省果終謂僕罪大邪終謂僕良心喪盡邪司馬遷曰死日是非乃定千子果無疚于心僕所聞見果謬當益自懋勉不必呶呶求白果

有愧于心人言果不謬僕所云果足規益千子尤須痛加改窮思所以善後聞之仕夫之言聖人擇焉千子雖聖無卒以規爲瑱僕是時方悔蹈國武子之失引新息侯自戒過此則杜口退矣千子覽僕來書必謂僕文辭未盡善然僕私欲千子深觀四書白文實求諸身心不必專就文辭較勝負工拙也願熟思寬僕罪戾幸甚崇禎甲戌仲冬月日

某生平樂善四方及門一言一動合道者未嘗不心師之年來訪某非一某寘不較獨東鄉無少假借豈好辯哉不得已耳與吳次尾陳士業諸書初擬盡焚去然詞義足資承學鑒戒因授諸梓併示兒輩知罪僕後世而已甲戌十月既望　自記

因東鄉自言深心四書白文故書中數舉白文規之以見東鄉之于四子徒習其訓躬行則蔑如也可嘆　弟熙識

男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隆
　　　余楷　較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某月日。生聞執事蒞南雝。釋奠禮畢。亟過大行袁臨侯。（辛未自侍御左官南行人）甫就坐。述黃又生（名金貴候考選居京師致書房師南大司成姜公金貴後題改希恩）京師來書。為生求撥歷。執事辭甚厲。謂臨侯曰。祖宗欽降監規。無躐次求撥理。（此姜大司成執持不苟處）張子干請又生書屬皆非也。臨侯復執事曰。張生咸同學友。

志行卓然。蓋自北雝改南。思就正有道。求撥非生志。又生特私為生言耳。執事尚疑而弗之信也。一日臨侯以告生。生大息久之曰。士詘于不知己。（見知己之難）張生復何顏見姜先生哉。躬耕著書。安往不可。矢焚筆硯。歸臨侯。挽生行轍。至出涕。然私念臨侯卒未能縷舉生本末白執事。執事卒未能知生。生不勝媿憤。敢冒昧為執事言之。生少壯讀書礪行。講求當時之務。乙卯迄今數見厄於場屋。困庠序十二年。不敢自暴棄。（自敘願而哉）己未閣執事生平。讀諸制義。願給灑埽。不果。辛未棄家游京師。會執事秉鐸南雝。生竊自慶幸。冀朝夕承提命。（接上叙舊叙情）同友人袁臨侯還金陵。是時黃又生與臨侯同籍相友善。緜順德入計。為其子撑師。欲留生同寓京邸。生曰。（回顧已未願給灑埽一段）張子將問業姜先生。又親老南雝則省覲便。淹京師非計。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先容左右也。（介住見於此）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格撥歷送部也。生鄉者方出　國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致姜師。臨侯橐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顧責生干請又生。不遵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

不知生。誤聽萋菲。極詆生無學行。執事將遽信之乎。（此段屈規深照）使夙有睚眦於生者。騰播蜚語。陷生以觸犯名教之罪。執事亦將不詧而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遠過先朝宋胡李蔡諸公（宋訥胡儼李時勉蔡清皆官祭酒徵尚規成不察生意）如執事。不能詧訪生何許人。又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是否。求撥何意。一旦責生至此。以硜硜自好恥干謁如生。不能見諒于執事至此。雖曉曉昔孳孳就正之誠。又不能不介以乎為又生書辭慨悟至此。嗟乎。豈執事之過哉。抑生（悲憤）遇之窮耳。雖然昔胡安定特拔程頤。處以學職。後世

稱之。本朝大學生如石大用張銘諸人。陳文定名敬宗字光世寧波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除司業歷祭酒官南雝二十餘年詳見雝志贈以序。易以詩。師弟子衎衎如也。又成化中饑民流集京師。監生鉠食者萬餘人。吏科曾奏准回籍。生竊以司教作人宜因時變通求不失　祖宗造就之意而止。豈盡墨守成規不易哉。生才行不逮程正叔。名節遠媿石大用。不敢謬邀安定文定知遇。若夫告假省親回籍聽選。洪武十八年令監生有父母年老無兄弟者許回原籍侍養二十六年令監生願回原籍讀書者聽詳見會典斟酌情理與干請實徑異。就令生果以親老懷歸。果託黃又生先容執事。原其心而哀其志。不重加督過。識者不以爲私。況生實無妄干擬歷之意。徒以又生影響數言。獨蒙譏責何哉。倘執事垂詧愚衷。詳詢臨侯。灼知又生來書之非生志也。使生獲就繩削。尋思古聖賢修已治人之道。圖所以自樹焉。見安定之門不復有如正叔者哉。惟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疑衡寓此。見監規亦有不可泥者。想見陳東歐陽徹臥乘可謂異時同揆。不復見大用事誠正叔寓　自待本意

仲夏月日。

申素園曰。今年予左官南雝。聞遑者大司成姜某及先生。少司成謝培元先生。皆國士。芑山。而芑山後先孳孳自勉。期不負二先生知遇者。雖造次顛沛。未嘗稍稍變。惜不蚤見用于世耳。觀芑山上姜大司成書。足見芑山生平。孰謂空言無補哉。

劉伯宗曰。不阿不激。類老蘇之于廬陵。若昌黎諸書。文有餘而志則絀矣。以視芑山何如。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客歲舟次章江，辱老公祖先施，衡較古今人文，皆不謀而同。惜是時解纜還里，未暇以四書大全就正耳。大全某悉處折衷，頗益經傳。世安謂　成祖欽定，不當復置論駁。即友人袁臨侯見某塗乙小註，懼因此招謗，貴祉毋戒某勿版行。獨老公祖毅然謂大全不可無辯，（此有得學術處）既徧告十三郡多士，使共明去取大義，又屢請徐按臺公祖特　題，頒行倡明正學。賴有是舉，功並在孟子下哉。承諭按臺移檄袁州，動支無礙官銀重鋟大全，此自按臺嘉惠至意。某私念袁州敝甚，加派日繁，（仁人心子而必民處如此）公帑告竭，催科督速，雞犬騷然，安所得官銀襄助剞劂乎。（因事而規）雖郡縣奉上臺指揮，百端挪括，勉圖竣役，某何忍刻書累地方乎。至按臺自捐贖鍰，宜功成不日。然監督失人，旁委胥吏，必不能無侵漁。又某方就試南闈，假手較訂，舛譌滋多，何以行遠，何以進御。又書係上臺發梓，版藏在官，目前未能廣布，異時不無脫毀。（迭虛）又況大全舊本，迂繆複重，枚舉難盡。大全辯僅析別小註是非，益以蒙引存疑諸說，未及詳加

刪定。先是四方及門奉部文合鍰于吳閶者，成書在即。某尚擬增刪行世，此時非獨不敢煩按臺助刻，併不須按臺助刻也。將來請　旨重定，頒行學較，老公祖實從守待起見。按臺自有同心，惟老公祖始終圖之。辯略六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附呈覽政。會函寄袁臨侯，久已轉致矣。

四書大全，蓁蕪三百年，獨吾師起而芟正之。然四方習制業之士，疑信者半。賴侯廣成先生視學江國，請直指徐松濤先生協慮表章，特　題奉　旨頒布，然後大全之是非明。邑山惟適卓菴諸先生之辯，益著四方學者之趣舍去從，益決則侯先生功為多。先是南雝大司成王光復廷垣、少司成吳默之大冲，見國子生後先鋟行大全辯，公揭遂延不敢具　題語人曰，侯江右徐直指入告，南雝合題未晚，迨直指疏達　御前，既奉　俞旨，而南雝卒空言寘之，予由是益嘆侯徐二先生倡明正學有裨名教，彼秉鐸廢厥職者何心哉。東曾門人戴共潔謹識

與儀部張受先書

某白事有悖理傷化不宜因仍而不知變貴部爲士風禮教所自始請爲執事詳言之僕觀近代士大夫有同時同官而姓名同者有今人而冒古人姓名者（姓字四項）有與古人同姓而曰繼某希某者甚有與奄宦盜賊叛逆同姓名者它無暇更僕數如兩陳際泰一字大士江西臨川人甲戌進士一字簇長廣東番禺人庚辰特用兩章光岳一號仲山臨川人癸丑進士一字茂闇浙江臨安人庚辰進士兩張瑋一號二無直隸武進人已未進士一字欽之四川人雲南景東府同知兩劉必達一字士徵湖廣景陵人翰林院編修一字上林陝西山陽人庚辰特用兩葉燦一字曾城安慶桐城人癸丑進士一字淡生廣東海豐人潁川典史兩王佐一號佐之浙江嘉善人辛未進士一字滄然雲南河陽人丙午舉人諸如此類所謂同時而姓名同者也僕竊謂既同時同姓一登仕版後起者宜急更原名不當與先達等知而不改失之襲不知而不改失之疎二者皆非也又如古有蕭何今蕭姓而名希何有張良今張姓而名繼良有楊震今楊姓而名繼震有管寧今管姓而名紹寧有葉顒今葉姓而名紹顒（此中盡有進士而爲顯官者）有黃憲今黃姓而名希憲有馮京韓愈今馮姓韓姓而名如京名如愈有趙普趙鼎今趙姓而名宗普名繼鼎（古有張敞而今亦有張同敞）有裴度李流今裴姓李姓而名希度希流有張載朱熹今張姓朱姓而名繼載名復熹（此等尤悖理）有王曾程顥今王姓程姓而名繩曾承曾名景顥　本朝先達有宋濂楊溥謝遷今宋姓楊姓謝姓而名景濂名嗣溥名繼遷（路史云下世乃有仰姓而諱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與）諸如此類所謂與古人同姓而曰希曰繼者也僕竊謂姓同則宗同諱名不諱姓可也曰嗣曰宗曰紹曰景曰繩曰希猶似續景行云耳然孫斥祖名不敬滋甚至于曰如曰復則與古頡頏名是實非尤不可爲法它如洪武中郭子章逆黨也從朱文正叛以不法誅（姓異名同亦不可不改）隆慶進士郭姓亦名子章張獻忠盜賊也盧州巢縣知縣耿姓亦名獻忠（陝西武功人恩貢）楊顯名奄宦也雲南蒙化府知府楊姓亦名顯名（貴州鎮遠籍）諸如此類所謂與奄宦盜賊叛逆同姓名者也僕竊謂士攻制義成進士不詳考往事雖名與叛逆同

皆莫之知耳若夫奄宦盜賊彰彰耳目間又列在縉紳與古昔載籍聞見不及者異獨甘與同名不思題改其不姍笑于端人正士者幾希或曰帝嚳之臣有窮之君皆曰羿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夏桀宋宣和中劉安世有小吏吳默本朝士大夫亦有吳默父名發周武王亦名發唐有李綱宋李忠定亦名綱豈獨今士大夫爲然哉不知此自古人之誤後世未可借爲口實妄謂今之同姓同名與奄宦逆賊同名皆不必改也僕意今天下悖理傷化之事不止此然此亦關繫心術學問不可不革正執事素秉禮今又

官禮曹倘不謬僕言具疏特 題下各省直督學舉先是因仍不變者正其謬且爲後戒裨士風禮教甚大又 朝廷典禮如郊廟籍田禁雩宜悉心講求補所未備又有習尚侈靡文辭矯僞如縉紳四六坊刻選評輿隸而僭服物子衿而頌德政皆今日當嚴禁革者惟執事圖之非僕所敢議也某再拜

昔蕭綽陸善經嘗著同姓名錄然無益褒刺羅泌撰同名氏辨深譏襲名者而于盜賊奄宦之同名則未之及也○按漢有兩龔遂皆爲郡太守兩琮房皆明易災異漢趙王曰如意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而建王又名之張敞王吉皆有八劉弘王褒皆有十一甚者吾王氏一譜有兩渾兩愷兩綏兩乂兩澄兩虔沖兩安期又非獨它姓慕用迹襲而已豈不誤哉自註

吳次尾曰就同名中推出得失利弊可謂人略我詳芭山留心世道多此類

此芭山欲後世顧名思義耳亂臣賊子名且不可同況實哉毋徒謂託諸空言也 弟勳識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承示積分　祖制賢者不避。兄愛弟誠至。然弟非薄積分。獨心有未安耳。前月孫魯山（名晉　桐城人）晤楊大司成。稱弟學行。積分宜拔冠多士。克咸私以此告弟。弟謝不往。適徐闇公（名孚遠　松江人）來雖。又爲弟言我輩久困場屋。得積分則進取有階。時未可失。屢趣弟共事。弟（因場屋而求積分。所見何不廣）皆婉卻之。蓋是時少司成爲吳駿公（名偉業　太倉州人　受業張天如）。憶辛未弟入都門。駿公同張天如方成進士。弟偕易又尹往見駿公。駿公齒少于弟。與之語。吶吶不出口。今歷官司業。儼然國子師。使弟俛首積分。不得不稱弟子于其門。此所以循省不安而姑否之耳。昨兄語弟云。少司成吳駿公招集齋頭。同社諸子在坐者數人。次尾友駿公。闇公則師駿公。弟謂駿公學問文章（一語微寓風刺）不必在闇公右。而闇公獨以一積分遇駿公。卑謹恭遜至此。昔人云。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今于闇公（事異情同）益信。夫古有師一字者。有附近人師願給灑埽者。有不必見其人而私淑者。弟豈不欲親師請益哉。然卒（又說出生平心事）不肯自欺欺人逐隊積分。安同資敬亦義所不可耳。（此亦今之尹和靖也）且兄不聞南雝積分之非古乎。大司成課試六館士。不盡繇　祖法。或徇請託。或采虛聲。甚者以賄進。然則積分雖進取之階。弟弗屑也。闇公樂就則聽之。弟且晚西歸。兄遇魯山。婉致鄙意。無謂弟硜硜幸甚。（見近日積分與祖法不同。始終只此意）

壬午春。予親見南大司成某。積分內賂。國子生羣起譁之。訴厲之言。徧布牆壁。大司成還賂不敢受。金陵王有初爲予言巔末最詳。姑闕其名氏。仍識于此。使後世知戒云。自記

沈耕巖曰。芭山無常師。所北面者不數人。它賢士大夫一言一行可法者。芭山未嘗不心儀之。然始終與之抗禮。不少阿。讀芭山此書益信。

復陳士業辟史公辟命書

蒙諭大中丞史公（名可法號道隣總督漕撫）辟弟意甚至弟曾恭伯宗左之自代老兄復言史公知弟久是行也非張子不可雖然弟㥧硜介公雖知弟弟不敢不自量公當世大賢士爭出公門下弟拜命勤懇顧數自引避何哉蓋公先是撫皖弟寓金陵竊從士大夫悉公治行未嘗阿所好公清亮忠鯁有古大臣風惜其不知（[illegible]書在此）人好自用耳後先甄錄不盡合輿論（觀于所忽）近見公清雪梁公狄（名以樟順天人商丘知縣流冦陷城被劾）特題官凝之二疏（凝之名撫辰黃岡人史公題授桃源令）頗窺其隱微老兄豈未之知乎況弟生平好盡言衡較人物不肯苟同是時游公門者未必皆弟輩公又未必深知弟又未必樂受盡言始終（宜芑山之畧微不苟也門小可以見大）相成無少間與隙末寧謹始進退去就不可不慎昔歐陽永叔辭范龍圖辟豈獨不嫺四六哉大抵意不屑姑婉其辭耳公能爲龍圖弟不敢比永叔要之各有見雖獲罪于公弗恤也弟不欲致書史公老兄善爲我辭則成弟大矣

沈耕巖曰不苟合如此自無嗜進之病

與江督袁臨侯書

顛沛餘息漂寓潯陽極荷盻睞異姓骨肉如兄既不任德弟亦不瑣瑣稱謝也　新君南御（弘光元年貴陽相用姦人諸人皆以賂復進黨獄遂興中外切齒）方延頸治平然近閱邸抄見　詔書條目輕重緩急皆不得要領紛紛陞遷（可謂至見）起用苗蔡雜進敗類此始諸老不亟思改弦力圖捦效天下事堪再誤哉兄圖治得人大疏切中肯綮幸奉　俞旨弟深以不見全疏爲恨吳鹿老（名甡崇禎以督師逗遛奉　旨遣戍弘光元年起用）端亮有餘經略不足當軸協心推轂自是將伯之義至鹿老出處進退不可不自審兄于鹿老稱患難知己（先是臨侯視學山西以直指矯劾被逮鹿友爲大中丞特疏爲臨侯白寃）宜少効忠告毋徒同聲勸駕可也謝將（名騰雲江督委鎮袁州）久抵袁獨各兵安插失所城外民居燬壞欲驟設營房工未易旦夕竣聞兄面諭謝將云各兵暫散處城外俟東伍既定兵民相習卽移居城內此皆權宜調劑之法所慮者鄉紳僮僕覗兵如讎雖謝將并湖口自李諸將比或一旦事會相激變起倉卒（此同事猶規之意）幸兄綢繆桑梓至意去冬諸鄉老舟泊上饒擬僦居

避冠諸僕倚勢奪門叫獻殺振地方疑冠至亟白郡縣詰禦諸僕毆城卒不已復毀衙官冠盡一時鼎沸幾成大變諸鄉老寘勿問輒解纜去弟所以遊慮其（朗徵見著）不能與兵相睦也（未義官僕果與兵鬭）兄須密諭謝將安心防堵勿輕爲官僕搖動則杜漸室瑕造福多矣又左鎮荏苒至今靡餉冒封鼓厲不可無術往者翱翔河上（詳見羅事今刺）梲之入楚者居閒雖胡以寧實老兄李懋老（名邦華號懋明）時起廢爲南總憲爲政此後宜有遠慮使無它患不則貽後人口實留意留意弟五月內擬踐閩友約卜築建寧

揚機老力挽弟全寓上饒因先扶老母借居上饒徐宅侯袁郡安堵尚欲復我邦族此時孑身流移又不能俛仰干謁鄉者曾以薄產出售令兄家叔語弟云已蒙允諾幸移札令兄萬毋膜外視之南中事局有（野臣忠欸如此當事獨膜膜奈何）可匡救者須密札寄史姜諸老先生裨新政不小弟則徒揆恤耳何益哉崇禎十七年七月望日

中有淵慮惜知者希耳 弟勳識

答江督辭辟薦書

僕酷罹家難今年春扶老挈幼擬避地宛上娛老母榆暮莫它時少有建就不至湮滅無聞庶幾見先人地下可以無憾雖然今世知僕者誰哉舟過潯陽適吾子復奉 旨督潯亟索僕相見頃之湖口謝父母（名所舉湘潭人）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首致吾子辟命僕辭不獲謝父母別去因發吾子書讀之告季弟曰愛我（佑終只發明不知我三字）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脩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可悟用人之法）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

爲用僕嘗怪近日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成（說宰相正諷諫朝廷處）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溷遠耳若吾子于僕蓋習亂交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適用不敢自後于佰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以來僕游學四方罕與吾子接見然發言決事指切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爲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又聞（留後段地步）之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何如人哉昔蘇雲卿之于張德遠終身引避不出者雲卿自度無益于世耳僕居佰雖語吾子曰我其爲

蘇雲卿乎盍自悲困窮以灌園老豈慕雲卿而與之同哉今吾子來書娓娓千餘言欲薦僕于　朝使叅（補此一句奇甚）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來書（江督辟書有願破灌園之說景隆中之躅則社稷之靈江左之慶非區區一人之賴等語）則是雲卿我也則是信僕鄉者我爲雲卿之言而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孔明扶漢皆自隆中而決耐衡耕莘待出處隱顯異耳古今豈有孳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爲者哉僕坎壈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諳悉隆中有莘萬一若雲卿并僕所不屑使僕嚮者語吾子曰我其爲巢許吾子

亦將信僕果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爲用非獨（又翻入一層朋永叔未及）不爲用欲盡其用而不得它人不知僕僕無恨以吾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且夕優僕以高爵廉秩僕（必駭自然）不愛也又況吾子于同里同學少壯游好之人言行灼然見者尚未之知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古人忠告類如此）者必不至豈獨硜硜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毋玷清舉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爲雲卿可也某再拜

甲申仲春月日

患難中自處處友如此有顧瞻無儔之意　消記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某頓首啓昨面承姜先生商及迎請　東宮監國事言公疏公揭已具大司馬（名可法號道鄰）詰朝專差達御前矣某謂此　宗社無疆之慶誠今日急務然永樂中　獻陵慶監國南京皆因　長陵北征今時非（切中）征討諸臣輙請監國竊恐　皇上英聲謂廷臣欺罔（推見至隱）日久因疑南中大僚傾　冠盆熾委　乘輿于危疆而置　東宮于安地未必遽報可不報可則事蔑濟幸而報可非斷自　宸衷　皇上必逆計勢方孔棘

中外諸臣罕僇力　王室謀出萬全者日緦緦內顧（可謂長慮卻顧）日天下屬心　東宮無乃孤注朕乎如此則　聖躬可慮爲今計監國議雖始南中諸老不宜見諸章疏（不可少此學識）當錄奏草先移會閣臣使密啓于　上曰冠竊　留都數矣　陵寢關繫非　皇太子監國不可臣等不敢疏請仰祈　睿斷立賜施行　皇上知此議不自外臣天性之愛無少形迹邀　兪旨無難又使中外知　皇上特命監國爲天下萬世計非臣子臆議不至駭動遠近耳目繇是　聖明奠枕于京師　東宮

填撫于江左兩都諸大臣各悉慮竭忠以圖善後則
寇無能爲矣姜先生聞其言亟移書執事不啻執
（姜先生小心）
事籌及此否至于輔監國者須奉（又進一步）　敕旨如永樂七
年十一年　勅蹇義黃淮楊士奇例使事權歸一勿
（深○慮○至○計）
爲宵人竊伺諸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　皇太子寶曰諭凡若此類　祖制具在
宜建白毋忽事關　宗社不可不慎部差雖行尚
望速追回再與姜先生酌行庶無後悔某于諸老先
（見○忠○出○忠○愛）
生出處不同同爲王臣傾日之私不敢自隱默願執
事留意毋曰草野芻蕘之談不足聽也幸甚甲申仲
春月日

甲申予發潯陽至金陵見姜燕及先生與閣迎請
監國之舉爲借箸如此不一月賊陷京城
先帝賓天永定二王奔播靡寧日痛哉芻議雖僅
存空言亦見野臣忠愛與曲突徙薪同悲耳　自記

上黃閣部書

二月某日伏聞閣下憤武臣不討賊倜然整旅出閩
（見○當○日○出○師○本○歷）
方旆指信州士大夫咸壯之某獨憂歎廢寢食蓋私
（此○上○書○之○意）
以閣下讜節雖著軍旅未嫻其不克勝任無疑　朝
（揚○定○索○神）
廷慰留閣下惓惓而閣下願剛愎自用不謀萬全一
（以○彈○文○然○願○切○中）
旦蹉跌不振誤身名者小而誤　封疆者大惜閣下
是時不聞忠告耳某往年居金陵從友人袁臨侯楊
機部聞閣下生平最詳不樂與閣下相見今某觀閣
下措畫舛戾欲如鄒者隱默不可得又念謁見閣下
不能盡言請終無見而以忠告進閣下試擇焉夫閣
下好學工文辭素不諳方略處閣下今日之地引補
（揚　抑）
闕爲已任自矢訓陳謨而外日延訪人才講恣古中
興要領次第舉行然後選將誓師一舉而摧滅之無
（爲閣部臣畫皆是實著）
難釋此不務徒取儒臣專閫之空名刻日進攻以希
（宋李忠定亦閩人閣部何不取其當日奏疏觀之）
告捷猶舍舟涉川愚恐功未就而害隨之閣下獨未
之思乎抑思之而姑嘗試乎或言兵非訓練不可戰
閣下則曰我所募皆君子兵耳不戰屈人何訓練爲
某謂古者市人可戰女子可戰雖不假訓練然皆制

御有方及鋒而用故卒以成功今閣下收召恇懦疲瘵椎剽之人充伍盈籍不數日冒餉者千餘人（此召募不慎之咎）閣下以爲此千餘人可用乎不可用乎以勤賊捕則怯以掠貲財屠平民則奮豢豺狼于幕次列土偶于棘門聚之易而散之難不得其利而受其害禍安所底乎或言兵多餉匱計安出閣下則曰莫粥官便左右伺閣下意陰慫惥利賄道旁閣部郎數百金節推百金參遊守把不五六金耳賂閣下嬖倖者倍是（皆非風影語）方有趙某賴某者爲閣部私人鬼蜮百變私給一劄付獲金者千閣部未之知也閣下知之乎又

助餉覓官若而人今日廢產於此明日取償於彼（一時以官爲市）聲言急公漁奪它姓不願官者求免一劄付費逾於得官然則一粥爵也黠者得官復倚官索賄佐軍需者什之三而飽私槖者什之七閣下雖毫不染指抑知羣狐鼠恃閣下爲窟穴乎兵蠹矣益以官蠹皆曰此閣部流毒閣下獨晏然于心乎或言復讐先奮武毋示弱閣下則曰武不足尚古有干羽格苗者宜敷文方閣下建牙于此日夜進諸生課文說書答策賦詩某謂此故例督學學博之所爲非閣部事也夫平居無變如安定湖學且不以經義緩治事豈封疆瀕危當宁旰食而爲閣部者獨衎衎譚藝弱轂乎視昔講仁王聽老子者何異乎或言好謀在集思客不宜拒閣下則曰經算獨我耳客奚爲哉張江陵裔孫同敞慕閣下來見拒之王上謁又拒之鄭生（名茂華士饒人）學究耳閣下獨取其迂腐詩文朝夕進見而不厭某謂古吐哺握髮尚矣雖以九九見者桓公且不棄唐裴度私第見客與參謀議閣下獨異是蓋自張王二生不得見諸懷忠計者皆裹足結舌去鄭生數數

見它投策獻詩希盼睞者接踵至閣下非詘詘辭色者亦然舍有用而取無益僕僕然廢時耗日閣下將自謂廣忠益乎客有可見者不必見乎或言識要在去煩細閣下則曰不親細事必生大姦凡文移批荅簡牘下至劄付四六皆經獨裁一日見閣下與曹篁峙余中台手書覼縷數千言皆濶迂不切軍務某曰此孔明所不能兼而閣部欲兼之宜其徒勞而無補也昔之在軍者或希簡上事或自辟掌記當務爲急不屑屑文詞閣下何以不憚勤劬如是乎之數事者

不可謂非閤下之過閤下亦不可不知過尤誤者子（壻○往來行間○與轅門漏上奉議者○挾之）壻羣從不審材分而各以拜官爲光榮門生故吏不分閫戈而皆以在事爲嘘植按籍點兵則甲應乙名失伍者不問起廢推陞則莛代楹任負乘者不惜此（謬○騃○不○拚○寓○良○史○道○意）皆其所不取至於閤下好讀書而不適用務延攬而不知人言恢復而不責實進諛佞而不受善儥師屢（公詩一○字不○可○易）國自今日始故謂閤下不忠非也效忠無術不可謂能忠謂閤下愛錢非也費餉無功不可謂能廉謂閤下惜死非也徒死無益不可謂能死閤下將何策以（又設○身處地致○丁寧之意）善後乎鄉令閤下不急遽出征居中籌策先求其將（定凡茅非○功首貫爲○罪魁閤部○亦無如何耳○）相和而士卒附者愼簡忠勇委以閫外使皆得自效（此爲先務）而又汰冗官省額賦弭內釁杜外侮博蒐草澤之材且賢者分列庶寮羣小無雜然進則廟淸在指顧閒郎不然而養重蓄威審時觀變率厲義徒收其力用亦不至於蹉跌不復振自閤下一出征而天下大勢去矣豈不深可痛哉往者荊溪綿竹武陵覆轍在前（又乘避此一段見史法）至今切齒即先是新安寧國池州三郡義師雲屯糗糧腐至獨以規略未定委任非人事權不一卒至衄

敗今閤下秉鉞專征聲威煇赫伯倍義師方自謂勦躬盡瘁執荊溪武陵諸人而過之然異日者追原禍本雖忠姦得失不同其爲誤國則一也閤下悔有及乎無及乎其後先壓婺恤懷杞憂久矣諸所條例詳見上　今皇帝諭　典學宜疏敢冒陳左右閤下詳觴省覽擇其要者行之舉今日繁碎冗蠹盛聲容而多議論者一切停寢虛懷樂善改過不吝則執訊獻馘告成于廟某請誦出車采芑江漢之章爲閤下賀誠　宗社無疆之慶閤下不世之功其亦得以昌議穌言附在史氏豈徒憂嘆而已哉閤下毋徒曰成敗有命雖忠告無足聽也伏惟閤下留意某再拜

閤部課詩有信州試士題予語友人曰題當云師過信州試士不當但云信州試士也但云信州試士與督學學傳課士何異非督師討　初意閤部苟略即此可見況閤部自出其詩示多士多士傳播沸然郡守縣令各有賡和頌美獻媚何所不至如是而欲成功不亦難乎　自記

予客城陬丙夜爲書上閤部欷歔泣下未幾果敗

或言死足塞職。予謂死亦有道。雖陽平原時會應兒。惟捐軀耳。苟事尚可為。喪師蹙國。無少報稱。謂之能死事。可乎。此雖責備之詞。然義不可易。石齋有知。當不謂予苛也。

丁亥孟春月望日。又記

芑山文集書牘卷之九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楷 同較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辱惠書，覺鄧司李某公祖毅然引與復洞學為己任，同人復協心佐佑，招僕主洞為諸生倡，此甚盛事，僕何敢辭。獨今天下書院既毀，士以講學為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往往滅彝倫叛君父，心竊痛之。歷攷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端心術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為物漬，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布心。繇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略先聖遺言，不正心淑身是務，特內監傳令，瞽史誦詩耳。以僕觀唐宋諸儒，心術邪正，躬行醇疵，不具論。其立言間有與聖賢經傳相悖者，即如孟軻之與荀卿，其學術源流甚明，迺裴度與李翺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

明聖經，以紲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騈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僕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道，尚欲與孟子為讐，惡在能專脩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安推莽大夫楊雄，鞏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知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所蔽。鞏此言軒輊失倫，詒識者姍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鞏之言不合道槩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者妄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楊雄，又如此。鄭人簡紹芳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嗣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

篡尚遠劇秦美新或出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然僕不責筆輩考雄仕莽失實責其妄謂仕莽合道耳〔一語斷然使阿好者杜口〕又韓愈司馬光盛稱荀楊欲傳其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此韓子不見道處〕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知所去從僕謂荀楊之書其是非純駁皆灼然易辨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折衷至此又況它書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乎凡此〔推究病源洞若觀火〕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過也　本朝理學名臣鮮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四如殺時訓邁世稱其究心中庸其自言曰于幽寂

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宗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僕謂一心耳一以爲有形之心非心一以爲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借程氏譯駁正敷揚二家〕晦菴竊以爲非豈即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聖殊塗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栽籍多〔苟非芑山辯正則白沙此說致後學多矣〕而耳目亂徒誦言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求之書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

目支離之用全虛員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非得之書得之自我也僕謂聞見未可槩廢但宜反求諸〔較白沙說更周詳〕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非此不足折白沙〕而順然後爲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疵而椒丘爲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姑舉三家疵處它詳見芑山理學辨答錄〕之我　明理學未必粹然一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書又皆雜出無統甚非昔賢明道辨惑之意僕私歎

合性理大全伊洛淵源程朱諸大儒遺籍暨　本朝
羅允升羅近溪薛敬軒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湛甘
泉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賢相發明
者爲理學精義又摘諸家背謬穿鑿腐迂者爲理學
辯似錄使後學知所去從而尤冀四方學者無徒求
諸語言人人以讀書窮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務而
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廢
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未嘗不明于天
下後世豈獨脩舉鹿洞成規而已哉願諸子熟思助

某不及幸甚

揭潛銘曰聞同社楊維斗貽書江右按君周公燦
暨督學吳公炳將興復鹿洞端書奉幣請芑山張
子主洞事一時同人謂朱陸之學由此復明思笈
書入洞就正者頗衆此甲申仲春事也不一月
國變至矣始事失人既因循弗果未幾左帥㧞指
留都以清　君側爲名是時　騎飛渡　鑾輿播
遷留都繼陷潛江匡廬鞠爲茂草胥冠裳而鱗介
之洞學安能復哉然子度張子避亂蕭溪葛水蘭
與季弟卓菴卒業四書大全今且觀成矣然則洞
學書院雖廢理學中天賴有芑山諸子在後儒讀
是書而不興起者必非聖人之徒也悲夫

豫章稱理學與區前輩醇疵雖互見然樸行質心
斤斤守儒先矩度近代則不然士大夫有行同狗
彘性踰蝮蝎甚失官無聊竄跡壇坫妆召里中年
少無識之徒爲護法沙門而一時摹擬歐曾勦襲
程朱欺世盜名者又從而頡頏之嗟乎理學安在
哉況諸生鄙先籍爲詁訓棄講義如土苴一切經

傳皆不屑關覽倨然自以爲名人碩士卒流于猖
阮恭祿而不知自悔此天下所以喪無日也孟軻
云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豈不信哉學者合芑山與宋未有
尺牘觀之當益知是書立言之意惜芑山道不行
耳弟熙識

與揭潛銘書

弟白。去歲星沙既陷。弟亟思越竟避亂。因食指頗繁。不敢遠治裝。適郭撫軍（名都賢號天門江西巡撫）移節袁州。偵探失人。聞楚賊虛聲。踉蹌逃去。鄉紳士民望塵奔播。懸（近日郡縣過患）空城待賊者浹旬。賊陷袁。袁士民死者百十人。會左（左帥流毒至此）師以援勦至。則相率屠城。幾幾無噍類。當事但追罪有（此草野公論未決處）司。撫軍誤封疆。寘勿問。　朝廷豈復有法紀哉。賤兄弟先是扶二親。避賊山中。朝夕尚不廢菽水。迨左賊（兵而名為賊正以禍慘于賊耳）四掠。則老父老母皆被重創。七十之年。艱辛萬狀。其

不死者幾希。微庇。老母無恙。老父則竟死賊手。痛哉。若弟者。尚可以為人哉。家仲季皆臨難不苟。熙弟罵賊死。賊又殺其繼室。又殺其兩幼子。已又殺弟賤婦。（忠僕）弟側室舉一丈夫子。甫二齡。一僕襁負出竄。未幾。弟屬僕攜持此子匿山谷。又遇賊。弟出誑賊。啗以金。僕奪此子遁。而弟則與賊持。義不屈。賊中弟額。斫弟臂。殊死。僵臥溝壑中。抵暮。家僮舁以歸。幸而復蘇。然賊燹孔熾。室家蕩析。遺籍灰燼。是時漂寓旅次。所依依（兵入此一段萬[illegible]少感情）者。老母季弟。稚兒兩從子耳。猶記癸酉與兄共事[illegible]

闈。兄覽家仲季手書。諭弟曰。一門昆弟窮不忘道。交相戒勵。不一語及私。古人無忝所生者在是。何必科名。嗟乎。十年以來。弟既失科名。天又奪我父。奪我仲弟。又奪我仲弟兩幼子。痛悼何可言。弟氣剛性癖。為流俗非笑。獨論世著書。少有微長。時命大謬。弗克卒業。仰媿天。俯媿地。未有如弟之甚者也。卜築考亭。思盡讀紫陽藏書。非苟然者。兄必多方使弟得入關。弟生平彊項。友朋入仕版者。始終無一字干謁。今控籲左右。亦甚不得已耳。所懇無它。止求慨惠符傳。（時潛銘知福寧州事名重熙臨川人）七月初。確攜賤累啓行。留意留意。天下事尚有莫救。弟埋名至今。恨無死所。居恒講求有用。未嘗不可見末于世。如十科報罷何。今神京不復。科目何裨。弟已矣。兄忠孝天植。不可不蚤自奮。惟兄勉之。臨書激切。伏冀炤亮。甲申七月日。

是時予寓信州。擬入閩。會崇關戒嚴。因先移書揭潛銘。潛銘方率義旅討僞。　丙夜從行間作書貽予。併符傳。護賤累入關。予不果。然深佩良友之意。每覽是書。惟有長潸。自記

復江督袁臨侯書

昨從樊公祖衙頭讀兄手示知兄處地獨難及詳覽次尾寄兄書益悼嘆不置次尾云潯陽（是時臨侯督潯）一解兵柄大獄遂起正人無噍類必使寧南（平賊鎮左封寧南侯）建白上游不可無老先生可以安吾身安　朝廷弟竊謂不然夫以兄之讜直忠敢宜爲　朝廷嚮用不見信拂衣歸耳孔子之于魯孟子之于齊皆惓惓不忍去卒至無可如何豈嘗倚要人推引復進哉（正論）今謂寧南足爲潯陽地非也（即此便是罪案）況寧南無功受賞往往借賊

以波　君父縱兵以居百姓養癰日久禍發莫救士大夫欲倚寧南免禍又非也（推見隔深從大處說法）又况大獄不自今始非潯陽解兵柄而後有黨禍則非潯陽不解兵柄而能免黨禍可知也潯陽一身繫正人安危似不宜遽解兵柄然必潯陽受　朝廷特達之知信友獲上居中維挽庶黨禍漸熄正類復昌此在潯陽先自治耳徒藉寧南建白而得之與媚寵何異建白不得既于事罔濟即建白而得寧南必竊謂潯陽恃我整援宜德我凡潯陽所以能安身安　朝廷非我不可如此事事惟寧南意所欲爲少齟齬則寧南必致憾潯陽不肯下此中釀害非細（叠見深處次尾計不逮此）中外又將謂潯陽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　賊不敢肆皆寧南首功寧南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胎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　朝廷哉推究至是兄謂次尾言近理乎合權乎逆者兄因楊閣部責以規避用曾二老（名櫻號二雲峽江人）鍾昭老（名紛號昭明）議率爾出山弟逆料兄必敗後卒如弟言弟觀南中大勢危若累卵兄獨不見幾明決何哉弟言止此惟兄裁之

沈耕巖曰宋王伯厚云君子不因小人求福孔子之于彌子瑕也君子不因小人避禍叔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觀伯厚此論益嘆芑山學得其正

潯陽復予曰次尾論非是曾舉春秋譏祭伯之義告之終不若居易俟命見幾明決之爲正所見益與予同惜潯陽行不逮言耳（自記）

與樊康侯公祖書

弟卜居貴治興安。問士風頗悉。邑父老言社倉滋擾。因嘆民隱不上聞類如此。然未詳本末。不敢瀆台聽。比受壓葛源半載。詢社倉利弊。始知興安舊設預備倉。復有社倉。社倉積穀八伯石有奇。編社正副六人守之。葛源之有社倉。則又在縣社倉之外。本都民自儲以備凶歉者也。先是縣社倉每經稽察。守者以折閱株累。往往苦罰鍰。萬曆十四年邑令劉公一貫議（劉公蓋留心民瘼者）社倉併入預備倉。守支專責一委吏。遂撤社倉罷社正副。邑士民稱便。此縣社倉沿革之可考者。（詳見興安縣志）縣社倉既併入預備。則興安無社倉久矣。而葛源社倉獨存。病民非一日。況社倉在葛源名為備賑。升斗不費公帑。與宋儒朱子社倉法不合。又衙官每歲借端勒索。雞犬騷然。里胥黠猾者或私侵肥家。或詭名借放。卒不補償。年復一年。悉化烏有。小民未沾涓涘之惠。反受蔓延之累。然則一社倉耳。弱肉強食。既不勝痛。羣狐鼠又窟穴其中。民膏幾何。堪此朘削哉。今葛源始苦荒。繼又苦寇。士民議召集鄉勇。特立五營。又旨團練。使守望相助。獨一時衣甲器械口糧。倉遽莫措。弟從中借箸。思移社倉。助團練諸費。僉曰可。蓋以葛源民間之儲。佐葛源鄉勇之乏。酌盈濟虛。理勢必至。又不冒支郡縣一絲一粟。在上則雖惠不費。在民則因積為散。在仁人君子。必不忍坐視莫救。懇老公祖慨然詳請上臺。暫行移助。併照萬曆十四年（入此段蓋見與紛更異）撤社倉例。杜絕衙蠹騷擾。痛革里胥侵欺。不惟解此日倒縣之苦。將來有利無害。人沾實惠。皆老公祖再造之賜也。又或寇平後。地方安堵。罷去團練。仍通變（已盡詳密）朱文公舊法。聽葛源本都私設社倉。自救自支。里老（公正者實難其人）輪值會計。遴鄉約公正者董之。侵沒則有罰。如此則社倉不擾民。備賑為長利矣。葛源通都公呈併附覽。閣侯施行。至團練以詰姦捕盜為首務。除責衙門須示中飭外。再請道臺憲示。責成五營。嚴禁怠玩。此合邑地方之幸。非獨弟流寓一身之庇也。臨楮可任瞻溯。乙酉閏六月日。

志存濟物。古稱仁言利溥。多此類。弟勳識

復樊康侯公祖書

昨承示臨老兄手函臨老兄獨以弟名在黨獄須杜門避禍卽大全一書屢 題奉 旨屬弟藏諸山中不宜版行弟心感臨老愛我以語聞道則未也弟居金陵十餘載恥阿要人與俗不佘目不識丁之謗實弟自取何足愕訝昔沈繼祖承韓侂胄意誣晦菴十罪株連蔡季通遠竄道州季通授徒弗輟至今皆服朱蔡之賢皆切齒沈韓黨邪讎正死生有命求內省無疚豈必盡苟免哉聖道祖傳滅死無悔弟持此甚

堅方卒業大全辯急謀授梓不遑較計利害信如臨老兄之教使弟一旦朝露著書未成雖全首領牖下與草木何殊哉臨老兄來函附次尾來札示弟次尾意在求解東平倚援寧南弟竊嘆其 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免禍自全者或曰借各鎮以完身名莫 宗社失小而所全甚大弟謂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幸而爲我用幸而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 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況各鎮陰賊險很必不從 國家封疆起見與廷臣水炭非一日又况彼此牙角競相雄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吾黨屏蔽哉譬一夫畏狼噬已宛轉乞憐于虎與虎同起臥未幾虎噬其肉殆盡然則今之求援各鎮者豈有濟哉承當速作書復次尾倂告臨老兄使共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義至去就可否聽臨老兄自擇耳臨老次尾兩札俱奉覽幸卽擲回余冢宰古方略次月可以覩成承老公祖慨然檄七邑使諸學博分布七百部則刻大全之費什得四五度竣工無難但恐四方孔棘風鶴頻聞未

必如願然老公祖表章聖經導揚後學之志則遠且人矣嗣容摳謝不盡

不兩月信州淪陷 氛四播左 戍風獨葛川尺寸地不至糜爛偕家卓菴丹黃不輟豈非天未喪斯之驗與丙戌仲冬月望日自記

邑山文集書牘卷之九終

明　張自烈　著

金城　門人　余楷　較

與大司馬呂豫石

賑窮赴急事苟有濟宜不避德怨朱家劇孟去聖賢遠甚今天下求朱家劇孟不可得士習偸薄各私其私不相食不止害豈獨（部○萬○物○一○體○意○）賊哉吾輩加意成美獎與後進皆天地生氣噓噏出入處此念一刻不流通則生氣盡矣天子宰相愛惜人才尤不宜忽一念娟嫉

推折善類菑害益至未有不顛覆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某思以此意進二三執政恨時不可耳

答陳則梁

承示同社醵金惠家大人感荷實甚然弟念家大人生平不妄取家居有餉弟者必問所自弟皆不敢苟受辱既歸致家大人儻家大人責弟曰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義當郤弟持此安歸乎敬璧併謝同人幸道意

與沈眉生

朗三使旋數行附復得達否比聞　六入連陷州郡濟南死鋒鏑者尤衆昔正統間也先入寇賴清風一戰胡人痛哭不敢南嘉靖二十一年俺荅掠大原自夏六月至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耳今潰裂至此天下事尚忍言哉盧九老（名象昇督師禦○為中貴牽制連陷州縣象昇死之）卒于軍同社楊機部所目見此實詎也氣月驕奈何周仲馭果丁外艱秋間弟當走句曲致奠兄旬內能一往否同人彙試名單已轉致徐虞老（名石麒應天少京兆）適羽便弟又貽札次尾託鄭　老（名號）向

當事力言之朗三研食不可緩又屬婺源余大微為之地大微言金西原願受業朗三西原舊為弟及門其人樸重可教事朗三當倍蓰于弟幸致弟意

與劉伯宗

仲春南徐州道中數行附夏振達記室及弟返金陵從韋坊得手示感時撫事欷歔累日臨侯（時臨侯督學山右為直指嫪劾被逮）過荷注存聞大中丞吳鹿友（名甡山西撫軍特）疏申雪晉人士公疏已達　御前公論當自此定請

臨侯未遽脫離耳。頃見邸抄有妄男子詣 皇極門自陳奏人私書希倖復官奉 旨自行回奏弟恐宵人連羣恣行告訐 朝廷益菲薄士大夫天下事益敗壞不可救兄聞其詳否復社陸文聲特疏言復社結黨把持有司奉 旨窮治 弟屢懇徐虞老調護虞老云事關名教雖二張張溥張采素未謀面當力為之地倪學臺名元珙應天督學御史已具疏言復社本末無玉石俱焚理次尾不必過聽人言暱同社幸致此意弟一札煩尊使導來伻往次尾山中立候其回示弟即日西歸矣

答某邑博

某客遊二十年憤時事孔棘躬耕著書不敢以貧困廢然古人以不愛錢為廉以有餘為恥而今則以不愛錢為拙以不足為嫌古人以能力學為勤以不仕宦為達而今則以不仕宦為無用以力學為病苟反性從俗非汲汲祿仕即蠅營美田宅豐衣食耳然皆某所不屑某終為其拙者無用者而已

答黃生

生平恥為德政詩友人官武昌嘗自械其德政碑記貽某某棄去不顧私謂德政繇地方公論官不得與聞使有德可誦自刻其書偏布遠近當與現任自立碑同科況政實不德聯章貢諛人非鬼責不能自欺欺世者哉誦德政子衿陋習媿方來命集內毋割它詩鐫賤名至禱

與袁臨侯

一嫉賢妒能之李林甫二十年間天下士欲言不敢發剏後世林甫比肩立哉雖然臺省能為杜補闕者非乏殺身有益君子優為既任天子耳目時臨侯繇行考選為御史不面引廷諍不抗言天下事日拱默充位私身家而竊祿利豈惟非國之福抑甚非吾黨期屬意元符中田晝戒鄒浩語載在史氏老兄嘗三思否

答袁臨侯

讀兄復武陵書武陵楊嗣昌督師勦寇雖辭以疾盡賊中情形頗至武陵將伯之呼必有不釋然于兄者弟覩武陵生平任術好自用又善伺上意累以偽捷聞為賊竊笑使無變計敗亡可立待惜弟言之今日士大夫不盡信耳兄是時出處進退關名節成敗尚小關封疆

安危甚大。（未幾襄陽陷武陵暴卒歸侯亦被逮）不可不三思。信如曾二雲鍾昭明言。則兄出山無疑。他日毋謂弟不忠告也。

與吳次尾

山居岑寂甚。雖爲時義。私嘆繇此進者。往往誤天下。輙復棄去。此念橫胷中。恐盍與科名遠耳。適見艾千子歷科墨選。評語譏駁。去取不精。已卯（子非知而不言者不知耳）孟巽誤引武王執競爲文王事。甚乖經傳。拙選曾乙注。今千子獨深圈極讚。不爲是正。盲以導盲至此。兄試寓目。必不謂弟誣也。寰海人文。弟與兄不必附文社中。蓋吾輩于時文。或竟歲不作。或買刻數義。工拙皆自知。豈屑與年少較勝負。至選中軒輊。兄雖不屑筆。當明以大義告。使是非不爲濫選倒置。弟與交淺。與之深論。不見納。徒空言耳。願兄留意。

與徐闇公

昨勒卣貽弟詩箑。弟意勒卣自爲詩贈弟。展視則董玄宰（名其昌工書畫）筆也。一笑置之。詰朝弟過勒卣。袖原箑置勒卣案頭。別去。不告以故。蓋微示不屑耳。勒卣弗悟。復遣伻持箑見還。弟語次尾曰。勒卣不解人意。因取箑投諸江。次尾曰。箑耳。何介介至是。弟曰。非惡箑。遠其人而已。見勒卣。婉以此意告之。

再與吳次尾

弟衡較己卯闈墨。僦居南郊。應天新中式方其。其居距弟旅舍咫尺。屢貽弟書幣。欲弟刻其硃卷入文辯。弟察其素無行。郤不受。（孔門家法）輙亡答拜。卒不與相見。昨覽吉士選本。獨錄方其論義。弟甚許之。未幾方其爲督學金楚畹（名蘭）題革。諸同人皆服弟先見。惜吉士爲此輩欺耳。

復何叔子

承示諄切。籍燈作長書達姜師。爲其公祖地。然未幅頌美。塗竄數四。頗難措筆。此我輩良心不泯處。初擬買舟趨章門。面候姜師。併謁按臺徐公祖。（名養心號松濤）已而弗果。蓋凡事至無可如何。雖子之于親。有情至而力不逮者。它可類推。已之則心理皆安。毋使弟山居又增一過也。

與顧生

其居金陵。大司馬范公（名景文號質公）方失官喪子。頹然猶

放。往往借方外談出世法。一日招某同次尾集其旅
舍。其語次尾曰。公雜賓填門。或言神怪。或言龍虎胎
息。或言坎離黃白。旣爲此輩煽惑。必不能折節下士。
必不能深究當世利病。謝不往。或謂某一宴會介介
如此。次尾曰。爾公生平兢愼多此類。縉紳有名在逆
案者。（名）喜俠工詩歌。四方士競與之遊。獨爾公
居金陵十年。未嘗一識面。范公世所稱賢者。雖日夕
過從。未爲失足。爾公遠去靡顧。此必有不滿于公者。
但不直刺公短耳。豈介介一宴會哉。賢輩觀某所以

遇范公者如此。凡處己接物。皆不宜與俗上下。又不
宜露圭角。類推之可也。

復袁臨侯

謹儀教子。今日急務。兒須誘導涵育。使漸就矩矱。徒
加督責。何益。二三比匪。絕之使不近。則非辟無自入。
（嘗責已不嘗責子）
在兒防閑密耳。起廢訪冊。已同尊函寄周仲馭矣。附
聞。

與中素閔吏部

荆 出山不數月。士大夫皆曰。善政屢見。宗社之福。
某喟然曰。 少無學行。尤溺聲利。從者信用。私
人孫元化撫（山東） 賊（名）（被害甚慘） 誤封疆甚大。今
上方獨用亡它建立。往往假用人爲鬻爵地。借起廢
爲市德地。門生故吏。連袂駢進。且有名在逆案（欽定原案）
（與）冀復冠帶者。宰相舉措如此。何以副 聖眷。何以
（在）慰輿望。况私門朋比。昕道公行。罪不在汪黃諸人下。
金壇 又執贄稱弟子于其門。此中徑竇。葢不可
測。士大夫俊稱 相業。何哉。昨同伯宗奉訪。公手
長安諸君書見示。深嘆譽 溪者之謬。此亦可以見
公鑑衡矣。鄙論切直。聞者以爲狂。嘗不與公牴牾耳

與沈耕巖

昨過次尾旅舍。見邸抄。張眞人疏請。朝廷尊崇三
官。如俗所稱天地水。一賜福。一解厄。一救災。特加崇
號。移文天下。弟語次尾曰。前 聖諭崇信九品蓮花。
辭告遠近。今又爲眞人所蔽。 國將與聽于人。奈何
（不崇聽于神訛而切）
背古修己治人之道。推引神怪。簧鼓百姓。甚兒眞人
雖遠祖道陵。王張玄教。其人未必眞。其言不足信。成
化五年。正一眞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族人張留燃發

其敍依律窮治繇此而推則今之所謂眞人者皆名
是實非妄以神怪惑　聖聽惜諸大臣不能明正其
罪耳風便布聞使知草野發憤欲言者非一徒痛涕
而已

與吳次尾

臨侯感仲馭學徒大廣貽書云勿因言信行當聽言
觀行歷幾絕遠匪人弟謂不獨聽言當觀行即行亦
不可盡信必就行觀行考素履質輿論灼見其處心
積慮如仲尼所云觀由察安然後可此是進一步法
蓋士有言淸行濁者固不足信又有行是心非有初
鮮終者今天下似忠信廉潔者豈少哉仲老今日受
徒不可濫異時出任　國事用人尤不宜忽弟此論
補臨侯未及晤仲馭幸以此告之

復吳次尾

兄數趣弟見黃石老（名道周字幼玄）弟卒不往蓋各有所見
非固也石老出獄次白門倦揖客闇者持刺入不辨
名刺爲誰皆飾詞辭去此書賈韋敬山所親見爲弟
詳言之者弟因嘆石老接人不誠處事不詳異時必（知邑山所著）
不能爲賢宰相客何必施問客何許人耳使客勝己（穀皆公請私第見客與參諧議石書稱不聞乎）
致之恐不來見即同己不必不與見惟非類姑辭之
可也仲尼遇陽貨于塗未嘗不與之語昔有以九九
見者且弗拒今不問誰何人槩飾詞拒之去訑訑聲
音顏色幾何哉昨袁臨侯自都門來金陵往見石齋
闇者拒如初臨侯曰某獄中同患難者有必語非面
晤不可石齋聞臨侯聲乃延入弟嚮者見仲馭機部
不一見石齋度其人不足與深言雖見無益兄後先
未嘗不見石齋不審石齋議論果有助于兄否石齋
以文章氣節高天下天下翕然稱之獨弟强項如此
不知者鮮不笑且怪幸兄知我耳

與太史楊機部

數日不晤語感鬱非筆可述昨臨侯出獄來南維舟
河干某往唁臨侯涂德公（即具疏救黃石齋受廷杖者）先在坐語
及　溪起廢事某謂此　國家邪正進退之關一小
人夤緣進諸君子不得協心謨謀天下事必敗今但
知起廢爲盛擧不知實徑從此多門戶從此立弊有
不可勝言者惜當事諸公不悟耳德公云劉念老

閣議念臺亦將出山。某詔起廢如小臣部郎等。宜急就職。至大僚京卿各衙門皆當自度才力不宜躁進且使朝廷知老成中尚有不干祿嗜進如某某者既出山陛見召對又當深言天下大利害少裨 聖政萬一（諸老皆見不進此）不合則引咎去蓋大臣出處去就關 主德愼忽國體輕重當就中寓格心作用今大臣一聞 命汲汲就道又皆有就無去知進不知退昔人所以傳蝂蝂以志諷也臨侯德公聞某言皆曰然先生以爲何如

復袁臨侯

吳鹿老遊盧山詩成（吳姓號鹿友以督師勒延遲奉 旨遣戍）友人屢屬弟爲序弟婉謝之弟意鹿老奉 旨荷戈宜星馳抵戍所今消夏吳園既與古人臣大義祗悟而又攜觴遊山偕騷客文人酬唱嬉笑汲汲梓其詩行世此等舉動不獨貽識者口實倂非大臣得罪 君父自處之道萬一宵人伺閒執詩集進 御加之貝錦坐鹿老懟 上抗 旨之罪將何辭自解免乎願兄寄以弟言告鹿老使毀詩勿刻可也弟作序不難然序中必詳遊盧年月必述鹿老寓吳園本末異日考時論地安知賢者不復議其後哉弟言切直所規益鹿老甚大非有小札致楊機老亦言及此惟兄留意

復宋未有

承教引尹和靖（尹焞程伊川門人遇賊不死）相易弟竊自厲獨念和靖以絕意應舉見推程門至今誦法弟則以不卒闈事爲宵人指名世道升降迥殊如此去冬袁臨侯出吳次尾手書示弟言南都黨獄方熾有出疏參弟者又栒賤名于衢見者愕貽相向諸同人貽書屬弟

避禍日三四至弟笑曰昔韓侂胄當國誣 朱熹十罪蜀操戈入洛又極詆程頤爲姦某豈能苟免哉謗我殺我當順受其正怨尤何益范忠宣元城可法靜俟之而已鹿洞典復在即此時專以祠講堂眾洞租洞倉爲急諸亭榭皆宜緩疏請 勅部誠不容已然南中諸老嗜進尸位罕留心理學者燕及先生斯道已任適遭謗方解免不暇未必能就中主持疏到南不能無齟齬莫若俟洞務具舉人文蔚興徐圖之尤易爲力況鹿洞廢興不在勅頒之有無而在興

學之明晦目前宜整比遺籍召集學徒先其遠且大者額仍廬山國學或舉淳熙中所請原額新之一以見昇元流風未墜一以見吾黨儒舉有人正類褒㫖邪說自熄庶幾當事知所觀感而　本朝次第表揚自不在南唐昇元下苟實務闕略虛聲先播無以間執讒慝之口蓋不止江陵也哉悉幸甚

與吳次尾

近汪雨若語弟云雨若名作霖歙縣人次尾深折劉自我名振寧國人淹博樂與之遊弟疑而不信數年前弟從書坊方

十嶽見自我編著　昭代史事目錄腐迂甚心竊非之聞自我素無行爲鄉里詆笑獨好購書書頗富自借此爲內交貴顯之地我又工口辯[illegible]　貴顯陰挾聲利藉一二要人推此等伎倆似奈採援居閒干以私獲厚貲不勝計縉紳有氣勢不爲人假借者自我輒遠去往往大言欺人自矜恥附權要實則借利己者爲役竊失利則背而之它耳徐虞老楊機部夙負衡鑒不妄喜可未免爲自我所欺知人之難如此弟不忍以訐傷厚但遇諸老極口自我笑而不荅去今次尾又從而稱揚之與鄙見甚不合弟曾詢之沈

黃大冲　與自我同鄉述自我本末最悉大冲有家僮與自我狎暱久言自我一切姦利徵賤稍知讀書者皆不屑惡在其爲淹博哉兄與自我遊雖無損于兄然知人不明所傷匪細弟與兄一體不能隱默惟恕察幸甚

與陳士業

近從江督袁臨侯名繼咸得次尾兄手書言南中黨禍至酷人人自危臨侯已被參詳見御史黃耳鼎疏兄見邸抄全疏否委頓草土如弟私謂以不材終然卒不免雖生乎硜

硜周內無自輒毛舉選文曳白二事痛加詆斥至榜賤名都市因念守正篤學如紫陽韓侂胄目之爲妖此猶邪害正耳蘇軾負才跪與洛黨不合忿爭于朝指程頤爲奸夫程朱遭謗如此弟何足介介聞家叔見臨侯家信云爾公名在黨籍不免一逮里人樗許謂弟必死又謂好名取禍當以爲戒嗟乎弟豈好名者哉今世不好名者多矣往往騈首死水火盜賊兵刃獨黨錮能殺人哉臨侯痛戒弟宜隱身避禍弟復臨侯曰身可隱矣禍可避乎劉元城蔡季通往事

足鑒死生禍福自有定命。豈閉門塞竇能免哉。兄必
不以弟言爲謬。所恨者　宗社淪陷以來。諸臣不思
復讐雪恥。上報　二祖　列宗　先帝在天之靈。日
偷蔭尸位不已（此輩死有餘罪）。又搆成大獄。羅織非辜。天下事安所
底哉。弟此日同舍弟編次成仁錄。既竣。方屬輯前代
黨人得失關國治亂者。爲黨戒一書。據事論斷。皆徵
諷　朝廷不能辨析邪正。使姦黨雜進。又責備賢者
宜反躬引咎。順受其正。不當臨難苟免得罪孔孟。弟
亦因以自厲。惜不及就正左右耳。次尾與臨老書云

論弟者意不在弟。即兄亦不能免。弟未見糸疏。尚不
悉此中本末。張受先楊維斗爲金沙林連坐以
幸奉　旨不究。　崑　俱褫革。新建清江。讜直不
見容。聞姦人日夜嗾劣宗矯劾之禍。又有懟于諸生
者。山中罕接邸抄。兄有所聞。祈即見示。

與太史楊機部

十月廿三日。自袁郡返信州。從樊公祖衙頭。得臨侯
寓某手書。其略云。牧（字之）盡棄故五（先）
是矯劾山西督學袁繼咸大中（丞吳甡發其贓私被逮革職）資緣復起。咸不爲此

海。必爲睢陽。臨老近狀蓋如此。然臨老爲翁臺慮尤
至。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今日之謂也。先是臨老疏薦
吳鹿老。某亟移書濟陽。屬其勿爲鹿老勸駕。臨侯復
某云。來諭甚確。鹿老無決于辭　陛見之理。有決于
辭就職之理。宜引吳康齋爲例。翁臺不以某言爲迂。
亦當移書鹿老。使深明去就大義。不至末路蹉跌。則
所全者多。豈獨成鹿老身名哉

與揭潛銘

前月兄率先義旅駐信郡。急索弟相見不得。似急有

所商者。丙夜作長書屬上饒張父母（名國）然弟是時
弟屏居葛川。距郡城百里。張父母不專役（先人剡如此）以書僅託
友人王士型（名栻上饒人）詒弟。未幾士型集鄭芟尹（名大璟上饒人）
旅舍。坐深談劇。尊函誤投芟尹。行篋適芟尹之金
陵。前書竟浮沈矣。弟自葛川抵郡城。張父母面致兄
惓惓。急從士型齋頭覓前書付弟。業化烏有。弟因嘆
士大夫友朋因循愒玩。自誤誤人類如此。至今不知
兄書作何語。又不能裁答。又或事關　國家。多所（此地自別）洛
訪弟。不及條議。而兄坐弟緘默不發。累弟不小。誤

尤大此皆友朋不信之過也前書無關緊則置之有必欲共商者祈更詳示勿復如嚮者託非其人使卒(謹小慎微類如此)浮沉幸甚南中岌岌史閣部名可法徒以調停各鎮居(此史公失策處)外朝事日乖姜師名曰廣又不幸被讒聞旦夕且請告矣

與廖崑湖公祖

地方利弊不能驟興革先去其太甚耳(治術)如客冬袁郡淪陷紳衿避亂村落戚友家諸所寄槖槐金帛罷物有實為賊兵攫去者亦有戚友無良借端私匿不還

者聞賊退之後紛紛訐告不曰某某導賊兵掠已罪難貰則曰某某匿我裝齎法應誅此風方熾人人重足毋論所寄者果否去存何如獨念方賊兵蹂躪時十室九空死生莫恤遑為它姓守財其存而復還幸也不復還當與賊掠去同義命順受(見道)詐求何為必誅求不已蔓延株逮甚有初未嘗寄坐以侵匿恣意吞(誅心之論)噬者害何可勝道其始賴戚友以全身家其既設機阱以陷戚友兵荒相繼民堪此荼毒哉懇老公祖移檄四縣嚴禁告發豫絕鄉紳強有力者使竿牘不得進又榜示鄉民凡告侵匿如前者寘不問則所全活甚衆感生成之德豈淺哉老公祖垂情輿甕不遺葑菲故舉其甚者言之某言非私實從地方起見可否惟裁擇幸甚

復廖崑湖公祖

四書大全辯藉老公祖樊公祖表章擬即如台諭刻(此不免欺罔矣)兩巡方疏于前并刻入叅較姓氏暨五經原板裝潢成書先報院道徐俟進呈已而思四書大全經[illegible]弟增脩者與坊本迥異須刻成全書方可恭請

御序頒布似不宜苟略塞責又同按臺全疏見邸抄者業錄出授梓獨前院徐松濤公祖原疏癸未在都門曾面示友人何叔子蓋欲叔子携歸使烈知奉旨增定得早卒業耳不謂叔子以失志遄旋竟置此疏度外比歸見烈舟次口傳既繫倡明理學該部速覆數語全疏全旨迄今未之見也某貽書徧索之南中士大夫不可得徐公祖是時室廬蕩析不審寓何地倘此疏不獲尤不宜倉卒取大全舊板呈進況國家至今日事事蠻髦不無衣冠左衽之懼

刻雖告成僅流布四方同學未能遍請　旨頒行念
此不勝潸潸老公祖旦晚有便郵候徐公祖代索原
疏見寄九荷台評回學臺者久壽梨棗今附塵電覽
諸容嗣布不盡

與惟適卓菴弟

一

生平爲文于愁困中者三丙子冬吳次尾刻樓山集
趣兄爲序時寓金陵僦居數椽前突後榻婦舉應兒
一旬疾劇母子號泣達旦兄伸紙濡筆不顧序畢緘
寄次尾次尾曰集賴以傳兄曰序未盡工獨不可移
它集耶戊寅夏劉伯宗應辟入都門（伯宗名城貴池人應升薦入京）
梓滃園制義竣屬魯孺發（名可藻和州人）徵序于兄時方赴
婺源余大微約既笈書就道同余中台（名維樞婺源人）宿姑
孰暑夜揮汗具草未幾東方白遣伻持序可孺發白
門輒驅車抵鳩茲夜出序示中台自喜無雕畳語中
台曰然辛巳冒辟疆覲其尊人（名起宗揚州如皋人乙丑進士）于衡
陽署中歸舟道袁持嶽遊日記請序辟疆亟解維留
僕宿膚功祠侯焉僕虞舟前行追弗及伺脫稿即去
兄篝燈三易稿乃就作書併序報辟疆亟就寢不成
寐黎明祠僧明初來視兄兄兩目盡赤僧爲嗟異久
之因念兄爲文多矣未有如序辟疆伯宗次尾之愁
且困者三序具在覽者謂駛筆怒墨以文爲樂豈知
慘澹如此語有之生我名者殺我身膏自煎桂自伐
兄之謂與兩弟無如兄愁且困于文非獨逃名雖入
道可也

二

四方同人入楚粵道袁必問兄動定必欲一晤然自
兩弟共二白入鄉兄避居西村郡城不能僦居不知
者妄指鳴珂里（爲分宜嚴相國嵩建）叔祖新居即兄也遠使往
往至此刺探昨冒辟疆由尊人衡陽署還亦維舟河
下謁叔祖新居執通家子弟禮拜見叔祖[illegible]屬二叔
趣兄出城兄不得不周旋數日今辟疆解維行矣然
辟疆見新居甚都語所知曰世豈有不富能潤屋者
哉鄉者次尾伯宗言爾公風雨不蔽皆友朋過情之
言不足信也兄是時見辟疆又不屑明以非我室處
告之使次尾伯宗異時聞辟疆言又將謂耳聞不如

日見爾公果不貧形迹累人如此雖然學問求自知疑信誹譽皆不足較古有非其罪而遭刑僇者況非其屋而滋口實哉但友人往來應酬雞黍不能無費又不敢杜門絶交所可太息者此耳

三

報罷後思老親兩弟倍切歆然（何山字叔于號歆然）書來金陵邀兄歸里杜門與諸子攻制義爲檢放地意良至然是時兄方刪定四書大全辯梓行計明春卒業度未能遽歸耳臨侯既之任鹽漕楊中貴（名顯名皆理鹽漕州府見顯名）

官屬（皆屬官禮）頗嚴憚之卒氷炭不相入未幾楊以受私屬劾臨侯本 旨從重議處兄謂重處不足爲臨侯累公論尚存降調而已兄辟舉非無見今瑞欲藴隆仕路殺雜求行己志甚難與躁進寧恬退躬耕著書庶幾無媿豈輕辟薦忘祿仕哉歆然不見邸抄謂天下尚可爲冀兄由制科進以兄籌之正恐躬耕著書不能優游卒歲耳

四

入西鄉半月始得杜門小憩然食指既衆僕婢不皆勤儉雖瑣事率自指授往年居金陵寓食丹[illegible]晏然眠食兄嘗嘆曰疲一人心手飽僕婢口腹如我（可痛）儕何今家居米鹽淩雜關涉無暇遑其苦又倍於（一語淒然）客金陵也兩弟知之否前兄語兩弟云吾輩家居漸流爲腐迂此言似而非凡家居耳聞目見雖甚繁瑣宜措置得當此間須有動忍工夫況學問惟家居久漸有進步若云瑣屑繁劇不敢妄開口不敢妄動氣便爲腐迂無論傳說以下諸人不能勝大任當日狄（與理學貫穿）梁公周旋武曌事事曲折亦可謂之腐迂矣向日兄

與兩弟云爾者畢竟見未到耳

與惟適弟

一

入北闈屈指往返有二年之淹然須老親康彊兄方可束裝不則仍逐隊南雍得失聽命而已許姪（熙弟次子）有骨氣私心期屬覗元簡二姪尤倍豈意夭折至是念之潸然弟體素羸每見弟容色顛頟中心如焚今不幸喪子度羸益甚然弟尚有長嗣仰體親心俯慰汝兄當引西河爲戒毋哀慟自困兄年四十二無嗣

在金陵舉應兒（崇禎戊寅冬舉應兒己卯秋夭喪葬金陵）又不育當如何
痛哭自知哭無益耳

二

鄉居見吾弟遇事堅忍義理日明學問日進非獨二
弟之益即一門之慶也時事日非兩弟課業外宜三
復宛鳩諸詩娛親教子今日急務留意留意 國家
具文無實任人尤誤保舉拔貢特用無毫髮效近又
設奇謀異勇足國裕民科法令紛更人才凋落徙開
宵人倖徑非盛世事也

三

居城西大覺菴三日遇匡廬僧海覺似聞道者問遊
嚣法荅曰市廛深山一也安往非嚣將焉遊因詒二
偈云明日未來事今日枉思慮思慮自糾纏明日却
（與子聽語意同子聽云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不似前日既往事後日復追憶追憶總模糊不如放
下是吾弟速來菴與僧一晤詰旦僧策杖入西山矣
王鞠劬公祖（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壬戌進士為袁州節推勤人好士以清介聞）評兄
制義期屬良至弟宜錄近作徃質之

四

流俗競羨者科名耳士三四科不第雖平生同研好
友不無福薄之惜兄子處無聊思褁糧為汗漫遊諸
里處姓氏遇人不先與語旁睨其肴字竊聆其論議
針芥相孚幾人按劍相盼幾人苟得一二倜儻非常
之士聞所未聞而歸雖拜美官華金錢數百萬莫有
踰此者不審得如願否

與卓菴弟

一

作書與人雖冗次不可不審詬厲紛至皆吾輩學問

疏處反躬自責不較而已往年内戚某遣使來山中
求竹既將竹付去兄以付去者不足用移札云須竹
更取去取與孟子可以取取字同内戚疑取字陰斥
渠用官倒取竹咶甚云更取非夫也因歎昔人言杯
中蛇影無杯影安從生無影蛇安從生影自蛇耳杯（此理昔微）
則何罪笑而置之（即所謂不較）又兄近日懸一帖膚功祠（郡守解公經達）
建云此祠某公祖責令任僧看守責與與守不得辭
責任人責成責字同非扑責之謂或告僧云答責汝（可發一噱）
等守祠僧訐竊塗竄責令為著令告兄曰責字誤兄

笑曰誠誤今天下讀書不識字如伏臘丁丁者頗衆其間誣枉善類顛倒是非指不勝屈它官司文移不考字義襲誤承譌如查音差與楂同水中浮木今云查理查盤有稽察之義弔愍也傷也今云弔冊弔卷有索取之義綽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票訓急疾今以為票帖諸如此類枚舉難盡獨流俗不識取責二字哉弟東尾語意未明蛇雖在彼影却在此勿專咎它人世間疑我謗我皆有益于我未可謂安人不足較也。

二

論事宜切情理況關涉　國家尤不可忽往歲兄寓金陵偕友人莫張方伯（名秉文安慶桐城人）將別諸友有談及時事者吳次尾云此當專責　朝廷使共得見今（顯共）上必抗言　祖宗之恥未雪父兄之讐未報不孝不弟奈何侈言堯舜謂臣負君非君負臣皆逢君耳（此數語自正此特阿諛耳）臣言止此雖殺臣臣無悔衆皆壯之兄徐曰此茅焦薛廣德故智友朋忠告不廢善道何況君父鄙見始謂上宜條奏得失治亂諷上專罪己毋好名上不悟然後痛哭隨之如范鎮請仁宗建嗣章十九上鬚髮皆白朝廷未有不感寤者不則去就爭之可也信如兄子言朝廷無餘地自容雖欲悔過求善後不可得皆惟翹過且重主辰甚非計北漢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韓琦亦言諫主理勝以至誠將之今悻悻號于人曰我面折廷諍不避鼎鑊決怒氣而鬭是非臣則覷矣國何補哉是時次尾始自悔言之過諸友皆拱默退此崇禎己卯闈前事觀此則汝兄直諒次尾虛受皆可概見它飾非強辯不肄不改雖兄無如之何斗。

三

古人死生患難到無可趨避自當順受其正戊寅冬兄寓白下舉恩兒甫一旬產母洗病幾不起呻吟達旦心甚惘之會次尾貽書趣序樓山集方篝燈屬筆未暇問藥餌婢言產母絕復蘇者再兄曰死生有命姑去少頃念兒存亡（此至情也矣此則涼于倫者）視母母不起若兒何又念吳使歸遽序不可不往雖呻吟徹耳寘勿問比漏盡則序脫稿矣急作書併序戒吳使去未幾產母愈隣人竊

謂兒愁。兒曰。即不愁。能令歸浩（命實爲之）邪。曰。蘇子瞻過江灘。舟將覆。衆無人色。獨作不…其…一身安危利害何如。況妻子乎。兒頗悟此志

四

桐　爲國名廷　存問識者相業朝之

嘗爲兒序其制義。因出周勒卣序見示。兒未卒讀。心知其僞筆也。語曰。其見勒卣序多矣。此殊不似（古人忠告道之意）使果出勒卣。立言不能無疵。宜直致其言于勒卣。使自改之。唯唯退。是時心折兒能辨文字眞

僞。不知學問心術皆見於此。學問淺必不能辨別心術。昧必不能無假借。兒生平直諒。待友朋皆然。非苛求勒卣。衛禁古今人文。宜識此意。必如是而後不受欺耳。

居恒日弟三人稟　先君遺訓。互相資益。後先徃復手書累紙盈篋。皆身心鍼切語。我生不辰。兵燹窯妻灰燼。存什之一二。使兒輩少知征邁之意。丙戌仲冬月日。自記

與兒生訣書

父行年四十六。始舉汝。汝兩兒不幸殤。天也。何怨之有。父生萬曆丁酉。丁酉暨丙午。閱十歲。幼志雖未除。舉止與羣兒異。己酉就外傳。汝祖父祖母少孤。生計落然。父念子不能養親。實天壤間罪人。往往竊潸潸然。頗攻苦嗜學。甲寅遊邑庠。乙卯醜顏爲人師。里中及門日衆。然非父志也。兒今九歲。求如父嚮者嗜學不可得。將來汝何以慰汝父哉。昔申屠蟠九歲而孤。韓昌黎三歲而孤。范文正二歲而孤。歐文忠四歲而

孤。皆以行業著。卒光史氏。至今誦之。兒幸而有父。幸而少…可讀。不至如古人之孤苦艱仂。兒…過過古人遠矣。不審兒自今以往。能如古人之自成立否。能光大先世。無墜家聲否。嗟乎。父何忍逆料。仕兒自勉耳。父遭時不淑。甲申至今。瀕危弗死。祈死弗獲。仰愧天。俯愧地。因念古賢者避世。或變姓名爲異。卒或棄妻子不復顧。我生不辰。天實爲之。毅然攜瓢衲出遊。死生不可測。兒求不失爲孝子。使汝父亡日得瞑目地下。父豈復望兒以富貴利祿哉。汝祖父祖母曾祖

父曾祖母世負隱德險阻備嘗不及食報於父汝母歸汝父十有五年茹荼飲恨無一日歡雖僅一子溺汝不姑息嚴逾汝父兒念父又追念祖父祖母又善事汝母無令失所無令母憂兒不成立兒雖不復見父父死不恨苟自暴棄兒罪莫贖父焉能復督責汝哉況父雖困窮遺汝田數十畝屋十數區僕婢六七人書若干軸芑山集若干卷汝宜恪稟父訓罔或自佚墜文集抗懟觸時諱士大夫非知文非信嚮汝父者勿出以相示流俗好識謗恐重汝累父手定經史諸書未梓者宜愼守無失異時兒年長學成次第績梓此尤父生平之願也父輯孤史一卷略敘古人子職爲汝前車古者父歿始稱孤今汝父雖存既出亡慮無相見期兒視申屠韓范諸先生等耳雖稱孤亦宜後是兒與宗族姻友書尺■書孤子塡使知父蒙難不得已之意它疑且怪者兒明告之曰此父命也至於承先啓後惟孝友儉靜爲要十數年後兒讀書明理自可類推父豈能殫述父行矣復何言兒尙勖哉某年月日父垂泣書

予嘗籲天曰使某生子勝父願多男僅似父一子足矣苟不肖雖乏嗣無憾傳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萬一舉不肖子十數人覆宗絕祀理勢必至安在有後速得爲孝哉它如子房之有辟彊鄴侯之有蘩汾陽之有曖背親忘君忝生實甚斯蓋子房諸人之不幸也予今止一子勝父似父皆未能逆睹昔賢云未來寧早計庋外置之而已又識

芭山文集序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顧吉士　敦濟　較

序

進策序

臣歷觀　本朝制策竊歎士罕學術徒𭼽辯取科第
以故不適用近代借策對進諫雖求如鄭宥博且辯
不可得埴吏士應　詔上書猥蒙超擢盆鄙倍無足
錄它儒生摭古論今倣宋人策略自爲一家覩鄙倍

雖𣞁然文麗用寡不切天下大計臣皆無取臣愚以
爲啻謀國者非密不可當堯舜之時書所載都俞吁
咈特其跡耳其上下相與圖治者不勝述漢用蕭何
張良唐用陸贄裴度策非一可見者大略而已宋余
玠守蜀辟冄璡兄弟問計璡等月對踞畫堊起輙湧
去我　太祖之于秦從龍無小大皆與謀從龍每引
筆書版問答至密錄是觀之策上家議議者皆曲學
空文心之精微事之纖悉非策所能究況剿說獻媚
無毫髮裨益者哉然則求治而專取制策臣知其蔑
濟也據臣生平學術與臣後先研衡所及擇其可施
行者約略陳之助制策所未逮因明古聖君哲相圖
治制亂之道蓋存乎審謀而不在乎空文曲說也惟
陛下深思遠覽愼簡二三大臣朝夕侍從居中籌畫
復推漢唐宋集思廣益之深遠者措諸中外且以
太祖遇從龍爲法則幾事密而治理得矣尚安取制
策爲哉雖然臣策不足盡臣志臣不遑博證旁嚮飾
一時觀聽直舉今天下大利大害有益時用者庶幾
草莽忠愛之誠仰裨　中興之萬一云爾自審序法

祖崇實上下迄講學凡六篇某年月日臣某謹序

岳遺生曰制策非不足以得士特士子學識黯陋
考官又昧于去取失所以風厲之故相沿三百餘
年卒用制科釀亂耳讀芭山先生諸策深識遠畫
慮在事前豈徒空言哉如不用何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蜀蘇明允洵著權書衡論幾策凡二十二篇至和嘉祐中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於朝宰相韓琦善之名震京師其書至今傳予髫時卒讀歎曰此縱橫家言耳（不一槩抹煞方見細心讀書處是今明正心折）出濟一時之用未始無少效而或者遂謂是書盡古今治天下之道則未也然予雖私有是正不敢出示當世既壯參稽國史博貫百家迺復取二十二篇評定授梓（此芑山評定深意）後世用其書者折中於予之說錄其是者棄其似而非者庶不至於誤用然後明允學術之醇疵與議論之得失瞭然畢見未可槩以爲是而並存之也明允自序其書曰權書兵書也爲仁義之窮而作也又曰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惟明允自信故不可不駁正）嗟乎明允盍自信足以用世如此以予觀之權書六國孫武子貢三篇識議誠有過人者（確論）它論心術法制彊弱攻守類掇拾孫吳緒餘亡它奇畫獨指斥孫子五間不足恃補兵家所未及迨論漢高謂帝逆知呂后釀亂因樊噲娶於呂氏必先

斬噲以殺其勢不思惠帝既死呂后始有邪謀高帝烏得而逆知之明允又謂項籍不據咸陽卒兆垓下之變夫以籍之慓戾橫暴雖百戰百勝非沛公敵明矣藉令籍入秦必不能有天下明允不繇王術辨存亡而徒以地險決勝負何弗思之甚也衡論首遠慮言機言權似矣然謂小人有機雖惡亦濟謬稱司馬氏得賈充之徒卒移魏祚予意小人以姦詭勝何機之有充之不足與言機不待智者而辨而明允若深有取焉是教天下後世以篡奪也焉有篡奪而可謂之機者哉其論御將任相則以爲相易而將難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御才將之術專言智而不言信任相專言接以禮重其任而不推求擇相之道繫於知人又槩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諸人明博雄俊出可以將入可以相皆過也其言重遠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則誣武王甚矣若然者皆明允當日立言不能無弊者也（只一句狀東上數段）後世顧競相傳會何哉予故評次二十二篇詳加乙注既以貿明允之（真處感意）言雖未盡善當時頗稱其可用尤見韓歐二君子之

盧懷樂善雖一布衣之言若是乎汲汲褒揚恐後也嗟乎後世能爲明允者非乏卒書與人皆湮滅亡聞何哉

吳次尾曰自明允受知廬陵天下後世皆亟稱之能擇別二十二篇是否者幾人哉使芭山與明允同時得上下論議明允未有不心折芭山精鑒者也雖然芭山此序傳則芭山亦傳矣

遜志齋集序

明　元年　上思褒顯節義風天下推　祖宗郎錄革除諸臣遺章首追贈方公孝孺官命有司立祠合齊黃練鐵四公祀之予深感　國初貞臣殉節之（伏後段亦讚一句）盛足爲貳心者戒而歎近代薦紳士大夫所不能及因（即古人敎忠敎孝之意）取舊所嘗釐定遜志齋集示四方來學諸子復鋟梓（挈此句又）廣其傳嗟乎公生平志行忠讜載在史籍諸撰述尤（[illegible]伏[illegible]段參駁）皆然予竊疑後世論公者之未盡也或曰公可無死或曰公盡爲周紀會（粵濱逸史陳建云方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于金川不守

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爲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予意公欲信君臣大義于萬世非死不可王魏不足爲也當公衰麻號慟雖磔身湛族義不得反顧遑它恤而背故主哉雖然（齊黃諸人皆然　定案）公之死烈矣以爲舍道則未也（成化中華亭張弼題遜志集後云篤信好學守死舍道守甫之開僅見此老）予考靖難本末公方被　朝廷眷待不能少有匡正（吾學編鄭曉云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日討周官更法制不已又爲書貽燕世子類漢曲逆所爲又許割地講和又請　上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若是（一句一判斷　又設疑竟一步說）者皆無救于敗使當日計果出此則公居恆所謂志

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不自賊賊君者安在哉至若公古文辭樸重英偉如其爲人其最者釋統三篇原本春秋義例釋統謂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它辯論周禮畢命檀弓三墳書夏小正汲冢周書以迄學箴宗儀傳記說贊後儒能爲之自餘雜問雜銘敘對指喻大都擬古楚辭天問七發客難其爲司馬遷韓愈歐陽脩序贊謂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援孫炎傳又云孟軻論學必曰舍養氣弖謂養氣自集義始舍集義而言養氣非也公立言牴牾聖經蓋如此予故論列公立朝廟難大節使天下知主辱臣死之義古今莫可易又去取公之文推究其心術學問冀學者進求諸聖賢經傳明道辨惑以補公之不逮孰謂弖苛論先哲哉抑予尤有感焉　文皇帝克紹丕基非它攘竊比然公罹死節不屈近代覩顔事讎而不知愧斯又李茹諸人所弗屑也嗟乎諸子讀公是集講悉忠孝經權之深且微者以須時用以導揚今天子褒顯風厲至意豈無微也哉

揚攉郘後先論次正學先生詳矣或以爲程朱後出或與殷三仁並稱或又言其文章追踪龍門軼駕眉山皆非定論芝山獨衡量適中不爲成說所蔽此古董狐遺筆也

竟是方正學論不當僅作集序讀　弟勳識

六柳堂集序

予友袁臨侯殉　國其嗣子出奔父難未至燕道死知不知皆流涕是時予奉母僑信州一夕臨侯凶問至哭之慟閒閱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授予書疏泣數行下喟曰臨侯雖殺身成仁如齋志歿何私惟臨侯自筮仕敭歷中外植節不備累著公勤涖事則興人歌思去官則衢巷攀惜諸行能狀史氏宜有紀載痛遺文軼飛傳耳逮者裏陷臨侯方就逮予懼臨侯出處大節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敘本末貽予久之臨侯緘日錄抵予山中蓋自癸丑洎乙丑以後編年記述語至覈已丑冬予繇潭上歸里門走哭臨侯牀垂就其家索臨侯與二親生訣書畢命詩潯江紀事凡三通讀未竟又泣數行下嗟乎臨侯得死所矣而其子又能捐軀赴難義無反顧出卞氏胗肝右軌謂忠孝不兩全哉先是臨侯督潯嘗告予曰袁子不為睢陽必為平原生平論著賴子以傳予頷之今臨侯且死言猶在耳後死者忍負良友哉況臨侯從容西市與文山頡頏予不獲踵躡家毅父之遇文山遇

（使臨侯不死必能用所未見）

臨侯與時何顏見臨侯於地下若之何併遺文而淪棄之也因念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沒世無聞經紀葬具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古友朋樂稱人善類如此臨侯績業讜議聞中外非李董二子比其章奏詩歌書牘關國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為多去賀傳所為詩文尤遠甚如是而聽其磨滅雕零後無繇考見皆沈蘇諸君子之罪人也予與臨侯義愛何如而遽忘之哉　予上其書於　朝思易名請卹為一門忠孝之光且為萬世臣子勸不幸志弗遂歿有餘恨姑鋟其集以俟後人榜曰六柳堂集者蓋臨侯曾王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晉陶淵明年四十隱不仕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六柳堂克繩祖武恥事二姓予故彰之俾族里識所自云臨侯僅一子名一藻卒時年二十三一藻舉丈夫子三人甫髫率岐嶷不羣此天佑忠節克昌厥後之信而有徵者也嗟乎臨侯可以無遺憾矣獨予窮困老不能目見臨侯諸裔孫之光大先世徒撫遺文而酸鼻也

（今人知此意者鮮矣可歎）

（見六柳堂集不可不急梓意）

惜哉

古今文生於情未有情至而文不至者也是篇直發其情而止不暇求文之工然吾鄉讀是篇往往有潸涕者昔人謂出師陳情二表足發人忠孝之思予於此序亦云◎憶臨侯先生視學山右丙子以非辜被逮芑山先生獨赴京師唁臨侯先生於獄中今臨侯先生遺文散墜吾師又從而表章之其於友朋存亡死生之際何如豈今人所能及哉時輩讀此序而徒稱其文辭之美非知芑山先生者也　門人蔡溮謹識

史愼序

皖城吳子素夫纂史愼盖孤憤不得已而作也其書首忠節次忠隱卒叛悖捃摭二十一史上自唐虞夏商周下洎秦漢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金元　明臚列條論敘述已志諸出入褒刺毅然無少阿予讀未卒竊歎其憂深而慮遠也嗟乎吳子豈今人哉間嘗攷古史氏匪一家尤陋者莫如穢與佞故書雖具不傳（敘次前史如敘○指標的中素有○衡量如此）獨南史書齊崔杼至今遺直特著迫孫盛作晉春秋枋頭之敗歸獄桓溫溫無所逃罪吳兢撰則天實錄張說陰祈更竄兢曰若徇公請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識者並韙焉它陳壽沈約魏收蔡卞諸人文飾姦僞芟落事實雖名爲史徒空言耳謂足以勸誡後世非也善乎孫樵之言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書皆可燒也以予觀史愼後先論次撰諸南史孫樵大指鮮不合者惜吳子志用不通身不任史責今世知吳子者希耳夫士（此○段○議○論○皆○切○時○事○非○泛○泛○說○）不幸而遭亂世苟獲死所宜取古忠節爲法藉可以無死微服變姓養身有待雖隱與節殊趨其自靖自

獻則一也不然叛倖若馮道范質輩身買名滅萬世口誅筆伐不稍貸豈獨吳子無恕辭哉然則吳子之有裨勸誡能使其書必傳而無疑者雖不爲史官可也知不知何所損益於吳子哉抑予嘗疑陶淵明忠

進一○求說見史德外○宜是正前史括紫陽綱目

節炳若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並稱朱紫陽綱目義例雖嚴頗多脫誤如胡剛譙玄恥仕新莽事闕不載後儒遂謂西漢無節義若是者皆不足傳信予將攷定二十一史及綱目補所未逮著史辨以發明仲尼春秋遺意當與吳子共成之吳子

所可傳者當不啻史德而止嗟乎吳子豈今人哉

岳遺生曰發明吳子著史德之意抑含蓄不露因事寓規隱躍言外春秋微文又非董狐所能贊一辭也史辯成則讀史者遇司南矣予日望之

苦梁吟序

今年夏僑白門余子中台出苦梁吟示予曰此柘城張子益仁旅游近著也益仁生平不墨守聲調力屏黜俳優之陋與古樂府上下恒竊自矜負非苟作者

二句說盡近日詩人陋習

予覽而異之因歎近代人士不工詩而好爲詩累篇什盈篋輒自謂頡頏陳杜沈宋間要於風雅遺韻槩未有聞也予嘗謂詩不原本三百篇必不能芟裁僞體鼓吹聲教雖幽者戛魂寒骨宕者蹴霆飛濤鑱削者雕瓊鏤冰世率夸其美備深於詩者弗錄也宅畢

可與知詩者言

精格律日躔躡杜工部然卒非神似昔李太白贈杜詩微寓諷喻頗謂杜不能盡洗拘束泥擬杜者乎然則爲詩而拘其無當古作者之意明矣惜世之知此者鮮耳或言唐以詩選士詩以故特工後世業不專雖求工無繇然今所傳唐人省題詩拙者往往而是洪武初詩家推高季廸袁可潛丕變元習後先繼起則有林子羽劉子高孫蕡楊孟載諸人羽翼之予攷其詩益工拙半焉甚矣言詩者之難也今益仁不盡擬漢魏唐宋暨高袁孫楊諸體獨本其性情感觸者

一寓於詩託寄淵永脩然自適覩昔省題詩與夫近世拘聲調而類俳優者相去殆遠甚揆諸大雅雖莫（語有斟酌見芑山不妄言可愛）知其誰先亦可謂風教之嚆矢矣故述予白門與中台語者爲之弁云辛卯夏月既望

岳遺生曰雖序張子益仁詩作詩之法寓於此近代不工詩而好爲詩者讀此當發深省

與古人書自序

古人前予數千百年予爲書往復詰難猶親炙其人（起句勢奇）與之語世未有不謂予狂者也嗟乎予生不與古人同時鄉令生而同時若己友之勝己師之予將虛古人師友閒它雖求與予友不可得孰謂古今人不相（芑山實有所見非今人談語）及哉夫古之與今世代後先殊耳非古皆足傳今皆無足傳也今人能爲古人足亦古人而已苟以其生于今雖果有足傳斷然謂之非古人可乎自三代暨漢唐宋其人既往者皆古也然其閒足傳者無幾古

人而無足傳視今人踧踖者何異可槩譽之曰古之（如此尚論方不爲古人所欺）人古之人與古人足傳者同日論哉此與古人書之所繇作也或曰芑山今人也抗顏舉古之人傳世無疑今人尊信莫敢議如所稱韓柳歐曾者皆有辯豈今人尊信非與抑古人罕足師與予曰周孔尚矣吾（芑山學術見于此）師也吾得而友之者吾舉得而辯之獨韓歐以下諸人哉昔孟軻有言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尚論古（仰與芑山心同理同意）之人亡它心與理一也理一故源流一源流一故古

今一予于古因心而有詰難因理而為折中質諸孟軻所云蓋將有合者世顧謂古人傳世久遠今人必不容短長去取于其間豈理也哉予諸書具在雖今人所共疑怪古人無知則已古人而有知其必不以予為狂審矣予安得起古人于今相與論定是非使後數千百年無惑于古今不相及之說舍異而求其同哉雖然予不幸生古人之後數困于世獨寐寤宿孳孳與古人揖讓問辯而卒自忘其為今人也亦予之不得已也

（賞有根據）（睥睨今人恨古不見我）（今人以芑山為狂古人不然此芑山自信處）（芑山與古人書凡六卷帶集中所存僅此）（載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今人欲泣）

徐虞求曰古無此體自芑山創為之讀自序益信與古人書之必傳也百世後能為書與芑山往復者誰哉

此序甫脫藁輒棄去字半塗乙越數日篝燈讀之悄然忘其為予作睨視首末墨迹熊熊有光蝡蝡欲動竊自怪訝袖以質徐虞求先生先生曰此殆驚風雨泣鬼神之徵也古人可作豈以唐言忽之哉　自識

芑山制義自序

予甲寅迄癸未籍諸生三十年攻制舉義求祿仕意岸然弗屑也少操觚為文放恣橫從辭必己出自宋諸儒訓故逮有司尺度羣習詘唯謹予獨踔躍不顧每入闈比舍生遇題振腕盈幅退予瞑思自晨至晡草凡數易卒事出而無人色自度不稱志閉戶謑詬累日見者疑且怪予謂科名失得遲疾命也遲失未必皆拙疾得未必皆工以故十就闈役不售益自憤友人率病予不紬已從時自取擯落嗟乎豈盡予咎

哉討予大小試受知遇者非一辛酉學使者魏公詔拔冠邑多士丙辰黃公汝亨庚午蔡公懋德皆升予優列頗知予文雖遠近共推恥出示世立焚去後先傾厚予者胡公應台張公京元特甚予曰數奇人何尤日覃精古學貫涉經史傳註百家言或經年無一義或一日十數義類自為矸輕甲者以笥乙者以冢逸去者不復問同學槩未之知也辛未遊京師雖試知予者則謝公德溥姜公日廣周公鳳翔何公楷凡四人部試知予者則劉公若金徐公石麒凡三人蓋

皆稱道予文以爲必售者也（唯必售而不售乃可言今）其知予獨深莫如徐姜謝三君子（君子在此）雖屢蹶不售不以予文爲拙（世亦近今所謂以人心不易知也）又能因文以（芑山所重三）知予之爲人始終敬愛無閒言徐公曰我于文見子之心矣古稱不自欺欺人者非子邪言求合道行恥隨俗苟見用必卓有建樹子豈今人哉謝公曰子敝屣一第養至高然親老須祿養姑降心就制科它日予棄官歸我不子恩也姜公曰古曾閔至今傳豈必（按二公意更深議更大然二公所）科名而後顯哉子何爱不遇後世必有知芑山者（則在當時姜公所重在後世顧所處所施何如耳）芑山不遇故傳耳予退而銘三君子言于座隅既用以（爲已爲親一也三君子言如此宜芑山銘之座右）

自釋且自厲竊自謂晚而獲遇予可以無謐虛之誚諸君子可以受知人之名使後世有所觀感發憤不至以予爲戒亡何稱予文與期屬予者其人皆當代魁亮忠敢植節殉義之士足貽邦國光然或存或亡末繇請益惘然若異代而予終其身不遇至是鮮克自見于當世嗟乎其不比予于樊英殷浩者幾人哉予故合生平制義重加刪定諸閣牘雖司衡所嘗甄拔四方所競引重者悉棄斥不錄僅取其屛襲蹈而不泥訓故具比偶而不阿主司言與心不相違悖措諸行事有少裨于明理適用經世導俗者（如此而後不涉空言惟芑山自知之）凡一十九篇附見文集之後庶幾後世讀予文者知予少壯業制義之困未一日微制義之業可不謂艱且劬又知嚮者賢士大夫稱予文非阿它預辱予非盡予所自取又知予危困謗譏嗜古雋行閒見之于制義非敢苟同于今士求祿仕者之所爲（回願起處不屑祿仕意）與其徒工文而倖科名背經叛道爲聖賢所棄無寧失科名而文求自慊不自欺欺人者之有合于道也其亦可以無遺憾矣不然制義小技雖工不傳況不工如予惡用災木爲

哉。

雖序制義而學古力行守正俟命道理具在若僅以爲較恩怨感知己則失之矣○三君子之言情至義篤凡有心者所宜三復獨爲芑山道哉 弟勳識

芑山文集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王尚傳 校

四書大全辯序

今天下士學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何其紛紛與揆所自讀書不審去從錮往說溺文辭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 本朝 文皇帝詔諭諄悉務極精備與學者明理弼治意甚盛哉諸儒臣纂修值國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謬于

聖人學者弗察輒無敢是正曰以泰 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足矣予究觀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定南軒覺龜山諸家有足采者它天臺溫陵仁山玉溪東陽繁被者衆甚則牴牾經傳安得槩取而傅會之況大全闡繹傳註覈觕自諸儒臣非四子之書之莫可易也其間義理無齹俟後人賡續發明非 祖訓太誥律令之無可議也又況聖賢立言以救時爲急不悖道爲正既不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產管仲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知有時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信者朱子尤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論著間嘗自以爲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簀不能無憾它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真而滋譌謬由此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爲往說文辭所惑者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罔所讐正則是名爲尊 王令其臣救將順之大者而曲阿儒臣一隅之見曰宗程朱不能得其微言大義而卒以乖

亂孔孟立言之指如是而欲其明道以適用不亦難乎予生也晚竊有志于道不幸不與程朱同時又不幸不覯見文貞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及今也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罔敢傅會不知者且怪以爲妄可嘆也已然予猶幸遭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 二祖中外雖孔棘整學論誠正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釐正大全之說進者夫大全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膴

任或佛老而竄聖經共失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義當是時而靡然不爲之辯可乎哉予不揣固陋偕家仲季定著四書大全辯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同而同歸于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之疵漏如此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據有功經傳學者苟（見辯非定言）（間頗起數句）推予辯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不爲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是矣故予惟懼辯之未（[illegible]重將行正心用實地）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不能漸幾于聖賢之道是則可憂也彼與已者之議惡足恤哉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楊機部曰此芑山羽翼經傳干城名教之文姜師葢亟稱之語予云不讀是序不可以讀大全辯然芑山嘗屬予爲序予逡巡弗果要之予雖有作不能出此文範圍耳

孔孟至今存者爲有四書也四書乃修身治世之本古今道術政事所從出　本朝士大夫繇制科進者率藉四書爲筌蹄得魚兎則敝帚棄耳安望其辯諸家之謬哉夫謬者不黜則是者不明大全辯芟冗訂譌煩極苦心予兄弟惟自知耳學者欲從四書以得孔孟之道當自大全辯始丙戌十月

月翁勳識

删定四書大全辯序

明三百年士習四子書莫有辯大全者辯自予始崇禎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析別疑異深中肯綮亟咨部錄行予時未奉　朝旨雖乙注舊本未遑删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千金鏤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學周鑣吳應箕方以智劉城沈壽民皆有序版成屬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執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橐匣弗顧趣儳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巋然存

告予曰災不及版書必傳吉曰是奚足傳侯畀時删定庚辰吳鄤侯公峒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删本題之呈詳御史臺徐公養心淸　旨飭知行令流上尋報可癸未擬繕寫呈進甲申　國變事遂寢仲春予遭地信州葛川借家季文第修補視金陵本加詳及門余楷矢廢産流布版刻什之三四　御史臺周公燦績　題復奉　旨重鏤進　御亡何　陪京黨獄興周內天下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徧示都門毀大全金陵本坐僞學逮予友人潯督袁公繼咸飛書抵予謂時方禁學大全宜毀梓藏名山予梓如初內
遭將不綱思亡命日匿弗果戊　將毋遷鄉邦版雷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巾箱置于篋闕死無以塞罪憶甲申予過潭上與鄭子祖玄遇鄭子期予合梓四書五經大全辯次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予許諾己丑予赴鄭子約辭先人丘墓攜季笈大全藁就道及門俞子穿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豺虎鬬嗥人懷危栗予曰死生命也毋惴次光澤邏卒中予季且執予馳白當事當事覤曰二人者賊諜

也傑以徇予顧季曰不幸失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蒐行篋大全藁視之色稍稍懈動釋勿問越三月見鄭子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喟曰先生憊矣今乃益信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四書大全次及五經綱目迺庀工謀梓大全未竣者發仟畀葛川版來潭上合併以行于是大全辯始爲完書世率稱四書大全辯删本與先是未删金陵本異然後　文皇帝特命纂修之曠舉　烈皇帝倡明理學之　温綸孔孟曾思歷禩相傳之統緒與夫程朱諸儒講悉發明之微言大

義燦然如日月經　天學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
（芑山兄弟功在後學莫此爲鉅）
末灼知儒臣講師曲說之陋下以予辨爲非盖天幸
存焉不然予首尾是書十二年一厄于祝融再厄于
黨禁三厄于遐卒瀕死數矣惡能于危殘頓仆之餘
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爲多後先棗梓則姚
子履中鄭子祖玄及門金子燕余子楷筲予三開皆
悉心經傳功頗相埒世所希逮故予既爲文昭告孔
孟洎周程諸先聖賢併告我　二祖　列宗　烈皇
（綜前數段說）
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

之繇使讀者毋忘　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繇程朱
（俗儒但尊程朱并豈知有孔孟哉讀此當然）
以求合于孔孟庶幾有微功云爾當吾世有能賡續
（是書芑山處心好古其有功守待）
續折中增其未備以補予闕又予所敬聽而樂從者
也它辨正緒論臚諸辨略義例此不書

合大全辨金陵本自序觀之益見删定苦心芑山
師同卓菴先生尚圖卒業五經通鑑綱目行世使
天假以年次第告成其有功開繼何如哉　門人顧吉士詠

評定余冢宰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與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
史而已古者出師受成于學反以訊馘告漢諸將往
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多所建就
（凡將相分途者之誤）
豈獨時勢使然其道一也世顧謂武創業文守成安
（辨正往論甚確）
注意相危注意將何哉夫貪詐雖進不責細謹爲偏
（此是衆人未聞之道處）
裨言耳將不聞道雖韓彭有將爲亂孔明嫺將略
（正論）
平居寡欲思過諸馭下制敵行師之法率本仁義後
世稱王佐岳武穆論兵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每謂

軍食皆歷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推斯志也可以相藉
（武穆知已）
爲將者沾沾攻戰取勝剛果躁戾徂詐百出不還踵
且敗惡能持危創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
甫孔明指不數屈烏得盡若人任之予曰國家分任
將相可也宜慎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賢將
（轉到時事）
而責成功昔李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
搖王黼魚朝恩朋比尸位虜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
（古今一轍可爲流涕）
策圖遼得七空城而金禍隨之亡它猶不學故不諳
（有感而言）
史事不諳史事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閫寄至于
（遠代爲程表與瀛川足語諸人對而此）

于嗟乎天下焉有賢將相不聞道者哉新安少原余公世稱以理學政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予鄉永新撥劇整亂出入古兵法迫貳樞虞　患日熾將相大臣失人官事少閑參較前史舊迹取其合道足稗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略忠謨碩慮具古將相之用竊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亟是正而版行之今天下可謂多故願二三大臣反覆是書深泝古今文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弊夜師古賢將良相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事之間雖有

李林甫王黼蔡京童貫諸人末由竊兵柄危宗祏方略之為功不亦大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它畫徒蒐輯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于兵予故按古方略本末發凡舉例使後世睹所自因為之序以明弭盜息民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在得其意而變化之耳孰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崇禎庚辰仲春月朔日

吳次尾曰古方略予亦有序已刻入樓山集中然不逮此序精深使早見芑山作則予序不灾棃可也

樓山堂集序

吳子傷世莫知自哀其詩古文行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曰天下稱吳子衆矣議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張子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僥智畧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撰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

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私質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竊以為知言吳子謂予曰房琯樊英誤天下豈朝夕哉面引廷諍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儇為之或曰此吳子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所著見視鼎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卷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彼不能千里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宼也不幸而罹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

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過睢陽平原諸人功不稱志
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埋阨不自遂不蚤
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
〇因〇顧〇首〇句〇
天下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予素
〇使書者在〇目
所知者盡其道而尤不棄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于
詩文世卽不用吳子吳子可無憾矣況吳子終當見
〇卒〇不〇見〇用〇可〇嘆〇
用于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
名應箕。貴池人。方著書未艾云。

夏過蚺城。余于太微爲予言次尾以池州 殉節。

予痛哭竟日。爲位哭之。語家卓菴曰。兼予序樓山
集期以睢陽平原。今次尾不愧斯語。雖然次尾已
矣。後死者卒予獲死所。何哉。乙 季冬月日 自記
陳七業曰。句句是樓山集。移置它集不得。立言有
大體。

孔明過化錄序

過化錄。貴池劉輿父感時憤俗。條次孔明生平踐歷。
洎它遺文軼事。爲上中下卷。請予序。予受卒業焉。嘆
曰。今天下人臣未有能鞠躬盡瘁如孔明者也。孔明
經略中原。後先拮据。至矣。雖齋志渭南。識者傷之。甚
〇今〇昔〇不〇異〇
矣爲孔明者之難也 本朝于文定 名慎行著讀史漫評獨言
孔明不用魏延策取長安。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
附會陳壽〇大〇謬〇
宜短其用兵。嗟乎是豈知孔明者哉。宋陳亮曰。事不
〇引〇用〇文〇此〇言〇以〇駁〇于〇文〇定〇
可以恒理論。使後世安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天也。

非人也。繇是推之。孔明功雖不就。殆庶幾無憾。豈近
〇武〇陵〇荊〇漢〇拮〇据〇界〇狀〇見〇于〇此〇
代奉命出師損威養寇誤人國者可同語哉。此輿父
所以追歎孔明爲不可及也。予嘗謂孔明知人能納
言。有古大臣風。方銳志南征。聞王連直諫。不果進。至
伐魏敗績。責躬引咎。日厲兵講武。弗僭。將歿。李僕射
來諮大計。又惓惓推引蔣琬費禕諸人。其始終盡瘁。
蓋如此。以觀今天下大臣何如哉。昔人謂李林甫盧
杞心存患失。禍至喪邦。誠哉是言。迹今大臣所爲。當
與患失同科。獨仰愧孔明哉。嗟乎。輿父之爲過化錄

深矣與父居恒侍其尊甫伯宗證據今昔撰述日富其辭是書雖自傷不遇慨然比管樂意然講求古忠孝之道師宗孔明非一日矣未強仕業深明得失以斯世已任它微文刺譏尤出入春秋大義宜其感時憤俗而不能已也然則士大夫稱今大臣盡瘁與孔明齒謂與父論爲過此又與父所竊笑者與後世明君賢相讀是書可以興矣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日

沈治先曰駁正于穀山之說孔明稟稟有生氣雖論次孔明行業感時諷事意在言外

劉巨塘述略序

予攷巨塘劉公（名廷舉麻城人）之遇故相國分宜蓋有感于盛衰之際竊怪後世爲相者之不能以分宜爲戒而事權相者之不能以公爲法也分宜立朝本末著在史乘不共論獨公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往往合道三復公自述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人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籍江右自固陰擠分宜去及分宜敗坐世蕃不道棄市輒解籍未幾華亭罷新鄭入華亭故門下士附新鄭馳至吳風琶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卒論戍鄉者諸縉紳爲予言如此夫華亭婘阿分宜畏禍耳新鄭傾華亭修怨耳公令宜邑時分宜勢灼中外屹然不爲屈比公守袁而分宜敗使如新鄭之修怨不下石可謂厚矣顧汲汲改葬故相不以先是嘗抑己而憾之嗟乎視華亭新鄭不相去遝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恥附分宜或不往謁或自罷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予閱華亭內江江陵諸人彼此排抵

（門○字○一○篇○綱○領○）
（皆○之○者○純○之○也○又○不○容○並○角○）
（己○親○入○于○文○字○之○外○此○法○古○人○不○傳○）
（後○先○盛○衰○宛○然○）
（此出兩反兩道理○）
（善○留○餘○地○）
（古○人○所○難○）
（哭○入○此○段○奇○甚○）
（又○從○異○中○求○同○巨○塘○援○紙○自○見○）

非古大臣公爾忘私意去分宜一閒耳豈盡倖者歟
歟抑皆不能無過與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剌尹
氏不平也夫秉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豈在尹氏
下籍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惡至端揆荆棘哉此予
所繇益嘆公不可及也公政事在袁袁至今稱之予
不獲從公遊然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爲如彼公後
先遡分宜如此是非久乃定豈惟予不能阿鄉人予
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重初痛其曾王父爲權相所
抑自楚走數千里持公自述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
予序聖初蓋知予不阿者因序以歸之嗟乎盛衰之
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悟何哉崇禎壬午仲
秋月既望

梅恩遠門三客相形褒譏互見得史遷筆法

按郡志公初令宜春以不附權要調後守袁威惠
兼著會郡大饑公發廩捐俸勸富戶貸賑民賴存
活者頗衆申傷　聖諭錄布小學士風丕變去之
日有徹底澄清一巨塘之謠蓋皆實錄也獨周旋
分宜本末不載賴此序闡幽公庶幾不朽哉　弟懋識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代

其束髮遵庭訓覽古太上感應篇善之問是書之傳
始宋理宗理宗嘗言李昌齡注感應該貫彌洽裨助
風教迨鄭清之益以贊真德秀續以序說綦詳佩服
者日衆然則是書也其足爲古今作善之助豈不彰
明較著哉閒竊窺感應之理聯易書詩春秋鮮剌謬
者它王相周箕侯鑑李繼匙善淫禍福率後世炯鑒
而世妄疑仲尼冉顏曹孟德或困尼沒世或竊位以
壽終予則以禍善福淫詳青田劉氏天說士宜勉善
毋怠奚暇言禍福又況孔顏世享令名懿踵操裕踵
懿身朽名滅貽禍世笑惡在感應匪謬哉我
太祖誕膺天命政教四訖特諭儒臣輯爲善陰隲書
頒布中外義與感應篇表裏近代　冦內訌士學淪
喪教化衰故風俗偷風俗偷故姦邪進姦邪進故法
令滋章菑害薦至　明天子念民間淑慝闕　國治
亂夙夜祗慎思立致太平而急觀成于郡縣守令之
賢者慮尤深遠哉善乎公之爲治拯鄭息罷禁邪戢
暴務廸民同善尤惴惴畏民之即慆淫也重剞太上

感應篇。朝講夕肄。俾知勸戒。盖將規範　祖法。羽翼
王謨。補李鄭諸家之闕而光昭之。陰賊暗傷之風熄。
忠孝友悌之教行。以治一郡者治天下。效可蹻足待。
天下讀公是書。抑可以觀化矣。

汪未齋曰。芑山生平不畏鬼責而畏人非。讀其詩。
有君子懼人非。誓不乞鬼恕等句。此序亦然。
兩序各有闡發。不悖經傳。其頌寓規一也。弟熙識

太上感應篇序

崇禎之十年。初吉。稅侯某取太上感應篇重梓。剞氏
予卒讀而序之曰。少嘗觀感應書。莫詳所自。或曰。神
僊之遺言。或曰道家託也。儒廢其說。風世。或曰。宋太
乙宮摹本。轉假留外。燬焉。理宗朝胡瑩徹謀再梓。李
鄭註贊係。是以傳。或又曰。太上即太極。感應與易言（此理不誣。）
感通類。獨後世好事家。因襲傳會。雜軒轅赤松家言。
侈談三彭九華玄真大靈玉虛。黑白簿。劫運書。說誕
甚迫。詳覽其篇。如中誠靈驗根據史傳。嚴彰癉。翼教

（丁氏名九嚁書墓天史行世大抵與此同。）
化。寓古刑書遺意。視世所傳乾竺止觀之書。都利聿
斯之術。與夫一行道茂齋乾臚中諸家之論。何相去
遐庭與。雖然。讀是篇者。深思其意。宜孜孜遷善寡過。
俾德業日以懋。不實是務。徒空言衛俗。爲善近名。禍（然可畏。）
必隨之。甚者殃及數世。可不畏哉。公之守茲土也。惠
和萬民。咸歌寧壹。庶幾得太上之意。然猶夙夜惟厲。
每懷靡及。重梓感應篇。家喻而戶鐸之。藉方內率由
弦是書。翟志祓慮。挚歸于善。則賞罰信而風俗正。道
德同而教化成矣。嗟乎。後儒明勸誡。勵祇畏。以求免

乎鬼責人非也。尚無忘公同善之志哉。

衛神清曰。世服膺感應篇。僅欲希福免禍耳。讀此序。如聞發鐘。宜發深省。

雖爲感應序。道理與六經貫穿。篇中寓規于諷。尤見立言不苟處。弟勳識

四書寄言序

梅子惠連。生平湛深好書。恥溺章句。多所論著。寄言其一也。予讀而歎曰。今世理學淪斁。豈惟失孔孟遺意。雖詁訓家言。往往乖剌經傳。京山郝氏解（郝仲輿諱敬京山人著九經解行世）詳矣。煩言寡要。有足存者。最陋莫如五經四書讀（臨川陳際泰著）其爲說也。譬入闤闠。紛紛莫誰何。暮散而已。論者謂罪不在楊墨下。嗟乎。著書不可苟如此。以觀寄言則異是。惠連憫世墨守。間以己意繹四子。然其說得之友朋晤言觸類爲多。漢武侯言諸子讀書。欲爲博士耳。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一病。若惠連者。其有合于武侯無疑。予兒時讀書。好創論。里人以爲怪。然予自度雖背疏所無。未嘗不與聖經合。質諸寄言。非先獲我心者歟。或曰。杜樊川云。古者身不遇。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後世也。寄言亦然乎。曰否。惠連被服家訓。出處成敗。不繫其心。寄言。言所自言。冀不悖孔孟耳。豈有求于世哉。予願惠連庚續發明。增所未備。舉詁訓諸家而是正之。使學者曉然知言之足以寄道。理學未有不繇此而與者

也。崇禎壬午仲秋月日

成寶慈曰。辭不繁而經傳大義炳若星日。學者類推之可也。豈獨表揚梅子哉。

四書爲傳註蕪蔓極矣。延芑山與予增定大全。多發所未發。而梅子說亦間見其中。然則梅子之言。頗有所寄耳。弟勳識

梛子玄筌序

著作至今日陋矣哉。刻成。顏曰某集。敘跋昭整。跡於史氏。追詳考其書。往往賊臣而口忠義。貪吏而說貞（著書之陋不止此）廉。迂儒腐見而談道學。竊者爲盜。譎者爲優。俳偶者爲守虜。枯者爲老衲。幻者爲魍魎。妖冶者爲淫婦人。嗚呼。其書皆可燒耳。夫口舌無功。摧陷廓清。莫甚（言至今日驗矣）武事。其害將不止於書。後世好立言之士。其知所戒乎。一日予歸自廣陵。從朱槐里讀梛子玄筌。蓋庶幾不悖古聖賢之訓者。爲稱歎久之。或曰。善易不言易。

至玄不詮玄。予曰否。玄初嘗與予燕坐。竟日意落落與人異。今雖暫託言詮。後十數年。予兩人相過。當默然相視而笑。不然。昔子瞻嘗譏子雲。安知後世不復有如子瞻者哉。玄初生長尕。猶少喜俠。頗好著書。既刻玄筌成。屬予序。予曰。此玄初緒餘。天下之知玄初將自此始。

梛子安貧著書。落落居金陵。知者甚寡。遭世亂離。進退維谷。爲之憮然。自記

送余子還率山序

己卯予與余大微中台二子就試 陪京。慨天下多故思有以自著見既而榜發皆不售二子過予日張予鄉者不嘗講肄率山邪今我兩人笈書返率山張予西歸盍附我言予退而爲序鼎二子者艮至比稚別二子二子槃先予去予槖其序歸里門與二子不相見者蓋二年今年秋 國家復大比士二子與予復相見白門大微（名桓號寓公）日吾與子冀見用于時久矣復就試于此天下益多故得失安可必哉爲所能

爲而已中台日近者寇訌吾里樞（名樞號中台）閉戶讀書萬山中家大微鴞鄉勇殺賊賊望風逝因嘆今天下勦賊鮮成功非賊强我自潰耳予大息久之已又出正誼同言質予皆里中十二子所定著者予循覽其文推陷廓清蓋與武事等視二子鄉者與予講肄率山時何深以遠與嗟乎二子豈易量哉予因告二子曰士幸繇制科進僇力戡定無詒 君父憂不則猥道廸德師孔孟明絕學爲後儒倡貧賤惡足恤哉今（數語自足士大夫頂門）士則不然方其成進士高者矜名節夸論說下宅樹

立交拱嘿荒飽耳甚者以賄敗乇或工制義盜聲譽抗顏爲人師迨爲孝廉齒髮既長矣一旦居膴執贄稱弟子于權相之門此其人豈師孔孟者哉二子大息者久之以予覬二子心獎道德有志當世之務又能誦王父少原公（名愈衡與歸忠介爲仲好講學詳見余家乘本傳）藏書推廣紫陽遺緒以倡導同人又朝夕被服尊甫長公庭訓與予劘切者無少閒其于師友可謂勤且慎聞今士所爲未有不竊相戒者也予意二子處思成其處出必思成其出宜蚤見用當世困躓如予既投筆

出閭不卒業所期屬二子不尤深遠邪未幾榜發二子又皆不售予又西歸二子又笈書返率山徒相視悒嘆嗟乎天下益復多故求如獨者晏然閉戶里閈肄力詩書不可得烏在其能卒吾志也哉雖然胡文恭（名宿）生平守道不屈語人曰士當修身俟時毋爲造物嗤程子又言家貧親老須爲祿仕得之不得有命嗟乎售不售豈非命哉今二子年尚壯出可以有爲正誼如汪子赤齊曹子文季（赤齊名志穆文季名鴻達）既獲雋二子益足以自信獨予齒逾強仕二親皆七十每諷昔

人不以一日換三公之語往往出涕不終老耕塗安適乎抑予深痛今士之不師孔孟方退求諸道出處皆不可忽願二子無躁二子行慮無以勗二子因楚前所為序復次其言送之治亂得失進退之際益慨然有感矣嗟乎凡為二子友者尚勗哉崇禎壬午季秋月朔日

陳士業曰紆餘委折每用層句生波瀾合首尾觀之自見

借它士之不合道者以為戒芑山悟言無排擊類如此弇州歷下諸贈送之文複贅鏤刻文過其情吾無取也　弟熙識

贈周生辭聘詩序

楚黃官子凝之膺大中丞史公（名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人）辟薦得為桃源令素史公晉幣來自淮訪周生徹甫于金陵先是大中丞思致徹甫幕下徹甫未之知也及凝之出晉幣示徹甫為言大中丞意甚至徹甫曰我知公不我棄也然時不可為請辭與凝之語竟夕所指畫類神怪莫能詰凝之益奇徹甫數勸駕徹甫辭益堅卒卻幣不赴凝之告予曰金陵周徹甫隱行士也生平詩文李本寧黃幼玄皆有序其詩文髣髴其人它天星封氣之學寄焉耳予曰嘻子不深知徹甫不與論獨大中丞馳幣招徹甫徹甫不就此徹甫所以大過人也予觀今天下士罕挾持汲汲恐人不知日奔走王公大人及遇小利又信然爭之卒敗名辱親為世僇笑嗟乎若徹甫者可不謂賢哉凝之方之官率友人為詩贈徹甫請序于予蓋欲彰大中丞史公下士之盛無寸善弗錄而亦以見徹甫之不違時不躁進以賈辱也彼逐聲利而苟得者聞徹甫之風或少有愧乎雖然凝之出而與士[illegible]所知其亦

慎所以自立哉壬午仲夏月朔日

予縣官凝之知徹甫徹甫出生平詩文質予予讀未卒別去不一月就旅舍復詢之徹甫已即世矣徹甫先是為予言少嘗與陳 同業游好頗暱及 列賢書徹甫私怪 以出世法入世不合道恥與之游嗟乎徹甫亦異矣哉自記

劉伯宗曰賓主抑揚深合史法在廬陵南豐之間

汪未齋曰文短韻深世之作者皆嘍耳此獨惝然而善

鄒貞節傳序

袁郡志列女節孝繇洪永至萬曆旌閭者數人後是則袁子俞臣（名一卿宜春人）母夫人鄒貞節特著臺使者采邑輿論疏聞 朝廷旌如制不逾年母卒俞臣懼母節之弗傳也信予不阿以書俯傳來乞序予曰嗟乎節豈可以偽為哉若袁母者豈易言哉袁族于袁號著姓代不乏顯仕公諱繼弘蓋篤行士也家故落母年十四歸公奉舅姑唯謹雖食貧諸椸枷篋禰嚴其有度往往得舅姑歡十六始舉俞臣俞臣襁二歲公輒捐館舍指屈母侍巾櫛僅四年嗟乎母何以自存哉當是時毀容劬身既哀其孤又悲公數奇日夜思從公地下慟絕者數矣已迺剪髮誓曰未亡人不即填溝壑舅姑無恙實惟孤是賴苟撫孤不遂何生為嗟乎母時年甫十八其介特堅毅蓋如此俞臣方髫齔甚所親謂母曰艱艱者足恃乎母泣曰為夫撫孤義與孤存亡違它恤哉卒不敓其志亡何舅姑相繼殁母以禮舉喪有士大夫所未逮者其訓子大都先躬行次文藝久之俞臣者聲諸生間母稍稍色喜繼

公庶幾有子。死可以無恨。追母節日顯。植楔表宅。光榮至矣。母獨拊心曰。善無近名。發不天。胡恣有是一時。母子相顧泣。聞者皆流涕。嗟乎。此袁母所以為澤遠哉。世嘗稱歐文忠四歲而孤。母盡荻教授。卒成令名。范文正二歲而孤。母貧再醮。文正既貴顯。迎母歸養。二母蓋幸不存焉。以予聞袁母遺歷皆范母所難。然兼有畫荻遺意。俞臣少孤。與歐范等。然不待貴顯。一縫掖能白母節于朝。榮膺旌表。而母尤親見子若孫之成立也。袁母豈不尤厚幸哉。抑予慨今天

下忠孝蕩悉士竿起。節蹈義甚則僇身及親。出婦人女子下。信如袁母之根柢。誠豈始終靡悔。豈惟潁前徽光照邑乘與日者。國史特書。將有考于予言。袁母豈其傳乎。後世聞袁母之風者乎。婦之于夫。臣子之于君父。非異道同尚。無徒以僞塞責哉。崇禎十七年仲夏既望。糉人某序。

吳次尾曰。此史筆也。予嘗欲與芑山纂次我明實錄。亦後世有志未逮。惜哉。

芑山文集序卷之二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illegible]旭　較
王尚傳

甲戌文辯序

甲戌文辯合諸家所選房牘删而辯之書既成愍然
世道之感而重有屬于諸君子也　國初制科取士
首崇經術次稽政事士苟嚮用類能決大疑戡大難
以故古者建丞相我　太祖更制分職六卿至停制
科而不得罷代迄　仁　宣翼翼厥猶與思皇匹盛
哉嗣是沿故例歲所貢若而人雖不乏碩武魁壘之
士何治幹誼行弗少槩見而　朝廷得人之效稍稍
衰矣既通籍累資稱顯官卒罕樹立甚者浸淫富貴
聲色衆馬之好廉恥道喪詒　宗社孱昌啓以來識
者蓋傷之嗟乎諸君子睠今天下何如邪予觀今天
下詎寇是亟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三復斯言
倉兄出涕夫天下事言之未壞之日鮮不嗤且怪逮
其壞惶愕蒰以應　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憝
逆璫褒忠賢詳見欽定逆案　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illegible]

抗言一二言者晝利害甚至又卒見格儒生鬱抑不
得志過事相感發思有所自見徒空言耳今諸君子
稺禍爲　王臣弃獻伊始亦思御所揣摩者何事邪
今杜瑕窒隙厝國敉寧者安施邪予竊謂士大夫脂
韋嚊沓詘膝貴近誠無足齒數即矜名節捐頂踵之
淵慮遠謀逆濟時變及事已敗雖風烈攸尚匪國之
福昔東之不敬聽季昶言坐罷顯戮而實陳諸人幾
事不密適爲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
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人主之
前雖出爲王太傅策未必盡適用志良苦矣以予聞
今天下通經學古者名籍甚
士然各過其實世比之樊英云　天子優異之什伯漢文未嘗悲不
遇賈生必有引君當道者屬是時豈未可陳言職尚
所娭而後言歟抑靜默牟免姑引咎去也嗟乎諸君
子所宜自處抑又何如也予歷覽房書愼思平氣
其言以論其人方惓惓諸君子冀所爲決疑戡難
隆初盛無復嗟　光　熹兩朝之蠱壞潰裂者蓋
有其道未可謂予一人私憂而過計也造予道

問忠介諸公遺事徘徊太息不能去過武林弔宋岳武穆又欷歔久之諸君子無意天下則已苟有意天下事前車之鑒可弗懼乎哉古今大亂之作絲辨之弗蚤易曰履霜堅氷盖言愼也然則予今日之辯豈獨文而已諸所見畔經侮聖靡曼喪志之文私不能亡剌譏懼之深故辯之亟亟云爾天下讀予茲選不深維所以倚屬諸君子之志僅謂予衡較短長足爲三年中利祿捷徑豈惟悖古聖賢淑身礪世之指抑并非　祖宗制科進士初意嗚呼可勝嘆哉

倉兄根據經文非爲也新建蘇武子改爲愴怳盖未詣經文耳時儒不通經術多此類可嘆 自記

沈治先曰非獨規切新貴盖私冀　朝廷率繇[illegible]
祖制不令奄官干預而以逆魏已事爲戒未幾
朝廷謂外臣無足倚賴輙委任中官一時監軍[illegible]督鹽漕者威福赫然炙手可熱每有彈劾屢奉[illegible]溫綸士大夫紀綱自此掃盡矣諸璫畏　上英[illegible]雖不至如逆魏之辛螫要之釀禍　宗社者不[illegible]甲申三月之變豈盡氣運哉 一

皇明歷科程式序

天子御極之四年予遊京師蒿目天下事思上書論學術是非條例鄉舉里選法因而歸今年冬僑吳門鋟洪武以來錄文竣聞　朝廷　詔復　祖宗薦辟嘆曰古今治天下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制科兼選舉法甚善或曰我　國家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今士盜虛聲尤甚率無補當世它懷材負氣義黨壘巉出更相賢聖其弊不牛李朔蜀蠱壞　宗社不止繇是觀之雖勸辟薦奚益予曰否三代以後孝廉辟署限年

九品清議銓選諸科始得卒失不數傳詭謬僞雜同議若是者豈法弊哉行法非其人耳今　上思致理平日孳孳顧倚是亟二三大臣僕愼簡人望布列庶寮兼酌罷使久任採左雄劉放司馬光遺議與天下更始一切門品勞舊資次黜勿用四方士之賢者科目外度可自著見咸激發磨礪澡思樹立諸不肖[illegible]衛沮退屬是時數考績累名嚴黜陟焉天下幾幾可治惡在辟薦無盆人國哉然則議者謂選舉之寬[illegible]佰科目疑天下乏人欲槩絀令典而廢之噫何其[illegible]

甚也　明典尊經義設科糊名謄本示衆以公士進退繫幸不幸非古敷納明試意今科目舊矣而保任驟復宜得士比隆古昔當事塞源浚流悖古先王官使之道總總慮亡以稱　上旨何哉予謂薦賢責在大臣與程士責在考官一也（兩事合說極有見）其道存乎辨是非信罰賞是非明則罰賞必罰賞必則勸沮廣勸沮廣則忠實進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嘗聞今學士所傳

昭代典文官錄文職嚴名氏犂然具在雖忠邪後先殊轍其間大臣嚮　朝命進退多士（插入此語法老）蓋與今辟薦表

裏惜上焉者求之不誠下焉者應之以僞苟且因循以趨于弊求言語文章之盡合于道不可得識者所緣屢廢書而嘆也予也攷文論世蒐十五朝程士之（語有關係）業差次而是非之點乙詮注（芑山生平抱持見于此）茂敢漫易竊準古辨材定論之義不阿親黨不畏彊禦推而之于天下進賢退不肖庶有裨乎覽斯集者追惟　祖宗朝貢士初意深思古今廢興得失之自與夫是非罰賞勸懲之宜諸大臣開誠布公兢兢推賢奬能爲己任而草茅申淑質貞亮之士相率黜華競端學術藏器待用

邦國光則參用辟薦制科三代可復而不然者中之變蒙名實乖戾議論多而成功少（詳容）雖日講周官之法如子嚮所條例豈足以治天下哉崇禎乙亥冬朔日

吳次尾曰此芑山經濟文字薦賢程士合說處組織精密　本朝古文冗靡甚未有挺特堅峻如芑山者也

陳定生曰須看通篇上下承接抑揚斷續處尤妙在因斷爲續波瀾老成此法宋人所難

言之而可行者此等文是也當作名臣奏議讀不

得僅以時序目之錄文中晉授席任銓選者多矣如此通達治體者幾人　弟勷識

丁丑文辯序

今年春予赴　京師唁友人袁臨侯（時臨侯視學山右為御史某所劾徵逮）憫時悼俗為誦巷伯詩思躬耕自放數矣是時天下計偕士方就試禮部或謂　朝廷辟薦外復繇制科取士三百人天下可復治比予返金陵諸試禮部得第奉　皇帝制裒然成進士一時雄深奇偉淑質端亮之人為予素所知者蓋往往奮起其間予意今進士三百人豈必皆才且賢若予所知數十輩往往益時用然則謂今天下雖才且賢如諸君子數十人天下不復治豈理也哉已適念予鄉者走數千里達　京師過故　冠蹤躪處夜數聞愁嘆聲見諸父老子弟相視無人色輒流涕嗟乎此豈非數十年以來諸進士因循浸漬以至此極哉又私念數十年間二三偉人長者既才且賢既繇進士備官中外慨然天下已任今也退不得志與夫遭讒而罹憂患者何踵相繼也繇是觀之士雖才且賢雖天下已任卒不得志去然則謂予今所知數十輩進圖吾　君天下遂大治智者必不信又況今天下靡敝甚驟起而更

張之鮮弗敗少須則潰裂莫可救甚矣為今進士之難也諸君子幸而成進士幸而才克濟天下獨不幸而生今天下靡敝無復之之後雖日夜圖所樹立而勢有不能若予者欲無自放得乎雖然易曰王臣蹇蹇古忠臣愛國未有逆計不可為自委去者予願諸君子壹志輯慮靖共爾位治即不逮古不至潰敗如予鄉者聞且見之甚諸君子勉之而已予故感悼友朋進退榮辱之異追原　國家後先治亂之繇既竊嘆時莫可為而卒倚屬諸進士期無負　明天子取士之意蓋甚不得已矣嗟乎諸君子尚慎所以善後之道哉崇禎丁丑仲冬月既望

沈耕巖曰往復纏綿忠愛與俱處君父友朋至矣惜不早見諸行

古今論表策合辯序

今天下選論表策來有合古今成書者也合辯古今論表策自予始予因竊嘆近代取士之法之寖降也（見前此後場評選之謬）國初頒科舉成式冀士子通經學古出濟時用亡何士競祿利苟且爲兩闈應舉之文初場七義尚剽略不盡合經傳卒觀二三場空疎腐迂尤甚它號淹博者指事析理與古頡頏既仕無尺寸裨於世去空疎腐迂幾何又兩闈典文官類術資次知人能得士者（本朝積弊不可不革）鮮一時分較諸人免戾塞　明詔而止不能搏蒐士（凡有博爽甜譏不關奉者此革並朝廷罪人）

之通經學古者進之以故初場中式二三場陋劣置（制科壞于此）勿論七義苟見黜策論雖賈董歐曾求主者一寓目（每見今年少得第不知策論爲何等）不可得士繇是微倖取世資罕通古學往往不適用嗟乎如是而謂得人可與圖治不甚謬歟夫士之學術精微不盡見於策論與夫四六駢儷五判浮剿之空言明矣當　國家大利害決幾合變因時信詘又非沾沾策論克勝厥任可知也取士以策論軒輕庶具文寡效亡兼古明試意矧徒取夫寸晷急就空疎腐迂者使皆得以躋巍科陟膴仕耶私惟策論不足以盡士然舍策論不可以得士其道莫若使之繇今（議法甚提）（惟此可見諸行）而求諸古其求諸古也莫若使之因文而求諸實士皆學古而得其實雖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綽有餘裕孰謂策論空言哉予也懼士學不古（此合辯古今論策之意）合古今論表策爲之辯是非去取折中於聖人蓋欲學者曉然知古之論策如彼今之論策如此古今立論策者文過其質不足與有爲又如此既求之于古文之法度不至空疎腐迂如近代兩闈論策之甚又將深窺古人經權智勇忠孝節義之尤大者本諸身（制舉業纔有實地）

以見諸行而諸典文官復據古經術進退天下士雖不盡以古法繩之一切不適用者悉罷去士孳孳敦古學恥華競彼空言亂天下者安得雜然進哉故予今日之爲合辯皆推本　國初取士之意以實用倚屬考官暨諸進士非徒好辯而已儻鬨予言而以爲迂則　太祖高皇帝開科求賢才正文體　詔諭具在尚敬聽之哉崇禎十三年仲冬既望

啓宋大家策論予皆有批駁惜覽者未詳耳（自記）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張子居芑山選古今論表策渙復删定　國朝四書程墨錄文千有奇合後先諸家之說而辯之書成自爲序曰今天下法有久而不變行之非其人而法不能無弊制科是已言有大而近夸察之鮮其效而言無補于治謂制科盡善是已夫制科旣已盡善有人于此絀制科爲無益敢爲異論不顧而羣士大夫之說無足以勝之何也（陳○啓新請廢科目○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首重得人洪武三年　特命天下開科六年詔士罕實

用詔暫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十七年始定　今科舉式嘗攷靖難以來諸讜節忠義士頡頏靑田義烏浦江諸人可謂制科無益歟迺者制不逮古士年寵尸位（瑠鼓自此廢）　上廼稍稍錄用制科以外之人是時繇制科進者率救過弗給末繇自著見然後制科無益之說肆而　高皇帝須定一代之制幾廢不廢者幸耳者是而槩謂之無弊果可爲定論歟嗟乎以三百年學較所嘗敎育課試之人數進退以古經義之法因循日久蔑有克勝任者一旦求諸制科以外彼其人豈

盡伊召周傅哉將決裂潰敗倍蓰科目而無復之邪然則今天下之視制科又何如也以予觀制科非無益後世徒守其法語人曰我以尊　王制云爾一制科足以治天下云爾舍其實名是競（受有在此）使天下日見制科之蠧而不見其益議者益信以爲必可廢夫一制科耳聰明神聖如　高皇帝舉輒罷罷復舉兢兢輔之以保任申之以嚴試俟後世善師其意而已以故　仁宗嘗與楊文貞論其弊意甚善文貞顧獨以（見文貞議短）南北士定兼用它無所損益後是高文襄謂天下方

重制科定無限科貢惟賢是視然卒不能端重而善其法制科至今日弊且有不勝言者宋胡瑗忠仕進（此宋儒議論可行處）專尚文辭推本古聖賢脩己淑人之道分設經義治（猶仰經義中）（亦有治事工夫分說者）事條科課士程顥論取士欲盡去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專以行實才學升進朱熹議復（今時文皆然）古選舉學較言所敎不本于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課習經史使德成才達而不徒爲科舉之文繇是推之今天下具文無實雖士習漸馴使然抑（三百年來罕見及此）三年中兩闈貢舉其所以敎之與所以進之者不古

若也善乎先臣崔銑之言曰經義視詩賦法令遠甚然業之易能無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然則縣（制義所以不足恃）今之法欲考德觀業于士子記誦剽略之文與夫兩闈考官之取舍進退思盡得天下通經學古明理識務者絜隆古昔與共圖吾治蓋不待智者而知其難也予謂制科初場試七義本經傳至矣次場試論兼問諸史疑義表四六判空文可罷終場專策當時急（此議切當）務學究贋勿錄中式後十日仍覆試彷古十科嘗試法勿驟予官考官無貲次愼簡富學行能知人者充

之每歲仍察舉况蔚數十輩備官使勿槩以經義繩（爲不干無而工制義者地）束天下士審如是 國家因材而覈其實吏士重法而黜其僞法庶幾盡善後世慮不逮此區區執盡善之說以求勝卒使制科雖存不足恃可勝嘆哉雖然（又就端本清源處說）復古制科之盛有道昔程元鳳論格心之學謂格士大夫之風俗先格士大夫之心術羅從彦曰天下之亂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今天下豈必廢科目哉（本論）明天子省躬端本愼誅賞而辨邪正自左右大臣始使一時制科以內之人激發媿奮以求勝任而制科外者思有以自見鮮復覬倖窺窬諸大臣復孳孳棐弛敎勉公忠之殊節屛斥異同之浮言變通以釐正其取士之例如予鄉所聞以補文貞崔公所未逮（凡一語收拾二文最有力）以無失 祖宗朝得人圖治初意然後制科無益之說廢然止天下率縣制科而治雖謂萬世無弊可也嗟乎不思所以無弊之縣而徒曰制科盡善何益于治哉

吾友楊維斗言制科盡善見同文錄序說其竊疑之沿至今日逆賊犯 闕 先帝賓天而諸臣反

面 至更僕不盡惡在制科足恃哉崇禎仲秋月望日 自記

條例科場式最確 朝廷每三年費數百萬金錢取士不能得一銖之力卒之 國事旣敗士亦身名俱滅豈非兩失哉雖然人心不正法雖善必敝吾輩如之何哉惟太息而巳 弟勳識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文章之道與德業表裏（起勢奇）古賢人君子慼時悼事微文喻志非空言而已易曰脩辭立其誠孔子曰有德必有言孟軻知言惴惴生心害政是懼皆惡其僞也儒者放越躬脩竊孔孟程朱之言以欺世勢不至率天下趨于僞不止以予度今天下士惟黜遠浮夸懋勉古誼出處皆可法專以議論角勝居恆習爲古序傳詩歌賦頌之文緣飾矜衒自謂賈馬李杜韓歐復出它應科目用括帖取時榮與古立言之道不盡合或

又取制業褒刺而進退之雖考据宋諸儒詁傳衡以先輩大家自然之法度使後學有所折衷去古德業尤遠甚時輩羣相北面自同資敬而其人亦謬自以（此輩最害道）爲得程朱孔孟之傳掇厥疇嚮率叛道拂經後先所論著非必一軌于正如是而謂可以匹程朱法孔孟（此非得罪聖門在此）抑何視孔孟程朱若是其淺且膚邪且今天下維棘矣　天子仄席下士士日誦孔孟程朱言天下事若指掌迨其出遂逡巡錯愕一切空名具文應之嗟乎天下又奚取如是之匹程朱法孔孟者哉昔眞德秀語

楊長孺曰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子不道者以其心不正也（心不正爲僞）惠卿嘗與安石論經義安石與定交且言于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知言之難如此）獨惠卿耳然惠卿辯給刻薄假經術以文姦言卒阿新法劉秉忠史稱其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卒以不遇備蒙古顧問君子恥之繇斯以推古今議論文章聲聞之（此言可爲文章戒）無足恃明矣而世貿貿不察輕重何哉予也固陋鮮學識恥德業不著于世間因論次見志表揚抉擿微（回顧起處德業二字）益規補識者不以爲非卒觀古人植身抗行匡國砥

俗之務有進乎是者廼益嘆後先論次之不足傳也然則嚮之辯贅矣是選無聚訟與刱于去取猶諸家去取爾雖洪永成弘嘉隆先正之文濂洛關閩諸大儒之說各有擇別于其間而瑣猥紛雜大道不存非古立德脩辭之旨深用慚且媿然私以德業文章惟日其邁服膺程朱孔孟令非僻無自入無苟且頹惰退則予所俛焉弗遑者蓋將合質文言行而一之非屑屑辭章爲也舍是將安適乎朱晦菴有言古人之學不止于科舉蘇洵曰文日工而道將散懼實喪也

荀淑遇黄憲逆旅與之語終日不能去稱爲師表能受善也（至論）本朝王文莊曰濟天下者惟誠實優爲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世稱其格言今之儒者競虚譽而侈空言日湛溺聲利終其身德與業胥失而卒自以爲孔孟程朱之徒豈非惑哉予故删定程墨既竊概制科之法之獘謂後世教育升貢之道宜準諸隆古而尤冀天下士深觀出處治亂之際雖習比偶工文詞務共敦古學以求適于用庶幾不爲聖賢之罪人而已矣嗚呼可不愼歟崇禎戊寅冬月日

（得此數語與上篇首尾相應）

沈耕巖曰言之裨益身心者芑山此文是也讀之使人興歛華就實之意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三百五篇删定自仲尼序始卜氏漢以來治詩毛氏特著它申韓王賈馬何全之徒存軼者半説逞逞雜出後世疑序非卜氏作子貢傳世不少概見好事家相傳爲秘閣石本義類編次頗乖毛氏尤與卜序異同論者齒諸闕子明易傳蓋疑其贋也然古今言詩率本傳序自鄭夾漈力排古序紫陽輙改從今江明興制業家遵承功令墨守罔敢易序傳箋疏茂焉無聞京山郝氏復掊擊紫陽詰辯詳委斷以古序傳爲正雜進諸家時有異者顧其説非制業家稔聞從者蓋寡近儒言詩尤異是講肄師訓繁複貫珠與漢詁均陋甚者猶習句讀鑿空摭著叛傳離經其操戈紫陽亂天下經術何如哉予也敦悦古學家鮮藏書于三百篇罕所發明卒觀古言詩者共進退合離如彼而其紆鑿繆戾如此又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夫古之善詩莫孔孟若説載語孟至矣卜氏近之紫陽傳不可廢獨宗紫陽者鈎穴篇章膠固比偶習爲兩闈應舉之文而其文尤悖理壞體非古作者意

（臨川陳大士詩經講九解甚）

詩教寖衰可爲流滞或曰制業家難與言詩乎予意
三百篇持性情匡國俗其旨深微其言雅馴離序傳
箋疏求詩與泥序傳箋疏求詩二者皆識學者專言
（使學者知去取）
詩宜瀏覽衆家無失指要專攻制義宏獨宗集傳使
足以應科斯已矣必欲綜序傳箋疏爲制義條芬支
析其失也蕩必斤斤据集傳窮詩保缺守殘其失也
固視近儒繫說叛經一間耳惡足與言詩哉予之成
是書蓋合我　明制科式士取士之業甲乙之其于
温柔敦厚之教刺美諷勸之義什未得一二諸所登

者澄紫陽稟　聖制存經義比偶而已其它悖理叛
經之文手乙注者黜之而已若夫商周十五國之淑
慝升降毛鄭齊魯諸家之異同予私有折衷卽未能
仰窺仲尼刪定之志袖序傳未逮俟後世論次可也
錢吉士曰晰別諸家醇疵猶明鏡之于妍媸無毫
髮隱遁後世言詩者之司南也
從箋疏集傳外獨探詩意時儒徒以詩藝求之雖
謂無詩可也　弟勳識

詩經程墨文辯序下

蓋嘗誦詩合諸家論定之攷古商周所繇治與所繇
（的名臣奏議）
亂竊嘆治天下之道罰賞二者而已殺道先罰後賞
（創尤）
不具論論周較著者周誕膺　天命民用輯穆諸勸
懲已效犁然方策間故其頌曰式序在位我求懿德
當是時醇化翔溢千八百國晏如逮其衰賢愚錯緒
戎狄饑饉寖至陵夷反覆正月節南山雨無正諸什
未嘗不太息嗚咽繇是觀之豈非罰賞得則隆失則
替哉或曰周召不言罰賞何與予謂二南始關雎卒

騶虞凡二百十五篇枉慾從禮導致嘉祥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藹非勸懲甄明淫慝衰止胡端俗華
（此論從來未發）
行若是不變乎然則疑二南廢罰賞非也間諸先儒
之論經學曰願天子學詩政之大者無入於小雅爲
政以正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
終美於頌若是者豈有它哉正朝廷正百官自治治
人在罰賞加之意爾抑孟軻有言詩亡然後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繇周而來詩亡蓋久矣
（猶云卽此便是不誣）
人臣不忠愛其上皆可爲亂賊皆非古詩人性情禮

義之正況經生家不能合春秋與詩並觀之沾沾經文辭溺釋詁諸所稱四始六情五際以臆推度災紀曆樞之說匪辟則誣繇是王事微闕民俗益偷天下孰與治嗟乎予不幸不覩商周上下政教風化之感猶幸而不見其衰至與當時賢人君子征夫婺婦日夜悶予而潛焉涕也雖然後世君臣不思治則已儻欲熙宗統業術追弘懿深迹前代升降治亂之繇慨然引經術以基理平則繇予今日之辯而推之罰賞之際可不愼乎哉崇禎九年孟冬月望日

緯書可燒

見經術非腐儒空言

劉治宗曰升降治亂之感意在言外大雅不作吾衰誰陳賴芑山此文鼓吹休明羽翼經傳耳

經術所以經世能如此讀詩春秋雖不作可也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非亡詩也失所以治天下之道耳三復芑山此序詩教其興乎 弟新識

四書小題文辯序

今天下學術何其不古若也士喜負材器家師其智言人人殊非不誦程朱孔孟求析衷至道者不數數見近者能言家起而憂之勸天下多讀書勸天下進士多讀書謂今天下撑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以爲考官諸大臣策厲後進奬就天下之文人諸選家多讀書不分先輩古學爲兩塗則文體可正天下可治嗟乎此豈定論哉今夫六經四子垂世之書所恃以治天下儒者讀書見諸事植身正行體國經制非盡攻比偶疲記誦如世所稱能文章留心舉業而止古者十五就學四十而後仕孟軻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貴適用也文辭譬器之有刻鏤繪畫惟適用爲本今士所爲經書義策論不適用巧且弊奚益甚者漁獵前作勦竊先聖遺言亂天下實甚然則雖使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列爲考官所取士徒文具亡實文體必不可正天下必不可治且今之大臣諸進士凡爲主司爲分較爲督學使既不暇盡讀天下書一旦欲諸進士如經生飫聞厭見

東鄰之誚不能無與

看得讀書有關係

緬以年歲皆讀盡天下書勢有所不能必諸進士讀盡天下書始命爲考官三年中勝考官任者幾人將率諸進士沿盧陵解縉例閉戸十數年出爲考官邪抑停十數年制科竢諸進士讀盡天下書設科取士（此時改正尤確）邪卽諸進士果能盡讀天下書果能考論文章得失士所以應制者庸腐迂陋而不知變非必槩合通經學古能文章畱心舉業之人諸選家自謂能讀書衡文芟鋤僞子僞經其本不立其說滋繁卒無以易天下識者往往非之一旦欲使文體無不正天下無不

治勢又有所不能然則將何居愚竊謂勸讀書嚴選政宜先端幼學以正人心愼考官責大臣宜先隆學較以廣教化今天下儒效蠱壞其失在乎少壯攻句讀予藝利羣父兄子弟所授受冀僥一日之遇獵世禁耳不幸而弗售老且死耳幸而售寡廉鮮恥未有不僇親誤人國者嚮令父兄之于子弟自少迄壯訓之以節義砥之以忠孝取經傳史籍濂雒關閩之學古帝王禮樂兵刑律曆車服及山川名物書算騎射之事相與講貫浸漬以達其思慮壹其耳目然後考

之以課試之文復出入古先輩大家諸叛道離經者黜勿進審如是心正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文體正雖一二選家懸僞子僞經大書特讀以欺天下孰從而信之語曰物先腐而蟲入選家之惑天下天下先自惑天下不先自惑濫選何自而入善醫者必推病所自來治其所受病之處則病臞然巳天下焉有人心不正幼學不端而能多讀書正文體者哉雖然下之所習視上所進退諸大臣于天下士濶遠矣計三年鄉會試所權衡進退之人皆督學使教諭所嘗課試

而進退之之人也教諭非其人督學使安所得譽髦而進之教諭督學使非其人考官安所得經明行修皆適用者而進之三代之間養老衆賓聽訟受成獻馘茂不繇學方今省直府州縣雖有學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法闕焉無聞故偶教諭督學使率取年衰無學識之孝廉明經及歷知推久部俸之進士充其官士雖學古敦行思盡讀天下書而教諭督學使所課試與士所誦習實刺謬甚如是而欲驅天下士奮礪磨淬登進古學副　朝廷任使猶北走而南轅也

嘗攷 國初學較之制。正人心與教化是亟。
高皇帝詔天下建學宮立社學。廣延師傅。敎民間子
弟有司以時程督。誠學政敎諭。引宋胡瑗敎授生徒
爲鑑。 文皇帝諭祭酒胡儼曰爲師範者。務正己以
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斯爲切要法。大哉
王言乎。 國初得士最盛。 今天下飭新功令申嚴
學臣視 二祖加詳。而卒寡效。豈惟去三代遠甚。即
比隆 國初不可得。然則今天下督學使敎諭其必
不宜以無學識之孝廉明經久部俸之進士與夫僥

留心舉業能文章之人充其官可知矣天下又焉有
（開國自然皆古大家軌法）
董敎得人而不能端幼學正人心以正文體者哉善
乎吳子次尾之言曰。幼學弗端。繇制舉業始。制舉業
童而習者。繇小題始。甚不可不愼也。予故定差我
明小題義。嘆今天下士學寖失師型久頹。爲辯其後
先制科諸君子所爲文。其雅馴合道者什之二。其鄙
倍叛道者什之七。以明四子之書之無小題非根柢
經史攷据傳註穿貫百家諸子如洪永成弘正嘉諸
先輩之醇肆者。雖爲小題必不工。雖工必不傳。而文

竊嘆議正文體者不明于本末先後之序。私欲以誘
誨天下子弟專責諸父兄。專責諸督學使敎諭。使當
事慨然圖所以復 二祖作人之盛。務人與法兼善。
士皆讀書適用。二三大臣諸考官。皆學問自勉蒐撥（剴確之節段）
得人稱 上旨則天下庶幾可治。至其間利弊沿革
勸懲輕重參用三代以後良法兼 國初典制。予竊
有條例與日者舉而行諸。未必無少稗助古學之復（應起句）
意在斯乎。若乃制科寬嚴之令。文章盛衰升降之繇（轉然）
諸選家詳哉言之。予故略天下聞予斯言而猶謂予

好辯無惑乎學術之終不古若也。可嘆也夫。崇禎八（何用好嘆結束）
年十月朔日
予爲此序方脫稿。不覺泣數行下。蓋悲士學不古
異論沸騰。滔滔者天下皆是耳。至行文澎湃如百
川之趨大海。則知者鮮矣。 自記
推源尋流。槩盡法立。賈生之策治安。董子之對天
人。殆無以過。昔人謂摧陷廓清。此于武事。此穎是
也。 弟動識

龍山文集序卷之三終

芑山文集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王尚傳　較

己卯程墨文辯序

秋。天下役大比士。朝廷用大臣畫。詔天下副中式半計額。或曰盛哉。備官使輔。保任治。駸駸復古歟。予曰否。蓋予就試南闈。見當事解弛狀。大息甚。已榜發。不過又得縱觀天下士獲雋之文。竊嘆取士之法。與任人之道。更張者數矣。而卒罔效。治未有能復古者也。聖天子御極以來。四方適多難。議者以制科鮮勝任也。求之於保任。求之於拔貢。未幾又以拔貢保任不稱旨。欲仍求之於制科。今者又求之於副中式半計額之若而人。嗟乎。取士之法寖以繁。而得人之效寖以寡。誰之過歟。予謂求治不知要。不慎察在位者之能否黜陟。日汎汎焉求之始進之士。必無補於治。夫始進之士未必皆勝任。即皆勝任。而先是諸在位率因循蠱壞。事有莫可救者。雖一歲兩舉士。（盍見副中式者無用）於鄉。又數倍計額而進之。諸所進又皆人伊周家方虎。往往齟齬無成功。然則今之副中式半計額者。名雖異。保任實與拔貢者等。挺特守義慷慨自重者。不屑以是途自見。它雖靡然進。卒亦未必能如（眞如芑山言）祖宗朝去資文用之。則雖曰我將以得人佐治。抑奚益於天下哉。（有感而言）矧今天下兼任制科以外之人。官職殺亂。非一日。嘗攷唐內樞密始掌章奏耳。尋且典禁兵制方鎮矣。宋熙河之役。李憲領熙秦軍。暨伐遼。則童貫梁師成官太師太尉矣。我太祖鑒唐宋弊。特置宮正司。專糾不法。慮甚至。而今天下何如哉。為大臣者不學樂靖共爾位。計國大利害。徒取區區無益之具文。如副中式半計額者。行之於今日。以為足勝任而偷快。不既迂乎。予意今天下與廣取士。無寧慎察吏治。大臣盡忠補過。公厥懲勸。風示有位。功實日以懋。各省直司試諸臣。皆仰體國家得人圖治初意。循例怠若事。則三年中士之繇兩闈計額進者。備官中外。治天下有餘。豈必取制科之法。增副中式者。日紛更之哉。此予卒業己卯文辯。而不能無慨於斯也。嗟乎。由予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不古若哉。崇禎十二年仲冬月既望
余大徵曰。憂時之思深以惻。察吏覈實。名臣奏議
中格言。
澄源正本之論。知要二字。九一篇綱領。弟勳識

壬午程墨文辯序

予詳鄉會程墨始癸酉自丙子洎庚辰論天下人文
升降。詳矣。然人文不逮昔盛。時遠甚。以予觀制科後
先所得士歷踐清顯世號偉人獨甚定禍亂釋
聖天子宵旰蹟業不概見謂備官制科者寡歟抑制
科人日益鮮實效歟。己卯十五國副中式先正卜式
令甲。纍更咸稱得人。予心非大臣之濟私也。未幾僉
議其增賓徑竇弗行迨是科則又議加額矣。夫加額（一病未已又增一病）
豈非盛典哉。今天下方患冗官。嚮者　朝廷特用二

百餘人與加額等共效既可睹矣。予意今加額者鱗（惟冗故字事）
次庶進士。苟不慎所以任之。其不為冗者幾何。我
祖宗設制科。惟求治是亟。今不擇士之短長邪正。使
適于用。而徒以加額為得人名。是實非欲希治救亂
乎。或告予曰。今仕學兩塗實徑多矣。豈惟治寡救益
滋亂。予未之信也。卒觀是科中式之文。合聖賢者什
一。叛經傳者什九。視庚辰以前又何如。謂人文去盛（大有感慨　不作絕望語）
世不遠哉。然予終願二三同黨家世忠孝讀書有學
識之人。棄名審實。跡業懋著光昭　本朝制科得人

之盛雖不加額求至治無難不然學術壞而科名辱
墮斷騈于宦路諂媚見諸章疏害不獨官冗而止尚
忍言哉此予所爲臨文潸涕思躬耕而必應制科也
後是予不復衡論程墨矣崇禎壬午十一月既望
予評是科程墨慨制科無益于世矢不事選較坊
人復懇予續彷選予曰姑舍是未幾大入京師
戒嚴討偕士以道梗後先至暫停會試議改期癸
事癸未冬楚賊窺袁兵發中寓目會墨爲惋嘆久
之迨甲申三月諸成進士者方泄泄賊陷秦晉不
數何長驅犯　闕而　宗社墟矣欲晏然冊黃制
義得乎然則予所謂不復評程墨者蓋私有所見
非誣矣也彼引頷投牒日俛首科目不自悟何哉
崇禎甲申年仲秋月寓信州　自記

吳文尾壬午副卷序

吳子讀書明當世之務所撰著馳走都市獨攻制業
二十年試輒報罷闈中文未嘗不工有司率未嘗寓
目予退而傷之今年吳子與予閉戶課義數矣吳子
自度必售予文亦數爲吳子喜可已予入闈視首義
不自慊擲筆出不顧吳子勉卒事七義根據經傳蒼
論切時機悉利害不一語襲蹈司房內陶閱其卷
嘉歎不已可謂知吳子者卒抑置之先是有司不寓
目其文吳子宜不遇今業已寓目又心折其學問經
術評騭輝如復見廢何歟　國家須才孔亟讀書明
世務如吳子日困紬諸生間乞空疎迂陋往往捷武
科氣　嗟乎豈獨吳子不幸哉予故梓吳子副卷附
壬午文辯以行使天下知士通而文未必盡工文雖
工而不必盡遇吾黨不自棄當終有以自見不則躬
耕著書俟後世耳邉恤一時失得哉雖然昔李可顧
回所授自謂厚顏而宋與國中且有盡賜及第者今
上下皆不能也讀吳子文可以觀世矣崇禎壬午仲
冬月日

余中台曰。俯仰感慨。待人自待。皆軌于道。文章報國。其在斯乎。

姑山問業序

姑山問業沈子耕巖（名壽民字眉生宣城人 有學行四方師宗之）里居敎廸多士。二三及門裒其文行于世者也。嗟乎。沈子豈非身隱而道章乎哉。先是沈子以諸生府辟薦。奉檄入 京師。首抗疏指斥時政。（疏劾楊武陵奪情）義不阿。未幾言不見用。（[illegible]不待也）引身退。己卯學使者有司馳幣勸駕就闈試。沈子弗顧也。方沈子閉戶著書。四方士聞風問業者衆。沈子居儉履約。出素所蓄積。誘勸無少閒。其服習必于忠孝。其朝夕聞見告誡。必皆古聖賢行事方

略。當是時。沈子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信愛之如父兄。可不謂斌斌與。或曰以沈子才且賢。獨隱身著書惜哉。予曰不然。周濂溪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得此段論使沈子生乎千古）胡安定設科。經義治事。作人爲盛。我 太祖諭廷臣曰。致治在善俗。善俗在敎化。又曰賢者務學。欲推行稗 國家。宜一以孔孟爲法。繇此觀之。今天下儒術寖壞。忠孝泯闕。無它。敎化壅。師道廢也。夫士出處雖異。諸所爲治己敎人。正俗之道。未可斯須去。進則以敎天下。退則以敎一鄉一邑。功豈有殊哉。沈子守肥遯之志

倡明正學。為諸士先。率原本　太祖敷化造士。宗孔孟。至意。它條科磨礱鏃切。質諸濂溪安定。鮮牴牾者。然則學術博備。多士景從。如沈子。其為師道立而教化行可知也。予意士之出其門者。與時德業茂美。相踵躡為名公卿。原所自。則皆曰此沈先生之徒也。皆曰沈先生之教。雖一布衣。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若是其有裨于時也。孰謂沈子徒隱身著書哉。予年來居金陵。交沈子甚驩。四方士北面沈子者。後先來謁予。予既見其人。又上下其文。皆卓然有立。陳子某尤所稱沈門蔡元定也。好古博學。以淹雅聞。茲所刻問業。令同學諸人之文差次之。蓋欲使天下知師弟友朋講求切磨如此。沈先生考文論道。惓惓不忘忠孝如此。此予所以竊歎沈子之為教。身雖隱而道日章。而尤幸及門同學諸人將大有施于世。不僅以文辭見。惟同人也。嗚呼盛哉。金沙則有子友周仲馭。仲馭名鑣。金壇人。雅汲引後學。虛懷樂善。四方宗之。弘光元年以黨錮亦臨難不苟。識者韙焉。與沈子相倡和。天下稱金沙宛上兩先生。諸子皆從兩先生游。皆得所矜式。可不勉乎哉。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望日

余大微曰。艺山嘗為予言陸象山撰王荆公祠記。又曲為介甫回護。未可為公論。此文無一語涉諛。又惓惓寓規勖之意。蓋艺山尚論古人皆然。豈獨不阿沈子哉。

濟園近義序

友人劉伯宗爲賢公卿大夫推稱非一日獨數奇不得志屢與予同擯朝夕文章自娛予覩伯宗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駮韓愈學生代齋郎議以及池防守議三篇蓋皆鑿鑿言之它感時諷物見諸歌詠往往追古作者未嘗不竊歎其才有餘而遇不足也今天子明聖旁求俊乂毅然復古保任而伯宗蔚爲舉首詒　邦國光時予友沈眉生萬茂先陳士業諸子卒後先奮起其間夫眉生茂先士業之於伯宗可

謂志一而道同以予開諸子居恒籌筴詳矣茂先士業語予曰天下事未可口舌爭毙毙始予深肯其言眉生方伏　闕言事關國大體義欲顏諸天下壯之伯宗出圖吾君覘方遠自其與眉生諸子殊塗同歸無疑也抑尤有深且遠者邪遊者崇仁新會聲譽赫然厥後徒引決去學行如伯宗度必有藝駕前人俾後世信儒效非迂踈者豈徒一時士大夫樂得而稱之哉翹車在門伯宗宜出而仕然猶不忍輒棄其制舉義刻既成趣予序之意益深遠矣嗟乎伯宗豈非善藏其用者哉崇禎戊寅孟秋既望

立論有衡酌句句寓期勗意　彭勳識

錢吉士時文序

憶予游吳門與吉士錢子相遇旅舍。次尾吳子適至自湖上抵掌慨天下多故士學鮮經世平居謀行不古若出未有不亂國家叛　君父者輒相視太息去丙子三人就試留都皆不遇。次尾方里居論著予與吉士走四方無寧日。然吉士出其學教天下學者宗之嗟乎予獨落落奚爲哉定生陳子聞而歎曰芭山知吉士益如此予告定生曰吉士性孝友遇事沉敏敢往宜出爲世用今予與諸子戢藝於茲而吉士遭

王父大故不就試可悲也已定生曰然未幾吉士求友來金陵復與予相見盡出其制義示予益彬彬歸者抵掌吳門時嗟乎繇今視昔天下事所當痛哭流涕者何如而謂大息已邪夫吉士罹讒毀瀕患難與予略同然觀其出入師友族婣里閈之際無小大必爭以義豈惟戚不能屈雖困勞怨讟處古賢者所難吉士夷然視之若吉士者欲不見用於世得乎抑予又竊窺吉士憤天下莫可爲思絕迹梁碭者終焉之志所不忍棄者制義耳間語予曰制義　百年忠孝名節所自出聖學　王制胥是焉在吾將傳之其人而已予歎曰。今天下岌岌哉　明天子青册得人是亟遐卒使一時友孝忠敢有爲之士悉抑無所見甚制義久弗售不得已而以論著喩意託之過與推之過與雖然吉士豈終隱者哉獨予與吉士今日所感且歎者益難言耳至於吉士之文之必傳次尾定生皆知之四方得而誦之惡俟予一人推稱爲哉崇禎己卯孟秋月既望

己卯吉士出其制義數百首請予刪取行世復簡

予曰錢子之文世所推稱然必以芭山先生斬極爲定論幸爲我序之予閉戸卒業諸所鉛汰頗不問吉士曰此直筆也豈今人所及哉今吉士文具在不時且與天下共見天下當益信予兩人古道相成耳。自記

梅惠連制義序

予既讀梅子四書寄言序而歸之已又卒業其制義復爲序曰嗟乎梅子獨以制義困哉豈制義困乃工與抑工制義愈困與今士爲制義亍它攻章何耳剽竊程墨旁牘耳然率繇是致通顯夸耀閭里間非然者雖淹博成一家主司見輒怪黜之制義如梅子根抵六經貫涉百氏合于古作者必不求合于今之房牘程墨苟不合于今則主司未有不黜且怪者也嗟乎梅子自知其不合不自悔何與夫梅子生長卿大

夫家博學善文辭思著稱于世豈不欲制義受知主司哉然梅子獨舍今而求諸古困諸生數十年不少（惟曰信故不自得精處）變其志者梅子蓋有以自信矣進者梅子語予曰士失科名非辱苟科名得罪聖賢辱耳某生平制義詎工不工未可知嚮令予遭時貴以制義遇世必曰制是之爲制義亦遇也則未有德謂予爲制義如是必不遇者也不遇雖制義不如是雖日與時偃仰以求合主司主司未嘗不黜且怪豈有當哉予曰甚哉（前人未發理學家須辟此論）梅子進于道矣孔孟之道宜遇不宜困古今翕然信之然使孔孟生今日應制科孔孟未必皆遇豈孔孟文不工哉信乎命不可知非盡文之過也士苟且爲制義汲汲希一遇而卒不遇則是文章科名兩失耳（長句引系皆古大家法度）孰與爲制義終身不遇而制義猶足存者之爲愈哉嗟乎梅子之爲制義良苦矣梅子居金陵數年恥爲文求知自度其言苟作也冀予序而傳之予故推原文章工拙科名失得之繇毅然謂制義所重在此不在彼使天下習爲制義者無徒以科名可倖致而尤使讀梅子制義知遇不遇有命未可謂不遇之制義

（不說盡有益者）不傳也雖然梅子獨以制義傳乎哉崇禎壬午仲冬月朔六日

汪未齋曰惠連工古文辭居白門著萍廬史論出入春秋大義芑山次尾皆亟稱之宜其不屑以制義見能于世也

金方平時文序

今天下交游之士何鶩名鮮實與士少壯飾文采趨（末世士習如此）聲利日贄謁當世士大夫北面之相兄跽而前日請益士大夫引古相勸戒士又跽而前日謹受教卒藏（描寫借士情形）其兢兢畢讙非誠受教而請益也或諗予曰有士于此今日師某先生明日千某先生以私某先生戒闇者絕焉士恬不自愧嗟乎若是者可謂有廉耻哉仲尼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孟軻曰予私淑諸人也歐陽脩言世無師學者當師經魏昭求入事郭泰願附（確論）近人師不闇千以私夫士苟有志請益宜尚論古昔（化學當以此爲準式）（深戒斬然）

退求諸同列汙隘困約獨行自好之士相與攻論國家典制講悉今天下夷虜盜賊政事得失治亂求適于用斯亦庶乎有爲矣獨奔走士大夫貴顯之門與夫既已貴顯而退處于鄉者日賓賓稱先生長者而弟子之何哉昔樊英就聘世譏其純盜虛聲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頹辭卒用姦敗古今名過其實率無補當世又況竊名取世資如今天下交游之士之所爲其害道可勝歎哉（新安金方平名[illegible]歙縣人）斤斤[illegible]

黜聲譽簡交游舊嘗師予友羅玄目（名□崇瑞州新昌人）習知予時過從焉意若師予者然未嘗稱弟子也予竊歎重之今自錄其近義行世不它求賢士大夫一言以爲榮獨汲汲屬予序已又爲詩貽予感慨悱惻見古人求友遺意冀予相勉策以進乎古之道予故取今之士之足以爲戒與古之士之可師法者告之方平苟無忘予言徧告同志或少有裨乎彼四方交游之（又責備士大夫語意深切）徒其尚闇而慚慚而廢然返而今天下士大夫名教已任抗顏稱人師者可不愼所以進退之哉崇禎十

一年仲夏既望

篇中意若師予二句凡十二字全篇擊應必不可芟削者方平付梓輒妄去此語非獨文字缺陷殊見方平喜自譽而恥師人不深求古人親師取友之道識此志慨　自記

上不能忘勢利必不可與適道此文針砭膏肓如聞晨鐘雖以教天下之爲弟子者使士大夫知此意師道已備于此　弟勳識

怡草二刻序

南譙金仍之闇之二子。先是嘗梓怡艸。皆其從父天駉（名光房全椒人）所論定者。貴池劉子伯宗爲序。識者謂金氏多才。伯宗言不阿。今二子復裒近義合從弟木公諸作行世天駉曰。張子者。我二三猶子執友也。二三子偕鄉非一日。盍序之。予方感慨天下事。思焚筆研西歸。伯宗趣予曰。是刻也。子不可無序。予曰。三子慎行力學。莫予知之深。雖三子齒髮少于予。予敬且愛辭不爲序不獲。予則言予所欲言者而已。（生下文許多議論）因憶庚辰

予房居金陵。倦搆客。僦舍獨與天駉近。天駉性靜重。好學。偕羣從講肄無虛晷。少間。乃過予。予過天駉齋頭。往往促膝相勸誠。無一語及私。是時予見仍之闇之。心倘倘若處子。間予言。未嘗以爲非。予心異之。辛巳予歸覲里居。天駉數千里詒予書。而仍之闇之郵其文來質予。予示家仲季曰。此南譙金氏家學。覩其文（篇中人文二字見識領）足知其人。家仲季相視欣歎不能已。高堂聞而色喜（多爲波瀾文情纏曲）者久之。嘻。予生平不妄交。獲友益也。今年予就試南闈。仲春復見天駉白門。仍之闇之學行日以進。而予友含章之子木公與仍之闇之比肩立。斐然以文鳴（入木公起忽有奇氣）著。見予歎天駉敎導之功爲多。天駉則謂二三子資益張子不少。予與天駉暨諸子後先游。好無間。蓋如此。一日天駉爲予言曰。凡吾所以訓諸子。亡它。大率冀其審名實。以令士敗類者爲戒。夫古所謂士。經明行修。求適用耳。今也則反是。予觀今之士。少負材智。長壯以議論夸天下。迹其所爲。蓋有不可告妻孥僮（使人面赤背汗）僕者。一時賢人君子。皆指目遠去。若將凂已。今士獨不悟。惜哉。予告諸子曰。是言也。所謂言無罪而聞足

戒者。非與古之賢者。行于不敢。立于不能。非謙身寡欲不可。今士徒自欺欺世耳。使一旦得志。鑽隙抵巇未有不挫敗者。今天下彊寇內訌。屢陷名城。蓋皆士平居趨利避害。積漸使然。豈一朝夕之故哉。天駉曰嗟乎。今士非獨行不脩。功不立。求其經明而言合道者寡矣。予曰然。今有人于此。妄冊黃時藝。日以戒世（或梓房書戒行世）也。卒觀其書。是非殽雜。稱引誕放。進秦皇而尊李贄（得聚孔孟多此類慨非常不察）未已也。至舉周文孔孟曾思之言。比諸夢且謎。邪說害道。莫此爲甚。無惑乎今天下士學衰而敎化替也。

天驅正色顧諸子曰此儒之賊張子方深惡痛絕之
諸子曰唯唯天翔與予居恒感時嫉俗告誡諸子又
如此夫以仍之闇之諸子之服膺家訓志行不苟其
視今之士之得罪名教者皆鄙而不屑道然則古所
謂行于不敢立于不能諸子將蚤夜自礪卒以有成
至于文辭之合道與否諸子髫亂時理明氣定不爲
異說所回惑非惟有以辯之雖出其說救正之無難
今諸子文具在風規昭整如其爲人其爲人以古儒
者爲法不旻願交于世此予所以敬愛諸子而樂與

遊也若夫考論淵源所自如樊桐天樞兩君子（樊桐名九
陛天樞仲父也天樞名光辰爲御史以直節著）立朝居官之大節天驅諸
昆仲植身閑家之梗概伯宗已著于前序而予獨詳
天驅與予講求往復之緒及仍之闇之未公諸子折
節好學請益之意以明吾黨父兄友朋箴規勉以
求合道者蓋終其身一日也敢忽乎哉雖然予序諸
子之文深歎年少者之克自立而尤竊覬長壯不聞
道者之自悔悟也伯宗天駟聞斯言當不謂予旻矣
瀝誠相勉無一字阿私古交誼類如此（弟熙識）

劉子制義序

壬午秋同邑劉子崑懸（名映沫宜春人）以麟經冠江國予戰
藝
㨗京不得志劉子鄰閣中義暨行藏稿請予序
予蓋竊慨今天下之以得失定制義工拙者皆惑也
均制義耳盡其道而不必遇與不必盡其道而遇蓋
有之豈遇者工而不遇拙哉予之于劉子非以其既
遇而謂之工猶之不以其未遇而謂之拙也劉子甫
弱北面予友姚席都（名士珍宜春人）予每借錢子駿伯袁子
以時造席都信宿則見劉子嚴事席都如游楊諸子

之于程門劉子既爲諸生問嘗就正予予甫阿然未
嘗不私告席都曰劉子少困厄能折節嗜學善成之
席都謝劉子曰勗哉毋忽久之劉子業將成而名未
著里中知劉子者不數人席都與予雖獎掖固倦世
莫之信即劉子亦不自信也迨席都即世予旅食四
方甲戌洎丁丑劉子獨學寡與不問家人生產里中
起而訕笑之者日以衆劉子內顧益自疑庚辰予繇
金陵返子舍劉子見予道上語予困憊狀予曰子無
棄師學必有知子者流俗惡足軒輊于哉劉子乃私

錄其延義及諸同學所爲文覆以質予予意甲乙之（其由衛學指系多此類　安法秋容）卒諸所甲者皆劉子也劉子繇是益自信久迺告予故予曰今而後益知予之非阿予也世豈無知予者（生下文十五問知之一段）哉迄是科而劉子闈中七義則十五圖知之矣予以（三句一意有淺深而月矣之者三字精音其）示貴池吳次尾次尾亟稱之里中則鮮有不推誦之者夫今之劉子與昔之劉子豈有異乎哉然而里中昔詆之甚今譽之甚者遇不遇殊也使劉子不遇則將曰劉子拙於文而不遇宜也遇矣則將曰如此而（自盡流俗成知情態）後可謂之工于文也又使劉子進而冠南宮則又將

曰麟經如劉子雖欲不冠南宮不可得嗟乎若是者豈知劉子哉視予與席都先是所獎掖劉子何如哉（與入宥普之意）雖然予亢不欲僅以文章遇合期劉子也今天下多故予歷游燕趙齊豫吳楚閩越間見士習令變四（芑山不妄許如此）方蘇且始思退而著書久矣與時劉子勝任不勝任不得而逆知之獨予所以勸勉劉子有進於科名者（剌入心得失生于情）劉子苟能追惟先世之艱劬勤苦與夫少壯更歷憂患之故由不忘吾鄉師友後先規誡之意毋徒以流（此一段使人驚寤）俗矜夸者爲可喜而兢兢以負持名者爲可懼劉子豈不過人遠哉不然天下之以文章遇合者多矣究（此言是微隨晴）竟所建就甚則獲罪孔孟流俗千萬人稱之譽之豈能勝一二有道者非之笑之哉劉子少治易已從治麟經問業吾友袁以時予閩以時訓廸劉子與予同以時聞予言必喟然曰言無罪而聞足戒席都有知其必不以張子言爲阿而天下益信遇不遇之不盡係制義工制義而取科名者之皆不足恃也獨告劉子乎哉

借此規彼意在言外前後轉折皆用虛步不多着

推論語　自記

與次尾曰篇中疑疑信信出沒變動物情喜憎運數通塞皆于此見之大指與芑山與友人論制義書同

旅詩自序

旅子讀前人書思適用日奔走衣食恥之今年復就試臨京感事彷擲卷出友人醵金倘予卻不受天下盆盎壤浮名鮮實滄金陵不能歸閶闔呲岵詩爲（此中感慨彷言）出涕嗟乎予獨非人子與刻旅詩見志兩弟聞之其亦重有感矣崇禎丙子季冬月朔日

吳吹尼曰不數語耳妻以清雅以宕能自見奇氣

錢吉士曰芑山嘗語予云詩三百至矣唐雖以詩取士著稱如李杜去三百篇遠甚以故芑山見今士酬唱夸矜者恥之罕爲詩間有作不出示人輒委棄不甚惜世亦莫知其能詩也旅詩谷金陵得家信感懷有自憐欲事少歸去亦天涯之句聞其友袁臨侯先生讀之出涕芑山詩不求工而自工多此類昔鄭都官雲臺編醉疵並見獨以鷓鴣名世至今稱之芑山都官之鄉人也能爲詩而詩之名不著則遇不遇殊耳雖然讀書力行如芑山後世必有知者又豈沾沾與都官角勝負哉

旅言三刻自序

旅游二十年所至壎尼世罕有知者戊辰冬入邵陵聽望二親嗚咽甚已已仲春自邵陵旋里省二親甫一夕趨豫章應制弗售仲夏復入邵陵次袁臨侯邸（以諸親復走邵陵事見本傳）別詩氣益憤庚午歸就闈試肆意疾書墨燥紙窮驚嘆良久擲卷狂笑出闈杜門家居節几右曰維彼良苗秋則刈俟之俟之時奄至一日窺二親髮白標心（此因阨之甚者）十日夜廢寢食今年春棄家走　京師友人袁臨侯侍御左官南大行亟過予趨入其邸署道上按轡顧予曰子試縱觀城雉宮闕之雄麗庶壯其氣予憶逆（憑吊壬世臨墟自出）歲薄城下不知士大夫幾人賦詩幾人捐軀報國爲歔欷久之夜同臨侯論進退大義各就寢予獨輾轉不寐比明往見張天如（名溥太倉州人）風埃蔽空見士大夫面垢目眯捫膺曰卓哉鬚[illegible]人相視何巾幗（頌如此諷刺）忽[illegible]二親齒日邁竊嘆遊子萬里非古菽水膝下意告臨侯曰世有高官厚祿而遺其親者苟善事親豈必高官厚祿哉思焚筆硯還家作書以告友人楊維節（名以仁瑞金人今未進士）維節語都人士率環視嘖許仲夏予

天入同臨侯驅車出都門矣臨侯車稍却薄暮過七里
庄逢劇盜中予頰血流被面從者皆股栗予眦裂與
盜持得脫夜即旅次與臨侯酌酒賦詩有應知巢許（諷世之言深有人者）
無長物路上誰人刼棄瓢之句臨侯曰張子膽落否
予曰或死于塲死于邑死于瑙死于讒獨盜殺人哉
且古視死如歸非夫邪張子非怯死幸全軀還二親
耳入金陵劉士雲（名斯陛南昌人）索予制義寄武林張天生
予篝燈作書恥德業不著書成復毀深悔曩者都（此甲處能不可言）
門貽書質維節時何焚筆硯之不果也因取生平所

爲文棄去臨侯痛責予至出涕予曰出處有道願受（文情與俗異）
而已惡用役役爲巳又念年來走四方無寧日今造
物又將驅予走中州（時南大司成姜燕及先生門人周一韓名士琦招也由入西席上琦南門始人）
私嘗以武侯謂成敗非能逆睹令後世汪
黃籍口（汪伯彥黃潛善）毛生檄喜又爲仕進開捷徑以予顛
躓草澤幸逃負乘獨遠離予舍途窮莫反未免流俗
仝議雖然食咄窖嗟罔敢自暴棄衣與繆與曾不汝
聊人未必盡解此意魏子曰我歌且謡其誰知之予（頫睹無情　回頭字字何）
之謂也然則予合刻旅游後先制義蓋比諸歌謡依

知者知耳兩弟爲我慰二親曰遊子歸計決矣世槩（非尋常不作）
以成敗論人張子弗顧也崇禎辛未季冬月日

始終不忘二親類屺岵宛鳩諸詩敘夫甚奇利害
生死離合愉戚之變具是矣（自記）

陳士業曰古大家叙事之文罕如此委備深詳者
至感時諷物裨益名教尤不僅以駢儷見長也山
古文盈笥惜其秘不示人耳

萬茂先曰散處能整略處能詳想見當日崖然清
立之意

芑山文集傳記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illegible]爰發 許邦諫 較

傳

晉徵士陶潛傳

淵明恥就僞祿宜列忠義通鑑略其事不書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諸人並稱心甚非之因据前史揆梁昭明所撰本傳僭爲更定如左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按出晉書見淵明本末）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稱淵明隱逸下誤意在不仕宋）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此何可節）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遇酒便醉可也多此期必）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只此數語生平共見賢聖皆被矣故刪）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何等說出恥仕劉宋之意）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潛餽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仁人長者之言）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彭澤之歸在晉義熙元年乙巳○晉書本傳）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及淵明所撰傳皆全錄此辭今刪之蓋淵明生平）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鄉親或有酒要之（過人處不在此）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此正淵明恥食宋祿有託而逃不知者稱爲隱逸非是）刺史王弘以元熙中（元熙晉恭帝年號在位二年劉裕勒帝禪位尋弑之）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欲識潛不能致（弘頗不俗）潛嘗往廬山弘命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栗里閒要之潛既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飲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

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
生二兒共轝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
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
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弘欲
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三萬錢與潛潛悉
(遣人其事如此在今人則嫌其為迂)
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
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夏
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律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酒適則撫弄以寄
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醉便語客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値其釀熟取頭上
(真率二字書特節生平)
(不必如此此都是矯節狂態)
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
(本傳要領在此)
遠彭城劉遺民遯迹匡山潛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
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
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馬隊故潛
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
書亦已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潛自以曾祖晉

(綱目特書晉徵士陶潛卒)
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宋高祖劉裕都建康在位三年永初)以(北虎)
(只紀年削去高祖二字與晉傳異見世史法)
後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元嘉宋文帝年號)將復徵命會卒時
年六十三世號靖節有詩文入卷行于世
陶靖節隱于酒其為詩溫厚寓激憤蓋寄義介節
以與宋敵者此靖節所以終于晉也後世讀其詩
知其人惜哉○山居覧廿一史擬刪正一切論
次失實文辭蕪陋者輯為一書題曰史辯以俟後
世苟天假以年俾得卒業當有可觀學者讀于所
改正陶蘇二傳庶其識論世知人之意或疑于僭

非也(自記)
楊機部曰改陶潛傳者予節也非獨觸幽寓諷時
砥俗之意友人為予言芑山是正廿一史自著史
辯補歷朝史家闕漏是非褒刺並見特筆觀晉徵
士傳可以覘其一班遭世亂離不能鋟流異世識
此志慨

隋王通傳

明史官申時行。以唐貞觀修隋書。闕通姓氏。宋鄭樵通志。止于隋。不爲通立傳。因述通傳。然予觀本傳紀載弗詳。文辭冗陋。僭史氏傳信大義。復參采世系年表及文中子世家。引質同異。刪釐重複。爲次其言行之合道者。臚于左方。補後先史氏所未備。無卒使其失傳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覇。太原廣武人。潔身不仕。（王莽篡漢覇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稱名不稱臣以病歸沛徵不至）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述。克播先烈。公府辟不就。（著春秋義統）九代祖寓。遭懷愍國難。遂東遷。寓生罕。罕生秀。率以文學稱。秀生二子。長玄謨。次玄則。（謨字彥德有將略則字彥法以儒術進）玄則。通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著時變論六篇）江左號王先生。玄則生江州府君煥。（著五經決錄）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虬曰晉穆公公在江左悼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五十有二著政大論八篇）虬生同州刺史彥。（彥著政小論八篇師闕朗學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中）彥生濟州刺史傑。（傑曰安康獻公著皇極讜議九篇）傑生銅川府君隆。（字伯高即通父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開皇初（隋文帝楊堅改元開皇）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言六代得失至悉。（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出爲樂昌令。遷猗氏銅川。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隆夫人生通。（年表暨中行傳皆言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有娠杜淹世家削之今從世家）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即通之祖名傑）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此語亦不可信）雖有君德。非其時。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之曰通。

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通（此文中子過人處）是時侍側。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政。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殆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告以元經之事。（年表文帝開皇八年銅川府君告以元經）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曰。（年表十七年歌伐木以命之今從世家）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始受書

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瑀問禮於河東關朗關朗音稱
名世家及中時行傳皆稱子明非也正樂于非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
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苦蓋如此仁壽三年通甫冠
獻策從濟世起見或病通汲汲自昔非也
慨然有濟天下之心西遊長安秦長安隋都也謁文帝帝召
見太極殿通奏太平策十有二策今亡遵王道推覇略
以正始爲先帝下其議于公卿公卿皆不悅通知謀
不見用作東征歌而歸歌辭淺陋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
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
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
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大業元年煬帝年號一徵又不至謂所親曰我周人
也河汾故墳壟在焉于茲四代矣道既不行退志其
道而已司徒楊素勸通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
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
侯正身素與張衡同謀附逆何正身之有安得以治天下望之通可謂失言以治天下
使時和歲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
通實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由

是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
實始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六代註見前修元經以
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中明十翼正禮樂以
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議而正之門人自遠而至者
甚衆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收內史薛道衡之子道衡見通長安謂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
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業焉通後先與弟
子問對其略曰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又曰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
也濟乎義又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及毀陳壽是誣也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又曰不
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絶惟有道者能之又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賈瓊問羣居
之道曰同[illegible]物房玄齡問事君之道曰
無私問使[illegible]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問
禮樂曰王[illegible]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李密
問王霸之[illegible]于易一民之命密出通謂賈

叟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忘禍愛强而底勝神明不與也(密竟以叛伏誅)九年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使使召通通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事見世系杜淹世家中時行傳皆載)不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通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衡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性樸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宴賓無貳餚食必去生味必適(言適中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于我乎取無優爾鄉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必先往反必後或問人善通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交也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通曰庶人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魏永爲龍門令下車欲廣其舍通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謝通通曰(學問實際工夫)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十二年徵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謀弒逆)通寢疾歎曰生民厭亂極矣天將啓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舜之道而通將歿大宗內多故)越七日卒僅三十有三云(世家中時行傳皆載文中子寢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孔子召我也何必永厭斷思按此皆門人夸詡之言非文中子語今削之)門弟子數百人議曰仲尼既歿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來中子之書還于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十卷樂論二十八篇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十卷元經五十篇十五卷讚易七十篇十卷皆軼不傳(通子福時摭王氏雜錄言通亞余疑遺書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書續詩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王氏六經)按中說列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凡八篇宋阮逸序令行于世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史臣曰文中子言行有足述者其見于中說往往擬論語又剽掇先聖遺文蓋醇疵半焉甚矣後儒之不知去取也通自言竊比仲舒而其徒齒諸儗于杜淹復倣史遷尊仲尼義例作世家皆過也豈定論哉世傳通母夫人履巨石有娠及卒通夢顏回稱孔子之命召己誕妄無足信故略雖然文中子碩儒也與亂

終始未竟厥志惜哉

史傳宜刪正者甚多芭山不正他傳而獨錄文中殆將以自況歟雖然芭山傳通後世應有傳芭山者惜芭山不及見耳爲之泫然 弟勲識

蘇洵傳

宋史文苑傳述洵行業不詳又錄人心術遠慮二篇予按心術剽掇兵家言遠慮頗乖經傳今刪去弗錄獨存辨姦論以見洵書足傳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上仁宗書言事侃侃瑜瑕並見故不入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學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居恒善與人交性不妄

喜可方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人樂與之遊洵獨遠去不顧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不往作辨姦論一篇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四字非衍本色）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指王安石）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四字非介甫本色）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說盡安石身上何等超伏）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一何頓上文回頓王衍盧杞一段）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世服洵蚤識至和嘉祐中洵與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權書衡書幾策凡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奏于朝召試策論舍人院辭疾不至（明允不屑就試）因條十事爲書上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可憐）朝廷聞而哀之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子瞻有見乎然贈官亦何足爲榮）特贈光祿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蘇洵傳元總裁脫脫屬筆其謬戾不足責獨洵逆知安石亂天下著辨姦論識鑒出司馬君實歐陽永叔右永叔撰洵墓誌略其事不道張文定表洵墓始詳之予故合誌表改爲此傳以正宋史之陋使後世知洵不徒以文著稱也　又記

樞機部曰讀二傳因識芭山論世知人往往發前人未發然芭山徒以布衣著書竿能竟厥志非芭山不幸天下萬世之不幸也惜哉○與張敬夫補漢諸葛武侯傳同指獨氣格遒特非宋人所及

芭山自傳

芭山性剛介少戇恥事生產弱冠推戶家居七年考（少志如此卒著書自見云）古治亂得失思著書自見長壯負節槩遇事敢往死生禍福不能奪後先條百姓利病諷當事處劃頗衆不干謁郡縣閒爲人排患釋難無所取客有人數質貸貧必償不負它負芭山者立擲券焚去餽遺非禮卻弗受遊金陵十年歷齊魯燕趙吳越閩楚閒未嘗妄喜可所與遊率一時名碩端縝士遇寸善必揚及門（後世大儒所難 此皆實錄）一事一言近道韋弦恐後賢公卿大夫非枉屈不先

投刺謁至芭山不屑校義不可則爭之方顛沛危坐（芭山之于東鄴是也）正襟事已無愉戚見顏面獨數奇往往竊大息世人莫知也生平致忠孝黜聲利抗言天下事志大屢挫學成不用命也至卞急附直與俗寡合讀書不嘗祿（語所毀實）仕嫉惡不畏彊禦論世不恕古人短長自知終身引過而已世亂著書空言何補惜哉芭山原名自烈國變取易致命遂志顏其室復改名（妻外何謂）遂憤天下多難將棄妻子之海上終焉母老不忍去自惟功行未著國史無述兒六歲莫詳狀迹後無由觀考奮筆撰誌銘祭文復自爲傳所著芭山文集合疏議序說傳記書牘誌銘及雜著題跋語錄旅詩如干卷奉旨增定四書大全辯如干卷重訂陶淵明全集如干卷輯次古今理學精義六卷古今理學辨似錄三卷皆行世編定古詩文辯五百六十卷宦寺賢姦錄十卷黨戒錄三卷（爲弘光黨禍而作合漢唐宋三黨遺事編錄）懲姦錄十二卷（爲媢瑺從而作）治書三十卷　本朝會典經緯錄一百一十五卷實錄定本六百八十卷訂定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余冢宰古方略聖學格物通憲章類編

成仁錄批評二十一史歷代名臣奏議　皇明奏疏伊洛淵源近思錄周濂溪張橫渠集劉屏山集李延平答問宋名臣言行錄鄭漁仲通志略馬貴與文獻通考鄧玕江西史二程全書朱晦菴集陸象山集方正學集王文成集郝京山山草堂集陳幾亭集藏于家贊曰芭山豈今人哉天下皆稱芭山百世而後雖不稱可也于芭山何有嗚呼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一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聘卿　余藩卿　較

記

余冢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婺故冢宰余公起家壬辰筮仕于鄉永新邑邑父老
博士弟子員請祀公澤宮今年公同郡士痛理學寖
失憮然曰昔朱紫陽宗孔孟創祠祀周程三先生勸
興來學功垂百世余公生紫陽之鄉明紫陽之學士

矜式無閒言宜請于有司祀公紫陽書院理學其復
興乎有司俞所請如紫陽例蓋推本古從祀遺意云
四方縉士大夫益信公之足以傳也屬予記其事俾
承學取法焉予推古今儒臣從祀之議類失實不合
道識者非之它置不論顏淵配享始魏齊王唐貞觀
益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宋追崇子思孟軻然荀況楊
雄王安石父子雜然進久之退安石等進周程張朱
司馬光邵雍元始進淄川董仲舒若是者豈盡公論
歟抑有幸不幸歟　明興黜邪說崇真儒濂洛關閩

之教明于世是時罷荀楊進王通楊時已又罷公伯
寮秦冉顏何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諸人進歐陽
脩胡瑗陸九淵于廟而祀遽瑗林放鄭玄服虔范寗
于鄉薛文清王文成魏恭簡若而人或祀于鄉或祀
于學蓋斌斌盛焉迨濫祀踵羅念菴過吉州恥匪
人並列撤先人神主以歸唐應德卻其鄉公舉祠祀
之請至引三桓爲詆笑嗟乎近代祠祀無足榮類如
此獨公起諸大儒後宗法孔孟程朱而其偉德盛業
大節之見于時者尤頡頏文清文成閒若公者謂非

集諸儒之成者歟夫孟軻子思可謂大賢矣然不能
使後世荀楊不雜進公生而服膺程朱沒而與程朱
共尸祝既不至如應德念菴所悼歎又公論久乃定
公之學既明則孔孟之傳益著詎非公之幸也哉予
故公生平筮邑登侍御視鹺按秦掌計總憲貳樞率
以忠敢聞最著者如定　國本還　詔書抗逆閹撤
礦稅殄毛紅平畬闖皆古大臣所難繇公講學素見
理明宜其膺功著而休澤遠也今　上方表章周邵
二程張朱六子謂不當與漢唐諸人等稱先儒下禮

臣議尊崇之公所學如此雖易名崇謚躋公兩廡可以黜僞學風來玆豈合祀紫陽諸賢足榮公乎哉予生也晚不獲與公上下論議發明孔孟程朱之道猶幸登公之堂從公子若孫讀公遺書想見公之爲人以予里中父老所歆慕質諸予從先傳聞于公之子若孫與夫公同里耆長賢士大夫之所誦述嗟乎公之不合于道者鮮矣學者繇公嘉言懿行以求合于孔孟程朱庶無忝于私淑哉公名懋衡字持國號少原婺源人崇禎壬午秋月既望豫章後學某記

楊機部曰叙次見古法少原先生得此文以傳蓋芑山生平不阿久當論定耳

王公書院記 代

崇禎十年夏四月宜邑袁臨侯視學三晉以書所袁士民狀來請予記王公書院爲予言公勑蒞蓋袁李官也富經術政成 召入爲侍御既去袁袁士民相率建祠祠公公聞而恥之檄袁士民曰生祠豈非今魏璫 璫名忠賢天啓中流毒士大夫最酷 所以僇身赤族者哉毀諸袁士民聚族謀曰生祠非古也祠懼失公意弗祠則闕念公先是以經術經世動人嶽獄率木諸理學書院理學所自出榜曰王公書院可咸諸生將借同學某爲公門下士知公稔不忍以公去忘尸祝請文其事饒諸石予攷江國書院白鹿鵞湖特著它郡邑雖設書院敎道頗失賓袁故書院列郡乘者昌黎張巖昌文外獨宗濂至今傳按沿革錄宋康定中周濂溪攝廬鎮立書院鎮西教授及門後人卽其地建祠又于邑治南立濂溪書院竝祀焉學者稱之舍是無稱書院者後數百餘年袁復稱王公書院夫公之不樂袁有祠豈惟恥與璫比名勝實非公志也理學其在斯與遑予居里門聞袁士民誦公無間言或告予曰

公廉介不苟取正身抗行惟孔孟是師嘗戒及門曰龍無欲者莫制不則人臨之士焉可以欲自臨哉又嘗曰士學寡要不適用雖蒐緝古汲冢羽陵攻文辭何益或又曰公無細巨必謹始通籍來袁能其官藝孳詢民疾苦訟牒旁午至罕留滯民以故不免少閒進諸博士弟子員上下古昔誘之以忠孝厲之以風義酬唱講評衎衎如也甚者為諸生授麟經被服儒素數抵張生塾（張生自熙少業毛詩已從治麟經公教授如塾師寒暑不少輟）勸顧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執人請謁莫敢干以私迨其去袁也阨匝七箸凡袁有者委諸袁橐無長物數卷圖書而已況公強仕方出為時用一日自為預擬歸隱圖公自書圖後云讀書學陶淵明不求甚解飲酒似邵康節最喜微酡思頡頏元亮康節閒未幾果以名御史予告歸杜門掃軌單精論述四方贄其門者公倣湖學課之嚮服日以衆公殺先東身蒞官愛民造士類如此予繇是知公服膺理學非一日蓋所得于濂溪者為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院祠公視昔祀濂溪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胥斯隸斯[illegible]

記作袁士民食公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公焉相與講磨漸漬重廉恥敦禮義蒸蒸未艾也公所貽于袁何如哉或曰書院與時信詘幸不幸存焉當熹廟時擯排正學毀書院瑠祠遍天下賴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明于世公書院得巋然存詎非幸哉予曰若公者徒以書院廢興重輕乎哉書院不能無廢興公所繇有是書院在袁士民之心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爾公適謁予予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illegible]忠孝[illegible]然盡書院并獨祠公公教澤是繫非公學以敎來世匪私也不可以無記遂記以歸之書院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猷號鞠勷直隸泰州人登天啓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書于碑陰

此予代姜太史燕及先生筆先是王先生司李吾袁知予兄弟與臨侯獨深卒未嘗干以私此記敘次王先生雖未盡然一字不阿甘實錄也因歎厤官如先生去袁十數年士民歌思如此孰謂輿論

不古哉予生平恥爲貴顯撰記贊碑誌雖公卿大
夫疇昔遊好求予一言不可得每讀　本朝文集
諛墓諸作累牘盈幅如羅圭峰李空同李滄溟諸
公皆不免予心非之故本集所存記文自王公書
院外僅余家宰崇祀紫陽一篇而已自識
彷彿象山荆公祠記而筆力簡勁過之○王公理
學不甚著獨其言行多與古合者宜芑山稱道勿
絕也王公竟以此傳○書院理學所由興袁置理
學不講雖書院奚益哉王公拒生祠而得書院亦
以在人心者不容泯耳苟徒以書院重王公而不
知理學所自始恐王公終不肯也後學旅自勳辛
卯仲春朔日識

芑山藏書記

可濟

予弱冠嗜書家世多艱不獲覩先人遺籍又鄉先達
微寄諷刺今世求雀侻宋不可得
豐顯皆不喜聚書間就它郡借書作蠅頭字手抄還
之語家仲季曰書在四方宜出購里居抄借非計矣
未予走京師上南雝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藏諸袖
即致材之法前開五而六之
賈人持書目中書來售倍其直家中餽遺脯資自菽
此亦可以入道
水儆賃外悉捐購書無少悋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
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是甲戌載歸將建樓居之弗
士不博雅不可適用非多讀學者也
果已念袁地僻士起家制科獨博雅不少概見無他
書亡士廢學耳袁學校歷年久宋淳熙五年知州事
李公杓鼎新之設稽古閣藏書[illegible]元中路總管張
公熙祖復建尊經閣二公意[illegible]二公徒知尊經
正統中修學彭韓被士[illegible]書閣
稽古一切古書遺經皆闕焉不詳　國朝洪武二年
李[illegible]爲記但未詳所藏[illegible]
太祖詔天下郡縣建學袁以[illegible]然是時郡
此以下徵郡學無書之據
學書未備也世廟中分宜嚴[illegible]自爲鈐麓書院
[illegible]溫人意
祀先聖止書堂無藏書先是尚寶太宗伯斂書送學
稱欸十三經注疏何也
攷邑志所送僅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名臣
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

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明倫大典義勇武安王集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鈐邑無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袁建學以來延（宿心蘊書補前人未及）閣增舍置田蓋有之所少獨書耳急欲出芭山藏書（區畫詳密）置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買附（古今盛舉）郭田數千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學（此志苟遂上與學術後天獨厚亡何興）褻飧膏火諸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著稱（富許多底蘊　一語愴儒）惡至如予鄉者抄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予徒有其志耳丁丑臨蘭賊掠去書藏盧洲者（皆廬陵讀書處今立祠祀之）逸什之三四戊寅居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徙家南村方擇別經史子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寇攻城城陷冬左師以援剿至屠城芭山藏籍燬什之六七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閩掇山中遺書僅存者如（志難不忘者如此）干卷笈以自隨匆憶居金陵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孟夏客湖閩　國變撫卷流涕秋載書入信州與安葛川家焉（葛川有桃花鳴節朱文節避亂處故址尚存）乙酉偕季弟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辯行世曾璘寇窺葛川將母竄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予盡然傷之或告予曰遭亂救死不贍焉用書爲（爲此言者吾道之賊）兩都中祕書安在張子獨抱遺書不置何哉予曰治亂皆不可無書祕籍蕩盡賴芭山書存耳世雖亂未有（以衣食廢書者多矣未有視書如衣食者也）一日不衣食者書猶衣食豈遽廢之哉今天下干戈未戢芭山書在葛川者與時不知存軼何如姑爲記（感慨不忍言）以貽後人袁守宰及鄉先達之賢者推廣予意補昔（與人爲善始終不倦如此）人稽古尊經之闕使古學賴書而復又使天下後世（數語激衷前段有力）知書不可廢學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予復何憾哉（悠悠期屬後人仰大道爲公之意）因敘藏書始末書存葛川誰廬列其目如左仍顏芭山蓋不忘所自云　仲秋月既望葛川旅人張自烈記

書存亡有幸不幸隋嘉則三十七萬卷唐乾元七萬餘卷宋弘文二十萬卷皆相繼堙滅然學者未可以此廢書也廢書必廢學廢學必叛道誰之過與雖然書具在尤當深求讀書法耳　自識

沈治先曰朱元晦建陽縣學藏書記陸務觀書巢記皆舉一端而言感事諷時使學者慨然興私淑

儒先博稽載籍之意未有踰芭山斯記者也因披借之勞懷藏書之志推己及物眞仁者事使芭山事成古學庶有興乎如亂離焚逸何非獨芭山之不幸亦後學之災也

弟勳識

雩記

崇禎十六年袁自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者民相向泣曰魃災我魃災我已又聚族謀曰弗禳我殍追呼迫安之萃老稚詣郡邑泣請郡邑曰吁鑼必不可得檄司巫雩雩累月旱益甚民田近陂渠者日桔槔不遑它宦田壞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桔槔何益宦佃曰我能禍福若何雩爲痌宦僕數十人絡繹阡陌間渠自上流趨民澮者絕流導入宦畮民不邀涓滴迨宦畮水溢宦佃決令它道出委諸壑民

視苗立槁耳宦佃又訹民曰若欲溉盍賂我民粥朿屨雞豚往賂佃得賂與宦僕酣笑爲樂不了溉如故民悲莫誰何也仰天泣不已或曰宦佃暴羣詈之宦佃笑曰若輕我獨不畏宦邪須臾數十人前日我宦家僮兟我當毆詈者垂髫衆愕眙無人色籲諸宦門扃弗得入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酷宦僕陽受金而陰阱之導佃肩愬宦曰甲某爭溉乙某毆某佃宦急疏甲乙名白郡坐以罪郡阿宦各笞焉民泣呼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

有市猾者思行劫罔郡邑曰故事旱擊龍湫乃雨非
啇郡邑命不可郡邑曰姑擊諸猾收召諸無賴碣竿（郡邑不恤民嘆可嘆）
往夜肆掠殺人里老跡之則曰我啇命擊湫者羣譁
去或歎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魃害甚矣益以官益以
佃僕猾則是天旱一人旱四也不荒于歲荒于人哀（略言雩記之意感慨係之）
豈不殆哉進予遊四方聞苦澇苦催科傷之今里居
又苦旱患滋蔓不止予慕古范文正劉善明思有以
拯之弗逮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于魃者而尤慨吏（史筆可畏）
茲土者之扞暴備災失宜也俾後之仁人君子鑒焉

鄰人殺記

劉伯宗曰何減監門流民圖來讀一字一淚語云
百姓焦愁結成恨暑安知非天以此警動勢人而
被且因之獲利天殆無如何也○莊語出以滑稽
似昌黎毛穎傳

厄記

予自少至壯厄不勝述述其著者萬曆乙卯予隨叔
祖泊舟章江友人招予飲它所抵暮返舟天雨舟距
岸二丈餘架長木版渡之版滑蹄及版之半忽墮舟
人愕曰水深數仞既溺無更生理叔祖方惋歎無如
何也適竹筏浮其上不死厄一崇禎已巳同邑吳上
舍兩造忤邏守田公十一生謁守謝罪守意解年少
生摭匿名帖誚讓守守信讒首坐予文致訐上狀白
學使者褫革之（督學陳公名懋德題復蔡姓崑山人）里人咸爲予惴惴

予笑曰曾參殺人豈待辯而後雪哉督學答予非辜（省卻許多分疏）
予得直厄二辛未遊京師客友人袁臨侯邸舍臨侯
由侍御左官南大行趣予同返金陵晨發臨侯事稍
卻予先過七里莊遇盜盜索金急與中實橐百餘金
蓋南大鴻臚屬臨侯餉犨上諸公羨餘携還者（臨侯爲大鴻臚公猶子公名業酒戊辰進士）私惟金非已有倉卒與盜非信又（死生亦大矣芑山獨於定至此）
嫌涉瓜履捐它金啗盜自免非義死生有命毋恐與
盜持盜怒操刃中頸血濺衣裾不爲動盜引去夜遇
臨侯告之故臨侯曰金失袁于得代償盍自愛予曰

（其抱將遂）盜攫金又殺我若何張子登百金贖哉尼三甲戌予丹黃制義東鄉艾南英好訞盜聲聞嗛予批駁其少作誣三大罪刻書徧布天下屬親善挾所刻書來袁陰刺予過失不得閒予貽書叟相難折使自知引咎東鄉由是嘿不敢妄發尼四丙子就試南闈報罷束書旋里門閱邸抄見袁臨侯被逮思伏闕訟冤馳入（馳入都三字見赴難情況）都過汝上諸計偕同行前予十餘里予夜迷失道僅一僕兩肩輿時剽奪四出僕恇怯左右顧予曰視前（頗見急智）路坦者姑疾行望火光所在旅舍可問也急下車步

命肩輿前僕隨項果見火光呼之同行諸曰宿此因宿焉尼五戊寅予里居己卯春復入金陵就試邑諸生某與曹姓訟見郡守與予頗親厚疑予受金以竿牘抵守左袒曹姓詬厲數至予曰烈一字斷說此行當葬魚腹比歸舟過左蠡風濤作幾覆同舟皆出涕予仰天曰死何足惜獨不幸死此何以自白于里中（適有天幸勿謂詩不可忽）兒哉須臾舟及岸無恙尼六癸未冬左賊屠城仲弟（此中有餘言者在芑山亦不忍言竊哉）罵賊死賊徙脇予頰傷予左臂及左耳老父老母季（屢遘艱危以其得天者之壽也嗟乎離毛）弟被重創垂絕母季弟幸存老父捐館舍予伏枕出

（不能報仇之何）涕自分齋恨歿闕一旬愈尼七甲申國變同季弟扶母避葛川葛川寇警素亡備予推古兵法創設五營請華社倉助團練諸費兼申鄉約移書當事頒條科行之或謂予籍鄉勇充鄰縣伍爲异時抽丁累又謂予名雖禦寇實驅鄉勇自衞詢語日沸人無固志尼八　光　酉寇退予閉戶著書亡何宵人柄用黨獄熾與特叅相國新建姜公不已株及予樞部阮大鋮榜予姓名通衢遣官校逮訊不一月陪京陷或曰黨（胡波沈繼祖誤宋亦如此）禍自此熄予泣下曰黨人不死非幸若宗社何尼九

丙　信州潰葛川岌岌或曰五營其禍始乎予（慮在事前）曰事奧扞寇前有司牒具在天豈忍冤此一方使辭（獨不聞隆武登極詔云迎回弘光者封世伯乎）首戮哉安堵如故某生又訛言弘　匿予含邏者不時至且屠葛川衆疑予夜亡各挈妻子它遁友人趨告予予曰异哉訛言無足信予晏如諸君何疑懼爲遂定尼十此十尼者可不謂艱且劬然予往往安義（學問工夫在此易曰困不失其亨）命以迄於今益信古聖賢當尼無毫髮幾倖苟免之（回顧首段）意皆順受其正豈獨予哉雖然予僅述尼之著者耳尼至于不忍言不能言孰從而知之世未有尼如予

者也悲夫　七月望日旅人自烈記
厄苟止此豈非厚幸然與時有甚於此者安之而
已造物如子何哉 自識

葛川書歸芭山記

癸未冬遭亂自火其廬弗顧書僅存甲申正月朔四（三字生下文亦多感慨）
出奔過豫章笈書扶老稚之灑陽　時埼兒方二歲　及闕道梗
退六月僑信州葛川書寓葛川旅舍乙　偕季涉墮（雖遭亂不宜遠廢學）
多論著忘其在顛沛也丙　適膺倅召擁書七息不（倅不可辭書不可廢）
虓丁亥葛川寇猇甚懼書淪墜次始末自爲記
奉母還里書不獲反留一簽頭視之母歸五閱月見（自首至此書字凡七見芭山惓惓不忘獨書耳）
背晨暮銜恤號書輙出涕　故人　太宰　閩
予未死欲盡梓予論著以傳屬　直指　董成直

指行部江以西首杏袁司李王　曰梓芭山論著
就先司李曰芭山論著當猶嘗奉　旨刪定四書大
全進　御明經㢢傳莫先是書直指曰諾六月望日（語有含蓄）
司李馳直指貽予書來山中告予故予時逡巡久之（所見所流俗迥別）
尋念大全苟版行亦猶　先朝之文獻也書成變姓
名出仕未晚始詰郡城通刺王司李司李急徵大全
序例上直指移檄十三郡有司褒事已又發符傳趣（此後書字屢見可感可泣）
與安令　葛川隸興安縣　芭山舊藏書處　葉　命役徙葛川書几溉
大全者歸芭山亡何書未反直指間命旋都事中寢（葛川書歸芭山以此）

十月葛川書盡反舟觸漬壞過半予舉書問曰朋者（又○撫○入○大○）以梓大全故汲汲棄書歸既歸書漬壞如此大全又（全○等○地○書○還○本○木）中廢如此嗟乎書何辜厄至此極哉予年五十四幾（回○顧○芭○山○藏○書○記○後○一○節）甚不能復出遊如戊寅信金陵輯補如初埆兒九歲又不諳讀父書書繇芭山之潭陽之葛川復繇葛川反芭山幸而反芭山存否未可知昔視葛川所藏又（總○說○一○何○感○慨○在○言○外）什亡六七痛哉癸未迨今凡八年昔與予轉徙無寧（留○中○有○許○多○說○不○盡○處○即○以○不○盡○盡○之）日後先得失廢興之故皆有足傷者不記懼後失傳因掇取葛川載歸僅存者重次其目藏芭山併爲譜

使埆兒異時得考焉庚寅十一月既望某記

借書寓慨意在言外芭山豈直爲書記哉知者自知行文俯仰盡變頡頏史遷特其緒餘耳　弟勳識

譜廬記

庚寅　太宰　直指　謀梓予四書大全辯檄江國一十三郡褒厥事宜邑令王　諏吉召工就芭山搆數椽爲剞劂地予因自爲屋十餘間藏芭山（爲○書籍地此○念始終如一）書籍退老其中亦猶古菟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識額芭山書院志盛也諗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芭山自刪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爲記予蹙然曰諸（只○此○數○語○振○動○一○篇○全○神○力）子謂此數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搆頗[illegible][illegible]（含○悵）後裔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四世廬

已易數主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鼠穴處主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況前代賢相如唐魏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甲第朝廷以賜外戚楊景卿（晉公始起甲第時景卿方爲軍士常躬負土役及景卿爲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因賜景卿居之）得而有之惡在其獨爲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戒子孫勿售它姓形諸雜詠有吾廬日甚愛之何予心竊過之迨讀陶淵明詩亦云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按○法○乃○縱○橫○上○起○下○處○妙○有○此○心）所稱達士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之則偶然吾之耳

然予意淵明達則有之，以語聞道則未也。天壤間誰為吾有？即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者皆不足恃，而況吾廬乎？故予嘗歎古人不治垣屋，不廣修聽事，割宅以處友，焚劵以還媪，皆有合于道。然則廬而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敝廬數區，風雨莫蔽。甲寅洎今三十年中，徙居無停月閒，取赫蹏書誰廬額自隨，每至僦舍，坐則縣于床，去則藏諸篋，凡旅居皆然。明乎芑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非吾有，誰之斯可矣，欲盡攫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曰：先生過文，侻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三子意，不遽毀芑山書院額，而于燕居仍額曰誰廬，不忘初也。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予若孫有之，卒非吾有也。與其吾也，寧誰，自號誰廬居士云。卒　某月日張自烈記。

徐勉之嘗怪世人謂是我宅，言古今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此誠達者之言。它如崔郾室處庳陋，無步廡，每至霖淖，客蓋而屐以就列位；焦先自號所居為蝸牛廬，一日野火燒之，輒露寢雪中袒臥，皆予所不取。凡事不近情，孤行一意，究竟不合道。予生平未嘗懷居，然求蔽風雨而止一廬耳，誰之可也，無之則不可。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予于崔焦二子亦然。又識

此芑山寓言也，然皆實理。昔賢云：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推此類求之，獨廬非吾有哉！悟者自悟。常勳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曠 哲 伍 侃 較

記

儆屋記

先世敝廬隸故相國分宜鳴珂里上與從祖併居居湫隘(始終居皆湫隘前後湫隘凡三見便寫出不僚居意)甲寅予遊邑庠既昏挈去突數武無容膝地宅後斗室庳陋蛇豕雜處噎痺靡停晷予哦誦憺如也(此中見學問)己巳予被讒將之燕庚午十一月舉舊居出售從祖兼稱貸市楊氏宅一區距舊居半里許十二月率仲季扶二親居焉(儆居自庚午始)辛未春如京師癸酉就試南闈報罷歸息駕楊宅湫隘與舊居埒思入山著書會族人有欲市楊宅者輒委券償之受直買南鄉龔氏田莊為異時避地計(癸酉秋失意南闈度天下危棘概然有考槃之志里人皆以予為迂)偷居友人錢駿伯(名經濟甲子舉人癸未謁選授雲南大理府推官未至官卒)城南總戎弟(衛弁石畱勳舊宅駿伯得之)世嗤予棄居謀食予曰居可儆食誰哺豈過計哉甫朞駿伯日趣予它徙乙亥復儆鳴珂里上彭宅(故州倅彭學夔宅以百金議貸)彭宅與予鄰出售故居咫尺是時從祖撤故居新之輪奐荓然予過故居未嘗不彷徨大息然不可復問矣(非戀故居感慨繫之)丙子予復就試南闈復報罷居彭宅十閱月秋隘視楊宅益甚丁丑冬楚礦賊突窺袁十一月二十七日偕仲季扶攜老幼避居龔莊(先是里人聞賊至皆與踣亡去予二親不樂徙予號泣扶二親行)冒雨登舟緣下浦入龔莊(棄居[illegible][illegible]遣迂計)歲序僃粟足繼數月春賊退室家晏如族友竊歎予丞辭云己卯予卒事南闈復報罷寓金陵刪定四書大全不果歸庚辰仲季念二親老方築室龔莊然龔氏故基半入銓官張納言公子叔達所(張公諱承詔己未進士時官南銀臺)予倍直市之屋成奉二親(天幸)宴笑者凡二年辛巳春予攜側室儆居西鄉李宅月涉覽二十一史足不踰戶限壬午春予將就試南闈側室娠二月移側室就龔莊與母同臥起予既行三月舉兒四月冦掠南鄉闔室惛惴仲弟急稱貸買城南陬彭宅避冦(邑諸生彭時舉以弟遁官出售家仲家仲倍直與之)十月予還自金陵舟次盧洲方蒙書趣龔莊里人謗予曰若家久徙城南龔莊闃然兕耳(不稱也)予侄佗艮久(古文倒句法)詢之則仲季徙自壬午六月望六日也予䠞入彭宅見家人傺㒓隔

世冑曰決策入山冠卒驟就城何哉逾數月逆賊張獻忠攻袁撫軍郭都賢棄城夜亡（時撫軍自會督移鎮袁州）紳衿率賦散賊聞左師赴援尋引退左師虓踞城內外放兵四刼南鄉無一姓免者先君仲弟並遇害予與季（非芑山不能勇決如此）扶母乞竄懼兵窩予宅夜命伻自焚之屍指庚辰始（丁丑後亂悉至是則室廬凡幾燬可若何）搆至癸未僅四稔而樵栩瓦甓燼無復遺豈非天哉予念母年七十三靖兒甫二齡巢覆將焉之擬僦居姑死瀨上十二月二十日屬季促辦權窆先君仲弟（它人見不及此）訖甲申正月朔四日挈家出奔舟過潯江友人袁臨

侯復督潯聞予遠遁急延予居趙氏半園（半園趙石谷別墅名）（光抃乙丑進士九江人督薊遼失事被刼棄市）二月十六日予獨放舟之金陵（時予奉母居半園不三日發潯江）處僦居南城強埠村蕉黃友人梅惠連慨出嚮所買田宅未受少直遂畀予（惠連名之煐黃州府城人大中丞國楨之子工古文辭以俠聞乙酉補蔭改名嗣勳）予返潯辭臨侯就強埠會逆賊陷　郡城（府甲申三月十三日）予崩慟曰　國社且屋何以家爲獨母老漂寓艮苦耳遂棄強埠客潯逾月慮潯亡備變卒起叵測母老淹潯非計（不數月左帥挾潯督入清君側縱兵屠城城內外無噍類至今恨之予以先去幸免）五月朔六日急發櫂返豫章（臨侯慰留甚懇予不別臨侯遂行）道匡廬友人宋未有（名之盛己卯舉人著心性圖說行世）割宅招予予辭去十九日抵章門見友人楊機部兩人相持泣皆失聲（痛國變也）機部私予曰四方崩裂宜之閩不則家信州予逾往我且囊書以來予諾二十二日予發章江二十九日自河口抵鉛山將之閩潭上抵關爲關卒遮遏弗果七月朔七日退入信州寓友人徐慧后宅予以城居嘈嗥欲匿（天不可問多此類）影村鴨閘櫛風沐雨數閱月胥宇不獲久之徐孝靖遣伻導予就興安葛川葛川距婺源數百里友人余

大徵中台復割宅招予居率山予慮母老憚跋涉不赴自甲　迄丁　家葛川凡四年　二月母年七十七泣謂予曰兒使母一見故鄉墳墓死不恨六月朔辭葛川將母返龔莊黍離在望念逆者僦舍興鄉備嘗險難數愴惻出涕入郡城過從祖新居悉化烏有益歎陵谷代遷嚮予過故居彷徨太息無益也（遠人自悟身以外皆長物耳）九月就龔莊構數椽怡母榆暮十一月落成母奄棄世（可痛）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予之謂也自庚午粥故居迄今十有九年其間或棄居市田或粥田買宅（六一句總說十九年閱歷詞簡情迫）

戒既僦不往或買宅中棄或自構宅不久居嗟乎世豈有逋竄流徙如予者哉雖然唐鄭權官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嘗僦屋以居杜牧自去安仁里故第入年中凡十徙居古人皆然徙豈獨予哉後世苟推（雖記僦屋操起邦闕繫心術學問盆見記非苟作）求予志知予往來僑寓脩業砥行罔敢自失墜因深明古今得喪愉戚之故雖祖宗田宅無足恃未有不積德累行克永世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可忽乎哉它若予跂蹀燕趙齊魯閩楚吳越閒後先四十餘（又牽連旅記說）年求一日晏處僦舍不可得雖家居猶旅也別見旅記七篇　除夕前三日旅人張某記

埥兒未震母腹之徙襲莊既誕母襁之徙郡城未幾由郡城復徙襲莊癸未冬避兵老僕攜兒竄伏崖谷閒徙不知凡幾甲申春隨予出亡往還舟車濤不已之閩閩不已之信復縣葛川返襲莊九年中兒奔走弗遑天實為之豈盡父之過哉今敝廬重葺書卷尚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父之旅食推困異時思初惟始無忘父手澤可也　又識

旅記 有序

今世備嘗旅之苦莫如予予少從塾傳六年足未嘗踰閾旅蓋自甲寅始（甲寅春補邑庠生　遠近遊從日衆）甲寅洎今三十有七年無歲弗旅無旅弗困更僕不勝記記予生平所嘗遊處遭歷足資警訓者錄授兒子使異時不幸如父之羇棲失志慨然思處旅有道因取易旅象彖爻辭合予所自記者進求之宜少有感發裨助惡在旅非學哉予嘗兩之京師一自辛未春一自丙子冬兩之楚昭陵一自戊辰冬一自己巳夏兩之邗江一自壬申冬一自己卯秋兩之閩潭陽一自甲申夏一自己丑夏兩之婺源一自戊寅夏一自乙酉春三之信州葛川一自甲申夏一自甲申秋一自己丑冬客金陵則始辛未卒壬午（甲申春予將卜居姑宛瀨上復入金陵）往還凡四十有六它信宿乎江臨安句曲瀨水皖桐姑孰鳩茲章貢匡廬潯江皆璅屑無足記故畧至于遠赴友約如河南固始周一韓士琦（一韓出姜公曰廣門壬申馳幣懇姜先生請予為兒姪師予將之固始以寇亂中止癸酉一韓補蕪湖令復攜其子淛請益）毘陵陽羨陳定生

貞慧(定生太中丞陳公于廷嗣子也定生子維崧督年負才師事楊維斗吳次尾錢吉士復問業于予)後先馳幣請金陵期入西塾敎授諸子弟皆
不果行記凡七篇餘觸事偶述見雜記庚寅十二
月朔日旅人張某書

一

戊辰秋潛迹邑蟠龍刹舍日覃思制義絶造請十一
月望友人邵陽令袁賸嵥發使齎書幣來山中請予
爲冢孫世琦師(賸嵥諱一鰲己酉舉人筮仕江耶改邵陽琦侍大父讀書署中)予旋
家治裝私謂仲季曰祿仕須時受脯貲具目前菽水

亦予職也十二月朔遂行時道上雪深尺餘僕羸前
且卻予弗顧見者意予客遊反楚出晌語慰勞不謂
方辭家客昭陵也夜次萍邑酤酒發行篋宗子相詩
文讀之歎曰菽水關故出遊歲盡親與仲季俱得無
嗟楚遊困乎子闕養非孝若何以遊亟二人憂擁衾
大息不能寐遲明復就道疾驅車前越數日道臨湘
歷湘南龍城問古黃陵汨羅道鄉諸遺跡慨然仰喟(懷古者奇意在言外)
久之經過旅宿見田家頹垣茇舍之翁媼率懸鐺炊
食轍喟無人色予曰楚人家居苦客遊豈足悲耶夜
作哀田家詩見志除夕前一日抵邵陽治所郭外聞
比屋伐鼓鳴角聲訇十數里問故逆人曰卒歲報祈
禮也予曰世傳吳鬼越禨今楚巫亦然即祈報安用
鼓角爲哉晨起馳寸刺達主人主人喜急遣役迓入
邸署予升自賓階坐坐頃召琦前謁予如禮晩治具
主賓僦語如疇昔少閒予退就寢獨思惟鄉者宿萍
邑讀子相詩文時泣數行下默諷屺岵詩三章欷歔
徼暱己己正月朔琦執贄北面予予爲嚴條科隸(隸俗)
作肄經史皆之學日益進會江右學使者奉　詔遴
從肄非也

十三郡屬食餼生充貢二月十三日家伻至邵陽趣
予歸應制主人揖予言曰先生負材一明經惡足恩
先生孺子方請益願授轄毋去予曰父命也從友違
親不可固辭夜與琦訣曰是行也出對大廷獲少自
施用祿養此始不則義聚俟他日子勖哉(勖俗作勗)十五
日辭出郭驅車行馳七日夜還予舍二十二日買舟
東下舟將泊章門直廻颷不獲進比至則榜發已錄
同庠彭生汝明予曰失得命也因歎先是發昭陵馳
七日夜遄歸適自備耳何益三月初六日歸覲二親

恩甚又私謂仲季曰求萩水則之楚急祿養則之孫章卒兩失之何哉居數旬同郡上舍生吳某者遂歲寓京師貸銓邑嚴廣文金逋不償廣文愬郡守田公（此自郡守之過但二三浮薄子訴屬郡守亦非）守左袒廣文兩造廷笞生邑人士匿名詬讓守守恚誣坐予（守初任予未嘗造謁是時諸生爲吳生前守劾罪者凡十人予偶預焉守誤信左右深衣）首罪予（予實無罪遂時號十一生云）疏十一生罪名白學使者請褫之十一生懼日長跽謝罪予閉戶哦詠不少屈久之予得直（時督學陳公諱懋德素察予學行既雪誣及予入京師復貽書勖予）琦聞予失志歸且遺諭復以書幣來請卒業友人袁臨侯爲詩祖

行（時臨侯官大行往開州治董大司馬葬便道歸省）五月復入昭陵李琦講貫如初

觀其徘徊展轉欲行且止欲止復行備極苦心非芑山自爲記烏知其楚痛若此哉爲之泣下（弟勲識）

二

庚午春琦就童子試隨予發昭陵歸仲夏琦補邑博士弟子員欲仍延予家塾予辭辛未正月予將北上割裾行三月至京師客友人袁侍御臨侯邸第夜聞卿大夫譚議矢與制科絕晨揖臨侯曰躬耕養親古也焚筆去臨侯出涕曰子遠來親老祿養急焚筆非計予曰使張子籍制科進得一官且僇親不去奚待予疾脂車上道臨侯堅留予信宿私爲予投牒儀曹籍非雍尋改南臨侯方左官南大行六月偕返金陵

館予思補署八月朔上南雍後先謁少司成謝公德溥大司成姜公曰廣二公皆國士予予益用自憤是時袁瞻嶸繇邵陽晉南廷評與予相見白門移書復趣琦同予季來就業予寓金陵不數月琦果來壬申冬暨癸酉春予皆講授廷評署中未幾廷評改非比部將之官琦與季遂歸予就癸酉闈役淹金陵秋卒事不得志日錄錄鉛槧閒謀歸不果丙子再試南闈又不得志急歸省二親業戒裝夜閱邸抄見袁臨侯以某御史矯劾逮入都予拊膺傷悼匍匐詣　闕爲

訟冤（語具上皇帝爲友訟冤書）先寓書家仲季言予報罷方寓彷
金陵明年始得還里云（懼以赴友難貽親憂因託言仍客白下）十二月
朔渡江（時予內側室鍾方七日急攜僕與側室父翁發金陵）衝風雪馳三十
餘日始達京師丁丑正月朔就獄見臨侯兩人伏地
再拜拜訖相顧泣晉人士來唁臨侯獄中亦泣臨侯
日咸料張子必來予曰人予我賀遠來相勖豈私子（情辭悲壯）
哉田生諷鄒志完語具在予始終自愛及晡予趨出
夜篝燈爲晉諸生刪改申理學臣公疏達旦鬢半白
疏上三月朔四日復就獄與臨侯訣臨侯手寸械援

予曰予歸見我二白爲我言死生有命二白無過計
予曰公論尚存旦暮冤且雪侯之初六日僦車南歸（笑入北段淨奇文奇）
侍御徐公養心復命其子公旦從予遊（徐公先是令始就公旦及予門受業丙子公旦侍尊人寓京師）走書幣要予曰遠赴友難二親（事親待友之際輕重緩急殊難）
倚閭久無晏然臯比長安理辭五月朔復渡江六月
拭白門急買舟攜側室歸里七月抵家見二親始詳（與前託言寓金陵相應）
白入都門月日詰旦持臨侯獄中書併諸當事申理
書疏慰安其家自後予雖詣金陵就闈試不復如京（結句奇）
師

丙子寓京師夜過友人袁瞻嵘邸舍慨然有銅駝
荊棘之感竊以告揭萬年或笑曰狂生讕語惡足
聽聞八年　宗社墟矣不幸而言誤中哀哉又藏
制科可絕友難不可不赴見芭山權衡輕重處
非輕制科由士大夫無可與語者知天下必亂故
絕之末云不復如京師雖以志慨亦不屑就耳此
言外之意（余勳識）

三

沽潭崇化里世傳朱紫陽鐫集註綱目始此特建孔子廟歲釋奠如澤宮後人額同文書院祠紫陽其中天下號閩書林云（書林三十六戶部使者刻書撤各戶分領其事昔爲例它餘戶尚衆）始予聞崇化富書籍翁嫗爛剞劂欲往觀非一日甲申避地葛川葛川距崇化數百里許思輦生平所定著書就潭上悉版之會羣盜掠塗行旅咸齰舌相戒予方嚴裝行家僮俄胠篋掊貲遁去或曰兆先告宜有戒心（殺然）予弗答三月十七日發信州宿鉛山縣古老

日踰關至崇安二十日過山前店是夜宿澄滸（澈首虎上）（人訛滸爲卩宜從本音）二十五日至崇化里館寓清修寺僧舍（有次第）二十六日明發謁聖廟尋拜朱紫陽祠越數武遥前

令瞪視曰彼乃恩聖廟（令袁無筮仕）至令請之邑人立毀之（復書壁間云毀者芑山張求併記年月日凡十有八字、）見者愕訝二十七日鄭子祖玄造予相見如平生嘖曰惡爛剝死載道先生行李獨晏然何哉予曰前郗（適有天幸）不相直故免鄭子悅喜二十八日集鄭子宅談甚劇與予訂梓四書五經大全辯及朱子通鑑綱目（綱目廣…）

季悉心訂補輯古今諸家史評附後與坊刻舊本大別閩南先喆諸書予異之喆朝予歷覽里中後先書目凡百十餘紙叢僻禿屑首末凌雜諸版刻充棟皆無補經傳因歎所見不逮所聞類如此（因事發慨芑山不苟略處）四月初一日謁辭聖廟揖鄭子言別遂行是日宿麻沙初二日經蔡西山梓里過蔡氏宗祠文節文忠文正文肅四公皆塑像（太傅益國文節公蔡西山諱元定字季通像居上左右則太保文忠公蔡節齋諱淵字伯靜太師崇安伯永國文正公蔡九峯諱沈字仲默丞相文肅公蔡九軒諱杭字仲節）像前各立主主闕一予曰主闕不補（譏微）謂似續何請後祠命從者盥洗奉主几上次第拭觀

之自唐暨宋始三代訖十三代主各詳名爵贈謚（三代唐贈太保蔡梅公唐伯祖勅封武安王蔡桂公與安王蔡槹公桂槹合一主其下注云血食南臺宋四代贈嘉議大夫蔡煬公五代贈通議大夫蔡克順公六代謚文敏蔡仁公七代宋聘君五二處士蔡伯充公八代宋國論十七公蔡諒十三代宋貢德大夫蔡度公宋國史仁齋蔡亮公度亮合一主旁注云請誌二公捐田三百）畝以贍來學予斂容曰世澤如蔡氏者幾姓哉訪諸裔孫則里中人云今蔡氏稱諸生者僅數人予爲大息不置初三日宿崇安訪覽劉忠顯胡文定諸君子遺跡不獲（接勢奇不）聞邑諸生丘四可（號無可）者著大極圖解長揖造崇令出謁辭自矜衔（衔俗作衒）令氣奪上學交者褒

與之。（四可尋棄諸生隱武夷山）友人李章華爲予言生特狂譏耳。亡它能。（先是章華著易導大史黃石齋有序四可數難之然四可說頗悖理）予笑曰士無盜虛聲豈獨一丘生哉。初九日旋葛川復閉戶著書。（生下文復入崇化一段）自從鄭子與予聞問不絕。閱三年戊子予繇葛川歸里。先妣尋即世。摭頓亡俚卒不忍廢書。（首○尾○捲○捲○在○此○）己丑夏追念鄭子前約欲重錄大全綱目。偕季曁俞子塞（新安婺源人家貧嗜學工歌詩兼精戈法數千里從予遊寓芭山一年攻苦茹澹愷然忘歸）袁子世琦詣潭陽。六月初三日發芭山。過安平。取道綏城。擢汘逕數千里。然往往迷失道。相與左右顧。惡道旁覓鄉導。乃行行半復迷。閉以巳意。躡行人故術。曰此必衞也。（非○奇○）盍疾趨。巳而果然。夜宿旅次。酌酒環坐。指屈嚮失道。睽睽處相視笑樂。予曰幸不效窮途泣耳。七月十六日行次光澤。寓唐氏樓居。糧絕。發伻白鄭子告急。鄭子齎金囊糒趣伻日夜兼程迎予。伻逗遛不果來。一夕予蒙（夢奇）邏卒百十人。擐甲挾毒刃躍入。劬執季與予詣幕府將斬以徇。（徇俗作徇）披衣告琦輩曰不去禍且及。晨與戒諸從者毋出戶。謹伺變。不移時邏卒果躍繼執季予。對曰若無譁見幕府白。生殺惟命。卒環擁季前。予袒跣從季抵幕府。（時鎮邵武者池鳳鳴也）幕府曰賊偵。法用貨佚閱寶賂諸市。命卒牽送獄。一時讙呶。（良字生下文康得實數句）毛咱觀者如堵。牆予兩人仰天號寃不絕口。顏辭無少屈。（此○時○無○它○條○惟○號○天○耳○）比就獄。自分必死。兩人相顧謂曰。古以身殉者誰哉。（見○寺○今○至○情○）予將渴甚。向伻卒索水二盞。毀立盡。復謂季曰死生命也。趨潭陽則死道路。伏芭山則死田廬。死有異乎哉。巳又怛然曰兒九歲與父永訣天也。獨俞袁二子不憚數千里從予遊。進退維谷。將安之。語未既。幕府廉得實。命卒趣出獄。竟釋之。反寓俞袁二子爲予道幕府訊居停語甚詳。問行李則衣椸帷褥屏優悉攫去。獨書存耳。（此○何○見○世○山 忠厚不忘書意）是時前所遣伻來自崇化。距旅次不數舍。聞予被執。却馳三十里。不顧予資竭不能前。（許○諾○）適有劉生者（劉不知何許人詢之則潤產也予素未謀面似知予者聞予客舉書數篋貨居停許贖以金居停不受劉曰數篋書計直頗厚乃公非負人者盍受之）拱囊金餉予（差足支數日糧）予乃行。伻中道聞予得脫。復走迓予。抵伻曰。我死宜斂骨歸丘墓。禍不汝及。何惓惓至是。伻錯愕垂首退。八月十四日入崇化里。見鄭子。鄭子曰先生何遇之艱也。（問○顛○作○情○語○）幸無恙。急館予書帶草堂。措晝重錄大

全綱目如前約予遣伻往葛川笈大全繕寫諸葉挈以來（伻至葛川取大全中道亡去庚寅予命使橐葛川書還里見伻傭河口客舍後迹之不獲）鄭子業鳩工經始居累月土寇蠭起日忽烋里中里人跳身去一日刼質鄭子季弟襟疇橫索賂聲言賂不時至必殺之季鄭子先妣猶人愛子也鄭子懼貽尊甫憂（襟白之弟人歲進士名以祕字體復質心樸學隱身不仕里人賢之）方捐產脫季復割金餽穀予十一月朔襟疇將返舍前一日予辭鄭子走間道入葛川（擬束書還邑山）朔二日袁子偕季仍道光澤歸袁山俞子以疾極不果行鄭子留俞子居宗

祠人瑞堂予自甲申春至己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兩事合說處辭簡法備）罹兵寇不死然寒暑荐歷瘠勞萬狀僮僕亡去凡四人

毀生位補遺主寓癉彰大意至光澤之變予所共歷倏而玕倏而釋不自知其何以至此天乎人邪

弟勲識

四

壬申予客大行袁臨侯思補署秋七月臨侯以差歸里予之僚寓食易又尹旅次（又尹名訥重還自都門上南雍）一夕予疾劇比曙獨偃臥牀蓐不發聲又尹疑予偃懸寘勿問晡時友人劉文甫過予（文甫名芳節湖廣永州人）排戶問狀爲致醫浹旬始瘥既累月廷評袁瞻嗽予困（廷評將命琦來金陵就予受業琦尚未抵署）私告予曰海門令與某遊從久某爲書介先生行宜少佐脯脩先生無固十月朔廷評遣役裝書導予之海陵十七日舟次維揚令奉郡符先

予至友人曰使君適來造謁便予曰士前令非禮（介恃）十八日出廷評書抵令不往謁令還答廷評書馳一刺牆予予不受二十二日僦舟返金陵適商舶狀與檣頫觵入說曰客來客來姑處此予頫首入艙掩版其上頭眠者竟日詰朝發櫂雨二十四日復變如注寢所水深尺餘予狂笑曰張子魚乎安之舟甫泊跳入岸憩逆旅茅店命役沽酒持一卷端坐哦詠見者怪（帝奇）曰彼挾策者誰哉俄一生前揖予曰客躅跗甚闓莊咫尺盡見過予喜與俱往莊雖低湎几上簽目卷軸

頗鮮次潔整生尋治具款予予問生家此邪答曰予
先子崔桐公丘壟在焉以貧故屏居此非家也語次
舟急解纜遂抗手別去（時生與予皆不暇通姓氏）十二月朔二日
返廷評署琦偕予季至自袁廷評曰先生遇臨邛不
予告之故廷評詒貽書讓令令慚馳幣拯予謝過予（記分七錯卻精有聯絡）
麾去不答繇是予與琦晨夜講授如昭陵時閒語及（以簡語叙事）
舟中遇雨窘困狀相視大息不已壬申至己卯凡七
予予戰藝南闈者三三被放己卯臨侯備兵海陵九（將述再至維揚事情先叙不赴臨侯約一段跌入下文）
月予失志將歸欲割俸爲予治裝遣使持書招予
予復臨侯曰張子浮稱在四方海陵故多舊遊聞予（芒山權衡事理多此類）
來必有以私干者應之則傷義拒之則拂情豈惟累
予實自累辭不赴臨侯非海門令比然予以得失有
命造物苟困予惟固窮耳雖愛予
如臨侯無能爲也且懲壬申　未幾臨侯與瑠郄瑠矯
十月維揚之役故卒不往（即第二記人所我貧意）
劾臨侯（瑠楊顯名奉）勅督鹽漕　坐鐫級調用予聞而壯之（事詳記邦）
上諳急拏舟泝江千里見臨侯舟中十六日過瓜步時
江都令歐陽烝爲予友大史楊機部禮闈所拔士令
上謁臨侯畢尋餽予金予曰海門江都雖殊其爲令（微寓諷刺不露圭角）
也令鮮不逐客者郤之十月十九同臨侯抵金陵

臨侯歸里予復之吳門十一月朔日四方同學楊廷
樞劉城吳應箕陳梁方以智周岐孫臨余垣余維樞
錢禧方其義凡三百四十人合辭白國子何公楷周
公鳳翔請以予刪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總說）
鋟版袁州予每念己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壬申詣海（芒山心期具見）
門獨遊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古閔仲
叔石俱徐何如哉然予過維揚不見令避逅得見崔（結法悠然）
生崔生似知予至今猶恨別崔生遽不遑一寓目凡
上書爲生平闕事云

歷境類第一記而介立骯髒過之蓋自辰迄申芒
山又五紀矣識益老氣益壯芒山之學得之旅處
居多此旅記所由作也○未借崔生作結殆感其
傾蓋如故視彼朝夕暱就不相識者其逕庭何如
士不逮崔生亦可以愧矣　弟勳識

五

戊寅率山余子大微屬其弟中台來金陵出書幣招予入家塾命羣從問業予且言先王父冢宰貳樞嘗攄史事闢理人治兵者爲古方略進 御副藏忠貞堂十餘年請評梓以傳予許之五月十七日中台偕予發金陵六月初三日抵率山旣至大微款予甚恭予登堂拜兩尊人居冢宰無隱園刪釐方略三閱月竣事九月朔予辭率山返金陵大微中台先應試郡城予過郡城言別大微帥諸子舉觴祖予城南隅攀

惜至流涕（近今交情所難）十一日經宛陵聞相國建德予告馳驛歸所過州郡迎送踵至率屏息伺道左恐後（寫盡培時貴態）相國前驅十數人鮮衣怒馬呵呼殷震行者辟易諸生乘驢不引避者輒鞭之一時畝張甚予獨命肩輿疾趨前前驅方覘予予頃日相公歸里宜節騶從何呵呼爲（議論）且相公故熟知某汝曹橫暴白相公治若罪前驅不對躍去二十日至白門吳子夬尾過予曰鄉者新安諸同人乞吳子書爲介贄文謁張子甚衆聞子閉關絕客遂弗果芑山何固也答曰非固恥浮慕者變焉耳（此芑山全不少人處）

己卯壬午大微中台兩就金陵闈試復與予相見猶發皆不遇壬午予與大微各還里大微期予贈言予爲送余子還率山序貽之癸未冬予遭家難先君倂弟相繼歿甲申正月初四棄家出亡三月大微聞袁蹈（云道）弟倂馳至袁慰問不值倂反報已刺予還自金陵客游五月初八日大微親請游訪予予前三日放舟至南康返豫章將之閩又不值大微悵然去七月予家葛川大微書問至道故予感泣且自傷云葛川距率山數百里乙酉五月十三日予偕及門俞子塞過

婺訪大微中台將至婺旣夕憩郭外僧舍僧惛不爲禮予退宿旅次或告予僧與婺令同里閈令狎僧僧（欲在虐前）挾令張氣勢耳予怒僧陽跽謁謝罪中叵測予麾之退是夜僧果疾趨入城紿令曰有賊閒來自留都據（芑山當賊副乎）剎舍往來刺探宜備令曰諾（令癡甿類如是）漏卒予起戒從者曰僧貌憸氣惷必倚令發我速銜書馳白余公子（公子大微尊人名鳴雷字長公）毋忽（寧是生動上下文如蛛絲馬跡）黎明書抵公子所令業部署鄉勇數百人裹甲趨郭外捕予僧竊喜長公遽移書令曰過婺見訪者芑山張先生也公罔以逐客重某戾僧言誣

勿聽令逦檄鄕勇還伍不時長公遣伻逆予入城或欲白令笞僧予笑曰仲尼不容于桓魋緇流惡足較(孔兩不較)哉釋不問長公因下榻館予詰朝令欲與予謀面長公曰芑山厭握齱不輕造請公無煩枉刺令唯唯退(知已之言)時大徵居率山馳入娶就予語竟夕中台返自海陽曹篁峙歸自臨汝(篁峙名鳴遠癸未進士汪子未齊筮仕令臨川因亂歸里)魯源後先至二十三日集長公宅促膝畫天下事皆(四方分裂事業)相視嗚咽翌晨別去大徵度葛川寇方蠢動瀕行屬(可爲徒有崩慟)予奉母入率山割宅推食無少悋予念母春秋高跋

涉遠徙非計辭不往十一月予挈家將歸僦舟治裝德與及門余子楷夜抵葛川堅尼予矢廢產梓行四書大全辯因先錄古方略行世予復留葛川丙戌冬方略成馳使笈致率山大徵曰戍先王父志者先生也捐頂踵豈足酬萬一哉予曰張子免諾貴幸耳尋復梓大全未訖工　予六月扶母還芑山大徵中台雖情好如初以亂離聞問梗絶凡二年庚寅十月余子楷笪子三開舟行數千里過予褁梓大全大徵復以書來欲伩經營俾大全告成事云

馹相車弗領釋緇流勿較詩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予于芑山見之至馳書白余公子預脫束甲難尤見先事之智孰謂芑山徒煦媮哉(余勳識)

六

甲申予卜居信州六月聞興安葛川宋謝文節避亂
故隝尚存隝俗作塢攜僕遄往僦鄭氏數椽逆母與季暨
孥從家焉未數日念旅食告匱返舍粥産為卒歲計旅況困憊至此
六月十七日發河口七月朔九日抵家出瀘村田售
溽督仲兄袁仲子受直百金返葛川時仲子如溽寧
覲其親予與仲子連舟泊豫章仲子期偕至溽割季
倖相餉時仲子季弟倖臨侯督溽陽予曰至溽往返三閱月雖分故取舍以義亦見學問
人倖若葛川嗷嗷何傾橐中金給目前溽潤未可邀

也解戒去八月十一日入葛川拮据雖缺食指頗繁
往往仰屋歎會信倅樊公永定永定字康侯山西定襄人攺信太守佐行卓然戍于殉難
死士民痛之稔知予數捐俸見遺予感其意不謝
乙酉葛川中冦日驚徙予集三都父老告之曰冦悉
焚掠不禦冦三都無土不墟徙將焉往哉葛川環山
峭遻守必固守固冦無繇入避與禦孰利僉曰禦利
此後鄉管幹辦仿佛田子春而識量過之
顧農家少長畦壟不習兵策安出予畫策為條上當
事時守東道高公允玆山東膠州人甲戌進士樊太守以予條例上之給示如議行請移三
都社倉積貯助團練創置五營撥子弟壯健者隴[illegible]

勇編次營伍營各有長長各有職諸器械旗幟符籍仿李忠定伍甲隊部團結法行之與張慤迎社同意
參稽古兵法悉具部署定授五營營長掌之又計量
斟酌詳審古今治術盡此
一切長短利病凡不便民俗者釐之又兼行保甲鄉
約每朔望諸生詣鄉約所申飭高皇帝聖諭扑其
背親凌上者攢其藪姦首亂者士民率遵行罔踰鄉見葛川風土淳朴處
約畢營長帥諸義勇詣五營習步伐擊刺馳射隸課
寓經濟作用井獨行之葛川治天下亦然
以時殿最以法賞罰以信予間躬親甚之不替年官
頓跌日行古注
不耗芻粟民不釋耒五營聲大震諸義勇踴出伍
曰豈徒守哉雖鼓行戒賊由反掌耳予戒之曰毋驕

與冦角不幸勢解力破悔何及計莫若守謹長慮卻顧
如約益自奮予慮寇不時至復做古干掫聯絀主客縝密
戶每夕算畨警巡傳籌擊柝達曙乃已久恐怠弛復
為夜巡歌使童子踊躍塗歌之聞出少錢飲諸警巡
者示勞勸意衆悅葛川雖彈丸地務農講武隱若一
勁旅云丙戌四郊多壘予偕季讀書不輟門內蒿萊此見許多區畫淺人不識
滿徑植竹數十竿獨哦咏其下別設圭窬通樵汲命
僕司啓盧造請至僕蹻門謝卻之已復有潛刺予要
害者予于室西突井一計日積薪窔舍薪盡夜趨僕

舁薪入復閉戶又榜曰張子客新安歸無期書問槩
不內過者卒謂予果客新安也劉某者里慾徒也先
是牙角講予予面折之劉銜予莫敢發項以賂應募
充偏裨氣忕甚私語鄭子祿遷曰彼閉戶匿影者何
心哉思抵巇中予祿遷就予語故予曰若豈能殺張（非深心學問不能無感）
予者哉審殺我命也且惡知若不自勦絕耶甫踰旬
劉坐暴掠戮于軍祿遷竊快予嚮者言左驗云然予（天也）
益安義命雖掾予有酷于劉者媮不爲動卒亦莫予
毒大書壁閒曰曾母投杼毀謗庸何傷訟過而已矣

聖人微服死生不足較脩身以俟之晨夕諷詠用以
自釋焉丁亥葛川饑積粟錢者日卯直攖利私賂所
親給市曰今米價視昨三倍急倍直儥之不則粟盡
雖直十倍就糴立莩耳緜是直日卯予捐膺請曰粟（荒于人非荒于歲可恨）
羨糴不平豈誠歲凶哉一日予糧絕遣伻手一緣請（友人與芑山夙有交遊芑山雖薄其姝氏能紓汗肯）
友人質米友人蓋夙號素封者佂伻曰餒甚安用緣
伻哂退適市儈持數斗米伺予急求售問直則曰斗
米直五倍矣予將五倍直與之已念我苟五倍直彼
將出吝人曰張氏糴且直五倍此言一詒貧日益困

是莩緣我也摽之去戊子春土團督閻呰血稱義師（仁人苦心）
數萬人綦處信州飄暴四作遣所部裨將二人中牛
三十人入葛川晝蠭擁鄭生索賂生窘五營裂戰覲（五營鋒頴略見于此岔信險若勁旅不是虛聲）
日此豈義師哉挺金鳩義勇長圍俄殲之血流波步
堂上（謂之步）偃屍枕相藉閻帥劉啓泗者疾驅聲言署葛
川予急與父老約曰老弱聽徙避諸義勇畱備禦因（洩略使人不測）
計誘劉帥退數舍無駴竟陰部分義勇伏隘覘變擇
善走者職訶探又設營幷曹之柱偕陳應奇密詰劉
營燄以金比暮趣義勇人持束芻塡衢路爇之烟焰

蔽空鉦鼓聲不絕予復召俞子塞率家僮數人持槊
秉炬操伍符按尖督督竟內主客戶（懼其爲劉帥閒也）聲喚
喚閧數里外遲明乃少休劉果閉壘不進諜告予曰
總戎萬一麟者與前郡守樊公親善劉故聽萬指縱（麟嚴義正）
者也予因夜馳書郡守使白萬曰兵以曲直辨老壯（理諭）
鬭者官兵激變三都非三都擅殺官兵曲在官兵某
所親見劉帥寢兵則已必欲角勝負某請率先五營
鞱以待守告萬曰張子言鑿鑿且戒備撤兵便萬曰
兵卽撤擅殺非法也宜齎餉一萬金檄夜至三都趣

諗予曰土瘠民𢫫安所獲餉萬金苟竭髓應不屠脅屠耳予曰挐百金相機進止毋惴（○苦○禁○）復馳書萬帥曰必責餉殆激變未已又激變也挺走民必亂宜錮萬諾械百金遺之事遂定越一日汪閫帥發新安復屯葛（○此○淮○陰○夜○遁○下○燕○齊○之○術○）川謁予予告以劉萬激變狀汪懼移駐興安又明日麾下偏裨百餘人繼至貎鄭生舍予召裨將哼之曰（○似○高○仁○厚○陸○所○能○）汝曹屯聚地卽嚮者五營義勇一日殲將卒三十餘人者也速徙毋自罹禍裨將色沮引去繇是士民踵躡復家室無恙居久之里猾鄭某陰爲賊鄉導賊偵私予曰我來宣宿憾無它張氏一門秋毫莫敢犯予（○卽○爲○物○一○證○意○）曰張子雖僑葛川葛川安危與共豈忍賣葛川自存哉汝苟覬葛川五營劫勳不汝避汝甘詞嚪予無益（○五○營○鼓○行○殺○賊○之○言○至○是○始○驗○）也賊一日奄至諸義勇出死力搏賊生禽渠魁二人（○信○賞○必○罰○治○術○也○）卽五營斬之賊退予告三都曰非鄭某導賊賊不來（○不○斬○鄭○賊○何○以○禦○後○）卽捕鄭請五營聲罪斬首竿三日夜以徇又姜某嚮聚村落怱烋莫誰何予密諭曹葉二弁勝之出白當（○見○俞○子○不○苟○處○）事將殺之姜賂俞子塞求免俞子曰衆怒難犯不可（○殺○之○不○恷○今○予○羞○見○罪○人○蹈○之○其○理○益○明○）姜引頸就刃無怨言見者皆股栗葛川至今知避寇

勞禦寇逸後先獲安堵者實自五營始（○皆○東○萌○數○語○）（今三都義稱縣土爲砦持槩相撞歷覩作殺賊狀以爲笑謔習使然也）四月初三日予挈家還袁華父老子弟惘然相弔不忍別五營醵五十金贐予御弗受將行各摸酒肴祖道上顧瞻踟躕有泣下者予（○世○山○待○葛○川○港○切○如○此○　○哭○牽○人○此○段○有○變○）雖去未嘗一日忘葛川也己丑冬予繇潭陽載至葛（○不○疑○盗○金○者○從○古○今○無○兄○而○盗○嫂○娶○孤○女○而○撾○）川時妄人坐予逋負訐愬與邑令令發邏卒環屋索（○婦○翁○皆○然）予葛川人士遏邏卒曰張某性骯髒三都當合詞請（書賈皆速○姓名）邑白誣若毋譁姑去項臨汝書賈某故與令善過令署見予名在案牘愕眙良久私謂令曰今豈有兩張（○與○令○見○反○出○書○賈○下○可○笑○）爾公耶必誣也令告之故賈曰彌公天下士欲亟見宜以禮先毋以人言賈戾翼日令急馳刺申款于予予不答復移書邑諸生童享瀕期予謀而予笑曰張子捕不獲豈折簡可致哉享瀕日敦迫不已予偕享瀕造令令斂襟謝過予曰本餽予顧誣予逋公殆爲逋逋卽償追屑屑與校哉（先是妄人餽予百金辭曰助梓大全予退入葛川索大全庶凡妄人助刻者立焚去復粥葛川數椽償之）辭令出及闉哨卒遮宗曰若奈何輒遠趨白令令遣役送予出城予還葛川十（○補○前○父○老○不○忍○別○之○一○段○）一月二十四日發葛川歸芭山不復與父老言別是

將僮僕後先颺信郡百夫長鄭桓（鄭行十六葛川人予嘉其桓赳為易）令名素信嚮予慨然從予行晨夜跋涉歷三旬抵家十二月二十三日桓自芑山返葛川期庚寅春復來袁且之閩庚寅二月桓卒十月予遣伻至葛川槖書餽問桓安不伻來桓卒月日告予謂桓自分不起疾革猶自言桓夢魂依依芑山云問桓室則已挈稚子它

（義○盡○情○至○行○百○丈○夫○加○此○况○良○友○乎○）

醮予出涕爲文哭之嗟乎桓幸歸而死藉不幸死道途妻子不得與永訣旅櫬無還日桓雖不銜予何以慰桓地下哉予居葛川凡五年始終與予親厚無

間者不死于刑戮即死于窮困其幸而存者又或經

（情○與○義○俱○可○泣○鬼○神○）

年乖隔不相見雖欲少答其私卒莫償予願悲夫

葛川窟穴耳尚可以禦寇因念　淪陷非盡强敵之過由吾失捍禦方略耳使芑山任天下事當別有措畫如不遇何識者詳五營始末應知芑山非殷浩房琯諸人比士不幸而不遇不獲盡用其所長可勝悼哉它如却潯俸償妄人金又其餘事

弟勳識

七

辛未夏六月繇京師返金陵甲戌春就姑孰令徐公約（公名養心命其子日旭從予受業己卯公改）御史巡按江右予不造謁始終未嘗通一書浹旬友人楊維節卒國子官舍宛上沈子眉生書來代訃

（芑○山○遇○友○則○情○至○須○如○此○）

予夜發書長涕明晨辭姑孰至金陵撫維節棺哭之越三日返姑孰未幾別去（有故而去）自癸酉迄辛巳居金陵凡十年南闈報罷者三壬午復辭家應試金陵念天下

（誰○見○及○此○拳○後○始○信○芑○山○之○卓識）

多故砌湯復擲卷出不卒事十月評闈牘跋語友人曰國亂科目必廢躬耕著書吾志也聞者嗤予妄云

予後先僑金陵最久其間慎出處謹交遊間藺不沮見利不趍豢難不避未易覼縷書予自知之而已四方賢士大夫宦金陵聞予介特率加等見待大司馬呂公維祺嘗屬銓曹徐公石麒邀予入署爲予弟授經予不往呂公秩滿將行遊其門者二十有四人蘇金祖呂公江滸予頃焉諸生咸稱弟子奉呂公色笑予獨行輩抗禮不少阿既逾年呂公家居復緘書幣

（北○呂○公○知○芑○山○處○芑○山○以○）

遣使馳數千里來金陵請予序其舊所著集不謂予

（芑○山○爲○傲○耳）

簡傲難近也前官饒司李攺南侍御成公勇（公號賓蕊山東）

（欒安人乙丑進士性廉直南中稱眞御史）乞南譙前河南御史金公光辰介紹謁予命二子其謙其慭來問業禮遇甚恭未幾成公以劾璫逮朋從餞送者塞路予馳書相勖而已予見金陵交遊聲聞之士袖文贄謁無寧日恥之榜里貫顯官畱都者足未嘗一及其門先施者還答始終不干以私屏居城隅隙地閉戶著書衆莫予知也（事亦可傳）諸同人每戒僕伏城闉偵予出入予閒入城僕輒尾予後跡旅舍反報不數日屨塡戶外名刺累數伯紙踰旬予又它徙矣皖桐錢子秉鐙偕方子以智數訪

予不遇畱一詩見贈有避人數從居之句蓋實錄也寶應邑諸生湯廷璉者與內璫李某邵李任廷璉叔人訟于官坐法抵死某司李筥延璉下獄士類冤之吳子次尾與廷璉過從久廷璉于予未識而次尾告予曰子盍爲湯生白楊大史機部移書當事使得昭雪感豈獨廷璉哉予諾一日趨告楊機部機部與李某稱世誼不果予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予未知湯生次尾向予稱湯生冤言非誣張子避小嫌不以告（此亦可深神）楊先生是湯生死于張子也張子既告楊先生楊先生坐視弗救是湯生死于楊先生也可否惟先生命言訖遂別機部廼陰發書白諸當事釋之（此亦古人所難）廷璉既出獄始見予次尾旅寓爲詩貽予（事詳廷璉同人恤難篇中）予復廷璉曰古者信見疑忠被謗求內省不疚耳子抗憤近衆致謗有自宜少折節全身名勿謂會毋投杼無足爲會子（可亦）子勉之自是予與廷璉不聞問者几十年（古道可師）

懷寧阮大鋮以媚璫罷秩居金陵都人士聞阮俠宕（此誰無識）善歌詩樂與之遊予未嘗投一刺毋出謁聞阮在坐（世山直狗罷畜之）急引避不相見是時予友周仲馭諸及門黨疊角立

訴厲阮不絕口阮閒以書抵仲馭諸子戒門勿內立焚棄阮恚甚天啓閒左公光斗阮同里人也左公死璫禍阮實擠之左公嗣子四人皆身受阮摧頓誓不共戴天阮益恟思左公諸子與予夙有交遊會史公可法（可法爲光斗門下士）撫皖痛左公死非辜爲特建忠烈祠祠碑周仲馭撰文冠予名碑末碑中語刺阮入骨阮往往慨悒又己卯秋四方同人聲義（語具留都防亂公揭）坐大逆不道合攻阮阮踉蹌夜亡頗疑發縱始予與仲馭思中予不得閒（攻阮時予方寓率山）甲申阮貪緣

相國貴陽復官南樞部坐朋黨百餘人併逮予卒文
致它事殺仲馭不一月阮與貴陽出走時予寓葛州
尚著書不輟云憶予甲申將卜居瀨上以母老不往
嚮令予家瀨上阮必羅織予必與　駢死詔獄矣
不死蓋幸也雖然予不幸不與　同死死則致命
遂志長與世辭豈復奔播艱劬日夜祈死不獲至今
日哉

記自第一至第七詳載年月日獨金陵事不勝書
又皆事後追記又推源春秋諱尊親之義不敢發

人隱過故卒略之至于後先淑身處友與古人合
待者其梗槩具見塒兒繼父志可也　自識

凡爲記類述山川風物獨郴州鉾錫潭鐵爐步諸
作頗寓諷諭予深旨其言旅記無一篇不是事實
無一事不寓學問令人雕龔華擽環瑰變怪或有
過于予者予皆無取也　又識

合綱目書法史遷叙事而爲旅記事奇文尤奇後
人讀七記而以爲不必記豈論世知人者哉　弟[illegible]識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三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方爰發 較

雜記 并序

往者不足述然事無大小學問心術繫焉况死生毀譽之際痛定思痛未能遽忘忘則木石等耳間舉示二三及門使知世變非一雖顛危蹈險宜順受其正苟能鑒往戒來取是記類推之亦儒者省躬寡過之道也追述罕倫次故年月日不備書

一

將之閩經鉛山道上肩輿者忽失金方拊膺哽慟予慰之曰金失矣泣何益嘗計程續與汝金輿人鬭予言不信愈益泣適同行者不知何許人進輿人謂曰昔所遺金幾何輿人告以實行者輒探囊還之輿人長跪謝曰汝匿金勿出金汝橐中物也蒙見還願割半相贈行者笑曰我苟貪必不出金還若如我何還則俱還焉用半為掉臂弗顧去予急命仵詢行者姓名行者終不答予歎曰今還金於市者蓋衆不則損利取名去攘竊一間視行者不拾遺金又自隱其名者何如哉何如哉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斯人吾師也

二

書賈傳某者金谿人兄弟後先笈書市予邑邑人士嗜書者皆與遊然弟頗挾詐漁利書至昂直求售雖錙銖必較兄心非之一日予購書於其兄素敬兄樸雅倍直與之其兄曰書直止是諸購者皆然先生直獨倍何歟廼舉倍者還予如衆直受焉尋諗予曰使我冒受倍直則是自欺欺先生也可乎且惡知先是購某書者不以實告先生先生雖不責我如內愧何利豈可苟取哉况今日攘什伯於此它日失倍蓰於詐不償失安在冒受者足恃哉予感其言銘諸座右復告家仲季曰傳某書賈耳有隱行而無市心它號讀書者莫之及且兄弟同業而樸不為詐染廉不為濫易孰謂習俗果移人哉越十數年聞其弟貧困甚兄累貲日益贏然則濫與詐之不足以攘利又明矣士不書賈若豈非惑哉

三

葛川儀居楊氏舍舍傍斗室予讀書其中屋梁敗蝕甚初未之知也一夕予覩睡梁墜椽瓦皆裂聲磹然予驚起呼童舉火視之梁適橫几上距予枕簟僅咫許獨碎一研耳（天幸）（嗣何嘗既至此成毀有數信然）嚮令梁墜於吹誦之時中予頭頰則予之不死者幾希豈待殗殜瘨厥身哉然卒幸而免卜氏曰死生有命信夫

四

或讓予毋屬里儈市諸器物費厚直直往往與器物不稱非拙則愚予曰張子豈愚且拙哉自利者必慾人充其類可以爲盜利人者必損己推其心可以近仁（此理學諸微意）故與其利己也寧益人夫商賈未有不希倍售者也里儈未有不覬少潤者也必物物稱直必銖兩不稍假則商賈里儈之於予望望然去耳矧予生平欲倣古義倉義學施之於宗閈蓋已非朝夕矣苟卒是志費當不訾今所市器物費幾何商賈里儈倍取者費幾何遑屑屑與較哉然則予非拙且愚也雖謂予未嘗費可也

五

予繇白門赴蕪令周一韓約（韓諱士琦河南固始人先是請予詣家塾爲其子弟授經不果一韓服闋補任蕪湖急移書招予入署）將發舟友人袁臨侯過予曰（臨侯是時繇侍御左官南大行）司權王季重舊與袁子友善雅知予請以尺素爲予介宜少佐行橐慎無固予弗答臨侯遣使賫書隨予行予既抵鳩茲往晤一韓相見如平生驩獨不謁王季重使出書白予將詣權司上之予詭使者曰闇不內遠函若往不得達重若罪姑俟予輒取使者所持書藏諸篋頫不樂與王季重晤（士各有見非固也）言是府先予客蕪有同鄉萬青涯曰驄郊五從逢吉（此念便入俗）二孝廉二孝廉蓋皆疇曩與王季重交游欲邀潤者也一日予過二孝廉所見季重貽二孝廉札中客如私語讀未卒風二孝廉曰王公下逐客令矣盍去益自信予嚮者不樂見季重之未爲固也少選予辭蕪令返白門迨登舟適出臨侯書還使者達權司予終不發刺季重發書急倒屣迓予予解纜不可追矣越數日季重馳書報臨侯附儀函屬臨侯致予遺意予（皆貯不差）反儀答書後是予不復與季重通書問不知者嗤予

圖云

六

居恒見予衿謁郡縣屢爲闒人頓辱恥之竊謂非公不至四字於座右自警故予弱冠遊邑庠屏居不問戶外後先公祖父母益有下車迄報政閱數年未識見予面者它國士子如司李王鞠勿先生（鞠勿諱相說泰州人壬戌進士初任推官後遷御史以廉直著稱詳見王公書院記）識予儕儕中頗深器重急命其子驄馬與予同學于辭公餘先生輙損騶從自攜尊酒過予齋宴笑竟日予間謁先生先生則

飯予如家人促膝論古今人文自晨至晡乃退先生數出生平論著示予予軒輊不少阿先生益歎予直諒云一日聞家仲從治麟經先生退食少服儒服就（此舉今人所難）家仲讀書處親爲講授猶塾師之於弟子寒暑弗輟數吝訪郡邑利病予悉慮陳說先生虛受筆記多所興除邑人未之聞也先生去袁爲御史書問貽予踵相繼予始終未嘗干以私

七

宜令朱子莊父母（子莊諱茂琛庚辰進士）辛巳甫蒞任予將之金陵謁家仲季曰朱父母兒可以無見虔共從兒子若（子若諱茂暉晉與予善）必有書問抵予無慭焉不諫而理仲季曰然頃之朱父母果馳子若書致予予詰朝往謁不數語遽別壬午秋予就南闈失志歸里門朱父母亟訪予予告朱父母曰邑人士莫不知恭與老父母爲世講某矢不關涉公事老父母雖折節下交不宜數見過此古遠嫌之義也朱父母曰子羽豈私言游者哉邑輿盤多故惟子是吝義在相成何嫌之有乎遜謝不敢當日揭戶城南隅署門曰客遊久憊甚

守拙遵分罕與親黨周旋頗無督過歲暮朱父母遣吏餽予金予屬吏持門帖走白御弗受朱父母曰堅御復相嬲非禮也遂止癸未冬諜報賊窺袁撫道而下奪門逝（時撫軍郭都賢移鎮袁州分守道則岳虞巒也懸空城待賊賊仓至）綽衿隨之獨朱父母劉二尹後（縣丞劉敎仁四川人）予時方入山避賊夜詰邑見朱父母商城守事宜奈父母言兵餉兩竭惴惴懼翌日朱父母野服單騎行抵會城議請援未（皆見也山論左兵橫恣）幾左師來縱兵屠城去朱父母尋復任然先是朱父（公論安在）母以他故見惡當事當事輙坐令率先棄城予爲訟

爭乃免此中本末惟予友濤督袁臨侯知之諸紳衿末之聞即朱父母未之詳也甲申春予挈家出亡朱父母馳書抵山莊唁予予先數日越竟家僮棄書趨至途次白予予受書不報

八

袁太守恭信讒疑予不可近會司李陳亶洲公祖（亶洲諱瑱閩漳州人乙丑進士）至官夙知予恭司李官海鹽時友人陳則梁從之遊述予生平甚悉以故司李甫下車輒索予相見是時家仲季方條邑利弊六款上當事邑紳

衿與議沸然予不出謁司李先移書告之故司李深韙予言守謂司李曰郡有張爾公者僑金陵內交要路肆筆舌螫人里中皆短之司李曰不然四方賢公卿推稱爾公無間言雖貝錦惡足信哉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間讒人盛口而入）公詳察論爾公者何如人則爾公梗槩見矣毋重謗張子爲也居亡何直指行部發郡吏舞文（直指令姚孫時與予友善）繩以法讒者復告守曰（詩人賦青蠅莫過如此）繇爾公指蹤故至是守益疑予叵測且謂司李誼已言失實予置不較已而守察予亡他金陵諸薦紳凡

與守周旋而又知予者數貽書守曰張子賢者不當俗則有之公豈可交臂失哉守繇是信嚮予深相結納語次舉讒者姓名告予予曰古遭讒者衆獨張子哉韓退之釋言可鑒也守情好益加逆量移去餽予百有五十金予娀郤之守趣使者三四至辭益恭僅受五十金聞者謂予迂予聞語家仲季曰士貴自修讒何傷始疑卒信雖覩司李亶洲先生有間守亦君子哉

九

友有惑志冥報爲放生社者醵錢市魚鰕鳥雀放之遶金陵南村苦澇老稺乏饔飧烹田間螺充腹友惻然曰螺無知遭厄如此盍少給草者錢使市米菽[illegible]（此處見精義學問）[illegible]盜螺螺得全矣予曰公胡不忍於螺而忍於人饑[illegible]歲豈少錢能活宜協心規措合後先放生賓以賑饑則惠什伯放生不放生可也不然螺活而人餓斃[illegible]放生何益哉予與氏先仁民後愛物施有序也（皆是正論）今坐視其人之死而惟螺是私無乃失差等歟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萬物一體聞不嘗殺未（如此方不流入異端）

問放生也或曰放生始佛法何可廢予曰一放生社耳所放幾何惡能盡天下禽魚而悉放之且所放禽魚皆市諸捕者之人捕者利得直我日放彼日捕是（竹嵓大咸不解可歎）驅之捕也害滋甚況捕而後放出網罟餘生以少綏須臾之死不數日放者尋就斃哀哉然則今之放生者惑也非仁也仁莫若孔子釣不綱弋不射宿而已豈嘗放生以市德哉若夫不忍於螺忍於人又惑之（後儒不宗法孔子移甚）甚者也

十

客告予曰今日名節誠重如餓死何（可爲百世師）予曰非也賢如夷齊卒餓死世有欲安飽而能完名節者哉宋儒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士審能死若歸餓若飴終其身（說此如聞晨鐘）必不爲利疚況餓未必遽死不餓未必遽不死與苟生寧正斃與求飽寧忍餓昔賢云自矢忍餓長杜門猶恐暮年還入俗此言立志貴堅也客曰餓可忍矣禍不測柰何予曰易言患至掇也自取也不自取禍（見道之言）禍至順受而已藉今日不幸蒙禍亦猶顏淵之夭伯牛之疾龍比之碎首剖心耳天也庸可避哉客憮然曰命之矣請書諸紳

十一

予少從先師仲思袁先生遊師頗器望予迫予學既成師曰子可出教人矣姑去辛酉師赴清豐令聘召別及門諸子瀕行諸子攀留至垂涕師抗顏曰二三子患無師邪張子學足爲汝儕師宜北面依戀我奚爲哉予從祖問而避之師就道從祖屬陳何諸子執贄事予諸子先是蓋同予受業師門者也予遜謝者三諸子曰師命也（此亦古義再見）先生始吾友今吾師願操袂箒受教予辭弗獲乃始條學規戒諸子諸子唯唯退未數月師不幸卒清豐邸署櫬歸予率諸子爲位哭甚哀師遺腹舉一子家落然愧予困且老不克報先師萬一識此志感云

十二

予友楊維斗錢吉士數稱朱雲子才（雲子諱隗南直長洲人）然予聞雲子家故貧居恒飲饌必豐美自娛同人通籍者往往割俸相餉雲子不數旬立盡槖中復蕭然輒（借此諷刺雲子詞旨深）仰屋困耳昔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石徂徠恥受

盤餐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信如雲子所為必不能（此中有學問）敝衣惡食必不能無苟受豈潔己安貧之道哉遂者周仲馭以吳弌尾介紹嘗館穀雲子讀書華陽與雲子同卧起仲馭日噉脫粟飯啖蔬雲子自攜一饅盉鯹醯醢悉具晨夕非備極甘脆必不樂仲馭心啞之（此欲動於嗜之病）予意士雖富宜勉自節約推其餘以及鄰里宗族焉有家貧仰給於人復縱口腹盛盤餐以自愉逸者哉予謂吉士曰世莫不才雲子予獨病雲子不學使誠知學則變化氣質雖攻苦茹澹可也維斗聞而胃曰此忠告也恨雲子不聞斯言其後偷者不繼雲子以貧終

十三

金陵居停主人謁予曰某乙胠某甲篋竊數百金去逃之巖（此言不足信）得實甲將愬民部民部某先生故人也請移書白當事窮竟易易耳願進百金為壽予懼其枉乙（仁人長者之意）也謝之居停請益固予出笥中瞿公式耜先是所刻回生紀示之浙江王立毅其乙坳赴銓為淦令一夕冥司攝去既絕復蘇自言冥司衡生平罪過輕重得不死罰應喪明少間兩目俱喪尋謝官歸斷葷茹素深自懺悔因述冥司所見及問對為回生紀瞿公版行曰此冥報已事幽明一理今日誣害人者亡日必罹陰譴惟影響可不畏哉汝攜是編歸使世誠果報云與某甲詳覽之某乙果攫若金汝彼來告予追捕未晚（此言可以破敬）不則自欺欺人雖得金滅身必矣（語氣激然）審思毋忽詰朝居停持回生紀謝予曰某甲念殺矣

十四

予生平事執友最謹登堂必拜必稱名如見父母伯叔（禮衛當如此）然非執友則否非執友而以事執友者事之畔禮實甚此庚異行所竊非也（庚異行袤嘗與諸兄過邑陳準諸兄皆拜其母異行

獨不拜問曰何故異行曰拜人之親將適有友客自）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袤敢輕之乎（只一何說賜去）門與予遊甫及朞一日謂予報謁其尊人失待執友（友來歷）禮出詣書訐予曰張子無禮哉予笑曰禮也子非知（辭嚴義正）我者請絕或簡予曰訐子者過也業面斥其非芑山可無辯予復書曰元晦無罪繼祖力攻之（見塊素定何怨尤之有）伊川非姦（芑山瞻事惜理多此類）子瞻痛嫉之況涼德如張子哉天之為天至矣猶不免唾且射天獨不言耳不言雖唾且射何傷天豈可學學其不言則萬變當前視虛舟飄瓦一也（理學受益）此張子所以蒙詬不懼也然則吾子之面斥之也不亦勞與

姚子恥菴聞予言歎曰芑山豈惟知禮且近道訐者乃止

十五

四方折年輩從遊者非一類資敬予予往往遜謝或誚予曰張子僞謙恭耳予曰不然昔蔡季通師事朱晦菴晦菴顧曰此吾老友也(晦菴虛懷如此)觀其與季通書或云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或云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只得隨事驅遣及季通謫道州卒晦菴爲文祭之其略云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

羇旅之櫬還自春陵若然則豈惟兄之友之且先生(此亦[illegible])之矣晦菴豈僞謙恭者哉予嘗謂道之所在弟子師(此言最近道)師師亦可以師弟子語云聖人師萬物夫萬物可師而况於弟子乎宋儒稱博聞莫如晦菴然平居著書與季通互訂者爲多其語季通云行法俟命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晦菴嘗論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不同大體莫非已發季通不以爲然獨引程說以爲敬而無(此亦先生師弟子之一端)失便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後十年晦菴與季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又季通與晦菴書云下示君子之道節反復詳觀支分不得乃渾論以結上文之意竊此觀之弟子不阿其師師未嘗不虛受於弟子也豈可謂師說皆不易弟子之說皆可廢哉况予(觀晦菴更進一步)之於及門又非僅取其學問相長實有心師其言行至終身不忘者先是一小友性寬恕予頗卞急一日見小友遇僮僕有過不加笞予曰不笞將玩子何獨(此非學問皆天質仁恕處)不怒小友曰笞則府怨苟不笞怒徒自憊耳予瞿然曰某所不及子吾師也閱三十餘年予待僮僕不苛

切煩碎者小友命我也審如是先生之於弟子豈徒著書資益如晦菴之於季通而已哉近世此義不明弟子事先生以諂先生責弟子以順詩曰噂沓背憎雖師生亦然無惑乎學日卑而道日喪也然則世之謂予謙恭者非也

十六

及門徐公旦(諱日旭淛廣荊州人)質予曰蘇子瞻爲文如殺三宥三之說此以意揣度前人耳非覈實語其他比物連類皆切事情頗與莊生類亦文人之雄也予曰經

瞻生平屬文超逸奇變非後輩所及然亦有考覈疎略不切事情者子瞻嘗言醉中不以鼻飮夢中不以趾捉似也愚意夢境至幻何所不有逆子嘗夢兩趾捉兎騰驤道上一獵者操挺挾予兎脫輒驚寤繇此推之安見夢不以趾捉邪至云醉不鼻飮尤不足信按賈捐之請罷珠厓云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飮然則醉不鼻飮者特就中國之人言耳若駱越之習雖不醉未嘗不以鼻飮也子瞻謂醉不鼻飮豈足論哉公旦日聞所未聞子瞻復起必首肯先生矣

十七

客詰予曰張子屢遭謗莫東鄉懷寧爲甚然不較何也予曰若獨不聞沈繼祖余嚞之於朱晦菴蔡西山乎夫晦菴西山聚徒講學何罪繼祖奏禁僞學條列朱熹大罪六至與少正卯同科又指斥蔡元定爲妖人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元定竟客死道州嚞又上書言熹元定等作事猖狂素無行義公論不容內外咸怨乞下臣章着法官將朱熹蔡元定挐械來京梟首朝市以晦菴西山且不免予於人何尤況東鄉僅坐予三大罪耳（三大罪者一叛朱註一毀祖先輩一濫收社文房稿也）晦菴末滅而晥桐則但譏予不識丁而已雖栒賤名通衢卒未嘗竄謫予殺予也安敢復與之較哉客㗖唯曰子可謂善處謗矣

十八

予客潭陽問考亭裔孫能紹先業者幾人鄭子告予曰讀紫陽先生藏書者非乏惜講學明理者鮮耳予問故答曰乇不苛論昔崇化里爲紫陽過化地後儒嘗塑像祠之一日裔孫某必請歸家廟將有議酉像者裔孫曰此吾家紫陽先生也昇以去予曰昇爾則先師孔子木主徧天下學宮者衍聖當請歸曲阜矣況文公註四書五經版行至今四方哦誦不廢假令像必歸考亭集註亦必歸考亭有是理乎夫道公天下萬世而不容私者也紫陽守先待後之教又欲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私者也像之在崇化里無以異於在考亭也若之何必歸考亭而後愉快哉紫陽有知其必不樂後裔之私其像私其書審矣而後裔獨

反是誠不講學不明理之過也予退而有感於中竟夕不能寐

十九

予嘗輯古詁總目梓入大全辯欲後學知所考信竊慮聞見未廣多所闕漏一日從書肆獲蔡氏九賢全書五冊蔡西山元定父子孫遺文始牧堂李靜軒凡九卷覽之見蔡伯靜淵著大學思問中庸通旨論孟思問蔡覺軒著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書雖失傳其目具在然古詁總目闕不載因歎該洽如世南孝先近代罕覯刔兵革之餘典籍殘缺覃思咨訪考信末繇士不幸遭亂文獻不足雖欲脩輯遺書庶幾有補卒業爲難豈獨予寡昧哉偶感此事爲欷歔累日

二十

辛卯僑金陵重鋟四書大全辯成冬予齎書還里過皖江風駛舟觸石舳折將沉水浸漬衣屐間從者皆涕泣先一日石埭二客來送予西歸及門余楷聞客至色喜翌午舟輙壞客相視悽訝予獨斂襟默禱天地祖父曰書何辜今大全成予澹然齎志於此世將

曰張子稱大全者也愚甚又將日妄牴牾程朱者張子也孔孟故殛之不則又將曰叛 祖制駢異說

文皇在天之靈實怨且恫喪張子者天也非人也嗟乎豈不傷哉從者仰天泣不已予曰舟不將且沉豈泣能逃死乎徒泣何爲適小艇乘風逆流上急招之來援儺以身免是日浹桀甚陟岸儼茅舍宿焉余子孾二客慰勞曰賴德庇苟活藉非天幸同葬江魚腹耳予曰死何足恤張子甲申以後屢祈死弗獲獨不幸而死於今日則大全辯之見譏萬世孰有知張子者哉幸而不死天之全大全者多矣余子曰然越三日復買舟行壬辰孟春望始抵家見季弟道故感悼久之未浹旬予復整櫬至金陵

劉逸叟曰雜記凡二十則辭雖略而天人之道盡是矣至大全一書芭山惟適卓菴三先生游更患難閱十數年得版行於世學者翕然宗之豈非天哉

呂樸生曰或問雜記叙事何不著諸人姓氏曰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芭山亦然

雜記藏先生篋中者凡四卷計一百七十條始辛未終壬午皆先生游處即目感事所筆錄者也其間關國家興廢人才升降學術汚隆者爲多次則友朋盛衰之迹文章得失之故畧見於什之三四或垂勸誡或寓褒刺皆有裨學問名敎余小子嘗手輯成帙甲申春先生來金陵盡取以去今先生自擇其可公見者附近事數則版以行餘悉甀而藏之識曰出書不出示世亦先生之不得已也悲夫

門人陸晛謹識

芑山文集策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葉友栢 滕楫 較

進策

本計

今天下非晏然安枕時也當事率惶愕失措外顧見內顧見水旱饑饉議欵戰議剿撫加派冀旦夕效（句說盡當時積弊）徒空言耳臣請安籌之自奴越關寧穴遵薊窺宣大棄南衛東山老寨千餘里徙築遼舊城距潘家口不

五日可至諸酋若插東若敖套若卜海皆奴伍也奴深入東實導之插嘗挾奴邀賞諸酋力不克制奴必附奴附奴必陰爲奴用今奴且朔朔齊魯閩鴟張尤甚議者追惟 國初龍江等處屯法議屯以遼人屯關寧以遵永屯薊鎮以土著屯宣大做古井渠綸塞地網水櫃先制奴騎突然後遣師李牧近講戚少保王忠肅馬端肅遺法且守且戰設奇擊奴此亦一策也雖然要略不在是爲今計宜先扼遼廣而守東江不扼遼廣則寧遠孤不守東江則山海登萊不固遼廣扼東江守奴不數躪入而後屯可復屯復於遼海以東青徐以南水利疏土膏發通海舶復鹽引廣各衛所屯佐之我用是無匱餉餉充則東南百萬之漕輓可紓士可宿飽馬可騰驤諸火砲銅輪武剛偏箱明哨暗哨悉具而又分將聚練簡忠勇者優異之令各出死力圖報我用是無罷兵審如是我能制奴諸酋直箠使耳雖然本計不在是（総盡詳穩可行）今夫晉秦閩粵之警黔蜀楚豫之亂畿東數州郡之死徙流離變日益深則禍日益酷或曰奴滅此屬可撫而定也臣恐奴雖

滅而內潰所在皆奴也夫一奴蔓延十數年毒中國有餘況散億千萬奴于中國哉歷稽漢唐宋之世或勤遠略或昵姦邪或熾黨錮其敗也未始不起于賊（歷代衰亂本末只數語括盡）賊未始不本于民窮民窮未始不本于重賦我（有激乎言之惜廷臣不悟）國家遼氛未靖額賦外一加再加帶徵預徵既十室九空而吏虎如故胥役𧐐疾如故民安得不盜嘯澤未已捐竿隨之害將有不忍言者臣竊謂今日無亟邊防先固邦本無虞劇盜先蠲重徵蠲重徵不得不先汰冗費（汰音泰淘汰也與汱汱異汱音帶況也汱音畎水也）汰冗費不得不

先朝貪冐昔韓琦議節浮費自乘輿服御及掖廷所
須始今　陛下躬行仁儉何至如琦所議獨水衡冏
寺光祿賜予匪頒巵漏幾何有司荒飽幾何新餉泥
沙幾何如營制新定關寧兵不十萬馬不能五萬餉
金二百五十餘萬米豆百七十餘萬石復有折豆皮
襖萆蔗運價草價四十餘萬金反增何與薊舊餉四
十二萬金增新百五十萬通津各十四萬登島八十
萬皆未見虜登則齎寇島捕風何與市賞有定額卜
酋未領者十五年贏金六百萬果羽化與挿月有賞

二十八萬又奪卜賞八萬六千敖賞二萬別有市價
三十二萬久無馬易既裁其半而加挿賞八萬九千
明旨云既無馬半給亦虛費果盡歸挿與三營軍僅
十二萬而餘于下糧廳者并錦衣光祿及監局近役
二十五萬有奇計折色布花外食本色三百餘萬石
漕米無耗與水衡歲八九十餘萬貓鼠銜尾開銷立
盡節愼無耗與錢法始行母萬金一歲子可八千金
乾沒者誰與諸如此類皆冗費貪冐之較著者它何
爲民請命一語而足
可指屈撲厥所自害總在民長此而乇變計本下之

患不在薊遼而在窮簷之內也唐太宗曰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民自不爲盜宋神宗銳意
邊功富弼再相首請皐安宇內爲先由是推之今天
下禁貪冐而後冗費汰汰冗費而後重徵息重徵息
而後盜賊衰止夷虜內嚮我　太祖之訓曰善治財
者生財阜民不病民利官前代理財竊民之官徒事
掊削得財有限傷民無窮又曰漢武帝用東郭咸陽
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
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大哉　王言本計

只此可收結
得則治天下之要略盡是矣雖欲亂孰與之爲亂惡
至膏肓求變劑如今日哉
蠲重徵特今日本計其要領尤在朝廷知人善任
何以能知人善任非明主淸心寡欲法祖勤民不
可詐見芑山擬對錄惜其書無由上達耳。余熙識

辟薦

陛下銳意思治復辟薦保任諸大臣宜悉處奉行弗
暇頃者羣議紛如有謂辟召不可行辟召行弊且什
伯科目者有謂甲科可專任不必旁求者臣竊謂行
辟薦而廢科目非所以明　制專科目而廢辟薦不
足以致治今天下亦知科目之寖失其舊乎　國初
近代科目異是
一塲中式十日後復試五事求士適用也今士少壯
攻制義見聞單寡策論非騁意智衒文采即襲績陳
言斤斤循有司尺度類不能見諸行幸而售雖闒茸

辟薦策一　五

迂陋累貲拜顯官不售雖姬孔閔顏之行方召賈董
韓范之才李衡泌老耳然則辟薦所以濟科目之不
及而議者謂一科目足盡天下士可不謂大惑哉
高皇帝嘗謂晉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又諭羣
臣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卓越之才豈可限之以格
臣不敢遠引楊士竒不嘗白衣直綸扉乎馮堅不嘗
典史推都御史乎王興宗不嘗直廳事歷布政使乎
陳廸不嘗訓導爲編修乎黃福不嘗鄉貢士晉六卿
張守中不嘗乙科撫延綏乎它若況鍾蔚能並躋[illegible]

秩而郭傳丘玄清一爲翰林應奉一爲監察御史尤
特拔之椽曹賁次之外之十數人者聲實茂著皆爲
盡繇科目正統以前科目辟薦並用法誠善　神廟
初年儒臣進講至漢文勞細柳輔臣從旁進曰
祖宗朝干戈甫定之天下爲腐儒三寸管壞盡語[illegible]
深切今　陛下毅然復　祖宗盛典不欲腐儒壞天
下臣請復以封非進夫行辟薦而不審器使無以盡
羣材嚴保舉而不行久任無以課實效何以明器使
語曰聖人不能令手步足握故不違已所長不能令

辟薦策二　六

魚飛禽馳故不違人所長又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
漁不足以償網而治天下有餘智孫叔敖相楚三年
不知軛在衡後而楚以霸此各因其材耳　高皇帝
諭侍臣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
任輕者輕任之又曰因材授職譬良工之于木大小
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今選曹不然它無叚僕數
如才力不堪任知推除爲知推學行不堪任督學推
爲督學謀斷不堪爲邊撫遷爲邊撫風節不堪任臺
太宰孫丕揚掣籤之法流害至今
諫擢爲臺諫銓注既定貿貿　陛辭去充位塞責歟

而後誅罰隨之何益管子輕重之法曰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殺其身以釁社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殺其身以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劓以爲門父　祖制軍民有一才一藝皆得自陳効用今使應辟薦者舉主先各言某堪任某職召某　廷試各自言所能使得自效如是則能者進而不能者退矣此明揚使之道也何以行久任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當堯舜時皐夔稷契終身一官而不徙（漢左雄亦云守相長吏惡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此亦久任之法）其所謂陟者加之爵命賜予而已文中子云成周之

隆邦家有社稷焉西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此皆不驟遷其官耳　祖訓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明乃治今會推不然故例守令非黎罰鎸級守三年輙遷令五年它清華重要或不踰二年或不踰一年雖賢人君子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而其閒生長（此蓋不可不革）子孫之胥役展轉竊營作姦舞法法日亂而民日病國初有終身任一職者有數十歲不遷者　宣帝時特著三法一不次遷擢一不拘流品而所首重獨在久任先臣崔銑亦言　國家治效未臻由登仕大易官多牽制遷代太急故也今使應辟薦者廉其才某可某用矣授以官用某可用矣然且寬以文法需以（此又從久任中變通而行之）歲時雖不能終身勿遷仍愼簡賢能者代之如是則前者不敢弛其責而後者不至因循就于敗此行久（總承上二段收束）任之道也罷使明久任行功罪以之定賞罰以之信保舉連坐之法嚴勸懲激厲之道備吏治未有不翻然變者惡在不可輩崔亮裴光庭資格之陋補安石經義之不逮而妄謂辟薦無益人國哉

罷使久任行而後辟薦有成效道理只在目前當事獨瞶瞶不察奈何　翁熙識

平寇

當事畫平盜方略言人人殊或言小盜安之大盜勝
之或言撫誤毋再誤必盡賊乃已勦便或言勦弗忍
行文累累如貫珠
散之便或言移兵豫撫移汝淮撫移宿邉重兵一駐
鳳泗護　陵一駐瓜儀護漕與東撫相望河淮閒秦
兵出潼關晉兵出孟門楚撫移承天遣重兵與蜀算
期荆趨鄖或言留餉雍青額餉留者百五十萬晉豫
留者百五十萬晉豫留者數十餘萬用楚餉十萬給
算兵請新餉五萬充江淮皆召募或言一督臣權如

已上皆述時論見空言無補
昔言臣任雖議各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宜暫設總
制夫流寇初非若二正時劉六鄧茂七橫莫可制也
埧蹂躪及畿輔上煩　朝廷宵旰議者紛紛舌敝而
賊滋蔓不即勦臣竊恥之請先明盜之源流悉今日
總挈大意透段餘悉言之
治盜之蠹因詳弭盜之術可乎今四方萑苻雖起自
逃兵半貧民也身加派遍繁有司以逋完程殿最爰
免黎罰不得不掊剋小民小民楚痛哭泣顧父母妻
孥無人色且析骸爨不得不羣起爲盜夫至于盜也
集靡定寨突不恆不得不酷焚掠焚掠酷窮者蟻附

富者鳥獸散由是盜日熾輜重日厚子女玉帛日充
斥我兵莫誰何也民且樂盜而忘其死宋臣有言家
餘一斛麥即驅之爲盜亦復不肯然則民之喪其樂
生之心走死地如鶩不自悔亡他重斂阱其前酷吏
亂亦非飢寒所迫
驅其後也豈樂爲盜哉雖三五桀黠者恣所欲爲敢
于扞網而爲之倡非盡貧而後盜然使無貧民爲之
羽翼拚飛成羣其勢亦不能獨肆其毒此盜之源流
也治盜之蠹若何兵所以勦盜也今兵憯于盜盜出
掠僅薄瑕城廂卷公私儲㡌逸去兵挾主帥爲盜等

諸凡總理督撫無者何民頗如此而左賊爲甚
兼倚盜聲勢望郊郇富腴家相率恐停百求自御不
則格殺之甚且刃平民首功報敢問鄉閭壘壁相
告曰賊來有厭兵無厭賊去有期兵無期聞者流涕
而主帥懼兵之獷悍難控復首鼠依違賊秦亦秦賊
豫亦豫賊商雒亦商雒錯處盜前後旁側閒莫有奮
窮搜陡奮使人欲涕
先聲殲賊者賊何日寧賊一日不寧損數百萬餉以
平賊而所捐百萬半飽懦帥驕軍腹化烏有耳則是
加派所入始推諸民以餉奴旋委諸兵以豢盜
國家未受一銖之利率受億萬之損反褁贅肉甚可

寒心此治盜之蠹也去今日治盜之蠹彌盜若何臣
竊以爲莫若淸勦盜之兵而亟練精兵以驅盜則衆
抄在通變古法用病役衆散株守異
山盜入縣民集鄕兵擊破之已事在覈盜民之吏而
徐誘羣盜以歸民則張詠治蜀賈琮平交趾之遺法
原慮至計雅然可行
在我不重創盜盜必驕尤莫若先勝之而後安之爲
今討督撫將帥長吏宜日枕戈繕怒習比閭族黨爲
卒然在山之勢寧先賊無尾賊寧迫賊入險無縱賊
使守令能如龔小朝歌則盜無不熄
出境　陛下更檄示州縣凡賊攻破者視邊將例抵
死罔赦又著爲令能斬渠魁搗穴巢賞與邊功比罰

準是又如先臣汪應軫議一方盜起不卽撲滅以致
此法宜舉行
山境兩處撫巡帥副官以下俱必審如是人各矢死
力攻賊賊必困賊困剪厥元兇立正藁街然後貰脅
有大第
從原誤陷招流庸給耕種它水旱殘疲諸郡邑逋欠
議蠲將作織造諸得已之需及預徵帶徵例議罷成
化中荆襄事平遣回流民百五十萬有奇謫戍賊黨
萬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有奇四省晏如兆旣勝
而安之之道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有餘斂
之以輕民不足散之以重晏子曰能安邦內之民者

能服境外之不善能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
邪逆先臣丘濬亦云得一良令勝得兵三千得一良
守勝得兵三萬今誠能崇本力農省徭薄賦禁淫巧
奢僭選用賢守令使民衣食有餘化行而俗美盜源
治術止此
以絕盜流以息民安其民而天下治雖兩河之本兩
廣之礦江之洋淮海之鹽南之峒東之蓮皆可咄嗟
定豈議勦撫議兵餉築舍無寧日哉臣又有說于此
甲申之變則不待豪傑而天下土崩矣盜之爲害
秦觀曰盜賊不足深慮慮其開豪傑耳今天下民久
甚矣哉
失所萬一窺時變而動亂往往劇于賊使椎埋屠狗

之徒虓闞自負不盡使之爲我用則猛鷙爪距無所
試而害叵測宋蘇軾欲于晉科外再設一科以收奇
能異材之人今　朝廷行辟召而不遺吏民與甲乙
科貢監並用皆萬世長慮而科臣謂吏民必不可用
何哉願　陛下財幸毋謂藿謀迂也
吳次尾曰遂讀萬茂先勦寇策其說專用撫不知
賊勢至今日與潁川渤海異龔黃之術又無所用
之觀芑山始終經畫切中勦撫利病益信茂先前
策之謬

儲材

任賢明主之椎也進賢盡臣之職也賢者進而上弗
用失在君上能用而賢者弗進責在臣古聖王旁招
即人而賢于夢之意
俊乂豈盡由夢卜哉賴賢相百職事各舉所知而已
傳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
唐虞三代之時明試以功官人惟賢漢初賢良方正
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明經茂才等科制頗近古後迺益以射策唐則專詩
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按此益見知人
賦宋則專經義　昭代雖襲宋制如漢之四科
親賢爲求治急務惜歷代取士之法未盡善耳
國初開行之故一時得人尤盛今　陛下詔復
祖宗保任宜雜流得士若吳訥郭傳況鍾輩軼出甲

乙科外何寥寥不少概見蓋由諸臣寡知人之明
科目不可以儲才徒存名何補于國
朝廷失儲才之道耳臣嘗攷劉劭人物志甄別十二
流較才質衡使任詳矣惜論未盡善張旻李德裕咸
非之它若使貪使詐使過舉因舉廣舉盜諸例班班
傳記稍捐除資格至內無避親外無避讎如古祁奚
婁師德尤近代所宜者鏡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豐草
言世非乏才也市駿骨千金良馬至一夫善射百夫
決拾貴先倡也天下豈有勞于求不逸于任者哉咸
門令郎舉各私親故耳安得賢與才任之臣以爲不

然唐憲宗爲李絳言勿私親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
深切最合情理
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何敢復與若其不法自有
二尺誰得私之爲今計先去門品勞舊資次之陋廣
其途以致之勿問親故勿計恩怨論定後官因能授
職復嚴計典察典繩其後上自宰執下逮六部大僚
迄撫按監司諸臣貴近無暱遐僻無避門戶無歧匯
苞無納情面無徇而尤飭內外兼察之典中京官保
此非虛心衡量不行
舉之法　陛下復總覈殿最衆當者賞不當者罰輕
者褫削重者棄市吏治且駸駸復古尚憂乏才哉雖

然儲材之道何居唐裴度奏寇盜未平宰相宜延四
事見憲宗元和十年
方賢才請于私第見客治從之宋蘇軾曰自古用人
必須歷試雖卓異之𦐂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
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
宋乾道中陳俊卿虞允文相皆以人才爲急有
辭范純仁曰人才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何以應
所見聞卽汎之謨材院錄北外儲才之冊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
非慎擇爲成不可
國初郡縣貢文行異等入大學自六館積日升之司
成才識已超外授以藩臬內授以臺省若是者皆萬
世不易之道非至公極明莫之能行也夫士之才者

必每歲舉之隨事試之積日升之試有效而官之豈好勞哉儲之弗豫則用必匱譬臨淵羨魚庶不可得適爲天下笑今天下平居無事三年一貢士不量其

此與何以相希至今古劉漢所謂近代主司察言

能而與之官循資遷轉或驟超擢久輒致仕去稱職

于一副之判觀行于一得之謂求材時所謂舉士

與否置勿問一旦有急向之高爵厭祿者不足恃思

不由鄉里之選隨衆厭於下有司之名縣探較

得能者而用之然後采虛聲牽衆論取疇昔擧問弗

日之長期致空所謂制求亦吏言取人與與今

仕之人責之以艱大之任如驅駑足而致千里其厭

科同

也必追無功獲罪則相覷歎曰辟薦不可應如此天下士非才如此夫孰知其居恒失所以儲之也哉抑

臣九竊有慮焉昔周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人才復衆詩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使人才足用也古今人才克勝厥任未有不自人主陶冶而成是又在 陛下茂美之若曰天下終乏才士終不可用此時俗蔽賢之論也昔人有求堅轡者心切于求轡橫于前而莫之見宮人之載以刈葵兩牛之鼎以烹雞夫才嘗前而不見用與用其人而違其才何以異是願 陛下蚤計槩謂天下士不足任思嘗才異代臣必不信也

吳炎尾曰古今用人儲才之道盡于此苟行其言治效可跂足俟孟軻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今天下非乏才如不信何雖制科取士歲所貢若干人然皆以空言進無毫髮裨助官日冗而事日隳故亂不服而欲以致治與卻走求前何異哉

鄉會兩闈不足以得士益之以保任又益之以特用又益之以副中式其于儲才似矣要之棄珠玉而進沙礫委嘉禾而登稂莠適足以釀蠹耳上下相蒙名實乖反可憂滋甚賴芭山先生痛哭言之

惜當事聵聵不悟耳 門人吳遇識

去弊

今天下之弊二一議論不輯一詔令不行何謂議論不擇堯之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言者事績（如此看言字不虛）所由出也言不可施諸事與施諸事而無功不足以致治　國初桂彥良陳十二事馬名廣條五事皆實裨政體近代不然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令人好議（切中今病）論而無議論如墩軍議汰固也莫爲恤之軍不導乎驛李議裁固也莫爲甦之李不從賊乎議奴或曰孤軍深入傷重創巨鼠竄無後圖奴必亡或曰奴彼

勿大創安知不再入宜備奴果立亡乎奴再入果有備乎議插或曰戕季父妻女弟諸部攜離久西徙避奴插必弱或曰插終必逞我欵插必無以制奴奴與插合我必困插果終弱乎不款插衆終制奴乎議遼（此章欺罔朝廷宜寘之法）或曰遼必復如襄云師五年爲期餉五百萬爲率詎無成効且速禍或曰遼不必復自河西抵關外透迤七百里而遼奴既脫其地餌我我不復奴必不爭遼果終復乎果終不必復乎議寇或曰此餓民耳與賈平交趾渤海可以撫便或曰勝廣赤眉黃巢旦夕撲竿起剿便或曰宋王元渤有言小盜安之大盜勝之剿寓撫撫寓剿便剿者果剿乎撫者果撫乎剿與撫果互用乎之數事者非不議論之迺有議論而無議論之過也弊一何謂　詔令不行曾曰令重則君尊又云國之安危在出令　太祖諭羣臣曰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詒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四海之禍臣觀比年以來　陛下灼知貪殘端綜覈避之習屢申飭臣工罔非福海內詒後世者如特諭館員科道必周知民事練達政務　令知推入詞

林果皆周民事習政務乎愼選撫道守　令期吏治一新今吏治果新乎撫道守令果得人乎　大學較正注疏諸書凡社師小學悉申條教令成均　未嘗不議較讎塾社未嘗不講小學孝經經術果盡明乎條教果盡遵乎復　祖宗保舉成法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今議者謂監吏士民不可用謂連坐雖嚴夙蠹難革宜再與大臣討議甚民牧者果登進乎連坐果不易行夙蠹果不能革乎之數事者非　詔令不可行之過　詔令可行不奉行之過也弊二今欲去二弊使

議論無弗輯　詔令無弗行其道存乎明賞罰禁苞
苴而其要則在乎覈名實名實覈則浮論沮苞苴禁
則壅蔽決賞罰明則天下知法之難犯舉數十年苟
且因循之弊剗薙殆盡天下庶可治昔　太祖徵僉
欽恤用嚴濟寬法所不貸雖汪胡藍李輒就誅夷初
行茶馬法懿親之臣即有夾販罪不至辟立寘重典
無敢行屯田法吳信侵暴屯卒懸首西市為不奉法
戒今　陛下懲姦遂良不倚戈即鐫級甚則正藁街
諸臣方䵝䵝避罪然率不能如　國初令行禁止者

非法有異必不必殊也審能平之以明允行之以果
決當磔斥者勿令戴罪負乘應棄市者勿令淹禁失
出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可寬假之法臣下無可倖
免之罪日夜奮發磨淬求稱　上意言賢者益勸不
肖不復肆行罔忌如是而治不復古百姓不乂安未
之嘗聞抑猶有進者古帝王喜起之盛上下中外一
此言可以入告
心同德在去所疑而示以信語有之傭合作不畏家
人而心不如家人婦奉箴箕事姑容恭于子妾又慕
于婦而心不如子與婦今之人臣傭合作耳婦妾奉
姑耳何者形迹生而心異也假令上之人不猜疑臣
薄待其下既寬予以自效之地而又嚴法繩其後使
下不敢執吾法雖畏吾之嚴而尤樂吾誠信日致身
匪躬無復倖功匿過以自取厭薄猜疑于其上上下
交孚而泰道成何弊之有然則臣思去二弊而終以
必刑殺進猶良醫治疾不得已而任雞毒萓中韓治
天下哉

議論不輯病在下不靖共詔令不行失在上不誠
信蓋治本不立雖汲汲釐弊率不見成效豈刑殺

所能勝哉語云書不盡言策之精微未可殫述但
舉其大略耳崇禎己卯仲秋月望日　自記

楊機部曰芭山應詔言事語語可見諸行有董仲
舒之正而去其複類劉賁之直而無其戇豈獨以
言見長惜乎朝廷莫能用耳異時變生禍發芭山
不幸而言中然後服芭山之蚤見噬臍無及矣何
益哉

芭山文集策卷之一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潞 余光曾 較

進策

審序

臣聞爲治有序凡後先緩急循序則理失序則亂中興之與創業一也故 中興規畫次第必與創業上下庶足以成功臣伏見 陛下登極以來四方延頸企治謂漢昭烈不足法宜追媲建武以雪 先帝之憤以慰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執訊獻馘直指穎閒然臣竊觀初政頗失倫次惜諸大臣未有以審序告 陛下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默也臣愚以爲今無驟言滅 寇孜孜脩內治急先務中興可蹻足待昔眞德秀曰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李綱曰今莫若先自治先以守爲策俟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我 太祖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何謂本內是也古今治序類如此自南京潰陷 天典行都即今日所謂內也諸大臣

先治內而惟外是求譬餒夫枵腹一日疾馳數百[illegible]其勢不顚踣不止臣嘗攷光武舉兵春陵迄未係纍莫討賊賞功最著 陛下正尊位定衆志與馬武議合至封賞征討皆與光武牴牾之甚以封賞言之建武元年即位鄗南秋七月僅拜鄧禹鄧侯耳九月[illegible]卓茂封褒德侯耳其拜朱鮪扶溝侯冀鮪速降定都洛陽耳未嘗濫封爵也二年悉封諸功臣爲列侯十二年吳漢平蜀諸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光武雖不吝爵賞然小大相準論功有差又未嘗累

虛爵徇私恩也今 陛下播立天典急改元肆赦進爵加級賜號若而人雖蘇洵論任將有所謂無功可賞者 陛下抑思元勳大臣皆碌碌無才智者乎即一日萬侯有能禦侮折衝者乎它才智卓爍伏在草莽皆曰非功蒙賞既位極人臣後雖僇力圖功罕出其右往往裹足而不敢進然則 陛下今日所恃爲鼓舞者明以啓僥倖之徑陰以灰任事之心視光武爵賞權度何如也或曰古今人才不相及功不必皆漢列侯姑徐觀其後耳臣愚以爲諸臣非獨不逮古

國初開運元勳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

也一時扈從之微勞與在塗之邂逅皆以開國之殊

今日不然

賞酬之況寧南養寇十餘年流毒　宗社方人人切

齒　陛下獨垂情狗馬帷蓋之舊釋其不赦之罪又

此舉最謬

准其襲侯　登極詔云寧南侯駐兵久在南陽忠勇朕所素鑒前月甲起晉陽有名且非

其意　先帝特朕曾力薦其功其男　亦是故舊

之子盡釋其罪君臣相待如初良玉果有不諱禮部

即議遣官祭諡其襲侯　忠臣義士莫不竊議　陛下功罪未盡

明賞罰未盡公臣不審　陛下欲何辭以折服輿論

一句收上文　第二段

也此則爵賞之失序者也以征討言之更始元年新

莽伏誅劇城反應王郎光武趣駕走信都和戎　信都和戎

皆郡與邳彤合攻邯鄲耳及為蕭王始率吳漢耿弇

名　事在宛洛陽鄧禹詣長安謁行園陵置吏　者出行師大將

擊銅馬諸盜耳未嘗輕自將也建武二年光武自將

士奉守之後

征五較降之三年馮異破赤眉賊衆東走光武親勒

六軍宜陽降之又自將征鄧奉奉降斬之其討張豐

及富平獲索皆遣吳鄧諸將耳八年春隗來歙伐隗

囂襲略陽斬守將夏四月光武自將征囂　囂衆悉降囂敗走未

幾隗囂死　與今日親征異

潁川盜起還宮六日自將平之十一年自將征

蜀吳漢用蜀郡太守張堪策述走而延岑出降耳光

武雖數自將然每至輒克豪傑響附又未嘗張皇以

聲使倖成功也今　陛下正位越旬急遽師親征

春秋許九世復讎

置御營行間若而人雖春秋大復讎誠有須臾不

緩者　陛下抑思隨征將佐皆素所翦鈐者乎即

劉禮徐勝華徒兒戲

軍四出有能批吭擣虛者乎它韜鈐羽翮既在行

又皆曰專闖無識不足與共事異時有功弗錄必

推見人情至隱

縱自達于上往往瞻顧而不自奮然則　陛下今日

可為痛泣

所銳意親征者前無老成萬全之謀後乏左右[illegible]

之助視光武自將方略何如也或曰昔澶淵駐蹕

我用此說必敗

氣自奪軍法先聲奪[illegible]耳臣愚以為今天下非其[illegible]

也非有寇準之飲博與李繼隆王超之控制若何徙

以恐喝之虛聲刼之況文武矛盾非一日黨壘互鬬

此何也

方鬪從中起　陛下不逆討首尾擊應之難投以艱

大之任坐觀其成敗夷狄盜賊莫不竊幸　陛下任

推論至此朝無人

將不足恃舉事未必就臣不審　陛下施何策以

總收上二段

復版章也此則征討之失序者也語曰弈之決勝

審于舉棊不然則負又曰針成幕纍成城言有漸也

首尾語意相呼應

知漸則知序知序則有成臣非謂親征可罷封賞可

始終受病在此

廢所憾者急遽失序猶不審棊而欲決勝棄[illegible]

城折針以爲慕豈待智者而知其無濟哉嚮令臣稍
薦請行都得親承　召對則封賞親征二者臣猶得
于　明詔未布之先罄竭愚慮與　陛下爭可否以
佐諸大臣所未逮今諸臣不能言不敢言臣敢言能
（大臣不得不任過）
言而不及言惟大息流涕而已雖然多難興邦古志
（效臣）
其在爲今計　陛下宜先治内慎選智略忠敢之士
（當日人人以得官爲榮）
斥去一切盜名苟祿者使不得雜進又宣慰蜀漢
黔使協心饋運不絕又鼓厲四方義旅使碁伏郡縣
失陷之地異時得相機内應又聯絡浙直江楚義集
（此策可用不知者以爲迂）
然之勢江非山陝塹長諸　使無所顧忌　陛下日
（親征急天下事不可爲）
講求勝算外若狃偏方之安而内實裕復讎雪恥闢
（宗澤之全節者乎）
國恢疆之具取法光武先蕩滌江南然後蓄全力非
征易易耳臣私度光武當日艱危跋疐伯倍　陛下
（又丁寧一番益見忠愛苦心）
然光武内剛而外柔智深而慮密故卒能成功今
陛下皆反是臣不能不竊爲　陛下危然願　陛下
（極急有緒）（始終只此意）
暫停親征之舉速下罪己之詔先治内而次攘外漸
圖後效毋謂天下事終不可爲也天下幸甚愚臣幸
甚

封賞征伐二者非獨光武可法即我　太祖亦有
之如洪武二年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內禦
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爲首副將軍常
遇春驗其有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餘各準
其功過量賞有差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湯和等
封公侯二十六人世襲賜誥券惟善長稱守正文
臣汪廣洋劉基雖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餘並
稱宜力武臣又攷洪武登極無文武官封贈廕子
試署實授恩例　太祖重封賞如此元至正十二

年起兵濠州克和陽克太平先據金陵及鎮江揚
州既克始自將取婺州討劇寇必先[illegible]陽而大姑
蘇取元都必先山東而次幽薊元衆既潰然後命
將西征閩廣巴蜀傳檄可定　太祖愼行師又如
此今爵賞不準功過親征不先廟算其不合于
聖祖者蓋多矣豈必遠求之光武哉詩曰我視謀
猶伊于胡厎今日之謂也　臣自烈又記

法祖上

三代立法定制有不能不因者有損益不害其為因
通達國體之言　以祖訓課士果無弊乎
者其要歸于福國阜民斯已耳故法祖必法其無弊
責人嘗言治國之法有可非亡國之法有可取
使萬世可行然後多利而鮮害有長治而無劇亂書
有治人無治法之意
戒事不師古詩稱率由舊章皆師其可以率由者非
此不可祖之法祖
槩舉前代相沿之法靡然而號之曰古曰舊不審擇
其是得非失而踵承之也我　太祖用夏變夷法詳
且密　御製　祖訓義不容變置然當以萬世無弊
者為正　陛下方撥除凶逆復我正朔與守成稍異

凡所為補偏救壞因時佐急雖原本　祖法不可不
凡有經典明文而無益于治者亦不必泥
少有變通以求濟苟撥觸而遺精略大而騖細究至
此論從來未發
法格而弊隨之由舊之與變古事雖殊而誤天下一
也皆不售法　祖之過也臣不敢瑣舉獨借　陛下
今日名為法　祖實變法不可行雖行無補于治者
此探病之論　細之尖
如制科以　祖訓課士是也夫法　祖而特頒
祖訓布告中外廣厲學宮意非不至然臣竊以為
惟以子孫不必以之課士
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訓子孫傳永久者也諸臚列
持守祭祀出入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

營繕供用及訓戒東宮親王防過僭亂輯綏百姓
一句凡四十九字古文長句法
馭外夷者悉具然皆宗廟宮闈社稷之大事士庶不
一語扼要
得過而問未嘗槩以之課多士也即　陛下今日服
西字勝大寶箴全體餘
膺　祖訓宜省躬治內自期寡過為天下臣民先又
不必徧以之試多士也獨令　祖訓可以試士
如此誦人一一屬見詔許不能無獎
太祖宜列在條章定科舉成式宜先頒布令鬬科無
此制而　祖訓條章又不載　陛下獨創為之臣恐
獨創為三字益見
天下疑　明詔事事法　祖獨科舉一途汲汲取舊
不會法祖處
制所無者首更張以亂課試之法甚非　太祖頒

祖訓初意臣不識　陛下果自謂盡善否也況國家
制義非本況又律以祖制乎
作人造士必先求其本本立而末自舉制義特末之
此皆在課試前一層
末耳使無以激發其愧恥廸牖其天性變化其氣質
習尚取儒先湖學里社條科朝儆而夕戒之士雖熟
誦　祖訓　陛下雖日以　祖訓課士何益古帝王
脩身理物明體適用之方莫詳于六經語孟國家容
言取人以六經語孟懸式三百年自歲科試以及兩
指甲申乙酉而言
闈所貢士賢者閒出不肖者工為文辭倫竊爵位
課天下至是豈一旦課以　祖訓能使之悉從吾法

立驅　盜坐致上理哉臣願　陛下舍末而求其本
者此也緜斯以推凡名爲法　祖實與　祖法不合
者不可謂無弊臣以爲皆可罷皆當權衡因革斷然（又推闡一步說）
取萬世無弊者行之無徒如　祖訓課士之似是而（回顧有法）
非庶幾有當于詩書之所謂師古率舊未有不盡善
者也至于損益舊章稍爲變通不失　祖宗良法美
意取其醇而舍其疵又不佀刻舟膠柱者之所爲在
聖明加之意而已

用　祖訓課士而謂之能法　祖此所謂名是而
實非者也非先生不能洞見流弊至此（門人顧湛識）

法祖下

祖法載在典章皆灼然可考見而其最關國家安危
爲今日　中典所當急　陛下講究所當先者莫如
內官監錦衣衛然諸臣皆踵近代之陋習寖失（法祖者須得其意）
聖祖設官立法之初意不早釐正弊將有不勝言者
如是而槩謂之法　祖臣不敢信也臣按　祖訓本（此設內官初制）
周禮設內官監各有職司取其不勞民而便于用耳（詳見憲章類編大政紀通紀等書）
後世乃有閱視團營提督軍務者有監督市舶鎮守
藩省者甚則專擅威福盜弄國柄如王振汪直劉瑾

所爲至今甚恨之洪武五年定內官禁令六年命考（此皆祖制當遵處）
前代糾劾內官法十年內官言及政事即日罷遣還
鄉其[illegible]令內臣專恣如此臣愚以爲　行在雖仍設（景泰命倪謙呂原教小內官于文華殿東廡自是）
內官監但命之司晨昏供役使可也不宜別加委任（近代弊政）
今且有催督錢糧者矣有提調兵馬者矣有　欽命
聯絡恢勦者矣　陛下謂此輩果能勝任乎果與
太祖糾劾斥遣合乎臣又按　祖制罷都尉府及司
（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置
前後五衛軍士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錦衣衛錦
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雖兼詔獄
南鎮撫兼管軍匠添設北鎮撫專理詔獄）

取其嚴侍衛而無濫刑耳後世乃有參佐機密給事
正德中朝官有非命死於刑官校者又文敏上
分司得直達者有旗校以捉拏索無紀極甚則三
疏言刑獄付三法司矣錦衣衛不當復兼刑獄
司會問羅織非辜如門達吳綬所為至今切痛之洪
確有證據送法司獄口不可次
武二十年　太祖怒用事者非法凌虐悉焚錦衣獄
刑具以所繫囚改送刑部審理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罪者命屬法司其重罪
逮至京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至是焚錦衣刑具　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
罪囚俱送法司其不令錦衣橫暴如此臣愚以為
行在雖仍設錦衣衛但使之備禁近飭儀鑾可也不
指其失而言不一字捕風影
宜兼理重務今且有補參朝儀者矣有勘問不法者
矣有傷理織造者矣　陛下謂此輩實能竭忠乎實
與　太祖申明改送合乎臣伏覩　陛下詔書蓋自
就謂再又擊動法祖之意
謂事事法　祖者獨于此二者不加察誤以為
祖法如是法　祖者當如是此臣私心所甚惜也為
祖制原無秉筆例
今日計司禮監掌冠昏喪祭禮儀制帛　御前勘合
祖制宦官不令識字萬世可行
賞賜筆墨裱褙書畫出門馬牌及催督光祿造辦筵
如此方是善法祖
宴如　祖制而止先去其秉筆者一切錢糧兵馬聯
絡恢勅之事內臣不預焉錦衣衛領五所軍士分司
旌節旛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將軍力士校尉分番

護駕直宿巡察督設御內儀仗如　祖制而止先罷
其專部獄者一切求請抄捉訶察拘逮之事廠衛不
二句乘上文　得此一段使姦佞
預焉必如是而後與　祖法無剌謬耳或曰內臣非
無由入
之忠誠如雲奇阮安陳蕪者錦衣非乏老成敦厚如
朱驥王佐者雖委任何傷臣以為不然歷考　本朝
內臣廠衛優劣其閒忠誠者尠而後先朋姦亂政枚
舉不盡　陛下豈可冀其一二賢者于什伯憸邪之內
思宗所除逆
以殺生予奪滅　恢疆重且大者委之不讀書不畏
梁辛以用內臣敗　又說內內臣廠衛倚狀一
法者哉且　陛下亦未審內臣之與廠衛皆相倚為
姦者也天順中石亨不引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推究本末盡見信任委寺廠衛之根
前夸揚隨駕求請踰涯乎正統中王振不令馬順捕
小校支解侍講劉球乎　球以災異上疏忤王振下錦衣獄順令小校手刃之　成
化中汪直不令韋瑛執掌大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
廠乎正德中劉瑾不矯旨逮六科給事戴銑等十三
道御史薄彥徽等繫錦衣獄乎至于外臣之交通內
臣廠衛如尹旻之于汪直王越之于韋瑛　瑛錦衣衛百戶　李
東陽之于劉瑾　瑾自擅政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營祭所命孫文
皆東陽屬草
臺諫不敢言　崔呈秀之于魏忠賢蓋往往有之此而

不痛鑒前車申明 祖制爲萬世 宗祖臣民之訓
雖欲與天下更始燬 而奏蕩平臣慮其未必能
也況章奏悉付司禮內官列在縉紳皆不合舊例今
此倖祖法之最著者
陛下頒布便覽特諭吏部鐫列內監員名 聖諭云內
臣惟刻司
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
隨堂帶銜太監四員餘不必刻 又令錦衣衾營承
旨絲綸事務皆非 太祖當日防微杜漸之意即費
諸 陛下今日事事法 祖之 明綸抑何後先相
戾若是其甚也 陛下不留意法 祖臣言或迂遠
不足用誠法 祖以致 中興請于內監厰衛二者

…文集　法祖第十四　十三

又進一步說
先加釐正它因革從違有可推類以相及者臣請更
端卒其說俟 陛下財擇焉
甫脫槀正襟讀之慨然流涕 臣自烈又記

崇實上

實字是治要王道之本誠意亦如此
治天下者存乎實實則勞可使理亂可使治不實則
內不足而外有餘其始法制非不繁辭容非不盛卒
至一旦潰敗不可救詩曰顛沛之揭本實先撥言失
補此句指
實也古今未有無實而致治者也 陛下御位之初
明詔云人君務實必自身始及親征毅然以十實告
非言之數古今同慨
天下臣民審如是雖立致興復無難然臣竊觀元年
就此中看出不實
五月日 勑諭吏部縉紳便覽鋟布必明一統規模
以內數知著
臣又未嘗不歎 陛下之近名而實未盡也聞之說

崇實上　一

命曰良臣惟聖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惟得其
而後官無尸位位無曠事耳故今日中興之實在求
見徒列便覽者無用
事與位稱不在乎僚署銜名之充廷盈籍也臣請
聖諭質言之 聖諭云南京官員炤舊推用併兩京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全設共十二員在京武職
炤舊銜名應列文紳者乃列無其人則刻入各衙
官銜臣謂自 京告陷官非其舊弘
院 及文武各官皆實受 命皆典
制異其人則有 本朝而不或姓名履歷如

者有姓名非中國如
者各部則有稱
者司業則有黃　者
陛下推用將置何署乎全設將掌何職乎　貝布
卅當日大臣不以此言入告
兩京已非朝夕而　陛下于文武各官猶曰全設猶
曰熠舊舊者不皆芻狗乎全者不盡子虛乎然則
陛下無地而存其官與無人而留其銜皆可謂失實
又抱崇實之分
天下其誰信之　聖諭云北直山陝西遼東河南
處各官存亡未卜宜各列地方官銜不必列名以俟
恢復臣謂恢　土宇必賀轄我版圖而後可非抛方
碁布紙上而謂之恢也一統全盛必實正我冠裳
深切半情
而後可非空銜星列縉紳而謂之全盛也士商從北
直山陝來者臣就而問之其地皆淪爲　其民皆
名臣奏議中切至語
變爲　地方非吾有官銜安所用乎有名之銜且
無益況併其名不可問乎實能恢　縉紳雖錄官銜
不爲損實不能恢　官銜雖列縉紳不爲加然則
陛下汲汲舉已割之壤地與無名之職銜贅附一
本朝之縉紳便覽以爲恢　規模在是天下又誰

之　聖諭云今四方效順忠義銜名盡列朝端部
司等衙門遵依近制必設添註之官以答賢勞之望
天下中邪正邪諸南北
臣謂添註非舊制皆近代人臣市恩徇私借端瘠
一品鉄亦可添註　原額官且有亦儉言
以自便身名耳其間不必添註與不當添註者廣
賊民蔓延日甚宣德三年嘗飭吏部裁革額外添設
見添註不宜依近制
官識者韙之假令今日嘗臣賢能茂著　陛下嘗畀
實推補部院各衙門分職課成有勞績又從而優畀
之添註冗員何補于事稱京兵部尚書凡四人左右
侍郎凡七人又添註左右侍郎四人詹事府又添註
正詹一人　行在太僕寺又添註少卿一人此皆承
當添註不必添註者也今天下民窮財竭　陛下方
拯民塗炭冀少蘇息顧冗官冗費日蔽吸黎庶之膏
脂以坐供諸司之漁食若民弗堪何然則　陛下引
近制爲舊章而欲答賢勞以廣翼贊天下又誰信之
故臣爲　陛下計名不必飾虛官不必求備先討
古者銓授考課之法次推求　本朝典制　成祖嘗
中外官
名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書各都
布按三司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特命吏部每年掇
實察各省直及州府縣職官姓名貢叙陛選擬

也臣所謂有官而無勞績者此類是也銓曹所國
事治忽所從出也 欽取 召用及舉薦館選特
非卓異有方略經術不可經術富而可備顧問拔（今前人皆薦舉召用）
經筵不爲躐方略嫻而可任旄鉞特命推轂不爲（今獨無切驗兼濟玉乎）
豈徒充位哉今也薦舉紛然諸就試鮮集應聚者
皆庸瑣競祿利者耳無論後之債事爲可慮即今日（與求賢明旨不合）
始進 朝廷亦安所賴之夫館選而僅爲詞務
經歷薦舉特用而止于試博士試推官試通判
賢且才則當超擢而不當循資果非賢且才則
屏棄而不當薦用此任人之最倒置者也臣所謂多（如此便不必另）
官而無責成者此類是也臣爲 陛下計舊制國子（設儲賢館）
監皆有造士作人之任今宜擇賢祭酒司業兼儲賢（天下豈有育而能觀遠者乎可歎）
館特選進士充六館官分科課士試中書分管十二
科者可罷十二科宜以經明行修忠勇智謀經濟（科不修不可謂經明）
先經明行修宜倂爲一科它勇敢齊力技藝占候（先帝設是因務）
武學倂之 科刑部備之技藝占候等亦
宜與經濟忠義並科詔科 定申 勅國子官
胡安定湖學遺法撰圖成效否者罷免其官

銓官省而功自倍若夫薦舉必不可不廣銓（後世吏部但知往按資知此中亦可備十）
可不嚴可官使者官之有材器而須教育者
子監按季課試其生員貢監必才識經濟過人（如此則天與許多特用之業皆可法）
薦舉既薦宜超擢優銜顯示勸厲不宜僅使之
曹而止信如今福京 行在生員薦舉特用得
皆與 明詔求賢初意相戾豈 朝廷急需此試中
書試推官通判以迄經歷序班而必求之薦舉召
也自今以往庸材不得濫薦薦而在特用 欽
列者必驗資次用之文特 勅吏部按故太
揚掣籤之陋規（不揚掌天曹患內監請托難于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法識者陋之）
與夫近代進士中行評博知推考選仍用經書義策（此亦陋規宜革）
論之故例一切罷黜不用因覈實取舍使一時薦者（收束前二段）
皆可用用者皆得人責成專而勞績懋不復如嚮者
冗官之無益凡皆崇實之章明較著者也夫國家崇
實不止是然就任人課吏推之事事不以近名者自
欺不以亡實者誑天下中 直舉而措之耳惡用臣
緦緦過計哉
官方之壞至是而極誰爲國家圖 中興者然非

巴山文集雜著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蔡光宁　成其謙　較

雜著

記邗上語

予至邗江。見友人袁臨侯。於邑甚。先是臨侯視事海陵。恥阿瑺。瑺坐臨侯朋黨。臨侯曰。吾自廢耳。豈章縫爲之哉。是時臨侯方拂衣歸。十州縣數萬人嚙指血書。封閉城門。思擊登聞借寇臨侯。微服出城。諸父老遮留。皆涕泣。予聞而惋惜者久之。既入舟臨侯告予曰。海陵有小園。袁子顏其軒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志媿也。鹽漕楊（即權瑺楊顯名）行軍門體州府而上皆屬禮見。語人曰。吾婁狄婁狄云。居士自武昌來。楊遇居士甚恭。楊人曰。居士能令軍門敬。居士曰否。禍且不測。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居士。讀其章有冷笑半揖之句。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揖。居士僅半揖。（見朝廷失權衛處）嗟乎揖與笑皆足獲罪如此。張子曰。直道事人焉往不三黜。袁子失官無足惜。惜夫閹柄政。祖法蕩

如也。匪國家福。彼後先吾袁子孰久乎。是官者所自處。視袁子孰失孰得哉。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望日。

末數語微文刺譏。使人不覺。此足爲後世媚瑺者之戒。史法也。自記

記白門孫幼戇語

張子避亂過白門。見姑孰孫子幼戇。問四方規我者。孫子曰焉用規。知子者希耳。侍御松濤徐公告我曰。爾公性介潔。惜傲耳。何叔子九張子髫亂交。去年來金陵。告諸同人曰。爾公過人遠若迂。何嗟乎。迂與傲（釋傲一段）豈張子哉。張子曰。傲凶德也。張子豈屑爲禰衡阮籍哉。獨張子恥干謁親舊貴顯。不妄通一刺。侍御令姑孰時。命其子公旦。執贄受業于張子。張子過從甚驩。迨侍御持節按江右。張子遠去。弗顧。若是者不謂之

傲不可。雖然不謁貴顯而謂之傲。則孟軻不臣不見說大人則藐之者。皆傲也。古聖賢入道往往自迂始（釋迂一段。理學）孟子不與右師言。澹明行不由徑。不可謂不迂。然不迂則浮誕矯僞。不害名敎不止。昔唐代宗自陜還。顏眞卿請先謁陵廟。後卽宮。元載以爲迂。宋韓侂胄命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寧宗前。因言朱熹濶迂不可用。元阿里海涯破潭州。知衡州尹穀寓城內。度事不可爲。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果爾則迂不見取于流俗久矣。然司馬光管寧皆[illegible]

詩皂皆自安于迂。今世槩謂迂無足取。非也。張子趨翔愼然。諾迂之小者耳。去古迂而合道遠甚。苟近道而皆謂之迂。必同流合汙。縱橫捭闔。偸時榮以衒目前。斯謂之不迂耳。又豈張子所屑哉。雖然禹戒爰（總收上二段）毋若丹朱傲。子路聞正名。謂孔子爲迂。夫以舜孔子之聖。且謂之迂與傲。况張子哉。姑用以爲規可也。因（此中頗見學問）記其說。示幼戇以明譽疢疾而規藥石。毋謂知我希也。使得共勖焉。崇禎甲申季春月日金陵舟中書。

芑山豈傲而迂者哉。知我者希。往往如此。自記

吳次尾曰。張子自[illegible]有合于道者。傲則張子弗爲也。此中見張子學術。如知希何。

記南溟何叔子語

予遭亂擬卜居姑宛瀨上舟次南州友人何叔子（名也）歸自燕唁予曰冤躪哀酷哉趨顧予季弟問母氏動定相視出涕予曰先君仲弟遇害母年七十三貧矣（一貧字生下文）之叔子曰今天下未有知張子貧者也去冬偏備徽公旦自都門返金陵公旦見鈕生曰某違張先生枤屢十年先生貧而介奈何鈕生曰富矣家儋金公旦訝亟過山曰張先生富萬金有諸山曰徐予何誕也（此叔子公論）公旦曰同學鈕生告我山曰鈕生妄耳焉有張子而

能富者哉公旦曰信哉先生之介而益貧也張子[illegible]告叔子曰今世亡實而冒其名者非一獨予冒富名哉貧張子之實也鈕生名以富使當日徐生不質叔子叔子不告以實張子雖欲辭富名不可得人言不足信多此類嗟乎鈕生以富名我謂貪厚我耳豈知不貧不足見張子哉抑張子有感焉鈐邑黃二脅[illegible]（回事發概）（蘇原名士淇）大中丞黃又生（名希憲分宜人）公子也嘗猶賂叔子今年張子瀕患難操契粥產于其門二脅曰家君貧于官我貧于家遇冤貧益甚擲契還夫張子不富而有富名二脅非貧而有貧色之二者皆失實是時叔子復稱貸二脅二脅囁嚅不應然今天下信張子之不富者有叔子有公旦而里中不信二脅之果貧者（史筆）非獨張子一人而已叔子不荅去張子語季弟曰吾儕非力不食平居落然乏旬日生計無幾微見顏面（此辭性也與古合）間受友餽悉出購書它稱貸不我償焚券勿問若是者宜貧也使張子果富果萬金張子必有以自處矣在萬金足累張子哉彼富其實而貧其名者金穴漏塢故智耳張子恥之雖然張子牽久于貧何哉崇禎

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記

沇耕巖曰只貧富名實四字瀾翻百折精義微文使覽者自悟學問人服膺此言可以釋躁可以止貪可以入道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崇禎丙子熙弟閔邑田條六欵白御史臺御史臺題之未幾猾用賊煽讒枉烈加派蕻格熙議不行大鴻臚公（名業泗萬曆戊戌進士南鴻臚寺正卿）惑焉觀譲烈紙牾前議烈抗顏爭得直已御史臺采輿論與蓬勒石著爲例公莫之知也里中竊嘆熙諸生仁言利溥云丁丑冬臨蘭賊掠袁殺范氏（名觀文）父子烈闔室晏如郡邑喜曰天祚張氏篤哉蓋至是而嚮者六欵本末明矣癸未袁再中寇陷熙罵賊死（詳見論左兵橫暴書）先君繼見背烈被重創絶復蘇知不知皆流涕甲申烈偕季弟侍毋就潯督袁臨侯約客潯不數旬歸豫章謁公公躧屣出迎執烈手曰王室棘且殆爾公宜匡家臨侯（名繼咸時爲潯督）大鴻臚從子不逮副四方望遄歸奈何是時烈嗚咽方極言時事公復抵掌追論耑解謂曰令弟志在盤剔李遇害年不究用惜哉爾公故加派媢縣官者不謂與予同奔竄至此烈改容告公曰六欵兄弟心迹一耳公顧是熙詆烈何哉公始以烈宜匡潯督不逮則是烈生平心術學問居鄉必不加派虐百姓明甚公

時言論何後先自矛盾至是使烈果加派果媢縣官遇賊必見殺不則百姓嚮食我惡能萬死一生見公今日哉是非久乃定丙子洎今閱八年非不久烝惑如初藉烈與熙騈死賊手不自白遠近莽丞之説將終謂烈加派終謂烈詆牾熙議冤哉雖然丁丑陖天幸免癸未張氏無辜死者十數人天不可問公何尤公子勝之名繼梓夙知予亟扶公入謝曰翁春秋高語失實毋訝烈憮然曰今天下公論欝是非殽故敗獨冤烈哉然以公之賢卒不明六欵始末卒惑于讒烈豈能默默哉退而告同社楊機部陳士業候叔于尤懼郡邑大夫士弗察槩次其説鑱諸石使後有考焉崇禎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某記

兄弟一也而是非異此自公之訛然六欵行里中誦聲載路讒口囂囂奚爲哉今人琴往矣而公圓惓惓弗諼此亦有可美故當與後世並見之（弟勳識）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耀㓂兵不死何與張子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聖如

（推出此一層宋儒未及）

孔子桓魋欲殺之嚮令魋待于隘必殺孔子後已不子雖聖雖微服豈能幻化變怪疑鬼疑神以他竄免哉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蓋懼其死幸其生未嘗決然信其必不死也羑里文死地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魋無殺已其不死於紂與魋幸耳聖人而必無死地則是

有死地必非聖人也設文王孔子不幸死於紂與魋

（宋時諸儒云當死而死雖此干不害爲正命）

將不得爲聖人乎哉夫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聖賢一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子路死傷勇故孔子無取苟得死所雖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而謂之聖後世名人勢士奸雄桀黠瀕死不死者

（正見聖人不以不死爲道　此論自正）

衆矣豈獨聖人能不死哉繇是推之聖不以無死處

（立言之意收括在此數句）

其聖死亦無損其聖明矣彼薪曰聖無死當死而不死者皆聖賢之罪人也可不謂惑哉崇禎癸未季冬月望日

甲申春客友人潯督袁臨侯署中聞　天子殉宗社勗慟欲絕既而訊死難諸臣不數十人而回面降賊者肩相摩也益嘆學者生平不講學明理尸素誤國至臨難苟免往往以聖無死地爲口實識者非之雖然明死生如予年踰強仕獨不獲死所何哉　自記

問聖人可殺否伊川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它不得況于聖人愚按伊川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污聖人不能避害能

不失正使聖人皆不死龍逢比干豈智慮弗若哉

丙戌仲冬月日　又記

孔子不絶原壤辯

(世傳壤嗣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壤喪母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語見記檀弓)舍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絶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此亦可(此處義理欠通)見愚以爲不然檀弓夫子爲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絶故人而敎天下後世爲逆子也豈得爲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凶(得此證據益見檀弓不足信)服者式之哭則不歌壤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登木而歌何哉雖壤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敎必非孔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俟待已無禮尙恐其(孔子當日心事如日月經天)賊世爲有喪母狂歌晏然過之而若不聞者哉故者無失其爲故謂義不當絶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深通經術可以用世)之于管蔡石碏之于石厚君子不以爲過況故人乎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于禮者多矣而(駁正禮不可易)猶謂盛德中禮此愚之所不知也

袁臨侯曰羣言淆亂非胸有定見每爲成說所眩此文皆名敎干城謂芒山好辯非也

曾晳杖參辯

世傳曾晳怒其子參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有頃乃甦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瞍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不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瞍不犯不(此言自近情理)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孔子論孝詳矣大杖則逃可爲後世人子法然予獨疑晳父子之無(一語立案)是事也夫晳狂士也季武子死倚門而歌方侍坐言志莫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晳非屑屑事物者豈爲瓜怒參杖其背仆地而弗之恤乎審如是則晳視其子不逮一瓜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爲狂乎況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犬馬藉令晳果愛瓜果使參往芸參以如臨(益見傳說之妄)如履之心視之宜敬謹有加豈致誤觸父怒陷親不義乎信如世所傳晳不可爲狂士參必不可爲孝子(辯一端而及它端皆與經傳相合)予故斷以爲無其事與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惑世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晳與參之所以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晳與參則知予說之不妄矣

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晳哉

楊維斗曰學古而不明是非傷蔽彝倫誑㛐後學不貽害名敎不止此芑由諸辯之有功于世也僅以王充論衡目之豈知道者哉

梅惠連曰就晳狂處見其無杖參事就參孝處見其無斬瓜事此等辯論所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非獨白晳父子之誣並信孔子許參不孝之說皆不足據耳學者明此意以視它籍當不爲曲說所惑矣

侍坐鼓瑟辯

羣言淆亂折諸聖然事載經傳紀述承謬求折諸聖不可得何以決然否審是非傳信于後世予少讀論語竊疑曾點侍坐鼓瑟之失實也禮竝坐不橫肱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先生與之言則對皆言禮也小飯而亟之備見問也（小飯則無噦噎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稟專于尊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弟子之于父師一也（君父師同道師視父心喪者凡三年）夫點雖狂侍先生宜以禮孔子使諸子言志請盡子以次對問點獨夷然鼓瑟其間若不知有孔子者以視橫肱越路則已慢矣况孔子方問點點不亟對從容舍瑟而作豈禮所謂弗使不執執業則投者非邪抑點自謂禮非爲我設邪古者見所尊必齋遬使點自鼓瑟是玩也不齋遬也後世塾師起坐問答必有度使孔子不禁點鼓瑟是敎弟子不以禮也起坐問答無度也聖人制禮範俗使別于禽獸孔子素秉禮禮斯須不去身豈獨于點而略之哉予故曰點之侍坐鼓瑟失實也不然弟慢師臣子慢君父禮敎蕩

矣亂階也非孔子意也古今載籍承譌若此類者舉無足信折諸理可也然則何以列于論語曰門人虎記者之過也（芑山生平得力在此　結法老）

楊機部曰王季重豕曾點瑟云當其容與時莫（此下殘）傷瓜根二事皆誤用讀芑山杖參鼓瑟辨益信季重非解人

人咯我詳芑山讀書不苟忽如此宜其有以折衷羣言也不知者疑芑山詬及聖經大謬　弟勳識

續師說

昌黎韓退之慨師道不古作師說以貽李生（名蟠十七[illegible]　六藝經傳不拘于時學于[illegible]　退之蟠貞[illegible]十九年進士）引孔子師剡子萇弘師襄老聃爲法其言曰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退之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必長貴賤恥師則愚益愚而惑莫解陸象山嘗稱之

云楊千雲謂務學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illegible]古之學者必[illegible]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予意聖師[illegible]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語曰世無師[illegible]（推進一層起下師經師物　此歐陽永叔之說）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講授苟從[illegible]（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豈獨剡子師襄諸人可哉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蠶立[illegible]（見竅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跡而知著書皆是師萬物處）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illegible]用皆于物是取謂聖人不師萬物可乎雖然師經與[illegible]（又推進一層起下師不善）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乎師之道也[illegible]

曰至善爲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師不善也。夫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善師者徒求之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固。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故（回顧本說）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曰在（又喚起下文省身一段）乎毋自欺。內訟過而已。蓋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次第歷然可見）（非能自舜師不可）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賓賓焉求吾師。而（師資在人學問工夫仍在己）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予陳亢輩何益哉。

揭潛銘曰。師賢師弟子。師說之義也。師經師萬物

師不善。又歸本省身。續師說之義也。三復續師說。而後求師之道始備。陸象山但稱退之師說。與楊雄模範之說。其識不易及。而周濂溪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皆未詳所以求師之義。學者安所折衷以適於善哉。芑山助儒先不逮類如此。

芑山說

張子自名其讀書處曰芑山。稱芑山張子。若生長芑（擧止自異）山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芑（吹聲）山。天下從而芑山之。皆莫詳所自。一日友人曰。子袁產。不稱袁張子。稱芑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論人。生而齊魯。齊魯之。生而邾莒。邾莒之。猶之生而（去袁二字寫諷刺）袁。袁之。今張子去袁而稱芑山。世皆曰异哉芑山。諱何人。使張子先是自稱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感慨難盡）之人耳。惡知芑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不露矜貴氣態）

知張子袁人。已而知張子袁人。則曰袁芑山張氏。或又曰芑山非袁人也。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以地。孔何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絀孔孟哉。友人曰。士罔以地限。固也。芑山名張子讀書處。何（此芑山之所由名也張子非生長芑山可知亦猶）居。曰下武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周子老于盧山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耳）云爾。方叔之詩曰。薄言采芑。威蠻荊也。張子志武事云爾。楷乎。二者之皆蘘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媿（經術在此）也。雖然。國家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賞罰。觀人而無觀地可也。

蚩說

或告張子曰海獸有名蚩者水精也能禦災故漢柏梁殿置蚩尾其上或又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魚尾星宜取星象冠于屋禳之唐以來寺觀爲飛魚形尾指上者蓋象魚尾星也世訛曰鴟尾狀與魚尾不類或又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卽降雨後世設其像于屋脊率稱鴟尾云張子曰蚩與鴟或爲水精或爲天星無可考獨漢唐設以御火災蚩之名特著雖然使無蚩必災則三代宗廟禾黍國社屋柴者豈不設蚩之過與抑人自致災與使設蚩果弗災含天下宜復睹漢唐宮室臺榭巋然存顧其間淪爲榛莽丘墟指不勝屈又何與然則蚩能禦災名也非實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若蚩者不能使屋無災未嘗自災屋雖無毀可也後世竊名尸位爐人國者其爲災也酷矣蚩何尤哉

前後皆就名實二字立論

皆爲名所惑故不能考實

後世自多此類

古今荒絕枝官皆然

災莫酷于陷都然遁跡者甚多

小人當國淪胥以亡觀　、酉事可見近世無寸功而冒殊賞者比比又皆蚩之罪人也

門人方爰發識

芝山文集雜著卷之一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葉友栢　滕楫　較

書黃牛廟記後

世傳黃牛廟記漢諸葛武侯撰然予讀前後出師表（記與表語氣不相似）而疑是記之爲贋筆也記云神像影現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又云神助禹開江當廟食茲土復建廟號曰（惜哉黃牛不助鯀也）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予謂禹治水詳見禹貢功在（考證甚切）禹不在黃牛明矣使神有功而禹無功則隨山刊[illegible]（一語喝破）皆屬冥助不由人力禹特坐觀厥成耳惡取八年于外過門不入哉況武侯經營漢室鞠躬盡瘁惟人力（插入此一段方見此記非武侯筆）是視記獨謂禹功皆神助其爲贋筆無疑不然卑視神禹高視黃牛此說一倡後世澁事敗成者率藉口神不我助紛紛冒功避罪不自悔豈武侯忠愛之[illegible]哉予故曰是記非武侯撰論世者折諸禹貢可也（原本經術）

楊機部曰立言須析理揆勢就孔明績業觀之乃知芑山論不誣況本記文辭鄙倍自是好事者僞托非精識如芑山不能辨其眞似耳

跋毛穎傳題後

柳宗元與韓愈善蓋所稱知愈者又嘗工文辭善諷（起法突兀雄奇）諭宜其讀斯傳而知立言之意也然予觀柳子題傳後言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能盡其意故奮而（非退之諷時本旨）爲之傳予曰非也夫愈所謂賞不酬勞以老見疎非（全在此二句看出作傳大意）獨爲穎惜蓋諷人主勿輕棄老臣使盡其用無徒如（推究至此方見本傳關繫）秦之少恩耳豈嘉穎之功而褒大之哉今柳子僅詫（駁柳子有見）其怪于文至與滑稽列傳並稱可謂失其指矣嗟乎（本傳云上嘗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割白臣所謂盡心者此皆諷）古之人託物諷事雖寓言而足爲後戒若此類者甚（特之之意）衆柳子獨以爲怪何哉

袁臨侯曰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謬者李肇國史補謂此傳不下史遷皆不能窺作者之意然予尤怪柳子妄以此[illegible]爲奇異弛縱宜芑山辨正不阿如此

書送許郢州序後

韓退之謂刺史觀察使皆同無異然後政均令行賦不急而民不爲盜序略云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予獨惜其不審於成敗異同之故而槩謂同罔弗成異罔弗敗亦先防大義下文方許言之天下事蓋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者退之固未之思耳昔晏子論梁丘據譬之以水濟水子思告衛侯言君臣自賢羣下同聲賢之善安從生此所謂同之而敗者也荀卿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宮商角

不同嘉音以章曾鞏曰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用之無弊此所謂異之而成者也事之成敗不在同異在乎以義爲斷而已使刺史觀察使皆賢皆合義則皆同焉可也皆賢而不皆合義如司馬光蘇軾之論差役免役韓琦范仲淹之論戰守是也必不能無可否不能無可否必不能無異同雖否不害其爲可則雖異不害其爲同也君子之於事成於同所可同敗於異所不當異同所可同不爲阿異所當異不爲矯同不阿而後可以成異不矯而後不至於敗退之謂成於自同敗於自異[illegible]

則必成異則必敗皆非也予故略其規[illegible]若者而[illegible]折衷同異之說使後世成事者鑒焉

道理從義比和向章看出而據經引傳確不可易固知佳文不在修辭理至則工耳○善讀此文者不獨可以明是非之指而人品學術事功皆可[illegible]此得之使我三復不置 弟勳識

書柳子厚吏商後

柳子哀吏之没于利也著吏商以諷之言汙吏以貨商也失重利廉吏以行商也獲倍益與其汙也莫若廉（所謂虎盜入室又開之以塗也子厚此說舛[illegible]）（說詳見柳宗元本集）予謂趍利等耳未見廉與汙之異也（二句見大意）吏而流于商也或殉私廢公或假名從利雖貨與行殊（誅心之論）濁有間其爲壟斷一也國家爲民設吏頒祿養廉非使之自奮利也受祿而又自奮利是以官爲市也矧（吏以行商能寡欲乎柳子見不逮此）吏寡欲而後能廉吏誠廉夙夜求稱職弗暇豈復有它營哉使廉吏曰我無若汙吏之失算也行日以脩得日以倍也則是貌潔而中垢智昏而行僞也弊不（益信柳說悖理）至蠹民蝗國不止惡在其能廉哉譬諸盜操戈刼塗其攫利也以悍穿窬竊藏其攫利也以漸以貨商者（借盜相形諷刺深切盜見吏非獨貨商而止）之猶以悍盜也祿奪而身敗者衆也未有不豢誅者（盜術不同其爲盜心一也）也以行商者之猶以漸盜也名尊而身富者鮮也老（推究至此方見行商不足恃）（如此駁子厚鑿）有不厚亡者也安見汙吏拙于商而失重利廉吏巧于商而獲倍益哉信如柳子之說後之凡爲吏者孳孳（至人復起不易吾言）飾伯夷之行以陰厭盜跖之心其計甚狡其利甚博也愚恐未能止貪以敎廉適害廉以誨姦也皆柳子之言惑之也（芑山故不可無辯正論）然則何以抑汙訓廉也曰庠序以養之峻法以禁之贓者必棄市廉者累增秩也義利辨而勸懲公吏道可復古也不然吏脩行以媒利將率天下而趍于詐利孔孟之所深惡也

迮予讀唐史見大曆以來大將私賂中尉求節度使動踰數萬因數三代以下之官非官也賈販而已作吏商說一篇備言官吏壟斷之弊晚得柳子厚吏商有汙吏貨商廉吏行商之說心竊過之夫汙吏誠不可爲復敎廉吏以行攫利是猶紾兄之臂謂之姑徐徐云爾豈可爲訓哉予所撰吏商說深戒吏不可流而爲商子厚乃欲吏巧于爲商目雖同而指各異在子厚雖有激而言後世當以予論爲正　自識

柳子文士耳非精義理者故其立言多疵非芑山辯正世且有假行以邀重利者斯又愈于貪墨之甚者也非駁柳子將以維世敎耳　弟勲識

書定州新建學記後

韓稚圭守定州新先師廟建學學成爲記謂文武不可廢學學有功于治識者韙之獨性學則槩乎未有聞也稚圭之言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又云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illegible]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 某竊謂文公之言可以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性一也天與人性不一是天二之也謂天二其性[illegible]無以紐乎有善有不善之說不善者必將曰天與[illegible]性不善也此之謂誣天聖人欲一之于善雖由學[illegible]因所固有非性無善而强之善則非性不一而强之一可知也謂性不一而强之一則無以折乎杞柳桮棬之喩穀雖設而卒無以一于善也此之謂誣聖子曰性相近也言其一而已上智下愚中人就氣稟習俗之異言之耳非析一性而三之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無分上下也性有上下命亦有上下乎昌黎言上之性下之性叛道實甚使性果有上下如黑白蒼素之不可易則易所謂繼善成性當兼言不善不當專言善也某方斥昌黎不識性而稚圭獨推崇其說以爲能廣聖人之道非也私懼是記不足以明性不明性雖學不足以致治因爲之辨使學者擇焉

吳次尾曰宋儒言性不如孔孟之簡明直捷程先以下皆然非獨稚圭之說可駁也詳見芭山與歐陽永叔論性書學者當合觀之

跋五賢贊

予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之宮可謂能隆師矣然繪諸𦳝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韓（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五賢于書樓之北壁豈不近于戲乎繪之而肖僅得其似（見從來聖賢繪像之陋）耳學問心術不在是繪之而不肖不能起人敬愛而又褻之故曰近于戲也然則如之何（定論）曰木主可也圖之繪之則非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至荀楊之（洪武中行人楊砥上疏請黜楊雄從祀進董仲舒）不聞道後世皆知其疵獨稚圭謂學通天地道該帝（此亦見雄學不正）皇故嗣孔孟曰荀與楊（芒山論世知人之慤）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猶有間焉而稚圭以許荀楊二子何歟五賢（去取自別）贊予獨以贊孟韓爲得其實它不可爲後法學者由予說求之尚知所去從哉

嗣孔孟者非荀楊荀楊亦不可同類並稱楊不逮荀平心衡較自見夫荀楊且不同貴孰謂荀楊能嗣孔孟哉 弟熙識

書康錄郎中誌銘後

唐孫樵集載康郎中墓誌銘一篇誌不詳銘四言凡二十句九鄙倍（銘曰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秋望郎錦州星使駬騄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霄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鵷行漸邇讁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圖田發剡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予卒讀本集碑碣傳記蓋有足觀者然樵嘗自去取其文獨于二百餘篇中存三十五篇（樵自序云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藂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不可謂不愼顧所存者猶若是韓愈曰陳言務去戞戞其難信哉後世士大夫綴卷累牘倍蓰樵三十五篇不審所自去取者何如讀是銘亦足以戒矣

唐廣明元年天子省方蜀國帛藻朝倫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語見樵自序中樵頗以楊馬自許然讀康錄誌銘其與見豈足與楊馬並驅哉雖然古今名勝實者多矣棄短而取長可也 自記

書丹稜楊君誌銘後

右楊君誌銘宋蘇洵撰君季子美球嘗從事安靖軍識洵于巴東父卒將葬請洵銘其墓洵以程生狀虛浮不可用槩削弗書宜也洵與美球書其略云行狀日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喪明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予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之先君之風行狀日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予何忍言之而況不至于皆然則予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予其無以爲怪銘之銘冗猥無足觀何哉銘云歲在己亥月在予培高穴深誌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門幼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屬予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予謂楊君果無一善足稱狀果無一事覈實球雖汲汲請銘洵以情理當如此生平不知其父而拒之雖無銘可也既已許之而不拒因知球而揚推其父之可稱者以彰死者之實以無傷人子請銘其父之意庶幾古節取之義云爾今誌僅書世系卒葬及四子名氏而于行實闕焉誌凡一百三十七字謂近于情理可乎洵與球書猶自言凡予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其亦足以不負子矣嗟乎是豈足以不朽楊君不負球也哉

略其事無怪也何辭旨鄙陋至是予持論自正又識

書陳龍川集後

陳同甫通儒士也困不遇屢遭大獄皆無罪晚登進士第上方嚮用未至官卒天生同甫弗竟厥用如此雖然同甫幸而成進士幸而受知葉正則諸人今天下能爲同甫者往往艱一第所與遊不逮正則諸人遠甚嗚呼孰謂同甫不遇哉

爲同甫惜又爲後世能爲同甫者惜詩曰悠悠蒼天又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古今同慨往往如此

讀芑山此文不禁嗚咽　弟熙識

跋范巽之正蒙序

范巽之爲張横渠門人（巽之名育三水人）其序正蒙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illegible]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其畧云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予讀未既而深怪巽之之言過也正蒙（正蒙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illegible]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爲前後[illegible]又爲胡安國所傳篇爲一卷）自大和至乾稱凡十七篇雖不乏[illegible]言與義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而正[illegible]盡六經所未載聖人所未言者哉況其間蓋有任己見而不合道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它亡具論如孔子論桓文正譎至矣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正蒙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或云心指私心愚按心既指私心便當[illegible]私心存無盡性之理横渠槩謂心可乎）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正蒙則云敦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惟大

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道備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持己敬而與人恭也正蒙則云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中庸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言不貳故不測一誠而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若是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予故曰巽之之言過也横渠出正蒙示門人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將有待於學者繇此而推則是横渠僅自謂與前聖合耳（此說不獨爲[illegible]氏立衆正[illegible]）（横渠嘗語人但稱其文辭變動不知其用意深厚也）未嘗自以爲六經未載聖人未言極道至而莫以加也今巽之獨軒正蒙而輕六經豈知正蒙尚有不盡合道者哉甚矣古今弟子之阿其師與慢其師得失大小差殊其無當於聖人之道則一也予懼後世惑於巽之之說故跋之以俟論定云

跋江州重建濂溪書堂記

江州濂溪書堂淳熙中太守潘侯慈明重建以祀茂叔。朱晦菴爲之記其略曰道之所致非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非知巧果敢之私所能僥覬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敘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予讀是記而竊有疑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所自始耶非謂天實畀人而後能傳道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軻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盡氣稟清淑遐邁文明

記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

然後以其所得於天而傳諸人哉夫傳道在人人之能傳道由學者盡人事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未聞天私畀不待學而至者也朱子謂濂溪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皆天所畀則是周子著書明道天實啓之耳苟非天畀周子獨聾瞶已耳自朱子斯言出率天下轂世皆廢學以希天縱道自是熄安所觀考作興而與聞乎道哉然則謂周子盡人合天可也謂天畀周子自然合道則不可聖人未嘗非生知然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欲後儒勉學以求其至毋徒以資稟氣運自畫孰謂學可廢哉如朱子之說以推尊濂溪得矣以誘進後學則非也士君子斯道已任言人而不言天庶幾不悖孔孟之意當不以予言爲妄云。

楊機部曰聖賢必盡天畀天不我畀必盡流而爲不肖它姦雄盜賊皆非自暴棄皆天使然耳彼生而桀紂生而莽操天實助虐于人何尤此言豈可爲訓芒山非駁朱子但不欲後世誣天而已不知者謂芒山揺擊儒先非也。

跋朱晦菴手帖

宋慶元二年韓侂冑論朱熹十罪竄蔡元定道州元定字季通朱子門人熹手書告某郡守冀少寬元定拘執謫至高後世稱之予意晦菴之爲是書特愛元定耳知元定則未也方貶元定時晦菴與從游數百人餞別沿師此見拘執不必求寬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纖芥戚慍既至州日講肄弗輟從者益衆蓋可謂知義命者不幸逾年卒夫元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禍於拘執何有況未幾卽世晦菴不能邀造物假以年豈必求免拘執哉必求免於得無[illegible]名之念乎拘執則是元定委命而晦菴衛命也學者觀仲尼處至此方見告郡守書不必作學術精入處顏子死生之際然後知師弟情勝其義若晦菴之待元定皆仲尼所不取者也

袁臨侯曰方正學題朱子手帖稱其厚待西山尤深斥胡紘沈繼祖之詆誣朱蔡以爲小人之戒也山獨持議如此視正學更進一步時輩謂芑山左袒西山吹求朱子芑山不服也

跋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右宋李伯紀名綱高宗中興多所建白詳見葉適論議輯漢唐三帝紀要錄自爲序進御其論次高光太宗詳矣然謂英偉之才明哲之智寬大之度誠一之德皆三帝所同而又言太宗任賢納諫卓然過人遠甚太宗豈賢於光武乎予竊惑之夫三帝之有天下聰明英武皆非守成中主比迨攷其心術德業定業光武爲最高帝次之太宗又次之史稱高帝寬仁大度然誅信醢越視光武待寇鄧賈耿何如太宗敎語盡太宗本末眷遇王魏房杜諸人非不言聽計行獨始終挾數任術內多欲而外仁義去光武推誠任人又不啻霄壤太宗假仁何誠一之有伯然則太宗謂之英武可也謂之誠一則不可予謂伯紀可謂失言紀纂輯漢唐創業中興狀迹爲朝廷助錄高光足矣最有著量不必雜采太宗卽節取太宗政事宜擇別得失使知如此方得引君之術去從尤不當合三帝而槩稱之況太宗躬負慚德引指其失以爲後戒益見太宗之不當與高光同語周公誅管蔡以文過效重耳納辰嬴以瀆倫皆不可爲訓惡在其足資烱鑒哉伯紀忠愛有餘思引君當道惜其見不及此耳丁亥九月既望書

伯紀有知當自悔立言之誤 弟勲識

跋謝文節集

予始至葛川聞葛川宋故文節謝疊山避亂處迯花嶋遺址在焉因索公集讀之集十五卷蓋景泰五年里生潭石黃溥編次廬陵劉傳序而梓之者也嘉靖丁酉弋邑令古姚黃齊賢重梓詩自五言七言暨上程雪樓御史書與叅政魏容齋書世所習見置勿論它與天師張簡齋與道士桂武仲書極稱建安周震一號賓軒系予持敬感召玄帝事皆誕甚文節云持敬晨夕事玉虛玄帝如嚴君婚友疾病輙厄有祈焉而[illegible]武[illegible]觀厄於河西僧上下無敢出一手援[illegible]之帝[illegible]夕僧感夢震驚獄遂散某遇夜觀[illegible]忽見四人跨高馬而來一人黑衣被髮端坐於庭前乃玄帝也道士黃君亦熱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感召也

其序觀音經普門品經則云觀世音以尋聲救苦自任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豈天不逮觀世音乎又云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也此道豈難能哉此言尤不可訓至若賀玄天上帝生辰表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代巫祝爲此等文皆不必刻入本集

公遠顧人放罪文辭旨猥陋罕裨名教予皆無取焉公大節載在史乘是非久乃定偶讀公集爲辨其醇疵使後世知予論文不阿類如此甲申仲秋月既望云

集止十五卷自序記書說外如啓劄表頌詞疏箋作或化道衣或建觀音寺或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皆不經之言雖工不足垂後況未必工乎弟[illegible]識

跋熊去非集

建熊去非諱禾師朱子門人輔潛菴（潛菴名廣禾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卽元定宗二年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宋咸淳十年登進士第任寧武州司戶參軍屬宋亡元入主中國隱不仕然予按去非生平論著如序跋書疏啓劄解說及記銘詩詞凡八卷類樸略少文雖受學輔氏去考亭淵源遠甚去非見謝疊山痛宗社淪墜相持泣下似不忘宋者（寬一步說）迨撰考亭書院記麻沙劉氏族譜序往往大書有元正朔（記尾書大德十一年月日熊禾序末書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既已悖晉徵士書甲子大義而北苑茶焙記歷敘唐宋以來貢茶之弊獨歸德於元之減額（記云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熹惠遠垠自正供外悉蠲之又云十有八歲丁酉乃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云云）若身爲元臣稱頌功德希寵靦昔人稱名不稱臣何如（回顧在不忘宋何）豈復知有宋哉去非嘗考論學校祀典不稍恕於涑水之帝魏黜蜀以爲正人心明世教莫大乎是抑惡知稱臣大元者失九倍蓰於帝魏哉然則去非從祀文公祠幸耳豈無取焉

仲秋既望寓潭上書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方子與友人論古井田法可復謂漢高祖唐太宗不行井田在于無其人導之大指與張橫渠合然方子（此說自正）又言井田之廢亂所由生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信非涉比不宜並稱）（此言似腐儒）予曰此言之迂而難行者也涉狡黠蓋匹夫之雄耳（如此駁正情理時勢俱合）而信材略勇智尤非涉所及此兩人者雖有田宅肯終身南畝躭升斗死牖下哉（又推進一步說）況三代以來其間聚徒抒罔迫非飢寒者頗衆非盡由不井之過也然則謂井田既行凡能爲涉與信者皆可無反以明井田之必可復假令後世方行井田信涉輩羣起而援之方子之說將不信于天下（將此一層議論便可折服正學）天下皆曰行井田不能致治非廢井田遂足致亂則是方子欲行古法而卒自沮焉在其能復先王之制哉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　茅熙識

書顧天文後

顧天文洪武十四年方正學痛太史宋公濂徙蜀願捨已壽乞延師齡者也世莫不高其義予讀而疑之正學言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青于顧祈于天天必閔應然予披記傳洪武八年正學父（名克勤字去矜）被誣謫江浦正學上書政府願身爲軍贖父不報夫以身贖父不能得之人豈以年代師能得之天乎九年父坐印章事得罪正學草疏方詣闕申理父遂卒京師得年五十一當是時正學欲顧天求代父不可得扶櫬歸葬而已況正學母氏元至正丁酉舉正學正學甫六齡母沒正學宜皇皇請代弗暇然正學雖日夜哀號繼之以血不能徼天倖爲親引年惡在弟能禳其師哉或曰然則顧天非與曰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于先王請以身代王疾瘳然周公雖禱閱四年王崩金縢具在事誕不足信後世臣子類踵行之借公爲口實是惑也死生有命君子求在我耳苟死者可代代者復生人孰不樂久視凡子弟欲捐已壽以延父師者皆如所請舉世皆萬有千歲天雖每人而悅之地豈復有措足處哉予故推究天人之故謂正學顧天不合道至其文擬放尚書繁複失實尤不足稱述也

丁亥仲冬月望日書

（第一段）（辨不得六正）（二段）（借子不能代父推此弟必不能代師道理較然）（三段）（又進一步說）（如此請皆自不爲古人所欺）（以諫諍發正義）

學不能精義遇死生忠孝深微處往往爲似是者所蔽此顧天文之所以叛道也然知此者鮮矣門人吳遇謹識

書羅圭峰集後

世傳羅文肅博學矜氣節（文肅名玘字景鳴建昌人）予意定國本郤濠餽引義責李西涯（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諡文正）皆有足稱者它慶輓贈送無稗名教而諛墓尤甚圭峰嘗爲故內（爲下文撰內臣墓誌立案）官白江傳容御馬監亭羅撰誌銘又亟稱奉御王恭乞銘白江者號知文方教內館時愛公出諸生右何（張公元忭爲脩撰奉旨教習內書堂云若曹皇近）辭之夸也明與　太祖鑒漢唐閹禍不令讀書識字（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乃取中鑒錄自爲條解）不干預國政翰林教之於內侍監蓋自　宣廟始非（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按此亦補救之法）祖制也圭峰博稽掌故宜不爲內侍銘即銘宜微文風刺昭示令典使後世知任奄宦非制令諸誌銘具在文有之惡在其能肅哉（史氏書法）崇禎甲申七月寓上饒書

宣德中令吏部于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侍命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初年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用修撰編修等官二員漸增至四員景泰中命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按此皆與　祖法相戾文肅教內館時不自知其非何與（自識）

書林生告天疏後

閩韋布林兆恩自言矢志度世貫儒道釋而一之夫釋道去儒遠甚兆恩不師孔孟道與釋雜然進何哉況倡明三教宜求在我耳（學問在此）信如兆恩之求助于天（疏云求助于天地神祇使不爲死生利害是非所奪）則後之求爲聖賢與不能天聖賢者皆曰天不我助學問無益豈不甚惑哉晉江何喬遠錄其疏與劉基宋濂諸文並行于世予懼亂吾道而誣後學書以志戒焉

此疏刻入明文集中學者頗稱之非芭山師不能析別至此求道者不爲利害死生所奪工夫只在克己豈必求助于天地神祇使天地神祇不我助則相率淪胥以入禽獸耳安所恃而造聖賢之域哉此林氏之言所以不足信也（門人蔡沐識）

書吳子上金公書後

簡兮之詩曰公言錫爵顏如渥赭悲不遇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金公（名蘭號楚畹浙江人）較士于池其知吳子也吳子（名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異乎先是之知吳子者矣然僅接禮加等稱其文辭耳視晏嬰之薦越石胡瑗之識程頤蓋未之逮焉吳子顧感激泣下何哉夫以吳子受知金公而輒自幸如此此吳子之所以悲也（一句一合皆深遠）嗟乎士卒不遇復不得知己如金公者悲又何如哉（別有感憤）崇禎壬午八月望月東湖舟中書

次尾上督學金楚畹書載樓山集頗深知己之感芑山獨于感幸內推出吳子悲憤之意引晏平仲胡安定事益見金公特達不逮前人處諷刺皆在言外 躬熙識

跋李生殉弟傳

劉子孝則（名同升字晉卿江西吉安人丁丑進士）撰李必先殉弟傳言必先（名士開）必先為少司馬李公邦華冢嗣與庶弟士國士亨（皆燕姬郭出）友愛至一日必先偕士國士亨就邑試艤舟邑東門士國溺必先救弗獲整冠同赴水死族里賢之予獨謂必先不學無術知愛弟而不知善事（二句立案斬然）祖父也當是時必先大父年八十兩親尚無恙士國（所重在此）不幸早卒祖父哭之慟必先奈何復捐軀重祖父悲耶況必先幸而有子及季弟士亨耳不然以殉弟之小仁冒無後之大罪殁能瞑目于地下耶然則劉子（可悟作史之法）辨哀其志宜褒譏並見因明從井救人之失使後之凡為人兄厚弟而薄祖父者知所戒若之何與里開五伯弘代弟死者同日語也伯弘以其弟抒網出亡捕至迫其母不得已而以身代全弟者所以全母也（辯據甚確）若必先者何以遽死哉古人子從父于難如漢井地王蘄晉卞氏盼與盱皆合于義魏顆父遺命以妾殉葬顆曰亂命也不從君子不謂之非孝今必先棄祖（必先有知自當心折）父而殉庶弟撰諸義與孝皆刺謬甚劉子獨附和族

里之不學者而亟稱之。何哉。 酉六月既望張栞跋。

昔光武痛兄縯死于非命。權姦黨國。己銜哀抑情。飲食言語如平時。獨枕席有涕泣處。蓋志在復讐。不以身從縯也。使必先權衡輕重。方士國溺死。亟圖所以慰安祖父。割私愛以從公義。何至下同匹夫溝瀆之行哉。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必先之謂與。 自識

士當識輕重。李延平語晦翁云。某尋常處事毋使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權之。似少悔吝。必先

何知。所惜者同類附和。害道匪細。宜芭山之亟辯也。○死一也。代弟全母爲孝。棄父殉弟非孝。事有同而異者。此類是也。從此析別。方見吾儒精義之學。 弟勳識

芭山文集雜著卷之二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侗　朗　較

自撰墓誌銘

烈張氏字爾公芑山其號也祖諱某負才就童子試不售早世考諱某隱德不仕烈五歲就外傅萬曆己酉年十三受業仲思袁先生甲寅遊邑庠謂制義取科名不合道（見地自殊）上下宋諸儒語錄（詳見理學辨似錄）多所是正復貫涉史學務適用坎壈不得志乙卯洎壬午十就闈試皆報罷天啟元年憤璫亂輯宦寺賢姦錄自為序思伏闕

上

朝廷卒由　祖制書成未上崇禎四年如京師條例古今選舉法萬餘言見者輒稱善未幾上南雍受知大司成姜公曰廣少司成謝公德溥四方從學者衆鐫琢誘敎出入湖學屏聲樂絕餽遺論古今人文不阿丙子赴友難復至京師陰知時事（發見）歎曰　國亂科目必廢盡舉生平制舉義焚去戊寅袁臨侯官武昌以書來言大中丞方公　舉烈塞　明詔辭己卯寓金陵定著四書大全都人士合詞請國子丞何公楷看詳上大司成周公鳳翔咨部行世庚辰學使者侯公峒曾復請侍御徐公養心特　題須布烈　奉（本朝欽奉）　勅增脩辛巳大中丞史公可法辟掌書記友人陳弘緒數勸駕不就（須看出其文章源心與物際一流自別）壬午冬笈書入山偕仲季析剔大全小註癸未左師以援剿屠袁袁陷遭家多難權厝先人暨仲弟不克葬甲申正月朔四日扶母出亡（它人無此勇決）客薺溽督袁臨侯丞薦烈於　朝書幣至烈又辭之（昔人委辭召頁世）金陵方儆居瀨上三月聞　國變將之閩弗果入信（補高蹈在芑山特緒餘耳）州卜葛川家焉與季弟編較成仁錄梓陶淵明集余

冢宰古方略已又刪正大全辯　袁郡守廖公文英信倅樊公永定以奉　旨鋟行大全辯請侍御周公燦續　題進御友人曰樞部某首栲僞學張子名通衢是疏入助沸益薪禍發必酷如皐冒襄見信州諸生鄭大璟金陵屬璟戒烈終身毋著書烈笑曰禍豈可避哉著書何罪疏上奉　俞旨或曰書必傳烈不答是時黨獄熾方逮烈入　陪京不一月陪京陷烈因論次漢唐宋三黨本末為黨戒錄凡三卷行在侍御黃公錫袞大宰郭公維經連章交薦辟不

赴逾月閣部黃道周督師出關過信州日課士募兵鬻官增餉皆具文亡實烈上書閣部語切直閣部不能用敗沒擬奉母還里感時撫事往往潛涕一日念天下艮友爼謝罕能誌烈墓因自爲誌它不盡述亦不忍述也烈生萬曆　年十二月十　日卒

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一自題墓石日明上書言事累徵不就張某之墓妻易氏遇害先烈四年卒長男某易出早夭女一適同邑湯大器烈生二男長曰應產應天名應二歲卒用羸博禮葬金

陵次曰堉五歲能讀書皆鍾出昔人自誌類詳職官世系烈遭亂罕著見又死無期先誌辭哀情惻宜有知者銘曰日昳兮逢魅道長兮折轡衆穉兮誰勖齋恨兮惟自

不死自書卒年月日何葢自丁　七月二十四以後皆烈死日也無死所故兆宅原隴不書本貫袁州不幸爲東西南北之人莫知所終雖謂非袁人可也陵谷代遷松楸奄萎墳兒藏誌傳芭山集於家世守之無忘手澤足矣與時兒鏡誌仍刻此語於墓石之陰　七月二十五日又書

古人自爲誌者不乏未有若芭山先生之爲實錄也先生生平事親淑身處友之道詳見諸當事薦舉奏疏公移先生雖不自述後世必有知之者然觀先生自祭文則先生又未嘗以後世之知不知爲欣戚也嗟乎先生豈易涯涘哉○讀杜樊川自誌一篇益信先生此文之必傳葢樊川蕪陋而此篇則簡覈不可及也　門人李嵩謹識

明汪文學元配余氏墓誌銘

嗚呼今天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安在哉張子避亂信州萬山中三年思所以救之懼道將喪往往廢寢食出涕今年夏新安汪子書來請銘其元配余少君之竁告予曰汪子恒明蓋嘗求友夫婦之際惴惴獲罪　君父誥先大夫羞資益余少君爲多少君卒恒明戀然若失私與友哭之非先生銘不可張子曰傳稱婦事夫禮有四兼君臣父子朋友兄弟然皆自儀節會計言耳予意夫友婦苟盡其道所全

於君父昆弟甚大豈沾沾儀節會計哉今觀少君之所以佐汪子與汪子之所以不忘少君皆可謂近道欲不爲銘得乎按狀少君出婺著族父中憲公諱自怡戊辰進士歷官有聲迹毋汪恭人生少君弟妹六人少君最長性靜愿喜學日涉覽莊易諸書不釋手默處冥思頗有道者及嬪執笄共盥饋如禮自尊章以洎媼御敬愛無退言一日汪子自傷少失恃既有室不逮事毋氏獨泫然泣少君相持泣不已爲閒曰子貽親令名姑亡猶存爲哉汪子尊甫公調公閒而

賢之方中憲公權潯屬少君筦鑰少君出內中度無銖兩私中憲公歎曰吏獨以壘敗非夫也乙卯中憲公出守番州卒於官訃至少君辟踊毀瘠甚歸唁其母夫人撫訓藐諸孤庀政明具至今賴焉已又念汪子王父鵝嶼公名德冢孫宜世嗣慊已無出爲汪子納媵侍姦夜冀其娠賢亂恐後中外屬歎益斯爲賀少君顧益遜謝未遑也乙酉　王國多難橫猾望風食大鄣士女卒鳥獸竄少君獨徐奉諸姑間道匿毋夫人村塢間賊躍出掠金少君急捐橐餌之復論以

義各引去居久之學使者較士檄下仰汪子不屑也少君曰吾兩姓世食　國恩無挾策就試理願從子躬耕老霸陵耳庸它有覬倖哉汪子由是志益決甚時汪子竊自幸邇勉偕老始終資益用光昭先緒而少君輒捐網帨矣惜哉夫今天下之高冠長裾儼身及親者豈少哉信如汪子之稱少君平居娟好澹愉抑抑克自下迨臨利害瀕危殆惟義是視不畏彊禦又如此視古女士何如哉汪子于其生則友之篤于其歿則哭之哀又汲汲請銘以章之不亦宜乎少君

諱某生萬曆丙辰某月日卒　丙　某月日得年
三十有一懿行詳汪子臚列實錄予獨著其大節使（人詳我略銜量合度）
足以傳因以媿今天下之蔑彝倫叛　君父者且爲
後世勸嗟乎士君子能推汪子與少君之志由夫婦
朋友以求盡君父昆弟之道雖處亂而靡斁也予可
無懼矣汪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少君于某山某隴故
銘
　銘曰姞在天月維姞壺誰師劼視此
從求友夫婦一意發出倫理大義芑山自序所謂
大者關國家利害與除此尤其名敎綱維之本芑
山生平爲文不苟作類如此（弟勳識）

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彭氏故文學范諱賢文之妻處士諱雲路之子
婦也歿十有五年孫元升後先卜兆次弗果今年營
新兆龜墨食就窆元升先事謁予曰升何忍一日忘
祖母哉爲予道孺人世出行事甚哀跽而前曰子孫
爲先世謁貴顯誌擴失公與是恥之祖母非吾師銘
莫傳敢乞銘予曰張子疾世浮夸恥諛墓辭元升曰
祖母古女士銘之使後凡爲祖母者有所法斯先生
立人成俗之志也予始退而論次其狀因竊歎孺人
之所以詒子若孫皆今大夫士所難它不述述其大
者孺人明義理達死生困能不懾豐能不矜跡今大
夫士設心制行與孺人絜輕重然後益信孺人不易
及也予觀今天下隆名極位抗鄉族者蓋衆饕祿不（一段言孺人慈惠）
已又豪奪里中兒田舍縱蒼頭轢處人宗黨有急坐
消滴莫可得孺人居恒樂施予始終無德色甲寅大
侵相夫賙乏疏近待舉火者若而家何慈以惠與士（二段言孺人處患難不挫）
遭時取貴富施施宮室妻妾間不幸窮困鮮弗攖
頸方孺人賦栢舟矢一丈夫子年甫二十二時

升雖稱祿父又以夭喪孺人與元升毋氏飲悽茹痛
一窮孤兩未亡人日夜相向泣未幾家多難齒牙窟
猾又蠭起螯之旁睨者汗栗孺人獨挈持經紀顧當
事得直猾坐絀孤賴以存可不謂難哉始家院山徙
新安巳又徙楊塢手澤至今在先是有以青烏言惑
孺人者曰殼居惡足恃楊鳴非發祥地勿徙便孺人
日兩世拮据在是天將篤之棄而它非智元升今與
其毋獲有寧止世厥祀孺人力爲多嗟乎視今士躓
于困者何如詠[illegible]爲大非率古不可里中號孺

姑者往往與古刺謬了求配惟賄是競族不貴盛累
金玉雖姬姜舍之迨閭行乖家繇以索卒不寗居喪
說美而巳無復古孝子毀瘠意聞孺人卜元升配以
德什居父喪以禮豈不尤過人遠邪古之爲父
者教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不似不足言穀
也近世不然少姑息長不擇傳以故鮮賢子弟甚者
以屐敗孺人笄而[illegible]姑息孱孤恒情耳獨課督不少
懈延師屬元升爲進士業每退引家世勤苦洎先祖
父晉紳之言以戒元升未嘗不流涕元升自以少孤

賴孺人撫教益砥刻惴惴隕越是懼予不及見孺人
然元升嘗從予遊予嘗登堂拜元升毋氏見元升之
所以謹事其毋與毋氏之所以訓厲其子髣髴見孺
人焉剏元升毋氏苦節懋行與孺人匹又目見元升
克承堂構以壽毋聞仁者有後范氏之謂也若是者
蓋皆孺人貽也昔李無競撫其女曰使吾女男必大
吾門比歸董文和宜其家施爲次第如孺人雖虞
越女婦郎大夫士有未之及者予故論著以顯于世
而[illegible]今大夫士之不能不媿孺人也嗟乎世孝

道微亂賊接踵出宜哉孺人生嘉靖二十三年癸丑
閏三月十三日卒天啓七年丁卯七月七日娶居凡
七四年享年七十有五王父諱某父諱某子男二長
某蚤卒次諱供邑庠生先孺人卒孫男一郎元升初
名元化更今名郡學生元升以崇禎十六年癸未十
月十六日葬孺人于郡城東橫村若冠山之原予稱
忍孺人失傳且重元升之不忘孺人冀其益自克以
推揚先緒于無窮也遂爲之銘　銘曰䕺百罹兮餘
以賚謙燕詒兮昌未艾泐嵌石兮銘斯在崇禎十六

年。癸未仲秋既望郡人某拟。

借孺人行事。諷切士大夫。辭旨淵微。看篇中墓士大夫失處。形出孺人得處。便識立言之意。吾師生平恥爲諛墓文。今集中所存一二耳。門人蔡汝賢識

自祭文

維皇明　　三年歲次丁　七月二十四日。張子夜坐泫然涕念昔賢屬纊嘗自祭。今張子未死自祭自祭。又不死。張子何心哉。感事銜悲。爲位哭。仰天呼。設烈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張子窮困四十年。已卯擲卷出闈。告同人曰。制科弊極矣。亂方劇。同人弗信也。譁且笑。甲申張子言讖中。士益鶩祿利。張子傷之。乙張子與季弟僑葛川。毋老子稚。往往乏衣食。日閉戶著書。弗輟。歲時望祖宗墳墓。哀號而已。憶先人洎仲弟賊。雠不報。母年七十六。闕祿養。又流離異鄉。是時張子日夜祈死。不得死。又不忍死。徒死不死。皆無益今而後張子與毋存亡共子職耳。它何冀哉。張子浮稱在天下。天下長愛張子者衆。知張子則未也。不知雖爲文哭張子。過情不及情。張子皆不受。此張子所爲自悲也。世不復有知張子者。張子惡知後世之知張子者何如哉。世未必無知張子者。張子者後世又惡知張子之所自悲者何如哉。嗚呼痛哉。

（旁注：感慎不可言）（旁注：不幸而芭山言若左驗）（旁注：言習至此五經掃地矣）（旁注：惟知希故自祭）

是芭山自祭文。陶徵君後賴有是篇耳。弟勳識

告墓文

維年月日不孝孤自烈謹具香幣告於 先考妣之
先生其孺人之墓。嗚呼。孤昔奉庭訓。礪行讀書。求祿
養弗獲。爲世罪人。蒙難以來。不幸無死所。靦顏至今。
先是四方賢公卿大夫嘗與孤游好。皆齎恨即世。未
光史籍。心竊憫之。孤雖苟活。與埒兒公訣。不復問參
人生產。嘗自撰誌銘見志。復何冀於世哉。今禩舉滑
逸當路以孤應薦。孤念嚮者、親無恙。志存祿仕。累
被徵召。辭孔艱。輒自引避。今爲鮮民。復僥求榮利
何益。兒仲癸未死賊手。藎然於懷。毎廢寢食。季性耿
介。著書未就。倍增愴惘。埒兒裁十齡。兩從子弱冠。罕
成立。曰惴惴貽門祚羞。耤 天假孤年。偕季卒業。撰
述脩輯遺書。俾兒輩有所觀法。孤願畢矣。退宅恤哉。
猶憶家子同親歿。絕望宦進。閉竹門十年不出。陶靖
節恥兒督郵。一旦自解綬去。昔賢雖往。實獲我心。孤
年來浮家泛宅。不迹邑郛。罔渝宿心。儻有初鮮終。僇
親負友。孤罪滋重。顯賜冥殛。萬死無恨。敢告。

出處大義。先生尺寸罔踰。蓋非自今日始也。讀墓文。可以知其志矣。豈獨文辭不朽哉。門人蔡沐識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爰發　成其謙　輯

答問錄

問或言水火相尅不能相生然海中陽燧竟是水能包火意者火生于木木生于水水乃先天祖烝五行皆自此生不獨能生木也

先生曰天地間無之非水先儒嘗言地居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又云山亦水氣所結山勢起伏如

水之波紋又云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說皆近理況鑿地皆可得水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所由生水盈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龜龍皆生于水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涸川之精生蟡人故曰水具材也萬物莫不以生非獨五行自水生也○括地圖云神州有火穴光照千里拾遺記西海之西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唐詩云陰火雨中然頎況詩云陰火瞋潛燒又岱山有圓淵千里孟夏月水常騰涌以金投之則爛如土又山人掘地得焦石如炭往往有火如此則是水火合爲一物非特山澤通氣煙起水面而已○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出五色煙高數丈昔人有縋之入者得空青而出又海中漉出魚層置陰處有光蓋鹹水所生凡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所謂陰火潛然蓋即此○或言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鉚

鑛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陽燧火珠仰以向日則火來至又刀石交戛初無爺灿皆可得火火不獨生于木也○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觀此說則水土亦能生火之理益信

問或言天一生水未生水之先當復何物只是一氣耳天有霧露初只是氣及凝著于物方成水且如火然則水乾水復何在亦祿爲氣所升大抵天地間有而無無而有皆憑此氣木也者形而未離乎氣者也

先生曰易傳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云神爲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如人之一
身貪心動津生哀心動淚生愧心動汗生欲心動精
生皆天一生水至理地六成之如雪至地皆六出六
爲陰地數也大陰玄精石皆六稜亦其證也如此則
水之先止是一氣

問或言五行生尅只是論其大數至敲石火出土亦能生火火然水乾火亦能尅水他如火浣之布染石之金未易殫述陰陽正氣是生五行其氣之餘分錯出者五行又自相生尅非可執一論也

先生曰陽泉在天餘山非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
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處物皆漬爲石如此則

水亦是土豫章有燃石色黃而理疎以水灌之如煎
沸其上可炊烹稍冷沃之以水復燃如此則石亦爲
火又博物志云積紬萬匹自然生火昔泰始中武庫
火蓋積紬所致如此則紬亦能生火豈徒敲石而後
火出哉○大平寰宇記載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
成炭然不灰木出膠州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俗呼爲萬年火把）又抱
朴子云南海之西蕭山之丘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
丘山生木雖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取以爲薪炊熟
則灌滅用之不窮又齊地記云東武城有勝火之木
燒之不死亦無損也如此則是火能尅金不能尅木
又俗取刀劍鉤月摩拭向日亦可得火則非但木石
有火金亦能生火也○中央曰土水火木金皆賴土
而成子華子云土居二氣之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
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由此推之土
德實輔四時故土云歲德言其能成一歲之德不止
能生金也或言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
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
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燃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
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

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此相親而
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
仇而相生者也觀此說則但言五行生尅者非

問或言萬物生于陽陽生于陰造化人心皆有真陰陽非對待之陰陽也○天地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氣脈息息相通特出入于機不易測識最可驗者于海潮應月見之

先生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夏氣曰陽陽生火與
氣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此
四時所生各異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中有

著陰藏陽也暑中有寒陽藏陰也一氣之通若循環
然觀山澤通氣則知地與天通氣○抱朴子云月之
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海嶠志云水隨月盈虧或
又謂不因乎月至盧肇又以爲因乎日諸說紛紛如
此必謂潮應月亦非也○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
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人之于天地如心
腎所應愉將陰夢水將霽夢火此亦只是氣脈相
通按浮陰在濮柱礎隨潤隱雷自天昆蟲已聽非遠
氣不至此類推之皆然

問或言凡白月爲陽黑爲陰日中烏陽包陰也象三
月中兎陰包陽也象三

先生曰王充云儒言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兎蟾蜍
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此言涉迂）地火之中無生
物○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
大如貍積薪數車燒之不燃果爾則地火中亦有生物
天火中何故有烏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兎蟾
蜍也兎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夫烏兎蟾蜍日
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人之
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
曰烏乎某按王充此說亦近理○沈括筆談曰日月
之形如丸以月盈虧可見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
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
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
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以知其如丸
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無礙某意日月氣
也有形無質則兎與烏安見其爲有凡言日烏月兎
影說也世說云徐孺子年九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孺子曰不爾譬之人眼有瞳子無之何必不暗與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同然陰包陽陽
包陰如形與氣如呼與吸渾不相離故知坎離爲一

問或言五行皆有土水之生木尤借土氣土能尅
冰水得土尅方能堅凝不然一流轉物耳何以立
生生之根故土是水之脊水是土之液易次五行
于坎水震木中間以艮土所以善水木之用也

先生曰昔人云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山頂之溪
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說見王氏論衡）如此則脊與溪
所自成又廢廷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潤之也如此
則土脊借水液而成

問或言先後天八卦圖皆自震起陰陽始交實在
地中復之義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自一至八數之得三十六以奇偶卦畫數
之亦三十六共相對各九大陽之數也

先生曰先儒嘗言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虛二以

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員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問或言十二元辰先儒謂不知其自來然以五行卦位按之天開于子陽氣伏藏鼠之夜行晝伏象之丑土也近坤故象牛三陽爲寅象虎之剛猛月中玉兎乃卯之屬居于東方陰根陽也辰後天之震故爲龍巳四月之支也純陽象蛇無足午正南乾方乾爲馬未亦土也近兌故象羊申金方也猴金屬爲猴日中金雞乃酉之屬居于西方陽根陰也戌西北先天之艮也艮爲狗亥正北後天之坎也坎爲豕故皆象之

先生曰分配干支失所自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屬木屬水之說蓋五行之氣雖一日之內無不全體具在二月靡草死三月薺麥黃安可謂木專王春而無金主殺八月種萊九月種麥安可謂金專王秋而無木主生盛夏大雨時行則夏水未嘗絕安得云水專王冬沍寒井氣皆溫則冬火未嘗滅安得云火專王夏由是推之子水之于丑土寅木之于酉金非執定不移況配之以牛鼠蛇龍雞犬馬豕哉

問或者易者象也造化之象無不在易中故即易可以得造化之情乾曰天行坤曰地勢一以氣言一以形言言行則躔度在其中言勢則高下在其中後世之占候測景經國分野者皆不外此其曰雷出地奮則雷從地起之義其曰日入地中則天包乎地之義

先生曰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搆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于天某按明夷卦文王拘羑里卦勢之象此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又邵子搆精之說亦非元儒已譏其褻矣

雖本周易以之象日入地中非也

問或言兩日相承三月晨見明書于史則十日並出有以信其或然

先生曰王充云星有五形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色光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視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各爲一無爲十也按王氏此說足證堯時十日並出之誕

問或言曆法每數百年輒有差錯自堯甲辰至今冬至日中已差數度萬世而下消息可知觀此便算得出元會運世來

先生曰陳桱編年云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高氏小史云地皇爰定三辰分晝夜朔望以三十日爲一月此曆之始也其後伏羲乃作甲曆漢造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龠其法本于律至唐僧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又本于易曆者所以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跳而不合亦理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問或言律法與曆法相應故陽氣動而灰飛然而吹律發陽春又有以動乎氣蓋闔闢陰陽只是一氣不論在天在人故古之善嘯者可以易寒暑激風雷召鬼神于倏忽之間

先生曰候氣之法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日隨而應而時序遂正至若分寸尺丈引五度自此而審龠合升斗斛五量自此而嘉銖兩斤鈞石五權自此而謹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由是推之律法與度量權衡相爲貫徹其與曆相應尤其顯者耳但諸家之說雜出制度亦異不可不詳考也

問或言天地玄黃二氣氤氳摩盪盪潏虛空惟日出時可辨

先生曰二氣摩盪譬之弄丸不離一處不著一處

問或言雲能成人物之形非獨化工之巧天下由生化化千態萬狀孰非化工洋溢出來真幻一理而已

先生曰葛洪謂天生人猶水之有魚任其脩短小大而水不知郭象言造物者無主物各自造而無所待此天地之正也楊雄言以其不彫刻也如物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又化書云陰陽相搏不根而生之菌燥溼相育不母而生蝤蠐然則化工雖巧惟宗

氣耳而理寓其中非可以意見推測非可以言說形容必一一推測形容則鑿矣至挪于厚韓退之劉夢得言天以爲物衰而蟲生元氣陰陽壞而生人此說謬甚

問或言日行一月一周天日畢竟多一日雖遲速之故亦饒乏之理〇月蝕鏡晦山崩銅鳴物理相感一至于此何況于人

先生曰鐵石異質而磁石引鐵蚌與月遊而盈虧應月此精通氣乎之常物理感應皆可類推

問或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謂之四象辰少陰星也居于日旁或云天之無星處皆爲辰辰之無[illegible]

處皆爲土○天下無情莫過于石然而孕玉礦金流水近髓皆涵蓄造化生機其他産于夏長于春秋點頭于生公之說法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石雖無知皆分靈于天地故曰天地萬物之情

先生曰按物理論土精爲玉石氣之核也又湘州記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即飛還止爲石華陽國志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潯陽記廬山頂上有池中有三石鴈霜降則飛此雖不經亦惟分靈于天地故如是它若郡國志貴州有銅池下有石牛時出池鬪則歲旱民殺牛祈雨以血和泥置石牛背祠畢輒雨鄱陽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囷昔漁人夜宿石上忽

見石開石中有錢取之盈艇臨川記石廪其中可容千斛廪口開則歲儉閉則歲豐果爾則石不可謂無情無知矣至于文石款樹而人自樹出秦人鄭容爲始皇使還至關見素車白馬者謂容曰吾華山使願託書鎬池君于所之歲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擊樹當有應者狗吠名山而石能夜嗥郡國志宋武北伐南燕至狗吠山夜聞犬吠明日視之見石狗焉石置牀頭而化成女子幽明錄陽羨縣小吏吳龕嘗于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夜遂化爲女子山號龍盤而中有扉戶益州記龍盤山有石石當中有戶及扉若人掩閉傳云玉女房此則齊諧之志存而不必論者也

問或言鬼亦是生氣若非生氣何由變怪故知天地間皆生氣充塞

先生曰無鬼論不能成正見鬼亦能生湯義仍曰理所無安知非情所有蘇子瞻強人說鬼皆足導揚生氣腐儒不察便指爲怪○鬼何必無昔龍伯高將卒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拊掌而笑羅友乞祿于桓溫亦托言爲鬼揶揄按此事雖屬不經然未有不能脫人非而能逃鬼責者其爲鬼所笑固宜士苟不爲鬼所笑當不作名教罪人至如阮瞻宗岱嘗著無鬼論鬼輒爲祟瞻與岱遂卒事雖見晉書及大平廣記皆不

足信也

問或言朽麥化爲蝶腐草化爲螢生生之氣物尚不絶何況生人觀薪盡火傳可見○人往往化爲異類遼東之鶴脩公之羊神化也旋陽之牛龍門之熊託化也蜀帝之鵑齊后之蟬魂化也精衛之鳥善哉之蠡意化也如意之犬彭生之豕冤化也郗后之蟒使君之虎毒化也

先生曰古今化生枚舉難盡有千年木精化爲青牛者有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黃帝時有蚩尤械化爲楓林者周幽王時有牛化爲虎羊化爲狼者周穆王南征有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者楚莊王時有宮人化野蛾飛去者後漢有崆峒二老化爲

鳩者按本朝陝西亦有男變爲婦者此雖異怪亦造
物化生之所有
問或言百草化爲昆蟲則草木亦有情之屬故佛指一切是性
先生曰凡物相化備見月令不可紀數它如梨瓠化
爲文犬百歲鼠化爲蝙蝠朽麥化爲蛺蝶海沙魚化
爲猛虎老楓化爲羽人賢女化爲貞石赤虹化爲黃
玉山蚯化爲白合又有飛生之鼠祝生之螺覗生之
鵙鍰生以五鹿生以六鶴或影生鱉或思生草或寄
生芝或榏生翠虬無翼而飛騰蛇無足而騖蚓無耳

而鳴鱉無耳而聽蟬之鳴以翼鼠之飛以尾龍之聽
以角牛之聽以鼻又橘蠹化玄蟬猨化老人蚺食神
仙字化脉望鬼血化瑪瑙螭腸化五色石玄鶴化而
爲仙尤異者如掘地得犬曰賈得豕曰邪得人曰聚
枰中苞奕叟蛣腹孕蟹奴齊桓公殺鳴鵠鵠嗉音素受食
之處有人長三寸三分若是者雖云怪幻然造物何所
不生何所不化儒者但執一理所見每狹
問或言天下萬物皆生于虛空故草木果實最堅確中各有空處其一點實則天一眞然也
先生曰觀胞有重闌便見造化妙于空空虛則生滿
實則死天上地下其中空虛故人與物皆有餘地若
使天地相逼中無空處則生氣絶矣
問或言風霆雷雨開闢以來應一齊俱有雷州之說還是如何曰此是後天奉天處
先生曰或言地少剛之氣爲石石之氣化爲雷又言
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雷又云
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此皆
據陰陽之理而言耳按神異經入方之荒有石鼓某
徑千里撞之則鳴其音即雷如此則雷乃石鼓之聲
泊玉牒五雷三十六雷之說不足信
京房易傳曰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

之臣也又祥符中玉仙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
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或云謝仙者雷部中一鬼
如此則稱雷神雷精各有攸司石鼓之鳴又未可爲
雷聲也按宋儒所論日月星辰雷電雖未盡合亦自
成理後儒泥其說則非也至如國史補言雷州春夏
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皆取食果爾則
雷一彘耳又安見其能拒難折衝也按國史補此說
悖理
問或言水自古稱東流自元遣使窮河源始知崑崙以西水皆西流南北亦然又北極之稱千古不

易本朝永樂北征已見北斗在南時出塞未萬里也自此更北豈無天漠豈無星象豈無南北東西則五嶽四極似非定論

先生曰山海經云崑崙山縱橫萬里有赤白赤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然崑崙以西之水西流南北亦然理勢固如此又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選萬也）九千八百八步淮南子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步使豎亥步南極至于北極亦然或疑不知所步果如數否又水經注云禹治水

覩于河見二人白面魚身出日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某按此皆齊諧之言

問詩學得失何如

先生曰嘗攷先儒詁傳有可從有必不可從如樛木或以爲諸侯歸文王之德摽梅或以爲女父擇婿小星或以爲小臣奉使行役栢舟或以爲忠臣憂國雄雉或以爲郕臣諫管叔伐檀或以爲刺貪于衿或以爲刺學較廢考槃或以爲賢者不忘君又如七月朋酒斯饗五句或云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詣盛禮公堂衆人會集之所鄉較是也稱兕觥祝勝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或云項大也四牡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蓋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靈臺首章或云不日成之蓋言不設期日聽其自成申言文王不亟民也諸如此類所見小異然于義無害從之可也如行露或引列女傳言召南申女既許嫁于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操義必死不往定中或云僖公城楚丘備戎史克頌之無衣七兮或云武公始有晉國美其能請命于

天子豈曰無衣或云民疾其上而作諸如此類皆非有明據而其說卒流于荒忽誕妄必不可從也又如關雎窈窕淑女則有云窈窕猶言窈窱謂窮巷深閨后妃思得窈窕中有此女子取以爲助也七月采蘩祈祈則有云祈祈衆多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東山有敦瓜苦四句則有云栗薪堅木瓜苦人所不取比君子久役不還湛露末二章則有云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桐椅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皇矣

天立厥配二句則有云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
王則受命堅固而不可易言天命終歸必成王業也
不大聲以色四句則有云文化感人雖不大其聲色
人之惡不及長大而華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
也民日遷善而不知是不識不知而順乎天理也諸
如此類非失之狃鑿即失之支離尤必不可從也咨
如皇華諏謀度詢据左氏四字各一義而集傳但云
謀猶諏也詢猶度也白駒于焉嘉客言當使賢者于
此爲嘉賓也詩義甚明而集傳但云嘉客猶逍遙定

中秉心塞淵塞實淵深也集傳甚明而程伊川經說
則云塞當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諸如此類或苟略
漫易或拘牽杜撰雖程朱大儒所不免又況末流淺
陋學無本師其爲乖繆何可勝道海內湛思經學之
士即不能損改既謬盡返于正至若疑信異同之際
當嚴加辨晰使後儒明所去從一時叛經侮聖之說
將不攻而自熄矣

問世謂鄭衛詩皆淫然與非與

先生曰宋程文簡云鄭衛之詩實出于里巷狎邪之
口緣秦火既熾聖經弗全世儒謬[illegible]綴之務足其數
凡皆當日所已刪惜未有辯之者王文成亦云詩非
舊也攷孔子所定皆雅樂安得長淫而導奸者特俗
儒傳會以閭巷之傳者耳果爾則是鄭衛詩皆淫皆
無足存也或曰聖人刪詩既不錄淫詩而又曰鄭聲
淫何也郝京山云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淫也處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
生于響詩成于志古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
與詩之辨也今据古序以繹志衷中滌淆志在刺淫

而聲本非淫如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
公其聲靡靡似婦人語其志甚正苟不逆其志惟詞
之似則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爲淫詩乎朱
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非也夫
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指鄭衛言）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
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則孔子所刪獨何等詩
耶詩多男女之詞其志非專爲男女而發端見而聽
鄭衛皆雅樂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凡詩
託興男女蓋以禮義養于閨門者甚深聲音發于男

女者易感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繇
郝氏斯言推之則鄭衛初非淫詩而程文簡所云世
儒務足其數尤未可深信說詩者當以郝氏論爲正

問諸家言詩無確據者最易眩後學見聞折中是否其說安在

先生曰論詩須知闕疑或言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
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
其詞者六篇攷之義理皆笙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
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或言周

南關雎傳以爲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共內職而
作朱紫陽謂宮中之人美姒氏而作程氏云是周公
作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呂東萊云關
雎正風之首三家乃以爲刺或言無衣程伊川不知
六七者何物或言六七衣之數繼世之君比受封有
降也雨無正或云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此二句何以不載于毛詩意孔子刪之果刪之當併
無其目疑有脫句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或云詩
傳斷以爲成王誦或因問下武成王之孚如何曰此
姑就武王言朱紫陽又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
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至稼穡匪懈自是失了一
句某意凡三百篇中偶有遺脫如雨無正殷武之類
皆不必深泥如昊天有成命指成王爲成王誦語意
較順安得泥成王之孚過疑成王不敢康非成王誦
乎至如關雎正風自當以集傳東萊說爲正卽程氏
指以爲周公作亦無明據三家尤穿鑿甚漢明帝詔
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楊賜上靈帝封事亦云康王
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沿襲三家皆不可爲訓某

所謂說詩當闕疑者此類是也

問後世言詩自五言六言至七言其體不一詳見詩家全體果與三百篇合否世莫不推李杜李杜果盡得風雅遺意否

先生曰詩體莫備于三百篇偕合者鮮耳先正云三
百篇中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薇之
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
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以寫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
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
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

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托言全不露正意者
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
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
如載馳有類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
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
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
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
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托爲其人
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是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
可例推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
不盡之指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類彷彿風人
至唐人詩則有合有不合雖李杜亦未盡善況下此
者哉○又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
二字爲句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
肇禋是也有三字爲句者摽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
有五字爲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

者政事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
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傚我友
自逸是也有九字爲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
也要皆以四言爲準所以爲雅樂按漢魏晉唐以來
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八言九言又有五
七言詩一字至七字詩一字至十字詩皆原本三百
篇至如反起體反對起體及側律拗體自是後人躭
奇之過非古詩正體也況讀詩當觀作者之意當以
感人心美風俗者爲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孟軻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爲得之此古今言詩之要非文詞可得而與也
要之推孔孟之意又不獨說詩爲然在識者自悟耳

芑山文集答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瑜　沐　輯

答問錄

問學者論著紛紜異同雜見先生往往與諸家異豈諸家盡非與抑先生取傳會與

先生曰何異同之有衷于是而已傳曰庶言同則繹又曰善鈞從衆近世諸家譊譊非閧則訟繹之又愼從焉可矣王安石驅天下同己卒誤宋室鵝湖辯譏許複白鹿一會晦菴引象山爲知己劉舍人云庸人喜同己而怒異己某謂今天下不皆庸人惡得妄雷同也

問古今是非無定論後人類附和前人先生獨辯經史至悉不曲意附和豈別有說與

先生曰是非虛公乃見孟軻願學孔子至論管仲孔曰如其仁如其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論鄭子產孔曰惠人也孟曰惠而不知爲政子瞻著漢高論與父明允反持論益正古今若此類者甚衆某嘗謂儒者隨聲逐響盍或牽聽皐與阿權貴等充其害甚于殺人語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言異不害其爲同也某生平論斷不阿雖程朱大儒未嘗苟同非徒騁辯求寡過而已

問古今文人不相下議論角立彼我交譏近代尤甚何以救之

先生曰氣勝耳明理則無爭無爭則說雖相反適相成大凡氣勝者必不能奪天下萬世是非一時雖悍鷙自負後世必有起而非之者崛彊堅僻何益況儒者最患自是博學莫逾仲尼兢兢存郭公闕夏五才美如周公吐握下士弗勒士卽懷才抱道如周孔而止況古周孔之所爲如彼後世立言之士所居身涉世如此吾甚悲夫後世之士不逑古也然則何以易之折節讀書平心觀理師周孔則幾矣

問有言吳太宰嚭死者孔子曰不死也天生之以亡吳吳未亡何以死或以理知之與抑別有說與

先生曰此說非也吳失道故亡吳自亡耳天命靡常得失自取謂天生嚭以亡吳可乎夫天果生嚭亡吳嚭奉天者也奚罪之有爲此說者非獨誣孔子抑誣天甚矣後世君臣亡國諉諸運數侈然號于人曰天亡我豈天儆戒暴惡勉君爲善仁愛天下之意其故曰此非孔子之言也

問汲冢周書傳世已久果可信否

先生曰雖擬盤誥成文初無深義其尤誕妄者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妹喜交皆悖謬不足信外此而僞刻贋書若邯鄲新曲託李奇而傳碧雲騢本魏泰筆假梅聖俞以欺後人者蓋往往有之語云書不必出仲尼之門又曰貴是而同今古善讀者不必問所自出辨其言之是非而已

問道德經守微篇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諸家訓釋孰是

先生曰看上下文意過卽過失之過復卽剝復之復

眞凝而不散之謂復衆人之所過聖人復之猶言衆人失朴聖人抱朴也舊解皆穿鑿

問道德經獨立篇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舊解何如

先生曰詁者不合經義皆泥看往來二字往來者猶此競彼逐交互橫縱有紛紜旁午之意不相往來者謂各恬其心不爭其所也非各一門戶不相通易之說

問道德經重德篇躁則失君說者謂王者行躁則失其君位喻治身躁戾則失其本眞何如

先生曰君卽靜爲躁君君字指天君言況重爲輕根二句本無人君字面直就治心說文理自明不必泥著人君身上作影喻說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焦漪園云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然否

先生曰非也只不自以爲功而忘之故謂之不居耳退避去位說泥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其義何如

先生曰泥看有無非老氏本旨身雖委形豈能以去患之故併去其身但不宜執以爲有自取大患耳無身非死亡遺棄之謂只脫然自得不受此身之累所

謂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是也

問道德經偃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其說何居

先生曰此言善兵者不黷武卽詩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之意末句不道早已已字卽前果而已已字須看一早字言行師雖合道兵休事息當果決不疑苟不道則速已不當輕動以殘民也秦皇漢武卒致覆敗失在得已不已耳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先生曰通篇語氣貫串須從文字有段落處看出他

無痕迹處一部南華此一篇足以盡之是鳥也三字
隱隱畫出一箇逍遥的人將徙南冥一徙字有轉徙
不滯意南冥者天池也一句就文字鋪叙處看似可
删去却暗指出人心中自有箇活潑潑地無往而非
逍遥末一段彷徨乎二句正摹寫逍遥眞光景而困
苦二字與逍遥相反離却困苦便到處逍遥耳

問繁露權譎之說董子得失何如

先生曰董子云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雖
死亡終弗爲公子目夷是也此言合理至云權譎也

奉之以歸經其說舛甚譎可謂權乎權豈必盡反經
乎董子以譎附權權義不明幾何而不爲後世莽操
嚆矢也宜分別觀之

問繁露董子深察名號篇云物莫不有凡號號莫
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
之際令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
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又云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
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深察君號之大
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
五科以一言謂之君五科之說果合經傳否

先生曰五科語新義膚王者黃也美不能黃尤悖理
至如君號所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類腐儒小
生之言此等語疑後人杜撰竄入繁露必非仲舒語
使果出于董子折之以理亦無足取也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聖人之瑞應也蒼頡制文字
河洛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
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緯書云鬼
作兎兎作哭憂其毫將爲筆也二說孰是

先生曰蘇洵語軾云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
散矣雨粟鬼哭蓋懼其文勝而詐僞日滋故爲是說
以寓諷刺大抵如明允所云耳讖訛爲實非通論也
王氏不察立言之意因力辯其誣緯書之言尤鄙倍
不足信

問論衡初稟篇云上天一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
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翁治生
積貨至于年老成爲富翁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
定于身中猶鳥之別雌雄于卵殼之中也卵殼孕
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非
生長之後或敎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
強自爲之也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
于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此言不可誘進人主于爲善也使生而定其
爲王不復更命桀紂永世矣又何昌邑之不克終也
帝王雖天授及其卽位當以脩德爲本不可以觳孕
雌雄例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苟不脩德雖與
之天下不一再傳而亡暴秦可鑒也王氏說非

問論衡骨相篇云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于天則有表候于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因歷舉高祖呂后周亞夫鄧通倪寬諸人皆以骨相定貴賤又言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項若皐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王氏此說果可信否

先生曰衜不聞楊子非相篇乎楊子云相形莫如相心此論自正王氏泥骨相非也昭明梟鳥而似鳳鳳視梟鳥可乎向使孔子貌果似陽虎亦將儕孔子于陽虎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甚矣貌定天下士者之謬也

問論衡物勢篇禹母吞薏苡生禹禼母吞燕卵生禼稷母履大人跡生稷夫鳩雀施氣于鴈鵠終不成子何也鳩雀之形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身不過五寸薏苡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使大人施氣于姜嫄姜嫄之形小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此說何如

先生曰論衡中凡與此說類者皆悖理之甚三聖人之生先儒論之最詳其不以薏苡燕卵大人跡蓋不待辯而知之據王氏所云薏苡燕卵之小不能成七尺之形獨不思夫婦一氣相感孕而成形又豈有大于薏苡燕卵者哉

問論衡龍虛篇云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屋室俗謂天取龍謂龍藏于樹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于外龍見雷取以升天此虛妄言也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蟄而乘雲雨奔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木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風獨謂之神誣龍之能失龍之實也然則龍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乃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于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升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太龍乘雲而上云消而下降復入淵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王氏極辯龍不能升天龍果虛乎孔子果不知龍乎

先生曰王氏迂誕甚矣自知疾世俗虛妄而其言至于悖理失實如此易稱龍德又曰雲從龍龍之神不神未可知聖人往往取龍德以象變化然則雖謂之神可也夫龍之屈伸形體豈豫讓吞炭子貢滅鬚類乎安得比而同之且子貢滅鬚為婦皆傳說之妄而孔子贊老氏猶龍之說又皆出後儒之增飾其言不載于經傳烏可據此說遂謂聖人不知龍耶故謂天

取龍之說涉誣似也謂龍不神非也

問論衡道虛篇云有血氣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人之生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又云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夫恬淡無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類者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于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虛也聞先生嘗駁王氏此說願聞其詳

先生曰王氏辯仙術無不死之方其說可以解後世

求長生者之惑某不以爲非至云老子無欲不可延年人多情欲反以得壽則非也夫飲食以將形過則病嬰兒乳哺多而致痼疾傷于飽也豈有多情欲而不致疾不損壽者乎草木之生死有定分未可與人壽較久暫今使人日躭厚味酣飽失度色欲交蒸其不死者特幸耳人本不夭而亦有自夭之者如草木方春萌生計其受命當至秋乃凋忽有人摧折拔傷根枝俱瘁不數日便成朽株豈以其命宜秋凋能自成長乎況王氏語增篇又言紂爲長夜之飲沉湎于

酒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某意湛樂不壽充既知之而又曰人多情欲可以壽至百前後語何相戾之甚也不死之方不足信而遽謂多欲亦壽率天下後世殉欲以亡其身充之言誤之也

問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也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賤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非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欲有謀焉則就之

就之也者候之也王者且然何況三公三公雖往候白屋未爲屈也史稱繆公往見段干木干木踰垣避之先主三顧孔明于隆中豈以其微賤而忽之哉然則執贄往候適以明周公之謙恭下士于周公何損自充此言出王公驕士不以爲非禮苟能拔一微賤之士以璧迎禮之則以爲能下士矣甚矣充之言不可訓也

問論衡命義篇云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餘慶餘殃。惠吉逆凶。易書嘗言之矣。語又云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此言吉凶之命靡常。而人事不可不盡也。觀祥桑雉雊。可見必以爲命吉。雖惡亦福。命凶。雖善亦禍。非也。命凶雖爲善而亦禍者。容有之。未有不善而累致福者也。至云性自有善惡。尤與荀子言性惡同病。

問論衡率性篇云黃帝與炎帝爭天下。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旗。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游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于物。在于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易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閒。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王氏言學校法禁不可廢。此論甚正。但引堯舜三苗事。前後自相矛盾。夫三苗之民之不肖者。堯方以恩教齊之。鯀爲諸侯。其被恩教何如。鯀之欲得三公而獨爲亂也。況論衡主疾虛妄。莫虛妄于黃帝之爭天下。鯀之爭三公。顧深信不疑。獨何與。

問論衡吉驗篇。廣引往事以爲據。中有云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見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于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王氏此說然否

先生曰。吉驗亦偶耳。不可據以爲恒。恃吉驗而失天心。促國祚者不少。夫使光武果躬膺天瑞。乘盛創業。履位之後。或驕恣狂惑。與天人相戾。能守吉驗而奄有天柄。永世勿替乎。柳宗元著貞符。言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足爲脩德祈天永命者之勸。故光武信讖。至今非之。王氏說謬。

問論衡藝增篇云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扶孔子所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具稱之矣。王氏此說近理否

先生曰。王氏好辯。無一事無駁議。雖孔子不免。此所謂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夫孔子之于公冶長。必有深知其賢者。王氏安得以其無行能之文。而妄疑之。孔子苟深知其賢。雖不具稱可也。不具稱

不失其爲賢豈有實不賢而妄妻之者哉不實賢妄
妻何以爲孔子
問孔子欲居九夷王充曰孔子云以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謂脩君子之道自容邪謂以君子之道敎
之邪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
狄如以君子之道敎之夷狄安可敎也禹入躶國
躶入衣出衣服之別不通于夷狄也禹不能敎躶
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
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
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己然距或人之諫也實
不欲往志動發言是爲言也君子于言無所苟矣
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
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
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
子路皆以佞也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據充此言孔子不免于僞與佞何以爲孔子
聖人語默中節居夷與浮海同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何損于聖而充必執異說以相譏適自形其浮誕耳
豈足以累孔子哉至禹入躶國事無明據充安知禹
當日果入躶國乎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充又安知
禹果躶入衣出乎騁無稽之言誣往聖而惑後學莫
此爲甚此君子之所深惡也
問文章鍊句法古文中孰愈
先生曰古文短章法如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
孟嘗君傳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通首尾無一冗句
冗字長句法如太史公律書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一
句連用三十八字刺客傳將以愧天下後世一句連
用二十字史記自序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一句連用十四字退之祭鱷魚文禹迹所揜揚
州一句連用三十四字送高閑上人序觀于物見山
水崖谷一句連用四十七字古文類如此然皆以氣
爲主伸縮抑揚各有法度讀者但知其奇而不厭其
字句之煩複假令氣不綿貫非萎弱則散漫不相屬

豈足言文哉
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
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每月朔
便取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
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
用者以待賓客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
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又嘗語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
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自謂長策不敢獨用
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或云用子瞻此策
可坐致饒富然否
先生曰子瞻眞能節儉只自心把握得定自不妄用
何須畫叉禁束所幸每月尚有四千五百供用若屋
梁上無一有竹筒中何所貯觀其初入黃私甚憂之

必度其可支歳餘才不豫慮則前此㑹中不能無事矣士爲貧累類如此某生平不諳治生牗資所入僅給饔飱事至蕭然稱貸益之然未嘗飢餓不出戶丙子寓京師頗用慳窘一日友人貽錢十萬扃藏篋中欲以儉守之不數旬或周人匱乏或自費藥餌輒化烏有竊自笑云造物苟使人得行其慳世豈不人人守虜哉須知安貧自當守儉守儉未必遂能致富有餘不足若有定命必不可逃學者但循理安貧守儉而已㑹中徒擾擾多事何益哉

問朱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取諸頌黃廷堅稱其妙解文字之外然否

先生曰謂離騷得三百篇遺意可也不必碎瑣分配雅頌按惇讀蘇氏昌黎廟碑謂首段匹夫爲萬世師二句襃文公太過似孔廟記某謂首數句只泛說道理引起下文漸說到文公身上去至文起八代數語才實贊文公非首段襃文公大過也惇既不悟此又安望其妙解文字之外廷堅說迂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何如

先生曰後世論賈傳者數矣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朱子曰賈誼之學雜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澤之甚耳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楊龜山曰賈生以年少英銳之資抱負其器身非宰輔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要撫在廷之臣而

出其上也豈不殆哉蘇子瞻曰賈生志大而量小非文帝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文帝也某按諸家之說紛出而南軒龜山之論爲正程朱之于賈生求其瑕而不錄其長未免稍失之苛耳

問董仲舒短長何如

先生曰江都漢儒之醇者策中議論頗近道然攷其所謂和戎則重進春秋治夷狄之義與婁敬者等豈得爲長慮哉夫賈生願橫行匈奴而董子則專事和親二者皆過也至繁露一書醇疵相半予皆有駁正

乃後儒闌增羼入假董子以欺世耳使果盡出于董
子是非並見識者宜分別去取亦不必槩傳會也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何如

先生曰居易自謂獻過言似追蹤賈傳然篇中所以
規切憲宗尚有未盡處憲宗即位之初任用賢相威
令復張及淮西既平驕侈寖甚末年爲宦官陳志弘
所弑讜言藥發暴崩緣是觀之元和之失蓋不獨在
軍暴官邪吏姦民困而已而居易不蚤慮及此何也

問蘇軾制科策辨咎何如

先生曰惟庠序名存實廢故不足以興禮樂非禮樂
既興然後可用庠序也本策云庠序者禮樂既興之
所用而非所以興禮樂似看得庠序甚泛失却先王
設庠序申孝悌明人倫之意它若條邊事而主于捐
秦禁淫僭而不知端本皆蘇氏學術未詳留處讀者
無爲成說所蔽則是非曉然矣

問歐陽永叔謂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
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
折異端其說可信乎不可信乎

先生曰荀孟必不可同日語詳荀孟生平本末自見
荀卿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彼方操戈入室與孟
軻爲讎讎謂之異端可也惡在其能專修孔氏哉歟
陽子可謂失言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
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
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
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
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此說果合
理否

先生曰此雖證明不必兼然某于此悟古今擊姦之
法漢袁紹唐崔昌遐皆失之蓋欲盡擊姦黨反爲姦
黨所中故受禍愈酷使能如雷霆之不測則小人有

所畏而不敢動凡讀古人文字徒泥其詞不能窮義
理明時勢以類相取施之于事皆腐儒也豈足與言
經術哉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
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
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爲
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
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
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
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
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日之任爲
將帥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
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
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

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大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于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蘇氏此策果可行否

先生曰洵論武舉詳矣然區區令兩制各舉所聞不審覈其實去孟子所謂察而後用者遠甚況欲使有司試其可尤必灼知有司之能知人能得士而後試

之有方不爲似是而非考所眩庶幾得一二人可以待之以不次之位而責其成功苟不先擇有司僅使有司據兩制所舉而姑試之是反鏡而使之照妍媸也雖親策之其所舉與所試者未必可用欲革舊弊而取將相乎觀　本朝制科保任所得文武諸人往往文有餘而實不足辛敗國事則洵此論之不能無弊益明矣世槩謂洵策言之必可行行之必有效非也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之說可否何如

先生曰賈誼專責子嬰不能救敗班孟言秦之積衰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施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蘇子由言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于是不韋乘隙納妾子楚以亂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某謂賈說迂甚班說頗近情理子由之論似而非蓋某所疑于蘇氏者天既厭亂奈何輕假手于秦使無以受而後奪之邪豈天不逆知其淫虐足以毒天下而傾傳虎以翼邪然則後世論秦者黜賈蘇二

說而取孟堅可也

問蘇軾專任彼策言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精擇久任並重與抑緩急差殊與

先生曰行久任之法其始也必擇之甚精使賢者盡其所欲爲而後可以責其成效不則雖十年不遷何益于治篇中擇人宜精任人宜久二句不可平看蓋欲久任正不容不精擇耳

問蘇軾厲法禁策云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故能以

其國霸繇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

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繇此其故也信如軾之說商韓果得舜之術與抑舜與商韓有異邪

先生曰子瞻言法禁不行姦宄不止蓋本尚書明刑弼教之意或議其近申韓非也所病者子瞻不當以商鞅韓非之用刑爲得舜之術耳商韓豈可與舜同日語哉

問李覯強兵策云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誠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以其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于殽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于邲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略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閒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信斯言也將雖不賢果不必易與不易將果遂無敗與

先生曰一敗勿遽罰所以求終濟也此論甚確但將賢固不可易苟不賢不可以不易若謂不賢而易爲去劇就閒足遂其私則是雖不賢而亦不必易也其意欲重任將宜先擇將不幸而擇之弗精將不能皆賢或陰擇賢而代之或不待其敗而易之庶幾不至

于大敗信如盱江之說未有不僨事者也

問程伊川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或問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先生謂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樂何會川云而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一語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遜君矣後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殺舜後取其二女焉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伊川之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語義甚明而伊川獨云性無不善有不善者才也與孟子相反況下愚如瞽叟傲象非才果不善正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倍蓰而無算者也伊川妄謂下愚亦是本與上智竝說看才字鶻突甚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辯之引孟子答萬章問象殺舜爲證此說尤誤

問邵堯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此說何如

先生曰天下治亂繫于人主之言行人主能不行而

謹不言而信凡出于口見于身者皆可世法世則則
治道由此而成風俗由此而美天下將去其詭譎而
趨于篤實此端本澄源之道風行草偃之徵也反是
則亂善求治者自愼言行始人人而尚行天下以之
治人人而尚言天下以之亂治亂本于言行非天下
將治人始尚行天下將亂人始尚言也審如邵子之

收拾如二子輔欺敵何予曾疏劾楊武陵奪情[illegible]
中不報義與芭山同李空言無補惜哉
吳夭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正[illegible]與[illegible]
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 [illegible]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僨敎潤逆[illegible]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輝
余　櫎　輯

答問錄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遊談夫聖人之于天下不以物爲欣戚得位而道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歸之于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以戚爲憂皆好名嗜利者之所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方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雖不以得失爲欣戚然從天下生民起見萬物一體吉凶同患亦自有不能忘情處如孔子

之聞絃歌而莞笑未嘗不以得行其道爲喜但喜處却發皆中節如浮雲之過太虛與好名嗜利者迥殊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雖喜無損于孔子而正學必以爲非孔子事何也若槩謂聖人不以物爲欣戚至舉喜怒哀樂而盡廢之則是聖人與木石等必滅情毀性而後可有是理乎聖人不能無欣戚特衆人私而聖人公衆人偏而聖人正此處便毫釐千里非併去欣戚而後爲聖人也觀孔子哭顏淵之慟喪孟軻喜樂克之爲政詒信聖賢合天之學不必盡廢欣戚不必不近情方說蓋所謂似而非者也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于羣小渾然不露圭角正是不使他爲小人耳此所以爲仁聖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孔孟氣象自別孔子遇陽貨不必不與之言孟子始終不與驩言即此便見孟子露圭角處況惻怛不欲使人爲小人聖賢之心一也若一時語默中節從容合道惟孔子能之陽明合孔孟而皆謂之仁聖失權衡矣

問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僞儒也邕之紮擦猶甚于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爲中官所

中徙朔方後有詔赦還又爲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辟羈危困窮中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事莽相去遠矣于氏此論何如

先生曰此說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宜苟附權姦雖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于氏說則凡窮困而爲不義爲奸雄盜賊之徒者皆當有恕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鄒南皐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兜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鄒說是否

先生曰南皐此說未免左袒附釋反戈攻儒害吾道甚大喫飯豈可以治天下國家乎使會喫飯皆可治天下國家則執塗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孔也可乎儒者之不能治天下國家私欲害之祿利蔽之也若是者不可謂之儒苟能盡儒之道經術經世未有不能治天下國家者南皐安得槩詆諸儒借口儒者不能治天下國家而謂釋氏獨優于治乎夫釋棄人倫屏事物樣樣都拋去自以爲明心見性卒歸于空心性且不明不見惡能治天下國家哉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云順德人謝李世卿由吳獻臣王嶺南怪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白沙此言與孟子相反豈孟子非與抑白沙持論不合道與

先生曰愛人而人不我愛敬人而人不我敬畢竟自己愛敬未盡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白沙因李世卿事而遽謂人之惡之與人之侮之今與古懸絕不同頗有不自責而專責人之意將謂不察遂疑我愛敬人人不愛敬我猶氷炭之不相入推此念而及于君父只見君父不是不見自己不是爭奪篡弒皆從此始白沙此等語最誤後學最爲理學之蠹後儒不可不戒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煉同乎異乎鄒南皐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煉是我的明與盡與煉與子無干于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煉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鄒南皐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鄒說然否

先生曰君子五教答問居一凡儒者教人每在答問誘進歷觀孔子答諸子問仁問知問行問政有一語不從實地指點否有一事不因病發藥否或問鄒氏

心何以謂之盡云云謂宜詳答以導其惑使有所得而退雖所問不當及釋道正須發明盡心知性工夫舉明見脩煉一切旁雜之說皆可當下掃除不煩瑣問庶幾不失孔門答問之意鄒氏乃所答僅如此而止直是未嘗答也未嘗答而欲問者實落做去從何處去做譬行者遇岐路問道于我我不實指某路向某去姑應之曰我說的與子無涉子自行將去豈不使行者終貿貿失道乎後之講學者苟以啓迪承學爲己任無如鄒氏之自欺欺人可也○不必問我教

語尤鶻突甚此等語公然刻入願學集中後生淺見寡聞又從而附會之理學不明莫甚于此司馬光云誠自不謾語始如鄒氏說雖欲不謂之謾不可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鄒南皐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此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曰三碗菜粥何謝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受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鄒說何如

先生曰貧而樂非樂菜粥敝袍直是天理人欲關頭明白萬物不足以動其心如孔子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耳鄒氏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樂即樂此看樂字既膚到底不見孔顏樂處且昔人云孔

顏承受此清福千古此三家村之見腐儒小生之迂說而鄒氏引以爲證又何其閒且陋也孔顏何許人而謂其僅承受清福乎天下後世布袍菜粥閉門不事事自以爲適卒與草木同盡者往往而是豈不人人皆孔顏乎南皐世稱耆宿立言乃鄙倍至是何也

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如人素羸濟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强壯乃恃其强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敬軒此說何如

先生曰壽夭有莫之致而至者非盡己所能制但不可恣行傷生之事盡所當爲以適然者聽之于天耳若斷然謂命雖在天制命在己則顏淵伯牛諸人初未嘗自絕于天自戕其命而或夭喪或疾卒獨不可以己制命乎今有人于此不入水火得免于焦溺矣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矣然亦有時而與顏回同盡有時而壽不延永又安可謂制命在己乎薛氏說泥

或問顏子屢空之旨王龍谿云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牵

引塡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牵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陽明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著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著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龍谿說何如

先生曰屢空只是見理明淨不爲物欲所累凡應事接物盡其在我世間一切累心者不能必其不與我遇要如浮雲之過太虛耳非全體放下無一物而後

謂之空也況人心無一物就其初體而言其實具衆
理應萬事無一事不應却無一事不空程明道曰天
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由此觀之天地聖人未嘗不空未嘗屏絕萬事
萬物以爲空也護心不可與護眼例論蓋心無一物
又能容萬物眼中不可著金玉屑豈心中亦不可有
好念頭乎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皆是好念頭豈
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乎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便近于

釋氏之虛無寂滅果可謂聖學乎如龍谿所云滅擔
法今天下迂腐道學一事不作一念不動頹惰委靡
安坐待斃却十分滅去擔子究竟不知聖學爲何事
亦遂謂之能超脫可乎增擔莫如孔子孳孳爲學至
老不倦又知其不可爲而爲孔子亦可謂多起了好
念頭亦可謂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問三龍谿云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
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不覺悍然
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据龍谿此
言告子果留心性學否

先生曰告子議論未嘗留心性學七篇非與告子論
學最精特恐告子之言眩惑後學不得不與之明辯
耳且龍谿不與告子同時又無它確據安得懸斷其
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乎此刑家之所謂失出者
也

問鄧定宇云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
便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古
今智愚一樣鄧氏說何如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性指理言不在口耳鼻上說鄧
氏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能別味云云却認氣質
是性却不見本來性體與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何異

心便能思一句尚不差但心雖能思此中亦自有學
問工夫方能閑邪存誠不然有思作睿者有朋從爾
思者思一也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未可遽謂心便能
思思便能作睿作聖也此戒愼恐懼之所以不容已
也鄧氏舉心與口耳鼻比而同之尤與孟氏大體小
體相背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
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灰念而未嘗
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
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
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至變動者莫如理理而無動理便不活便是箇死物何以能泛應曲當動于天理雖動非欲動于人欲動乃爲欲非一動而卽爲欲也陽明循理從欲寂然者未嘗增感動者未嘗减數句近理至云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却襲蹈禪家粗淺語非有確見而云然也

或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朱子謂曾子于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夫既昧于其體而徒精察于其用體用二矣雖于事檢點安排得去亦襲取耳又安能唯一貫而無疑然則曾子不得夫子之一呼亦將爲義外之流矣乎至于一日三省或謂此是實

子未聞一貫時事然尹氏註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由是言之則固一貫之學否乎湛甘泉曰夫子說一貫只如今人出謎于與人打猜曾子平日有這功夫便說這是忠恕故唯之速而無疑若子貢便疑信相半了三省卽是忠恕卽是一貫功夫不須求他先後吾嘗謂論語二十篇章章皆是一貫但未說出耳湛說何如

先生曰論語章章皆是一貫此說見到獨妄謂夫子說一貫如今人出謎與人猜却將聖人最明白最直捷道理反說向朦朧一邊去況擧俗謎以喩聖教尤侮聖叛經之甚此湛氏立言欠斟酌處

或質于湛甘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焉湛甘泉曰子何惑曰姑藐之閒有人焉其名曰陶某行若負職心若穿窬然而書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有神文如繪雲其取省之元也如拾夫何有于德業乎曰子又何惑矣曰唳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泉某色荒于內酒酣于外然而傳者書肆思若湧泉口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又何有于德業乎先生欺予哉何二業之一湛氏曰夫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奸謀削籍曰是奸謀也邪人也以邪人爲正人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正人之德爲正人之辭夫何削籍之有彼泉氏之子其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褫職曰是淫蕩也小人哉以小人爲君子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發爲君子之辭夫何褫職之有故二業合一是謂自求多福湛說何如

先生曰湛氏謂陶泉二子不脩德業倖得之而終失之至于削籍褫職此言是爲盜虛竊位自欺欺天者之戒卽此二事以明二業合一其說自正至云正人君子德發爲辭便無削籍褫職之禍何其言之迂也其觀宋熙寧紹聖間如韓范富歐石介呂誨諸人皆君子正人也或貶外或落職後先踵相繼安在正人君子便奄有祿位不遭險患乎使果正人君子也雖累失不爲辱使非正人君子也雖苟得謂之幸顧自處何如耳豈以禍福外至者爲榮辱哉信如湛氏之見則孔顏宜終身君相之列而孟軻不當見沮于臧倉矣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憤發不能自已也羅近溪曰此却用得一箇渾話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愕然曰此話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屬家國天下爲一身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畢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不了也羅氏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發憤至老正是於穆不已與天地合德處非以其事不成而心不了也如羅氏所云假使事竟成得孔子心便了便息肩卸擔乎況孔子隨事補

救隨物長養隨人造就如造化之于萬物雖云有憾却不失其爲大德却不害其爲仁愛綏立動和蓋不待得邦家治定功成而後見孔子亦何事不成亦何嘗不胥天下盡明其明德乎如謂孔子竭盡生平心力到底事不成則是徒有虛願竟無實事豈孔子卒與蚩蚩者同悠忽乎某謂聖賢學問求其在我隨分自盡必不如羅氏之說之迂至如羅氏所云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推其心雖非侮聖然頗涉調笑詭浪必不可爲訓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廷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馮少墟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而沮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馮說何如

先生曰據此法以求知人未可謂百不失一某嘗見小人欲陷君子往往有陽稱人善而陰訐其惡者又有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而小人亦不答却別有術以排陷之者如此則安見稱人善者與聞人稱惡而不答者皆君子乎某謂孔子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須先分別稱人善者之生平何如生平果是君子則稱人善之爲君子無疑即有時去邪擊姦如張九齡之于安祿山陸贄之于裴延齡蘇洵之于王安石雖有時稱人惡卒亦不害其爲君子也馮說未精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犀象虵龍俱在化育中洪說何如

先生曰聖人雖自謂無毀惡稱人惡定哀之間多微辭然天道福善禍淫聖人遏惡揚善銖兩不差猶之四時有肅殺不害其爲化育也故春秋誅心之法毋

寄之于論語如臧文仲弁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則
直斥其竊位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則直譏其要
君它若微生之不直宰予之不仁冉求之阿季氏子
路之賊子羔衛靈之無道陳恒之弑君齊景之無德
而稱三桓子孫之微皆未嘗隱諱皆無怨辭豈一部
論語專揚人善乎豈偶刺人惡便傷化育乎洪說謬
甚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云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
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
乎其立政矣白沙此說是否何如

先生曰立政在于存誠威信非本也子產有愛人之
心而後可以用猛商鞅懸徙木之賞而終不可爲信
誠不誠故也先威後信尤失次第此白沙學術不精
密處後世苟用其說妄以威信爲本又或先威而後
信其不僨事害政者鮮矣

問王龍谿云匾匾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用
工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
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龍谿此說何如

先生曰聖賢在性情上用功雖心氣和平只是能含
容人惡如孔子之于陽貨桓魋不與之較不失竝生
竝育氣象非未嘗見人短處也若槩謂不見人短惟
見人好權衡失當全無區別未免爲小人所欺遇短
而未嘗見則遇奸雄而以爲聖智遇豺虎而以爲麟
麕可乎況惟見人好或人有不好而亦謂之好又可
乎然則龍谿但當云與人相接遇人好便生敬愛其
短處未嘗不見却不忿恨却要化誨他到好處如此
立言則眞是和平眞得聖人萬物一體之意眞是從
性情上用工龍谿僅云未嘗見人短便是盲瞽便爲
突甚

或問某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己欠直
鄒南皐曰你要轉移他作甚麽你要去齊便多了
一件事或曰雖然如此不能悅親信友根于不能
明善誠身是以未孚于家邦也曰學問只是家常
茶飯只身如此去便自是孚信自是默默轉移南
皐此說何如

先生曰只是如此去五字如無柁之舟如何行得去
如此去便自是孚信便自默默轉移究竟無孚信轉
移處至云你要轉移他作甚麽語意未免落空信如
鄒說則古聖帝明王罪己責躬化民成俗之事皆可
以不必矣此等語最害道孟子云至誠動物如鄒氏
所云却是不誠成甚學問懸空謂之家常茶飯尤可

怪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抑鬱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愧悟咎悔不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于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于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邪正學此論似不能無弊何如

先生曰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謂天忌斯文大得者多禍則是天以禍淫者禍斯文有是理哉且天至公而已矣必于斯文而深忌之不公實甚後死者不樂以

斯文取禍何獨至今傳邪況云天皆易與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而又深忌之又加之以禍天豈不斧斧多事乎此等語可謂誣天之甚率天下後世畏忌避禍而不敢以斯文自任者必方氏此言誤之也

問薛敬軒云予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馮少墟稱其精于心學何如

先生曰省心之法只在慎獨慎獨只在毋自欺非有主人翁可問亦非認定一主人翁在室便是心在翁與室皆假名乎之何益況自省工夫不可須臾間斷自朝至于日昃凡與人相接與事物相對須逐節加省使無差失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是也若直至夕方自省某恐一日所為之事省察偶疎不能盡合理將有悔之而無及者矣薛氏此說誤馮少墟稱薛氏精于心學可謂盲以導盲尤不可為訓也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如此分析時中執中然否

先生曰堯咨舜云允執厥中孟子稱湯執中此開却自寓時中道理信如薛氏所云則舜禹皆死法無活

法矣只緣看執字不精併中字都看得窒滯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孟子云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但言義而不言時義未嘗不時中孟子論仲尼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止言時而不言義時中未始非義蓋義與時是一是二殊塗同歸不必分看亦不必合看薛氏不得其旨遽謂時中似義字析時與義已誤而又含糊其說曰似夫似豈足以明義理示後學哉

問薛敬軒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相業伊傳諸書宜熟[illegible]

問薛氏此說學者但當專學經不必兼及史與抑如

先生曰伊傳諸書雖是經即謂之史亦可經學史學兼者方能成就相業獨俗學淺陋急功利尚權詐不足以勝任耳薛氏重經學是矣至視史學與俗學等則于史學尚未夢見豈深知經學者哉後世留心相業者雖盡讀伊傳諸書亦須參稽歷代史事成敗治亂之迹與夫明君賢相得失因革之故隨時變通措諸行事方可以寡過方可以致治若專讀伊傳諸書不講求史學自以為盡善某不敢信也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豈口耳足盡讀書工夫與或更有進步與

先生曰讀書當求諸心當思聖賢脩身應物的道理實見之行事徒涉口耳雖讀盡古今書究竟是隔膚學問何益之有薛氏說膚甚

謝錫命問王陽明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大公吾師翁所謂雖無見聞而有知覺者然此理根心而云未嘗有又何也陽明必有深意願明言之湛甘泉曰陽明學無間于動靜及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故常應說得是若謂動也常定而未常有故常寂一句有礙動而常定天理自在故曰動亦定靜亦定定者何物而何云未嘗有此又恐傳者之訛也湛說何如

先生曰未嘗有者言無少滯礙雖動不失靜耳非并落空之謂天理雖在豈物可執定者非物又何云有王說非誤安見傳訛哉湛氏特未之思耳

或謂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羅近溪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聖凡果相去天淵否

先生曰孟氏云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聖人與我同類又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孔子告哀公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即此見凡聖無異體其所以不能入聖正病在工夫不熟耳未可謂工夫縱熟亦終是凡也孔子曰參也魯卒之聞一貫者參也魯凡境也工夫熟而至于聞一貫則去聖不遠矣安見凡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如水火終其身不可學而至乎謂凡人工夫與聖不相及所以不能至于聖可也謂凡與聖體初不相及則是凡終不可入聖凡者生而為凡聖者生而為聖絕天下後世學者希聖之路必羅氏此言誤之也○學者所以成其才苟能化氣質困勉皆可入

道致曲亦自能化凡之入聖非水之終爲水而不可
爲火也羅氏云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
成火以此喻凡人工夫熟終是凡終不可爲聖尤悖
謬不合理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本府
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囚推府及羅子侍側推
府因問調羅子于代巡日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
遂顧之日目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
羅子敬對日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
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
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羅子曰吾輩平時
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眞切爲
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
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都没幹他們如

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
們眞爲性命之心苦切不過吾輩平日所講的性
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他們如此眞切忽爾無
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慚愧代巡嘉歎
不已推府亦斂容羅子于復日念及生死臨前便是
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于此
時直下透過須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代巡
悚然日說得極是羅氏說然否何如

先生曰無常二句皆流俗鄙語只就日用人倫切要
處勘出盡性至命工夫何必說到生死關頭何必說
輪迴何必證無生況臨刑之人貪生怖死苟免刑罰
雖欲保全性命仍是私心與性命道理有何關涉羅
氏云念及生死臨刑便是盡性至命根本則是古聖
賢孳孳脩己治人窮理盡性皆從自己軀殼起見皆
要倖免輪迴羅氏之言背謬如此而代巡猶悚然曰
說得極是理學不明此尤最著者某不知羅氏令大
湖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所講果何學所學果何事
也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日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
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于從心乎漪園
日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
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莫也安知不舍
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
化也蒙莊旦暮遇之矣焦說何如

先生曰聖學能舍只是渣滓日去清虛日來非併固
有者而皆去之也孔子由志學至從心雖與年俱進
其實到從心處仍不離志學若說七十後又舍從心
別求解脫去佛老空寂一阴豈可云聖學須知七十
後工夫只是溫養却絲毫增減不得況志學之所
是如路徑不差逐日向前走去決無始是卒非的道
理若云始是卒非則前此耳順知命皆非皆不是學
問進步焦氏此說舛甚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
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敬軒此說然否

先生曰孟子言人爲不善皆陷溺使然不是本性不

善觀水可使過顙在山可見正是說性無不善人性皆善處其性亦猶是也性字仍就性善之性說非指氣質之性而言薛氏說非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爲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僞對旣以誠正爲迂不知將以何者爲不迂邪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爲上所厭聞或爲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爲臣子者何爲不言焉必據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勣之心不過以

遂良言爲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與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充然孔氏家法眞萬世臣子所不敢違也馮說何如

先生曰朱子不論上厭聞與否但直陳所學此所謂不自欺不欺君也雖然古大臣進言之術轉厭爲喜移易主心蓋亦有婉轉開導去其所厭投其所喜而卒歸于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必槩執所學如所云正[illegible]以進也馮氏說泥

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然夜寐不能著只念一箇中字是不知無爲爲誠天理自然之爲中也又以扞去外物爲格物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顧欲屏絕之哉以溫公之篤行且最爲受善又與明道兄弟最相得而于此大頭腦猶未之見其將謂之何哉湛甘泉曰所以學先知所有乃行之不差論語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夫然後行念中卽非中說誠未必誠也二程奈何邪堯夫司馬溫公不得湛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云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孳孳者念也詩曰繼序思不忘思不忘者亦念也湛氏謂說誠未必誠見空言亡實卽此便是不誠此言未爲過至云念中卽非中堯咨舜曰允執厥中亦非中乎念中非中推而至于無念又推而至于無中則未免墮空寂矣

問馮貉田曰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在隨事謹恪做去若只閉門靜坐却是禪學有體無

用馮氏說何如

先生曰隨事謹恪從動處說敬是聖學得力處但云禪學有體無用此說有病某意禪學只是空併不可謂之有體蓋體立則用自生禪學無用病在無體故也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敢問其粗處安在鄒南皐曰予亦嘗疑象山悟宇宙卽吾心語後未見大進總之西江人本色無委婉一味直致如孟氏巖巖亦是粗處鄒說是否

先生曰關閩濂洛地不同而淵源同未可以方隅分粗細使象山有粗處雖不是西江人却亦自直致若

象山能變化氣質由粗入精雖是西江人却亦自[illegible]
娍鄒氏不能深窺象山底裏誤謂象山粗處是西江
人本色畢竟非定論如泰山巖巖只是孟子微露圭
角不逮孔子四時之氣具備終是學問虧欠處槩指
其爲粗非是

問與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英氣焉少墟曰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其人即甚橫逆聞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所謂大造無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詈橫逆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大露英氣焉說何如

先生曰馮氏謂孟子抑橫逆以篤成就此言得之獨
妄謂孟氏汎論君子處橫逆當如此若孟子自遭橫
逆必不發此言便似孟子此章道理不必以之自律
而但可以之律人非當日立言之意某謂孟子雖自
遭橫逆其所以處橫逆之道不外乎此何者理一故
也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盡用得熟謝上蔡多謂出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用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李說何如

先生曰養氣自集義入不從知言入故曰行有不慊
于心則餒矣觀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可
見延平謂養氣須從知言處養來猶舍川而挹水于
衢欲北走而南其轅也至云孟子于知言工夫盡用
得熟尚未窺見孟子生平得力處後儒附會延平此
說皆非也

問呂巾石與蔣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且夕指點來學必如孟子爲是領教領教某心統鄙識正爲發明性善本乎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論緣只是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于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脩是故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愼獨所以脩道身脩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對待並言也呂說然否

先生曰呂氏言性統于心有氣質乃有病其說近理
但云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愼獨所以脩道分兩
截說大謬大學言脩身不言脩道蓋身既脩則道在
其中只看中庸脩身則道立一句便見脩身脩道不
是兩層工夫戒懼愼獨在誠正前一層若非戒愼如
何能正心誠意呂氏專以戒懼愼獨屬脩道一邊說

終是認理不親切處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薛氏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言性善善字與易繼之者善字同初無二義薛氏謂易善字指理孟子善字是虛言性有善無惡其說舛甚豈孟子言性獨離理而虛言善乎聖賢言語為後儒分析支離所蔽類如此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謂之弟馮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徐行後長須說到弟未忍抗兄見他天性真

切處此念直根孩提愛親來便醞釀許多和氣在內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則堯舜敦睦於變皆從此出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僅是凡事讓一步後世不乏此等人却只是迂謹却與堯舜之道無涉徐行後長四字不宜膚看馮氏說誤

問鄒南臯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為人交友宜一味樸實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箇誠實若誠實天地可動而況人乎數當音塑鄒說何如

先生曰二數字依朱註亦有理事君數朋友數正是誠實不足處數音愬作術數看非也此鄒氏穿鑿之過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薛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皆誤解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便謂惡亦是性與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何異其謂程說本無弊彼蓋以人或偶拂其性而出于為惡其本性之善自在亦不可不謂之善性耳非謂惡亦是性也

洪武中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奏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

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忿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息忿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是觀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謂其天理未嘗泯滅真情有時發見特在人擴充而已看今人乍見入井皆有怵惕惻隱及夜氣平旦時好惡可見性無不善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猶言性到底是善不可以惡誣性不善也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于周孔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為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為學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如少誦而思之為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為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大之于天下國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方說何如

先生曰方氏欲學者從事六經不宜多誦不思此言甚正至云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為愈則語意偏枯誤學者不淺某意思而不行徒涉空寂無益人倫事物其受病固多若不思而行則放蕩恣肆充其弊不流于禽獸不止烏在其為愈乎學者雖能發明

六經得六經之旨必反躬實踐明體適用施之行事然後治一身以及天下國家綽有餘裕若僅能發明從言語文字起見究竟茫無得力一切經權常變臨事必至錯誤而方氏獨謂苟能發明六經大之于天下國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其說不能無弊古今儒者能發明六經立言著書文有餘而言不足卒之得罪名教貽譏後世者豈少哉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湛說果可從否

先生曰老氏雖與吾道異亦各有所見非如鄉原之同流合汙湛氏謂老氏鄉原一途猶今之排佛者槩詆佛氏之徒為盜賊也微獨天下後世不服即釋氏亦不服語云憎心甚者有餘嫉此類是也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罣而人自化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邪澄心半刻客竟易顏鄧說何如

先生曰我常虛而人不礙二句頗近理然亦是襲蹈老氏語客坐偶有齟齬當先推究齟齬者何事齟齬從我起不可不自反萬一我虛而人有礙我不罣而人不化如妄人橫逆之類則是齟齬從人起于我何

涉坦然應之可也即如孔子齟齬于陽貨孟子齟齬于王驩此所謂齟齬自人起也安見其我未誠乎況遇齟齬即自省猶不失君子自反之道至云澄心半刻客竟易顏此尤不足信誠能動物全在平日積誠感動豈一省而遽能令客回嚮乎鄧氏說誤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啓明亦明也怙啓明而不欽必自有其知而歸自尚其知而訟是傲虐之所始也其究也賊物故不欽之明小知也胡可庸也允恭恭也象恭亦恭也靜而言之措諸用而違之即為恭貌耳雖日鳩工其集事也必暴遽無漸苟為名高而不虞其後故不恭之功暴行也胡可使也鄧潛谷此說何如

先生曰啓明之與欽明象恭之與允恭相去霄壤治谷獨云啓明亦明也象恭亦恭也同類而稱之猶見碔砆而指爲玉也可乎言不欽之明是小知不恭之功是暴行此說尚近理學者當分別觀之

問朱子大學序先儒皆稱之先生每言序中語意有罅漏處何如

先生曰序自伏羲至孔子因及曾子然後以孟子承之孟子没又擧二程以接孟子之傳源流甚明始終本末悉備但前段云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後段云及周

之衰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今二段觀之語意自相矛盾既云天必命聰明睿智爲君師則孔子賢於堯舜天亦當如堯舜命之爲君師然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轍環終其身天獨何心而厄之乎豈堯舜可以爲君師孔子不可爲君師乎使天必命之則凡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皆斷然受天命以行政教獨至于孔子而不能必豈天聽其適然而莫之爲乎恭意前一段天必命之一句宜刪去一必字繼天立極一句以下宜補數語說明聰明睿智之聖亦有窮而在下師道自任輔君道所不逮者隱隱爲孔子地到後段提出孔子來說又須推尊孔子上承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爲天下萬世法如此則義理通貫首尾互應學者方無疑礙又前段只宜稱引堯舜不必遠遡羲農黃帝雖羲農黃帝制器利用載在易繫然在堯舜以前史冊紀載不足傳信當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爲準羲農存而勿論可也或問理宗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

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豈理宗之說非與曰理宗非深知理學者彼亦惡知此序是得非失哉聖人復起當以某論爲正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三終

芑山文集答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起龍　輯
余延勳

答問錄

問漢特大臣于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然授易頗有師道匡說何如

先生曰人各有短長棄短取長自是罷使之法即論人于人主之前當權度低昂如其分量而止不宜極口詆毀孔明所謂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是也

朱雲犯法亡命其于易可謂相戾之甚雖講授有方徒空言耳不足爲師法夫以授易之人而躬自犯法學者以是爲師則將謂犯法可以說易說易不妨犯法是率天下而以空言求易也害道實甚匡衡獨稱其頗有師道何異盜賊殺人以分均出後爲仁義哉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或問其故質曰昔嘗有異人言吾它日必當大位苟如此無學術何以處之范說何如

先生曰質言無學術不可以當大位最近理然妄信異人言逆計它日當大位而後不釋卷胷中便藏著自私自利的意思雖講求學術去聖賢行道濟世遠甚況因人言而學苟無異人之言它日無大位則必不學又況異人之言未必皆可信或它日天降大任異人誤以我爲終身韋布無復大任之日將遂頹墮廢學而不自立乎某謂窮達聽之于天學問盡其在我伊尹耕莘顏淵陋巷皆不廢學皆非逆料後日三聘爲邦而後爲之也

問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司馬氏之說何如

先生曰子之諍父父之教子諍與教有婉直互用處與責善差別責之云者或失之懟或失之苛故繼之以怨父子相夷明乎責善之不可施于父子也非不諫不教也然則孟子所謂章子[illegible][illegible]臣病其不求盡乎諍父之道而徒以責之者離之也使知諍父之[illegible]則不至父子相離矣溫公徒牽引經傳以駁孟蓋誤認不責善之即爲不諫不教豈知孟氏說自無弊哉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違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溫公此說何如

先生曰治命可從亂命則不可從審于義而已觀魏顆之不以妾殉屈到之不薦芰左儒之不順君李班之不阿父則臣子之于君父豈徒惟命是從而不問義之可否事之順逆哉信如溫公之說君父曰前則前君父曰止則止陷君父于大惡去修身及親者一朋非忠孝之至也善乎荀子之言曰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于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由此推之臣亦有時違君之言子亦有時逆父之命惜溫公當日未之思耳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喑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最不可無記誦橫渠說何如

先生曰記得便說得固也若云說得便行得便似言行二字無差別天下豈少記得說得的人却未能一一躬行故書云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以此推之說得易行得難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程伊川云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按聖賢論言行皆各有次第今橫渠獨云說得便行得只一箇便字毫釐千里幾令後儒混言行而一之況記誦特爲學之末耳不能經術經世明理適用雖經籍盡記得亦空言而已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蓽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屏山此論果得退之立言本意否

先生曰韓子之言非絕學者之志使不得聞乎道也其意蓋以爲孟子沒世儒不得其傳得其傳者韓愈而已皆自任之意亦猶孟子歷叙道統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遂謂道統一絕不復續哉愈之言未爲非某獨惜其言有餘而行不足耳蘇氏稱其起衰濟溺要非眞能聞道者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情情然夫情情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情情不爲汲汲邪故悠悠者最爲害道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屏山說何如

先生曰劉氏謂湯之日新與悠悠者異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于萬世其說自當然所別上次等差未明昔孔子論知列上[illegible]二等[illegible]渠以爲次則

憒憒者斯爲下耳槩曰其次非也曰其下憒憒然則無槩矣況憒憒者惟不向學故心未達也語云學者所以成其才某亦曰學者所以達其心天下焉有憒憒而可謂之向學者哉焉有離學而別求所以達心之道哉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伊川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此說然否

先生曰雷震死不善之人亦是天道禍淫罰惡之端特偶見而不可爲恒耳故世間不善人最多猶有不盡爲雷擊死者儒者存而勿論可也伊川乃謂人之惡氣與天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則是誣天也霹靂僅天之怒氣謂之惡氣可乎天地果有惡氣是與人等惡也復安能覆物載物成物乎怒亦非惡氣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惡氣足以安天下乎怒時必爲之作惡此不能中節者之事聖人雖怒而不作惡程氏槩以怒爲惡氣非也

問伯夷叔齊遜是否程伊川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遜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遜也問中子之立是耶安得是只合招叔齊歸立則善問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于其來聘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夷齊當日不遜便不成其讓此亦時勢使然甚不得已如泰伯仲雍之所爲耳謂中子之立不是似也謂合招叔齊歸立則迂矣叔齊既出遜肯歸立乎使遜而又歸立則是以退爲進因棄爲取去莽操一間惡在其父命爲尊天倫爲重乎孔子論夷齊並稱之曰求仁得仁言各得其本心之所安未嘗謂

夷齊不必遜叔齊宜歸立也伊川憑臆立說與聖人論夷齊意相背至云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曰仁此說尤謬蓋清止是清仁自是仁不可一例說如謂稱夷齊清節爲仁孔子論陳文子曰清矣未知焉得仁獨不以仁許之又何也清與仁比而同之可乎哉

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程伊川云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伊川此論何如

先生曰不書穿書盾罪盾惡也此春秋誅意之法爲

後世人臣無將者之戒非以人不知盾弑而特書之也弑君大惡也雖出境遂不反亦不可免而伊川妄謂出遂不反乃免既寬假亂賊使死有餘罪者得以藉口抑甚失仲尼書法之意况越境乃免非孔子語伊川深信以爲然棄經任傳豈獨後儒哉

問陳希夷嘗戒种放云子它日遭逢明主不假汲取名動天闕然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之放晚節以後飾遊度營產滿豐鎬聞遂喪清節信如希夷之說造物果惜名乎名果不可成乎

先生曰放盜名恃恩王嗣宗擿放陰事數條聞于朝彼自敗耳于造物何預使放處名盛之時克自樹立終有令聞造物烏得而奪之君子但恥聲聞過情不必妄疑造物惜名徒與俗浮湛自謂能逃名全璞也後世脩身獨行之士盡其實而名從之不啖名亦不逃名斯可矣希夷之說豈定論哉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明道將智仁勇分屬三子果可謂確論否

先生曰知仁勇三者達德也即所以行達道者也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言成德之難也明道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其說近理至以知仁勇分屬武仲公綽卞莊則非也孔子所云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就三人之知之不欲之勇而言非謂其全乎知仁勇之體用而謂之成人也信如明道所云則子路但求如臧武仲三人便可以爲成人又豈必文之以禮樂乎且孔子僅云公綽之不欲而明道遽以仁字代之尤失聖人當日衡量語意

問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人心皆有仁義雖是皆有却須加工夫充養使體用該備無所往而非仁義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外此即大學德潤身孟子集義所生根心生色之意非槩謂人有仁義之心便有仁義之氣達外也伊川語氣大促欠了充養一層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孟子特爲告子而言蓋就其受病處抑揚言之以明其無一可耳不可與吾道例論也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離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于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

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備言之○程伊川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必方程氏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程子謂釋氏離道謂佛教與吾道不同自是正論但云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說殊誤向令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得其體要義以方外工夫必不差豈有敬以直內而不免于枯槁恣肆者乎枯槁恣肆之病正自不敬始若之何遽以敬內許釋氏乎釋氏而既已直內則去

吾道僅一間而槩謂之離道可乎況伊川嘗云內直則外必方則是敬以直內者必能義以方外而又斥釋學義以方外則未之有前後論議不能無異同某疑二程講學伊洛世稱儒宗何其說之相矛盾也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謝顯道記憶伊川平日語亦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程說何如

先生曰宋追崇子思孟軻而楊荀竝列從祀識者非之元特進董仲舒學者咸稱快我 明又特罷楊雄不令貽玷俎豆以其人不足重耳雄書雖有一二可觀豈可與董毛同日語若雄者謂之文人可也非通經之儒也伊川又嘗云如楊子投閣失之也某謂後世不必苛求楊雄但就投閣一事觀之所失非細謂雄有儒者風度可乎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尚論往事不當以成敗論人如陳壽謂孔明不善用兵伊川謂孔明三年不死可以取魏皆非也劉先主之不能統一而又繼之以後主之庸懦其終不能取魏天也非人也孔明雖不死三年未必

可以取魏三分割據草廬初見先主業已言之矣向使天祚漢德滅魏由反掌又不必司馬沮死而後魏可取也伊川此論近迂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大過遂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爲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論國家事當心平氣和止求事濟不必爭勝一時程氏謂新法皆吾黨激成此言頗近情理獨勢久自緩委曲平章云云稍不達當日時勢主新法安石一人耳而小人附和者實繁有徒其法苟行一日

有一日之害一刻有一刻之害百姓如在湯火中仁人君子汲汲拯溺救焚不暇忍俟其勢久自緩而後止之乎必俟其勢久自緩則老稚塡溝壑散四方者過半欲更起白骨而肉之豈有濟乎其謂爭新法者未爲過特攻之已甚補救無術使安石始終不反此誠當日諸君子之過也然則新法初行委曲平章可也俟其勢久自緩則不可蓋安石執拘成性喜于自用勢久則根深蔓延法日益酷害日益熾冀其自緩難矣言雖委曲亦豈復有聽從之理哉

問程伊川自涪還洛容色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伊川之說如此榮達果不須學否

先生曰學無窮達一也窮而弗學無以明理達而忘學無以適用豈貧賤患難須學而富貴榮達便不須學乎況素富貴行乎富貴在其位謀其政此中苟不知學非畔先王而玷臣節卽泥古法而誤國家學問工夫在窮居逐事體認自不敢苟畧及處富貴雖一言一動皆關繫國體民命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之何其不須學也伊川富貴不須學一語有病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雖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道此說是否何如

先生曰逆天悖理之謂惡善惡如黑白蒼素之不相易惡豈可謂之天理乎既云惡非本惡惡自不可與善對惡不與善對合善惡皆謂之天理可乎過不及只是氣稟之偏無學問變化工夫卒至叛道而去非惡也惡如桀紂幽厲滅絶天理終不自悛者是也楊墨雖無父無君孟子猶曰歸斯受之是楊墨未始無

歸儒之日安得遽絶其自新之路而槩謂之惡乎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橫渠西銘云濟惡者不才張南軒云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敎也由濂溪南軒諸言推之心性天理也惡則就陷溺其性而言惟陷溺其性而後流于惡則明道所云善惡皆天理譬猶胥桀紂堯舜而一之也學者當以濂溪南軒諸說爲正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于知言道莫貴于識時事莫貴于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程氏云學莫貴于知言此語有病某謂學莫先于明理不明理不能知言譬猶鏡昏而欲炤物物不可得而炤也識時知要數語有理會學者宜翫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如其既仕也以學爲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于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獨爲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仕以行吾學學不優不可以仕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人之子及聞何必讀書之言又深斥其佞安得謂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乎許由求諸子從政棄短用長特器使之道耳非孔子輕許人仕也蓋不學而仕殃民蠹國爲害最大聖人重許人以學正不輕許人以仕程子分輕重說非也況聖門許其可仕可使南面者自漆雕開仲弓而外亦不數數見若云輕許人仕則是聖人以人國僥倖聽其嘗試而莫之恤也甚非聖人道濟天下之意故謂聖人重許人學可也謂聖人輕許人仕則不可

問程明道語謝顯道云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謝請敎程子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云明道教人靜坐延平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靜坐則本原定程朱之說何如

先生曰學由靜入最得要領然亦有靜坐而非善學雖終年閉戶或涉坐馳或墮空寂究竟與學相悖戾者然則謂不靜坐不知學似也謂一靜坐而即善學非也　本朝陳白沙復趙提學僉憲書其畧曰僕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

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

虛以誤人也某按白沙靜坐在薛悉聖訓之後始有得力教學者靜坐俗也不察其前此用功何如每遇來學輒教靜坐靜坐何益受病在一輒字此白沙傳會程朱之說而誤焉者也王陽明云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倂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觀此則學專靜坐之說畢竟有病痛在○朱子雖服膺明道延平敎人靜坐之語然朱子嘗言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

耳若專在于靜坐時而後可行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恒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巳之心也按此說朱子亦不專主靜坐學者不可不詳考也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程伊川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問孔子爲墓何以速崩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故爾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此說何如

先生曰某按營墓重事也人子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必求其堅固而後巳豈可專責之弟子乎爲墓事于修虞事孔子必無墓未畢先反修虞事之理使果先反而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爲孔子弟子治墓而墓崩雖弟子不誠敬之過抑亦孔子不自敬誠致之也爲有孔子不自責獨深責弟子者乎況既崩則不得不修修而後不至于復崩子心庶幾無憾然則謂聖人不修墓亦非也或云不修墓言敬謹之至無事于修非旣崩而不修也按此說近理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此說何如

先生曰程氏所云君貴明不貴察此語良得大體至

硬說臣貴正不貴權非也某謂凡爲人臣者常則守正變則用權但權而不失其正者爲善耳歷觀古名臣臨大變成大事未有不權而能濟者也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不是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言性該括性善在內觀下文習相遠一句便見孟子所言皆根據孔子蓋性一也專言性而善在其中言性兼言善言人無不善而性善益明安在孔子言性與孟子言性有異乎又安見孔子僅言所稟之性而孟子正言性之本乎程氏說誤

問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之不完固伊川此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所以常記得者以其心虛公不爲物情私欲所蔽非有心不記事而能常記也某謂今人忘事失不在記事其病正在胷中蔽錮不能深觀事理耳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不完固此三句却是學問切要語

問馬融爲世通儒敎養諸生有千數盧植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徐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

侍側積請于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二先生或列女樂或畜姬果無妨講學否

先生曰以身敎者從使講學而列女樂畜姬妾往往令男女雜處無少嫌忌孔孟程朱不爲也後學不能以理勝欲每藉口馬胡二氏甚有攜女優孌童環侍講坐親以其身溺于聲色而不自悟者豈非先儒爲之倆哉積請于安定云云蓋微寓諷規之意而安定漫以莫安排三字應之亦可謂文過矣安定湖學有足取者獨此事不可爲後儒法以其身敎不端也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朱晦菴云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仲舒雖見道不明但不能精析義理與孔孟合符耳非盡鶻突也正須分別觀之如仲舒所云命者天之令是不知命也性者生之質是不知性也此自仲舒誤處至云性非教化不成卽子思脩道謂教之意語云子以四教孟軻云教亦多術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孟皆不廢教仲舒之說未可盡非朱子不爲分別而槩以鶻突譏之非也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昏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昏昧向前不露

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甯武愚處却甯知無一毫昏昧若昏昧向前只猝猝做將去與做壞了事的愚何別何以謂之愚不可及昏昧二字誤

問呂希哲云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富貴壽夭之所由定也呂氏說何如

先生曰學先立志須從事學問變化氣質使本體無累氣象自是和平所謂裏正則表正也如何說且須理會氣象如何說氣象好百事自當況百事自當非

有學問者不能豈可謂氣象好將百事自當乎天下焉有本實撥而枝葉茂者乎信如呂氏之說初學不察先後本末之序其獘不驚華絕根遺内飾外不止至于貴賤壽夭有莫之爲而爲者非氣象所能定即如曾閔在聖門學有源流氣象甚好何以終身不仕伯牛以疾亡顔回以夭喪皆命也安在氣象可定壽夭貴賤哉此又流俗姑布之見與荀子非相篇相悖不待深辯而知其非者也

問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

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陸氏此言何如

先生曰陸氏撰王安石祠記其中亦有一二曲護處獨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要之陸氏自信雖堅萬世公是公非有必不可掩者取象山原記細觀之乃信某論非誣耳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所習者何事又象山幼讀論語至有子孝弟章便疑有子此言支離犯上作亂是極歹事一等常人不爲何可以之論孝弟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有子孝弟章議論與聖人合非支離也畢竟是象山少年見不到處至如學而時習之一章皆孔門教天下萬世之要知所學何事便知所習何事象山離了學別覓習的工夫如何識得聖人語義且論語中並無無頭柄說話恨象山未之深思耳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陸象山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遺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陸氏謂智不是術其論自正但象山嘗言後世謂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四筮龜協從亦見于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耳據此說則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明矣而陸氏復言文王重之何也其說之後先不可知要之一人之說自相矛盾學者安所折中以歸于是哉某謂陸氏言伏羲畫八卦即從而重之此言尤近理雖然即謂文王重之亦無不可後學但精求易理使有益于身心國家天下可也

問陸象山與傳聖謨書其略云謂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〇與包詳道書云家間聚指之衆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貧窶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象山謂士爲貧累不謂之聞道其教傳聖謨是也然觀其與包生書又自言貧窶益甚則是象山不能不動念于貧謂象山不爲貧累而能聞道某不

敢信也子路結纓與曾子易簀不同須看他學問精粗蹤跡處曾子平日三省卒聞一貫其易簀善終寓體受歸全學問在內子路死孔悝之難失身非義來蹤已差雖垂死結纓與從容就義者相去遠甚未可與易簀同日語象山同類而並稱之其析理未精可見矣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是爲善所害據象山此言善果害心否

先生曰易曰繼之者善孟軻云人性皆善其稱大舜曰善與人同又云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善豈害心者哉象山云惡能害心正論也與仲尼攻惡脩慝之說相符至云善亦能害心則未免流于邪說矣此說一倡非獨誣善且誣心誤後學實甚學者苟惑于象山之言將胥天下皆棄其善皆以爲善能害心而其究必同趨于惡將謂聖賢立言著書惓惓勉人爲善皆成誕妄如所謂人性皆善是以性害心也善與人同是與人同害也豈可訓哉

問陳止齋云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違于是非也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辯許之以軻則不足稱之以雄則不敢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不能斷然爲之去取此軻雄之閒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

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繫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讜論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得軻也無愧于雄雄也無愧于軻誠以其源流所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爲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爲主盟邪然其非一二子而子思孟軻之徒略不服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器者以荀氏爲知性命邪然其論人性則以爲惡是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以荀氏能通于禮邪然其論禮則以爲僞是不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遊讒于楚[illegible]死蘭陵其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閒抑何議論之不決也陳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韓愈讀荀子謂荀氏在軻雄之閒者竊嘗怪

愈儕荀于軻擬非其倫陳氏駁荀宜也雖謂愈議論
猶豫可也然軻之視雄猶蜣丸之于蘇合美玉之于
碔砆天下後世所共見而陳氏視雄軻若伯仲然至
云大道不泯雄亦與有功焉又云雄也無愧于軻則
是孔子之後惟雄軻獨得其正嗟乎雄何人斯敢與
軻頡頏哉法言雖有足觀未可與七篇同日語雄嘗
自比孟軻識者往往非之陳氏謂其有論語風又非
也夫雄空言欺世襲取聖人之糟粕已耳究其所得
去軻不啻天淵陳氏絀荀阿雄直舉雄繼孔孟之從

以爲有功于大道其說視愈之儕雄于軻尤謬戾不
可訓然則陳氏但知愈說之猶豫而不自知其非也
立言之難類如此

問陳止齋云楊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喜
之諸葛亮之自比管樂也人皆與之吾傷之雄蓋
自知其質之足以遠到亮則不自知其質之足以
大有爲也傷哉亮之不聞施舍之可以爲曾子而
止于亮也陳氏論楊雄諸葛亮果定論否

先生曰雄不自量妄比孟軻後世皆知其非而陳氏
獨喜雄自知其足以遠到非徒不知軻抑亦不知雄
雄豈可與軻竝哉若夫孔明之于漢功雖不竟其才
德忠藎可以大有爲者至今稱之陳氏獨惜其止于
亮蓋徒以成敗論人而不知後主之不能統一者皆
天命時勢使然非孔明之過也

問陳止齋云莊子云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
君子之學由乎多能之塗以期造乎無能之地真
吾力于未有得之時而化其所得于無所致吾力
之後施吾智于未有知之初而忘其所知于無所
施吾智之日微聞見不足以致道必將屏聞見而
後已微思慮不足以致道必將冥思慮而後已微
仁義禮智不足以盡道亦必將絶仁義禮智而
後已所以累道者日盡而吾之于道皆性之安皆
天之固爾而無有勉强決擇之僞介乎其間此邃
此心兩忘俱化智識不用歸乎其天嗚呼其至矣
此夫子從心之地顔子坐忘而未達一間之境也
吾是以有味于莊生之言也陳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累道者人欲技能而已非併聞見思慮仁義
禮智而屏絶之也學者由勉以至于安固不可躐等
無序然其間勉强決擇雖道與心未必兩忘俱化亦
用工置力必不可少者奈何槩指其爲僞而謂求道
之至者必盡去之哉且顔子坐忘視孔子從心者有
間陳氏竝舉而言以爲智識不用歸乎其天者之證
尤失衡量蓋孔子可以謂之至顔子不可遽謂之至
也莊生學所不能學一句亦有病

問或言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
魯時孔子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故其

著述可爲後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說然否

先生曰後人不親見孔子刪述豈可臆度其必在六十二歲後乎安知孔子刪詩定書方其歷聘諸國不隨事參稽先有藁本至歸魯始編次成書乎則是孔子自四十至五十未嘗無著述未嘗不可爲後世法必云六十二歲以後方著書無年月日可考皆俗儒迂論耳況古人著書不似今人撰造詞賦積累成帙苟能聞道雖觸物吐辭因事立言皆足傳世著書亦何必專在暮年也

問 本朝馮氏熲曰漢高大牢一祠尹把莘罔四百年命脈所基孰知秦始皇初并天下即召孔鮒爲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過之十二年即孔騰奉嗣之封實啓于孔鮒之文通則孔子殁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若焚書坑儒暮年李斯輩成之而所坑本方士言神僊扶蘇特借誦法孔子以感動之耳且始皇豈不知鮒爲書藉主卒未嘗窮治而必出之則焚經而經固存也此說何如

先生曰馮說悖理馮熲浙江慈谿人輯刊定孔子世家按始皇三十四年議燔書又發孔子冢始皇蓋孔子之所疾也焚元王書籍雖李斯輩成之始皇實先倡之豈可專歸獄斯輩而謂始皇無罪乎況始皇發孔子冢事至酷鮒孔子九世孫始皇雖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之加德于鮒者小而獲罪于孔子者甚大鮒無人之心則已苟有人心天下豈有安受發吾先冢之人之爵而不隱身變姓以避之者哉然則始皇發孔鮒先世之冢而封鮒以爵其不足爲鮒榮而爲孔子辱也明甚熲獨取始皇之封鮒以爲孔子没而能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舍其大罪而著其小德則是孔子之所惡而熲之所好也豈不亦拂人之性者哉

芑山文集詩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貴池 吳應箕

劉城 評

旅詩

夢謁東坡居士

平居寡朋儔東坡非我友夢中往見之出堂攜我手攜手何所云什者遺八九方我別東坡卻步瞻門右學士蘇爲誰到今滿人口夢中見東坡草堂門右懸蘇學士額傳說東坡狂儀屋亦無有不知此樓遲果是故居否縱令非

故居我亦欣聚首但恨東坡慳相逢惜尊酒

吳次尾曰古樸似漢人

劉伯宗曰卽芑山與古人書之意不是囈語

懷夏彝仲

今夕何所思思君君已去不恨道路長恨君別我遽假寐忽逢君蒼茫與君語未知君夢中相逢竟何如

方旻公曰寓交道不古之感辭旨隱然

吳次尾曰古詩遺音非唐以後語

秋浦舟中

江頭誰家翁揖我問寒暄我言遠遊子束裝歸故園故園不可見忽見異鄉人各自叙疇昔鄉語嬰瀾翻嬰呼形切音興聲也相逢裁識面謹呼弟與昆人生感秋蓬卽此諳滄垻明朝解纜去流水空潺湲

錢吉士曰異鄉情事如此妙在無一語悲憤

入山

何哉此樓遲所向由來各憐欲出山遊夢魂勸予莫書卷聊自娛濁醪時自酌人生歎白頭且極山中樂

吳次尾曰抱膝隆中閒吟梁父非諸葛本意芑山

豈長往不返者哉人但知芑山樂不知芑山憂如此○夢魂勸莫唐人未有奇甚

黃鵠

幽棲託枌榆子母長相暱一朝獨雲端四顧情淒惻道逢鷙鳥群笑我孤飛翼我翼無退征可以逃矰弋

袁臨侯曰芑山累徵不赴頗具遠識因借黃鵠自況豈待色舉而後翔集哉

賦得獨鶴凌雲去

我愛孤棲鶴望之玉光璀長夜戛然鳴所傷非寒餒

晨與翺會雲聊以舒心痗神龍登天騎無欲乃不飄
去去安所之弋者空竚待
吳次尾曰芑山特借題見志氣格蕭然纖塵不染
無一字蹈襲前人尤難

夢與鬼語自誓

何物掏我閭髟鬖作人語曰予都幽陰罰惡惟刀鋸
我云天道昭鬼魊空詗覷君子懼人非評不乞鬼恕
鬼嘲無復言令我中懷慷男兒鑒伯高慎勿盜虛譽
劉伯宗曰徒避鬼責畢竟是畏禍學問到底無纍

地讀君子懼人二語如聞晨鐘

感事

欃槍巘天天氛鰈電狠雨笴崩屶崩我佩含光光陸
離（含光古劍名）神鷹鬼趭鮫龍巇飢時大嚼佞臣頭渴時
橫吞匈奴血排闢裂背斷妖星妖星墮地天盼皙
吳次尾曰雄憤悲壯昔人所謂驚風雨泣鬼神此
足以當之

蕩子婦

昔楚今吳些復歛妾來嫁于空踋斷終年鎖羅門無
樞終朗碎纑身無襦半床欹桃餘瘦軀石婦不見聲
誰呱一朝相見驚相呼容光黯淡魂欠且膽前春色
昵清盧今日心情似昔無
吳次尾曰臣子背國之恨友朋棄予之感皆寓於
此三百篇中隱比體

聞劉士雲惡託

石城沽酒醉江東相看白眼氣長虹狂歌數疊聲摩
穹千金砠跣梟盧中客遊四海隨飄蓬何年重謁杜
司空（士雲先是客遊會謁其尊公同籍某司空司空不為禮困而歸）丈夫少壯不立

功白骨山高與君同嗟君譔名輕甦甦蕭蕭畫慨來
悲風
劉伯宗曰末數語悲憤甚雖為士雲惜亦見浮沉
不足恃與卧龍躍馬終黃土之句自別

酬嚴于岸

我從山陰來不見幽人廬與子長相思道我夢中書
昔辭四五行情好與之俱為歎白頭人古道何榛蕪
萬茂先曰從酬答中發出感慨何必著絕交論

趙無聲集雞鳴山待月東同學諸子

山中一尊酒慰此風塵色晴月眠我懷（晴倚作）清光
錄如拭今夜不盡歡明朝分南北舉杯呼月來凌空
生羽翼長歌亦已狂此意誰能測
侯廣成曰別有託寄旁無人若下士大笑如蒼蠅
聲芑山弗顧也

南村園居成志賦

天地何處廬茆椽我暫假時春屋滿花時秋葉盡藉
婦子聚歡娛何必營廣廈但願無追呼終年得聊且
揭潛銘曰大指與石壕吏舂陵行同子美次山一
口說盡芑山含蓄不說盡惟不說盡想見古三百
篇遺意

蘇生貽慳菴詩酬寄

我憐蘇生桓（字武子新建人）三年客長干貽我以一曲上騷
龍與鸞發而騣視之把翫生餘歎稅偕荷無壽焉得
被綺紈（武子僑居金陵每向人言貧然鮮衣美饌與貴介同）惟慳能固窮何爲
空長歎
萬茂先曰規諷中寓忠告慳能固窮見芑山儉靜
得力處非獨砭武子而已○慳字本蘇子瞻因武
子自題慳菴故如此拈出并同杜撰

客舍草鳴似蚕語唁之

問子來依我長夜何淒鳴不愛南山齊不驚塞上塵
雍氏宿炎火遊人斷飛輪何如不平者寂寞春江濱
王季重曰唁草即自唁許多憂時苦心却不說出
當於古詩十九首求之恨知希耳

在昔篇哭楊汝開

在昔范陽道與君裁片言不謂素心人古道[illegible]與敦
同巢豈無侶比翼惟鵰鶚燕臺沸笑語夜誦弄非[illegible]
汝開即維節從子辛未春坐中目餘子平衡璧與琨
（維節成進士林非非室苑同章天力世號李仲章光偉劉師貞提揭萬年重熙集維節邸舍汝開論諸子生平甚詳）揭來上
南雍駁譽日騰譁有友覆君牘俾我射後先覽至六
七行疑君在我前操觚與君戰方期叶篪塤君獨死
陵謚文成鞭昆崙短刺投星署朓粟進一飧（汝開歷事行人）
司同子集袁臨侯思補署一餐三樹髀愴歎盈百千君奇辭我去
我思纏煩寃云胡倏乖離款款訊重泉遊文苟不傳
孰比金石堅距壽顏早夭所賦艮奇偏悠悠邈難
何以慰君魂

劉伯宗曰汝開賴此以傳芑山有哭袁臨侯楊攙部詩讀者皆泣下惜逸不載

喜兒就塾

堉兒角丱年出侍先王側執卷自伊吾端居忘日昃（揷入兒問汝爛老成）我往撫其頂勸兒須努力兒起問阿父牀頭書幾則答云書汗牛不讀蠹魚蝕讀書不適用空言襲蟫蛸（有關繫）書能療瘠痍涉淵戒胥溺兒曰父命之庶幾古是式（又揷入兒答奇變）拳拳以書紳寸陰良可惜

吳次尾曰覩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更淵永蘊藉非獨訓兒凡讀書者宜識此意

無題

南山有孤鴻攜雛誓以眺故巢昔已隤毀能一何篤不忍戀枋榆詎敢凌松喬中雛奄離羣少雛匿藜藿長雛恣遐遊驚翮避巔顛惡木豈無陰終當依鶉究（不忍依仍存我惟芑山能之）孤鴻去不歸雙雛夜啁噍緬思豖菴情遥遥溯盈淵（當爲芑山發我矣可歎）

陳則梁曰不堪多讀彼人而射者惡知是詩之惻愴至此

賣鬼行

黎丘神姦今昔聞矜凶挾狡訇砏礉汝擬跉𨈆學人（鬼噪 一袁二字秀木二句妙）語道逢宗生謹摇脣（鬼殺）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爲羊定伯賣之生給汝嬉相顧彳亍交擔向宛路𣵀荼不畏畏唾餘（世間有此愚鬼可笑）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簡閱百鬼之無道者執以飼虎帝乃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見風俗通○定伯問鬼何畏答云畏唾中衢睨瞰日奄暮隱飛飛光猇人鬼隱飛一名鬼車一身九尾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室收人魂氣詳見本草及韓詩外傳汝化𩦺邸趍踖踖韉蹄紲項到市門估取青趺千五百時人語曰（此亦鬼雄）南陽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鬬鬼走瞰之禍云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尋卒見太平廣記事與晉阮瞻同定伯跳身晝言歸夜

汝潛蹤儵騰驟（鬼不得）買羊者得羊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咄嗟定伯何矯虔主人亡羊空棄錢饕兒道傍拍掌笑攫錢買鬼爭垂（出盡市態）涎我聞鬼姑生鬼子朝生暮吞鬼半死（生復吞何如不生）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十鬼朝生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見述異記安得赤郭盡吞汝曹癡（悲憤不是滅）與姦南有人長七尺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統頸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曰赤郭一名黃父見神異經世間人鬼無復紛爾汝

吳次尾曰古賣國賣友者多矣未聞有賣鬼者人能賣鬼姦倍於鬼鬼爲人賣癡甚於人此皆事理所無雖見搜神記特借此形容後人歎鬼貪錢覔

非實事也芑山背鬼族癡姦而併戮之天道孔昭百怪自滅語語干城名教豈齊諧同日語哉

楊機部曰非徒斥鬼郤諷刺後世人而魅者雖竭盡機械卒爲姦宄所賣此芑山寓言也語云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聞不見無窮由此推之巧詐不如拙誠一切角智鬭力與癡鬼同何益哉

馴犬詩 并序

世傳宋太宗愛馴犬犬常在側帝崩犬哀嗥不食死侍臣李至作歌紀事予謂貗族頗蕃高辛時槃弧以討犬戎特著秦襄公畤天狗下鹿堡賊至則吠而護之事誕不足信它烏龍逆料奴叛智韓盧善逐東郭㕙勇黃耳繫書抵吳既得答仍馳還洛信自餘錄錄而已未有感恩殉節如馴犬者惜事瑣史軼不載然戀主之誠不可令湮没失傳也予忝史官職在闡幽故重作馴犬詩

斗精族姓何遒犴走趍被庭翚踆踆奘狀猰齘競相逐恣娛肆姐誰能馴 姐嗟 上擧君侍罘罳謹惟極恩微感迺盡心臆攀髯嗥嘷豈市名之死靡他熙陵側 太宗葬永熙陵 君家自昔封槃弧 世稱狗封氏 烏龍咋奴奴莫逋滅[illegible]誅亂俠且怪不聞報主曾捐軀阿紫歸終仍憑魃狐 自稱阿紫 歸終神獸能知來 白麟赤鳳未爲瑞 李至歌有赤鳳白麟浮侈之句 君莫書勸君書此懲 維君殉節史宜書詩代董狐崇君謚

揭滑銘曰一馴犬耳芑山獨倎然君之者尊之之辭也犬不幸不齒卿大夫之列雖忠主殉節史不得書賴芑山是詩存馴犬庶幾不朽哉

金陵得家信

前路未可極悠悠春樹斜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

揭滑銘曰合旅記讀之乃知芑山出入銜恤未易與隱痛者語○聞袁臨侯先生繇侍御左官南大行偶讀此詩流涕竟日雖詩能感人亦見臨侯交情深切休戚一體視古羊左何如哉

自遣

大音久陸沉小技矜渥赭見遇何聊懵年來學瘠臤

吳交尾曰兒視一世末句深自創艾斂華就實與忘情學草木者迥別

南庄即事

我家南山南扶杖學粗野日日山中行相逢誰知者
劉伯宗曰天然去雕飾寫出寡和情態又不涉怨
尤此等詩必傳無疑世謂今人不及唐人非也

旅宿聞蟈

醉宿鷲湖畔蛙更都近牀不知家路遠疑是舊池塘
萬茂先曰唐絕中之最深者首用醉宿二字起下
四句語意相生尤渾無痕迹

書長安壁

何年不騎驢何地無車輪逢人皆白眼回首各青雲

楊機部曰長安升沉盡此過王右丞酌酒與裴迪
遠甚○芑山改張謂題長安主人壁詩云世人結
交須黃金黃金雖多交不深誰能然諾暫相許終
是悠悠行路心只換數字而交情險薄益見說到
黃金雖多交不深感憤倍甚廣絕交論一篇僅可
作此詩注疏芑山有改唐人詩一卷凡三十餘首
此特其一也

宿牛首

一路車塵赤千峰草色青羈魂今夜穩相倚到深林

袁臨侯曰幽適處惟身歷者自知芑山辛未入都
門過滁陽道中有出門數步欲迴車之句感時憤
俗意在言外入林不厭深豈自今日始哉

雪夜寓姑蘇顧園

江亭暗淡客心寒隱几沈思坐欲闌剩有殘書三四
卷夜深移向雪中看
劉伯宗曰寂寥難言笑說到移書向雪忘却黯然
情况窮愁患難不可斯須去書如此

山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頑仙小隱在雲間眉公名繼儒華亭人自號頑仙攜錫相從去不還
聞道山中多貴客禪心定處好偷閒
萬茂先曰寄山木却諷眉公使人不測

金陵東城同志

淮水潺潺沸管謳[illegible]萬戶封侯聖朝若問金陵
事遊宦題詩在壁頭
抑潛銘曰士大夫謂金陵官隱地遊飲唱酬漫不
事事故芑山詩以寓規然始終弗悟狃處堂之樂
而忘曲突之慮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

壬申歸自燕獨坐子舍有作

年少踈狂唱鷓鴣唐宜春鄭都官谷以鷓鴣詩著稱時傳鄭鷓鴣云見郡志長安踏遍老菰蘆交情亦有千金贈衣袖蕭然是故吾

巽次尾曰芭山生平恥受人一錢惠即受亦隨手散盡家無長物篋滿圖書宜其言之慨以慷也

憶詩

斜倚征軺靜欲禪登臨題句立悄悄夜來對酒間弄覓記得中聯失後聯芭山自焚其詩以此

陳則梁曰世鮮知芭山生詩予見其後先詩盈囊首尾散逸往往自焚去巽次尾劉伯宗錢吉士諸人聞而惜之後世讀芭山旅詩若干首當益恨不見逸詩耳

護竹 并序

甲中卜居葛川陵谷代遷烽煌四塞獨掩關著書當戶竹竿數十箇少暇引觴竹下與竹笑語植援紫護感而有詩

三年閉戶絕埃塵種竹皆前伴此身乙酉至丁亥寓信州葛川杜門不出者凡三年戊子將母還袁州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春

有寨和之態

取紋桑愉心賜如見

陳則梁曰從一之義寓此示矢弗告其誰知之

次耳聾詩 并序

讀杜工部耳聾詩竊怪似初學語即事次韻恨不質工部

起勢激壯前作所難

今年裁四裘昨歲成一翁不恨髭將白誰知耳自聾孤吟羣籟寂多笑萬情空搖落隨時序秋聲何處風

二句勝杜　反狀　仍道他聲態　寫感慨

楊機部曰子美耳聾詩自鍾譚選入詩歸同聲附和輒云後無嗣響此皆耳食之見賴芭山是詩雅之○末二句淹遠蘊藉兼說出坐忘意不暇問聲在樹間工部呼兒問朔風駮甚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我有摶浪椎不能中頭顱予無齊門竿何以貢娛悅

妙在即用子房事

予嘗書前人句於六柳堂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難侍御直亦見舉朝盡寒蟬也

去去各徘徊行行兩愁絕傷心未可言夜聽江流咽

剃有感憤非悲方恨也

趙無聲曰哀以傷矣然胷中許多孤憤海飛山立鬼哭神號芭山尚有說不盡處

憩芮園草亭

山亭曠且奥橋流東復西風斜花骨媚篁亂鳥聲低
不酒人偏醉非煙意欲迷只憐歌舞後草色自萋萋
楊機部曰就芮園諷刺主人語語愴惻不知者以
爲卽目咏景耳園主貴陽孝廉 也亦
遊半天下廣聲妓侈遊宴流連往來如織芭山獨
恥之丙戌 父子竝蹶膴仕爲亂兵 市芮
園鞠爲茂草矣傳云象以齒焚身信然結二句竟
成詩讖

山居

遯跡在誰廬摧隤意自如呼童頻種草卻客緩攤書
山送晴嵐靜泉咽梵語徐終朝幽曠足竹色滿庭虛
趙退之曰讀之使人靜非芭山當日親歷不能爲
此語

南譙暮春卽事

數年襆被客他鄉又見流光過短牆草匝不思春老
大（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見遠異志）花酣應憶日初長白雲到眼
魂千里青史隨身影半牀人事淒涼腸欲斷狂歌何
處濯滄浪

吳次尾曰草睡以靜花酣以動動靜以時皆悟後
語如偷閒學少佳興與同便墮學究蹊逕不問而
知爲宋人詩也

始至葛川

京華劍佩遍塵封躑躅山村傍晚松社會千人徒擊
鼓祠虛數載不聞鐘廚邊汲井炊煙早（葛川多井廚邊有井可汲）
座上飛觥醉纈紅（庾信集云醉眼日纈紅）丹竈舊傳忘姓字（葛仙煉丹於此因名葛川姓氏不可考）
桃花深處暫相從（謝文節枋得避亂桃花塢）
岳遺生曰葛川風物只數語寫盡感慨在言外[illegible]

一暫字有歸與之意芭山甲申入葛川戊子將毋
還里此詩卽其讖也

已丑春日書懷

天高野靜草平鋪茅屋三間氣象殊樹影參差疑[illegible]
脉溪聲斷續送伊吾甑塵吹火勤燒筍雨過攜鋤學
種蔬桑梓依然風物異春光還到故園無
岳在三曰有窮愁無聊之況末句見芭山心期天
不我將相視長涕而已

讀宋史有感

長溪寒色夜蒼蒼少帝蒙塵駕海航百粹巖邊營壘
在不知何策共勤王
陸筠川曰黍離之感凄然欲涕末二句歸咎諸臣
失策處具見史氏筆法

避亂大岡偶成

昔年萬里覲天顏此日孤臣只閉關自歎長沙空痛
哭大岡深處即西山
呂樸生曰此芭山先生　丑寓懷作也先生後是
遂不復爲詩讀先生與兒生訣書及祈死文可以
知其志矣悲夫

結遼畢命歌　并序

林邑國有結遼鳥俗稱秦吉了能人語瀘南人嘗
畜之一日夷酋購以錢三十萬主人告以貧將粥
汝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中遂不食死予悲
其得死所代作畢命歌以著之
翩彼鵝鸚産厥東夷亦有寇雉沙漠是隨我匪伊[illegible]
舍漢焉之女牀丹穴差池與期命之不造逢茲百罹
義命自安何悲之有
貧豈汝鴆死我斯飴不能奮飛已矣安悲齋志長逝

知者其誰
陸汝範曰鳥亦有畢命歌奇絕同一死耳李陵蘇
嫱蔡琰無足齒數即荆軻聶政之死於俠紫玉緑
珠之死於私皆非死所後世嗤之結遼之不失身
與集鶯之蹈節略同芭山代歌情見乎辭豈與專
人詠物競雕繪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illegible]敦淳　朱茂升　編

制義

道之以德　二句

（見德禮原本）

進求乎德禮先自治而治人者也蓋不自治則道之齊之文至而實不至此德禮所以不容已與三代往矣其風俗人心至今猶令人想見者推所繇來蓋自省躬始（合今治理蓋此）雖其間治具明備一皆以誠然者寻之盡儒者學問之事而行聖王敎化之法非可誣也（治敎必推本學問才不流入雜霸）後世競為政刑治效止如是而且移咎于下以為必易民而治（一句括上節）（言法鑿然）嗟乎其亦思所以變計乎班一代之典章不謂象魏皆迹也然而綜覈者難為理故古者立政重民誦而必本之皇極謂夫德不備不足以起化而政特繇此以壹其聽睹者也（有據之言）凜一王之法守不謂寬恩足尚也然而禁多者易為非故古者折刑言明允而必隆之敷敎謂夫禮不飭不可以作則而刑僅弼此而弘其化誨者也審乎此而知道與齊之不專任政刑也

不得不進而求之德禮夙夜之祗勤不獨在萬幾而寡昔欲別邪正求仰答天降作君之意者非盡冀民之象指也蓋繇微至著而一無庸忽則雖彝藻服象皆可通人主在躬之清明當是時宗伯司徒未嘗廢（不抹倒政刑極是）弛戒而懋昭明德率以尊親要不敢僅曰此政也云爾王制之修明初不止數端而辨上下察諸俗欲其術人道經曲之宜者非繫繩民之越踰也蓋自內達外而無之弗謹則凡幽雅蜡索莫不寓朝廷制作之精微當是時撻記郊遂亦自有條升而禮敎式昭寘言流極要不敢僅曰此刑也云爾無矯衆拂俗之行而第還其各正則見夫話言獄訟當季世而多紛更者在盛朝則暇甚也道與齊略之而反以詳不煩設師長讀法之文而已足得祖宗惇大之遺而深戒其苟且則見夫張弛寬猛勤修事而不勝繁促者至脩意則裕如也德與禮本得而末自舉雖盡棄刑名法術之學而有餘審如是人情生于從容而風俗成于漸漬雖三代可復民豈有不嚮化者哉（民免無恥受病在此）而不然者上不自治而治民不能使民自為治之心迫于我治民

之心日敝敝焉勝之以政刑此亂之所繇生也抑民眶無良古風慾之后立于上棄典蔑性王道寢微而其下猶有懷文剌譏思有以大創之者以是知人性不可泯也上愼其感而下不丕應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孟氏性善二字從此看出）（精法老）

醞釀史事皆有體據不作德禮膚語　自評

吳次尾曰深于經術無一字墮蹊徑逐段游泳古法出入謨誥括帖中何以得此

子貢問君子　一節

學君子而獲其心雖合行于言可也夫謂行宜詳而言宜略未能合行于其言耳君子明乎先後之閒豈庸有詳略乎學者不思所以置身則已苟思所以置其身未有中處于醇疵言與行兩無據自以爲進不得爲修士退亦不流于浮夸如是而可以遂止者也夫如是而不可以止則淑身明道之事其不宜貿然而迷所嚮可知已子貢以言語著至是而問君子著惴惴恐其不合道而愼從事焉者此其立志甚正而其爲功有待也子告之曰君子者人之克盡而非僅得全于天天嘗與人以君子之實聖德王功不難循漸而至而人無以副乎天或棄實取華𥨸有求爲君子而不盡者君子之所甚懼也君子者性之風裕而尤必驟進于學學能益人以君子之文禮樂文章皆繇翁厚而發而性無以輔乎學或因文滴質又有學爲君子而日非者君子之所深惆也然則言行之際不可不致謹也有士于此飾其行而巽言有足聽其言合其行離也有假竊之勞而無懋勤之樂其獘爲

（句法脩而自進）（不略也句）（發揮問者子三字先聲未及）（古法又呼者子二字）

契承略其言而謂行不容忽其行似其言非也失脩辭之指而亦非居業之正其流爲曲學若是者皆無

（承○上○又○起○下）

與于君子之道也君子審乎此而知言可畧也行其言而言不可畧也行不可忽也行其言而行愈不可

（題○義○并○然）

忽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古人亦既往矣其行事可見者往往詳于紀載之間後人得以深思而

（不○抹○倒○字）

求其至夫言豈盡浮說哉行與言合而精微在其中君子惟行其言之爲無斁也所以出而有爲則底定繫其一言而嘉謨以顯退而稽古則論述俟之百世

而絶學以明蓋動靜不失其踐履之素求之行而行固在即求之言而行亦無不在也其晰于後先者確

（此○義○深○微○時○儒○不○解　只一句見題意）

也爵勢難逆睹矣其籌畫先定者居恒創爲不易之論異日皆可次第而見諸行夫言豈與行不相及哉

（更○深）

言求可行而事功出其中君子惟行其言之爲不苟

（融液經史○而出之使人○不能測其所自）

也所以事任方膺而立談數語已洞悉朝野之機宜成功既告而勒在典章尤足賚臣民之炯戒蓋語默不忘其立誠之志不獨行有補于天下後世即言亦

（六○經○是○也○即○諸○子○百○家　亦有之在讀者發○其意耳）

非無補于天下後世也其登于先後者豫也故夫有得于君子者不專就行問準式可也靜思君子心術

（補題○立論何句是訪樊子貢○意）

之所存舉要可以該博即生平覃精立言而其閒得失自致因寡尤而可以得寡悔之理昔之人幽居默處無所舉事而行己大閑質之君子而可無愧而非然者學無原本終日衡量言行而孰重之孰輕之亦

（神○明○在○人○悟○者○自○悟○此○論○前○人○未○發）

何益哉抑有得于言行者即不就君子問程度可也推求日用應感之微反躬可以自悟雖一室勤脩厲

（深○心○讀○書○方○見○及○此）

行而其中從改不誤有時見小人而儼然君子之師

（用○于○語○使○人○不○覺○此○變○化○之○法）

昔之人讀書懷古期于至善而不襲其事至與君子

異世而同符而非然者中無所得終日奉君子而或步之或趨之豈有合哉國家崇考言詢事之法欲執行以券言而君子畏其卒必愼厥初先之而惟恐或後者知靜言庸違不可以適用也儒者服多識蓄德之訓恒假言以策行而君子見其合不見其分行之而不遺乎言者明議論躬行初非有二致也知此則

（緊○繳○問○君○子○一○句）

賜欲從事君子之道不必畧言而詳行矣噫此即顧行顧言之學也

不貪發君子力行語語望子貢刊去浮華向君子

實地做工夫。如此才與敏事、慎言、訥言、敏行、恥
過行等題有別。自評

劉伯宗曰。如此講行其言三字。先後二字。語意自
出。看後從二字。尤見特解。方合聖門誘教諸子宗
指。從來浮膚騈麗之習。芟除殆盡。此題惟芑山此
文必傳。它家所未及。

、冉子與之粟　繼富

私所與于友聖人若防其微焉夫與一私則凡與皆（似題外立論卻合聖人部意）
私繼富之失可不取衷君子哉且吾儒日用之行往（自是大儒之言）
往通于出處之大非獨取不可苟與亦不可輕蓋自
其居恆已辨未有矜小德而傷大義者如冉子之以
五秉私赤失豈獨五秉哉處而執是心贍友亟欲明（翻進一步生下段）
先王任卹之意雖膚髮可捐出而移是心厲世苟利
遂人主貧寡之私即聚斂勿惜夫子曰求好施若是（借辭自注）
必將有不宜與而與者必將有急所緩緩所急者懼（擊動周急一句）

然舉君子之周急不繼富示之豈僅謂赤不可繼哉（全不泥題直行己意）
豈僅謂求不可私赤哉從來冉子以利不若冉子以（逐段與古法合）
義之為大則不潔雖人所遞受而在已亦微分心術
清濁之端吾輕與而市之人輕取而攘之為尤甚則（從外見內理學精言）
一與即不至傷廉而後此必釀成世道淫奢之漸亡（時文罕推究至此）
日求為季氏宰置公家之急而繼私門之富耳為附（抱題有法）
益而不知止者覩五秉何以異哉蓋入不聳夫子之
權衡妄以其粟與友博里閈行德之譽故出不稟君（二比似一比大字）
子之教令更倍其粟與主長盜臣竊國之風凡皆不

知與之權耳說者謂求也推是心以足民不亦可乎
君子曰與傷惠非王道也況瘠小民而肥强臣哉
陳雲怡曰昵友阿世從井求一人驗之遂爲確證
然就世情物理推之亦無不然者因取與明出處
此爾公自道其所學也學問從自身體認惟予爾
公而已視世之講學人何如哉
何玄子曰觀人于其所忽爾公居金陵十餘年其
于交遊取與之際兢兢無絲髮差誤者蓋亦素所
挾持然耳讀此文益信其立身不苟與立言不苟

一也
沈耕巖曰堅勁深峻皆用史法懸諸國門不能增
減一字此等文必傳無疑

回也其心　一節

聖人欲還仁于心而各爲之窺其候焉夫心一仁耳
回何以獨不違也餘可日月至已乎且學問深淺之
介往往懸絕而不相及者此皆後天事也必先從心
求之夫心不失其初然後貞于一而不淪第各以心
相證合與離有毫不容眛者如及門之從事于仁也
豈一日也哉正慮其不能自見其心耳仁于心爲往
復之區惟其心一無所有而仁樂與之居至日相棲
息見以爲吾心也而仁已在是然心與仁有乘除之

隙或其心別有所之而仁卒與之睽即頃焉來復見
以爲吾仁也而心又不在是若回也吾嘗微窺其心
似乎境處其澹而勿之攖也所不自厭者仁而已任
得失悲愉之相禪回心何涉焉非回也而孰能恬然
于仁也似乎時願其窮而莫爲累也所常相生者仁
而已即進退存亡之殊局回心奚撼焉非回也而孰
能悠然于仁也意回殆三月不違仁者邪自回而外
夫誰謂其有異仁夫誰謂其有異心然而其心與仁
之相遇仁與心之不能不違一何其朴有可守而滋

且挐也智慮雜而心不能恒靜則求其與仁相涵泳也幾幾乎未可測也又何其天無可加而益以人也事類繁而心不能善動則求其與仁相推盪也恍惚乎若有失也吾竟謂其不違不得也吾竟謂其違亦不得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仁之至于其心也居萬象剥落之候而心躍然其自返生而不滅者仁體也心之至于其仁也在馳鶩極倦之時而仁忽逢其固然出而旋入者心境也通乎晝夜之道則仁終[illegible]由之而並盡復見天地之心則仁一日用力而亦足其不遽然求歸宿于仁者吾不知其何心夫其餘者亦安能自已乎

姜燕及曰澹永幽恬清淳淹遠非厚養不辦○未路竟不著相高識

此辛未南雍講院內課作也燕及先生獨拔冠六館諸生諸生耳食皆曰姜大司成所賞鑒文必佳然卒不知此文之佳卒不知姜先生何以稱此文之佳此題坊刻艾千子亦有作篇中雙砌回生平事行極贊回不違仁而于其餘則一筆抹殺卑議上句略去下句便似聖人借及門專形容顔子亟愬棄諸子不屑誘教之意誣聖人實甚千子文[illegible][illegible]刻入今文辯特刪評加乙注天下乃始知千子此文之非而千子亦錄此自知其非也文以切理合經爲至予文得力處全在重看其心二字不牽纏仁字又不略去其餘一句聖門講學設教之旨備見其中若徒以時文聲欬求之則此文誠無取存以俟知者而已 自評

知者不惑 一節

德成者無物累遇其人可以觀治焉甚矣惑憂懼之（是聖人期屬本意）
亂天下獨不得知仁勇者治之耳此所以深思其人
而願見之與天所無而欲有之人所難而欲易之聖（王荊公陳止齋作法手筆）
賢不槪以責天下若夫我所受于天以之應物御變
皆能見其有餘而學者終其身退居于不足至與人
之所難天之所無者同病如是而妄以知仁勇爲絶
德也君子謂之誣今夫物與事之雜陳于前也無以（界提一句）
制之則不見理而止見事物明者可使幽安者可使（宋人名理須此健刻之筆行之）

危伸者可使詘雖名爲儒者之學術實則託于空虛（小儒類如此）
而不適用有以制之則見物與事而卽見理幽者以
之明危者以之安詘者以之伸有時出入萬物之險（方見知仁勇得力處）
阻皆使之各得其所而不相害是故患莫大于惑而（本註亦有序字）
憂與懼因之世固有暱于近習蔽于頑讒父無故僇（此二段純乎古文如風雨驟至神魂俱悚）
其子而見以爲大義滅親臣無故放其君而見以爲（歎使讀者形容不盡）（散體能整股法背甚）
反經行權被服先代之遺文泥古訓而流于名法鉤
求機祥之小數倡邪說而趨于隱怪至于誅一家一
身而不獲則當窮愁悲憤而諉其咎于天見王公大

人而色變則遇誹謗危困而喪其守于人惑憂懼之
亂天下類如此而惟知仁勇則否具精義入神之識（出三不字老）
而後當名辨物以協于幽贊夫知本無惑知者適如
其無惑而止是以古之人觀變于陰陽神物前民而（何減歸胡）
脩悖之宜以顯審端于運數制作代更而禮樂之化
以明非不惑而能若是歟得視履考祥之正而後利
用安身以幾于齊遇夫仁本無憂仁者適還其無憂
而止是以古之人蒙大難而利艱貞恒之死靡它而
俯仰無懟于君父惆時變而傷民瘼猶絃歌弗輟而

朝夕諷咏于先王非不憂而能若是歟亦惟有致命
遂志之學而後履危蹈險以獨立而不移夫勇本無
懼勇者適全其無懼而止是以古之人納麓既試初
不迷于烈風雷雨而識者卽以窺神武之放殛流宣
驟至但致戒于缺斨破斧而後世猶退想袞舄之雍
容非不懼而能若是歟故以之治身則明通公溥立（無我有用二義盡理學要領）
其極而德全于無我者見窮理盡性之原以之治世
則仁義忠孝明其歸而道成于有用者備作君作師
之範雖然惑憂懼者衆矣而知仁勇不少概見宜天

矣可得而治也欲進而與知仁勇絜德量功其尚

（好○積○襟○懷○在○此）

求許于學也哉

吳次尾曰于此中見內聖外王之學析理甚精故極陳往驗而于題義不隔一絲

劉伯宗曰龍臥虎跳風起雲蒸將相之氣併爲大文○予嘗與錢吉士論吾黨人材至爾公吉士曰此眞所謂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者醇儒根柢惟爾公有之予謂吉士知言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爾公見明守定養粹氣充正合人中智仁勇者也出而用世其于治平也何有此文大放厥辭自爲寫照

子言衛靈公　全

衛失存國之道非亂臣所能治也甚矣國苟無道不喪猶喪耳豈祝鮀諸臣可效能哉曰奚其喪必喪之辭也且與治同道罔不治與亂同道鮮不亡三代以

（筆○力○橫○絕）

來亡國之君不一而禍敗較若合符至有祖宗明聖不能庇及其孫子者從道吉而反道凶古今天人不

（一○句○括○盡）

易之理也衛有靈公蓋自絕于道而喪其國者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閒無往非慚德卽無往非亡徵雖儼然主鬯宗廟修好四鄰日講武臣而訓討之豈能永世勿替哉夫子俯仰衛事弔其國而愍其亡無道一慨蓋已括喪國情形而危言之如是而猶疑其不喪則無論祝鮀諸臣巧佞取容不能撥亂反治而試念煞恫在天豈祝詞可以慰先公彝孽在宮豈空恭可以麋賓旅而且省躬不能無咎黷武正以興戎豈亂卒可以衛疆閫令一旦玉帛化爲戎馬廟貌易而丘

（得此映大義○愈見）

墟彼三臣者能僇力圖存少緩須臾之亡哉向令公當日知人善任使遴愛史鰌克襄三事以祓無道則衛可大治顧曰今三子負乘其閒據尊位而耗國靈

矣在衛祀不亡如謂衛賴三子不亡則彌瑕固衛功
臣也後世人主雖桀紂其性幽厲其行區區擇一二
智勇之臣視祭享典兵戎足滋大其世而胡覆敗相
尋千古一轍哉子語康子曰奚其喪蓋激辭也蓋以
爲如是而惡得不喪云爾不然靈公哲能知人三臣
才堪禦亂功豈出盛代明良下哉

深識雋論雖括帖所無皆孔子意中語○文勢如
鐵馬金戈龍翔虎跳無一字涉靡曼蹊逕 自評
周勸卣日古撤文也偶以制義行之可以驚風雨

洓鬼神

聖賢論事只是據理其有不應者幸不幸異耳芑
山此作正是此意若以國論則靈公在位最久又
保首領以沒孔子所稱奚喪安知非賴三臣之力
要之不喪亦喪終非長世保國之道後世人主無
泥孔子之言徒藉人而滋爲無道可也 弟卓菴

夫子欲寡 能也

衛大夫省躬之意使者窺其深焉夫以伯玉而求寡 中使○切○伯○玉○説
過伯玉自有伯玉之過也欲寡未能質言之非飾言
之者也若曰友誼之薄也有酬酢而無切偲益每不
勝其損而德業之疎也去黽勉而就逸豫瑜恒不勝
其瑕有識者蓋痛之久矣夫子何爲之問意者考德
程業思古交道之盛乎雖然吾儕承使命耳初不知 單○提○一○句
是使者口語人略○我詳
夫子之何以自淑也學問深廣而難言衾影質對之
此一層時○文未及
地夫子自知之而已欲旁觀擬議而有所不及然閒

嘗竊窺夫子之所以自勉也志慮兢謹而匪懈視履 與前比相抱
考祥之訓夫子聞之孰矣雖爾室莫覯而儼若神明
淡語紆折題情曲盡
則見夫子嘗以爲過不易寡亦既惄乎如有失而不
不敢聽其日蹈于過也則見夫子嘗欲自寡其過非
不毅然有以自克而猶恐未能遽底于無過也治亂
恒變之殊遭其得以行夫子之志者蓋鮮矣然而道
賠○合○伯○玉○非○它○人
有其至正不敢以少忽也一不愼而進未必靖共于
可○借○然○又○渾○融○因○蓋○不○著○一○痕○見○有○道○無○道○皆○有
爾位退無以釋憾于群工皆過也未可諉咎氣化而
備○者○工○夫○俱○用○虛○括○傳○神○肯○綮 欲絕
槩謂禮義之罔愆也意夫子于出處之際所躑躅而

未郎安者共梗概當如是爾邪正枉直之雜進其相與咸夫子之行者抑難矣然而事專于致主不敢以自亢也無道以處此而或卑論以諧俗失之隨矯節（皆過字實際）以驚衆失之激皆過也未可苟求敗類而自謂柔嘉之維則也意夫子于交際之微所祗懼而期免戾者（從出處交際上說才切伯玉之過）其積素當如此爾故當其時譽夫子者有之矣譽者（用事如此方變化）（情欲字入微）咸謂夫子之聲聞在鄰國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退（學問中深切語）而思曰過不隱于毀我之人而往往匿于譽我之人夫譽者日至則我見譽而不見過過日與我蔓延而

弗能去也此負疚之甚者也當其時非獨譽夫子也（又粘進前比知環相告）信夫子者亦有之矣信者咸謂夫子之居身有恒度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反而求曰過雖幸免于人之（此淺更精）信已而往往成于己之自信夫自信苟深則我知信而不知過過日與信相掩覆而莫之知也此自欺之（方是善爲說辭）尤甚者也然則處夫子之地無之而非過端原夫子（無一語涉泛）之心焉往而不內訟其過之所以爲過也不得而詳也而其欲寡過之心若是其凜凜者可類推也其欲寡過而能也不得而悉也而其欲寡而未能之心若是其皇皇者亦可類推也嗟乎使者可謂知伯玉矣抑攷當時晏嬰獻子子產叔向諸人或以節儉忠智見或以慈惠博物稱君子曰皆不能寡過若瑗者忠孝聞于內主寬直信于諸侯其于過蓋庶幾寡矣而使者所述如此夫乃愈知寡過之難也古聖王改過不吝未聞自謂無過者而況伯玉乎況後之學者乎故惟知非而後可以寡過伯玉可師也

少時讀鄧文潔此題文語同學曰文自是大家舉步嫌其略去夫子二字無一句切伯玉時地假令孔子使者移此語以對伯玉亦可即它使汎用此言以答問者亦可去伯玉何啻霄壤文潔生平所爲文可傳者非乏而此文實非極境文潔有知當不謬予言及見艾千子文定選本深贊文潔此文心竊非之因出此篇示四方及門諸子予文不足存存中二比以見後先諸家汎講寡過皆不細心認題耳　自評

吳次尾曰文以切伯玉爲工矣要于自身無得而能切伯玉者無有通篇皆搔著自己痛癢即其文

勢。亦見經史貫通氣象

楊維斗曰。伺題淑忽之間。深言學問之事。可謂欲若息細于髮矣。它人即欲貼切伯玉。便連綴左國滿紙。挨事能如此包涵萬象。變化不測。否周情孔思。珠光玉潔。吾無間然

前言戲之 一句

正論補朱註未及。

慮學道之說不明于世。因抑前言以著敎焉。蓋聖人說出聖人語意之非戲易知也。而必自明其爲戲者。欲共知學道之不容已耳。二三子可忽乎哉。聖人之敎人也。親行其言一也。無行而不軌于道之正。則無言焉。不本于學本行說起見地卓然之正。一不慎而令曲說得伺閒而入。此聖人之所大懼也。審如是而謂言可戲。非聖人意也。即如夫子牛刀之諭。蓋惜偃道大而用小。非槩謂治不用道也。豈揭明正意以下便如破竹即以此作經註可也誠失之戲哉。弓獨恐二三子不深求發言之意。以爲道可以不學。不學道可以治。其弊不流于刑名功利不止。于是復正告之曰。嗟乎二三子。抑思予前言之一句呼動全勢是耶否耶。謂偃今日之言。非即予昔者之言。則是偃也。然謂予前者之言。非即偃今者之言。則是疑予文氣如雲之出岫也。夫是者之不可以爲非。猶戲者之不可以爲是也。是故偃之言初無可疑也。其斷然出于是者固自有不容牐澤題神自見較然不易者在也。即予前言似不能無疑也。其偶然由脫戲字近于戲者。或更有悠然可思者在也。道何之而不可用。凡及予門而講肄之者。皆欲其用之。非欲其置之

也夫不欲其置之者情之至也不欲其置而一旦以
爲可以姑置豈情也哉言有溢情而若不近情者此
類是也雖謂之戲可也學惡往而非道凡拘吾道而
設施之者非僅欲共聞之實欲其共見之也夫實欲
其見之者理之嘗也欲其共見而一旦以爲不必共
見豈理也哉言有深理而若不可訓者此類是也不
謂之戲不可也凡人當喜極之際欲莊語而有所[illegible]（是聖人智中語）
服予也絃歌在耳如置身三代之世則喜甚也方是（禁折有焦）
時尚服莊語歟雖意中之言言不足以盡意不如是

[illegible]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二三

戲而言之意不暢也向使予而莊語及之則亦猶予
昔者之與偃言也其能少損益也哉生平服先王之
訓雖寓言而不失其正予也莞爾情深不圖絃歌之
至于斯聊寓言耳推其志豈遂忘往訓歟未嘗無言（子游不解此意）
外之意意不能以盡言即如是戲而戲之意尤深且（此等調法純乎古文）
遠也向使予舉往訓而忘之則亦竟不謂偃之言之
爲是也其敢自誕放也哉天下甚大而獨此一隅之
絃誦微見中和不可謂非參差不平之事則均是道
也見以爲施之此而有餘者施諸彼而或不足然正

終願二三子之但見其平也無彼我一也治術多端
而惟此至道之漸被可以永世苟欲繩以嚴威難近
之法則均是學道之人也見以爲求之寬而寡效者
濟以猛而或有成然予終願二三子之仍守其正也
無寬猛一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其熟思之抑聖無
非教罕言有之無言其至也不聞以戲即戲僅善戲
不虐云爾惡得與滑稽並稱或曰戲亦有道夾谷也
微服也兩觀也衆駭且怪聖人則嬉笑舞蹈而已戲
也者著神明變化之謂也不則視膠柱之瑟何異雖

[illegible]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二四

然後世謂史佚以天子無戲言迫成王剪桐以封唐
叔此又泥不戲之說而誤焉者也

前言原不差特恐二三子不達其旨誤看焉用二
字姑抑前言發明學道大義耳此亦見聖人教二
三子詳曲處講戲字宜含蓄不宜痛自貶駁若槩
說前言爲不經爲大謬則是聖人生平有違心之
事有不合道之言非惟失却當日語意亦甚非聖
人地步矣此題金正希有作艾千子選入歸金合
刻中與鄙見不合正希篇中如丘戲于卩二三子

將戲于官異時以道德爲戲以人國爲戲乎戲淺甚乎戲贅甚等語皆不見題中神函乎故出是作正之　自評

吳次尾曰偶閱吳文中武夷九曲卷及蜃氣樓臺圖而爾公此文適至三復之其筆勢頗相似然畫者似別有粉本此文則留粉本于人但恨世更無臨摹好手耳今日可謂至樂至于文之深秀奇宕爾公不自知即吳子亦不得而盡形容之也

錢吉士曰古氣拂鬱排蕩夭矯殆疑于龍爾公曰無戲言動成萬則端方深厚九牧共推故其見理舒辭無一佻論如此

邦君之妻　一節

詳所稱之序所以正邦也（提出邦字一篇要領）夫爲邦君之妻則稱必從君從君而稱之而可以正告邦之人與異邦之人邦可以治矣先王制禮有以義起者事主於一而及之也衆尊卑貴賤之閒自內而之乎外自近而之乎遠帝王之統紀古今之名實皆受裁于此而後世卒幾（三代後作史者所不及）之能加即如邦君之妻其所稱若是其詳重者何也吾觀夫治之定也名分居其正而亂之生也言語以爲階故古者官氏名字之誌策書赴告之文屬事于（皆就大關繫處推明題義）其職繫職于其人必斤斤乎不敢踰而況乎人道之至大風教之攸先先王厚其別而使之遠于君以明（跌入本題二句筆法奇倔原本經術）其睽而後同也又爲之配其位而使之從乎君以防其褻而易瀆也邦君之不可無妻猶之邦之不可無（此義注疏所無）君于是正位乎其外必求其正位乎内者而後祖宗之禴饗民人之休嘉妻亦與有功焉耳妻處卑而君不得卑之推之則君不有其臣大臣不有其庶官邦不可治也君稱之曰夫人此求助之義也（接上吉）然則夫人將自稱曰夫人可歟曰邦君之不敢卑夫人君道也

而夫人之不敢以自畢其君婦順也古之明王不以
賢能加于臣子不以功實加于國人敬其君而自爽
于孤寡不穀若不欲上人者不敢以邦于雄也夫人
自稱曰小童亦如其君已耳此敎讓之義也然則邦
人即不嚴邦君之妻抑其夫人以遜邦人可歟曰邦
人之視君猶父則邦人之視君之妻猶母也其稱曰
君夫人固也稱夫人而繫之君何歟曰以尊邦君也又挽入邦君身上看
託於君而稱夫人明邦之威福不以于夫人也此扶
抑之義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其稱諸異邦也以君

臨之而自夫人焉可歟曰邦人之隸吾土者吾子也
至異邦則賓禮處之其邦之君與吾君齒也君不得
亢而夫人亢則內擅其寵而隣啓其釁非所以保邦
也對異邦而稱寡小君猶對君而稱小童云爾此脩領聯多姿
睦之義也夫遜於異邦而不稱夫人則怨異邦人而
不使稱君夫人亦可歟曰君一也君與君之妻一也
邦異而稱異則是玩君夫人也玩君夫人而因以玩
君則是邦與邦效尤而罔上竊國之禍將自是而起
前後都是大議論字無虛設
異邦人亦稱之曰君夫人以定衆志以絕亂萌此又
謹微之義也且夫人之獲遂其稱而無抑辭與邦之
人異邦之人均有顯稱焉者此以知其無飲遂也春
秋之閒凡爲夫人者或傷于淫或傷于變則國人必
議之何也不如是不可以和衆也抑邦君之于妻使
邦之人與異邦之人美其稱而罔有異辭焉者以此
知其能刑家也春秋之閒凡爲邦君者或以權授或
以色升則備冊謹書之何也不如是不足以訓嗣也
君子觀乎稱謂之閒而瞿瞿然思也臣稱君則失主
禮稱稱則失繼孽稱嫡則失耦而況小人稱君子夷

狄稱中國邦之治也何日之有嗟乎明天子貞度以
肅萬邦而王后從之則邦君與邦君之妻從之關雎
作而鵲巢應有以也夫
往予閱王公鏊周公思兼此題作頗疑其膚一日
濡筆成此文出示四方友人知者雖希然予獨自
信此文能發二公所未發後世通經服古之士當
無有知此文者哉　自評
吳默之曰比事連類稱情屬義公穀之畏友
方書田曰開闔變化游于自然關鎖鈎連曲盡其

妙。此一代大著作手。○爾公砥行積學。海內共宗。此文歷落縱橫。無意摹古。而無一句一字不古。婁燕及先生為予稱說不置也。讀此益知孔子正名之論非迂。此文從此看出。有作者。弗可及已。弟卓菴

所求乎子　二段

聖人求道於子臣。而其反求益切矣。蓋不實求子與臣之道。亦烏知其未能至此哉。此聖人所以深自傷與意若曰。道之在人者。惟盡倫為至。而語其大。則自君父始。丘也內顧不能無歉于君子焉。何則尊親之誼。古今不能異。非違道甚遠。皆可以之治人。然忠孝之訓。儒者所習聞。雖夫婦與能。當求盡其在我。卽如丘之為人子也。誠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度之。人惟不求子之為子。則以為如是事父焉足矣。求而後知事父之難也。所求乎子。非必無聽依明發之懷。冀曲體乎父之子我。而要之事父有所以事之道。父卽不疑其不子。而子所自盡于父。能反躬無闕歟。古之人子。存亡順逆。因乎時。而孺慕不忍。易繼志述事。從乎義而錫類。大其光。度亦事父之道。當如是。而丘若有愍乎。難自安者。居恒與子言孝。亦思無忝所生。而孰意其不能無憾于事父也哉。抑丘之為人臣也。誠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思之。人惟不求臣之為臣。則以為如是事君焉足矣。求而後知事君之難也。所

有他轉折處

求乎臣非不明鞠躬盡瘁之誼冀克副乎君之臣哉而要之事君有所以事之道君即不疑其不臣而臣所自盡于君能退食無愧歟古之人臣疑謗聽之人而碩膚永乎于四國艱貞隨所遇而明聖堅戴于一二人度亦事君之道不得不如是而丘若有凜乎莫敢寧者居恒與臣言忠亦思夙夜匪懈而孰意其不能無憾于事君也哉乎道不遠人丘將終身焉而已

此文另一格蓋以高簡勝奇宕不屑與時輩伍者或冤其才盡非也　自評

周巢軒曰看求字與註異二大比無一句不轉無一轉不工想見作者至性

余闕公曰二大比不難難在每股中縈迴迤迤具十洲三島之勝人知其簡未有能知其奇者也

無恒產而　爲能

心惟士而後能恒嘗爲非士者慮也（爲下文地）甚矣恒產爲恒心地也無其產而有其心非士不能可概以士望天下哉國家剏制立法不宜繩人以必然之理而求其（古今至論）拂乎同然之情同然者治之所從出也因其同然而經畫之則國可以治若夫奪其情之所適而責以理之所難（論學論理者未見到此）必盡天下皆明理而後可盡天下而皆明理必盡天下皆滅情而後可（是制治之本不容忽處）彼先王亦奚庸汲汲制產爲哉蓋嘗思之君而欲發政施仁恒產必不可無者（先提此一句著疊）

也就不可無之中而設爲可以無之地孰可以無之說而求其可以無之人意者其惟士乎惟厚生可與言正德往訓著之矣士秉德在躬固也試使之捐所生以懋爾德愚者必不信苟不能捐生則士有所養（方是儒者事與異端別）于物亦其勢也雖取之而不爲貪也不粒民不可以陳管振古如斯矣士不屑謀生固也試使之舍衣食而談管道至聖有不能苟不能不衣食則士有所須于世亦其分也非卻之而後爲廉也（題中神理俱見）是故有恒產不皆其爲士則無恒產難乎其爲士可知也無恒產難

乎其爲士則無恒產而責其有恒心危乎其爲心矣

知也（呼○二○句○起○下○叙○勢○奇○兀）嗟乎士將何以處此哉意士必有所自恃焉非

猶夫無策而坐困者也居恒講求帝王之大略足以（士○爲○有○通○大○略○而○不○能○豐）

待用矣幸而時可爲則庀一官贍一族蓋亦無難者（清○二○身○者○此○理○今○日○始○明）

即不然而終身困約乎謹身節用之道雖危而能存（故○爲○曲○折）

迨其存而絃誦亦足以自娛也其所以有是心者猶

甚裕也匪士也而能自恃歟士又無所自惑焉非獨（又○擊○動○民○無○恒○產○一○段）

夫見利而它慕者也生平服膺義命之微言既確乎

不拔矣不幸而不偶則周亦可受謝亦可食于吾道

未嘗少損者設一旦而昊天不惠乎致命遂志之事

雖死而不悔至不悔而氣數不能以相辱也其所以（可○泣○鬼○神○此○也○山○自○道○語）

有是心者良亦苦也匪士也而能無惑歟然而士或

亦有躬自悼者矣昇生人之嗜欲處環堵而聊以全

歲士雖拊心而無可怨尤也獨是稱先王則古昔備

萬然一身耳吾道非邪國家養士之澔不重可傷乎（推○究○至○此○其○有○程○術○痛○人○僚○以○特○落○事○之）

夫士雖正誼不謀利爲人上者不使之養身以有爲（言○重○人○君○說○通○章○情○文○并○到）

而顧淪棄至此不能不竊歎我生之不辰然而士又（文○情○如○是○環○與○前○儿○箕○呎○一○儿○文○字）

不獨爲一身痛矣致溫理之遺風烝髦士而爰及[illegible]

子誰獨無心而不歌樂利也後世廢井田開阡陌士

亦往往大息耳吾儕已矣比閭作息之衆將安所之（挽○入○民○字○又○不○說○出○奇○甚）

乎夫士雖窮視萬物猶一體爲人上者不思養賢以（横○見○側○出○文○心○奇○幻○至○此）

相及而聽其失所若此益以見朝廷拊循之無具蓋

盡人不皆使之爲士天地所有憾也然有恒產則不

必盡人皆士而皆可無憾雖天行不可知但于人以（添○通○經○術○之○古）

各足即巳寓裁成輔相之權使人盡士不必皆儒之

有恒產天下亦易治也然無恒產則雖三代盛世亦

未能不至于亂況風俗遞降不先示以有餘何自而

得化民成俗之方嗟乎自士而外雖幸飽煖猶恐近（出○奇○無○窮）

于禽獸則是有恒產者未必有恒心方命官設教之（結○束○有○法）

不遑奈何槩責恒心于無恒產也哉抑士首四民必

被服仁義皆古周孔之徒也戰國能士者幾人夫不

能士則逃于客耳游談竊人猾耳客窮而之盜此勝（可○既○可○笑）

廣所以亡秦也後世不制產而欲求治豈惟無士且

無民無民其何能國（痛○言○特○奉）

古今不必皆枵腹聖賢天下眞道學亦決無坐[illegible]

父母妻子凍餒死亡者曾子敝衣耕于魯耕而後

可以治生。假令不受邑。又躬耕無資。惟死而已。畏爾則將先王詩書仁義皆饑寒殺人之具于世何補有是理乎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極言其清苦自甘耳非實事也士雖無恒產却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即兵法所謂亡地能存死地能生。與腐儒閉戶束手待盡自別惟士爲能。須看一能字此處見有體有用學問居家理事。可移于官作者當求其治生之道何如不當捕風捉影但謂其厭飫道腴終身饑寒也三

百年來時文未見及此。自評

吳次尾曰代士分疏處皆是當經至理讀此一文。豈不可決王佐才哉○爾公終年不作一義論文又高持體法。然乎獨謂其才高乎才不及爾公遠甚而嬾作文又好論文則過爾公讀爾公近作。不但欲刺舌兼欲焚硯矣。

劉伯宗曰賣犬嫁女使婦無褌。苦節難貞。況能有幾溫公之詢私計。魯齋之言治生至哉論乎爾公清修亮節。嚼然不滓。而推論至此。胸中有三代本領。不爲偏曲之學耳。○爾公謂能字有體有用。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嗟乎今世士之爲生計者豈暇問此哉。既酷好名又狠罔利。無復人理。而又嘵嘵詆詆曰我不好名不罔利至于害理欺心天怒人怨悍焉不顧。嗚呼。人則已矣天豈無知心則已矣產豈可恒雖後堂羅妓妾田園極膏腴金玉錦繡充盈無算識者不比之人數。況稱士乎。讀爾公之文。與其自記能無猛省。

余寓公曰惟士爲能能字。集註無明詁。賴此文補紫陽未及。

行或使之　能也

靜觀行止之或然君子知所自處矣蓋行與止可見者也其或使或尼則不可得而見者也孰謂背人力哉且道可以濟天下而弗苟于藏者儒者之志大而公志不忍忘天下而弗競于進者聖賢之學慎而正然有時欲行其志而不得欲不守其學而不能蓋幸不幸存焉非我志與學之所得主亦非當時進退我者之所得主也吾嘗歷遊列國溥求夫得失成敗之緣事至瑣微若有以制之而所値不如其所期況乎用舍繫國政之汚隆其所為制者不在一日而在數世能所期盡合與抑嘗上稽往代精晰夫邪正勝負之數士雖忠智若有以沮之而衆正究不能勝一邪至于以小人而議士君子之是非其所為沮者我不能為政彼亦不自為政若之何其欲求勝與今夫行與止之相倚伏也不止則行不行則止矣行之非無因而行止之非無故而止也或使之或尼之矣方冀其行之不中撓而又竊虞其止之與行拂也未幾而行或使之未幾而[illegible]矣有譽我之人乎此夫

臣久已廢舉推而此一人為之延譽于左右彼將曰我能使之行也為所使者亦將曰我之行彼誠能使之也微譽之力不及此而不知當其將行之時其所以翼之使前者或默為之推挽而非夫人之譽之而遂行可知也有毀我之人于此明廷不能忘纇俊而此一人為之萋斐于其前彼將曰我能尼之止也為所尼者亦將曰我之止彼誠能尼之也微毀之力不至此而不知當其未止之先其所以排之恐後者或陰為之扞格而非夫人之毀之而遂止可知也然則行止殆未可以巳然之勢持之也但言勢則人主既深就見之懐而公論決無中晦之事宵小惡得而間之哉然勢固有適如是又適有奪其勢而卒不如是者此非智勇之所能爭也祖宗社稷式靈于多士而間之者乗吾勢之可奪而起而始終欲以吾之勢持之不亦迂乎然則行止又未可以必然之理繩之也僅言理則賢者無不見用之日而朝廷亦必無不急用賢之時當吾世而豈有不平治哉然理固有必然亦有詘于理而不必然者此非意計之所能量也學

問才識並居其有餘而就理之不必然而爲之地者
不仍以或然聽之豈有當乎樂行憂違處之以無我
則無與進禮退義守之以至正則不移幸而行則出
其本仁祖義之素而三代之盛可追不幸而止則[illegible]
有數過時可之悲而怨尤之私不作故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于臧倉奚尤知此而後可以樂天可以順
將即孔子所謂有命者也樂克惡足以語此

二或字即埋伏天字在內不遇魯侯天也句在下
文講行止非人所能須語意含蓄不宜徑露天字

書理如此非予創論也偶閱顧瑞屏所選國朝制
義錄唐寅此題文篇中天字凡七見命字凡兩見
兩或字偏指人說不暗影天說起處直說天實爲
之臧倉何尤與本文上下語氣相悖援筆成此存
此題義疏可也○朱註有人使之有人尼之二或
字皆專就人言復用所以行所以止推出天字來
終多了一轉鄙見不取讀註者徒泥註往往不合
白文非獨此數句而已予近輯四書辯註行世學
者宜詳觀之 自記

所以別野 一句

深觀乎別之義而知井之可以治也夫野人之奉其
公也無異乎農之無越畔也別之即所以治之而謂
法可廢乎哉且天下公私之際大治大亂之所從[illegible]
也上之人無以私乎下則其情必不能固下之人無
以公其上則其勢必不能一是故先王之明乎此也
深慮而隱其制就爾然相𡯁之中而寓秩然不亂之
術則治天下之大端盡是已今試觀一井田耳而制
公私之畫一若此豈無所以處野人也哉天下文明

之治非朝廷莫與慮始而其勢不能以獨御則上下
交而志同所以集師濟之美而令小民得所依天下
僭侈之事在野人亦能開先而其微不可以弗謹則
上下辨而志定所以嚴尊卑之分而使奕世食其福
故其建中而示之極者明有以均野人休戚之誼道
主乎同而敦睦寓焉者也而其審分以制其敢者又
陰以安野人性情之正道存乎別而度數昭焉者也
吾蓋觀于建國親侯而知別野人之慮長也本與支
交相庇而小必不可以加大淫必不可以破義此固

別于其比者耳夫先王之于野人亦猶是聯之一家而已十姓百族之子雖無以異于宗子支庶而其分義之斷不容紊者備之以形而閑之以志俾之人有恪守之而可以無敗者矣吾又觀于並不易方而知別野人之法正也身與心並爲麗而物不可使亂其官官不可使亂其心此又別于其恒者耳夫先王之視野人亦猶是通之一身而已有無豐嗇之際雖無以異于噓吸疴痒而其位置之必不能易者達于情而禁于其分後之人有欲彌之而莫或踰者矣何也君子不可有別野人之意有別野人之意則閭左之憂喜悲愉舉不足以動其心而其寃不至于訴求無藝不止故別之于彼此相劑之地而後闢否和鈞之肯通之于則壞衣食裕而禮節生要自有秩叙存乎中而初不開上下釜鬵之漸在小人不可無別君子之制無別君子之制則朝端之法令典章皆不足以生其忌而其勢不至乎竊上行私不止故別之于上下相凝之際而後明罰勑法之用隱之于作息禮樂備而兵刑紬必無敢蕩逸于其外而節以明天地範圍之理蓋由是而推之陰陽疑而其氣必雜也男女睽而其類乃同也臣子別于其君父所以立嚴也夷狄別于其中夏所以一統也異端曲學之別于聖賢所以貞志而章教也而一井之制兼舉之則是晝疆之未始非學較也古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蓋詳而有法如此

題目補出本題精義然後別字義還至此方盡

前此害此是主

此後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意

古文結束

袁臨侯曰深明古今治術方能爲此文芭山[illegible]有用非一日宜其持論鑿鑿如此

錢吉士曰浩博奧衍在歸大僕崩萊峯之閒

不仁而可　二句

國有可以不亡之機終冀其絲言而自悟爲盡非不仁幸免于亡不仁而可與言則去其所以敗亡就其所以安存若之何不瞿然悟也天下惟終其身于危辱之地自以爲愉意適志而莫或省者古今所共痛而未知何者也苟不至于飾非拒諫使納牖者得而[illegible]學之則圖存于將傾與制治于未亂其道相㩦[illegible]以相成是故悔心之萌歷百千之迷謬而始[illegible]秉彝主之創艾而倍殷此不可不深長

[illegible]仁之不可與言亦既安危利菑樂亡矣當是[illegible]將晉乎不仁者將垂絕之日夫人也奪其監而婆之疾蓋莫可救藥云爾雖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其必不能繩之使正可知也即自安于不仁者亦將日不幸而湛于安樂覆轍不中挽姑坐俟亡爾豨是而欲艾㫺圖新求自進于善其斷不能與治同道可知也而不知其無然也可以仁而之于不仁則亦可以不仁而之于仁可以不仁而之于仁則亦可以敗亡而之于不敗亡無它在乎不可與言轉而可與言耳

夫不可與言而可與言則其中心必虛而善受徇之所爲危與菑與所以亡者至此則知其爲敗亡之積也而凡天變不足畏之說惡得而惑之其動念必懼而不敢肆向之所爲安與利與樂貿貿而不自覺者至此則知其皆敗亡之基也而凡人言不足恤之說惡得而眩之審若是則吾有以窺不仁者之不終蔽而逆料其國家之尚可爲也不仁之釀亂非一端而惟進聚斂之小人爲最酷昔之人所謂昏椓靡共爲民蟊賊可無戒歟設一旦開言而悔曰不去小人則

聚斂不息聚斂不息則百姓絕樂生之意而國家不能漸布其散利薄征之仁欲驟予民以安全安全未易幾也故夫不仁而終惑于聚斂則已矣誠恫乎聚斂之不可不息也其所菑貽于國家不亦有厚幸也哉不仁之召沴不一事而惟信異端之禍利爲尤甚昔之人所謂夷狄之教貽中國患豈云誣歟設一旦聽言而悟曰寡嗜欲則禍利輕禍利輕則異端無所立之勢而國家亦可徐施其詩書禮樂之文庶乎撫漸以教化而風俗有時而善也故夫不仁而終趨于

異端則亦已矣誠斯乎異端之不可不黜也其所匡
正于國家豈特一二世而止也哉君子蓋于是深爲 深入題奥語[illegible]益切
不仁幸也因敗爲功易危爲安特瞬息間耳雖德昌
祥發屬後世論定之辭然攷杳倣于典謨觀訓飭下
誓誥正多過自憂危之惕慮而不意不仁一念之[illegible]
危仰與聖明相對越如此也以言發祥則莫祥于
一念不得謂事後補救徒更化而不可理也君子[illegible]
又轉入一層精之毛髮俱悚
于是竊爲不仁危也言者欲防于未然聽言者僅救
于既失亦大可慮耳況恐懼脩省皆生平治心之[illegible]

至于或殷憂而啓聖或思患而豫防古今無可以[illegible]
安之時勢而孰謂不仁一時之脩省遂足以致太平
無難也以爲可懼則莫可懼于此一時苟一不復自
振又何恃而克令終也然則不仁而可與言幾幾乎
免于敗亡矣苟進而求諸仁則古哲王勉强力行之
道可弗講乎哉吾故不重絶夫不仁而尤冀不仁之
借剏義爲章奏語語老痛
不止于不敗亡也惜也其終弗悟也抑漢武輪臺悔
過幸不爲亡秦續宋神宗號英主至大息鄭俠流民
圖而卒爲安石所悞凡皆不愼始故也而其失則在

于不能納諫伍胥曰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
旨哉是言主不好諛則邪佞無繇入忠實日益進[illegible]
[illegible]經滿川判渓一流是也
在事敗而求直言哉後世思撥亂亡日與一二不學
無術之大臣圖之猶解酲以酒也悲夫

全要看可與言三字此二句非足上文非斷其[illegible]
不可與言正挽他轉入可言一邊舊說皆誤 自[illegible]
吳文尾曰以忠愛之心發感愴之言賈生之後[illegible]
有此文○退小人絶異端說者曰激于時事也
孟夫子仁義本領亦盡是二者耳我家之學至[illegible]

公益知其有用
楊維斗曰讀此文及前言戲之耳無惜產而有[illegible]
心二句諸篇乃信宋人訓詁實有未到處然非[illegible]
公精思博學安能補儒先所未及爾公有功經傳
卽此可推
劉伯宗曰茅焦解衣危論于二十餘人既死之後
尚望其主以可與有言況吾輩志專報主心存國
恤者乎爾公之言忠愛惻然陸敬輿李伯紀之流
亞也

曾子居武城 全

師去而臣守未可以揆道之同也夫曾子子思之同道豈待處寇而後決哉必以為師有異于臣則臣義明而師道晦焉耳昔孟氏易地皆然之說有二均以明道之所同而要其說不可以盡信何則處亂世之衆與當平世之憂固可參觀以通出處之變而為臣之司扞禦與為師之均休戚不得兩岐而懸去就之衛若曾子之居武城其被寇與子思等而孟氏獨謂師道宜去臣職宜守必地易而後道同何哉儒者緣

文武為經緯不謂居恒隷列聖之絃誦追處變而不能講一日之韜鈐師道合尊親為綱維不謂安則養尊徒自峻名教之宮牆而變不節災可恝視主人之宗祏故雖不必偕捐軀殉難之臣子同赴强敵之矢石而亦應與破斧缺斨之父兄共釐同室之綢繆意其時料越寇之逼處而姑去也或自有所以議捍衛者而必不徒環堵之低徊及聞越寇之既寢而將反也又自有所以致慰唁者而必不止潔除之告誡如必謂師蹟父兄同厠微賤守者無去之理而去者無

守之心則嘗見庭除晏如其父兄以義相臨其子弟奔走唯喏靡不委蛇供父兄之頤指固可昭尊卑無瀆之坊維而一旦患難猝乘其子弟以情相顧其父兄捬靡抑搔有時拮据代子弟之勞瘁未始非吉凶同患之至理然後知師也者學為人子而即所以學為人臣者也若使高拱父兄之位怡然託養安處優之說而不能出仁人義士之肝膽切一體之痌瘝既已失敎忠敎孝之本即令易置人臣之地必且務全軀遠害之術而不肯矢忠臣孝子之心胥定呼吸之

存亡又何從效鞠躬盡瘁之用況臣雖有死守之責當其義所不殉仍不敢以身許國則守之道不妨奚以行吾權至于師雖無克敵之任假令時有偶窮亦不徒以去明節則去之道安得泥之以為經吾是以知曾子之必不苟去武城也孟氏但當揣其去中之意與去後之情明其與子思之守無以異則淵源攸合道術一揆可以立師道之嚴可以明臣節之重安在必易地而後道同哉後之為人師者習其說而不悟自矜其道以為不與人難所以明賓師不臣之禮

柳亦孟氏之說啓之也。

歷攷千聖之言如日中天自堯舜迨孔子皆確不可易下此未免墮隅見子非好異道理當如是耳或謂子有疑孟刺孟之過非也 自記

張于南曰以文代史無譌附昔人之咎

梅惠連曰雖與註反却從古今情理必然處發出一段至論可法可傳無踰此文不可與刺孟疑孟同日語小儒無膽識無學問讀芭山此等文俯首齰舌而已

敢問招虞人 二節

即招不可紊而義行其閒矣夫義之所在招固各有等也獨虞人也乎哉（理伏全旨）且先王辨分定志所以治一世而不亂即寓之乎往來之交（先從大處說起）而無徵弗譏焉則見上行其意而不疑亢下從其令而不疑衘情周而義恢（即小見大）後世未有能易之者吾于其所以招知之何也物不可以苟合必陳其贄而後通此昉乎麗皮之制而文焉者也則招之有其物非繁其飾也潛見出處之義在焉器不可以假人先審其分而後明此深乎情文之雜而著焉者也則招之有其辨非具其數也尊卑大小之義存焉招虞人之必以皮冠固也（古氣行文知味探之象昭空府文所無）舍皮冠而旌則虞人而大夫之也（韓歐得意處）虞人而大夫之則倏而庶人而士之又倏而大夫士而庶人之嗟乎是尚可以治天下乎哉乃吾觀古聖王之制（說出古人制禮前民大義）蓋通乎天地崇卑之序人事質文之節與夫萬物貴賤之宜一以所招象之要（又單行數句）使庶人安其樸士昭其采大夫章其羽儀（接法奇絕）然後度數之班于朝廷者甚嚴不獨下有所不敢借而禮義之維于聖賢者不苟上亦有所不能淆則是其以

旂也以旂也以旌也物不同而同于辨名不齊而齊于分其義一而已矣蓋當車服章明之朝有時大夫降而士庶此古黜幽之法所以愼防名器之濫而使不肖者媿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下衷也大夫之不儕于虞人也可類而推也卽庶明厲翼之世有時士庶可以大夫此古陟明之義所以廣徵人才之用而使行賢者進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上擬也虞人之不敢儕于大夫也亦可類而推也如此而後明于招之義而後有以處庶人而爲賢者矣嗟乎彼虞人固

自媒者之鑒哉抑上非其招士得以義爭之至士屈志以往于是杖策遠從甚而望塵伏謁而不知愧安望其正身正百官正萬民者哉士雖不幸而不行其志予猶有取乎貞不字者

必如此爲文方與經術相貫言之可行行之立效在識者類推之耳 自記

君子有三樂 全

以憂世之心而言獨樂之事反辭以見志者也甚矣君子之志乎治非一日也豈三樂足于己而遽忘天下哉夫亦曰不獲大行也求諸窮居不損者而已且明王所以化成儒者所爲弼贊其道皆在無我夫無我則通天下爲一身未有先身而後天下者也有士此居恒以其身憂天下一旦而欲守所樂于己棄所憂于世世與己若不相屬謂吾自有樂雖天下不與易也豈情理也哉孟子之不用于戰國蓋亦甚不

得已矣其不幸而與天下同憂憂何時而可暫釋也夫惟憂不可釋則不得不本在躬之清明還性命之各正故處憂而寓之乎樂者君子所以自慰也抑不幸而不與盛王同樂樂何時而可倖邀也夫惟樂不可邀則不得不就天地之有感觀萬衆之得所故倏言樂而若忘其憂者君子所以志慨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其辭近正而其旨似諷此其氣甚暇而其志彌促嗟乎豈誠謂以道王天下者之無以加吾樂乎卽幸而得王天下者而事之

可以行吾志無寧終身貧賤退而守吾樂之爲愈乎
而非也君子苟有得于三樂則必與聞乎道聞道則
必能以道用天下以道用天下則雖無王天下者之
時之位首庶物以咸寧而亦斷不失其爲名世之德
之才以斯世爲己任其不至以三樂而漠視天下可
知也然則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謂夫王者舍是
雖得天下不可以治云爾君子雖不得志于天下所
可樂者具在云爾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非一樂不
可然古有所爲親遜敦叙者令天下皆時和年豐士

佾亞旅莫不介眉壽而豚翁湛君子豈不甚快乃僅
取一室之和平以明吾道之無天札無疵厲自門內
始也得無有顧瞻天倫痛天下之爲嫠𡖓杕杜者歟
而謂一樂止于俱存無故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謂
非二樂不可然古有所爲教訓正俗者令天下皆廸
德省愆公卿士庶莫不廑卹事而嚴指視君子豈不
甚暢乃第取一身之淑慎以明吾道之無戲豫無狎
侮自闢室始也得無有環對余影嗟天下之爲恥過
作非者歟而謂二樂止于不愧不怍者歟至若得英
才而教之育之亦既秉道倡教功在天下矣雖欲不
謂之三樂不可然古又有所爲知人安民者令天下
皆畢智效能後先疏附莫不底乃績而觀厥成君子
豈不更廣且大乃專取吾徒之敬業樂羣以明斯道
之爲守先爲待後類皆不用于世者之所爲也得無
有徬徨及門憫人才之散佚歎師濟之希遘者歟而
謂三樂止于教育英才歟蓋匹夫而崇王者之道有
學術而無事功雖不君不相無可自見也而實則協
和致睦之理在其中得志則以措諸事處困則以淑

[illegible]明體適用之學就意中探之而不盡當衰世而
企盛明之遇無樂行而有憂違方獨寐獨歌非不自
得也而實則悲天憫人之意在其中反躬則怨尤可
以兩忘舍我則時數不能無慨觸事興懷之際就言
外思之而愈深孟子備言三樂而終若有味乎其言
之也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信乎其爲辭
正而旨諷氣暇而志促者也所謂反辭見志蓋如此
學者知顏氏之樂同禹稷之憂則可以知孟子矣雖
然此特就三樂推言其憂耳若夫欲之而樂不存樂

之而性不存性無盡而欲與案有盡明乎性之足以盡人盡物也是則孟子之正言非寓言也

合數過時可二節去齊宿晝全章推求題情便見孟子當日立言大旨鄙見與蘇氏所謂殺三省三略同讀書觀大義多此類非好穿鑿也（自評）

楊機部曰一篇八大家之文于其起伏開闔大處求之是止齋之經論同甫之經書發題得意處歐曾所未有

[illegible]

[illegible]

意旨如此[illegible]

此葉清華配補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原序

寧都曾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聞傳燦字青藜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畧而其行藏則少異庭聞脫屣越嶠挾書劍携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齎糧俄而試鎖院登天府簪筆荷橐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藜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蓑讀量晴雨者六年於此襆被下估航出游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貿貿然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墨之閒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偃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藜則以其詩爲詩聽言什之永嘆五之其思則黍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旻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藜年才二十獨身揩拄濆軍盼然一書生如灌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強制得之也瞥然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illegible]史馬伏波在壺頭中病困臥每聞升險鼓譟輒躧起曳足觀之每笑其老悖不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閱內典聚那羅王奏樂須彌岸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然後知習氣纏重不克蕲除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怪也今余既螢乾蠹老歸向空門讀青藜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戟爲之欷歔煩酲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藜兄弟固不應長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諗青藜兄弟追念平生冣文淵少游何如也歲在己亥夏六月十八日虞山蒙叟錢謙益序

金石堂詩叙

燦年十四五卽學爲詩已又爲詩餘騷賦年二十益多要無足存吾伯子爲詩日頗進三十則名于天下天下士皆曰江以西一人也燦亦以詩聞乃不及伯子遠甚然天下往往曰曾氏兄弟能詩予有六弟炤年少負才爲詩無甚久則又不及予其風調有足取者不幸客死彭城稿多散佚吾少時好倩艷之作丙戌丁亥以後課耕六松山莊詩好清省及出遊吳越閩廣燕齊則登臨者十三酬贈者十七欲求其工難矣而伯子詩且三變邊草寒霜多秦京氣者爲一曹歌鐘冶服青閨紅樓之作爲一曹入山求道以還爲一曹按其前後知其詩卽以知其人也獨六弟不永年不得成所學爲足深悲嗚呼詩之道難言矣或百里而無一人或守一理而無一人吾兄弟六人叔季皆蚤死五弟厚專攻制舉業學詩者獨吾三人耳而邵不及予予不及伯子今聞人言曾氏兄弟能詩則未嘗不面衝發赤色愀然而心傷也燦有揭日集之役伯子屬在他方未得與較定僅錄其詩又不敢以三家村語混厠黃鐘大呂之間爰命兒子佩編次別錄卷末以就政于大雅云寧都曾燦止山題于毘陵之寓齋

寧夏曾　畹庭聞著

五言古

擬古

擊劒新豐市挾丸西岳頭殺人常快意沽酒上層樓相逢遊俠子泫然涕不收進以雙玉盤贈以狐白裘抗首一歎息涇渭水悠悠

出門

故鄉何鬱鬱白日起重陰親朋不在側誰能知我心遥瞻華岳高俛視江漢深天地一何極羈旅難久任涼秋八九月霜露霑我襟安得坐垂堂當戸理清琴肅肅臨中野起爲遊子吟

潤州寄侍兒寄寓鳩茲久猶有作

鼓角起危樓北風何凜冽雞鳴催遠道起視明星列横舟出大江丹漢望中滅行將適秦楚山川間霜雪豈不念重闈貧賤輕離别擊筑異鄉縣柰寥安可説瞻彼雙飛鴻肝腸爲斷絶

襄陽蹋銅鞮

買得樊城酒來作襄陽歌昔稱揚州兒終殺白頭烏莫作揚州兒願作襄陽客扶醉習家池附淚峴山石

渭南别劉石生

從征涉涇渭道上逢歸雁羽翼凌雲端歷歷鳴江漢會當臨乖離遊子起長歎三月來鄭都四月過皇澗中宵何鬱鬱念我度雲棧宛馬嘶北風隴樹回高巘相對日已晚相思日已遠

三良塚

驅車出城南漠漠俛大荒其中有三墓鬱然遥相望借問何代塚秦穆有三良生時同戮力死亦從君王旱麓拱其後泝水出其旁捐軀橐泉下黄鳥空悲傷

過崆峒

有鳥自北飛嗷嗷長城邊極目一西望百里無人烟山鬼嘯黑洞犇馬飲苦泉榆柳何蕭蕭白日照我顔笄頭高且峻朔風聲正寒一去千萬里隴首見祁連歸來從黄帝且戰且學仙

塞上

征夫及春莫忽然反西陲入門長歎息歎息逝者誰阿父昨年殁阿母早背遺兄弟兩三人飄散失所之倉皇拜高塚狐兔巢荒陂親戚非倚里顧盼無一辭

咸陽弔阿房宫

驅車涉灃水秣馬渡咸陽便橋跨清渭諸陵鬱蒼茫壯哉麗秦闕霸氣殊未央六國既殄滅收兵築阿房飛甍夾複道朱樓接天閶鐘鼓無繁音弓劒不離旁趙女彈玉瑟燕姬進羽觴行樂無紀極歲月何悠長一朝棄函谷東封泰山陽勒石渡滄溟采藥徧遐荒輿輪去不反千載爲感傷

乙未春闈逢家凌士三乎二孝廉

骨肉在天末音書杳無期冉冉春風至相見乃在茲風塵犯顔色執手互相疑萬事不自得欲言已心悲山川阻且深車馬來何遲沉吟傷懷抱且莫覓此辭

潮州别魏善伯

雙雁共南來一雁忽北翔君復留幕府魏再入潮幕我行由故鄉經歲幾萬里肌骨犯嚴霜今日客共會明日遊西羌顧我何多累涕淚霑衣裳有家不得寧有母不得將歎息故人語寸心貴不

志

西行留別故園諸子

清晨赴嘉會出宿非故鄉江風動舟楫秋水清且長驅馬歷霜
雪長嘯去朔方行者懷往路居者念垂堂思苦別更易行摧
中腸

桃葉妓

妾傾金巵醉郎酌葡萄酒同乘油壁車去結臺城柳
郎從西湖去妾向白門住日莫蕩輕舟愁殺江南樹

過吳門 念揚維斗錢吉士朱雲子諸 伸藉葉聖野諸子一時消歇

洞庭多橘柚華實發高枝歲莫隕嚴霜悠悠我心悲解劒要離
冢臨風涕泗垂

歷下吟

鳳皇不妄飛騏驥不妄走松柏秉貞姿安能處培塿
質觸志良不茍日月迫彊仕風霜失素守朝食小麥麪夜飲
東酒歲莫寒無衣冷風吹我肘乞食強借貸他人色先忸慷慨
謝之去歸來耕遷口 寧都地名

孔里

年少徧九州中歲來曲阜桑陰覆川陸梟繹蔽隴畝催科無吏
聲閭黻坐賓友高阪剝梨棗寒洞酌尊酒寵辱不關心因知風
俗厚
東髮讀論語眷懷聖人鄉生年三十八乃得登斯堂屏營兩楹
間慘但念四方干戈滿天地闕里無滄桑高鳥不巢林荊棘不
鉤篆安得覩羣來築室泗水旁
在昔少昊陵在眺靈光殿十二魯門中不識丘與甸我來拜周
孔羹牆如既見大國有遺風東表有遺彥念昔俎豆時總角淚
如霰
嘉祥百餘里悽愴念風木塋壙展無期 時兵阻道 邈然隔宗族仰瞻
舞雩臺俛視沂水濱我祖鼓瑟歌春風此休沐音容不在遠戒
懼膺景福長此倚方樹廬墓防山麓

小埠訪張元明

吞言訪幽人攬衣總轡出平原無秋聲葭蒲鳴蟋蟀城西十五
里蹊田間棗栗村村不相接徑徑若相失中有百歲翁散髮恣
幽遐豹隱五十年所喜婚嫁畢清池蕩我胸白石臨我郄入門
修竹陰魚鳥歡相匹飲酒一百盃吟誦詩滿室我來發秦箏君
應和齊瑟

同劉止一獵

飯牛終任圖射鈎曾相齊十年志不遂修途日棲棲將軍愛敬
客呼我狩郊西郊西平如水萬馬驟霜蹄白日不得下獸啼風
凄凄飛蓺耀素節理帶約金鞮兜鞪各十里戈甲屯雲霓青鳥
雲中滅韓盧磧中迷虎士怒飛揚挽弓鳴山蹊左落梟與雁右
獲犀與兕歸來薦鸞刀毛血灑鼓鼙

大江行

大江有黠民街巷日縱橫自言山中賊昨夜新投誠不日袍帽
至寵命來上京笑彼伊吾士何嘗公與卿雖非王謝後一時鄉
里驚

寄懷周討百司理

三年歸梅川一年客虔州虔州雖故里疇昔無交遊朝過固山
馬夜泊名王舟雖則民生苦無乃官府憂使君有餘閒與我結

綢繆奇文快人意美酒消客愁俛坐鬱孤臺直欲凌滄洲
臘月一別君辛苦事行役謂我何太貧語言多急迫人生無黃
金天地皆跼蹐一身不暇謀遑恤家人謫傷哉饑溺心何以爲
蒼赤州府正苦饑反欲度沙磧四月出門來自笑長失策安得
凌風翰與君永朝夕

贛州送郡丞畢仲青歸膠東

山水生盜賊據寨日猖狂官軍事勦殺所害多善良隔縣吳家
閩廣昌地名辟寇保一方所聚多子女金帛復盈箱武夫性貪淫乃
欲盡取將玉石幾徵間火炎徧崑岡畢公監紀至矜善討不祥
單騎入重圍婦子旅壺漿羣醜悉面縛生民出禍殃活人三五
百其德安可量自此解組去聞者寧不傷

從軍行

西夏一萬兵掄淡九千九軍帖方除各召募發隴右朝買耒與
耜夕辭隴與畝嗚咽對妻子牽衣別父母官家無定令所恨有
入口送我新渠別不知生與否生歸卽有期少年已白首

閨詞

送君渡黃河河水流草地河水曲如鈎君行直如矢君從河套
出水從河套徙清者爲妾淚濁者爲河水清濁不易分與君別
離始

北征見雁

一雁下朔方嗖喋大河旁荻花殘雙翼磧礫有餘霜單影犯怒
濤孤飛叛西羌寫書寄南國爲我到故鄉南人顧北敵北鳥翔
南翔嗷嗷刷羽翮異域同慘傷

花馬池磧中

張掖出塞門塞門何所見沙礫駭悲風狐狸爲人面人面非我
倫毛芒厚氷霰額項大如箕月光閃如電猛氣何咆哮彀弓箙
大斾邀我坐氈幕食我雉與雁雖則不下咽將敦誇豐膳始知
中上人脆弱在州縣

渡桑乾

拔劒西出門攬轡塞垣東人馬沙礫氣出沒西羌戎到麥爲乾
餱鑿氷灌木筒饑渴不足苦但悲烟火空芒芒別榆關曈曈見
雲中縱橫各千里霜雪無異同邊草靡寒澗控弦落飛鴻馳逐
何時已年歲將安窮

臘夜恆山絕頂

嚴夜氷沙結指斷面皴裂黑夜涉層霄岳氣互明滅一路燔枯
枝火光照餘雪禮拜入擅中虎風吹燎碣殘樹不可讀松倒山
崩鉄壁裁爾代入福具此斷絕[illegible]

神通溝中作

戾戾復獵獵晨風道且寒嚴霜殞宿物脊厓一時丹日高行不
暇四面皆峰巒飲馬河水凍澌灦樹木殘高空如鋸削觸突類
虎蹲前岁四十里一一與盤桓遠望南天門山勢如河奔一日
不得食始知行路難

蘇村行

蘇村[illegible]有猛虎出入成三五郊原噉食盡咆哮來州府州
府日蕭條徒爾逢君怒朝亦無所取莫亦無所取不如早歸來
人猶歌召父

閨情二首

妾本吳會女從君出關塞移家不半年君行更燕代姑嫜大江

西供養三年歷翁媪大江南音信[illegible]獨有何氏女朔莫同
歸內衣我以重裘食我以苦菜菜出夏州老我以重生霍然瘳夙痾
君去日遲遲君歸不可測倏忽萬里間天南更地北馬爲不解
鞍僕爲不喘息君歸遂遙往何異歸不得願爲一寸絲繫君雙
羽翼

遥憶姬人代作

寄寄緘素書紛紛滿淚痕君遊不思歸行樂無朝昏六月得君
書知君到三原七月得君書知君來塞垣君書不時有君車不
及門君既不思歸不如無一言

僕逃

世俗不大古并心求利祿利祿不足求家人屢反覆三年家萬
里一夜逃三僕謂我無黃金經歲不入目天地生我身豈真填
溝壑我亦有君親彼豈無骨肉脫然離之去欲生正未卜他鄉
足減食任爾自往復

與僕夫守歲涇陽

茫茫來涇陽新募一童僕歲莫不得歸相對不敢哭夜愁衣被
單日嫌涇水毒向晚辦早餐那擇穀與粟但得一爲食便足充
枵腹不知足何時花爆如飛鏃殺雞爲汝食沽酒爲汝祝明朝
出門去祝汝早歸屋

雜咏八首

半年隱天目荒庭跡如掃氣靜神智生寡慮絕機巧雖則不悟
道亦可終身老一自老僕死萬事縈懷抱肩背不能爲冷食黍
與稻風雪蔽山扉眼暗路況潦失足百病乘顏色先枯槁
人人具菩提不生亦不滅却從違妄來三界自縛結貧賤不暇

愁富貴不皇樂傷哉衆生心生死何由切流淚五十年探討色
力弱輾邅一加功牙齒痛如灼有舌不能拔有飯不能嚼飯嚼
不下咽砂礫牙格格反覆形影間直欲亡骨骼異衆人知鍼
砭各異說若源爲我漱梵聲爲我藥六根且解脫何患車輔削
雙趺坐無難一坐香一炷未必感神天僧伽咸驚佈謂我夙根
深立地性具足聊且爲遊劇垂老投祇樹咄嗟三昧心能不瘦
此故
朝禮三世佛暮禮三世佛歌咏三五聲天地自消息朝晚再長
拜肅然無一物不悟真如心佛祖徒自屈
夙昔弄柔翰卷素縱所如韜精浮玉山黍學棄詩書身世謝珪
組禍患辭名聲几案無楮筆寂寂蒲團俱終然昧死生那復識
[illegible]初生[illegible]未得[illegible]日以[illegible]生[illegible]亦何辨我忘貴有餘[illegible]
體粥飼余口何曾辨精麤所恨臟腑冷昧賤只斯須三日非不
食中乾陰血枯願將青精飯燔炙香積廚
冬來祖褐重偏側交相纏悶癢爬搔苦表裏衿肘穿華領領復
垂擁袖袖且速朝愁披衣粹莫愁解衣眠嗟我章縫士緇素何
不然煩促嬰世網長短意內牽
卞急性好潔愈潔愈溷濁祖堂磬香餘折袂勤滌濯梢棣欵莊
嚴丹艧塗椽桷小便忍胞中黑夜難躑躅道侶入門來愁我疾
脈腹乞鄰得溺器出入穿主賓侵辰沃瀚水執手傾袖角遠媿
張無盡蹋倒悟正覺

法雲菴有獻豬頭訓顧天醫堂者感而賦此

入肆僕豬頭布袋以爲寶亦皆飲米汁泥跡跡如掃仙人非爾
勒肸發何顛倒深日而長喙猴蠹焉可保博大肥腯中彭亨脹

腹飽道人畏且惜神宣盜其臘燭誣祀淫昏愧辭祝以爾不如服脯羞竊烝禋粢稻

傭奴

入山爲僕逃出山爲僕死雪氣蕭頭顱山風吹骨髓昔如喪家狗今如釜中魚出處由他人其心實媿恥新春藥畏中左脇生兩瘡猙人恣奸貪詭故難役使冷食亦平方水霜割牙齒攪我側隱心顧領嗔恚起嗟我有漏因令我無倚徙

奉辭戴岵瞻廷尉供傒

吳越湾下區井水出溝洫匀飲脾腹脹如厠不得息陰淫六疾生厖龐無終極主人愛敬客籃盞列黍稷銀燈照華堂光怪射顏色安得虎跑泉熬煎虎林側

春日歎

嘉蔬滑腸胃愁睡生尤愆不處形變化常恐病不痊孤踪寄僧舍參差魑魅前萬一沉痾疾菑癘相紛纏棄置復棄置身命不得捐扶掖任他人藥餌無一錢侘傺叫蒼天蒼天乃寂然所幸魂魄强不爲厲鬼牽胡跪禮千佛豹心吞諸天館人早相背飽食更安眠學道亦如此居身何不然日對一株梅夜臥七尺氈千生雕胡飯佾昔錦穀懸

訓擬願亭戴岵瞻先生解衣爲贈

拂衣志未成頓然返初服感君念故人一時遺雙穀朋友正衣冠折簡相逼旋[illegible]并乙士藥綏頭未禿磬折學恵休且爲辭山谷濁世辞荔多影響馬爲鹿規求一無度鬼神縱貫背再拜聽誦言服膺志范叔

訓龔伯通贈衣

入山天目僮牛年出山遂三月借人僮僕但僮僕更偷竊綈袍頓故人冬裘而夏葛偷竊一何巧在晉陰相奪爲我棄紵縞悟彼百鶉結居心誠太厚安可忘拯拔獨有老人贈（天目老人贈衣幷竊）道服非黼黻如何亦取擕敢於犯生佛龔君出皐亭（地名）禮懺開津筏示我一函書見弟京師札（緣弟寓書龔云有亡弟之變）京師几朔南家鄉竟秦越展讀不兩行中言有弟亡有弟五六人（五軍六姪）驚問誰者歿相對各無言吞聲失肌骨撫膺見襟肘拭淚進裎禓黑夜入齋壇薦亡位虛設同氣已坏土異姓翻嗚咽衣我虎蜼繡慰我鵝鴒折珍重君子心長此如飢渴

曾庭聞詩卷二

寧夏曾　畹庭聞著

七言古

隋隄柳

大業年中種官柳丁男御行供驅走種柳成行夾流水龍舸夜發汴河口汴河舳艫千里接錦纜牙檣浮桂楫紅粧綠水相蕩漾江天二月飛晴雪自去征遊不復還魚鑰濱宮怨離別綠暗金明千里路香采紫燕朝復莫迷樓夜月吹泰簫空倚江南江北樹君不見彭城閣上羽書馳吳公臺下悲風起今古興亡盡如斯不失長城失天子

倬劍歌

匣中三尺名龍泉與我行藏廿五年有時風雨鳴高霄大夏刃璣何足傳秦關日莫西風起拔裼獨立新豐市忽看牛斗射終南提攜入見歐冶子炳履赤龍城投絲玄雀庭恩怨泰山重生死鴻毛輕不願還丹遊太乙願得奇書返帝京帝京貴客重珠屣鳴鐘䬸玉華堂裏我有肝膽報者誰出門長嘯無知已吹簫重過闔閭城慷慨獨遊軹濱里俛視豫讓上邢臺再弔荊卿渡易水邢臺易水雨悠悠江漢無聲天地愁安得壯士去復還擊筑悲歌坐酒樓

七夕詞

南樓新月明如練牽牛織女遙相見誰家少婦憶隴頭永夜秋風動紈扇彈絃吹竽坐高堂明燭高歌殊未央東方欲白烏鵲起雲開河漢天蒼涼

登姑蘇臺

君不見梧桐葉落吳宮秋芙蓉綠水空悠悠采香徑裏烏夜啼西風輕拽木蘭舟當年金閶催簫鼓翩翩白紵西施舞鬱金美酒歡朱顏羅襦寶帶飄芳茬仰看明月出江波越甲三千暗渡河紅燭燒殘夜漏短美人欲別將如何昨夜臺上君王宴今日臺下白露泫已見長洲麋鹿遊老臣休抉東門眼

車遙遙

車遙遙兮馬轔轔君適燕兮妾在秦道路遠兮不可言願隨輕塵繡君轅輈不轉兮妾淚溢君行千里何太急

鵠飛

鵠飛滇南雌雋塞北我欲將汝與偕去入甸五溪渡不得渡不得幨櫂乏絕羽毛無力五里裵回十里歎息安得秋風隴頭生與汝雙飛共眠食

寧夏曾　畹庭聞著

五言律

己丑嶺東贈大湖族人 畹宗聖六十五世裔先世自新淦亂自嘉祥南渡

質樸老孫子嘉祥第幾枝漂敗開荒藪柔竹開亦英羣益千峰出諸軍五道遲何當南渡後復見北歸時 時自東南亂思歸

撤兵

已破南昌去山西復調兵傷心思李牧交臂失侯嬴月照三江淚笳吹萬里聲翛烽何慘慘嗟爾漢公卿

考亭望武夷

羈客愁臨閣官橋木背城月明千嶂合斗沒三天晴竹塢先賢宅桃溪處士耕風燈秋夜亂百感負平生

交溪寄魏冰叔[illegible]

澤畔清秋別行吟任履穿老親終日望稚子竟誰憐出峽依空砦買山廢薄田故鄉今夜月休照客愁眠

建陽即事

每見歸帆落遊人欲斷魂蹉跎悲骨肉奔走老乾坤霜滑寒魚集江村莫烏喧殘年留滯久況復近黃昏

所思

歲月看將盡依然一客身別離經百里遲莫及三旬臘酒春燈近梅花雪夜新違憐翠袖薄日落倍傷神

將下江南寄諸弟

井邑蕃山冦關河信未通艱虞千里外憂思一堂中擇木鶯知集尋泥燕自工春風吹[illegible]在江東

水南除夜

窮年仍作客剪燭斷鄉心歲在今宵盡愁添故國深寒鴉驚列炬急雪下空林爵鼓填填震春風何處尋

庚寅貴池挽劉伯宗

所向兵戈盡東遊最憶君三年通一字生死竟離羣野哭今無主春風久不聞誌書殘四壁好與殉孤墳 劉嘗有天下誌書

過武進陶峻餘西山園

已憐芳草去還與白雲期時倚陶潛柳歸看招隱詩漁樵嘗落日蘭芷雜秋思不識西山路蛛絲滿面垂

江上送王聖墅歸沂州

八月風濤壯江邊正識君淮西開萬馬 王先領軍淮西 山左失千軍叠鼓當秋急征途落日分東歸消息斷賊地滿榆枌

[illegible]天寧洲

秋水盈盈淨蘆花岸岸新六年蹤跡斷一月往來頻衣食從人過江山獨夜身無端漂泊意到此淚霑巾

南昌陷李中丞奉其母居闔城中得不死重遇潤州咏非意及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京口看司李消風古道旁相逢驚異代不死任他鄉再政身何許陳嬰母自康君歸休歎息況復過南昌

得弟燦信

京口三秋夜新安二弟書他鄉貧至此故里信何如野店風霜苦親朋戰伐疎春歸應不遠悲喜却躊躇

與弟燦守歲南徐

汝到逢除夕他鄉又一春亂離今夜夢伏臘舊時人黍酒家家

換桃符處處新江村歸鳥盡兄弟且相親

即韻和陳堯夫送別詩

草色催征馬青楓夾岸邊麝香五夜過烏道萬山縣朧酒臨關
月秦娥倚莫天空悲班定遠投筆是何年

吳江次和陳堯夫

即此春江水已添離別思登樓須作賦上馬定裁詩戰伐多新
壘關山憶舊時此中淹滯久莫令塞鴻知

將入秦送弟燦歸里

婚嫁如何畢沉吟只自憐一家都賴汝孤客且由天柳色連雲
外灘聲落日邊楊朱休泣路閭望正淒然

厝地

亂擁金焦外青山鐵甕中春衣沾柳絮漁屋受天風初冷樓陰
直江樓月影空與來還出郭北固草堂東

甘泉山（韓蘄王為金兵困軍將甘泉飲之力戰而後勝）

孤壘今猶在泉聲久不聞牛羊穿皮道樵牧亂春雲鐵馬追窮
漠金貂酹將勳斯人無復作烏鵲共斜曛

高資港

風江三伏亂流水自春冬壑迴高岑樹林疎建業鐘秋砧喧野
碓夕烏沒雲峰颯颯孤帆落金焦隔幾重

同黃仲聚浦口望秣陵

曙見石頭城秋風埽舊京千山俱葉落一浪與雲平河北新都
護江東老步兵勞人易感動鶗鴂莫先鳴

萬頃湖

客行天地濶落日復江流淸楊時在下村烟乍有無詩隨雨
汲片月照帆孤漸及漁潭滿菱花滿舳艫

廟埠

夾石垂楊莫（夾石地名）荒村一水灣漁歌喧古渡樹杪見秋山託跡
蛟龍窟（宜城志患魚龍為兵革無患）驚心虎豹關（新河岸路吏甚暴）何能從謝李醉
臥白雲間

宜城過杜幼麟先生稻陂草堂命賦

吾愛楊夫子滄洲寄一廬山田供清酒水竹擁殘書谷轉溪仍
合蘼陰月漸疎不須愁戰伐黃綺且安居

路斯湖

湖盜亂如麻戈矛趁月斜憐君真得地似舍尚無家寒酒生秋
水扁舟帶落花蛟龍雖罷鬪戰氣隱雲沙

龍山橋

鬢髮今如此愁看落帽時天風吹不絕秋雁到何遲自失青山
色休歌白紵詞江邊有思婦含笑浣清漪

白下中元

金風隨客棹又復下江東龍畝黃雲外陵園白草中秋螢千嶂
夕鬼火萬家紅魚菽曾無祭鍾山狐兔雄

莫愁湖

隱隱横塘曲六朝花漸稀不知蝴蝶夢化作雨雲飛歌妓倚汀
草王孫換舞衣盧家今夜月斟酌與誰歸

廣陵聞萬安劉伊少訃音詩以哭之

帶甲仍如此浮生正渺然不知吾哀我但覺夜猶年三戶已多
鬼九原寧有天痛心須一哭戰鼓沒江烟

李三石見過京口草堂閱先給諫奏議明旨有贈賦答

生死無家日安危有父書何堪戎馬後復見聖明初風俗非吾土江山是敝廬吞聲秋雨下掩卷一躊躇

邗溝聞鬼哭而弔之

城南纔一戰四壁失援師赤日天流血黄昏鬼哭碑招魂吹角後絕命渡江時史公屢乞不許不是笙歌地人間恐未知

無復九歌日沉沉夜雨聲綺羅還醉舞鐵馬已縱横戰壘雲猶起隋隄柳自生忽聞人跡到疑是未休兵

瓜洲遇雪

欲濟誠何事覊愁昧死生崩沙翻塔影急雪亂江聲市罷漁人徧山昏野店明可憐飄蕩子昨夜醉蕪城

雪夜寄懷里人流寓清江浦

他鄉仍遠別故里見何人坐對空山雪愁看五嶺春親朋都異域耕鑿合誰鄰想到長淮北君應把釣綸

懷錢敢少

自君江北去吾亦掩柴扉貧賤他鄉老交遊儉歲稀林風傾臘酒草露溼寒衣柔櫓長淮下多應别釣磯

懷邵沂公

黄石祠邊客丹徒老布衣輕帆淮甸去采藥臘前歸邵構歧磯黄石衚夜梅花發沿江柿葉稀山陽横鐵笛長嘯復何依

祀竈

亦欲燒芻狗殘年祀竈神馮依寧在此風俗且相因海內爭飢鉄他鄉鐵甕春糟醨經歲没不樂豈悲貧

壬辰八日偕友人飲北固僧舍花下覓潘江如不值

到此僧偏出幽人復閉關條風驚數日好鳥亂春山江轉草堂外花飛蕭寺閒頻收南國淚拚醉不須還

壽丘

大江風獵獵枯港水潺潺鐵甕一尊酒壽丘何代山烟波臨雨濶花月到春還愁絕離人眼憑高望故關

兵變憶兒儆

明說肝江破悽悽憶子時家書應後到[illegible]定依誰夜走何人哭春深獨鳥悲南山不可治留豆落爲萁

嗚咽驚海甸烽火去柴荊未必無耕鑿先憑問死生[illegible]吹篪井萬馬獵春城想見移兵處山風吹面行

齊雲哭先大人生忌

庚辰春至後將父到長安庚辰爲先人四十初度時官兵垣社稷分崩易朝廷建白難力窮焚諫草先人有棗草焚餘心死去鳴鑾不及親刀聯終身血淚乾

退朝封事罷苦憶太夫人地下經三載堂前孝九旬麻衣驚節換絲服斷江春恐作長流落飄零負老親

東山酉别胡奎岡總戎

將軍容揖客樂劇始登壇謾折東山屐頻傾北海盃星垂三戶暗角動五更哀秣馬西歸去他年草檄來

蕪湖訪沈崑銅山莊

寂寂江村裏楓林繞數椽詠茆延劒客擁耒耨春田諸詠入[illegible]恙沈向發寇禍汀洲佩可捐赭山風土惡莫待捕鳴蟬

鎮江得家問

三年京口淚千里故鄉書母子扶携後親朋醉飽餘吞聲[illegible]酒歸夢只騎驢貧賤江湖老應難到敝廬

九旬祖母隔衰白命如絲粗食依童僕山居𥘉歲時江關音問
絕嶺徼羽書遲豈不懷歸去傷心聽子規
落日丹楓莫新阡石馬秋盛年猶俎豆老去隔松楸山鬼披殘
碣蓬蒿覆古丘窮從王氏臘忍痛哭滄州
門牆狐兎出官吏虎狼增覓蔽憐兒女追呼累友朋家貧幾姻
客淚盡更移燈匹馬瀟湘北關山又幾層（時由楚入秦）
獨有淸燈淚他鄉一劍知江山空自對童僕轉相悲故國猶兵
日餘生醉眼時萬方消息動寧暇數歸期

　蒜山憶弟燦（時弟在粵東）

儘有親朋札而無二弟書誰憐歸嶺北還似滯南徐家在應難
問途窮到可居倚遊吾憶處愼勿少停車

　馬當有懷湖南親友

旱颭驅雷港（雷港地名）奔濤激馬當江喧秋氣早水宿火雲長島峙
吹零雨魚龍混夕陽萬山迎櫂入憶遠不歸鄉

　柘磯

夜泊柘磯頭鄱陽六月秋側身高樹下濯足大江流襟帶分吳
楚風帆入斗牛故園星子內獨立羨歸舟

　潯陽懷文燈巖年伯

見說柴桑郡陶潛避地時園荒時有菊兵在定無家秋色山光
落江船日影斜匡君消息斷鬼鸛擁回沙

　同浙僧登赤嶙

看碑尋赤嶙問菊到黃州雁氣回秋渚江聲向酒樓（蘇軾飲酒處）兵
戈雙淚眼吳楚一孤舟蕭瑟匡山客應隨慧遠遊

　晴川閣

大別排雲合奇山一塹開亂流爭歲月孤嶼下樓臺高浪池滑
出夕陽蟠螺來湖南征戰苦到處有塵埃

　武昌南樓弔古

昔聞陶侃宅今見鄂王城落日池塘裏淡宮闕鐵甃人稱藤覆
瓦堂改樹巢營獨有淸秋月（[illegible]上明）
賊謀東寇日將軍五道回（左與諸合來戕孤城遂將[illegible]援先道乃附賊[illegible]）枯
荄峴北依劉苦湘南弔屈來壯心爲客誤長[illegible]一與哀
軍儲廩內倚節鎭棄藩封蒙禍自三楚殷憂獨九重登樓思廣
謀照水哭朝宗江客腸應斷包茅久不供

　洞庭望君山

不識三湘浦空聞七寶鐘（鐘在君山）神鴉翻夕浪漁火接遙烽星斗
東南氣風湖甲馬蹤涉江如可問吾欲采芙蓉

　赤壁阻兵

漢魏雷孤壘江風日莫吹殺人還祀鬼橫槊尙題詩枯港殘兵
伏沙溪箭鏃遺十年奔走意到此轉艱危

　沌口

好去長沙道囊均舊此遊如何兵革阻復見沔陽秋仗劍還愁
亂因人誤放舟輕生貧賤慣不是羨封侯

　漏風口

荆北非吾土湖南正用兵交秋搏困獸計日縣名城楚幕城烏
起齊師班馬聲洞庭縣露布歸臥賦西征
未必嗛軍實居然長寇讎時聞歸弭節忽道下辰州徇逐勝猶
怯佯狂喜復愁諸公勳業在仗劍爲誰謀

　得報

十月沅陵破殘冬獨後聞黃沙吹二別(聞武陵下黃沙數日)赤壁定三分
蠻鼓淚兵血登陴石勒軍莫令棧道容終日憶湘君

楚人捕雁殺而鬻于市

正憶衡陽雁(衡州 陸閘?)風毛雨血來月明丹嶂合箭發黑雲開奔
觸沙汀迴飛鳴儔侶哀故巢今夜冷不及燕秋回

癸巳宿稠桑

遂有關中氣居然大國風河流三輔北山勢二陵東喪亂頻年
興興亡此日同吾生餘涕淚臨眺意無窮

題三原温公橋

已見滄洲變仍存利涉橋池陽臨絕岸谷口下山椒蔚戶碑猶
迥三川風自饒北城朝莫過不復見飄飆

上巳同劉石生白公劉里出魯橋飲趙元淡潤齋即席

懷韓聖秋温與亭

乾坤都作客之子幸同來芮鞫行難別差莪到漸開春風吹麥
浪戲蝶上條枝爲問蘭亭下狂歌第幾回

華下雨行懷劉潤生東雲雛諸子

斂收容吳楚三春入杜陵川光催弱柳雨沫散寒冰高掌天難
出車箱谷易崩爲尋楊伯起鞍馬故飛騰

春入青柯坪

昨見蒼龍嶺今從白鹿遊(白鹿龕)誰能將霧雨(張超谷)留與臥雲丘
(柯夷峽)日影隨峰轉川光入華流非貪登陟好無計避滄州

坐細辛坪走筆贈封慧玄鍊師

鐵鎖三川動金莖五岳卒幾回看玉女何處得壺公丹竈黃精
熟天門白帝通陰晴無定所不在夕陽中

松檜峰送樊清溥孝子歸仰天池 一

辟詔希夷峽朝元漢武祠高霄割涇渭特地俯幽岐人語泉流
出春山月下遲君歸天地隱莫羨帝王師

二十八宿潭

玉井窺天出三峰下夕陽松梢流瀑布潭影落星光河涉秦關
小潸分漢畤長春泉迥不動對我一蒼茫

出青門一日渡涇渭

到眼春風過關河渡未休九州從畤起八水自天流寒食客中
盡高城雨際浮雄圖此百二日莫漫淹留

草涼驛

險絕渾無著鎮鳴山獨聳誰知天地坼猶有大川風褒谷行將
盡岷山信不通道(有晴斷)忍揮家國淚隨意逐征鴻

費丘關早行

飛峰三岔驛大壑五星臺山蕩傾秋瀑巖風吼夏雷入關心自
壯當棧意先回天地留孤壁長從鳥道來

陳倉口

屯雲僧嶺蔽閃閃過南星(南星地名)漢代遺祠廟(高帝祠在)巖關只翠屏
戰場留白起衛士血猶腥萬古真人氣江山舊勒銘

劉壩

烏龍江欲出劉壩即聞波哀壑笙竽奏晴川鼓歌天應一線
落雲入九層多谿谷人民少開荒近若何(時議興屯)

廟平寺逢友人楚至

空山留一寺下馬忽逢君蜀道無長戟征衣有棧雲秋遲鳴細
雨谷口上斜曛客自瀟湘至猿聲似實聞

五狼溝
卭斜非舊谷鹽井不離川鹽井縣名一一山形伏家家樹杪穿嵐風埋徧莽石磴瀉飛泉征鳥依相顧愁看蜀道烟

風口
山前無路入崟岩定如何崟岩地名石逆人烟斷林深虎兕多高原天在樹晴寶峯分窠莫問荒村哭千夫轉餉過西鄉縣[illegible]入漢[illegible]道崟岩盡則青貫夜則露宿

漢中寄懷唐采臣時唐理餉寧夏
詔發故人來關南客未回羌船秋復斷棧道雨難開充國安邊策參軍作賦才漸看湧雁落去住一裴回
唐于今通籍江山契濶深歸吳愁歲儉過隴苦寒侵勝侶他鄉月邊秋此夜心依人我馬際吾道自浮沉
亦羨諸侯邸金貂重客卿無心工草檄終日苦[illegible]兵幕府憐孫楚芳洲失禰衡何時霑祿米寄食向邊城
頗怪殊方鎮故人偏寂寥邊隅無警急薄宦且逍遙靈武軍難飽很山馬易驕六州臺百尺俯仰自雲霄
亂後重相見窮途信累君猶憐江左淚化作隴西雲牛酒喧沙磧羌戎日漢軍清秋吹觱篥昏晝共誰聞
入蜀依嚴武歸秦別隗囂絕知秋色晚最奈馬蹄遙客路偏風雨家書久寂寥幸君因候騎為我問金焦京口[illegible]

山棧宿馬道即漢相國追淮陰處
蕭韓天作合追馬故殷勤我到無人處江聲徹夜聞水自烏龍江入褒城大風誰思漢高棧復屯軍童子指星宿險晴却未分

太尉村題袁茂林先生古器
斑駁商周器深藏太尉家吾生猶見此絕域有光華不夜星文落諸陵盜賊餘聞諸墓葬壺鐘盡由黃巢掘出歲時無復辨亂後一咨嗟

草壁峪
石魚無復得此中有魚龍掘地破石可辟書蠹汧水何凄凄蕭瑟郭司直閉門花一谿流雲遶大漠厲馬蹴高隄為笑逃人射三年到隴西

隴夜聞擣衣
擊柝孤城莫清砧絕塞愁夜深眠不穩衣綻補何由星月延三輔魚龍泯九秋魚龍川忽傳消息異大帥下蠻陬時下首王復調隴州京人入蜀
甲冑功名薄衣裳別淚深馬嘶明月下虎渡隔溪林危戍秦川靜秋風隴夜吟誰家征婦苦斷續擣寒砧
羌笛關山遠關山嶺隴川秦風鐵駟寒高秋懸漆甲盛暑戴皮冠幕府誰分績將軍未築壇從戎夫壻膽妾夢敢還安
遼水歸無計隴山別又多盛年不相待秋色夜如何築室巢鷄鷄囿田參橐駞隴州東人盡徙漢中中原望異起回首泣西河

冬日將遊西夏再過袁公耦園
更欲銀州去還從太乙來雲隨山色換鳥向日邊回高榭塵猶積名園花未開遠人畏春及桃李不須栽

待僕出塞不至
行止都無著幾年望汝來亦知歸計失且作異鄉回林鳥飛還沒柴門閉復開池陽風雪盛未必過輪臺
犂小皆如此乾坤奈汝何入關晴太甚出塞雨偏多野戍笳聲急荒山樵采過坐看原上月又復下汧河

公劉里立春日望餘雪
臘盡春無信周原雪未乾即今陶復凍猶苦及門看遠[illegible]低殘

照耆𢈪耐薄寒甘泉清暑地作賦獻人難

甲午西夏戲作代送出征人

鋏相誰家妓（妓舞為鋏相）酣歌尚夏聲折花蜂滿袖對酒夜彈箏雨雪他鄉淚關山昨夜情莫言離別苦盜賊正縱橫

漢渠望長城

長城何莽莽番漢昔年分河出西戎窟山開北狄群黃茅并萬壑白草插孤雲一望胡天闊邊歌處處聞

喇嘛經年過每從河套回大都為哈慎故作講和來繒帛朝廷困車牛城堡衰秦人不愛德天險已塵埃

登樓遥極目口外定如何開市橫城下（橫城地名）諸戎已息戈頹垣山氣直盛暑塞雲多兩耳黃河聒蕪田任婦歌（塞婦拔草田間⋯⋯田女所於⋯⋯地）

六月唐采臣置酒南塘舟中作別客有度吳曲者隱隱多歎息之聲聊賦短章奉酬唐子

屢別無行色殊方會面難我車忽已駕溽暑雨下河灘莫度吳儂曲寧忘沙塞寒關繻久棄得又復過長安

渺橋今夜柳而向南枝一片黃沙氣都非惜別時樓船垣外動簫管荻中進我白賦河水君聽六月詩

靈州懷唐采臣丁辰如

飲酒仍中衛（中衛酒最佳）今宵獨醉人邊城月下起歷歷向河津靈武家難定（丁家亭夏）朔方官更貧莫揮他日淚留作馬蹄春

木波

終古無晴日今朝有塞雲犁車原隰上陰霽未全分寨築扶蘇墓戎使不宿墳半年秋易過⋯⋯時聞⋯⋯

京師送胡擎天歸漢中藩邸

齊年君最少不第且先歸馬蹴風雲去山銜雨雪飛南宮何歲月西棧自光輝亦羨棄繻者翩翩在帝畿

汴城

芒芒禹迹裏盜賊昔年侵波浪吹城起樓臺沒地深⋯⋯公日落項國已龍沉萬竈浮烟下游龍何處吟

喜入大孤

亦似無天地湖山入望虛秋風失彭蠡雲氣自匡廬飽聽三逕雁歸收萬里書所親能劇飲吾弟有圖蔬

虔州上佟滙白撫軍

再徙三山轄仍開八郡符封疆幾大吏兄弟此難虞（佟兄向亦撫閩⋯⋯）雩鼓鄰甲林飛莫夜鳥遲來旌節觀海氣未全蘇（⋯⋯）

䘮乜依人久十年慌與巴公來愧覓而親老未歸家井邑攢高棘門庭起莫殤誰憐羣盜掠失路況天涯（暗出都⋯盜掠）

歸賦

歸郡已三月到家將及春漸看兒女大不覺老隨人雲蓋峰如削梅川俗已貧十年鄉語失下馬說西秦

中原飄泊久親老且歸耕井邑無安土山城尚甲兵霜花餘蕉畝風雁走河聲子弟不相識呼童數問名

丙申自秦中歸送弟燦就耕烏石壠

每羨西周古千家尚力耕高原無與草春日少人行稜稜谷山滿衣冠亂世輕鹿門歸去好閉戸有松聲（時弟新築六松草堂）

復出

歸家未半載春莫雨辭家拜母⋯⋯婦征涂日已斜初晴雲出

孱驟雨樹飛花吾道謀生拙頻年去路賒

黃竹嶺

高峰日欲頹二月八閩來石突交飛瀑山空易動雷無風人急渡欲雨鳥先回處處燒田校春荒尚未開

汀州旅夜

樓外十年客城頭一片山高林人不見春莫鳥將還天地皆孤壯兵戈尚百蠻長汀今夜水嗚咽夜潺潺

回龍

陡然高磔出一浪到峰頭峰頭地名春漲失天險回龍夜夜浮勞空山共落下硤石俱流寧向窮邊老黃河渡不休

折灘

輕生甘辟眠不覺下山巔船自峰頭落人從浪裏穿春波傾自

雪石賁迸青天回首龍巖上千川與萬川[illegible]

潮州億五姪侃

諸姪偏憐汝為儒生汝遲親人聊得食學語尚無期暑畏江城遲家須石鼓移[illegible]有孫歸未得雙抱見何時長孫生於潮江

午日金山園雜興

韓子送窮後移官到水潮[illegible]不知幾歲月猶有鱷川橋土荔鳴梭薄軍府殺蛤饒聲音序字謬絲竹更相調潮人以土歌合音律

稀衣數載罷五月尚披裘關塞烟霜緊谿潭瘴癘浮微風天更保將雨夜淡秋還觀王君洗守潮祠未修

海邊天易雨城外盜如麻有[illegible]都為叛無村不建牙[illegible]

壓風吹虎蟹官課稅龍蝦潮多土官稅競渡韓江急還堪聽莫[illegible]

南浦懷涇陽李屺瞻同年

聞君遂至此寧不顧柴扉歲月江湖晚才名鄭杜稀浮琴依竹寺中聖嘯漁磯李能琴書且[illegible]京南美春風並馬歸[illegible]

梁谿除夕過顧修遠[illegible]有愛女之慟

燒燭夜先明殘年忽二更椒盤仍歲月消酒自平生歌入吳娃館春回范蠡城畫弓人不見錫山除夜家家畫弓獨顧以喪妻廢空負綺羅情

丁酉西湖元夕

獨有他鄉樹春風最易生枝枝交客眼個個似行旌橋影燈前滅湖光雨後清因思吳越女午夜未粧成

姑蘇旅懷

又作吳趨客南園晚步遲無風林欲動落日鳥先知既酒醒春色愁眠聽竹枝此中民力苦半盡采桑時[illegible]造為苦

洑浙江

移舟就月影不厭聽灘聲木魅嗥風入江豚濯甲鳴雲從天姥亂潮自富春平石瀨懸星漢烟波徹夜明

烏石山待人

螺女溪前月娟娟共一秋蝤蛴留扇底河漢入粧樓歌罷金鈿小花香玉臂浮階前螢火亂似欲照人愁

戊戌中秋臨淄獨酌

作客秋無夜開尊月近人關山偏鼓角齊魯半荊榛古樹前朝寺殘燈異代身紛紛陽鳥過羨爾到江津

八月至岱宗

八月西巡日東遊泰岱峰烏同封禪道雲沒大夫松曉氣含[illegible]

岫天門散六龍平明滄海望長此憶朝宗

憶丈人峰

清晨登日觀不辨丈人峰大海林中散輕雲洞口封捫蘿失齊
魯斷樂起蛟龍見說山花與青蓮無定蹤

送丘海石令高要

不敢別吾于平生涕淚多大江無日夜絕徼有干戈（丘向參軍江淮）秋
老桃榔出灘空瘴癘多祇應對包井退食一高歌

喜同年曹禹疏劉康侯並至濟南

失意今相見都從此道回春風三輔別秋色二東來白髮悲明
主黃金媿築臺西歸鴻雁落為寄隴頭梅

孔林題子貢廬墓處

數仞宮牆外猶存築室場獨看周禮器無復漢衣裳冢壁洙河
[illegible]天地稱萬古一[illegible]

西禾[illegible]天[illegible]采臣

支[illegible]二十載[illegible]塞一依君揮手忽流涕不知生死分（甲午別時西行於[illegible]）
[illegible]都兩遂戊後饒日記滄海獨時於獨雁鳴何處青山若解闘

泰興遊季氏園

延今三面水戰艦幾時從江園城池濶人家橘柚濃落花飛浴
鸎扇露藏鴉禽猶有吳娃在依稀隔竹音（季有女樂）

庚子懷任誠菴允澤

竹西分手後幾日到江國（[illegible]）別館經殘臘歸舟已泛[illegible]
雪花山果落風登榔條新欲問前溪望十規啼殺人

江州憶吳短

儘有園中福清秋獨憶君午莊蘭蕙發百叠綺羅帶別久人無
緒京多雁苦湖北風吹夢阻颯颯大江濆

辛丑蜀口洲憶舊遊

江水沒江灘青山出萬安祇因山色盡直覺水紋寬春盡晴無
定巖花開未殘芳洲舊遊處好作故園看

奉新東同年黃泰升明府

春風吹客路秣馬故鄉回轉側江船急移軍粵帥來（時[illegible]藩[illegible]建）
亟逢經穀雨昔別食楊梅（己亥與黃飲楊梅酒為別）此後還相見窮途不用
哀

喜桐城方爾止至

未易遊關塞窮年客贛州居然吾土樂忽作異鄉愁米賤賒難
繼村荒賦不休艱虞得逢汝一話一忘憂

[illegible]壬寅三月苦雨[illegible]

梅雨無時歇薜蘿[illegible]封濕[illegible]落故巢泥老僕行將
壺空囊好自攜只愁行不得偏有鷓鴣啼

金石堂雜詩

兒孫今繞膝四十竟成翁但得干戈息寧辭丘壑中菜花無數
好春水偶然通只此長將毋斑衣樂未窮
逃亡童婢盡中饋只吳姬未必烹鮮熟應嫌割肉遲曉粧對楊
柳輕步到春池側想東歸近河魨食有期
簾外青齊架尊前月近帷課兒孫竊聽買婢妾先知風暖魚苗
出亭陰蟢子垂明朝有雪筍寒食薦春祠
侵晨眠欲起鵲噪樹簷低小幹應難集高風不易啼人烟三嶽
石馬迹五更雞（情事都是名）及此行沙漠天涯正鼓鼙

家弟將遊京師留邗止余渡江南

愁極渾忘酒潮回欲放船可憐兄弟別値此夕陽天水驛淹行

李京華判歲年斯遊盛詞賦斟酌向人傳

京口空山水維揚只客商此中交道絕別汝最茫茫行路貧能

賈依人賤可傷往來戎馬窟珍重製衣裳（弟客道原）

芋羅山

出郭尋芳草湖田近水濱居然浣紗石曾共沼吳人苔上蛾眉

月溪流舞袖春至今山下路猶帶綺羅塵

永嘉客西垟園亭

攬勝懷王謝登臨此地同潮來孤嶼下山入海城中酌酒看殘

月移牀碎朔風明朝餘興會還上塔西東（孤嶼有雙塔）

贈鄂陵韓叔夜

垂老承寵合蒸空罪田辟花留[illegible]羅與石刻浩然詩邊海民雜

徙休官願已遲衙齋滿眷帙愁絕北歸時

書情贈萬九皋大參

舉家吳會別辛苦適東甌島嶼山城隔人烟海氣浮壯心窮不

疾亂國淚長流壽角三秋後時時見蜃樓

家家臨水曲樹樹緊江船失計徙千里窮交已廿年府荒頗僕

病衰老怪人眠不是悲離索無由度磧邊

西去秋無信南遊雁已聞故人容損客吾亦重離羣谿惡江開

嶼峰交峽吐雲此時潮上下把櫂趁斜曛

答嵇叔子司李

廿年方筮仕便欲賦歸休紅稻供官米青山對郡樓波澄孤嶼

月雲散石門秋抗手西州去多君念敝裘

寄陳堯夫徐貫時

適越非得已千人計轉疎但添詩賦在莫問結交初地暖秋多

蚓江濱市乏魚（溫州海禁後并江魚無捕者）平生飄泊慣不敢恨離居

贈侯嗣宗

嗣宗高隱久五十竟無家雁蕩人烟少（[illegible]）身

藏大令帖力盡邵平瓜念我窮邊客時[illegible]一[illegible]

答姜尚父

憂亂歸關塞輕裝客越州溪聲浮敗葉草色照行舟禹穴未遊

得曹江空自流何時訪安道重過一淹留

病

惡旅饑寒甚中年錮疾加夢回嘗見母痛極始思家食少冬春

米生憎穀雨茶福衷常致病遮莫到天涯

山勢分河隴五原路未央邊風吹地黑積日照人黃鬪鼠多空

穴降城舊築驪因思漢室競衷甲狎名王（謂河套也）

半个城至寧安堡

不見行人迹黃榆白草深關山容易盡天地此中陰消渴尋枯

水燒荒炙野禽將家十七口黑瘦一沾襟

廣武營

碎地鎮州去移家且當歸風高天不暑泉涸日無輝丸姓羌渾

盡三河年少稀荒荒傷阪屋馳檄少邊機

把都河

九月行邊塞雪花風亂吹長城何用築番落更相窺萬壑奔秋

草羣山長牧兒饑來就氈脫牛馬雜成糜

登府谷城同劉正齋遊縣空寺歷歷指戰守舊處感而

成詩

雪後耽形勝馮高問戰爭溝中聽鬼語石坼攪河聲寒日一僧起孤燈天柱明（寺名天柱石）渡頭奔走欲即此悟無生

神池

高閣出神池無風天四垂指因霜漸墮鬚以雪成絲兔走鷹揩疾羊歸犬吠遲家家爭淈汲水斧夜深持

次大同

絕塞附荒猶樓臺十萬家邊笳吹朔氣孤跡走圓沙河到東流曲山連北岳斜明朝冬至節一夜煮胡麻

弔古

恭恭白登臺高皇七日回生還非廟算遺路得羣材牛馬玄水山牧邑紫塞來蕭書長此根經過重哀回

北口峪望蔚州

匹馬奔乾道孤城沙漠陰風高谷口斷石逆水痕深野雉銜酸棗神狐瞞莫林恒中三尺劍不試夜沉沉

甲辰京師別劉峻度

依君三十日怪我日騎騾失意狂言少窮愁酒債多青知春非熱白賞海棠過興至無人至狹邪攜手歌

儘有青樓曲良宵長汝知碎人常竊聽作意巧相欺乳燕生生語壁花細細垂眼前春欲盡分外月明遲

稼家非率爾魚米足西州君有故園在如何遠出遊（劉當涉人家揚州）兵戈京口夜婦女廣陵秋辟地宜蕭索繁華終可憂

夜聽伎

行樂無他日遣愁猶昔年美花宛席上小影側帘前愛至偏宜泣嗔多不受憐伊涼今夜曲為汝一鳴絃

題吳工部吳船齋

燕市誠何地吳船自在行但聞花草氣不見水流聲于世原無涉居官豈為名浮沉十載過即此遂柴荆

亭臺圖畫裏吾意亦虛舟近市無淸夜居官似遠遊風低高樹引閣小莫春浮退食歸來晚關書看未休

題高邑寓壁留示莫大厈

生平遊歷貫不信道途窮匹馬鴉聲裏孤城樹色中漸看仙吏至似許故人通暫舍都亭下蕭蕭落日風

同我聲名久輸他釋褐先雖忘燕市醉合記淛江眠貧是居官好病由逐客痊棠花滿里巷憔悴一年年

浪遊江[illegible]屬將老漸和平候吏詞頻[illegible]知君意[illegible]輕春淺雙過雁樹折半巢鶯夙昔依人者還應念友生

黎城道中

行人此絕跡迷路指村姬挈篋看蠶出分秧駕犢遲朱城宵宵微子嶺遲遲拍手聲相問山風隔岸吹

上黨旅夜

客居逢大旱向晚雨霏霏喧巷千家靜參園五葉稀（潞安以喧參為亂風地出參閒參）趣詩驚雁起聽夜賽神歸衙鼓譙樓發何人獨解衣

昔聞潞藩伎嬌媚鬬宮妝一代黃巢後三街翠黛荒（舊有三街）須知色妍醜直係國存亡玉漏秋風陌金閨徹夜涼

德風亭同蕭青令太守

何年李別駕小構舊樓臺夾右斜陽走前山雨色來鳥窺新柰甲花覆早春醅馮眺無朝夕狂歌脫帽回

幽意主人懨招邀共此亭背城高樹碧當戶晚山青郡小官無事風清客暫停他年回首望澤潞舊籓屏

贈南州陳吉甫

大江誰第一此老萬夫雄赤甲何年卸朱旗昨夜風關山嗔格鬬臣妾恥雷同側想飛騰意橫行碍石東

雨後月下憶塞上

爽氣霑丹露川光入翠屏他鄉惟愛月終古此離亭入晉橘花落歸秦莎草青祇愿醱蘆酒對對數秋螢

贈田二較書

簾動聞人至衣香近燭前低回光不定旖旎鏡中縣欽以輕風掠眉從墮髩偏殘聲河滿子歌似李延年直是花如貌非關慧有情回身斜理鬢側枕暗愁聲以我思家[illegible]淚遮爲情別生離無山下路一步一傾城

蟋蟀[illegible]

何物秋聲苦生生夜怨長遠吟低樹木側唱近池塘北董名楚機中婦西州砧上霜催人歸意切賴爾報姬姜

對伎有所思

一一皆秋氣閨中夢不成關山無限月鬼雁幾行鳴掌上花鈿翠燈前舞態輕忍將出塞曲擣作夜砧聲

龍門酒中候渡值客赴朔方先附書往率爾成詠

禹鑿何年始空山兩峽開斧痕埋絕壁星宿犯危臺竟日無人渡前村且濁盃好將書寄問河水夏州來

雨巴趙元溟澗齋

釋櫓華池下連宵白雨深秋花已謝葉野鳥不歸林聲斷愁河涙園荒起莫砧與君聊卜醉樹上聽晴陰

穆陵關田婦

水壽關仍設穆陵人獨歸秋花生亂鬢霜葉擣寒衣歌以薅田發烟爲晒麥稀不辭沙磧雁與汝一行飛

甜水堡與野老閒話

一望天無際山城四五家篳門茆塞穴氷窖飯藏沙月出牛羊返人歸雉兔賒周遭坐麥麴細碎問生涯

喜賀蘭草堂初成

卜宅兒童喜無家似有家魚鱗翻磧雪蜂蟄釀春花山氣終歸陝河流不向華居然萬里勢盡室在天涯

亦有推移志題門活字間穿渠隔河水向塔背西山地擬尋花種強于浪稻退追呼天下急旅食敢辭遲[illegible]

除夜

塞俗仍除夕砂霜積上鳴亦知春漸至轉覺夜難明椒粽慈親遠盤餐中婦成今宵不守歲定夢到柴荊

乙巳送平涼葉司李升任南昌

二月河氷解春風草不抽改官君始去將母我還留白下桓伊笛江干庾亮樓真堪共笑樂無計出邊州

他鄉悲絕脈故國尚烽烟伏莽誰爲所將報與開南豐盜發春耕恐不然蜂生楊柳日人亂鷓鴣天置水章門下何愁拔薙偏

清明

寒食依然至人家祭埽時我生猶在遠未死已先悲日脚蘭[illegible]燭童頭楊柳枝羣兒堂下拜暗數父歸期

柳

窮邊苻築室繞樹已傷弓欲使桓温見先尋元吳宮地寒春不
至稚重雪初融向晚登樓望西山在戶中

異人

𩗗陽春晚晚二月不聞雷無數山田薄頻有積雪夾薄花穿戶
入撲樹傍城栽却喜朱門絕衝門閉復開

昔我公車誤誰知異路尊前代科目爲正途茨菅辭[illegible]
春地偏家水河渠不到門魁梧鄰舍少獨立歎[illegible]
但見黃羊飫可無緣蟻春操刀試小割開甕撒嘗新倍食愁中
婦肯[illegible]三年別老親蓼蟲那知味相與共忘辛
秦野西戎宅居然辨八方翩翩鴝鵒舞姚冶伙鞮倡桑麥聯羔
汁酡酥擣蜜漿招邀免凍飲不敵爾無妨

[illegible]釀酒

未嘗種秫米先擬醉中來就麴那能似當爐恐不同飛華漂醅
日浮蟻泛春罍設想湘吳綠金龜換一盃

醃菜

未嘗鄙肉食金齏媿居門醃醃沙蔥甲槃匜苜蓿根邊亦有沙蔥苜蓿二
種小鐵春入甕縣縣日成軒却比尊羹滑流匙加一餐

渠

捲埽工初罷城渠水一灣不能映蓬戶亦可沃春山土礪耕桑
誤家貧婢僕頑何時餘稻米販糴兩河間

燕

直似吾家燕他鄉欲定巢雙棲添箇箇側翅舞交交風退春虛
歸泥濕渠汎郊近人不羨汝簷下撥青帨

亦有封侯者遠天涯云歸店雪亭蹈火出谷本知樸江淺魚腸
利春風雁足稀不須防艾葉容與待雛飛

米

米價經時減春耕徵雨過貧家應得食肯棄此長河口外沙蒿
至沙蒿柳利燒烟城中渠水多仰天一樹笛童竪亦高歌

九條溝過容南歸焉達家書

直是虎狼國千山與萬谿泉枯春不活溝窄馬難[illegible]南
走移家獨向西自從辭骨肉鄉信淚中題

丙午至秦州

昔時悲杜甫吾亦滯秦州豈盡才名誤都爲旅食愁丁花羌笛
亂分水隴河秋未省東柯谷田荒賦不休

見說仇池穴西連麥積山不能知戰陣先已失嚴關非子馬多
息公孫使未還縣姚誠愛國莫過[illegible]

隴西王郡戎部落是何年假用朝廷官將軍拓地偏前戎牛飯
撒尤阪凱歌旋只此開邊累封侯事枉然[illegible]

軒轅傳上谷八卦雪中明谷上邊雪形都八卦未必仙人來居然龍馬城

昔秦州地松蟠尋鳥跡河靜一樓聲北寺哀笳發山尊獨夜傾

行經隴坂

不見隴頭水行人亦斷腸八川風在樹十月瀑成霜西岳馬前
伏南山鳥道長從來多雨雪幽咽爲氐羌

吉安舟白岳汪舟次見過別後却寄

頗怪廬陵郡詩人近代稀與君一顧盼別後有光輝匡岳消殘
雪江船趁夕暉春風吹不遠鬼雁好同歸

皂口歸舟憶無錫姬塞上

朔方不易到歲底且歸船江水如長夜江風正渺然[illegible]過孟

護法須摩詰當生是藥師 老人存示八稱藥師佛矣 所壁集卷拾湮沒獨殘
碑
傳聞春杪後 葉主試庚戌 把卷益心悲天地寧無意升沉亦太奇拈
花迎葉笑擊竹爲山知多謝張公子并州昔所師 張係丹徒人晚何流寓丹徒蜀薦卷出張房
多生定多難屢致僕夫逃 二場僕又逃 尚有蒼頭在翛然舉足高松
杉風不住溪壑雪成濤日望京書至扶藜出北滦 蒼頭吳人日望京書趣晚出山
舍弟才思鈍承聞設館初 時燦弟在帳葉有 人師匪所擬應對定何如
封事馬周好參軍魏絳餘祇應同紀子 紀伯紫在龔幕 贓盡著殘書
翁這荒山老蒲團向夕單彪巖同禮塔椽栗一充饑刻草慈親
在遊燕舍弟孫明年春夏未[illegible]望放歸[illegible]
[illegible]
失學吾孫頁公孫[illegible]年共看[illegible]通[illegible]祿監庫須危
坐荒莊且種田賢愚容易辨敎法兩家傳

懷葉具京

一生無定跡謝汝最相思不住吳中札多懷塞北詩通家經亂
後入道阻戻期三百鐘聲裏何人解穩持

大雪懷劉止一

望汝遊山屐杭州雨雪來養生惟藥餌趺坐即蓬萊詩許禪中
定詩從別後開 劉多晚製藥先有詩出別值晚出山歸始見者 不才甘朽棄歌哭獨東
回 劉書謂晚笑則真笑哭則真哭以詩屬晚論定
相依僥八日心事極綢繆南海千官夜山東萬馬秋 晚丁交劉[illegible]濟
南 交情得僑札辭賦失應劉獨坐涼聲裏霜風吹不休

長至懷魏善伯浙幕 [illegible]

衆夫皆可見獨于隔蕭牆五十過冬至 魏與晚同庚 千峰背夕陽筆
因人借禿身與世俱忘牙齒將衰落高歌殊未央
少年惟異姓一別七年餘令節看都老兒孫習未除絕葷廿微
蕨貪佛乞方書却喜燈花滅相將夢故廬 連夜夢魏

悼蘇州老僕

不臘誰憐汝浮生亦厭吾袈裟供麥飯唄呪薦香芻竹化從羯
越魂歸莫向吳一心望縣鼓脉谷是西隅
隔院聲悲緊今宵漸不閒坐燒吳會字同向懺中文 時禮懺 梟鳥
鳴高樹鬼風吹黑雲華囊餘衆襪大約有孤墳
汝以成吾覺驚心念涅槃爲時無翦爪敢望一身安食冷胞中
轉年衰肺氣寒取燈流脉去䰐鬢已燒殘 痰短觀取火誤然鬢
老奸[illegible]殘生[illegible]
[illegible]
粒乞尺剎那灰鬲雪荒山滿高低[illegible]
先君諱日奉挽羯磨師[illegible]
隻屐西方去他生定見師何當圓寂日是我薦亡時積雪鐘聲
隔對龕臘夜遲蓮花趺坐好寶樹亂風吹 [illegible]

臘月奉懷嚴顥亭都諫

又復餘杭出思君不見君長橋 地名 河凍斷隔寺梵鐘聞貧病緣
㕘筆丘園對夕曛虎溪蓮社在頭白好同羣

西陵寓樓送劉止一山左

共有慈親在驚聞疾漸時趣君歸馬速似我到家遲築埽江帆
阻長淮雨潦饑 聞常鎮[illegible]淮徐饑民載道挽河 遙知閭望苦衰鬢白如絲
樓頭難聚散月忌入招提拄杖吳山破饑烏越嶠啼衣淚三尺
雪河覆一船泥信循江關凍苕溪隔霅溪 劉從吳與北歸

稀家堂藏岵瞻延尉樓坐

極目雷峰並湖頭十萬家烟爐融脈雲開落種蓮花市隱綠都
寂樓居坐不講諸經翻刻就取次註楞伽（藏樓對雷峰植蓮為蕩多刻經註楞伽）

辛亥五十初度

學易曾無過知非倏五旬浮生困童僕頂佛報慈親瓔珞栴檀
閣醍醐瑪瑙春入山渓未得亦自遠風塵

同年郿州牛耶乾武功楊九如先後成進上作令東越
咸以事免官作詩懷之

只嫌長吏賤不用悔南宮解組春風後吹簫酒肆中（牛言吹簫為樂楊隋今松陽）
酒越巫綠鬼牆湖稻限年豐一月自郿州白青天晴武
功

[illegible]雨水遠涉[illegible]

安穩京都未吾歸出世初一生癡獲誤五十貴毛[illegible]雨水愁吳
沼春山隔越青躬耕胼手足期汝在親閭

訓陳羌師

直似劉楨病憂勤步趾來無才羞令德有過墮塵埃淑氣連花
萼（陳篤友于）春風一樹梅（一樹寫梅）詩文討論劇未許藥籠開
賴有良醫在一時三折肱（諸病交作）刀圭自名相供養媿山僧入道
貧非病行歌應且憎撫琴兼學易不敢負孫登

龔伯通煮虎跑泉飯碗識題

壺餐今顧悵澗水入春霖屬厭小人腹飲氷君子心碾渦巖石
下花綻洞門陰一食充虛氣窮途慰盍簪

梅下望家信

又覺春風到梅花信不來隴頭蘇連國庾嶺鬱孤臺（母在虔州）地以
青天接書難白首開暫收遊徽渓（晚年又有嫁覩幼女）長嘯大江回

贈陳爾淵

往往欣相見窮愁古道難入門亂青帙高論足盤餐柳折春將
盡絲哀聽已殘歸心似江水對汝一洄淵
諸子文如此（陳在年少縣才）驚龍起竹林吾才非一石許汝易千金桃
李蹊先發松筠露必深舍人得杜句鳥過有知音

雨

兩年風雨過未有極晴時犁電看郗晴滂田熟未期瞀扃蚊蚋
細寒食鬼神哀子弟生相棄江船獨到遲

別嵇淑子太守

東亂三江去西浮七澤來（嵇從溫州武昌升杭州）宦情徒若此吾意亦先
灰鵝愛山陰[illegible]林渓處士梅長齋[illegible]佛不復[illegible]中同飯（往與[illegible]）
[illegible]
按盤天目冰却[illegible]武昌魚遠岫窗中[illegible]劉高齋郡內居人歸禪寂
後食絕滌荒饑[illegible]飯空忘舊淮陰有故廬

湖上宿黃公房

紫林（黃名）鳥石下結構趁湖陰岳廟從墳起蘇隄傍柳深日暄杉
漆地盃渡水雲心腰脚衰同軟鐘聲夜欲沉

竟日餓

一飯從鄰舍今朝雨閉門秖應安義命不敢憶兒孫蠶豆莖莖
熟櫻桃樹樹繁無由供養佛餓餓給孤園

放生虎丘歸

放爾歸池沼放[illegible]田水香寺中山一半塔裏竹千行晙藻知人
性乘流對夕陽君生如此日何以救流亡

阻許灣

汩汩新秋後南風尚有聲篙頭沙際立人背水中行虧膳三旬過（晚自常州至此三十月粥飯斷蔬菜）鰥居百病輕慈親應望絕寧悉莫歸倚

建昌府泊聞六弟槻先歸賦此

聞弟河濱槻（弟歿徐州）春風泊此城誰令汝客歿渷媿我為兄末世高天彭空山斷雁聲軍峰（山名）沙內轉漸覺近柴荊

湖東廣昌縣早發有懷劉何魏黃諸子

金精餘百里猶似遠他鄉兒女掎南北（晚小兒女客贛州夏州）親朋肯喪亡高風秋不落赤早草先黃急趁明星起溪山夜傚裝

油草灘夢得五嶺三吳句足之

浮谷憑高鳥啾啾夕噪林又從洲島去不覺木雲渷五嶺重陽氣三吳百兩心江灘終夜轉清絕梵天音

灘子磯

五馬歸稽（磯名）處高磯湍峽流魚鮮烟雨氣石白（魚鮮石白皆贛州石名）菊花秋少食衣背進長眠病不愁往來得如此失喜過韶州

湞陽

絕壁流湞武（二水名）高帆截古羊（山名）亂雲化為石炎瘴不成霜浮海窮愁計長齋老壽方出山偏病少端賴大醫王

那旦見苗頭有生意可愛

十月連陰雨蠻陬飾氣殊高岡丹秘匝平野綠苗鋪學道多屯蹇逢人倍囁嚅茆茨三四屋階水到庭隅

值雷白郭凌海明府出羊城嘅更適徐聞酉詩寄意

我到君先出君歸我復遊螢光穿雷白布鼓逐雷州雁斷江關信猿啼嶺海秋島山居水下雲墊一消愁

西河貪自慟添我鵠傷悲（郭子歿於楚弟歿於徐）生歿寧無數家鄉恐未知詩憎官命達賦重洞蠻虐民氣甘疲敵科征或後期

宿城月

如是看城月城中月一灣沿溪頻見鹿近海漸無山露溼沉高栃藤枯繫夜關短垣知可踰幸落客嶷傑

自雷州渡邁特坎經倒流水作

軍縣高樹上戈壓破蠻邊大蚌漁曾挂孤豚虎柳眠一路（故稱捕虎軍營俱置高樹上）花雕林不落河走月為穿裂餅充枵腹吞沙吸苦泉見說張師範窮追太保軍蝸河人欲渡敗績海如焚射馬（嶺名）參差出擎雷（山名）隱見闊此中神兒厲百戰有餘氛

海安南渡至於海口所

齊起供慾舜嶽波不暇愁蛟龍真得水狙主獨為州鳥淵隨風起天低文海流猶闊銅鼓角魏鶬石更吞舟嶺南天地小瓊島亦如漸一日輕風過連檣側港收鯨埋黎母水（地名）柳挂越王頭（瓊人呼椰子為越王頭）津吏數行李蕭蕭對客愁（海口吏查客貲）

顏盧夢亡姬

鰥居十九月常恐夢中逢汝骨西河暴汝魂南海歸鹹湖入礫巷（地名）臭水（地名）郎香閨不若蓮池好淡淡鳥樹倒

寄懷徐聞宋又素明府

生成王伯佐枉汝奪珠官邑小墟爭米巫嗜鬼築壇下車疏海禦化盜倍衣冠天末謀臣在中原定已安別久從何憶相依鼉鼓邊側身驚未定削跡又南遷月照城孤島烟銷海一飛歸期難預卜端的莫春前

高雷平楚過英利地名亦無山老樹盤根立如人伏莽間泥沙淡
汲鄉虎豹怒當關斬木誰通道岑岑任往還
緩急誰公在相思隔海濱計程無百里書信動兼旬冬至揮團
扇輕霜拭葛巾心知酌椰酒開口笑人頻
吾才難出處心曲少人知君有長生術宋好神仙之術何嫌吏隱遲
盧無蚤蝨勾漏有瘡痍天地萍蹤滿升沉任所之
歲晏仍為客閭門絕望時慈親還失養有弟亦東馳弟京升石將度江南
香刹容身否蠻鄉乞食誰偷潮近時佈瓊潮十一月不潮而長謂之偷潮柔櫓
一相隨

早發三營至臨高縣

三營聞夜雨百舌囀春聲已覺天將曙晨雞不肯鳴績麻當美
睨[illegible]迹新英[illegible]日飽鐵釘微何[illegible]

儋州野望四首

不遠征南將羞稱馬伏波折鎗擎耀鼓掩耳聽蠻歌人面同猱
玃山精附葛蘿中原民力盡瓊州有俘俑開拓此如何
擲擎遠戍語荷鍤熟黎哀俗廷頻添稅田荒不易開炎風吹益
智儋州產益智長樂三節茅屋倘春梅惆悵江陰客儋州問道來
載酒堂中像桄榔菴底廳蘇祠在春堂址有像天淵經出處蹤跡任飛潛
荒裔黎諸峒黎有大小峒垂腰草一鐮蘇公才爾爾吾亦可無兼
漸與南交近誰憐宅朔方蛙鳴未驚蟄冰凍正繁霜老樹夯春
色山花度臘香服車沙氣熱誠恐陷牛羊

贈通州張厓州

張騫牛斗去吾亦泛星槎西域天人直南蠻草木邪還官寧擇
地飛鳥即為家自入珠厓郡題詩復幾車

儋耳蘇公客胡銓黎子雲古人曾唱和奇何亦詩文戴笠吾何
許憐才世有君但令車宿穩自儋至厓俱夜行牛車不敢辟炎氛
見說藤橋路生生入鬼門箐林蜂刺客毒樹毒流脊汲水問嵐
氣燒牛壓鬼魂黎人燒牛肉祭鬼愛齋脾胃弱心折此郎溫諺云不怕鬼只怕郎溫郎溫水水毒飲者輒病
露淡翁眼澀是物胥蜘蛛腥穢黎人市淫昏鬼子巫相思期臘
月入厓日中沙熱難行惟暝月稍減未到算歸途難徑交巖樹愁猿夜嘯無
聲畫衙齋掩庭無吏復閒四時蟲不蟄五指海為山石蟹榆林
港地名蚺蛇淡水灣地名文身黎俗古生熟結繩間黎有生熟借貸結繩為券雖百世子孫驗
交趾雄雞叫南風始一聞厓與交趾對岸如鐘聲隔岸厓聞交雞聲如鐘響對月
夜銷魂金沒多銀沐[illegible]香沉三亞村[illegible]蛋船頻竊
取于汝定無存

別張異齋厓州

愛向牛車轉愁經火宅行炎州十月出黎水萬山流鞭血鬱鬱
楊張有鬱鬱楊傳奇齊身朋霧秋無由隨五馬細數海中漚

那騫十數里山水作

何地不為客羈孤奇甸春氣蒸沙陷瘴風漲海迷人細碎蚊蠅
出低昂讖眩嗔高天一俛首世網臨吾身
海瀧風兼雨山窪足稻田蛟龍不藏窟星月竟沉淵命順依人
冷途窮活計偏古來聞道者作意任迍邅

忌北渡

二月東風正海潮南北圓珠池原洩氣榕樹竟參天緩急親朋
肨舟車裋褐穿寒釐供一飯猶自斂青錢

瓊州雜詩

窮猨不擇木蕭颯海南濱捷脅羈雙跡行啼過一春數奇空托
鉢禪定賴安貧只可了心曲無由慰老親

憶遠慈親苦凝眸寢未甘舉家饒有婦經歲似無男冀北同河
北江南與海南（條帶山東客江南）欲將黃丁木並逹小蘇函

先公當季世欲就海南官粹亂依珠浦騎牛戴鵰冠有虞終不
臘報楚已非韓迫休孤臣淚吞聲瘴癘難

黎岐交竊發起釁最纖微六角黃藤帽中身吉貝衣（二類服衣身牛）椎
牛遞椒酒擊鼓賽神旂犢犴何難制兵威與德威

淫俗班帥廟（海口有班帥廟爲邪行淫祭祀之所）爭邪賽神壇（海南名邪爲妖）不夜多
行露長街卽合歡褰裳清易涉擲果臭如蘭（野合以檳榔爲媒）忠介文
莊在海瑤若爲風俗看[illegible]

瘴氣花爭發荷桃菊與梅未嘗星火近好趁莫春回天夜高文
科殘垂光稀開（瓊夜多突老）藝空笑難卜午後更徘徊

渡海

欲想河頭（摩康龍名）去先從海口歸飛飱傷蜆蛤脫粟笑螞蟻儒術
曾何補禪門恐亦非徒歌商頌出不制十年衣

島郡三千里吾猶濟一川高檣牙鼓動天末放歸船風日如無
損波濤正晏然拔刀斬衣履誓不受人憐

大魚拔山到（時有大魚數十噴出舟前後舟人大擊板蓬而退）鳴梆擊板篷如何離窟
宅轉似嶽潛宮我有鵰鵬力愁生鐵颶風自甘伏春氣變化海
濤中

披衣裳面睡念佛上慈航儕耳鷄心木斂船龜貝裝風平潮白
細海蒸氣偏凉未有生還樂徘徊出故鄉

漢口宋又素好言道引術詩以嘲之

丹砂化金處黃白盡乘風不爲神仙術如何入海中荆巫祠爸
見銅器刻齊宮迂怪嗔方士少君還少翁

大人長數丈隱見巨公身欲把旗星出頻看脯棗新祠雞天帝
卜牽狗柏梁塵念汝中年今東甌壽幾何

清風亭上

嚙木蟲聲碎羣鴉噪樹巔稠州猶碧血瓊島只蒼烟老去樓棚
陣其如沉溺天祥興知不再尚有漢唐錢（高雷尚用五代漢唐錢）
細葉青青落殘花而而開海邊偏有虎石裏更藏雷野曠山川
見城空鳥雀來甑中寧攫食不敢棄炙煤

得信

信自海南寄仍從海北開見孫無一字[illegible]僕有書來鹽埠官民
困山田水旱災（寧都[illegible]引[illegible]吉之所[illegible]尤甚）空發難自給且
爲老親囘

吳川縣三江口就舟下梅菉

大海初歸客吳川幾覆舟颶風天欲墜鯨浪雨爭流諸港迎饑
館千家傷水樓一篙能泊岸生亦可忘愁

始興江

往往三五里溪山合迫船急湍如下阪快馬不遑鞭人語風灘
亂江聲夜月圓故鄉大庾北天末已經年

梅嶺

兩年都六月遠道風歸來熱氣焚山標炎風假夏雷三灣天外
折五嶺簣中開稍喜虔南近江船日莫回

金魚洲早發

又辟三畝宅高挂一帆秋螺石敬南斗梅江向北流天將閒寺埨人且泥公侯老我嫞垣慈終為丹檴謀（洲有高閣林樹皆面寺之後顧皖存有起立者意）

閏秋領五姪尚侃長孫胤讓東下守風吳城散步望湖亭

三世同為客新秋作遠遊千家湖水內一夜亂帆收蔬食從吾願長眠任汝愁鈔書風雨罷（時令侃輩寫書）眼倦且登樓

吳于政謂皖不食肉面腫喻風惡乞酒肉江神作此嘲之

肉食非無器何嫌豢豢見神寧不饗雞豕自餘生已見驕奢極猶疑殺戮輕風濤雖太惡守剖豈能平

九日至天目值覺老人同白松雲居二禪師禮開山塔[illegible]

[illegible]

晚亦月雨登焉[illegible]

兩年西目別重九拜師來大衆齊傾倒諸峰獨往回黃華崖底落丹葉雨中摧恰值獅巖合（岩係高峰禪師閉關處弟子禪關斷崖中峰所望拜不得見）復一開（時覺老人出關者浴）

七言律

寧夏曾　畹庭聞著

巳丑寄懷仁和張天生

烽烟阻絶故人違回首楊花夾路飛自是樓船吹畫角知君薜荔掩柴扉六橋歌舞春風斷三日錢塘潮信稀老大乾坤空炙背亂飄孤樹雨霏霏

寄懷仁和馮千秋

京闕同遊如昨日殊方烽燧隔經年金臺一去銅駝沒鍾阜空悲玉帛懸（畹與馮在南京同學）龍逐秋濤爭海與馬聊春草下江烟揚雄才力知應健且向衡門著太玄

春城依舊草離離休道江藩百萬師已見中原歸禹貢何曾馬革葬張伍湘南設想金鞍出嶺北徒勞玉節馳獨使行人揮涕淚將軍何事捲朱旗

哭浦川黃海鳴

高樓樽酒夜嘗開白馬青袍幕府來小苑官梅遲自放隔年春燕獨相猜關西莫負饒朝策河朔徒聊袁紹杯鄭衛笙歌今日盡灌嬰城北墓生苔

章門萬鬼無家哭寒食春深一鳥飛弟妹終同豺虎隔君親不見蓼魂歸過徐把劍慙吳札入洛于人笑陸機柔櫓只隨南浦月江皋依舊白雲稀

竹西贈城固羅懷圮兵備

十年耆舊泣途窮衰病無家任轉蓬身世那堪兵火後山川半入畫圖中（羅工於畫）隋堤春樹流鶯集舞閣飛花亂蝶叢聞汝漢南茅屋在急將書信寄江東（時羅將游漢中）

無錫唐采臣宅憶舊遊

春申澗裏斜陽遠泰伯祠前孤雁飛江上昔依劉表去海中空餞趙岐歸（乙酉年用刺唐正出江上同周伸之乃歸）論交十載家難問插樹諸陵願已違想到淮亭烽火接橫[illegible]高佛市人稀

中秋惠山雨同錢季深蓉西仙

古寺荒林萬嶺秋天低樂洛水爭流無端風雨留人醉到處溪山動客愁空闊蛛封垂邈石竹枝歌出采菱舟鄱陽一別長洲苑遊莫哭宮麋鹿遊

辛卯北固訪顧與治

金焦漠漠與雲平山北山南秋雨聲此日看[illegible]來市[illegible]能泊酒酣劉伶蒼茫興城時彈鋏遲暮佳人夜撫箏（顧新娶姿舊曾江湖田遊累[illegible]）自是扶攜採藥去追呼未必鹿門驚

題萬年少年伯隰西草堂

歌風臺下夜烏啼（堂在清江浦）鬱鬱山莊古木齊半畝桑田人去住一湖春水屋東西足臨豐沛蟠龍虎地接青徐雜鼓鼙獨把漁竿憑月釣門前草色正萋萋

雲間邗陳臥子夏彝仲諸先輩兼悵王玠右王名世

泖濱風雨下孤城愁絶灘頭鶴唳聲塞外又傳收嶺外（粵開兩粵復敗）蒼生今復誤儒生戈船戰罷人稀出海市春回雁不鳴寂寞滄江回首晚機山無恙月空明

檇李依韻邗陳堯夫送別漢南

離亭風雨得知[illegible]西并傷花趁晚陰披禍說存王猛志報書須

辨李陵心泰宮石燕春應集漢時銅駝草又濃謝汝綢繆西望意使人愁絶隴頭吟

白下送王杲青扶櫬肇慶

天涯消息與誰傳異域驚聞鵩鳥篇亂後移家還十廟山中哭父已三年兵戈落日江湖外與櫬春風瘴獨遊尚有衣冠歸宿草七星巖下自啼鵑

阻風燕子磯

獨上津亭坐碧苔蒼茫風雨向南來不知芳草隨春去但見潮聲徹夜催六代笙歌餘夕照百年征戰老塵埃江天一色城如帶惟有漁人棹月廻

金山競渡

客路天中簫鼓急感思空想薦衣回[illegible]從醉後招魂去不起江[illegible]邊飲馬來（[illegible]兵至南渡）萬里瀟湘龍虎鬭三山風雨鬼神哀五絲續命還如此忍見牙檣錦纜開

維揚同王于一泛舟平山堂

青青荷葉出孤蓮蕪井荒墟夾棘叢（山上有第五泉與史公墓近）地軸仍傳通蜀道瓊花無復向隋宮幾多戰壘樓船外一線長江烟雨中爵馬魚龍今已歇開樽猶得故人同

敬亭山

日落高臺柳澗青丹楓翠壁半凋零干戈迢遞江邊老蟋蟀凄凉月下聽萬壘雲山藏謝宅一天風雨掃秋亭徘徊不盡登臨興醉臥蒼苔看古碑

將還潤州留題方漢章水西草堂

千峰寂寂舊門局家落寒蛩秋滿亭眼底龍蛇分漢楚山中風草自雷霆長林繖刀當檐令隔岸漁舟帶雨歷詩到水西頻寄酒我歸北固醉初醒

海陵劉從三邵同葉子開鄧孝威諸子飲花下

一路清溪十畝田半山亭畔柳含烟友多愛酒真何逐興解吟詩獨鄭玄（[illegible]）鶴隨高樹沒樓臺况是大江懸故人蝦來忘歸得好須松雲白日眠

送友人崇州省覲

五狼山色對柴扉此去西風動綵衣寶藥每逢蕭寺住吟詩獨向草堂歸盤中酒熟黃花老江上秋深紫蟹肥百里滄洲成異域與攸燕子背雲飛（友人有燕子草堂）

江都寄悼華陰王文修

別去天涯淮水急江[illegible]

桑落他鄉還舊醉[illegible]孤客思家仍霜月[illegible]三秋作賦豈登臺先憑太華峰前雁為報青牛雪後來

壬辰登萬歲樓

仙人鶴去昔年遊今日空登萬歲樓兩晉衣冠歸禍在三吳烟草大江流風吹楊柳迷臺榭雲捲春帆入斗牛莫向梅花弔陵谷金焦默默下蘆洲

練溪三月拜汪文烈祠

聖主寬天萬國哀孤山猶見講官來身殲異代還祠廟盡滅中原尚草萊風雨瀟瀟三月過（甲申三月國變）松杉長倚百年開傳聞陵墓今銷落不及詞臣土一坏

濮口留別宋又素

清漳如帶草堂東獨樹分明一畝宮僕病苦遭風雨後（一僕病留宋處）

我行偏向亂離中蕭湘有芷江難涉忠孝無成路轉窮侯得衡陽羣雁到愁看秋色老梧桐

章華臺寄懷何觀我先生

別離苦憶瑞靈初（與何贈別）鼙鼓中原涕泗餘親老間關添白髮君恩珍重賜緋魚可憐問道家難問欲報生涯信轉疎莫怪江邊藍雁斗荊州八月故人書

江陵寄三原友人

衛公祠北故人居念我生還齊瘧餘萬里先憑烏鵲報十年應斷鶺鴒書鋤爪亂後青門老憶弟愁時白髮疎湘水芷蘭無可佩高秋杜曲一停車

鄴中山登高

荊州城北有高臺古樹連天秋色來將振征軛爲客盡遠安征戰幾人回（時荊州軍與安南相戰）私將涕淚酬嘉節笑指雲山落酒杯彭澤南窗無恙在菊花好向故園開

九鼎憑江定向誰包茅不貢更何爲萋萋鸚澤悲秋日冉冉龍山落帽時河朔曹仁堪北走巴西關羽正東窺（時有司警）可憐毛髮萊莖短謾插茱萸賦楚詞

納納方城漢水昏登高苦憶舊王孫宵宮芳草猶迎客沙市妖姬早閉門萬里誰家擣素練一聲何處哭玄猿乾坤日日當陽九忍見陶公花滿園

癸巳幽館訪宜川劉石生

昨日入關苦憶君陶復陶穴何紛紛西周倘有公劉里北池曾無不窋墳著草春風還紫氣高原老樹自青雲亦知歸雁聲聲急況是幽亭月夜聞

甘泉宮

圜丘雍畤諸侯邸定有金莖承露盤鉤弋夫人雲外見瑤池王母鏡中看烽陰寒老窺天易暑雨溝渠下馬難獻賦揚雄今白首建章宮裏萬山寒

始皇陵

東渠漢門巡幸去崩年不在阿房宮泰山壇禪空朝[illegible]漬魚燈幾夜風已見旅鈴回北極那聞烽戍過西戎長城似築千年恨墓草蕭蕭牧馬中

漢中王城秋興

雞頭嶺下萬山開漢主當年拜將臺遂使金甌歸一統誰教銅馬犯中台陳倉非復蕭何道天棧空遲徐庶回講獵栽花行樂事場鄉羌笛夜聞哀

曾爲逆旅餘吳國豈復因人論蜀都宮帳酪酥常得飲隴頭鸚鵡自相呼乾坤誤擲三泉縣將帥何知八陣圖虎戰雲旗金鼓震高秋獵得一熊無

炙背三年辭漢苑龍興虎視此中分揚雄謾作美新論司馬猶慚封禪文西割蜀江渾白雨南流楚峽盡黃雲曳裾寧向王門老故國烽川雁幾聞

秦川桂竹從來少暫見爽斜陋地生春米也知水碓（[illegible]）食魚仍美漢江清丹楓日墮留侯廟碧血天[illegible]首可憐熟棠盡雁飛殘照落花聲

立春日雪中公劉里同劉石生康江左諸子

姜嫄河北雪霜飄卒歲終依劉孝標胡蘇到今無月令庫桃從此又春朝（胡蘇庫桃皆地名）雲乘枯草游[illegible]出天入懸崖裝裏枕惆悵

江東人不見五陵裘馬日蕭條

甲午北山除夜詩元日成

臨除岬岫堯高燭原上星河早近人百谷樵蒸風俗古（桑谷元日家家焚柴）三川醴涌歲華春不驚徙御緣盧次且夢山家絕要津十載鄉關戎馬隔椒花終夜頌慈親

出塞十六夜同陳癸西觀察中宵拔

㕘戎小隊赴西岷出塞今逢入蜀人雞犬相聞偏任昱羊酥作醴便沾唇三更臘雪吹青鬢萬戶銀燈照碧旂聊與將軍成薄醉風貂霜甲一相親

鳴沙洲

不見黃河春氣動却從沙磧辨陰晴流澌若水天若東大漠無風仙自鳴欲易浪尋荒堠寬射鵰貪出若泉管傳聞炮火年來熄張素三巴已盡平（叩外有張素乃兒討三巴為亂壬辰討平）

塞上清明義烏丁辰如指同無錫唐釆臣慈谿張西隣集高台寺

忽出東門回首望赫連勃勃有孤城井田溝洫歸河血婦女鞦韆墮髻輕衣紫還從渠外哭（是日征婦盡哭渡唐兩渠）踏青空向磧邊行開鐏絕塞皆南客愁斷松楸萬里聲

唐釆臣度支同劉孝吾總戎出訪賀蘭草堂

紫燕風飛土屋穿長城冈冈起狼烟忽驚少府花間座不辨將軍柳下眠木鉢千盤仍漢戍銀州五月倘春天相看誰是封侯者西域班生賦自傳

將試京兆劉孝吾總戎城樓夜餞

賀蘭山下朔方城雞犬千家屋上鳴大纛樓中逢塞妓高秋風裘度塞笳黃河直向胡天瀉白草翻從漢苑生翻醉且騎元帥馬曲江春宴亦虛名

曲江九日同榆林李元發三原孫日生奉侍沈陛二座主登鳫塔

旌旗一片出西京十里烟沙逐隊行賜宴昔聞唐進士題名今復啟諸生江頭柳傍慈恩寺塔影風飄鄠杜城下馬登高陪色笑宜春苑北已秋聲

連雲棧雪行

乾坤忽改千巖色驀面飛霜墮百泉江水橫添山澗瀑雪花吹落棧雲天人隨鳥道回風舞馬傍狐踪大塌穿莫向柴關愁路凍樵林是處有和烟

乙未三原元日無題

過眼倡樓綃帳間辛盤柏酒傍紅顏厥姑今夕偏投厠（素蓉是夜以紫為厥夫人名日厥姑投入厠）明日起公車按拍楊花吹粉黛隔簾春服染雲山石渠金馬終多事薄夢華池莫浪還

鐵佛寺遇平西王下諸公同下江南賞賦

正愁三伏大梁行忽有西蕃近侍兵夜月同驅長葛馬辰星獨下黑陽城山空廢寺尋孤塔霧起中原百戰營口號遍傳軍令細擬鑿蠛發見平生

樟樹祝大占留飲黃嘉卿皆至賦別

開君日掩柴門住松菊桑田異昔時幸有乾坤容我太可無江漢繫人思蛸帆千里歸虔落風雁重陽度峽遲醉甚忽逢黃子至孟公不顧尚書期

巳亥吳門奉待佟滙白撫軍

傳聞使節大江來千里樓船畫戟開豈有詔書前日至翻令羽檄隔年催錢塘儼月犨師集茂苑春朝萬馬廻（元川萬馬由吳赴越）欲與先生臨海何庫門危坐一啣杯

泊上清河值孥悠先發遣僕入城迎犖弟

客居遷次本無定兄復移家亂後過（海上亂後從無湯擎家歸）兄弟行藏相見少友朋生死未聞多斂船獵獵吹瓜步羸馬蕭蕭下孟河早晚歸來同卒歲六朝烟雨近如何

壬寅丑徙齋自南豐來攜靖邊張曲江明府候宗題

蒼松之下有黃冠吏隱歸來天地寬已見一樽當戶入獨留千卷背人看交淡莫道謀生拙家在須知出塞難同是渭濱垂老客何年復理舊漁竿

昨歲尺書前日至今朝有客到梅州為言張子形容似許汝贈

生詞賦傳霜竹故園方半畝春風隔縣已三季相思莫向江邊老戰甲聞添十萬船

泊閶門

二十季來吳會客風帆一過一蕭條兵戈近滿黃鸝巷簫鼓空喧白馬橋木有樓船通買豎漸聞絲繭稅漁樵最憐堤畔垂楊柳終日青青向舟賜

温溪

東既鼓角戰雲屯日腳潮頭截海門十里芙蓉秋滿樹千家薜荔雨為村尸中龍令還稱禪病後牛衰且噬昆木禁（禁謂海禁）鱗甲在焉夷無數上灘痕

泛錢唐江

眼見戈船轉大旗特從東海赴西陲移家已過秋[illegible]何

當雁落時賴有文章銷客路不愁風雨對江籬廿年筋骨任趨走九月寒衣授未遲

崑山送徐仲舒司李汀州

美君曾出洞庭波（公曾先理）汀上移官足放歌炎瘴應知存宰少郎齋時有夜猿過廿年分手驚蓬鬢萬里將家伐張河若到鬱孤須問汎閶門母子近如何（汀有長近）

癸卯夏州奉寄龔芝麓年伯

聖主轉圜任老臣初聞客路淚沾巾十季都憲甘微祿一飯黃金散故人昔屬貂璫宣室貴高班麿隼上林春公緘口吃能長嘯辜負張華屬望頻

獄賦茫然十載過析逢父執慰蹉跎夢中嘗對嶽蘆葉牛後誰聞客取歌絕漠冰田貧賤少大江賓客是非多明季定趨演南

慕天下人情重甲科

獻訓冢宰魏石生先生

吳中曾讀溯洄詩小子新篇辱見知極塞征歌雖有託他生痛哭已無期頻繇豐草交難絕從獵長楊諫者誰獨羨金門梁上燕春朝飛舞故相隨

近來銓政賢愚滯詳慎如公敢不繁優詔每承天子賜餘書選喜舊儒存瞥啼日暇催宮馬草暗春抽度塞垣家世愧非儒餘吏至今猶遇聖人恩

九月同楊次辛許貞起登夏州城樓

果園秋色大河邊斷續砧聲在眼前無數雲山開統萬共看征戍出居延黃沙隊裏黃羊走白草叢中白鳥連昨歲計偕今下第（昨歲重陽赴京）兩經嘉節倍凄然

登高結伴俯城闉萬里清秋獨淚頻黃水忽然歸草地青山畢
竟負秦人杯中竹葉看將盡笛裏梅花吹幾巡生死親朋都夢
遍何時驅馬到江津
西夏鐵兵十萬時新汰九萬猶留十上將没支[illegible]發削歸
于農因則又執征調其資[illegible]妻孥
哭送于兩渠之上并塞志之[illegible]屯
者亦時有歸謀之[illegible]使操刀
役人者揆心息氣馬尺嶼光[illegible]
不時乎獨田江戍何年及之甲辰記

經宕川

東井何年聚五星旋蹄奔走跡如萍魂歸邊塞頭全白一出羅
川草尚青風色欲銜寒雁過秋聲只在隔山聽巨靈長使關河
碎鼎鼐溝分嶽瀆形謂九條 溝云

投徐靜菴督學

三千里外黃河曲勝西雍風七日來春麥枯泉鹽斤絕[illegible]九條之[illegible]

滑滿秋草馬非胭詩因窮極工何益家類投荒久不回欲假高
岡雙羽翼南飛直到鳳凰臺

宿郭金湯有竹草堂

兩季三過君廬舍今日終南郭泰歸時郭南山樓稍晞客久共知爲客
苦家貧雖老在家稀諸兒堀黃晨充萊小婦擎燈夜補衣稍喜
鄰翁蘭若名酒好醉來須待彗星微時見彗星

送宮平李天生赴幕

西京高義推君久曾寄雙行雁代書豈謂嚴關人斷絕時君未達翻
教見面立躊躇一身渺渺天難問雙鬢蕭蕭雪滿頭惆悵長河
冬至後砂風吹斷漢唐渠

乙巳元宵

塞外春宵一盞燈十年忝餅憶紅綾私將麪繭占官祿謾想金

蛾鬧釆縆廟鼓邊簫歌似哭城頭風色月如氷老親諸子盤飱
畢應念他鄉歸未能

賀蘭草堂春興

疊鼓清笳背夕陽移家萬里類投荒枯沙硝裏存雞放臭水城
中花最香對客應聲看小草上書何日賦長楊東家飛燕巢新
屋莫解天邊有棟梁

寄懷李力負

卻憶李膺分別久無如此別悄離群九千河朔誰憐我十八灘
頭最憶君多病參苓貧莫致傳經木石夜深聞不知彭澤諸男
子君諸子皆出李門曾否躬耕須讀勤

遣興

傲然吟嘯此[illegible]形勝當年舊勒銘屋背[illegible]予放君南荊[illegible]

栁九株青鹽池風日邊商苦妓館牛羊戍卒腥向頸喧啞鳥嘶
起何妨歸計逐流萍

登靈州城樓

隔岸高樓綠樹隈黃河一面抱城來無多蚊蚋聲如陣到處蛟
龍鬪不廻峽口鳴沙橫野出渡頭吹角亂船開他年未識桑田
變看取寬潮次第催

和石仲昭三原閒居却寄

邊州忽枉故人書隔歲詩來萬里餘積上日騎西城馬渠中時
釣朔方魚知章旣老身纔逝潘岳居官花不如莫道玉壺清酒
盡解貂返欲結羅裾石匹任桐城汾陽有驄驕解貂盡頭貲之句

丙午赴貢舉僕夫失道久不得至乃趣詩王湖旅館

等閑風雪共飄蓬我佩短刀汝佩弓後路不知前路失今宵難

與非宵同一身孤微并汾外单馬重来櫪肆中却美斜陽浮客
到解鞍明日過榆東王渤陽榆次縣
丁未出試後投所知
賦成絲竹楊莊喜洛下驚傳薦陸機萬里獨憐慈母隔全家須
待綵衣歸金瘡老馬嘶春立玉關高鵰出塞飛多少親朋吟望
苦蒲天梅杏正芳菲
范縣悼泗上施許公
山城寂寂日初低旅襯蕭蕭古木齊不見泗濱浮磬響獨聞巖
博夜烏啼遊仙好傍張良墓負米空悲子路堤更有大宛金棧
馬九原相殉一長嘶施死一馬亦死
絶命哀哀望故園施集有絶命詩江離莎草對黃昏琴書堆案雙親老
花萼高樓[illegible]弟存腸斷空[illegible]雨[illegible]不[illegible]舊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多新塚地下修文誰與論[illegible]
蘇武生還十九年施卒年十九長殤憐汝隔重泉亦知天地輕才子
不向人間老謫仙病裏思家腸欲斷閨中作客眼將穿施妻陸氏未任
取夜臺應共肩吾賦好把唐詩集數聯
曲阜同孔趍宗同年飲吉人宅趍宗有私伎不與見作
詩嘲之
同爾公車出帝鄉桑園猶帶粉闈香諸姬繡被堆芳晝五月榴
花照夕陽乳燕並飛應並伏啼鶯相對不相妨黃金取盡文君
酒返識長門賣賦郎
歷下喜上元蔣穆止同寓
老去江東親識少獨逢君至類諸昆每憐出塞歸青海相勸攜
家住白門會作劉蕡童頓奐鐵官夏夜酒難温比鄰趵突泉聲
苦却似催人到故園
同新安洪仙客飲大庾劉伯宿寓齋得傾字
一椽大江秋裏客二東新雨酒中傾荷花繞屋深深坐砧杵催
人箇箇驚樓近野橋時見影劉寓鶴華對華二橋中蟬于高樹最多聲分
明歸馬郊城隔恰似銜泥萬里行
濟南送某司李裁官歸温州
[illegible]年回頭酒幔青紛紛車馬蹈郊垌秋風忽動江心寺荷芙將
[illegible]水南亭不用深文成谳綱須知讀法在明經近來刀筆張湯
貴策上依然判五刑司李出身科目
將還金石堂在梧鄉魏相公遠札重以詩幣寵行因寄
短章用伸謝謝
尺素低徊[illegible]
同[illegible]凱歸郭隗臺前[illegible]
去將毋移家臥釣磯
舟泊楓橋見鷓鴣因憶吳姬夏州
舞到句吳似到家館娃雖在隔天涯一從身世慰通籍致汝邊
州誤歲華玉臂漭消渠口雪春風不斷隴頭花鄰舟鷓鴣能言
語好是淚閨獨怨嗟
與李仲木後板廠述舊
錦帆涇處舊時情坐看橋頭春水生伯仲亂來齊好佛親知老
去漸忘名雞頭嶺外花前發李舊守羌州鷓鴣聲中夜半行我與君
交吳越久不聞羌笛不傷情
戊申獻訓佟壽民方伯謀集寄園
花覆春陰一草堂使君尊酒[illegible]侵映階蘋藻迎牙仗傍沼鳧

蟒跕石梁雪色如斯天不夜燈光反照水中央類年西去乎蹄
令楊柳關山正未黄

贈顧松交吏部

直覺東歸似故鄉每逢佳節就君觴客中文宴如羊曇吳下名
園數辟疆芳草畫凝歌扇絲落花春散舞衣香東山未許頻游
就早晚徵書發建章

清明詶韓中丞兼懷令弟小康明府

杜鵑芳草暗留春見說清明倍愴神壠上梧楸江上旅客中安
子夢中顛竊邊貴賦依難弟令弟権蘆州東異代荒阡累故人韓太翁與先人甲戌同門蒙拆偉選矣白打錢能分相府即令寒食一沾巾

上劉中丞

西[illegible]依舊[illegible]

君莫種田渠水直深湖外稻沙風吹破夕陽天兵戈蹈盡入豐
樂夜擬琵琶日控弦
魚書新拜舊彈冠西旆南移雪未乾海氣全消三伏冷天威不
試八閩安車蓥酒肆人難取務于楓亭擊已殘猶恐歃船樓外
轉夜深時把地圖看

西昌贈周伯衡憲副

高省棲遲悲遠天日看松竹俯晴川思親萬里龍沙外哭子三
聲雁落邊子喪時周有紫塞卜居書有帙周出邊化居房寄懸黃昏賒酒吏無
錢江貞亂後家全失周家失于海亂薄宦窮途已廿年

懷郭電白同年

偏是雁行臨北額名業不聞蛇寶出南巴城名時有茂名令行取者十年作吏
詩都廢一歲方新亂又賒電白春正有海警海寇脚穿梨木屐官軍頭

插素馨花每聽風雨林邊過却似春迴電白車

江行

不信秋分秋社日但看蘆荻亂帆中三年山海藏征客晚庚戌天日一平辛亥冬月入瓊州壬子七月乃歸一月江湖朔風北風一月衣綻常牽慈母線食
齋猶挽健兒弓大雄晉鐵脊歸後問悲終須入茬宮

會庭聞詩卷五

寧夏曾　畹庭聞著

五言絶

華池温處白馬紫絢置酒倡優作別

華館三更後驪歌六月初莫添紅粉淚流入白公渠

尖娍

粧成春已盡半臂墜香絲小苑楊花落儂心那得知

平陵城

上有益路山下有陽虎墓過爾一杯酒祝爾莫當路

諸暨見麗人戲柬牛麗乾明府

滌谿溪邊立前村是妾家使君如有意明月浣春紗

漁家

月落江村黑灘高水沒田棹歌漁浦入不醉不成眠

定邊

磧上秋風惡磧下秋草落功名萬里心不肯射狐貉

磚井

紫塞是何年和戎不用錢從今介胄士高枕倚巖邊

陌上桑

沛沛陌上桑絲絲機中織織出雙鴛鴦相見不相識

秋

秋笳吹力力秋螢落紛紛秋雁恰恰啼秋閨一一聞

曾庭聞詩卷六

寧夏曾　畹庭聞著

七言絶

琴臺

夾岸啼猿夢澤孤荆王墓畔牛頭湖（湖畔名頭）須知佞色傾人國覆楚非關伍丈夫

鵝湖竹枝詞

南湖春草綠萋萋燕子樓空暗柳堤金谷烏衣何處是東風依舊囀黃鸝

偕遊

未必壺長能偎客明湖華注兩相忘愁來歸臥華林寺新衍希夾大小方[illegible]

[illegible]迎春曲

[illegible]同作春樓花下人不須傾國也傷春天桃香徑紅如錦穠李長洲白似銀

贛州有懷故伎蘂珠

細雨連橋龜角尾春風三月虎頭城倡樓昔在橋東畔楊柳依依怨别聲

泊蘇州

海烽親見近來平偏設貔貅十萬兵最是吳儂終好事等閒簫鼓虎丘行

傷水佳人趂夕陽吳粧却換滿洲粧不防門外章京見却指東姬舊閣藏

歌酒喧喧出水涯吳簫嫋嫋閒京笳懸知千騎樓頭醉不聽高陽白鼻騧

潤州聽暮角

江城舊日鶴樓久蘆管初聞夜斷腸自此扁舟從北發隴頭羌笛是家鄉

函谷關

駜駿黃塵天下滿却辭吳越復西來雞鳴狗盜今皆死五夜關門吏莫猜

橋上

焦穫佳人真絶代朱顔纖手倚咸東橋頭日日春衣潞脂粉香餘流水中

經唐宰臣四柳亭

楊柳已殘秋色去鉄橋偏處水低流却憶羊曇沉[illegible]後夜夜[illegible]復過西州

塞下曲

六州春落黃河冷一笛一聲翻新曲放馬猘猘夜不歸五月六月邊草綠

賦得邊城游俠兒

六番千弟下金微草盡河枯露漸稀一去磧西疾於鳥等閒歸馬似鷂飛

吹角裝沙着鐵衣牛軍深入解重圍賓刀未出人頭落霜霜馬前鞘後歸

羊凪井至紫荆關雜詩

把都河外黑山戎深践王庭第幾重雪滿沙中不辨路馬蹄行處是狐踪

磅何處斷出塞殘羊酥乳酒一傷情哀笳不管愁人耳吹作千
山水雪聲
匹馬系乾陰磧來題詩硯凍一脚盃平明萬里千層雪人到巖
關門未開

東華門車上

誰家少婦鬪春風纖手扶車御街中一步一回余闕下却教飛
棊入深宮

潞安府口號

三街伎館一時荒惟有銅鞮舊日倡莫唱所朝王府曲新翻都
是山坡羊

小松門伎席

五龍頭後[illegible]一樹新枝一樹雲廟鼓[illegible]明[illegible]散東山擁
伎是何人

[illegible]俠索劍

劍能殺人君不知君能殺人儂不知將劍與君風雨去延平津
上失雄雌

南塘送人別

溪邊楊柳兩三株折盡時鶯白頸烏自笑送人曾作郡出門終
日見柳榆

無錫婦

刀圭小試侍兒爭惱殺春風不得眠半夜防他筋力盡商量明
日打鞦韆

放魚

掀鬐點額似潑潑䗂䗂金魚逸滑浮同在窮邊同涸轍放君先
向大河流

看渠水

黃河是處與天通此地偏饒溉灌功統萬城中三萬戶夏來都
在水渠中

中秋

中宵雨後一天晴坐對西山分外明刀尺寒砧空外響聽來強
半是商聲

遲輓秦氏

死去三年始一聞非關下第入空門無多辮髮莖莖白剪取零
星共汝焚
集中長律憶君詩塵土荒墳夢豈知自此蒲團輕色相三生不
[illegible]相離

[illegible]絳州[illegible]和句自義與海會來喜賦

曾來汾河過絳州泥沙擁急斷行舟不知中有慈航渡却在荊
溪海會流

坐

淨土登修未了功多生念佛此生工堦前松鼠簷前雀探食忘
人在定中

寄壽合肥龔公

三十六年今漸熟感恩同作報恩身佛前長跪爲公壽却是湊
山不第人

中秋後

每聽吳語似家鄉又過山塘又半塘子夜歌殘輕櫂入芰荷秋
老桂花香

大槨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粤十三家集本

大樸堂初集十二卷

敘

南海梁佩蘭藥亭譔

天下皆言詩而詩亡非詩亡也言詩者多則亡古天子甚重夫詩凡郊祀朝會燕饗聘問必歌焉而又以其聲合之於樂故其時學士大夫率登高能賦號稱多材下至民閒閭閻謳吟輒成音節相與沐浴教化而有以見其風俗之美性情之正嗚呼盛已末世崇飾虛名人鮮殖學甫就拈撫便爾揚詡毋論其於三百篇比興賦之義未識源流即漢魏六朝三唐以迄有明亦未能望其

牆仭而乃立壁分門各自排詆此如五尺童子誇其勇健徒手而入疆圉非有妢胡之笴桃弧之矢可恃以應人之敵也不過一農夫操隴畝耒耜之器贏行而隨其後已魄喪仆地矣如此而言詩詩安得不亡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為思而詩名焉仲尼刪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之力可以無所不至瀰博之而天地杳渺之而鬼神窈窕之而山川虧蔽之而草木跂喙之而鳥獸蠕沬之而蟲魚黮黯之而荒隧幽宮光怪之而貝闕鮫室緯繣之而羽翟黼黻奇險之而蠶叢金牛熬燥之而火井腷膊之而冰車劃刻之而石鼓噓而淫笑而啞驚而咢逆而爭悲而窮谷涕夷樂而飲食歌舞嗚呼神已而未已也以水照水猶以為擬淡也以月配月猶以為喻明也以雪覆雪猶以為比潔也以竅接竅猶以為存聽也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王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孤儁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予觀其行年三十而頭髮已種種終歲鍵關舍著述之外無他嗜好其志豈以今人自許者耶予

向與蒲衣尊人說作先生為風雅之交垂二十年今得蒲衣遂成兩代如蒲衣者不猶應劭之後有瑒偉元之後有咸庾肩吾之後有信徐摛之後有陵與君家義之之後有徽之獻之哉抑予更有感焉以蒲衣美才上有憐才之君下有薦賢之相使之出入承明給賜筆札振其鴻藻與相如諫獵子雲甘泉亦何必異而故皁處菰蘆徘徊彳亍徒步於臺嶺揩磴於八閩蕩檝於蠡湖息影於廬嶽以淒思苦調為哀蟬落葉之詞致自託於佳人君子劍俠酒徒閨闥邊塞仙宮道觀以寫其呵

壁問天磊落抗塞怫鬱侘傺突兀不平之氣蒲衣之志亦婉矣然則蒲衣遇非其時不得以忠厚和平之音刻清廟明堂正風正雅三頌之什猶庶幾於匪風下泉繁霜楚茨板蕩變風變雅之遺也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仲尼刪詩無邪之旨不賴蒲衣而存哉桓譚知其必傳而不學者嘗爲覆瓿且聽之矣

敘

兄鳴雷東邨撰

九叔說作覽山水立論說高歗響林木皆有學問之氣中和之道俾環坐而聽者都解頤及其爲詩也則去學問惟中和而已詩成人悉傳詠如立高峯明明如月落四空又如大祠長者說禪到徹處總無可著則九叔詩也猶記在時隼弟齔並側輒誨曰若作衣裳爾其佩若種稠松爾其歲督毋時俗以爲雷同督毋唯諾以爲取容谷口之鄭南都之徐斯人哉斯人哉振古豈易得隼

弟曰謹受命於時弟尚少爲詩老矣清矣幽矣每詩成先簡雷叔未嘗見也雷恧矣無能爲弟起發而讀叔詩輒爲起余余詩成叔輒爲雷喜今雷讀叔詩輒爲悲矣雖然雷耆也夫叔有隼弟能詩豈九原不可作而大雅可作余王氏不能大而風雅可大邪迄於今琴也何處音步也何處追風定花猶落則惟與隼弟黽黽弗忘風雨夕泣數行而已叔向時語匡廬以不及遊爲恨事輒泣然隼弟飽臥數年匡廬雲飽食數年匡廬水匡廬哉雷九載別矣弟住匡廬哉余四載別弟矣歸而見所爲

賦也已揚馬矣所爲詩也已李杜矣豈眞風雅之有所自邪不然無所自而何以君子之嚮逸人之聲款款入吾耳也因知天下文人大都多不遂其志亟欲得其子之賢而發其蘊蓄之概以嗣其道且使其毅然而不爲時會所奪潛然而不爲世會所移寧惟紹於筆墨哉今耳鳴之集在人間若廣陵散余望大雅若匡廬高阜之雲不知隼弟詩在旁竟已嗣續之也玆從臾刻之毋謂余王氏之無人也

題辭

莘汀屈士煒泰士譔

孤山高士託逸興於題梅南華老仙寄冶魂於化蝶斯知無瑕白璧何妨偶賦閑情誰云已覺黃粱不令更迷春夢是以或美人或香草淋漓寫遍九歌爲水月爲鏡花遊戲總歸三昧吾友蒲衣子以姑射冰雪之肌膚墮羅施污濁之塵滓業纏綺語跡寄騷經比者採風飄然蹈海兩月杖藜紫水深宵挂席厓門禾黍故宮弔春魂於望帝風塵歧路寫幽怨於恨人遂爾妃白儷青澆酒杯於香奩之塊壘假紅倚翠舞如意於狐粉之唾壺全身枯木寒巖幻出穠香豔骨破涕爲笑能令我見猶憐是色非空誰遣汝爲註脚居然陽白冠絕一時非關比紅遂成百詠五千六百字珠璣散落寰中東西南北人肝膽托出楮上休認齊梁豔曲同儕子夜雙聲宜歸槃澗清流少佐幽窗獨酌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賦一

秋思賦并敘

夫氣之運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歌詠是以繁霜入幕潘岳有蟋蟀之悲明月生波江淹致梧桐之怨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情相召其來久矣予辭建安歸隱廬嶽將過半載爰值窮秋白露零零豁風瑟瑟三巢古樹樹樹寒聲五老高峯峯峯

慘色葛籠獨對蒿徑孤陰誦宋玉之九辯讀繁欽之一賦含憂覩古觸景興思況乎秦川公子久倦登樓吳郡狂生厭愁懷刺多逢皮相罕遇心知是以騏驥伏於鹽車唯嘶伯樂離徽輟乎流水獨憶鍾期誰憐半死之桐莫辨已枯之竹故趙上計之泣血陳伯玉之破琴方之於今無異斯痛於焉永歎遂有長篇雖思深瑇瑁寧堪校馬裝書願把珊瑚聊與徐庾架筆憤然而作曾何足觀錄之私齋多慙同志

夫四運倏其代敘兮時璧齊而蘭秋易烏貞於鶉尾兮屆授衣而火流閶闔藹藹兮連積積朱露淡淡兮泊江蘅蘼蘼蛩蟺於椅柳兮蜻蛚啾唧於合昏纖阿行兮西陸河鼓渡兮漢津合鳴鵷兮丹嶺銜燭流兮幽墳把玉英兮彭澤酒佩茱萸兮漢宮人潛絫帷之一閨宋兮對白宇之嫭嫭坐鑾角兮耿耿按龍鬚兮泠泠感鄰眺之雅調兮傷彥同之哀音申侘傺于臆軫兮思綠娛而難任蒼梧邈而皇逝兮重華邈以何奇世淆雜而溷揉兮駃騠棄而不駿蘭茝不植於堂砌兮蕭艾葳而成林鴟鴞

萃而翔舞兮鳳凰饑而夜食璠璵混於瓴甋兮隴廉與閭娵同室眾駁逕以自媚兮孰能訾予之陫側情有感而難忘兮性有亂而不釋纗薜荔以爲紳兮綴杜蘅與蕙芷希神鸞爲友于兮接文鵷以爲侶羌持此而弗合兮眾皆其離褷而笑予年遑遑而不予貸兮耀靈忽其西過襲長夜之漫漫兮皷牛角而興歌嘐青蠅兮爲弔客歎知己兮撫太阿古固有此極憤兮刎蒻菌之藐根謇沈抑而如危兮願陳志而無門既修姱而鮮僕兮非是時之攸鑿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予香而莫聞維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靡常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規矩而
弗施乎員方憐髾鬢之漸變兮恐椒之不芳驥伏櫪
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罷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
恥餐秀芳以介齒兮竟河淸之難俟不吾知其亦已兮
覽九州以消憂衍余蹤之可以遂滅兮又何情戀乎舊
儔奉靈氛之嘉告兮棄雲驂乎駕玉虬神眩曜而憧憧
兮心養養而悠悠涉碧津以揚舲兮汎渤澥之洪波澎
濞瀰礧以岸圮兮瀷濆瀺灂而雲渦渭濆淪而磢錯兮
磢磄磃而揚沙淌湫漱而雷响兮磊窘窌以相加潤潗

濭而迆颺兮濫漫溘而無涯騁馬乘濤以嘘蹀兮虎蛟
掉尾如櫻鉈艇鼈熒珠於沙鏡兮紫蜐曜晳而揚葩文
魮蝹蝓以鳴磬兮蠵房魄礧乎鬖髿天琛破石以詭暉
兮玉珧瑮蛣而旋蝸琴高合笑而靈蟜兮冰夷倚浪而
睨哦馬銜邀路以冶夷兮天吳閃厭而鞭鯰蓬萊巀嶭
其潛興兮巨鼇蜿蜒以駢羅戴龍堂之峻嵲兮削貝闕
之嵯峨挹蓊霞以為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
泉兮聆鈞天於帝庭駭紅藥之交生兮覗琪樹之四合
丹巒而碧嶙兮錫礇乎千尺琱鏤璠璣兮赧駁乎吐納

薦麟洲之餚兮捲綃乎鮫人之宮遝奇河伯之底兮出
珏於驪龍之窟哀申徒之負石兮悲芜肱之乘桴折瓊
田之靈芝兮玩鐵網之珊瑚沿蘭枻於滄浪兮紆魚艓
而如晃艜震澤之冲瀜兮弭荔柏乎江潯歙參差而誰
思兮捐子玦乎湘君瞭漢沔之灝灝兮汎芜水與葭萌
感二妃之解珮兮游女弄珠而娉婷泝騷山而左回兮
洪濤淼而泓泓傷三閭之行詮兮痛昭王之南征蒸橈
轉於洛水兮瞟子晉之鳳笙桂旗旖旎於神汻兮覿霧
綃之麗人既蛾眉而瑤質兮亦蟬鬢而赬脣搖金翠之

首飾兮綴明珠以耀身鏁朱蟦於文履兮颯敷襬與緗
裙色斕斕而如帝兮光燦燦其若神乏蹇修以為理兮
雖有志而莫伸紛譎譎而喟憑兮邈攸忽乎甚眞慢結
愲以何語兮神夷猶而亡據懸潟瀑而舍句軛兮魂飄
飄而上度驂龍輈之輷輷兮八鸞瑲瑲以同步羲和儼
以驂乘兮飭屏翳以先路心悅怳於五嶽兮初發軔於
神皋媧天門而臨渤澥兮堪雲闕而覰魯石閭何曉靄
兮矚黃河與梁甫礦磟㠻而成象兮嶔崥嵽而犇赴機
噉柯而聚猰兮藺搴葉而走兔沒三廟之香井兮古柏

樗梃乎千樹揆金牀與玉几兮揖芝童與鉏父登泰觀
而聽雞鳴兮思祖龍之風雨覬稷邱之鼓琴兮瞻張忠
之石釜稅餘駕於芙蓉兮輾嶜巢之句婁托祝融而館
赤帝兮面長沙之極浦覩龍梁之曼衍兮觀鱣岫之翕
吐瀨淺淺兮縈涓磐磊磊兮參錯煙[illegible]漠兮虯鱗霞綾
繒兮錦鋪蹻朱陵之靈臺兮聽丹竈而延竚掇僊葩於
石囷兮鑴丹汞於古路睇鳥篆之飛字兮覩縣泉之鶴
舞探元夷之神蓍兮嘉宗炳之結寓韒褋馬於太嶨兮
躡豫鎮與泰城跨穹窿之縣嶝兮臨萬丈之絕冥躋擢

葵之滑砥兮搏壁立之翠屏蘱蘙蘙兮拂露霹靂兮
來羣冊盧蘿兮入谷傍潋潭兮比清照石壁兮端色攀
桂枝兮薺貞悠心目之寥朗兮任緩步之徐行擘蓮華
兮駕白鹿飲玉淋兮石鼓鳴歎鄭客之遺壁兮窺石楊
而削成觀毛女於霧市兮覘傅元之碑銘踐後隧之危
砠兮緣崐崘之岭嶸陷失尋之雖貜兮督偏棲之孤鼪
矧余心之含瘁兮恆覩物而酸辛忽遊目而矚眇兮紫
閣嵺嶙於雰霞東接驪山兮西連楚塞太一峪嶐兮碕
礒衍衍遙迤長安之鳳闕兮近覘鳥道之裊斜嘶條粿

於屺堂兮漆船浮巘如楸查蹀地胏兮訪綺季披荏廬
兮問王嘉折貝多於中岳兮坐石牀而避世觀麝香之
青炎兮玩銅銚乎飯龍髗矍恆嶽而遭迴兮啖昌容之
蓬虆贓孤筍而若瑾兮碣縣天而如墜構轇上兮立鳩
鵾鉤梟下兮嘯魋鬼會欻歔以嗗憑兮屑醫翳而懿湧
㥶㥶其驚斯兮猥猥而發㛹悟伯昏之倜宕兮躋千仞
而豖跂周逡盼於天庭兮更俛仰乎上下南浮乎沅澧
兮東走乎棘林之壄叢萬險而莫避兮爰華胥與西夏
歷重譯而靡通兮雖笑語之莫辨俗淫悍以殊中土兮

并陰陽之為沴云僻陋之可居兮要性情之舒展吾生
倘不自得兮何九夷之可善橫衝波而鯨鬻兮靈胥搖
首而振怒抵龍沙之堳坷兮魑魅敵盼以當路召豐隆
碨礧以震蕩兮剛鈹煽爍而施轗護鳳目振余兮闕
喑啞而僻還卒揮涕返此異鄉兮竄幽谷兮誰與寬增
傍偟而怫悁兮斂秋衾而長歎息悟騶兮聊假寐癭巫
咸兮造弊廬云道固無厓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悟澹
與宋實兮斯貞人之所居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
薰以芳而見燒兮膏含肥而致剝翠羽徽而殞身兮蚌

含珠而擘裂懷文章以誘世兮疾身殁而名滅孰若師
由聃兮執元靜而自契從委命而乘流兮遊寥廓之鄉
忽惎我而無是兮覩泰初之芒芒苟中情其好修兮長
顑頷亦何傷遂起坐而正衽兮悟斯言之協夫予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徵古人之軌迹兮聊因
潛厲余壯志先量力而退守吾拙兮雖沒齒而靡悔託
遺編而寄意兮奚取容於斯世系曰霜靈靈兮雨靈靈
心鬱鬱兮思緜緜天荆地棘兮行路難周覽大荒兮寢
巫咸勉予芳服兮滋蕙蘭歎彼碩人兮歌考槃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賦二

寤遊武夷山賦

維天地之浩渺兮何民心之妄作且識想之闇紛兮夾遊神其罔度得失兮蕉鹿情感兮巫峽榮辱兮邯鄲物我兮蝴蝶雖幻境其百變兮隨四時之所接爾乃春山疊翠江水汎萍游絲礙路弱柳低人山烟送晚砌蟲吟晴花對影而含笑猿弔魄而曳聲歸雁唳空新竹篩庭

風寂寂兮運幌燈閃閃兮斂青忽現無窮之境暫息有骸之形遍九州兮若彈指越三島兮如煙輕倐武夷兮舉目若髣髴兮平生觀九曲之逶迤兮乘木蘭之小舲謁三清兮章臺憩賓雲兮石亭踐望僊兮遠眺松夾道兮掌平仰兜鍪兮屼屼勢峭嶒兮崢嶸轉鐵板兮繞玉女攀絲蘿兮挽碧荇睹僊船兮嵯峨瀑布飛兮暗鳴或倒影於千嶺或匿峯於重溟懸三梯兮登僊弈援葛藟兮挽紫莖白露散兮洞門啓響朱旛兮搖金鈴貝闕雲竦以夾路蕊散削天而冲冥紫翠玲瓏於林間丹房陰映於高屏游龍变馳兮玉扃巨鼇戴首兮赤城嶐嶒臺兮把琳豢熊鬚冠兮朝玉京劉綱唾盤而成鯉王喬控鶴而上昇或指樹爲姓或合氣爲名或絲筋紫腦或御日戴星或噓吸見丹田或太乙行成均瓊笈金虎三陰五靈封以白玉之函盛以黃金之瓶龍耕煙而種草鳥拾花而聽經挹碧藕兮獻赤薤飲氷桃兮服青精餌黃芽兮白雪潄三石兮九神聽雲華之踏踏窺腦中之玲玲於是遊覽既畢放曠閒情與嫋嫋而未盡魂漠漠而忽驚殘釭曙焰杜宇唬明斂寒衿兮起坐歎幻境兮何

成捲霜簾兮四望見落澗兮泓泓雲逐影兮出岫煙別樹兮歸汀寺鐘兮朗朗戍鼓兮彭彭悟今者之非寤[illegible]知寤者之非醒

聽秋蟬賦

維造化之均育兮產庶類於羣靈何蜻蜻之翩翾兮亦順氣而受生餕餕輿懷於子建嘒嘒竊詠於詩人無粉可施枝蔥蛺蝶有聲非媚比槐黃鸝宛朽木兮託體弗蜾蠃兮螟蛉寧飲露兮自潔弗黍稷兮是馨寧處暗兮振響弗百舌兮爭春寧弔月兮弄影弗借螢兮耀身寧

鼓膀兮自詠弗出口兮是憎清高而非憤世兮鄙老猿兮嘯月明喚嘵而非含怨兮笑杜宇兮嘑五更抱葉棲羽緣枝寄情豈畏蟪蛄之勁斧免憚蛛網之凝停不入漆園之寱詎鳴齊主之庭爾乃鯉魚風起芙蓉折莖團扇冷而藏篋轆轤凍而曳聲悲秋宋玉傷鬢安仁對斜陽之荻浦臨衰柳之蘆汀方輿懷兮悵望聽寒聲兮恨增至若抱琵琶兮出塞託異類兮少卿聆陰風兮木葉下望故國兮霜露零曲不成兮心已碎書不盡兮淚先盈方沈吟兮自弔聲入耳兮難聽若夫章臺歎柳金谷

酹恩悵離魂兮不散逐秋夜兮殘星聽寒聲兮心自苦惹舊恨兮難平若夫秦樓握別楚峽分雲夫君去兮萬里賤妾守兮一燈羨秋雁兮有信訝簷鵲兮無憑怨鸞鏡兮破影羞鴛被兮合形拾落葉兮付赤鯉聽寒聲兮寫不成是以感人非一觸恨千名多情兮易慟悲來兮難勝卻繁響兮歸竹屋滅蘭釭兮倚石屏歌曰桐影疏兮露漫漫殘月落兮山氣闌寒蟬感我兮悶無端安得瑤琴兮試一彈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樂府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擬古歌辭

哀慕歌

瞻彼鴻雁載飛載揚伯兮仲兮棄予云亡
陟彼高岡以望吳鄉麓雲森森越水湯湯

若何歌

采葛采葛葛勝于寶寶解王歡不解王苦

擬漢鐃歌

艾如張

艾如張羅山之側東向西南向北田有禾壟有麥孔雀
低飛傍毋泣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下血飽饑烏走空馬魂捲寒沙入□營紅
旗閃閃陰風射辭家十載聽羌笛報君心逼龍泉熱麒
麟閣上擾青蠅秦樓鳳管歛明月

巫山高

巫山高捲寒霧大江翻瀾不得渡不得渡白馬潮頭乘
埜鶩新衣誰縫故衣誰補嗷嗷孤鴻哀聲繞上陽樹

擬橫歛曲辭

隴頭

策馬飲隴頭四注寒嘶咽回首望秦川沙暗旌旗絶秋
月聽胡笳何人持漢節低頭撫龍泉誓染□□□

出塞

漢將領麾騎橫行出碣石氣抱龍城虹笛奏關山月草
寒不識春沙凍空聞雪蓬飛朔馬嘶風勁騂弓折霜雁

邈無聲霧烽結愁色營門看落星□□何時□

洛陽衢

洛陽道口誰家子玉鞭鞭馬紅塵起翠雲香煖蕩春風
寶雞日射燕脂紫紅錦韝頭踏鳳凰麒麟帶繫白鷳尾
桃花片片撲貂蟬醉眼斜身彈飛雉年年月月鬬雞場
朝朝暮暮倡樓裏瑞英簾透鷓鴣聲卸鞍攬轡門前李
金鵝影下喚檀郎手抱琵琶半斜視龍腦頻燒待曉筵
弄珠調笑看花几荳蔻圖前孔雀眠小玉挑燈刺鴛被
可憐隔院簫遊西相思夜夜緣邊騃斑騅去去不聞嘶

淚濺芙蓉冷秋水

紫騮馬

將軍紫塞還玉勒珊瑚鞭驕嘶歸漢陣弄影入秦川霜
蹏非舊日花鬉似昔年□□猶未□莫解鐵連錢

劉生

劉生倜儻雄平生重然諾置驛徧扶風戚里驚鳴筑賓
客六郡良來往五侯轂朝攜孟公飲暮就朱家宿殺人
報恩盡意氣猶未足最羞草元者處身何齷齪

企喻歌辭

結伴涼州兒墮地作豹子不隨麋鹿生願逐豺狼死
新買五尺刀玉靶駮犀條刀口截星角不斬狸與狐
裲襠繡兩邊踀跋騎快馬向天射鴟子彈落馬蹏下
出門歛觱篥入門擫大鼓男學漢兒歌女學漢兒舞

地驅樂歌

海風歛星星欲墮待得郎來儂始臥

折楊柳枝歌

上馬折柳不折桑剉蘖染衣不染裳老禾不割飽饑鼠
老女不嫁飽空牀

擬相和歌辭

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水急鸕鷀不食銜沙立公竟渡河悔何及
悔何及兮可奈何短歌一曲投滄波

箜篌謠

滄海深深深可汲泰山高高高可及二雀飛飛不可測
朝同營巢暮不相入一向巢中鳴一向巢外泣

陌上桑

思婦倚秦樓杏梁初日麗采桑南陌頭提筐攜姊妹冉

弱楚宮腰髮鬌梁家髻金雀垂藻翹蠙珠結瓊佩耳穿
明月璫裙飄丁香帶枝高出手勞葉短眠蠶細含羞語
傍人學寫相思字忽因使君問低頭憶夫壻

猛虎行

路逢虎壯士捕路逢吏猛虎避

長安有狹邪行

馳驅狹邪道香風熏繡轂鏘鏘喧路傍共歌楊柳曲家
居臨御溝堂懸九華燭鴛鴦列成行孔雀屏邊宿朱履
侍龍樓丹青畫麟閣翠羽映綠沈珊瑚照綈幕朝聽趙

女箏奏龜茲樂春花芍藥開秋葉梧桐落瑤顏進縹
觴方娛千秋酌

上畱田行

嗁兒嗁向天嗁兒眞可憐安得父母生目前嗁兒嗁向
天兒不可憐不隨父母死黃泉

、豔歌行

長安流蕩子中夜起長嘆借問歎何爲故國㝱中見梧
桐棲彩鸞瑇瑁巢元燕簾垂孔雀屏香煖鴛鴦薦青樓
倚佳人低頭弄團扇向月抱琵琶聲淚雜紅線意欲將

黃金買賦申哀怨持此感人懷恨殺春歸雁

擬淸商曲辭

丁都護歌

憶與歡初別望眼秋雲裂門無白馬嘶土碧萇宏血㝱
歸寒食魂月冷荒煙魄恨殺石尤風不斷瀟湘客

石城樂

石城諸少年歌舞石城下但愛春日長不識春日暮
青青楊柳枝年年絲如故青青頭上髮年年江水白

讀書歌

相見感郎心相別憶郎影聞郎向揚州爲買青銅鏡
恨殺烏臼鳥㝱歡被嗁醒何處覓團圓初月照破鏡
歡似菖蒲花儂似枯桑枝把燈相燭蘭夜夜苦單絲
朝起不梳頭鸞篦插鬢邊共郎采芙蓉欲使郎見蓮
鴛鴦雙跳脫臨行綰郎臂郎不念儂時看取雙絲繫

烏棲曲

珊瑚作榜錦作纜烏棲欲定三星粲楊柳洲頭待郎久
青絲繫船夜沽酒
日麗罘罳蘭蕙薰飜堦蛺蝶漾春雲白紵衣鮮紫騮馬

落花起舞金鞭下
鍍鐶璧馬金條脫茜縷鑾絲雙鳳結眠蠶細字緘玉璫
美人夜夜繡笙囊
霜封碧瓦瀉涼波常娥影落金叵羅水精眠㝱高唐去
盼盼銀河天欲曙

江南曲

菖蒲葉齊翁碧雲桃花如舞沾羅裙紫騮蹀躞驕青春
歌白紵有所思在何處

龍笛曲

湘娥象尺裁秋管鳳叫龍吟花纂纂青溪白石流雲滿流雲滿星參差音渢渢悵忘歸

採蓮曲

鸂鶒鵁鶄浮桂槳裁紅點翠波中漾兩兩三三笑相向笑相向發豔歌芹塘雨溼衣羅

遊女曲

芙蓉暖紅搖水光纈帬窈窕雙鳴璫油壁車輕戲江陽戲江陽解珠珮羅袖飄收墮珥

估客樂

潮來潮有信潮去潮無恨誰似乘潮人有恨長無信歡去隨潮去潮來歡不來潮頭雙綠鴨弄潮久不開

擬琴曲歌辭

麥秀歌

山日落兮麥葉黃雉低飛兮麥壠涼老馬徘徊兮嘶道傍

走馬引

劍光落水波文裂年年閉殺襄陽客襄陽客子蘆中人肝腸直逗蘆花熱颯沓疑問捕吏聲曉埽霜橋天馬迹英雄血淚向誰哭長倚寒空訴橫竹

龍邱引

淼淼寒雲籠楚樹白楊棲影新人墓三年夜夜瘦瀟湘潮兮黃沙泣孤鷺厭彈長鋏孟嘗門蹇驢不踏梁園路無諸閩土衣文虵胡馬嘶風想燕渡君不見宋人章甫適蠻越路入鷗搖從祝髮又不見欽岌風雨走周文卭棘王陽驅九折吁嗟彭澤幾叢菊醉倒接䍦歌郢曲

擬雜曲歌辭

耕田歌

耕田苦耕田苦去草根兮根入土耕田樂耕田樂待得秋兮秋得穫

秋風辭

秋風瑟瑟兮雁影寒芙蓉泣露兮百草乾明月皎皎兮照銅盤蒹葭接岸兮白漫漫盼歸雲兮獨倚闌望美人兮楚水端佩長劍兮岌岌冠餐菊英兮飲木蘭傷靈修兮起長歎從彭咸兮去不還招魂邈邈兮曉星殘對孤燈兮思舊顏

李夫人歌

燭閃閃兮風飄飄帳寂寂兮雨蕭蕭魂遲遲兮步搖搖

落葉哀蟬曲

木葉落兮夕波汎中流兮浩歌盼虛房兮燭影傷美人兮將奈何

古咄唶歌

東溪一株桃南陌一株棗各自任枯榮榮枯豈能保桃落東溪水棗飄南陌泥各各不歸根迢迢空樹枝

古五襍組詩

五襍組天上霞往復還巢林鴉不獲已日將斜

祝鮈歌

祝鮈祝鮈骨籍籍日出妃呼豨日入狐截尾

雲中白子高行

瓔入蓬萊山驂駕白鹿一何斑斑海波激激左旋右轉不可躋攀河伯騎赤鯉導我乘流翩翩如白鶴遨遊滄溟閬靈妃看鸞舞珮纓鳴珊珊縮我丫角髻勸我餌仙丹袖我雙香橙佩我驪珠環珠環不可見香橙不可得唯匫元氣鼓盪日月長駐顏

前有一樽酒行

前有一樽酒座盈千歲賓雙瞳智智兩袖如雲手持一九以贈主人欲令主人千春出有車衣有襦養犬食肉肥羊滿廚小姑蠶上箔門無官長呼子孫至二千石坐享太平永歡娛

車遙遙篇

車遙遙馬蕭蕭望行人過板橋野田雀啄野粟君不歸暮安宿

東飛伯勞歌

黃鸝巧言紫燕舞巫女奏娥騁雲步誰家女兒臨畫閣

低鬟冷怙吳綾薄象牀金斗熨鮫綃羅袿佩瑋相嬌嬈年時十七將十八錦瑟春心訴銀甲桃花落地不歸樹可憐夜夜丁香故

滄海雀

滄海雀尾簁簁雌挾黃口雄逐雌雌教啄粟雄教飛不飲籠中水不棲惡木枝欲報主人恩千里銜明珠少年張網羅高飛奈若何

大垂手

香風曳羅袖彩鸞翠初日晏臉乍回腰凝停應鳳律不

持水精盤奈此蘭蕙質

小垂手

翩翩白鵠翔復見小垂手弄節拖長帶遊絃飄廣袖斜垂飲澗虹倒曳迎風柳舞罷卷氍毹雲落紅荳蔻

遙夜吟

涼螢照瓦松髑髏語陰井唱罷伴牢愁白髮生俄頃裁縫寄遠人相思不能臥金刀翦紅綾愁見鴛鴦破

十索

姊妹約踏青開匣整花勝素鬟環鳳髻未識相宜稱欲看鬟邊釵從郎索衣鏡
斗帳錦流蘇四角垂珠結冷倚芙蓉枕鴛鴦被一擁欲爇博山爐從郎索香屑
鏡檻繞芙蓉拂拭紅羅薦涼臥看銀河低徊弄珠串意欲撲流螢從郎索團扇
明月照蘭房並坐歡情洽一盞葡萄酒微微透紅頰意欲搊秦箏從郎索銀甲
昨宵攜小姑對月教歌舞手擫猩紅板嬌絃調白紵欲唱金縷衣從郎索曲譜

午夢夏晝長蘭風透羅袒倦倚荼蘼架青蠅繞寶瑟嬌羞強向前從郎索紅拂
桃膠掠香絲鬟髻盤雲狀照鏡插蜻蜓玉燕銜珠向意欲裁金鵝從郎索髻樸
兩臂暈碧羅戲弄初落雪帳底挽君肩香煖桃花骨欲露紅守宮從郎索條脫
綠鬢初覆額柳葉雙蛾對長日未曾蹙秋波轉相愛欲畫遠山眉從郎索螺黛
相思非一朝今夕始相見翠帳任君開含羞帶月卷欲共結同心從郎索紅線

遊俠篇

白玉飾鉤膺青絲控燕馬相逢柳市中肝膽如泉瀉抱雞東郭鬭放雉南陂射四君何處舒撫劍清樽下

楊白花

楊白花花開勝桃李滿林宮樹無能比年年三月雙燕歸夜夜銜花入帷裏飄落河梁春復春不見楊花見燕子

擬雜歌謠辭

夏人歌

鳥之集松與竹魚之游川與澤駕我車兮歸我亳兮

燕燕童謠

燕燕尾簇簇銜泥巢向主人屋主人見燕樂燕待主人多飲啄主人去矣燕泥落

小麥童謠

去年小麥肥如珠今年大麥枯如癯去年打麥皆丈夫今年打麥皆婦姑噫有麥不打胡為乎噫有麥不打胡為乎

城上烏童謠

城上烏爪如錐觜如刀傷我嫁戕我姑母烏処生烏子朝朝飲血如飲水安得惡少年射烏飛落北邙田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沒顏色顏色縱不惜憶得當初織當初寸寸上機尺今日殘紅何處覓欲得殘紅如舊紅不如藏篋中

休洗紅洗多紅色變朝朝洗紅紅片片今朝洗紅紅不見兩兩溪頭鸂鶒子飛飛猶戀殘紅水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一

雜詩三十首

我生值陽九慷慨觀羣書守志慕仲連撫劒希穰苴喜過揚雄宅恥集許史廬咸英易鞮韡瓴甋變璠璵章甫適歐駱長夜獨躊躕偶逢王子晉攜入崑崙墟時危難縱誕抱影守元虛陵陽贈丹霤茅君貽羽車紫煙隨上下飄忽水雲裾壯心猶似昨夢想定□□

高樓有織婦含羞背明鏡刺盡雙鴛鴦寒燈笑孤影豈曰無良媒躊躕桑落詠秋露溼帷簾緊憂增耿耿

驅車濟洛川頹頹日西暮皎月照芝田悠然思帝女彷彿想瓌姿華裾飄約縻霧綃捲桂旗明珠耀翠羽蘅薄聊逍遙椒塗澹容與無匹歎匏瓜牽牛詠獨處嗟余來何遲不見凌波步寧辭玉珮要何繇媚言語永慕寄長詮感激陳思賦

晨月照帷簾美人秋夢歇空牀抱虛影蘭膏餘半滅拊膺起長歎哀猿弔寒魄相思難處心欣憂仁相接欲往赴佳期曉露霑霜髮

火旻變闌暑衰林漸槭槭微霜妒芳草秋風悲楚客塞雁響流雲砌蟲吟落葉晷度難停影寸心百慮積慇懃紉蘭佩畀彼鳴鶗鴂□負折麻心佳人千里隔孤懷訴危柱曲終江月白

宛洛王侯第琴瑟宴嘉賓金張搖玉珮許史擁朱輪樽滿葡萄酒筵羅異國珍妙賞北里舞高揚濮上音小袖調鸚鵡秦娥列成羣恆苦秋夕短寧知白日沈遙想瑤臺上帝子乘輕雲飄忽霓裳曲峩冠慰我心

上山采蘼蕪下山聞歎息哀聲出孤墳躡履看行迹含涕[illegible]婦人麻衣皎如雪借問歎何為欲語聲又咽十五嫁良人一歲從邊役不見覓封侯還家雙鬢白方恨歸來遲又作黃泉客遺下呱呱兒今朝纔滿月堂上有老姑門中無嫡伯況乃值凶年饑來頻剪髮無論陳者苦聽者腸已裂寄語世間人伉儷重離別

駕言入蓬山行行忽回顧嗟我同懷子遺之在遠道登高望舊鄉莫辨來時路病馬與僕夫悲嘶倚寒樹安得雲中鸞攜手乘煙霧

暮庭涼氣初微風吹短袂躊躇步蘼徑遊目千山外寒
江生夕波虛烟散邑際歸雲相因依羣鴉飛暝翠安得
貧賤交白首不相棄慷慨發長謠孤懷誰與寄衰影抱
秋梧淒然共憔悴
燕辭瑇瑁梁雁度瀟湘水白馬不歸來吁嗟遠遊子門
有車馬客寄我一端綺中棲雙鴛鴦傍列相思字緣用
舊越羅裹以新蜀紙感激致慇懃君心猶尚爾珍重松
柏操毋勞詠江汜
黃金聘朱顏白楊伴枯骨死生變愛憎哀樂疇不惑長

歎撫瑤琴悠然見秋月嗟彼竊藥人桂宮駐雲鬟
羣狐被華簪雛鳳困饑魄含情觀古今緜來非旦夕沈
吟將訴誰繁憂難強歇提攜雙玉龍去作田橫客
滅迹謝人徒來掄東林扉蓮社久寂寞茫茫誰與期偶
逢山阿人窈窕薜蘿衣自云高帝子飄零守破籬學種
青門瓜薄采首陽薇興亡淚漸歇懷古託微辭妻子有
眞意言笑澹忘饑一卷堯舜文不與時俗窺每過竟終
夕孤懷得所依
桐風引客懷霜月照歸慮蔓草繊繁憂揮劍弗能去孤

雁從南來喪徊落何處不見故人書一夜髮垂絲寒逐
蟪蛄聲影怯飛蛾舞編簡著春秋誰云粉不蠹空嗟季
子裘愴惻登樓賦
烏鵲盼河橋織女開雙扇佳期良有時秋風一相見人
閒去不回空牀徒展轉裁衣寄與誰竚立停刀翦
功名旣難圖神仙豈易接蹉跎兩不成徒慙遠鄉客主
父困西遊長卿久病渴彈琴促商音狂歌斷秋鬓滅燭
斂孤影復見半牀月憂心語衾枕託汝夢中歌
萊蕪滿堂階蘭芷緣澗石和氏泣荊山奇璞誰分別陽

春和者稀徒勞歌郢客民心各有懷胡能強不惑焉得
紫河車逍遙遊八極
我有雙寶劍鹿盧綴明月出自昆吾溪芙蓉歎秦客逃
難楚王城未染讎人血壁上秋霜飛匣中鳴霹靂意欲
持贈君懼君不識察
雙劍匣中鳴夜半風雨起雌雄忽解形女蘿哭山鬼雄
劍落吳江雌劍留楚水謹防君子身休隨遊俠子氣合
斗牛閒何曾分彼此
騏驥伏鹽車元猿困圈檻駛捷安所施喪徊傷月晩臯

圃獮猴喧枯枝鳥雀散吁嗟漂母恩感激同大漢豈無
胯下人誰進王孫飯
絡緯嘷衰燈䭾燮積夜半秋衾捲寒魂夢入蘐宵館五
城十二樓青鳥遥相喚羣仙召我掮授我經一卷宴我
白雲謠飲我青精飯借問周天子八駿何年返雙童笑
不言送我出雲漢欲折蟠桃花回首風吹斷醒後月猶
明聞歌白石爛
聶政刺韓相荆卿歌易水專諸進魚腹豫讓伏橋底豈
不惜微軀所重報知已歎息館娃宮西施發皓齒歌舞

三千人吳王忘別視荒臺麋鹿遊又入五湖裏不忍墜
紅樓遂遺後世恥
吾愛信陵君磬折能下士虛車揖侯嬴執轡立屠市救
趙奪兵符平原負羈矢復從毛薛遊豪舉誠堪鄙卻秦
歸大梁吁嗟竟譖死賢哉漢高皇立祠奉公子
亡秦豈是胡亂唐不繇武徒殺李將軍長城竟虛作人
倫冥漠中賢愚昧其故傳賢仰神堯命子稱大禹不聞
建成墳空弔扶蘇墓
賢哉公子高請葬驪山足達哉吳郡卒終身酒百斛豈
不惜芳菲嚴霜薄高木東門憶黃犬太息華亭鶴支離
遺物慮曲轅抱眞樸徒唱紫芝歌商山何齷齪
美人不可見薜蘿空窈窕衆女嫉蛾眉鶗鴂鳴芳草傷
哉楚大夫懷抱良不小離騷吐忠誠天問微要妙憔悴
逐彭咸白日徒昭昭孰云事輕生隱憂諒難掃知音寄
百年一見長沙弔
長卿能著書平生得所遇兩曲動佳人一賦驚明主當
壚想風流諭蜀懷雅度猶圖封禪文刻石泰山土何代
無奇才躑躅梁園路

晨雞鳴曉月蟋蟀吟秋日人生貴及時懷抱何鬱鬱南
鄰歌薤露北里彈齊瑟哀樂遞耳目鬢減少年色桃李
笑青松徒負凌霜質不見馮唐老白首終沈屈
潛虯滯寒潭饑鳳惜毛羽鬱鬱澗底松匠石不我顧江
濱遊二妃解珮貽交甫豈不重修名紅顏難獨處况當
秋日馳百卉傷幽素支遁隱峭山湯休歸孝武持此感
人懷行藏觀古度中夜起沈吟長安問李主
朝菌遜冥靈鵬翼笑蜩鷽小大焉足憑修短將安託同
歸鑪冶中藏舟終去壑至人不惑生忘情任龍蠖

西山雜詠

孤雲如美人窈窕遠山角殘月出其中鏡影漸如倒彈琴娛清夜寒光不可掠露華溼橫塘芙蓉何婀娜憶君南浦時翠帶紛若若佩我同心環結我合歡索佳期難久留兩地相思各圓缺自有時離憂豈能卻

夕霧澄江流遠山斂殘照溼雲蕩歸禽漁磯未收釣艮苗圃層飇澗水截野燒初月隱烟村孤燈隔溪廟田父攜壺漿邀予坐石橋眞趣無雜言狂歌展幽眺勸予須盡歡取樂金樽倒瀟灑百年身白髮安能掃

心跡斂邱園結屋南湖上我松逐地形磊石邀雲影明月如故人柴門夜相訪忤俗謝逢迎寡德慚俯仰鷽斯高下飛樗櫟匠石放浮名醉裏消白髮鏡中長來者不可期去者日已往蹉跎懷尙平感我五嶽想

夜行亂山間枯樹飛怪鳥陰風澗底來槲葉墮還起星光樹無影失路踏溼草片雨欹荒林流螢自來去破塚白楊聲蕭蕭髑髏語坏土斂賢愚冥漠迷今古死生變化中日月疾如走長夜歎漫漫鐘聲在何處

達人貴逍遙取樂不在大清泉足醉顏豈必傾白墮艮朋四五人日向松間坐迎潮下釣絲掃葉續著火閒看兒童戲雨中摘生果忘懷任天眞巾破亦懶補既笑泪羅沈又哂馬革裹安心草澤間繁憂吾能鎖

山行入芳林破寺孤猿坐陰風殿角吹門傾拾古鎖金像剝鬚眉畫檐蛛網大壞竈穴飛鼯廢井落殘果房暗青燐生牆缺翠蘿補斷碑臥草間字畫蒼苔裹獵人帶禽歸入撥冷爐火沈吟感盛衰冉冉日西墮

殘月落鐘聲正是行人候瘦馬踏微霜影與孤雲偶王孫悵不歸衣怯西風透頑童不耐饑拾栗置衣袖歎彼

耦耕人日種南山豆茅屋倚長松緣草垂石甃雞犬得其眞澗水桃花繡一望武陵源經過恐難又

長安美少年騂騮金匼匝玉帶刻麒麟侍宴椒房踏劍履君王前校射五侯集詔賜出內庭中官捧鈿合螫人若胡蜂煎心似銀蠟寂寞揚子雲著書滿茶榻柴門掩秋蕪鶴啄蒼苔溼一卷太元經對影自酬答

七尺釣魚船朝夕安吟榻時逐白鷗行或與浮萍匝孤影蕩江雲人夢波濤溼放浪湖海間俟門腳不踏漁人共忘機舉網澄潭集得魚沽酒回燒竹當燃蠟醉吟海

月生恍若珠出匣露華滴蘭橈長嘯潮聲答

深廬雜詠

我昔十載前匡山縛茅屋採藥荷長鑱踏雪斸黃獨下視萬丈雲倦騎千歲鹿往來非今人忘言對松竹自謂卒餘生瀟灑忘結束胡作樊籠雛欸彼遼城鶴俯仰十年中齷齪頭已白賴有同心人于焉成小築柴門不在廣取容杼與軸方池不在深取濯纓與足兒童解我意繞砌栽黃菊老妻適我情囊中酒長熟芰荷製吾衣薇蕨充吾腹荒居無四鄰空山靜耳目草草百年身聊以

全吾樸

池水何粼粼竹竿何嫋嫋中有赤鯉魚徙徙咬紅蓼江湖迴且深失身落方沼風雲自有時變化應不小香餌夫何爲存軀以爲寶

平生愛鼓琴終夜不能捨別鶴與離鸞哀響孤燈下病來久不御壁上塵埃裏今宵明月佳抱向松間坐欲彈復徘徊誰是知音者

酒醒殘夢回缺月挂屋角開扉踏松影驚我一聲鶴寒塘靜冥冥孤葉帶螢落宿雲起前山涼雨飛濛濛竚立共微吟幽懷幸可託 與季友山中夜起作

微雨歇荒林殘照千山外橫塘澄夕波蘋風起涼吹扣舷蕩雲影臨流發遙思游流弄紫萍敗荷拂巾袂遊魚吹細沫岸花落猶綴孤霞遠迎人白鷗相向媚斜月如江妃遲遲越江介不見蘆中人酹酒難成醉折彼蕙與蘭哀雁勞相寄 南湖泛舟遲毅山子

寒鴉翼其雛一步一回顧物理固恆然天性豈虛作嗟予好神仙半生已孤負胡爲久淹留短髮漸垂素大兒尚待昏小女猶未嫁幼兒方識字不忍捨之去抱此區

區情沈吟至中夜太息撫瑤琴幽懷爲我寫

憶昔有素交出自三閭後從軍三十年還家方娶婦哀哉攀龍髯太息肝未剖屏跡荒村中山田無一畝子房好容顏訥訥不出口有時倚劍歌聲若蛟龍吼荒墳埋斯人皇天胡不厚下有黃口兒上有白頭母母病不下牀兒寒持熨斗一讀絕交論慚愧黃泉友

古意

東鄰有小姑楊柳門長掩琴彈寡女絲字寫曹娥誦閉情春草長孤夢燈花短粧成不問人寂寥鸚鵡伴焚香

娛長夜殘月猿聲遠倚樓發微吟氷蠶絲不斷感彼園
中松青青霜雪滿桃李嫁東風烟花不堪翦
昔泛若耶溪翠楲芙蓉裏蘇小結同心半醉香肩倚枇
杷花下居門掩鴛鴦水別夢泣參商寸心無遠近雲中
青鸞書荳蔻封蠻紙緘以繡笙囊背人燈下啓玉壺淚
未乾顏色勞相待桃杏妒東風珠簾捲紅雨
不惜抱秦箏爲君歌紅豆紅豆號相思歌罷掩羅袖君
心如轆轤上下轉瑤甃妾心如孤鸞影向鏡中偶章臺
泣別時攜手春燈候暗雨瀝茶蘼紅溼臙脂透夢裏卜
琵琶佳期何日又欲寄璇璣圖靈泉買絲繡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二

己酉仲春繇雄州入晉安秋歸廬嶽紀途中經歷寄梁藥亭先輩陳元孝金吾一百韻

庾嶺眺甌閩泰關臨楚巘天柱曾嵯峨桂山翠濃瀁飄蕩看浮雲流離觀旅雁思鄉哀子山去國嗟王粲不爲避風塵豈是輕軒冕驅車行遲遲竚立涕潸潸俶裝趁

會颸含悲忘春暖錦囊繫距𨅊竹笈挑殘卷谿路隨高低山容映深淺寒塘煙始開疎林氷未泮草綠染馬蹏桃焰燒人眼飛泉射破袍息陰倚密幹進謁曲江祠聊憩雲封觀遺像鎖新苔荒碑留古篆窮途遇漂母提籃供麥飯歸鳥撲松巢返犢歙蘆管朝別淩江城暮宿焦溪店夜坐照熱薪曉餐驚乳犬瑞露隱衰楹雲章見頹殿前途影自孤他邦物已換覓渡循小洲倚櫂辭高岸賈客賽江神銅鼓鳴沙畔波急鼉鬭驕風逼荇藻亂鄰舫奏胡笳汀月飛齊練笱𦒎細雨餘網集澂潭脫獨鶴看溪流羣鷗待魚汕理楫慢泝洄寓目盡游衍倏見鬱孤臺遙望濂溪院龍山產芰荷空同載艚艑烽櫓蟠城隍熊羆踐郊甸勤王憶天祥愛民思趙抃邂逅接輿狂吁嗟泣玉卞種瓜侯空聞采薇人不見辛勤半月程傴僂九里峴斜道盤赤蛇危磴立胡豻踞步凌垠堮側身怯巉嵯帶雨石梁過沖煙巖竇穿蒻笥壽霧遮颯沓陰風扇投郵乞芋羹入廟眠牛欄垢衣碧蘚生病骨青嵐染捫蘿手覺傷踏隴足恒跣籃輿稍歇肩僕夫暫息喘

鄞江松柏稠新羅風物善蒼玉洞中過青草湖邊汎公山梧葉飛幔亭霞褥繾江淹夢筆山湛王鑄劍澗武夷空所思靈鷲終歸竄迤邐別西山蹉跎滯南劍百花巖崔嵬九龍灘瀲灩風怪石疑神水急舟如箭浮沈浪底飄出沒波中閃澎湃廣陵濤爍耀龍門電天吳放鯨遊河伯鞭龍戰猿狖欺人嘑魍魎當晝喚潛竊眩未畢中流過已半或如鹿角危又似狼頭險及茲耳目定始覺形骸穩三宵泊永安一朝望平遠南臺落旅帆西禪駐麾帷幢幡映栴檀磚𥗡肅鐘梵蒲團地尚存竹室簾猶捲旗鼓露石亭芙蓉當左堰星樓剩規模鼎宮歇遊讌風俗尚冠裳文章饒俊彥邑有新主人情如已會面倒

屐見綢繆緹袍勞繾綣雖慙太守憐猶愧武功譏葇菴
哂蕙蘭鴟鴉笑鳳鷗杖指匡廬歸笠拾金鼇返天外自
逍遙人間寧眷戀初過三峽橋乍尋五柳館微茫彭蠡
深浩蕩潯陽滿山棲適性靈巖居任狂誕樹蕙無百畝
滋蘭將九畹仰聽雪花流俯瞰雲彩變寒厨罷夜吹破
衲從朝綻松根挼茯苓溪邊安筆研朗吟招隱詩閒讀
高僧傳栽茶短杖扶埽葉枯松伴庭閒多虎蹤門靜稀
人掩一枝巢樹鷦滿腹飲河鼴豈羡玉為琛自甘藜不
糝烏衣燕不歸羊石鳩應斷兄弟阻參商故人隔河漢

風流推王謝放曠稱嵇阮五噫歎伯鸞七哀傷子建花
田共優悠珠江同汗漫弔古過厓門作賦登元覽醾醾
傾芳樽琵琶剡華饌臺無黃金築市多駿骨賤大夫汨
羅沈太傅長沙貶英蕊逢秋枯毒草當冬豔禍淫事已
虛福善理無驗子胥終鞭屍豫讓隱吞炭戴天痛豈消
國士知難展恩讎自古今歲月忽荏苒崦嵫影易收羲
和轡難挽亘儔不獲偕寸衷焉得遣長吟託柔牋相思
寄華東何時了令威立柱申哀歎

仲冬陪尹瀾柱銓部陳元孝林叔吾入羚羊峽

懷梁藥亭先生

晴雲散暮霞落日萬山赤寒風峽中來吹我江上揖峯
勢截長江倒影竦雙壁溪聲瘦老松微波盪怪石俯疑
坤軸崩仰覺河漢窄危磴人似猿絕岸舟如葉壘巘結
寒姿巖斷孤煙撈密林厓寺古蘿徑垂石髮柱渚黿鼉
驕潛湫蛟龍沫顯昧理或然神物含溟漠把酒對山公
探幽懷謝客睽隔未移旬寸心若積雪别乃覽山川狂
歌誰與發欲寄山阿人霜花豈堪折

遊七星巖

平原澹朝暉策馬郭北路輕雲停亂峯明滅寒煙樹入
林逢老僧指我巖中去盤紆若覆盂石齒如垂縷鳥道
緣秋毫嵌空無尺土造物祕青冥日月不到處把燭連
袂行陰風歘石乳幽谷隱淪棲雲竇精靈聚人生百年
內罕值山川趣既愜探幽情復遇賞心侶踟躕懷舊山
終慙元豹霧

贈别梁王顧 并敘

友人梁王顧卓犖偏人負性孤介頗有憂生之嗟
告余往東溪余悲其行又感其勤請乃作一解以

勞之
雛鳳東南飛斂羽集枳棘旦夕恆苦饑吁嗟無竹實同
心蘇小小少負傾城色當窗織嫁衣終歲不成匹刈葵
痛南威相思寄瑤瑟菽水未承歡容令長太息太息非
鴛鴦胡能常比翼刲蘖調杯酒送送河橋側攬執紫羅
襦相看淚如織

贈別査韜荒

美人如花顏窈窕紅羅襦朝霞沐元鬢明月垂耳珠吳
宮恥歌舞錦篋藏笙竽玉珮隨輕雲翩翩遊江湖笑騎

羅浮蝶言將尋鮑姑相逢珊瑚洲香風蕩芙蕖手抱朱
絲琴為我彈騶虞貧女無鴛衾何以結歡娛蕙蘭同氣
味翡翠惜離居離居安可度嚴霜剝載途衣錦歎嬃母
被褐痛閭娵傾城應有日善保千金軀

贈孔樵嵐參軍

腥風扇九澤濁霧干太昜元氷膠坤軸金鏡淪光芒俎
豆若綴旒干戈如沸湯舉俗變文身誰識冠與裳賴彼
撥亂材拯溺返羲皇大夫素王後正氣凌扶桑神皇君
弱羽靈芝冠衆芳灑落當世事高舉隘八荒小心事好
友嫉惡懷剛腸平生抱經濟羽翮困低昂雄談走淮海
背論追虞唐示我百篇詩氣劘蘇李牆淸貞動哀玉高
逼華星光乃知正人心不苟託文章予生嘆孤立俯仰
但茫茫末路獲至契和樂如宮商況復生同時列宿託
後行鼎湖痛龍髯生辰遘不辰造物豈無意其忍負穹
蒼周周尙銜羽當車奮螗蜋立德必有鄰努力扶綱常

贈朱東溪二首

置酒城西隅悢悢發哀絲大絃彈別鶴小絃彈所思人
生非麋鹿安得長相隨嗟嗟東溪子玉質鸞鳳姿靑天

盪胸臆白日行鬚眉鉛刀竝用世神劍韞雄雌採蘼羅
浮峽狂吟招隱詩傾蓋歧路間紉佩搴江離子淸如瑤
瑟纏綿黃金徽予詩如靈均窈窕薜蘿衣憐我烟霞癖
招我東溪湄

君言東溪上茅堂占林杪竹窗雲影翻莎徑泉聲遶四
山靑芙蓉倒影浸浩淼靈禽顉散帙文鯀漾蘭沼彈琴
媚淸暉捫蘿窮窈窕況多素心人晨夕展幽眺別來八
九年寂寞寒汀釣冷歸窮蓬蒿灑掃登山道嗟余邱壑
心久入世傷懷抱鼓我剡溪櫂從君以終老

送石門歸隱匡廬 限韻作

石林不可車弱水不可涉身世何茫茫飄落如秋葉古
之巢許倫高視乾坤窄瀟灑送浮雲抱影松與柏仲連
不帝秦齊組無心拾吾子久慕之隱顯洵善擇東林泉
石孤南浦鴛鴦隻鼓我離徽琴送子沙棠楫
昔我隱匡廬結屋虎溪左層軒納五湖虛窗供四野晴
雲帳裏飛幽鳥牀下躲探泉乳鹿隨採藥長鑱荷別來
十九年雪壓茅房辟予其往尋之賴我同心者同心事
耦耕觀化委鑱治一邱十壑中古人亦云可

我有雙玉龍雌雄爍霜片我有一尊酒扁舟遠追餞酒
娛別離顏劍壯奚囊卷憑吊徜泰關覓路溯寒澗暮宿
嶺頭雲曉飯雞聲店道逢獻玉人暗投誰不賤雲霞友
形影江山任爭占予行我倘畱各保玉無玷

送孔樵嵐參軍六首

驪駒肅晨駕送送溪臺側臺下水漣漪荷花正堪折折
荷易傷根結交易傷別傷根牽藕絲傷別牽白髮
識君十載前冠蓋西園會豪氣干星辰英風凌泰岱霜
天見鵰鶚纖卉仰松檜吁嗟山木歌邂逅勞傾蓋

前年宅橋西官舍清如水文翰縱橫飛琴樽愜良友道
德爲羅襦禮樂爲瓊玖膠投漆不違同心有如此
鯤魚畜方池局如東溟草縛羊駕金車胡能展長道皇
天產俊髦寄託諒不小君其愛玉體寧慮嗟懷寶
昔予度藍關君返揚州去南雲蔽明月折桂空延佇去
春攬千旌一載抒情愫今日復別君形影何乖互
皎皎明月光團圓豈能久與君非一身安得長聚首弱
水阻舟航石林礙車軸出處崇明德纏綿期永好

夏夜集西山草堂

置酒臨南湖殘月尚堪把芙蓉如江妃蕩影竹聲下舫
乃集良朋涼飇變炎夏宿雲抱迴溪流螢穿破瓦游鱗
泛菰蒲繁星漾杯斝覽物動今懷撫景追昔者彷彿山
阿人冷淚不能灑瑤琴識性情良絲爲予寫

詠茉莉花

得上君玉盤翠鬟點香雪碎影薰輕風芳心抱圓月美
人晚妝罷銀絲縮雲髮陸郎何處尋爲寄同心結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國朝番禺王隼蒲衣著

七言古一

下九龍灘歌

晚泊鐵石磯下灘先一夕舟人迎梢公梢公告行客明朝蚤起愼毋言慣取行船好消息五更燒紙暗祝禱須臾櫂入龍王廟殺雞血濺龍王口鑪灰跪請祈神佑截竹截竹裹船腹船尾船頭各三束放櫼江中急如箭波光閃閃如礮雹雨厓草木生愁魂怪狀欺人灘上見木

龍橫木噴洶濤風聲灘聲聽不辨霜媒龍出深潭裏浪打船頭無次第或三里或五里六龍已過玉龍起灘聲不似向前聲一派轟雷碎人耳舟人遙指近灘頭灘上不見灘下水大石如劍鋒小石如鰐齒或側或竪灘中倚船尾向青天船頭入水底前船不見後船頭後船不見前船尾浪花射天丈六高梢公叱浪浪花止倏如廣陵濤兮奔逸駛倏如崑崙傾倒震大地倏如天吳河伯獻靈書鬬乘巨浪騎鯨魚倏如蓬萊殿下金鼇動波旬破碎蚪肢湧倏如乘流誤入馮夷洞左旋右轉穿石孔

鬚毛冷冷止縈想白日無光眼瞭睇瀧龍過盡出龍門耳不聞聲心內響舟人把酒謝梢公舟人對客開歡容推篷回首望灘口青烟繚繞龍門峯徘徊各各整衣領彷彿神魂失邪正吁嗟莫歎九龍灘水險如此試問人心何所似

擬杜少陵七歌

若有人兮山之側一謫人間二十七入無父兮出無□窮鳥賦成傷趙壹安仁鬢影更添愁枯株何處回春色嗚嘑一歌兮歌始發獵獵悲風吹短髮

昔余十五誦詩書志回桀紂爲唐虞吁嗟此志竟誰量被褐懷寶守蓬廬嚴霜颯颯委芳草徒傷帝子瓊瑤裾嗚嘑二歌兮歌聲緩長夜漫漫何時旦

我兄昔從幽并兒遠逐□□□□白狼河北無消息鉢碆城邊倒漢旗□□□身先死弊廄空餘戰馬嘶嗚呼三歌兮歌聲破燭射雙瞳淚交墮

我弟昔隱羅浮巔夜掃梅花花裏眠燒丹未得不死藥藥爐寂寞生寒烟空留王母瑤池履至今青鳥悲黃泉嗚呼四歌兮歌聲轉目斷孤鴻雲片片

思美人兮不能寐起采芳蘭𨎌寒袂盈盈明月入孤懷
靜撫焦桐發遙思鍾期亡後絶知音流水徒嗚咽幽意
嗚嘑五歌兮歌思亂哀猿爲我吟清怨
我生之初亂方始我生之後亂未已風捲營門盡射雕
長城徒哭征人鬼蹈海何曾見仲連空餘五百田横士
嗚嘑六歌兮歌思竭龍泉罷舞燈光裂
策馬崑崙入元圃河廣無梁淼難渡又無羽翼以高翔
臨風徙倚空延竚惜瑶草之徒芳兮白日晼晼其將暮
嗚嘑七歌兮歌已終月照青燐弔墓松

述懷雜言與熊燕西野人結交

大樗堂壁嚴霜起王郎拔劍雙眸紫千尺狂懷如嶄巖
太華之高峯萬竅熱血如滉瀁洞庭之秋水肝膽二十
七年中不知吐向誰人是君不見禰衡狂才天下妒錯
怪當初賦鸚鵡殺身豈爲鍛錫公漁陽蟻視嫌撾鼓悲
矣乎悲矣乎丈夫生不逢唐虞牛角徒勞挂漢書大鵬
反遭蜩鷽笑孤鳳卑棲困野狐燕昭臺荒駿骨賤從人
拋擲任梟盧君不見馬周作客無人識惆悵新豐孤月
色又不見主父西遊困不歸秋風颯斷星星髮男兒偃
蹇不成名拊膺長動青春憶憶余七歲詠鳳凰趨庭問
禮大夫旁改誦子山枯樹賦坐客期我似班揚大人撫
摩恆置膝口授離騷老與莊又云汝曹輩結交須老蒼
不得輕草草反覆笑蘇張余時聞此語四顧但茫茫散
盡黃金交俠客一朝棄我如遺跡幾回欲廣孝標文碎
卻焦桐三歎息去秋偨騎燕地馬來訪東林白蓮社白
蓮社裏見何人六朝松樹霜封瓦懷古踟躕立虎溪樵
夫遥指野人舍野人十載倚孤邨云是東陵種瓜者瓶
無斗粟裄無衣塵昬土銚寒泉瀉春秋著就不呈人一

卷新詩繼風雅祖龍十火與李斯孔某之道如縣絲異
端蠭起人心危野人垂論正□□前掩河汾後映濂溪
初見開愁魂再見心醺醺三見四見無古人得意忘年
心迹親以膠投漆苦不啻管鮑賀李何足云王郎秋病
三十日藥爐虛設無參朮野人寄書解我愁鳳髓鸞膠
續琶琵病起思君策短杖獨趁斜陽石橋上入門握手
恍重生坐徹寒更笑相向老妻弱子不得眠煮粥煎茶
立聽講逍遙放神八極外燈前不見形骸在洪鐘冥敂
離文字乾坤把定調元氣君不見漆園與惠子成風斲

堊深相契又不見盧仝與馬異雖睽斷盡孫陽淚氷置玉壺兮始皎潔珠穿紅縷兮方明澈鏌邪得君兮淬幽鐵秦鏡得君兮磨霧月從今願作西園籬下菊秋吐寒姿伴幽獨願作西園架上珊瑚筆供君遥思蛟龍出願作西園匣內朱絲琴兮商咀徵傳君心願作西園爐裏龍腦香一縷青芳薰錦囊願作西園臺上紗籠燈照君作賦弔靈均王郎王郎熊野人結交豈止終一生鄱陽湖乾月輪折兩兩寸心仍不滅

長歌續短歌送湯建孟還江門

長歌莫擊劍短歌莫擊筑擊筑苦離聲擊劍傷別曲滿座且莫喧聽我歌一言丈夫有志不得伸袖裏空攜氷雪文鶩騎徘徊街首宿驊騮蹭蹬溘風塵風塵流落三十載蹉跎鬢影星星改憶昔與君相見始月墮寒江冷秋水盧霍三年空所思鶺鴒繫斷蠻溪紙于今相見恍疑㝱水館挑燈歎衰鳳青衫依舊如春草白眼看人自驚衆恥雕小說干王門喜發叢談託微諷琉璃匣內示新篇金莖玉露相爭妍詞源澎湃絕今古左史司馬何足傳勉余北闕須上書胡爲瑣屑殘蟲魚懷才有用不肎試干將百鍊誠爲愚嗟余樗散材匠石不我采枘鑿乖方員於世處卑隘身衣慈母線猶存寒來尚有青氊在英雄自保如璸琮亂離何計羞饑餒人生貧賤安足陳故人離別傷心魂無錢沽酒勸君飲寸心隨櫂入江門江門烟水盈盈隔故園歸對梅花白欲折梅花贈吾子長短歌聲愴人耳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古二

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石馬眠寒霧臺上曉雲空泣露磨劍猶驚天子魂渭城夜別劉郎去咸陽路暗踏衰蘭淚凍晨雞嘶不曙攜盤遠逐秋風折騰人宮門望漢月

歎唐姬飲酒歌

暝暝斜日烟茫茫寒烏驚落雌鴛鴦芙蓉影裏斂毛羽

夜夜月明啼舊侶聲聲啼碎愁人心癡魂變別昭陽樹昭陽樹底覓殘紅桃花流水春無主朦朧羅帳昏燈暈琵琶絃上滴紅粉旁人休問妾顏容恨不同君酒中盡

邯鄲小鑾曲

解金買酒酒添愁破券買蓮蓮心苦花袍白馬覓封侯相思心事琵琶吐西風斂秋霜烱烱爲君翦破鴛鴦錦迷離寒雁飛愁烟菱花罷舞孤鸞影鸂鶒交交弄塘水一曲吳歈寫蠻紙抱月飄烟不自持誰似芙蓉守紅死

寄遠曲

玉妃喚月騎青鳳星河耿耿縣殘夢銅壺漏斷銀瓶轉香絲髮鬌瓊窗煖軟縠疏羅蘭蕙薰胡槽雪腕彈明君芙蓉葉底鴛鴦寐杜宇聲聲破碧雲嫣紅柔綠烟中老濃蛾蟲柳心如擣殷勤好結丁香花遠寄同心蘇小小

横塘曲

妾家住近橫塘側門前綠水搖春碧月明露細溼團紅晃雞喔喔雞頭葉香暖瓊窗理雲鬢臙脂紅炙蜻蜓醉管含蘭氣吐香風二十三絃咽離思白馬金鞭楊柳堤麟帶蝶衫孔雀絲芙蓉玉面兩相向蘭橈軋軋鴛鴦飛

蜀紙封巾寄阿姊橋頭共種相思子

貴公子夜讌曲

畫戟龍竿排小殿麒麟公子開華讌網軒綺閣閃鮫綃疊金羅綫籠朱颼金蟾海霧光匝天麝臍龍腦茱萸烟酒星邀墮長鯨裏黃鸞趺舞如飛泉駝峯犀箸玉脂泣翠微珠衱遺金鈿奚奴錦袖擊鼉鼓軍裝小妓回風舞氍毹綷縩絳紗裙研桂燒金不知曙芙蓉銀鴨圍香風象牀捲罷薰紅縷赤鳳秦宮雲母隔對坐觥船斷纓客亭亭蠟淚滴銅盤白鷴曉語桃花月

懊惱曲

東飛伯勞西飛蝶桃花滿地燕脂雪銀燈獨對金屈巵燕釵敲唱䕷蕪葉憶惜秋娘教歌舞雒下詞人抄曲譜冰紋細繞紫檀槽彩鳳青鸞作人語黃金買笑輕南山三里纏頭不知數東鄰小姑昔同年羅襦窈窕春風前十三嫁得金吾壻瑠璃屏煖茱萸烟掌中無力腰如束舞汗香肌淩紅玉白珠結帳密如織碧羅緗簟秋波漉回山轉海不作難返晝爲宵繼蘭燭翻黃變綠何匆匆琵琶老大傷西東青衫溼盡江州淚鬢絲零落鮫綃空

白石青溪雲渺渺月蕩鴛鴦戲深沼愁歌懊惱君不聞夜渡西陵尋小小

夜坐吟

暝暝白景巡西客坐斷蟲聲瘦霞壁銜蘆雁羽溼沙烟寒火松爐煮白石山響清漏泣烟嶂燭花瀉淚飛蛾葬竹喻潭霧月朦朧螢引新人出幽壙

失題

拔妻頭上金釵股換取葡萄酒如乳隔溪明月正當簾擊碎唾壺鸜鵒舞樂杯邀月問青天代斫吳剛桂宮樹頓令四海增清光不使羲和淹日御昔年十五二十時一心□□□□□日日摩挲七寶刀醉倒屠門歌督護只今三十心已朽秋日蟰蛸搖衰柳滿匣□□閉不看一卷南華長繫肘大兒覓粟啼腹饑幼女憂葵而塵垢今春卧病西山下搗藥頑童起中夜橫庭戲徑溼土花不襪不巾踏桑柘昨聞廡下梁伯鸞短衣吹秋毛骨寒養親求祿祿弗及霜封土銼無朝餐唫詩逴逴追郊島世人不識空長歎南風掀天□□□□□□□□□□□□□□□□□□□□□□禮樂秦嬴虎視霾金鏡

羊頭都尉相吞并鉛刀用世干將閑麒麟地上行邪徑轔鷹斂翮鷦鵡飛忍使墮珠墜深井人生冉冉風吹塵不義富貴如浮雲首陽饑死尋常事魯連蹈海寃輕身終當攜手入山去大嘯高峯鸞鶴羣

賣花謠

銀絲線線貫珠串日出提籃街上喚美人粧罷問夫壻買得素馨環鳳髻致囑明朝來更早碧桃紅桂新鮮好花翁向前言且笑今年花比去年少今年男子學梳頭朝朝走向花間遊花蕊未開摘將去狂蜂野蝶不飛樹

人笑好花不長在花亦笑人顏色改老翁賣花五十年
花落花開在眼前

西溪小姑曲 并序

吳妓柳絲色既傾國伎善空侯十五歸太原李公子閱月公子楚遊與其姨鮑四娘僦屋西溪巳日湔裙水上余驚見之未幾避兵石頭爲賊所得投井而死因作西溪小姑曲以弔之并貽好事者和焉

桃花水漾紅桂春秦桑燕草絲裊人長眉搖曳海霞裙

天女江妃騎綵雲綾扇喚風香滿滿雌鳳銜花刺純綾
當年買笑輕黃金水精盤內纖腰轉李郎結網罥珊瑚
龍姑戲擲驪龍珠紫絲步障圍金谷琥珀香濃縹粉壺
青青柳傍章臺路白袷裁成寄郎去空侯絃斷瑤草春
月暗西溪髑髏語風裳水佩雲爲車石井魂歸逗秋雨

秋宵詞

流蘇香煖鮫綃幕照壁蘭燈傾鏊落美人薦我生檳榔
珊瑚枕畔銜花嚼梧桐移月漾雕欄睡起海棠花影寒
綃娥不語露團團將環銀甲索箏彈回頭驚醒白鸚語

玉甃銅瓶樽天曙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律一

青苔

杖履不到處幽人一片心平生依水石多是伴蟲吟雨細連堦積秋空覆葉深柴門無客掩寂寞已如今

題小金山寺

面面罨江色樓臺接岸平殿鐘敲浪影茗火煮潮聲水綠非關葉林藏似有猩更憐殘照裏蘆葦渺冥冥

與粲蘗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具茨山堂待月分賦得形字

山堂昏暝色隔嶺暮雲停照水星爭影歸巢鶴斂形螢穿千葉亂魚擲半池醒還憶匡廬頂孤光鑒性靈

西山晚望懷陳獨漉

倦鳥飛杉影行吟草澤間夕陽多在水殘燒不歸山暮雪晴移鬢寒花待掩關何時吾與子同賦采薇還

懷粲蘗亭先生

才高雖一第孤客滯長安春雁書曾寄秋風江已寒旅塵黏馬汗鄉夢落漁竿夕照燕臺下悲歌倚劍看

初歸省母夜侍大樗堂命賦燈字

侍立頻垂淚悲歡此夜燈六年千里客八口一池水乳燕巢新壘饑烏啄古藤飄零慙仲子偕隱入於陵

山中

寂寂秋山裏荒齋破廟鄰溪聲長到枕雲氣不離身藥圃攜同鶴權門讓與人因思車馬客頭白世間塵

沈吟

初月不終夕城烏啼未闌顏彫從鏡破心倦任燈殘知

己今何在援琴不欲彈沈吟思往事長夜歎漫漫

出門答人

馬倦不堪策出門行復嘶流雲何定影驚鳥敢安棲衰柳疏孤寺殘陽剩半溪桃花君莫問秋色武陵西

初住浮青閣詶社中諸子見贈

借閣棲吟骨凭高逗眼青坐量傍水影臥數遠山形壘石商茶竈移牀擬紙屏東林舊茅屋拋擲任人扃灑埽登樓路看山詩思醒新鄰貽藥臼遠寺寄茶經鶴占侵囪臼松爭入座青何當賦佳句吟盡一池星

初秋郊行

冷葉啼楓影吟魂併草彫星河辭昨夜秋色占今朝殘燒稻根接微陽雁背消不堪愁望裏賒酒慰無聊麥地才收種秧田又長苗英雄埋草澤生計愧漁樵病骨驢同瘦雩心雁共遥橋西逢舊叟歎息鬢毛彫

憶山

三載還家客行吟古渡頭共看新葉落獨憶故山秋有鶴雲依樹無人月占樓一從辭杖笠孤負蓼花洲

夜坐遲梁王顧不至

竟夕醒雙眼微吟祇自呈心棲孤燭影身坐百蟲聲避火魚頻擲移枝鳥暗驚佳人期未至涼月向誰明

詠懷

鏡裏驚新鬢蹉跎愧此身無才寧畏賤失計豈辭貧白鶴存知己青山寄古人有情溪月影竹屋夜相親

不獨嗟離亂飄零未有涯客愁連雁影鄉夢落燈花曉月寧畱夜孤雲何處家茫茫隔烟水秋色上蒹葭

獨夜

坐斷爐中火殘灰凍白檀蟲吟燈影薄霜落竹聲乾秋卷愁中滿生衣夢裏寒何人同寂寞歸把釣魚竿

寄懷梁王顧

孤劍當僮僕蕭條廢寺居思親應有賦寄妹豈無書陰薜圍吟榻寒蛩上壞蔬曉鐘動歸思趁月策疲驢

過西薇娃關中畱題

掃斷往來塵關房紙帳新香薰琴裏影燈照硯邊身衣當賒書鋪錢分賣鶴人爭鞵吟步細坐月卸茶巾

行吟

此日行吟客甘心隱草茅夕陽辭埜燒秋色換空郊病果穿枯井驚禽認廢巢如何舊溪月七尺釣船拋

獨立

溪寒收釣絲伴鶴立多時斜日已沈海歸雲欲待誰酒醒梳旅鬢吟罷摘愁髭芳草微茫路王孫何處期

杜門

杜門離亂日麋鹿是吾徒身賤憑人識顏衰賴酒扶寒雲飛眼闊秋葉落心孤何處尋知己狂吟向埜蕪

有答

美人書信至昨夜報燈花遠寄金條脫相思萼綠華愁

中封荳蔻月下卜琵琶珍重青鸞鏡東鄰是宋家

客中秋夕

疏燈照岑寂細雨歇平林寒色霜中樹秋聲月下砧愁添今夕寢病起故山心孤客誰相問晴蟲伴苦吟

舟中

霜葉飛江色微陽渡淺灘雲心將雁邈瘦影逐潮寒廟火延沙月溪聲聚釣竿不堪頻倚櫂蘆葦白漫漫

客中七夕答孟齊內子見寄

喜汝能偕隱慙余久未還悲歡貧賤裏形影別離閒乞巧憐新月逢秋憶舊山如何牛女夕霜點客衣斑

書懷寄夫子附　潘孟齊

慙愧蘭芝女還家恨解攜如何伯鸞婦翻作仲卿妻坐月原同影鴛鴦不獨棲燭花隨淚盡愁聽夜烏啼

郁居

陋巷人嫌到吟堦夕照斜蹉跎憐鬢影寂寞愧春花驢病鄰頻借僮饑酒嬾賒何當消永夜翦燭讀南華

社日迎蠶母花朝祭穀神青春勤背我白髮晴隨人沙淺浮芹葉巢乾墮鶴薪門喧催酒債鄰里漸知貧

落拓嗟生計荒田久廢耕但能依老母不敢慕時名花與春俱去愁將病共爭甘心安草澤三十已無成

不敢思干謁狂歌任醉醒勸妻開酒戒教子讀茶經老樹西斜月寒塘浸曉星閒拖新袯衬鼓棹過前汀

涼堦微雨歇殘照溼雲乾入眼皆農器關心是藥欄壯懷詩裏減衰影鏡中寒欲作歸山計聽松戴籜冠

滿目皆紈袴憑誰念布袍拙鳩營屋嬾乳燕傍人勞埜水雲心遠空山樹影高平生無限恨一一寄檀槽

慣著黃桑屐閒眠青石牀琴材尋匠琢秋卷倩人裝學道甯知倦謀生豈用忙最憐小嬌女解唱踏搖娘

瓦鼓迎神酒村村賽廟前紙旗教辟鬼雞骨學占年鑿石藏雲淺栽茶賃地偏亂離逢此日休歎一囊錢

閒臥月移榻蟲吟聚短莎致書當路少入夢故人多暗淚已如此明燈無奈何東鄰蠶事密軋軋響綾梭

百蟲喧水閣溪色白銜門伴鶴分閒影看山寄靜魂星飛穿竹葉潮長截蒲根沽酒呼漁父歌聲何處邨

人怪耽詩癖謀身計總疏如何供賦役祇是典琴書行藥過荒寺看僧理廢渠故山歸未得秋月下栟櫚

酒醒繁憂滿年來百事乖憶山添嬾態入世減狂懷蟲語當秋苦詩情向月佳相思將旅雁一夕繞天涯

俠客

慷慨沽屠者繇來不爲名英雄當此日今古恨難平結客千金散酬恩一劍輕蕭蕭歌易水歌罷入秦城

秋蟲

不知何事苦唧唧徧苔牆況是悲秋客相思坐草堂殘更晴弔雨明月冷吟霜更遣愁人聽應同怨夜長

秋燒

逢秋昏埜色映霧障山根光截歸僧瘦烟衝過雁喧雲移煎月影風展熱霜痕遙歎秦皇帝詩書變草原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律二

秋夜與梁藥亭先生陳夔石劉漢水梁王顧家東邨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感賦

歎息陳司馬燈前淚滴襟誰當與喪日不負死生心大節酬君國高文照古今猶存遺疏在讀罷感何深

小子生何晚深嗟未及親壯心移海嶽正氣逼星辰樗里寧無子蘆中倘有人可憐當日事掩卷不能陳

暮秋訪陳夔石西洲宿其石岡書屋留題

樹圍葵葉屋溪水截平蕪釣艇人初到巢松鶴共呼石螢流影滿秋井照心孤同作西洲曲清商調擬吳

夕陽

罷釣青溪立歸雲遠雁飜秋山斜向水茅屋倒侵門燒斷天涯草鐘尋人外邨王孫疲馬道回首悵平原

野寺

平蕪連遠水古寺夕陽明掃雪門初掩荒林燒自生暗泉流樹色寒葉落鐘聲寂寞誰為侶孤鷗共繞行

釣艇

蘆葦渺無際蕭蕭七里灘江湖餘釣石天地落漁竿白日身何遠滄波影自寒那堪回櫂處明月夜漫漫

一望天圍水斜陽入杳冥鸕鷀立危石嫋嫋竹竿青與月流孤島隨潮釣亂星洞庭秋落木倚櫂聽湘靈

板橋

未忍嗟行路秋風惜馬蹄魚吹寒水沫人立夕陽西曉月聲搖夢微霜影斷溪幾宵良友會詩向此中題

秋潭

萬壑立千尺溪風霜葉乾石泉澂有象鬚鬢照無端圓月心同寂秋雲影共寒無人覺來往不語自相看

酬梁藥亭先生暨同社諸子輓先府君之作

十載思親淚重重溼舊巾未曾知達孝何以答生身心絕彈琴友情深聽笛人至今歌薤露如與葬時春

亂離終五十忍問舊儀容大雅生非偶唐虞恨不逢道書長日讀荒墓幾時封歎息招魂賦悲風暗萬重

寄兄東邨

茅堂掩松竹霜葉落無鄰亂世輕孤立何門致此身心徒知倚劍鬢豈歎如銀寂寞池塘草蕭蕭尙未春

西溪夜坐懷梁葉亭先生

西溪疎雨後夜半到潮音明月愁中影青山夢裏心微霜孤閣掩落葉一燈深此際遙相憶庭枝噪暝禽

西溪

斂屐傍秋潭斜陽照石楠沙邊逢射鴨樹底看分蠶小椽霜前拾寒泉雨後探老僧溪上立招我入茅庵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封山

平生病骨將何託一見青山便悵然醒耳鶴聲巖月外
浸心松影嶽雲邊聽鐘乳鹿窺僧定摘果獼猴語燒烟
尚有匡廬茅屋在阿誰同去漱寒泉

對水

蒹葭渺渺月搖搖漁父相攜坐石橋冷影更從何處見
熱心頻向此中消雲閒孤雁拖回浪星漾寒魚擲落潮
欲弔靈均徒有賦洞庭秋倚木蘭橈

燈

晚鐘敲歇蟲吟起眼底搖青滿破廬照衲涼螢僧定裏
逗窗殘月夢醒初寄將遠信花先結吐盡孤心影自虛
最是不堪相見處夜來淚滴讀殘書

落葉

忽別林中任所之碧烟散盡動人思枯枝尚憶同花候
明月無因見影時野寺掃歸燒舊茗長門拾取寫新詩
莫隨風起飄江上一逐滄波不可期

雲

天邊飄蕩色霏微陣陣隨風四散飛日落洞庭浮雁過
月明廬嶽伴僧歸從龍海角應何去觸石峯頭得暫依
莫問襄王夢中事高唐和雨溼羅衣

宮人入道

霓裳著上麻姑樣蚤別昭陽禮玉真姊妹暗憐年正少
婕妤多惜寵方新錯梳雲髻頻添水誤誦金經數問人
長笑丹青怨明鏡琵琶彈向□庭塵

漢臺

漢臺遙隔海門東豆蔻香銷信不通碧砌春殘薰芍藥
銀瓶秋曉冷梧桐鶴聲久已歸雲外鸞影何勞入鏡中
篋內繡書燒欲盡莫教惆悵怨飛鴻

贈熊野人燕西

十載攜家廬嶽隱三間茅屋半園葵興亡淚滅高僧偈
離亂吟多處士詩隔寺不嫌連夜宿鄰人常訝歇朝炊
看雲獨立長松下笑指東陵瓜熟時

與梁藥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具茨山堂遲陳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二　詩雪軒校刊本

元孝金吾不至卻寄

虛堂亭樹一層層踏屧吳鞋想共登傍水鶴遲看竹客遠峯雲伴住山僧芙蓉畫破侵池月蟋蟀吟枯映草燈知爾小樓閒臥足八分書篤鵠文綾

送人遊洞庭

攜琴欲共楚人遊因憶前年過岳州野渡載僧衝雪下落楓隨雁破星流天連浪影圍漁火月逐潮聲上酒樓休更臨風歌帝子一聽瑤瑟滿湖秋

贈武夷隱者

樓笠同僧棲月稜慣看雛鶴啄潭氷古杉影裏煎茶井瀑布聲中擣藥燈封果霜天籠蟻穴養蜂晴日聚猿藤柴門掩者知何去九曲橋邊說武陵

湘江晚泊

家山遠隔換風烟暫駐孤篷見晚天沙市趁歸添藥裹奚囊用盡賣琴錢水雞移宿驚漁火山鬼臨灘數客船衰柳村邊人事改石橋殘月憶前年

初入匡廬寄晉安高雲谷

身隨破衲歸廬嶽影向寒林寄一瓢初問澗聲驚雪夜乍聞猿叫怯霜朝峯懸采藥斜陽路樹隱鳴鐘廢寺橋點檢尺書猶在篋別來雲夢未應遙

暮秋晚望

獨對籬花憶舊遊黃昏鐘靜思悠悠烟橫古渡僧歸寺月滿寒山人上樓螢火高低侵塢影漁燈明滅亂蘆洲年年望斷雲邊雁不得鄉書又一秋

夢更涉 丁未溺於瀧江

昔年共約匡廬隱今日相逢夢寐閒空歎有魂歸白水可憐無骨葬青山數篇遺草留孤韻一樹殘梅想瘦顏

石上三生人不見等閒風月幾時還

寄廬陵劉岸矣

蓉城相見無多日憶挂秋帆感慨興黃菊瀧岡歸里客白波彭蠡入山僧彈琴舊別前溪月采藥初逢隔歲氷望斷湖烟寒雁影尺書曾否到廬陵

宿溢浦口書懷

雪晴荒店鬪猿叫亂思欺人撥不休年長易侵潘岳鬢愁多難上仲宣樓高峯泉石來心上曉月關山落馬頭故國無成憨重返一瓢吟向五湖秋

匡廬守歲

林透滿山除夕火烟爐裊裊思迢迢異鄉幾載過殘臘寒影孤燈度此宵已厭亂離拋往日可堪憔悴入明朝春心冷向巖前雪何事東風睛柳條

秋夕書懷

助吟蟋蟀一燈閒酒卷繁憂不可删白日有心催鬢改青天無計放人閒病中倚鶴聽新葉夢裏看雲憶舊山惆悵五陵遊俠客嬾磨銅片照秋顏

山中寄人

麻衣嬾繫逢迎少借得茅齋倚石稜楊柳影涼深澗水芰荷風透半房燈藥苗荅穩防秋病藤杖收乾寄老僧三十六峯明月夜可能攜手趁晴登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絶

南園主人有黃山樑樑之約予病不能赴夜過南園翫月主人以餅樑見贈賦此酬之

樑花相約竟相違日日樓頭望翠微閒過南園看明月夜深攜得美人歸

山中送人

青山孤負病中春白髮蹉跎亂後身落日殘梅江上雨

不堪重別故鄉人

送天民道者

閒雲來往本無情潮長溪頭月正明自是欲行行不得錯教人恨鷓鴣聲

贈綺錄事

吹落巫山一片雲秋風湘浦又逢君如何解作雙蝴蝶飛上麻姑繡裌裙

冬夜懷淡校書三首

曾醉佳人錦瑟傍別來雙鬢見秋霜銀塘藕斷冰蠶繭

兩地相思一樣長

酌殘別酒剩銀壺翡翠何曾一日孤金管曲終紅燭暗醉來誰解繡羅襦

夢把羅衫畫閣西醒來殘月入簾低癡情妒殺無情物並蒂芙蓉水上齊

戲贈歌童玉齊

雙眸秋水照人寒歌串眞珠落玉盤書罷練裙殘醉裏他宵明月夢中看

琵琶曲贈文玉校書

文玉校書漢臯名妓紫騮馳去不見十年壬申秋日訪予城南客舍相覷如夢不禁雲英今昔之感作琵琶曲贈之

琵琶一曲赤欄橋無根傷心在此宵却憶江州白司馬青衫紅淚不能消

庚午秋夜夢與石門遊匡山循金井橋而上東折百餘武憩白虎洞訪熊燕西草堂雙松抱門竹籬半塌滿園芳草王孫安歸徘徊太息者久之還坐玉淵潭上澗水泠泠斜陽半嶺

感山川雲物之殊今昔存亡之恨四顧茫茫潸然出涕適樵父以美酒餉班荆松下款曲道故石門曰對酒當歌又悲歌可以當泣盍賦詩紀遊可乎遂分韻聯句得絶詩七章相與朗吟而醒遽命童子篝燈錄之僅得一章

吁夢寐之際其可慨矣夫

秋山秋水兩茫茫二十年前舊草堂桃山句芳草滿園人寂寂數聲寒雁送斜陽石門句

客江門憶肩邸

去矣吳郎墓草青蕭條破屋繞流螢夜深何處鄰人笛淚溼青衫忍共聽

平生最喜屈莊文匡嶽長攜對白雲欲弔孤墳無可薦痛吟秋水與湘君

西山山上古松邊竹屋寒燈聽夜泉琴曲未終人去後錦囊零落七絲絃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二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無題一百首

雲英爲水露華新萬斛明珠亦嘗塵錦字誤傳邊外使
燈花虛報隴頭人青螢弔影長憐夜碧草抽心暗爲春
慚愧鄰姑相借問何時夫壻畫麒麟
當年曾醉酒家胡珠勒金堤踏綠蕪鸚鵡簾前呼小玉
琵琶舟上倚檀奴欲攀明月爲珠珮擬翦朝霞作繡襦
料得別時顏色在玉壺紅淚不曾枯
書寄濠梁又一年偶逢好夢轉凄然碧螢自弔眞娘墓
銀甲誰彈素女絃東海珊瑚沈夜月西陵松柏鎖秋烟
燈前共聽王郎曲風雨瀟瀟啼杜鵑
粧臺畫閣罥流蘇瑇瑁簾穿九曲珠彩鳳寶釵環茉莉
盤龍明鏡挂珊瑚寄書湖上逢龍女解帶溪頭見小姑
何事相思隔湘水夢魂空逐月明孤
元燕雙雙繞玉鉤杏梁塵暗鈿箜篌金鑪久冷鮫綃帳
畫燭虛明翡翠樓誰道桃花能解恨何曾萱草得忘憂

匣中一幅紅蠶錦送與文君賦白頭
沙浦臨江白石郎眞珠閒取擲龍堂同心共結西陵下
繡枕曾將雒水傍歌扇抛殘青玉案舞衣零落鬱金香
潯陽江上琵琶月淚溼青衫鬢有霜
鴛鴦並宿柳塘春翠角空懸自寫眞破鏡獨憐重合日
墜樓深感報恩身馬嵬血濺蟲吟雨燕子魂歸月弔塵
休怪少君方術幻隔帷猶見李夫人
亦知聚散是前緣青鳥徒勞寄素箋心若曉雲能不變
人如明月得長圓越羅衫翦同心結蜀錦衾裁並蔕蓮
六曲湘靈寄幽怨今宵彈向阿誰邊
背人偷送嚼檳榔攜手簾前看海棠金管曾教修笛譜
銀釭相伴繡笙囊池萍偶合終非久荷露雖圓亦不長
巫雨巫雲峯十二夜深何處夢襄王
佳人二八髻雙丫曾伴麻姑萼綠華鳳尾帶飄三島雪
鵝絲裙翦十洲霞錦箋代啓琉璃匣繡腕私薰茉莉花
莫怪傷心瘴江水猶憐鸚鵡喚琵琶
欲撲流螢嬾下堦願隨明月入君懷愁聽寡女絲中操
病泣黃衣夢裏鞵無計雪天將鏡合有誰泉土把憂埋

佳期知問橋頭卜抜却鴛鴦半股釵
悔向西湖倚桂舟千金買笑賦花遊蠅因飲恨名齊女
鳩為啼春化褐俟蛺蝶羅封銀鐙葉珊瑚柱斷鈿箜篌
縱饒五色江郎筆難寫相思兩地愁
春色撩人不可量雙棲銀浦妒鴛鴦銅盤漢武元霜藥
黼帳盧家白玉堂荳蔻蠻牋題密字葡萄蜀錦熨沈香
鈿車羅帕相逢處紫桂樓高月影長
琵琶新譜按新絃一曲崑崙自小傳白雪詩裁明月扇
青溪歌索想夫憐語調鸚鵡憊香舌影拂芙蓉妒翠鈿

憶得此時春夢醒海棠花下倚鞦韆
粧罷堦前折碧桃綺寮舊影月輪高易教粉蕊留胡蝶
難遣花鬟綰伯勞獨宿(星宿之宿)何當秋裏照單絲寧惜夜
長繅欲縫白袷殘燈暗裁破鴛鴦怨翦刀
碧砌背花掩畫欄銅龍和雨滴更寒笛吹金縷琅玕裂
書寄烏衣荳蔻殘酒醒愁眠屏內月夢回羞倚枕中鸞
侍兒亦解相思苦偷種當歸與合歡
彈罷朱絃烏夜啼孤衾不煖辟寒犀半壺虎珀愁中醉
一幅鮫綃病裏題雲暗雌龍河漢北月明雌鳳海棠西
世間亦有多情鳥飛向韓馮塚上棲
楚澤行吟歌竹枝姊歸村口夕陽時哀猿弔雨迷三峽
苦竹啼烟隔九疑蠟燭燒殘渾是淚蓮莖折斷却成絲
何由抜盡橋邊柳免向人間管別離
紅簾深院柳絲絲猶記相逢舞柘枝翡翠雙眉分石黛
芙蓉兩頰鬭嫣支傳觴醉後金蟬墮解佩歡時玉燕垂
孤負綠窗閒歲月春來眞是誤佳期
露華猶得綴江蘺松柏高高託蔦絲瑤砌落花春去後
綺窗殘月夢醒時離顏變石重雲掩暗淚成珠半鏡知

鬪草銷愁尋小妹袖中贏得是相思
一幅烏絲賦惱公綵雲遙映畫樓東靈犀舊恨銀箏月
小鳳新愁玉笛風芍藥曉奩藏壁馬鮫綃夜帳墜金蟲
如何却遣園陵去紫蒂花殘付塞鴻
楊柳溪邊姊妹家共拋紅豆按紅牙秦淮蘭槳歌桃葉
月府元霜泣桂花別恨似迷桑落酒離魂疑化錦川霞
繡絲為買靈泉繭欲繡耶谿獨浣紗
被薄青綾香暗銷美人南浦夢迢迢蜀山恨魄應難歇
楚澤歸魂不可招鳳舞樓前攜弄玉月明簾下立紅綃

相思無計能消遣閒匣偷看舊翠翹
鏡檻香臺十二闌相思遙隔楚雲端洞庭帝子悲秋水
芳草王孫怨玉鞍圓月遙憐孤影雁狂風偏妒並頭蘭
愁心最恨鄰家瑟也學離人淚暗彈
銀浦流雲花不殘芙蓉新戴女仙冠玉龍鏤釧鴛霞帔
金鳳鉤鞵踏斗壇絳雪偷拋丹竈火蟠桃戲擲碧城鸞
麻姑共醉餘杭酒免怨人間翠帳寒
雲母屏風障洞房薔薇灑地露珠香西園對舞青絲騎
南浦齊歌白石郎瑇瑁巧裝雙蛺蝶檳榔笑結兩鴛鴦

寄來蘋匣皺綃帕絲繡秦樓舊鳳凰
十三學唱後庭花十五臨春望翠華裙剪留仙誇趙后
髻盤墮馬妒梁家歌翻鳩鵲雲中月舞曳芙蓉水上霞
孤枕夢飛巫峽雨背人偷看守宮砂
解釋春愁是小憐金鵝鬢髻雙蟬紅氍交映巴渝舞
金雁斜銜蜀國絃曉月包山留玉簡秋風渭水泣銅仙
年年襄漢同舟去不得裁詩送杲烟
青翰舟中繡被寒月明人倚玉闌干波生翠羽吳郎曲
露濕冰鸞楚女彈紫鳳交飛紅畫燭黃鵝跌舞赤瑛盤

無因一夕鄭亭宿惆悵今宵爲弱蘭
裊柳紅樓透夕暉赤欄翠幕麝烟微秋風楚峽迷行雨
明月秦宮照卷衣河漢偷窺靈鵲過琵琶虛卜遠人歸
金徽誰道無情物彈得離鸞一一飛
盡日粧成倚畫欄博山龍腦手頻添茱萸匣鏤蜘蛛掌
窈窕樓開芍藥龕霞映百花熏碧瓦月迎雙燕語紅簾
留牀拂拭雲和管學唱吳頻阿鵲鹽
結束旖旎出內家雕文寶帶屈盤牙翠濤銀盌翻紅雪
朱蕆金屏浴赤霞湖長若城歸艇子月明油壁駐香車

玉龍留作[illegible]青鳥休憑看爛漫花
蠶簇閒拾[illegible]陳書總得蒲萄[illegible][illegible]物翡翠賦中憐宋玉
鳳凰池裏戀相如露懸珠箔縱難[illegible]絲裏銀蠶豈易除
何事蕭娘頻夜夢桃花笑美人居
錦歷聲聲[illegible]寡鳧偏林別鶴不停呼若蓮拋却嫌心苦
銀燭吹殘顧影孤曉月蓄將芳藥夕陽山上采蘼蕪
鬱金花裏惆心草淚滴紅冰一夜枯
幾絲纖細信難量別恨離愁晝[illegible]長殘黛久辭奩內粉
斷簪留伴鏡中霜燈花開落窺春夢湖鳥雌雄唱夜黃

欲繡龜形何處寄樓頭邊雁過瀟湘
玉刻盤龍燈九枝羽車雲輦識瑤池雛鸞斂翼停歌扇
初月銜波罷舞眉絡雪瓊樓青桂樹繞霞神星白珠楣
蘭香解贈秋羅帕誰識天孫玉繭絲
由來易別最難逢骨出誰憐藥店龍梔子折將頻欲寄
當歸種就亦成叢無情芳草年年綠有恨梨花日日紅
却怪青溪溪畔柳春來容易嫁東風
枚㧗犀簪擊玉甌紅亭蘇酒唱浮鳩丁香思結憐今夕
豆蔻情緘憶去秋不分好花空對鏡那堪明月獨登樓

世間何處無離恨妒殺鴛鴦不解愁
絳綃帷掩怯新涼包髻團衫別樣粧窈窕屏懈雲母蓺
珍珠簾吃水晶長青花賽結金窗雪縹葉梨含玉井霜
野寺鐘聲來白帝人間何處見蘭香
愁腸長日似波濤暫寄閑情慰鬱陶鳳錦買將描蛺蝶
雕奩攜去賭櫻桃紅蓮出水心偏苦綠竹經霜節便高
明月孤帷眠不得挑燈重爲訴彈槽
畫簾匙地紫金牀霧縠霞綃襞月璫銀甕葡萄沈縹粉
瑛盤蛺蝶罩羅囊霞箋慣寫三臺曲檀繡長熏五木香
却怪橋頭孤燕子銜泥花下葬鴛鴦
猩血雕屏面面開同心繡帳合歡栽鏤竿結羽千金帚
璧帶連錢七寶臺琴曲終宵元鶴引笛聲何處紫雲回
九雛釵插昭儀髻始悔爭歌赤鳳來
一心長欲報瓊瑤燕子西飛隔板橋俊玉杯搖青瑟幕
蔓金苔綴紫霞綃芙蓉緘裏探消息鸚鵡簾前伴寂寥
獨有鳳凰樓上月夜深猶爲照吹簫
新試羅鞋遶砌行一簾花影浸桃笙亂鬟憎枕羞開鏡
殘夢關心懶軋箏消恨偶書琴裏譜寄愁頻數曲中名

離心恰似王孫草一到春來日日生
少女桃根自小名鴉黃元的畫初成浮萍偶合鴛鴦水
弱羽紛迷翡翠城卻扇暗窺飄帶影隔花遙聽落釵聲
纔條夜夜空交苦畫燭懷心不見明
浮香帳裏見瓊瑛十萬纏頭一笑輕金縷紅牙將月上
銀塘翠檝載春行絳紗燈下勞封臂瑰玫花前爲刻名
蓮子欲同眠臥抱芙蓉那得繞牀生
窈窕新粧學阿侯紫簫紅袖木蘭舟銅盤薇露沈珠粉
羅薦香塵撲玉鉤夢逐巫雲花伴枕醉調么鳳月當樓

吳聲愛唱江陵女裙帶同心結兩頭

密約曾言月影高霜華暗點紫羅袍數行錦字憐項樹

一束綾歌憶舊桃鈿合欲投心轉惑鵲橋將渡首重搔

如何窗外頻頻喚不見移燈放剪刀

風流學得內家粧斜倚闌干妒海棠忍淚潛移金縷帶

含羞佯整玉河裳彈碁共戲雕奩上鬬草常攜繡榻傍

欲赴佳期迷處所暗中遙認素馨香

桂燼蘭膏徹曉燃鈿屏瑤席日留連鮫紅被擁茱萸帳

緗綺裙拖琥珀韉黃額凝霞勻獺髓紫綃盤霧透龍涎

秦箏勸酒欹楊柳消得纏頭十萬錢

流盼含羞不肯前淫雲初斂未梳蟬偷勻龍粉藏屏內

强整鸞釵立鏡邊澁布難縫歌懊惱氷蠶成繭為纏綿

當筵恨訴湘靈瑟彈斷鴛鴦第四絃

方罫文恩透綺霞縷金釧映木蘭紗朱絃舊譜師盧女

豔曲新裁捲麗華鬬草喜藏紅豆字湔裙懶上紫簾車

醉攜小妹闌干立鸚鵡籠中喚賣花

輕容半臂露纖纖一種閒情興轉添鳳紙緣洗臨繭帖

翠鈿紅雪鬬香奩潛移雁柱波頻送强捧鸞觴意每嫌

最惹人憐是微醉並肩含笑隱湘簾

合歡枝上結相思不斷纏綿是兎絲琥珀香搖金盤落

鳳凰聲譜玉參差羅襦帳裏含羞解畫燭帷前帶笑吹

卻怪黃姑歡會少銀河長待隔年期

風流憶得畫嬌嬈明月紅樓碧玉簫卷畫溪邊愁獨泣

鴛鴦湖上笑相邀烟迷芳草連南浦雲暗梅花隔板橋

夜雨離人聽不得更逢窗外有芭蕉

壁帶珠華縷鳳凰雕屏屈戍錦雲張鈿窠翠被麟文疊

金粟銀箏鹿爪長醉睡秦宮花底月笑偷韓壽帳中香

銅鳧滿盡城烏曉瑟瑟西風吹鬢霜

鬬撒真珠繞玉墀隔帷遙見繫人懷吹簫斂笑低蟬鬢

度曲含羞點鳳鞋雲暗幾宵歸楚峽月明今夜渡秦淮

羅襦自解寧須勸故作嬌癡强整釵

湘簾不捲閉綃帷獨立空堦月影微寶鏡玉龍殘粉暗

檀槽金鵲冷塵飛菤葹經雪心難折楊柳逢霜葉易稀

顚頓自憐氷井瘦不堪重著謝郎衣

一架薔薇對夕暉寶釵樓外隔簾悲燕支細結玲瓏霧

孔雀頻翻窈窕雲猶向玉瓶窗自對折來羅袖與誰分

等閒抽取琉璃管寫上靈綃蛺蝶裙
珍重雕奩玳瑁簪碧雲遙隔楚江深竹枝寄淚栽龍笛
圓箸抽絲繞寶琴瑚裏雙蓮無異藕鏡中兩髻是同心
已嫌柳絮傷離緒化作浮萍不易尋
十二雕闌恨獨凭相思淸淚滴紅氷愁中憶別心如醉
夢裏聞聲喚不應蟋蟀助吟同曉月蜘蛛伴織共孤燈
匣中𠀋荼薔薇露猶剩稟殘半臂綾
香臺曾聽玉梟歌別後爭思恨轉多衣帶暗從愁裏綬
春花頻向雨中過藕絲斷後何能續鸞鏡分來豈用磨

滅燭兔羞孤坐影窺人無奈月明何
集羽縈塵不自持春衫巧𧄍壁魚絲閑書桐葉隨流去
誤折梅花御爲誰獨宿徒勞雕玉枕長顰孤負遠山眉
香橙羽爵雙環結西望長安寄所思
王孫芳草日萋萋冷落銀箏濺燕泥翡翠由來無獨宿
伯勞寧解有雙棲殘機空織難成匹石闕銜碑不住題
輕薄楊花太無賴因風飛過板橋西
黃桑柘屐兩頭絲憐毋由來是小時南浦引愁連碧草
東風吹夢到黃鸝折花暗把鸞釵數撥曲潛將雁柱移

賦就竹枝私自愛菖蒲箋紙寄相思
一朵巫雲映晚霞寶衣翠絡罥紅紗每消別恨歌河滿
欲結同心賦上邪桂燼藏爐搖霧影粉綿磨鏡冷鉛華
最嫌芍藥爲離草遮卻房前夜合花
繡羅琉璃楊嬾收朦朧初月上簾鉤金衣鳥伴年年樹
玉笛人孤夜夜樓入夢梨花偏妒雨多情楊柳易驚秋
寒燈也慰離愁苦一到開花結並頭
願作檀郎馬足塵暗隨鞭影得相親帳藏匣裏悲王宋
香隔屏中羨韓珍黃蘗春來心便苦靈潮日長信猶眞

吳中細布長多少裁幅歸帆寄遠人
霧噀珠啼顫翠鈿雙蟬鬢溼杏花烟舊裁宮樣天鵝扇
新譜吳聲火鳳絃每到嚬時偏見媚但逢癡處益增憐
相思不忍看紅豆新月如鉤未得圓
春歸寂寂思無涯結伴爭春踏蘚崖將上鈿車還照鏡
欲持羅扇更兜鞋斑騅已解空勞夢靈鵲無憑也慰懷
採蘖染絲傷歷亂不堪還寄舊金釵
寂寂空閨秋夜長雁聲遙報玉門霜紅妝羞詠園中柳
綠綺愁彈陌上桑絡緯衰燈催織素紋砧寒月促縫裳

竹枝爲寄相思淚暮雨和烱泣萬行
無端重讀種瓜篇憶得新昏十載前流水落花空自惜
靑衫紅淚爲誰憐拋殘珠粉鋪黃霧零亂氷綃捲碧烟
憔悴休歌團扇曲月華那得扇長圓
蛺蝶翻飛紫桂叢離觴金管曲初終一鞭芳草斜陽外
孤閣寒燈細雨中鈿合同心難不碎錦囊密語易成空
東風不解人離恨驚起橫塘獨宿鴻
元燕殷勤爲寄緘西樓圓月透松杉聽言金鏡羅襟抱
窺夢銀燈粉壁銜織錦愛挑雙縷線開箱羞見合歡衫

沈吟獨倚闌干立數盡秋江過去帆
佛會燒香禮塔稜懷人心事一層層暗將玉筴占邊信
拔却金釵施寺僧梵筴許裝軀背錦架裟欲繡鵲紋綾
他生永斷相思債免向空閨伴夜燈
明月遙憐兩地情孤燈對影夢難成游絲春思垂花塢
畫閣鄉心碎葉城破鏡免驚容貌改封侯忍把別離輕
南中爲採相思木裁作銀箏寫怨聲
羽扇雲軿映桂枝華燈玉果列綃帷線穿翡翠樓中月
巧賽蜘蛛合裏絲靈鵲縱成道夕會銀河終限隔年期

人間那得長相見天上黃姑也別離
乾鵲聲聲噪井槐撩人離思繞天涯臂消懶繫黃金釧
鬢冷羞簪紫玉釵寄去羅衫愁緒織傳來錦字淚痕排
桃瓤日擘緣何事人在心中不放懷
新換春羅倚枕寒雙垂珠袖倚闌干翠蛟盤雨茶蘼冷
白鳳迎風茉莉殘玉果戲拋窺紫燕金錢晴卜盼青鸞
低頭欲唱相思曲抱得銀箏不忍彈
太息溪邊獨浣紗重憐塞上撥琵琶負恩豈憶口口口
飲恨空慚口口口碧玉井中啼曉月綠珠樓下泣殘花

愁以更值傷心地暮雨瀟瀟噪亂鴉
銅駝綺陌憶曾遊上續明珠燈暗投匹馬雛禽嘶曉月
羣以楚些愁殘秋三湘雲雨燈前淚十載關山夢裏愁
惆悵波中歡舞散不勝長盼岳陽樓
少小青樓絕代名泉臺無路訴離情東鄰分得龍綃粉
南曲傳將玉樹箏鵲曳紫霞思舞影鸞鳴紅雪想歌聲
秋千斜挂人何在滿地梨花對月明
鮫綃重裹舊金翹零落紅輪桂綺寮蛺蝶盡從香裏老
芙蓉都向鏡中消月沈桂影愁難挽花落香魂痛莫招

折剩粧臺臺畔柳依依猶陸赤欄橋

朱絃彈斷掩金徽歎息孤鸞失所依璧月未圓新影滅
杏梁猶在舊巢非鳳奩已散曾塗粉黃匣空存未著衣
行客若過神女塚不堪重唱華山畿

雕闌芍藥為誰春挂壁塵囊上暗塵燕子任教憐盼盼
綵灰無復醉眞眞蠟殘荷葉消銀鳳香冷梨花散月麟
千古傷心河滿子斷腸曾弔孟才人

少君方術出嵩山一片香魂縹緲間鬢影已歸新紫府
珮聲猶護舊朱顏生前久結羅錢篋死後空餘玉指環

留贈人間唯有淚青衫能變血痕斑

泉臺寂寂夜如年廢苑蒼苔鎖夕烟臥柳流螢攜翠袖
斷橋荒草拾花鈿幽燈冷焰墳中照明月多情夢裏圓
惆悵香魂弔亡國秋霜飛點鬢毛邊

花前暗泣夢魂孤况在他鄉聽鷓鴣珠粉黃衣何日碎
鳳奩紅淚幾時枯挑燈細語貽金合裂帶哀吟繫繡襦
縱隔幽冥情不改猶聞取鏡向羅敷

紫苔重疊鎖房櫳漢水明珠夢想中青桂有霜殘月沒
白楊無主曉雲空衣焚塚上成胡蝶木種墳頭化塞鴻
卻似麗華當日恨紅綃題句未曾終

瑤鏡慵梳十八鬟王喬姊妹列仙班不將鳳管攜簫史
長把靈飛問阿環藥轉丹爐成絳雪書傳青鳥隔蓬山
誰憐瘦骨如冰井不惜南金鑄玉顏

帶雨梨花久不香蓬萊海上鬱蒼蒼紫鸞舞雪隨霞帔
白鳳銜珠繞霧裳銀浦昔年看夜月驪山私語溼秋霜
碧衣捧出金鈿合為我殷勤謝上皇

徘徊荒廟鼓冰絃乖霧妖鬟降洞天一幅紅羅邀夜讌
六銖青縠曳秋烟雲軿夢雨酬瑤鏡龍帳靈風寄碧箋

惆悵沈郎難再見月明何處薦寒泉

芙蓉婀娜映銀塘桂檝菱歌漾晚粧共命縷纏秋珮冷
同心絲繡夏綃涼弄珠恍接彄環影拾翠遙聞寶串香
誰道相思不相見玉簫重得遇韋郎

恨斷吳烟怨楚雲空房冷落透斜曛綺樓夜雨靈犀碎
畫閣秋燈寶鏡分錦瑟訴愁藏破匣白楊搖淚暗荒墳
映幃殘燭聞長歎斜眄當年簇蝶裙

無端惹恨是相思燭冷香消酒醒時何處更尋桃葉渡
也應難和竹枝詞萬滿花好誰曾見明月珠沈豈再期

千歲美人魂不滅吳宮猶夢葬西施

一坏青草久埋香瘦馬嘶風過北邙松柏斷碑吟曉月
麒麟荒塚弔斜陽金鸞難織銜銅鏡玉樹無花蔭石牀
莫歎佳人泉路杳百年身世幾茫茫

癡情不斷淚難枯錦索銀瓶轉轆轤何處更逢荀奉倩
幾人不負石齊奴枯桐已死聲偏苦獨雁雖生影自孤
賦就燕臺新豔曲知音還有柳枝無

畫檐蛛網易黃昏花落花開欲斷魂龍腦香消金鈿鎖
薔薇露冷玉崑崙紅蕉雨打催心拆翠燭風吹積淚痕

羞抱琵琶彈出塞自甘憔悴老長門

鬱金樓閣近龍堂蠻紙鸞書白玉璫自有彩鸞銜絳雪
豈愁雲鬢上秋霜湘妃瑤瑟君山下帝子華裾淮浦傍
怪底西施因網得美人多在水雲鄉

靚粧獨立妒芙蕖盡日焚香閉綺疏空歎有情同翡翠
自憐無路報瓊琚冰絃玉琯將愁去明月梅花伴影居
絕代美人誰可賦茂陵還有病相如

右大樽堂初集十二卷　國朝番禺王隼蒲衣著先生事蹟具見阮通志傳中及陳元孝獨漉堂文集壽序尊人說作先生稱詩嶺外先生夙承家學復與屈陳梁諸子交好故所作具見本原亦　國初詩人之傑出者兼工詞曲所著有琵琶楔子自謂得未曾有相傳性好琵琶窘卽彈之聲愈急則窘益甚會歲暮其妻潘孟齊之弟聞其聲懷金遺之置之几而彈益切俄而閨中使者及粵大吏先後饋至合五百金乃令琵琶召賓客大作歲事分餽貧乏親友無何而琵琶聲復聞矣誠倜儻不羈之士趙秋谷飴山詩集謂其與陳元孝梁藥亭並稱嶺南大家未免過相推挹然屈翁山謂其賦才奇麗能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陵轢漢魏三唐仍其家學陳元孝謂說作詩清古峭健而蒲衣以春容富麗承之又謂麗則典贍與其尊人若有濃淡之分而骨清神寒卽無差別亦可謂精於談藝者阮通志藝文畧作十四卷而是集僅十二卷曾經翁山後人所藏者似非缺本又翁山文外有集序一首無題百詠序一首未刻不知何故而百詠題詞則屈士煌泰士撰泰士翁山仲

兄也能燕西序亦有缺頁所謂豫章王孫者也俟購得補刊之所著詩經正訛及韻考五律英華嶺南詩紀並不存則是書又可聽其湮没耶庚子浴佛後三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自序

余少為制舉業所束耳目心思不敢濫於八股之外稍一旁及古人諸體製則謂之雜用其心甚矣名之為人羈勒也既而世故紛紜奔走於山厓水曲傀[illegible]陵人名心灰冷抑鬱坎壈之中間嘗濡筆為之中年挾一經歷齊魯燕趙之墟流覽懷賢咒起骷落物[illegible]雖已方外長者生平喜與交遊故二家纖細亦時時形之楮墨雖皆土輪胥臆之言無當於大道之要然而在古人諸體中不可謂無一得之愚也逝數十年來積之日多散佚者已不復記憶而時光荏苒卷帙蒐首齒亦漸至搜索恐從此悠忽廢棄與草木同其萎腐因爲絶世緣景存笥草葉細加刪削分為二集付之梓人噫乎灞陵夜獵伏櫪老驥昔人猶有慨胃不平之感余返之中懷又殊有不耐爾者焉嘗讀内經諸大家方脈等書寢食玩味浩然有得將二十餘年雖未懸壺市肆以疾病過問者不少危而安之府千疲瘵而救正之累見微効著醫脈幾本草常編十萬言意圖剞刻既正於海內知識使姓字得附於醫林之末亦爲不負此生矣亦爲不負所學矣[illegible]天地之大今古之遙[illegible]不可見功名而嘗以微又何必戛戛然嘆老而嗟卑爲也世之賢人君子尚有以教我焉時康熙庚申冬至日[illegible]自序

帘菴文集總目

冶菴文集卷之一目錄

詩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絕句

選鐵鑄干將匪以塵高麓選材於楩楠匪以拄頹欹
要當副所求不與世碌碌吾黨師先生奇氣聳眉目
矜矜風埃中精神稱蕭腴槭制七十年長揹無頓顧
古多聵聾人耳厭此喆然但當顧背下汝曹其力勠
我志放烟雲何妨子桼伙即此之謀期溪門可弟畜
且進席前觴千秋在一掬

明河篇

燥氣偏乘令不雨日將百田禾成枯槁人身少潤澤
長此安所窮真是天變格仰睇河在天光芒蹤無跡

高覓其秋清不肯爲霖霖波浪消其餘龍當無中鵲
安得委宛書法能使個射安得料望櫓直上問河伯
鄉作明河篇與古異阡陌彼織士女欲我爲蒼生厄
憂樂不相同挑燈讀周易

雜詠

寒風挾曉霜冷氣侵老骨藉溫於褻草終是因人熱
思昔少壯時朔野驅車轍雞鳴披裘行挹鬚氷條結
每過倫門橋涘其間不徹念之空徧爲大豆讀數闋

其二

歲行將盡矣風雨役裘綵徘徊顧四隣意色爭新鮮
有無路不通商賈徒空祭閈閭成荒索枯竭及井泉
民窮若此極何以辦飛錢縣金亦幻譚足給顧當年

其三

簇不言民病聰天日亦如之何以不言心此中有大機
耳目或可共惟心當獨持生中寓以殺應遠而反遲
衹緣隸泰間下土胡能窺所以達道人安貧泣練絲

其四

憂腸生深岫與人不相及今胡獨異哉咆哮遊城邑

人言不必主挺特莊途立所向盡披靡從容無迒汁
兆兒匿遠方老稚閉戶泣安得孟莊子賁勇而縛象

其五

曾作南極客衆皆數十載風氣駭非常窮亦恒恬泥
日久與漸摩如川之赴海語音衣裳間多方求精彩
稍一欠相當慫焉恥不逮祇因業在中觸逢踰淮改

其六

衆洞有畸人聰明諫可羨閒事無不知言論更便便
惟於道未聞身世如蠅蠓受病果在何多智故多遂

閔子山行已十旬山山惟見採薇人閔子諦兮前致
閩孤竹於今有化民山中之人聞我語不知我譏作
狂語正諦字字寶堪憐吾子責人胡乃爾自是去年
天降灾田間眼底盡枯荄誰灶有烟騰瑞氣寂寂千
家戶不開賴天産此山之曲日鋤荈合以充腹少咸
因而得苟延惟我老人苦最獨老人曾享太平年鼓
腹歌呼堯舜天蔽氣不柴肌與膨天乎天乎何相蔑
更有官司徵正稅塵沙杪忽不肯貰白骨遝思皷汁
流誰人爲我愬皇帝我聞衣已心條傷欲伐無柯起
飭從以其告語諸爲韵庚幾閔子流民章

喜張扶長歸

齊頭蚤卧足所願清寂不聞雞與犬毋鼓晏起愧希
文軒與希夷通一線忽來變亂到窗聲聽鄉千里而
頓轉云是故人張子歸朦朧奮詡眼忘倦驅驅河濱
交一揖相對何脉往夢寐欲以此法爲心傳何啻飲
子醇醪矣

感詩

清明之際予家豫章三徙而歸泰新四徙而

飲熱叔廿紫垣宅王燦登樓望斷中原
狂瀾帳矣何之龍然拙賦無以爲朋
此日入山不厭深桃源何處可安心入日已過三四
伯叔有而無酒花音余家自分組間肉頗有晋鄭居
棄燒其栗蔬花其人契餚弱團忘領還主人意重
且淹留雲白山青眼落愧殺吾生奚所被比窗欲
枕聽啼鵑

憶南州諸子

幾欲作詩寄諸子腸爲思枯如沒字缺天端地爲

常鐵癸鋼嵴幾年何隙刀一鐮秋麥殘正憶諸子愁
絶倒

自言

鄉金桃色繡山光百暖風輕草胡床有曲無曲一脈
狂談錦繡出錦綉腸人生傀儡百年場妍癡啼笑各
分班觀者擊節指者忘教君之馬是路衡憶昔別家
紅刷塵世俗典禮驅人忙丈夫有志在四方此語沉
今沉古航甫痛多福自難印功名二字虎之皮爲經
述窮觀厚藏鬼搏稍揄亦何妨前臨有書耀琳耶端

和高石門澗晴雪詩

不剪鵝絮絲應聯海雪霏風翻桃浪冷玉上柳消泥

曲澗天何怪暗饒老見稀鷸鶴猜疑典餘好作春天

雪

吞吐圖六合氣清不成霖萬派聲俱寂千山玉作林

共知爐旺火應念草窗貧呵硯研冰墨春陽轉筆心

中秋無月

月似為持滿今宵獨隱形雖收全體白猶照數峰青

造物留餘美乘雲發彩人能知此意勝讀古詩徒

風夕閒步

夜氣清如許悠然絕點塵竹疏篩簌簌簾影舞鱗鱗

推詢思千古孤懷半綸紹閒縱橫探山水發精神

清風明月夜

天上誠常事人間不易逢莫教成錯過須有別心胸

萬斛塵俱滌登樓興更濃懷開忘坐久露草白前峰

好雨知時節

陽月將過半至冬節始臨天公終恐殺霜氣化為霖

珍重諸名象因材自淺深江關梅一渡方見此時心

十八夜聽雨

猜疑前宵月幾希一滴人知曉可以為消潤坤權

退步猶留進中全任損還眼看誰可正辨歸耳根傳

屏峰

屏峰天半插結體異諸方鐵線金無色丹青不用裝

似嫌規太熟獨執矩為莊大地莽蒼出嶔崟古外王

且到聽春

庭人能聽致觸手見天真造物賦生意春光無處真

幾枝花笑冷數個鳥啼新郎此意清閒悠然靜一尊

賀王炳若年丈司鐸南州

此道開生面春風滿八州署清塵雀影人望是仙流

最謂才始試終看玉大修古來胡與海能聽新潮

贈傅子歸會稽　有序

傅子子沖會稽名才胸中具有濟世舟航不

獨以鍾王李杜稱也余亦白頭老婦曾與孟

酒促膝仰天而呼相泣也已而相笑今歸珂

里感賦以贈

君才如海大抔落湧慢論不自予先後應安世燒涼

五言絕句

客中夜雨

四聽寂無息爐前風與愁客中何所有夜雨鷄聲樓

除夕

雨歇携臘去須刻到明年舊事隨流水春光滿筆田

秋閨五首

冉冉秋光半臨風剪尺聲一衣猶未就心已到邊城

其二

夜氣凉如水松聲捲萬濤獨行苦露冷誰見月兒高

其三

爲着羅衣薄危樓怯未登無邊秋色瘦盡日易傷人

其四

淚[illegible]羞窺鏡秋來更覺慵一生多若此何必問殘冬

其五

蕭颯風凄戶愁中不忍聽飛鴻聲掠桃青[illegible]泊寒汀

即事口占

世莫厭平常平常最難得多見好奇人康莊遺馬蹄

其二

俗字古所嗔今時俗似好樂裘披若天縱貴不爲賓

久雨感成

春過六十日冬氣初全衰安得鄒生律普天共一吹

二

開[illegible]興不淺[illegible]閉衡門爲問東郊草燒痕青幾村

三

正氣浩列鉄萍[illegible]亦勞心尚願留餘力及時作傳霖

野店鷄唱

報曉聲非惡山林更覺佳昔人呼起舞終是俗[illegible]

七言絕句

舟次風雨

颯颯雨雨濕窗紗冷淡孤舟暫作家薄酒澆殘紅燭
淚隔鄉深處枕橫斜

醉餘

故里落花寂寞居落紅滿地秀吾廬西江酒伴都相
失架上空餘一尺書

野望

詩才滿目送胸中吟斷枯髯總何空好景前人爭說

盡只今來付任西風

秋詩

萬水殘雲意何敵無邊詩意湧相招莫言作賦慵懶濃
葉老淡秋容別樣嬌

宮怨三首

曉妝纔罷亞星殘細整雲鬟只自看瘦損閑中無箇
事菱花光暎玉生寒
春草芊眠碧砌階珠簾空捲夕陽來長門盡日無消
耗又聽宮車暗道回

綠窓飄輕一夜寒深宮惟有對寒梅何煩老侍平明
報曾見君王幾度來

舟中偶見

幽鷺天半遶青空。瀟瀟秋光水上風。楊柳岸頭煙色
裏翛然驚見晚楓紅。

夫子飲泉處

一掬偶然漂用波斯泉萬古不磨智只今常在清潔
水涓滴雖微口澤存

光武斬石人處

學弓射虎誤拔石光武當年卻是觀理無量豈容窺見
見太阿出匣萬么寒

偶書二首

東郭先生老腐儒中山不忍亦何愚如今更有人西
郭為忽前車一局輸
蜂飛簇簇入嵯峨採得千花作味甜憨子不知蜂
刺衙分幾隊寄高巖

山行

雲為風驅出岫忙絲絲片片不成行此行亦向天涯

首怕讀騷生下第篇

題陳子和醉畫

伸紙疾寫手筆忘也變幾爲生去秀而野縱橫入化世有知者意作麼生問之曰噫余醉以詩

老木枯藤雁獨飛役人寒氣帶霜威山岩衆事無多手欲擲筆柴桑酒歸

六言詩

述懷六首

三十年來奔夢一愁強半爲生古人誰是知己金石淵淵有聲

疲浪東飄一艇浮鷗點點沙洲欲同空際消散紅蓼無邊自秋

薄薄羅裳怯露洋洋酒氣方濃天拖白練如帶冷束河山萬重

鷦鷯寄意非小鵬鳥寄情亦微總是世間一物奈困滄海同歸

野萃無知無識年年江上春秋生殺宿命造化何常分外希求

放懷詩酒爲業露落星移未眠頓使相忘在客春風化日光天

五言排

落花篇

春風何乃律草木亦先知弗自階餘巧咸爭發滿枝
新陽嬰嫩色擋畔側呈奇未秉青葱性終同弱柳姿
叢低逢雨雨片片打東篱弁見霞成陣便驚雪墜厨
離淡嬌錦浪傷岸紫遊庭乍下如猶戀徐飛落莫支
香魂無容展迤宿涤參差版蝶云堪托衒蜂失所資
摘東瓶有史拾得料爲詩粧閣情垂淚故園老去悲
部光偷吝惜淵謝使姑遲珍重明年處亮花酒勝雖

題張非仲年兄叢節手卷

消日千戈自識人名姓香閨中雙弱質性共一清剛
同時成可義風難絶商量儔娌如儔友衛姑似儒王
冊心汗竹素正氣落窮荼血化千年碧譯垂太史緗
聽今汝水上孝節詩滿湘

別鄉伯梁心瓶先生請告歸里

南國環千里如天普被之春雲凝綠野霜氣禀冊犀
綠素純驄馬風清拂繡帷洪崖霞共霑徐鄉鄉紆羽
大下脩求定百江表師節一朝秋典賦千古蓋芳

相業茅峯舊循聲　葉王短鳥臺存諫草以翊想李
儀劉軸脊留席商暴愆沂私林林藪下者苦艾有同
辭

冶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序

冶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記

冶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讚

冶菴文集卷之二

序

鴻社序

新吳介在豫之西隅山傳栁華邑蒜蘇蹤古高人大士不乏流連其間然宗風不墜代有其人或退而守寂鍊志聲華或進而扶王分情著述遊道有其人勿章余甚惜之今秋以遊事過故廬謝貴客之止車呼鱗兵之携酒笑傲於山高月小之下把臂於蒼白草黃之中詩歌在驥神致如龍何樂如之時同盟諸子

意氣超倫本是祖之未分削寸臉之若是乃其高而事顯之曰鴻如爪在雪偶然焉爾未佝口開友人門文投者千數華風弱藻紆雲秀空逸過章門王公之披作起陝千之神欲況文章有宏河伯俞忌信之信之界人事披靈理撓天樞兵韓石蘇輝焰海上之月香分廬阜之花古方鳥跡奇亞鸞翔如斯萬狀殆難鼓物余始歎寶光家秘耶郤庭銘禁嚮忽來查逢臣氏乎儀遂若干先以問世將小補于方來而大報夫今日也新吳之文於是乎章自吾鴻社始

團練緒餘序

昔王陽明先生巡撫虔州嘗倣古制而行保甲所謂防奸宄鋤寇盜也後人因其意而爲團練以求制相猾禦盜匪反人益輕視而不知其效之廣且大也若夫威于仕途者之及倉卒俟緩高遁等倫常此乃有經世之志屢見周官黄售也同邵爲之浩歎其父一日合道道選王邁張子齊頭手一編示余則團練方略也討其時正章胼胝圖挺取衛各實僥伏莽裝殺之烽在在見告獨張子一鄉丁壯聯絡貫通公開當亦之提號倫勁爲寄之奔嘗其匪解避怨而不敢入盜不徙匿之鄉上而明驗大效已彰昔在人耳目者近邑父王孟山先生祖陽明之家學後行團練張子借箸新與訓討實不遺餘力曰者小醜匪梁於安騎二邑之團獨張以有備無患俗知此法當不止可以小試已也顧之曰緒餘者兵家之事如雲如水不可言傳可見者此裝行之條例可要之精意亦未嘗不寓焉神而明之存乎一心斯爲善讀緒餘者也

燕遊草自序

己丑孟冬治菴子束裝燕遊舟車相續凡三閱月而後至櫻波臣之怒犯風霜之嚴而綠林客豁息時閒乞以微軀如懸空際人生之苦於此極矣然古聖先賢之跡名山大川之奇土風民俗之異居恆寄諸篇詠者今盡列若鬚眉更於舟車之餘抽思命筆發爲詩歌不使修塵所收笑我寂寞人生之樂又於此極矣要吾之所苦人有易而爲樂吾之所樂人復從而爲苦其間甘未可道里也廣舟巨艦以禦波臣重艷艙衾裏以折風霜傳乘擁符以妨暴客爲知長安道上猶有以此爲苦者乎猶有舍此而甚爲樂者乎後有欲知吾樂者詩於是草識之至乃長安交游之作率皆友仁樂之大也風雨晦明之篇關河草木樂之助也人生之樂無以踰此治菴子將問之司馬太史東方曼倩諸公矣又何苦之足云乎

聽鸝居詩序

胡東甌先生詩稿三四刻矣極力追古屢變愈上聽鸝居其最後刻也先生治新吳三年新吳人慕之如肉背稚子殊之是慨反思起秋風新吳人遮馬首至不得行先生强爲釋釋者累月閉戶讀書不嫌與素暇則與父老遊故與余輩賦詩口不及戶以外事名其寓曰聽鸝且以名其詩當斯時也豈無山水之清余石之雅大塊之噫而區區鸝之惟聽者得無如少陵云云者乎是鸝猶君也事有未能而託之於聽

先生之志變而婉矣雖然先生忠愛固有所新吳思先生袞衣章甫擊壤不置於先生更有進焉者先生將行矣彼美人兮天一方其何以慰我人□之思

滄香亝制藝序

天下至變幻莫測者空中之雲水上之波隨所觸蕩絕無恒轍然有不變者存則雲不能離氣波不能離水明眼人自於同聲逐和中別具透脫之見不爲區區蒙也吾謂今操觚家亦然操觚家兀兀窮年一不售則易一格或濃如花或澹而轉思不售則屢易以至心勞髮槁硯穿額禿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及一旦偶獲乃取昔年屢易之文布之衆林習日甚其聯梓稿其袍斯人舊疾者不惜兼金購之客凡風昔

兩變更流之則刪之鉛之叫罳不報程朝而時文衰不勝其計而不如所遺之文皆其昔日未遇之作頗饒味矣亦何用耶至於闈中與牘無爲可信而近日人多好名攄序原本竟不可問天下人遂其翁去眼睛者不少故操觚家當如雨了發願系須實系落筆實信然後把柄得自主也胡子子嚴硏心此道廿有餘年無書不讀而下筆無書卷氣理無不澈而出語無理學氣清空超脫獨具天真往時如雲如波之會胡子惟持此不變者獨賞心于流俗之外胡子之見

其透脫爲何如哉今歲試藝窗課若干首授梓人問世胡子其亦有不平之思乎脫今日之文體崇先正理尚朱程胡子平日之苦心亦可云逖年矣吾又將卜其獲也

此君亭制藝序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地中有山未嘗不撫卷太息曰斯世也斯人也豈易覯也哉今人得意於九府便忘情於六吉尚復知秤外有瀛岳外有嶺郟灰之間有龍漢乎邑社鄧子小崇與余總角事筆墨聞岸然有聲鄧子獨屏絕外事鍵扉著述與伯仲相師友於此君亭中每一字落紙玉錦護之仙裳幫之風雲擁之江山帶之猶不自以爲足而陶娶如故豈非易所云云鄧子其兼之歟余不能不下拜鄧子矣因歎今之

不爲鄧子者以吾等所務徒鍛神皆盡送日月頹尚頭稿亦奚益哉故守擁其粜而笑東郭之陋佩管度而叱黔婁之鄙其說非不是而吾等終爲此而不爲彼者要此中所得不足爲世道也鄧子所以異是今人心日虛而業日進行將爲九五之元上六之翁彼瑣瑣者等諸魑魎化爲爲朽壞曾足當其一盼哉余因取其藏稿先露布之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人子之欲壽其親也蓋無分可限而多不敢自致以明謙人爲人子之壽其親也可以代爲致而必投辭於能言者以達意則其屬望於能言者不爲不重能言者其亦還所出哉一無諛諛不可傳所以信往也一無誕誕不可徵所以敦庸也况乎其在壼以內以婦德彰者乎吾邑廖爲望族喬檝蟬嬗代有顯人其以婦德彰者廖母甘孺人爲著孺人之于歸敬吾公也在昇平之世柔風甘澍天開其泰家氣和年豐人

佚其情福賦簡役輕民寬其措岳故士之伏處岩穴者多濡情于通顯而歌詠以自適也敬吾公夙負隱德生際盛時享有素封恂恂然無復譁念孺人綿統任之嘗曰寧荆布毋綺紈寧桑麻毋秋芝蓋以儉相敬吾公云夫儉之於文也古皆訓爲不足而不知實有餘之所基老氏三寶儉居其一言有餘也孺人秉坤貞之德含弘光大發生傳而且厚似與古訓之吉不類然易贊坤德中必黄裳行必括囊皆儉而後慨孺人殆儉以治身而身得高其春秋者歟余數世省居

未及交敬吾公丙戌渡章河[illegible]時時聞廖君九衢[illegible]其孝友端方[illegible]世王公大人[illegible]定交[illegible]似其父敬吾公久之邑中[illegible]有大事變紀綱廢任者皆前輩必僉推九衢余從諸前輩後遂得與九衢遊瞻其[illegible]儒丈夫咳唾琅琅抑代遜讓如吼臣鐘規晝經綸[illegible]卒也無幾微介色信哉所謂賢豪間者也歸新兵之六年余始卜居邑城東與九衢衡茅相望聲相聞出入趾相錯盆得盡交其弟任歲時社蜡斗酒相過從拜孺人于堂下[illegible]茂爲見聞之人瑞于是得孺人之婦道母道愈悉始知九衢昆仲佼佼布衣間其投之家訓者蓋有由來也是月花朝之後一日爲孺人懸帨之辰紀進八十諸戚友登閭于之堂猗言侑觴甚以余閑予爲能言者勞余素與九衢昆仲遊若勞君[illegible]拜諸君子之明命若夫言不逾顧其能不能也兜諛與誕而已矣

葺修馮川橋序

邑之有馮川橋也不惟一邑之人利渉凡皇華之往徒公役之郵符咸取道焉假一日而無橋氏事病公事與之俱病此王政所以必先也馮川橋未在餐宫之前明萬曆於邑迎薰門萬曆中始移造今處自戊午洪水泛濫石杈盡湘氏椽木以渡五十年矣每春夏水漲徒者過而恆伸弱者往往有墮溺之患頃治何年邑先達修之未竟厥功為往來患苦猶故也今丁未為何侯崇新吳之三年治行蜚上聞矣民安無事幾有鬱乃於仲秋水落親詣橋所召父老百工等周行審視詣吉馮工徐者暨之領者更新之數築以木木加以枚兩傍敷以欄楯度材往將水漲之前下務使木不使木其會計深遠如此也用石幾何木與鐵幾何工幾何舉先招傭若干不足而又括器飾若干發不稽其數不零星聚而授邑之父老有事者其真誠懇篤如此也繼而召父老告之曰一石一木俱應下帑買易弗以累吾民皆用不敷當告聞于余無致耐首事頓覺其為慮周到又如此也起工之日

於廢礎中得舊石工妖鐵有舊工不得成五字深鑱石裏侯齋戒三宿為文告于坡隍之神共感通乎應又如此也余稽之人事驗之天時茲橋其不日成乎厥侯三年來政教誕敷天人協和豈止在馮川一橋新吳之民沐浴侯德又豈止在馮川一橋則新吳好義終事之民自不肯獨以橋累吾侯也將不煩而起不招而集以共玉渴工真覃指閭事故余本侯之德意而廣布告焉

邑嚴氏族譜序

吾邑之著嚴氏也蓋五百年於茲矣溯嚴之所自始助與朱買臣等以文詞顯於漢武帝時爲所開宗桐江羊裘於務光許由之上則見一格爲千古布衣而友天子之美談此嚴氏之支帝節義炳燦史冊間者也吾邑之嚴以助公爲受姓之祖以桐江爲不祧之祖以芟尹爲分枝之祖而石巷山方公爲新英五族之祖不支不蔓詳簡有義載在四修之譜牒可按而知也迺數十年來兵火不常而人又爲浮賦所困

嚴氏諸君子慮支庶放佚宗盟涸昧合各宗之傳繇纂新舊譜以成百代實錄誠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於風維俗之砥石尊崇工其藻繢矜其掌故而已耶余寄寓市城與諸嚴氏之居相上下林樾鬱鬱在望凡清秋之輕風明月之佳夕時與諸君子置觴論文爲綴觀其纂修述節全編余是以慷慨敘其志而知其命名之意遠也士得時則奮一吐其胸中之奇大至猷而黼黻之恥斯氏而攬美之[illegible]爲祥麟威鳳命之曰忠節苟與世不合退居[illegible]著歌咏以肆孔顏之業命之曰隱節二者皆嚴氏之先賢彰彰可述而志也若夫力田未作謂之齊等亦當知執事之納徐勤之克以寡過于鄉黨中雖隱顯之節未聞或使諸卿貴諸國以齒德尚或居室稱善彬彬以好禮聞或已不能致者積德累行而子若孫致之其節乃何嘗不犖犖大歟其有謂述節之義專于桐江言之未免偏而不全非諸君子所以軒輊垂訓之大公也況譜之作也與史異史則法勝而譜則恩勝又與志異志則登其賢者譜則非大不賢悉備書焉所以

重祠脉而敎孝慈其於不匱錫類之詩不更有加無已哉余故知諸君子之意如此因書而序諸

馬嶺鄒氏支譜序

吾邑鄒公垣居之隱君子也家於玄秀之麓宜宗能恃特往來百丈峯頭常遊隱君之宅與爲布衣交今所傳駕山王見山鼓樓岡皆由此得名厥後枝葉繁衍散居於隣近數百里之內莫不以隱君爲鼻祖焉各宗代有顯人指不勝屈建康馬嶺其一也馬嶺鄒氏自元祐四年隱君十五世孫漸公遷居于此山經水紆地勝人傑既朝伊夕馬嶺去余家不數百武世爲秦晉吾舉于鄉又與其家譜受先生同籍則閱之

於鄒有積素累傳之雅蓋爲漸公十三世孫某恐前者日遠後者日渙爰糾本宗另爲支譜此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教家經國之大法也今者譜將告成問序于余故不敢取世之浮說而直遡其本源之有據兩姓之世爲講也如此

何東明詩草小序

何子東明來自中州讀書新吳公舍暇則纔歷吉山問道高詢以爲五鄉之潛谷東坡之燒角則有之而得其洒然一切塵俗不入也然情之所寄尤篤於詩故由淮而江而彭蠡凡足躡目睹與夫聯交懷人莫不有詩焉以寫之夫詩之作也所以導情情之發也辭不能掩矯而飾之猶幽壺之不能藏也何子情近蕭疏發而爲詩獨饒風雅撫其起于赤城五色爛於紙素此蓋有其天分豈郊島所能彷彿哉何子

鄒之先賢公和隱居蘇門一嘯而聲若鸞鳳吾今於何子之詩亦云

周易補註序

古聖人書可包括天地萬物者莫過於易易之至大至精者又莫過於太極二字惟至大也故不可倫儗惟至精也故不可言傳後之治易者理象數之分流昧先合目摸象各得一體益求易於易而不知求易於心無怪乎天地萬物扞格而難通也近代取士之制懸五經於學宮而易尤傳更習之者遵新安本義雖大意已抉備而未詳槩以諸葛君湖天下後世恐難數有其人也劍水謙吉楊先生家世理學由誠齋而至大宗伯文恪公一脉相承淵源有自少嘗受易於見南丘春坊研硃探討窺見畫前篤蔣黃文宗得先生卷詫曰童子中有如此人耶拔冠多士翻鄭王復起亦無以過先生愈沉心冥悟晚深潛龍之旨絕志干祿取本義一編闡微發覆補其未備易之十翼日麗高空豫章學者咸衣被焉冢君武侯克紹家學來遊新吳以先君曾與先生有合簪之雅示余予纂命弁言刊行余謂是書將與徐徵君之毛詩秦黃岡之疏意既便於後學復有裨於　功令同新安本義並行不悖先生苦心千秋常旦矣嗟乎余不見先生已三十餘年今見先生所著見先生之心矣見先生之心即見古聖人之心朱陸太極之辯從此可一堂相視而莫逆也是書之有功於易學豈淺鮮云爾哉

勸戒錄序

執塗之人而稱曰予善人也其人必色然喜執塗之人而訶曰予不善人也其人必憤然怒夫此自喜自怒之心不假思維不藉傍指如風水相遭波瀾自作何見之明而氣之決也乃一人塵勞青黃顛倒不知而犯者固多知而故犯者更復不少古聖賢仙佛當生悲愍金鏡屢施無奈其瞶仁之難轉也六道疾呼垂之典訓無奈其聽官之失聰也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無奈其躬踐於八識田中而認為苦也

幽有先知先覺者出而燕之後又謂何得已苦大賢而人居其愚也我　大父霧農何先生蓋已識破此蓋背盲思所以救之之術濟古聖賢仙佛之窮於是採之史編得之見聞諸善不善之言行列為因果類曰勸戒錄刊布之以廣其緣使玩閱者自為警覺見事之善者必曰古人如此而我何以不能也見不善者亦必曰古人如此我何不幸而亦有此也如水之浸物也以漸風之盪物也以巽悠然忘消不期勸而自勸不期戒而自戒矣此先生編錄之苦心也然昔人類有此本皆詳於往而畧於今先生特揭

聖諭十六條明一王之大法令古今之言行附

天子之箴銘以正人心以維風化眞治世之大寶也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先生其兼之矣某不敏敢颺言以弁其端

地理秘畧序

堪輿之與上古有其理如九天元女之指南針是也亦言其事如古公之相陰陽觀流泉度隰原是也然與理其事尚隱而未彰自秦樗里漢白鶴晉景純迄唐宋元明諸大賢仙骨道眼洞貫山川始各有著述而流傳於後世其間以方外名者唐司馬頭陀宋黃妙應元幕托其最表表者也妙應有傳書托未有書而鍾陵阡地頗多神異若司馬頭陀則遊於百丈潙祖之門居吾邑最久百丈大智寧堵及今猶治皆其手澤其他未經開點生面者垂諸記識尤多故吾邑言地理猶刺刺司馬不休今鹿林傑佐禪師方外之翹楚也與鍾子鼎臣策杖尋勝過余點堂十嶺巖壑吐語清辯大是衲僧鼻孔次日鍾子出師地理秘略見示余一言行世是時余方憂先孺人未就窀穸刻刻心骨沸懣急展讀數過陰穴陽居定論井井約而不漏精而不膚點星卦舉五行一洗從前紕繆殆可與司馬諸先師心心相印而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亦由之別眞僞決取舍而不惑於多歧矣雖然師非

以術鳴者也本分內自有無陰陽地一片叫不徹山谷一所耨同無根樹子爲濟人巨幢余又烏得以地理盡之是爲序

鴐義記

鉞兄泪維之明年歲在乙酉虜將徐公必達與信國之師爲左路不守戰死虜吉闢撫軍爲文哭奠至比之蜀五虎云嗚乎公可謂獲死所而不忌甲申之約者鉞聞而壯之南向嶺表東向康郎三酹三聯不悲而喜矣亡兄名誌宇孟平別字燕閒少拳犖有大志不甚修衣履讀書數行齊下凡一經目便可口誦手寫家貧落魄若而年相者曰子虬髯環眼虎頭劍眉將帥姿也其善用之乃投筆從我將江撫解石帆先

生有將材之選懸金而的兄掣其七拔弭忝府主上儀當是時天下尚平資格束人士之材者無由進[illegible]不次兄嘗求試方隅莫不濟[illegible]跡蒙右[illegible]史擬楔焉臬巡李愚公先生要把其道方除狀[illegible]左右曰不但千里如而陳而字書精楷殊饒儒者氣象未幾石帆先生征建廣妖冠兄以功授準新牙標[illegible]軍知奉營祠創兵備多目濫他弁往則北人禄弁矣命兄曰喜汝桑梓人不易於行權而易於見勞勉[illegible]此行毋貽琴戮兄奉令往任操切飲氷未免事事必

如撫軍言在事耕餘中山之湯遂起兄去之明年設營李徇十幾采稱竿蔓延三邑野蔽白骨丘墟邑始有望諸君之悔不亦晚乎今演武亭兵憲畀告兄捐貲修建之手澤也迨解公晉秩少司馬題授銜山戊明年詔天下奇才借計上公車兄在徵辟中以徐進梗道歸里適吉州李紫涵先生奉勅監視南寧寬瀛江南豪傑兄與徐公擧樹應聘[illegible]登舟徐公江州人諱必逵號兩溪爲人魁梧不[illegible]多大略丁丑進士兄破家佐之無幾微介色[illegible]丈夫[illegible]

[illegible]衙以家爲此癸未秋冬時事亦年甲申余[illegible]弟者昨康郎山以女弟于歸田子支源故也二月八日兄駕小艇甞至而大舟艤于圍營洲一葦之上門兄弟肅坐言笑不殊在家時少頃出遊山畔與余懸[illegible]槐下乃高皇帝避矢樹也徘徊仰止對之泫然已而梅岐帆下如織指示余曰此必兩翁舟也臨別時吾期圍營洲候之信不可貳遂辭女弟笑謂明日當酒庖廚甫別至洲則所望者鄭兵也颶風陡作砂石暗天徐公舟折舵亦泊梅岐距圍營洲十餘里兄舟與

鄭舟其逝游下者一日謂以細故臨發乘宴不啟先
執前稼兄不甘居日光如電頻發皆上衡冠嗚乎大
[illegible]大夫之忿矣次日徐公舟至而鄭兵已
行爾前氣絕少蘇抱余頸而慟曰吾將身從忠魂遊
于總圍矣康郎都守熊公君右力止之余亦泣謂曰
亡兄所以至此者為國家多難故耳公勉力王室郎
泣亡兄之年何必瘞此且天下豈可一日而殺爾輩
雖手勦之府總比至楚而北燕告變公逐旅東下拜
光府副總兵官歸崖過里拜家二人膝下日必遶[illegible]

于此行斷不負鄭君也嗚昔約在耳河伯與二三公
甘言觀言唯噫別去討之任未久南都亦不守而
[illegible]之變封城戒嚴至丁亥夏閩廣道通得歸
入公墓始詳公戰沒于貢水從義死者八十人事在乙
酉十月嗚乎亡兄以身殉友公以身殉國皆忠義士
也昔四先生刎激荆卿荆卿倚柱秦庭事雖未成而
人私心差無負矣向使二公建牙一方必有一當以
報無何將軍既去悲大樹之飄零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恥雖詩而悼嘆之

潔園記

嗚乎此舊居宋先生潔園故址也往庚寅辛卯間先
生創作此園名之曰潔取歸潔其身之義園中遍花
插卉怪石名木隨地布置俯仰紛披頗堪把玩周遭
鑿池環如列壁芙蕖荇茨水面搖風楊柳芭蕉碧天
一色中搆數楹扁以餘堂胡上谷為之記前列橫屋
七間直長如舫曾命余書虛舟二字於壁余辭不善
大書先生曰弟書之不在字畫工拙也至于宴客飛
觴賦詩分韻日沉燭然巨星耀戶酒後網魚鸞鮮作

鱠亦極一時之雅事名士之流風韻意未數年先生
捐館而園就荒蕪又數年而地歸他氏嗚乎先生餘
堂虛舟之意其殆有先見哉今三十年矣偶遊故址
僅存瓦石數片過此以往不知更作何狀嗚乎世間
萬事豈獨一園不禁感喟而援筆記之使後人尚知
有潔園之名而已矣

小孤山記

彭澤下三十餘里有山卓立江心曰小孤余往年數過其下或爲風濤所阻或爲同舟之侶羈牽徒擡首瞻望不自由也今訪友白門買舟東下及至小孤天日晴和風濤不興友命長年移舟繫山從狹徑拾級而上爲武安王廟廟左一小門則登神殿正路也長二十餘步闊四五尺直削到底職無依附憺是時覺身如蘖浮恐風來便墮亦危矣黃路盡復折而東高壁數層由左登樓神座燈懸燈燈星列儼徵開窓縱

眺余止之僕茶數甌而別引僧手同行盤旋以自慰云嗟乎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今日身親之益信彼痛哭於華山頂者真好奇而多事也

遊廬山記

余嘗讀古今名人廬山記而慕之亦嘗揚帆彭蠡而望見之冀得其影嚮而已非親到一面不知也乙丑盛夏之三日決志往遊有阻曰遊必秋老今方蒸雲霧雨之時往亦無益從爲從者勞苦余弗顧也舟行五日而抵南康須舟紫陽閘舟子慮余入山不免迷途之援終夕忽如不得已次日謁星子趙侯以舟相托侯諾而且加禮焉是山水中賢主人也午間栖賢與人至行二十里渡栖賢橋夾道皆松殘碑斷路即

此是徵栖賢之勝矣次日遊紫霄峯下淨成院天晚禪師新築爲將老之菟裘也次日走白鹿洞洞口山頂一小亭亭中爲張爾公墓進而徘徊形勢詳覽規模山其殆以人重乎次日登山山徑愈高愈卓日中過犁頭尖午炊于僧則木安春泰所公剏也相與道故良久而別不半里至歡喜亭詢亭名之故謂登山者至此既可息足前途漸平故欲喜也不半里進寨口橫行二里許則五老峯之後焉峯各有間自湖望之巉巖壁立峯後則土附如砥生石上不敢下瞰儼

之則頭岑岑欣喜途小雨入老鼠塔庭前牡丹莖盈
尺搖他處俱不能及雨散過月宮院即文殊院而宿
寺主旭翰山右人年七十餘丰姿如少壬午癸未居
章城與余道章城興廢事顧其徒曰若等不知也次
早至獅子叢大霧映芳禪師今雲居之嗣欲余以茶
霧霽歷白沙窩石子坡空山無人寒風凝護松葉如
蕨拳不舒少頃又霧戀過地泉匡雲禪師開講處也
霧霽至烏龍潭舊知古木法師之子曇濤居焉曇濤
曾過吾邑舁何講堂偶欣憶及因出詩一帙余爲點

定之午炊而行過大林寺晉沙門慧持禪席寺前有
大樹二株圍大數百尺形類松杉問其名曰寶樹想
亦千百年物不二里至佛手巖五代行因禪師習靜
於此巖旁傳燈錄所載巖上有碑亭刻明太祖祭
周顛仙赤眼尊者文與傳或曰此即竹林寺幻現處
是耶非耶又六里許至大天池殿覆以鐵瓦無片長
一尺五寸亦明太祖敕建月臺下有二泉即天池也
蛛網橫結水垂出沒寺僧不知修滌殊可惜嘆時雨
後步寺右之清涼臺山下瞰望若木注視久之方知

爲雲昔人題以雲海不誣也與臺對峙者曰石門澗
壁插天下臨如削徑僅容足望之酸骨遂止之宿天
池一夕次日過赤眼尊者鐵塔傾敗不堪後有王斗
溟先生靜室遺址荒草蓬蓬鳥啼花落而已午至黃
龍寺偏融禪師裝鉴地剏名菴至明神宗改爲寺賜
有敕諭碑亭藏經皆鈐御寶蜀錦經衹十二片金盞
袈裟一襲雕銀鉢環餘物稱是爲毋后祝釐也旋途
過太乙峯薄暮投栖賢越一日進萬杉一茶便至開
先顛山禪師引余看瀑布龍池雙劍峯諸勝及識者

臺宋元明先賢石勒手筆洞心駭目令人忘倦人與
縱談今昔不覺暑影西移進聆金輪峯歸宗寺遂不
能至余笑曰遊不必太盡太盡則索然留之異日與
同志者續問津可也次日遂返棹而歸

贊

胡毋入十松雪壽圖讚

一株松渾身雪爲照丁氏孺人八十年來苦節懸此畫圖中堂即是佳傳高揭噫嘻付膝下好兒孫持送史官詳細閱

袁長公滄函行樂圖讚

古來高尚之士多流寓於南州西山揚尉節勁千秋東湖蘋圖富貴雲浮然皆放弃一切而不與萬物相湛維公橋梓風度清幽亦禪亦道不伎不求來白邘

上築室富丘父以山川寄性命予以煙霞爲雅誼余與訂交廿餘年不間其有離群索居雖不[illegible]之想尤今對儀容假儼然令人有飄飄凌雲之志而想像其在三島十洲

冶菴文集卷之三目錄

書

啟

佁菴文集卷之三

書

與孫印祐大父

某家世清苦蔽書之外毫無事事荷蒙教養兩承前輩絶無一字干擇此足以知其爲人矣茲値歲除惸伶羈處寄人籬下俯仰都無慰藉貧窶不減宗仲叔敢以此累安邑哉且詩箋拙刻呈教聊見熱忭中向有知是淺淑淑之朋人而已

與署縣潘省吾泉幕

新元旦後即往鄉中少修歲事㩀承寵召生趨下里因聞禮徵寒不能進抱光儀祇聆大誨爲歉然老公祖陽和遐布某日坐春風中已醉飽明德多矣茲有管見冐陳爲奉新合邑請命非敢好爲說餤也奉新年來凋瘵已極荷老公祖下車凡政從寬凡例從舊人心悅服可謂再生慈母之懷而根衙忽有着令經催造船之票夫豈寬恤船戶乎蓋循舊例乎奉新官收官解歷年甚久故正副米之外公派耗米私貼腳銀體念交兊之難不謂不至乃忽[illegible][illegible]催造船匹六

無論與官解二字相背而經催極極不便老公祖亦曾代爲熟思邪當經催者人丁貧乏之家既苦力不能勝即人丁繁多之戶亦係分甲而當其實不過數人耳逐戶催很分身應邪尚煩神君恊費又使船望其報者不奇智者知其不可欺逃又轉一說曰前報戶自造者經催催徵不知根多者已納腳銀大牟在官又要其出銀造船經催尚可向根戶問耳乎意者根聽交夢新任悅信書兵遂因上任前大父之說而施行欸愚大父徵米不徵腳銀今腳銀已在官

矣備年八月十甲前徵時月尚長今已徵未進十中之濰之觀將瓜及矣況前大父一時雖有此令後悉合邑公議止以各鄉之船載各鄉之米未嘗另一說也當今必待新船載米神輸思運固難紛亂何[illegible]濰造即此非經催當之經承當之乎伏惟台衙神[illegible]有耗米不累官解有腳銀不累船戶官民兩便無踰於此故奉新官運所以歷久而無弊也若如根衙之說是覇上棘門直兒戲耳此事根衙要求通詳不知即奉上檄猶當斟酌其宜爲民請命矧無故而勞民

動衆妥與此役奉新百四之經僱何界必欲腰鉏籃之亦何心護伏惟都下播衙收回成命新吳人士將世佩明德於無旣矣

與饒狀長

何時渡江過我雖無甚佳致猶可作竟日譚也

復徐大章

客歲革一過愧罔生裘敝金盡不能留與車行轄徒令亞湖亭上好風笑人得宥諒格外已是幸事反承棄賜逾額何極至殊累一事不過與中偶爾語及

何四千里風塵三日夜勞苦猶不相忘若此此可多得之今人哉感之至匪以爲物

與各鄉緣首

興毀已定規模皆諸君子替襄之力昨冬與諸公約以歲終各完樂助一半今已過期付者無幾若谷足音未之涼薄不足以相感召豈萬古如是之 聖人獨不能開長夜于此日耶況少者不過三五錢多者亦止一二金稍各日用撙節便可合齊大工惟祈共加憫恤力導貴族及時樂助庶已墜之柱不爲春霖

魚爛豈惟余一人之幸 先師之靈實式憑之

與王蘊谷先生

去冬歷千嶠江深荷年丈優渥何啻坐春風中一月祖告別西旋一路江光雲影假畫成一幅別離圖擴人胸臆殊難言喻朕猶以公車不達長安柳明花放時與可共傾倒耳殊意彼時抱病歸來日事參苓癥錮不愈戚友頗有勸勉者弟以功名性命兩者不得不權其重輕故爾决絕不敢蒻姑試念也但悵望金臺未得左右故人爲恨

與婺源洪璇源公祖

恭睹時廉士略零寄聯荷老公祖於牝牡之外不惜齒牙戚卹之私有瑞高厚不律何能報稱也百丈荒山昔果名勝老公祖乘願而來多方護持使一日之永無頓去了凡萬善東坡玉帶其兼之矣宗違羅卹惟懇切命其氣陳伏惟照存不盡

復徐三連

朔日得捧雲翰愧喜併膺不啻天上飛來也蒞指叔讀其中歷叙友誼肝腸雪亮具見筆端覩世之蘇縱

與黃泰升先生

去春逸別今冬始有一字奉候肝腸非薄覺數千里外無故寫兩行別離語又寫兩行尊崇語適足耶厭大方之前非某之所以自處亦非老父臺平日之所期也某兩年來絕口不言公事雖與遠誨相違而受便饒實多邑中諸事故亦不敢絮及舊秋李書告假囬縣傳道天語命其來視某父此種至情令人弃之如土某聞感激涕下但老父老母尚健假以此上慰

違念可耳某故不能違辭自已行年又將五十孤子一人百務交萃故公車柴車平等視之老父臺得無以無志嗤此乎或於風塵之外而加剪拂乎惟所命而已長安風霜珍重千萬爲國爲民鄙懷依依

復陳伯璣

嶋江一別遂爾十霜非過會城同卣生問字雲亭又適公出何晤緣之歉若此也季冬鄉歸啓諷教言蹙二十餘年前一堂笑語拂拂又從紙上發熱矣國雅集評論精確點出作者神情手中眼中可謂別有智珠非世珠可得而擬也弟近選有明大家集尚未付梓來會城時容持請正目以徵契濶後火候何如耳承諭舒兄西席事自當力圖報命

與何子受大父

日昔延則詰歌催此諸欠此一時急就章朕亦諸歌次所頒望者也但可完者終可完辦下完者雖歌亦無如何也老父臺欽奉三載剔蠹民獸咨尤必照提得其之儀不避嫌清欠懲期非暫此太承氣湯則不能以收功耳弟恐若輩可用者十中不過一

二而無賴者徒借此以飽其橐中侵入已欠數虛懸在官未必酬瓷末而各戶受累山海矣試爲一陳其故年來甲排一節在當年兩所情廿而九排則否九排以十年中二年完里催八年可休息乃間排則年年里催矣一排必用戶長一二人一排可克戶長者僅一二人二三人而止耳此人既克戶長欲往外經營而官役羈身欲在家耕稀而奔走不暇條編將完而漕南𨒪至本年未盡而次年繼臨嗟此窮民之家計幾何人口嗷嗷能經此年復一年之坐食乎益差

往鄉自是追尋戶長飲食之供驢錢之費有力者利
汎衆人無力者獨自剜補且赴比受責甲欠乙代而
又有逃絶之不可問卉合之不可紙盤者又有同戶
勢力之人别戶别鄉别邑寄庄之米與夫豺無聊賴
之輩完既不能如期及完或銀色不足或等稱短少
爲戶長者至此愈難矣委而不要則後亦難期欲代
替換而卯期已遲惟有追條賠條追米賠米之一法
嗟此窮民能經此年役一年之代賠乎此九排戶長
之苦也營[illegible]必用保歇宜也九排名一保歇則費亦

不費歇每一排役一歇見面謝保歇錢飯食殺會計
已費五六金而神補湯粉之用不與焉借人代比見
程錢一錢責一板六分一比米完再比將比未完三
四比以無爲有以少爲多此中之費更不可計也設
係頭板子錢等項奉不如意則呈發詠呈部控官府
急于追徵虚賁自不暇問支飾蔓延處處驚嘞此中
之費又不可計也既投爲歇本戶條免不得不經倂
手銀本敵也而以爲鍘折米本足也而以爲耗開
除二二點者或自完或託親友代免被逆拯長打端

矣以汝戶既投歇于我則父毋我也銀米不我免是
疑我也洗垢披瘢無所不至旁挈暗射惟其意爲胀
後一戶之人無不凛凛依歸而莫敢違矣條米悉經
其手那移侵肥乃其積習及至結算則曰保頭錢若
干飯食殺若干以此對抵夫條米原出于有粮之人
而名項多緣于一戶之衆零星毫厘安能盡足即令
得足而呈色已分天壤此中艱苦將控告于何所乎
更有與者由票倉收悉捲不付一則恐與若戶齟齬
次年必舍我而他之也一則恐若戶或不能容不幸

而至樹幟嚚此爲揭借籌借營債代完之口實也嗟
此窮民既魚肉之復鉤鎖之錢粮多者困難當此濵
費錢粮少者完且浮于正供此投歇之苦又不止在
九排而已也欲爲小民去此諸苦老父臺自有回生
妙劑弟何敢嚣喙第屢沐慮懷不得不切實以陳惟
裁之宥之

復許部何子受先生

荷獲幬者五年如一日也惟仰祝崇高爲蒼生霖雨
而已八月拜别十一月丁先父之變入春以來伏枕

月餘昨奉瑤翰尚不能拜接于庭也其爲欣慰何如哉承諭至情萬惻溢出簡端雖程斷數千褰帷而授餞百叩俯佩仰存之期翹首好音用慰覓望

寄祠部黃泰亦先生

六年之別借丙午一函申候託宜蘇署之德百喙莫辯矣客冬公車擬取道展謁君月庶丘不意先父見背零丁百結入春以來伏枕月餘近幸粗安而景況尚堪舉似哉先父存日荷蒙忘分榮寵膾炙當世存都猶冰存問丁未賜札首即尚及不孝就筆至此淚

溢溢下此生將何以報也師子歸期間痛蓼莪而不諒者徒碌碌而至問之者亦代爲悵然惟與汪嶸任延以待桑榆之收可耳

復雙溪舒管生先生

昨冬夕話茶沸爐風呼榻外一燈青青相對光景眞足千古弟近以鄉居日多鴻便難逢半程之闕便如萬里昨春承諭弟適在省嗣因公事兩入京門又未及即答並至冬初始得展謁季護隨召赴延誠諭定布慈誨必求一當方敢復命今已於冶城石牛橋

採石一方此月可以到山候石工如舊式琢就備奉門府吉升安上慰年翁孝思下以盡通家子之微忱非敢忘也若有一毫怠忽之念則不敬於翁即爲不敬吾翁弟雖無狀寧敢自棄若此哉仰惟原宥惶恐萬千

與楊濤雲內翰

某有馬一頭雖非汗血駒不可不謂之駿也貴役覓伯樂騭理任使服名籍中某不敢隱避專走价牽致大閑或備給價或作本戶係供無不可者恭頂有說此馬既越等爽須擇人時水草而善飼之倘委同輩

縱一旦不謫其失徐備之箴老父宗又徒爲燕昭之市已世間好物當爲世間惜之恭之諄諄益是此意

與遠雙河先生

甫度避亂中命與徐氏昆仲燕坐堂中遙對藥王山青玉浮空與天一色或雲或雨各有一段超絕之致憶二十年前訪法理禪師曾登於此山有十年漫說青稀燮此久如同逆旅之句不意今日先生先得我心絕解世塵移家柴室其上種秫蒔茶論書樂道

宜豐縣況僩習將尙煩承示瑶章數幅風雅不羣大
慰旅邸寥寂茲至良方一帖令人首頻尙敢以請人
目老父臺乎應是夙秉悲願從經時事百鍊千錘如
神農著本草品品皆口嘗身驗自可起沉痾于萬世
而無差謬也弟拜領以歸思欲稍爲箋註另刊行世
以廣婆心弟此行不虛入寶山矣

復吳邦之嗣戎

自蓮師奉調而後進奉之民如弱子之失慈哺郎合
邑黃白咸彈指血漬恨下情不能上達　恭府扳留

殷而惜寇君也敝邑久遭喪亂前此驛防若贖多門
今謂戍者未嘗無人獨于老鎮臺諷恩幇護處足以
見德之足以感人奉民尙存三代之直[illegible]後世
病月餘今尙未能出戶病中聞銅鼓撻音不勝撒愈
頭疾昨捧溫諭惹垂憶念西望艾城加額以謝軍中
百凡愼重想又不俟病夫之絮聒也

上董士超大父

冊已造就未敢騰正呈送恐老父臺之持議未堅而
臚傳者不便也十三年已蒙允五限未完者仍照五
限已完者餘欠盡入帶征免比今則追比如故十四
年已蒙允完七限者免比今追征八限之示復出意
者以半徵六分尙有解欠姑爲此舉以足目前在老
父臺則身立高崗無逆不見在百姓則愈議愈紛乎
況離構兵欣十三年之帶征可弗置論而十四年之
前完六分乃　藩憲已欣之行駁追十限向　大部
將來之事老父臺何必舍其已欣而鰓鰓遺計於將
欣者供乞終允祈議暫寬旬月仰聽　部覆再爲區
畫可耳愚吏有聰說敢縷陳之今　國家用兵兵餉

緊急雖職亦知何以十三年之丁條至十六年方行
議覆乃不責百姓卽刻全完而止議帶征于十七八
九之三年至漕米則未聞作何駁議甚人　部雖嚴責
寬爲　國爲民兩俱得之頃又聞　制臺紋超蠲恤
等府之荒缺已蒙允行則先題之二十九州縣亦可
希恩況今十五年奏銷開除荒缺造報無非爲三十
九州縣痛癢從題裁本爲救此一方之九轉金丹也
押圍之理民如驚羽急之則騰跃緩之則就銜俎公
所興若等也朝三暮四則衆怒朝四暮三則衆喜人

情大抵婦姊懦弱導致批御而行之未必無小補也
瘡餘孽言娓娓幸諒其無他而行之

再上董大夫書

進奉之民前此強半為賊逼挾既蒙老父臺不殺之
恩又為□□推赤心而慰諭之大約令其安堵開
墾賦稅有賴為民實以為國也今復准理匿名呈詞
使反側子人人自危有輕去其鄉之意向之不殺而
慰諭之何為乎朕弟此說老父臺必拒而不納蓋以
所准理者乃兵械為制匿繳之大故而非追究渠從

賊時之橫行也如果有兵械偽劄未繳告人所當出
身作對何有姓無名而先犯律例之禁乎開從役至
彼必欲向枯骨上刮肉弟不得不向老父臺言之以
債將來且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弟言百姓欲
逃不過假托之一字相誑聳耳詎知此輩無衣無食
聖趣十方背索人人身上具有過犯稍加束濕輕去
其鄉不問而知更恐衆等指稱牛種付其開墾之事
而成畫餅也弟緣此而更有欲言者丁缺田荒一案
求絕如縷正月上元曾見邸報至今未見通行豈非

上憲目擊民苦不忍遽行有再爲妥議入告之
請部議乎況　部議原有督撫分撥其匯之文故奏銷
未敢違背前有幹旋變抵乎老父臺丁銀匯上推
□荷何傍卓野有踐向明聯人前說變弟蒭荒之言
□人亦採幸再誣聽如十五六年條類求懇荒田一
節亦是頭痛醫頭脚疼治脚之計誰敢云免弟嚴責
天聽雖爲百姓亦所以爲老父臺也朕父臺必口爲
百姓則有之爲本縣則未也弟此中更有說老父
臺目今凡所行查淩發摘追多寡之間輒以分別特

不有何百姓明示之而百姓蚩蚩則日我戶殘缺已
甚懸數戈始將十限追我也其受責者日日其懸
數以內□日將將責我十限也夫部議指摘十限之
追是爲以外事而百姓所以怕恐難禁者緣五年
積欠多者千餘金次者七八百又次者不下一二百
欲除從衆將情何術可應此五年之併追斷即有一
二可勉足懸數者又恐至五則追六足六則追七八
逐相率懶頑而爲甘受比責之下策殺利已哉誠恐
大府行有限嚴貸禁門一比多完次比必至空參而

復廣齋陳嶽先先生

茅山漲郚人也少從事于祿之學三十後始於廢棄大家詞律力爲又一二十年始能悟其鈎棘萬卑而歸于平淡由是胸中頗浩浩落落世間一切可喜可愕之事亦以平淡爲依歸矣今六十有二頭髮種種自顧無長乃荷社先生伯象之知難獲過實較之昔孫於破紙堆中兩遇公安之響其遭逢雖一而存沒則遲庭矣復承賜大集綿心玩味堅義老到氣象可偉真三湘老將之巨觀矣乎承柬之兆秘日久對

之神髓於明水梅川間殆不知凡幾矣但前標理學二字似有可商不若止以文集名編更覺行布明融何如何如嗟乎世道不古知己難得何時扁舟過訪爲說正昔前一慰其向往之紓懷乎先呈拙刻全集候教有如面溯臨風依依不旣

與何霧巖大父

昔年水灾一事於老父臺有益無損抑之知乎如今正公省銷消欠之發設不免灾條欠交雖言之可爲太息矣卽買米補欠設不免灾又向何處點金乎四月委銷報册分數不及必詳期欠設不免灾倖緩二者能脫然無念否或者曰銀非官使逋欠有戶指名中詳一紙可了不知欠戶止有撮加追比之法老父臺於催不力之咎恐未必有纖毫補救也且今霖雨已過百日百姓死于崖崩敝衙田舍沒于滲漉水爛千里皆然比廿年更加慘烈非常云云恭等私揣台意必如元會運世劫數限滿閻天下一派水患方是灾傷方可上聞無是理也恭等又復私揣必非老父臺衆只君子之本心或左右紀派恐免灾則使其難

全或有倖之官恐免灾則推除必[illegible]故意逢迎此等心腸祇臨一己之[illegible]不念百姓之患害地藏能仁所以成佛無端職此故也世父母[illegible]稱愛民此乃愛民之第一事刊刻[illegible]舍之第一條若只此較少責幾板[illegible]則仁矣未免煦煦廉則廉矣不過子子何者有及有不及也伏惟憐准申詳可否聽之天數自上感呈天福祚無疆矣

復新昌盧大父

往在長安玉河橋見諸達人便門前雪披風袖手按
鞍頭臙脂跟踏千花門前曳楊之態大也今老父
台博學宏才妙年乞休與爲客老一寄此恥矣從此
携架上圖書冊籍前瓷出其新裁勒成一編再發上
交古人而下導來者百歲之業豈不逾於自畢之綬
多多哉

復舒白于年臺

□二十年前曾過名封與尊家管老劇談於法藥西
信宿而別今言念如昨欲一再至續明知之雅事

老病沒蒔何可便得良壤噫既其邑大父前介府公
議得望見顏色氣靜神恬令人浮情盡釋驕崇賜教
老雪堂詩詩如其人以爲名〻其名上以爲父母與
父母也敬卿何極謝刺希吪投爲望承詢云云來札
但已道破至出自何處此句難于爲上難乎爲下之
兩端弟亦未便率發也徵縣往來貴邑者不少可拉
而問之而上下之情具得之矣臨風如溯尚冏面旌

復上高二尹金式如

刖峻後觸黃葉颸飛山居閒感得摻瑩乘如依左右
數兩醫咳前有白會撰錄者備知道補已兌毛詩之
篇則登岸不遠矣可勝欣慰所論道即道傳後有的
約另報但恐竹頭木屑不堪作棟梁之任耳

與何霧巖大父

今晨弟尚寐未興黃二父母家人捋至床第持露口
書二函一函上記室一函與弟因強起閱之何以上
老父臺者詞若和緩與弟者反激楚而悲哀耶或堂
屬之體統宜然而事機則倒置甚矣舊歲兌漕分升
巳定成例照舊給與式復何言頃閱報冊名數有

未寄刻下奉查緣毫畢現若不破格通全堂屬之間
可使間於隙罔乎惟委曲裁之大抵作宦如撐巨舟
中流宜究始而頭尾亦不宜滲漏說不得暫推不得
難古人所以謂之苦海莊周寧曳尾泥中也管見如
此不識以爲何如

復陳猷先

未通音問又將兩載想道體安健合宜清順足慰遠
念無煩著草舊八月間鄭鱗甫稱烏屋高茲淼致氣
言覺筆端墨外一種婉切之意欲直書而不便直旨

可想兄老年人贍莅非後生輩可諉也老年人無他
計策惟將兒孫事一切拋向東洋萬一有變斷然
捐亦須細細消除不必從身命二字起障蔽乎符到
奉行有指落耳此道兒不便直書而弟可據實供通
者也

復胡關子學博

弟年老智拙外事一切閉謝所奉拳拳者惟完種數子
稍力而已承年懷不鄙散木以職司　功令之章程
谷懷示及敢不殫厥愚見仰荅明詢捧讀五條雅履

研幾第意略似大力文止而施之於用則奉上有餘
恤下未足將無如臨川當日之法倘微有可商者乎
弟請進而詳之元條俱從　國課士品起見俱從
清作　新條立議吉言李法字字鄭書恺倘嫌如
未見全鑰不辨如起號詞訟一條壞自心術干犯隙
陽藏如條論眾泰不差奉新學中向時間有此輩令
已化爲朽壞尚未聞似繇爲謗讟節偶有一二人倘
有一二事想遍天下亦不能齊條論統而言之實所
未安如結黨歛錢一條專爲武學生射圃諸子有
興人于儀會一槩如文學文昌會之意其意正如條
議論苑七書習射精技非有鑽營挾制武斷把持之
惡狀也然人亦不多事無實據槩加結黨未必甘受
且奉新風俗以族勢相高張不肯下李李豈肯下張
正指邪還邪亦指正爲邪垣塹各封渙散不合黨
之結也可直斷其無也餘三條條雖分三總言國課
一事而士品亦在其中但包攬一條前二項奉新所
無後一項奉新果有有亦不過數戶而非故意爲之
也或父手蹤糧或父毋具農原屬一戶未曾分析士

人方得一監袍豈便遽行揚朱之轍而鯢生父視兄
爲路人乎叢誹云舉孝廉父別居此亦其一端爰加
以包攬字樣是以不孝弟令也尚當法外原之據抵
儀科一條某是辱人賤行有玷宮墻名教之事　上
憲嚴禁民牧呵斥人豈無心顧甘蹈此兇以爲除家
貲肥潤戶無石斗兩種人可以高語羲皇消貧寒而
又有糧恐難盡跳出此五行外也何也有家無夊丁
已身之欠不得不往應者有輪丁派卯無銀倩人不
得不往應者此事因切已無可柰何與代人作替身

皆高萬不同然亦不過免一時之責而非以秀才應
卿宜可當自難免庫令　上巡門簿　當事化行此
等已操矣但卿下無人圖差受責不免措板子錢之
類皆耳至早輸國課一脩正今日首當講究而紓辦
父母之考成者也弟且緩言奉新賦稅之苦再就條
諭所及者而敷對之條諭謂租不容少逋於佃戶賦
豈可獨逋於公家年臺大似止知責卿之佃戶而不
知奉新之佃戶併不知奉新今日之佃戶也奉新有
租之家遍計佃戶長短交數得七交者爲上戶然亦

十中一三耳間七交中佃戶又有以術書什物抵數
而有欠帖欠年補足租需佃布聽之而已究竟有七
交之名無七交之實彼收租不及七交者又安可問
哉　猶加東縣良者交田遲至無賴者投緩服海調
停恐耐有租之家共苦海矣條論謂本學受事之前
縣父毋即言備戶遁糧奉邑積弊不知非積弊也備
戶有二一是前任務所圖甲各排以若干抵多不入
其圖爲幸恐其報完日遲勢必應卯日久延以抵之
前任欲從民便另立備戶自納總是完糧兩無干得

一是急公之事恐其錢糧混在衆內牽連比較又奉
學憲許立備戶此奉新所以有備戶豈得目以積
弊哉且各排甲三四百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漕備
戶以一二人四五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漕難易原
判井井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求閱其難完而遂
終欠也條諭謂諸士穀貴則哆然徼倖穀賤則以
調停此中積慮存心正居何等弟不敢謂此言何若
苟如尊意必穀貴不妨賤售穀賤不宜以民出於士
鼎口乃爲積慮存心之正將古今此天下可無仰望

之司農飭科政排之隄城今日　廟堂之上不必加
賦小民關攙納官階援納監貢生員諸例爲多事矣
若據弟意條諭當云穀貴則爲飽食煖衣之謀穀賤
不得復爲穀貴之行撙節存留儘完賦稅如此方通
人情方是至理若條論云云不幾以讀書君子而躭
商韓之學術乎條諭又謂諸生何不於三七月預備
以足四九月之限舍曰穀賤則每歲三四五月穀價
必平何不於三四月違完半限而必延至八月新穀
既升後步言穀賤乎此鏡花水月之言而未免矣

情之說也夫吾輩讀書先須明理次必明事凡理事無礙之事可以通行固不必論倘理可行事不可行者終必有阻理不可行事尚可行者亦理然無滯何者理虛而事實也年來說理果自透亮按之於事猶隔幾層以未悉人情故耳本新糧多之戶係其自置或能量入爲出十有九戶可免後累之詠若祖父遺產幾百者幾十者欲其如條諭所云報完寬緩必有不能蓋彼輩生長素封足不履畝平時日用不克猝然按下僮僕欺主之不知因以侵漁以故剜肉醫

瘡實年支卯祇存虛架骼而而已條諭曰二七月面脩是猶朔不食肉糜矣又曰三四五月穀價必平何不於三四五月透完半限豈知三四五月尚有糧多而枵腹者安有穀糶於人耶年豐或家計肥潤或戶鮮擔斗未曾經歷此中苦趣或通籍少年或閉戶深山未曾目見此等苦事故肆然言之而不顧苦者之不堪蹴踢耳或有曰已既不能料理何不貨之于人庶乎此說頗是但田多之人肥磽各半平原大塅可以召人承買其高山峻谷不但送人不受即減貼牛

種人亦望望然去之田多之人奈之何哉然國課必不可缺考成必不可寬將如之何而後可惟斟酌其荒熟及易完難完之戶口以施補救庶稍有濟耳然難完之人有二一有荒難完其病在賠一無荒難完其病在窮補救者能於急中寓緩於銀色戥稱之間不銖銖計較於銅鐵衣飾之類概予從寬收於徭役加派之征比他戶略予優恤於諸人願隣之等勸諭慫恿不令浪費於水旱災傷之歲雖未十分不辭難爲力許歸賑糶爲之補救有不感激而思報者非

人理也將不數年民有餘力荒不復荒貧不復貧誰肯自喪士品因國課而取辱哉條諭末有一月一限之說奉新曾行果稱省便弟可行於各排不能行於自納各排人衆多者蓋少父兄鑿子弟足限稍易然亦止可行於入限之前而九十兩限仍自費力自納則出自一人有一卵可完數卵之銀有一卵不能完數錢之田蓋猎辦有就手不就手非若搖錢樹可隨取而隨足也噫弟之見如此似與年臺不合然於早輸國課四字則無不合也譬之適京師者水陸不

同途其在京師則一醫之醫病者針藥不同科其已病則一不識年臺以爲何如至於書語相牽開罪甚大幸恕其老悖耳聾倘以老生尙可拳踢進而面敎知年奮狂度决不推此朽形於膂中也

辭友人招飲

年老之人氣血就衰宜靜也ヘ之須張靜逸則綿存煩張則消爍理之必然也月ﾆ不能久坐飲酒人不上人住客華進讌此不…無味想愛我願十者自見諒而不相強也

與傅卤生

非年別辛門幸彼此無事寓邸又相去不遠四十餘年之交遊三十餘年之離索雖向承日中消其強半而回首升沉我與兄竟似華表仙禽矣從此而往從人復念今人能無猶懼以求歸肯望之勉之別集二册寄上倘不弃展玩此中亦少有資助也

冶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論

淮陰侯論　叔孫通論

張陳論　漢惠帝論

炮莊論　梁武帝論

唐論　周世宗論

明宦官論

策

養士　弭盜

地形　開墾

理學

傳

諸子小傳有序

冶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奠章

祭帥九重徵君　祭王璇卿儒隱

祭蔡母吳孺人　祭傅應吾

祭徐季生太翁　祭彭震生同學

誌銘

冶菴文集卷之四

論

淮陰侯論

世稱淮陰用兵如神後之兵家言者無不祖之余謂淮陰稱高帝始天授非人力此郎淮陰之所以用兵如神張本也何者當日亡秦諸王將相皆起自田間勇有餘而智不足高帝真命于天百神受職故淮陰得逞其智與入術中而不覺若使敵中有人亦未知鹿死誰手況乎未常無人哉如擊魏時毀于渦叔之為大將也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之說可令寒心濰水之戰既且堅壁者未肯無人無如其君將皆不見用何也鹿門先生曰太史公文仙太白詩仙屈原詞仙劉阮酒仙淮陰兵仙徒見其當日用兵無堅不破而未深觀所以為之敵者皆勇有餘而智不足之人也蘇子由曰樂毅入全齊苦與郎墨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故然耳豈不信哉且高帝入其軍而奪之印偽遊雲夢而縛之後車強入賀破豨而斬之長樂鍾室淮陰之智曾不及

屬人其所爲皆神安在其能專傳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故曰天授非人力此即淮陰之所以用兵如神張本也

叔孫通論

凡進說於人也因其素所事而因之而漸引之則其論必安折而易入不因其所事而內拂蔑裂以驟強之猶方木之入圓竅非徒無益反害之矣史稱漢高帝寬仁大度從諫如流觀其所以興皆兵鬪之大計形勢之便利事耳至於崇儒潤道制禮作樂一則曰乃公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一則曰乃公從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爲此無他非其所事故也乃高帝卒滅秦項雖群雄而有天下者由其天授之聰知

不必事乎詩書而經權常變無不與之冥中若制之迹而使循之之的而使赴豈復以爲從從而非其中心之所樂從且生其世若其賢而又當蒙昧矢石之時一旦進以成周之禮樂是責見顏色之聲而知聯務得儒傑者不若是也叔孫通之事漢也當汲汲焉燒六經之後禮樂不絕如綫通非不知也如之進太猶從軍久之以綿蕞習禮而高帝尚減之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則其難反今日於成周而幾三代之絕業也明矣故通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非通之避也

將固不得不戰也後之議者不責身責處從以爲咎而其爲奇策晉軍者以雖費之數非不厚志非不高而要其竟于用而無甚籌則不能也且言之者不一世不一人究其可騐於通者爲誰哉雖然豈惟後之人言之當日曹亦有兩生矣

張陳論

交道之不可廢古猶今也交情之不可久古亦猶今也以一時一事而論交則人人金石在唐惟至於久則所歷者非一時所共者非一事交道交情于是乎爲難特而其人之優劣亦於是乎可並見鮑叔之與管仲交也仲之才大於鮑而鮑之量則包乎仲嘗分之金而不見怪也使鮑當日微有介色爲仲不稱矣知我矣兼將軍之與相如交也不如管鮑之從貧賤起以勢位相軋而能僞之相如並以濟之義則至之

而人幸成刎頸交此尤交之離合者也後人之問鮑與相如爲優左矣獨張耳陳餘交情之離合往往優於而劣陳而究不能無議焉夫張陳魏之名士也秦購耳千金餘五百金當者詞兩人優劣秦已先定之矣又謂耳歸漢世享圭組不絕餘身首異處於泜水皆兩人之優劣有以取之嗚乎豈定論也哉泰之嬗賞有與同猶首從之說也圭組之榮泜水之敗亦將之有利不利也且兩人之釁末起於鉅鹿之救不敢耳囚趙僻之甚而不諒餘之不敢急救以卵擲

能治天下其悲卿無可奈何之情千百世下猶將見之蕭相國病親臨視問曰即百歲後誰可爲君代者何舉曹參平以爲相參飲酒不治事而命參子諫之且令無言吾告若也君臣相得懷側周至彷彿春奕之遺風非賢主而能若是乎當日使無毋后牽引其間得與將相大臣從容圖治漢之諸王可無幾辱之際光爲帝之業豈在文景下哉且遷書呂后之權起于少帝即位之前則惠帝臨御之八年前得附於呂后而亞惠帝於不紀足遷之自相紕繆亦將何詞以

解其矣遷之無識也後之議遷者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而不及惠帝不紀一事不幾舍大而貢細乎自孟堅易立本紀來之涑水紫陽有通鑑綱目之編而大義炳日星之炳炳也故後表而論之

炮莊論

漆園寓寄于髡横到瓌瑋拔子田駢騶衍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而漆園見解獨爲別行一路寓言于逍遥諸篇是諸子所不及也史記序其邦楚聘一事其人其書之大旨盡之矣向郭之註無以復加袁石公又從而廣之亦足以當一面以及世出世間諸宗匠或賞其文章之駘蕩或取其命意之超逸或挑其筆端之濕洒謂爲山海一珍禁臠一味則有之未聞有高出一切之稱許也近混杖人乃以漆園爲尼山

託孤之人則甚矣藥炮主人推爲極則史耶而炮之露布之則益其惑而張之幟矣顧炮之命名取雷公炮製之義夫雷公之炮百草也有毒者炮以殺其勢無毒者炮以扶其偏令其云云是漆園一書已爲九轉之還丹安所事乎補弊救偏之一炮乎名實相乖有同劇論一人唱喝衆人唱于將長放誕之風而貽聖人之教其害非渺小也即藥地遁迹發生諸炮筆力不免夯伯之譏而強合于易強合于宗又豈北方木圖孔之不相入而已哉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爲

以下原缺

傳

諸子小傳 有序

古人相思輒千里命駕鉞雖才不逮古人其相思何
詩不欺哉乙酉酉月洪都丁主客相搏之變鉞劇歸
郡城故人星散十不存一嗚呼思君令人老此詩未
嘗不詠之涕下也故人有相去百里者數十里者皆
聞各絕鉞每獨行獨被常以指扺胸思其議論思其
笑語心脾悽惻沓飛未能稍記其一二輒隱纖成傳
錄之座右是亦鷦鷯之冊自云爾敢云爲之作佳傳

石巷文集　卷之日　卷一

哉

張泰來字扶長新建人也爲人纘研力學不肯且程
頎天性刻苦之士家藏帙萬卷悉其手錄無昔評跋
不吭足與錢及廢棄家物不止或云東坡備其傳且
貴其不作活計多買書論奇物東坡猶作此言語予
何好累如是泰來曰人不世好必將後而之傳他則
不可知凡古人積貝吾郡積書願君終勿言二十年
受知陸王井宗師補弟子員出試不肯後於人人亦
不能先庚辰歲學使侯廣成宗師性峭拔不阿權貴
尤服中有光衛丈洞紙背所錄皆知名士泰來得優
擢而豫章華行推伸益善從之遊嘗是時名下足而
走千里譯氣不招而參著合作報罰者夢限六歌詩
歌者齊牛毳裘脈血泰來又甚自寫默不數數向人
數傳貴介多方邀其一、聘卒不可得元龍之忌益起
壬午之役人因有不爲鳴號而爲嘀爵者因以文奇
駁之遂厄一科失意之暇縱跡山水時歌以爲娛樂
而文字之聲終不能洗去同郡予旦宗子羅洪諸
子敘南州文倒殘登秀桑而底集且觀直純肩叔渥

石巷文集　卷之日　卷二

浙西人爭論之矣南州社事自道南華□□□□錄
寥二十年泰來起而振之宗風懵衍□□□□功
臣一代矣後進士求其一言之許願致千里古之云
癸亥無以過尋以世亂思收錢先輿當曰兵燹之下
古無余書何必祖龍炬也恨無買山錢令日求得如
巢許故事泰來事父母極孝處朋友數十年如新家
貧不告人且日不敢以累安邑問其人弱不勝衣納
訥言不出諸口著有劍閣簡行世甚雄邁
論曰張子之貧極矣意氣豪上不以貧絀固人所難

而洪胸淵泊寡慾篤征著書教授三弟左右之家不
問其盈吹聲與人敬慎初終不易加厚交鄰之貧李
而□倚為世所不能耿性古豪俠遇交人必清酒為
案□歸不覺笑神木常不移日龍也南北事如沙畫
胸中即之皆見次第因其讀書傳抑醬心當世實深
耳偶社詩在張泰來傳中嘗從錢宗伯與節象關
即予嘗采當將爾無志仕進推衍周易天地古今歸
其篇數予將隱耶洪口能竟其術處可處出可出隱
之一字非康節意也洪著有文集行世見卷爲一集

名一家言

論曰末流之中交道獨近古人慕其多割其針予
交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予庶幾乎古
風也哉

陳伯章字德美南昌人也少貧食淡衣敝□歎息愁
恨聲鏡有天姿讀書惟日不足口無雌黄飲酒不多
而致尤翕萃可喜也招之遊未嘗以事免朕鄉頗務
少名故貧得振於時往胡慎三司李祥刑之暇文教
臨州士伯彰極見賞衆中特拔之彰此時得名甚易
而西冷而口哭哭傷仰貴人嘗曰勝施無顔也不祇
之辭猶慮恍之未至廣棄予命我矣是以名愈不著
人未之奇也錢與見曉而志有交舟閱其文頗友人
目此子何泥塗久乃爾人未之奇也而彰亦甚折節
錢未幾矣石渠宗師搜逸才彰賦予矜而豹斑浸見
矣彰爲人一錢不苟與人要一諾不忘

論曰下於人者能上人地卑而雲雨至於天不可誣
也故貢石進展高祖爲師無忌執轡侯生爲友老子
曰尚則全然則盈敝則新今之世吾知免夫

鄒日燧字遂人南昌人也博學弘詞頴幽役進海內
士無賢不肖咸推鄒郭生名與其先有道等甲申憇
鄉貢進士遂家濁樵去城遠時携簦都城館公室斗
大終歲不歸隣爨自炊抑絕口腹以羨帶奇秘昕夕
燈不休是以其志清虛學日燃而名嶸如也達志性
樵介有諸臺予羽風當事美其才欲望見鄒生芝眉
遂曰我性近山麋見大人未免有野氣何若與我皆
考讀一時趣反任也當事亦不過贈燧與張泰來崙
作長熊士球耕石交三子家城試球世家子泰來貧

士獨球爲豪俠善飲同四子飲士棣齋頭時汀州信
至數人郎以是夕別燧曰天下如此正東南門時也
激發不皆朋友之尼此命何期如何乾發五人皆
淵下莫能仰視遂若文不多矣作出言如天下列有
行言三十首雖林壑千金高歌古文尤妙未行世
論曰名山大川鍾英異人多不克見用於世志士所
以仰天太息也嗟夫李廣不侯於武帝賈生遷謫文
帝以長沙終又何怪生今者哉郭子年茂今不用矣
賦不用正所以學用也郭子其亦少慰矣

□集□卷　卷之四　傳七

萬荆寧子荆南昌人也總角有才名其鄉右人爲先
生見之序荆頂曰此童子英英老夫亦畏之家素饒
不足饘粥荆光美自發若不見外枯風流符釆如張
緒晉年前書城中坐不不罷書字帖琴書博山兩花
諸器而已人問之荆笑曰數年間腸入腹中都是吾
子試沽斗酒吐其飲驗之凡試無不先人時有佛頭
不費之稱甲申三月之變荆聞報痛哭恨先帝倪不
郎報且曰各鎮猶握重兵數百萬富貴我輩竟不能
□中包胥非夫也附哥器之□□□□變亂荆裂足

不至城入白湖稍投荒藏蹤山中遊逝以自貽終尤
善音律好友人論集輒表悲調琴前鳴咽無不悲壯
頌人著有文行世集壯一卷未刻
論曰卓哉萬子素稱該諾若難告以正人亦該諾之
而與其文也及當大節而立志較然不欺人可一李
爲定評予亦見貧氣慨烈接與嶽立之人發一議一
論不以忠孝爲端則必引而爲亂道君父大故則又
曰吾其爲管仲魏徵忠孝子虛矣往年名輩作序文
亦坐此弊煙雲滿紙鏗鏘可聽自投首歸心之助遊

□集□集　卷之四　傳八

衆人曰漸模糊嗟嗟若輩寧足當吾子荆一哂哉
劉麿字子山南昌人也南昌望族劉爲冠麿先世秩
顯要父斯陛知名諸生間任俠好士平夭皆作行世
甚多死之日海內聞者謂喪豫章顏子待傍祭開閣
花木池臺幽砌崇麗江城不一二數閒中藏書千卷
玩器古物都不可名狀夫父好俠而麿尤俠於父家
多以結納消費麿祇先人志韜潛消惟恐去此弗守
也日偃息其中詠不下帷外父鄭左之姪康大士□
渠徐巨源諸先生知麿不凡器之咸以通家子晉之

平生諸友亂我心曲呼集無由於是作諸子亦有微竹林匡山諸得道意望乎人未及修書未及繕而亦自羽見極矣論選之餘幸草本猶未散佚存之以志嘗日之幾云爾至若諸子茂齡壯抱出處何可違定他日自有史氏爲之編纂順治庚寅重九日識於寶綸精舍

蕪章

祭師九重先生

嗚乎公不見賓客者十年於茲矣不知者以公有慣將疾事之心知之者則以公爲安貧樂道非近今數見之人也益公少年時銳志經世之業屢見所於制舉遂束裝佩劍遊於太學非天下之奇書弗讀非天下之奇士弗交有名上舍間是時公父大中丞爲天子倚畀重臣士爭欲出其門下公若以應子薦官如視火於燄易哉吾有吾才安往而不得一選耶如

屬鼠不將他人之論桑回更公爺有浮雲一切之意乙丙之交適爲將戶部出應蕭草未及數月挂冠歸來縫戶學神仙術四方言神仙者集公之門又久之神仙不驗公爺謝賓客不見課子讀書開關種林養則醸春而已服用四脚碁盤着一樣黑子輸贏不計荏苒歲時老朗以至公亦不知此時又以無意於仙而得仙之趣者歟嗚乎公今沒矣不可得而見矣其少壯之浩志是所望於子若孫之仰承其雄才遠猷猶飄溺於馮水華坪公間吾言當命駕而來款

余傳應吾

嗚乎。人生天地間。古達人以逆旅視之。旅已不堪加之。以道其痛切也甚矣。益以世人顛倒心識紛飛貪着見聞認爲實有八田巨浸頭出頭沒遂將末後一句抛向東洋及至臘盡到來業識茫茫現在不可留戀出門不知去向豈不虛却此生徒受逆旅之日炙風吹而大可悲惧哀惜者哉道友傅君應吾家世業醫行術吾邑祖孫三世與吾等結淨土之社啄般若之經龍圖通之慨迄今二十餘年未嘗稍間又聯舟東下往朝九子山數次其於末後前子可謂將將昭晉與古之達人不相上下者矣且其爲人樸行古心無疾言遽色病家診視不貧富與念知則藥之不知則不敢嘗試故吾邑之人稱爲長者吾輩同會亦莫不尊爲益友也今享年六十有四厭棄世緣飄然西逝某等雖不作世諦之見然良友云下一盃之奠亦道義之所宜爾應吾能華會上當破顏而微笑也

祭徐李生太翁文

嗚乎。先生今之古人。其貌巖巖。其氣申申。其行與太丘伯仲。其志在致君澤民。少爲諸生。讀書破萬卷。而下筆無一點之塵。長有聲場屋。得而復失。盆下黃[illegible]。頭不怨尤於天人。老而好學。屈首於雪窗芸簡。精神洗眾如新。其課督子於庭也。非聖經賢書不與讀。非申規中矩不許行。故上春官名費序。而炳炳赫赫。余與長公聯捌於丙歲。仰先生如標杓之參橫。前冬聽先生於鄉里親芝範。接謦言一見。而知爲夏鼎商盤之遺珍。別後同友途中慨嘆。當今世。而有先生。是綵金集土之候。而凉颷拂乎交襟。蠱毒瘴厲之鄉。而神樓絳雪之在側。今先生年方六十。飄然驂鶴而去。人咸惜先生之未耄耋。余獨爲世悲憂。誰砥瀾而礪頑歸。意者上帝之案吏有缺應資世間賢良。故擢先生而升登京。某不敢以焚黃表墓之俗染。而竊告於先生之尊神。薄具不腆。畧申寸忱。惟先生來格而來歆。

不能死之日知不知咸嘆息思慕有曰予荒事公力
也有曰公某行今人難再得有曰如見公後即不相
知嘗往弔也公生嘉靖壬子月日歿天啓癸亥月日
享年七十有二娶鄧氏舉丈夫子三一洪一濟一演
女一孫男十以天啓甲子月日塟于某山以某爲向

銘曰

今之人與古之人也樸極華生爵祿文章乃不克見
于公公醞釀之賢子孫振之公亦安能饒耶

田孺人墓誌銘

田孺人余長妹也少余三歲幼敏而嗜文每聞古人
忠孝事輒泣余言之不置肰父母愛而奇之疑頗不
以此教之亦未嘗不喜其如此也憶余八歲時就棠
傅夜歸習禮大人膝下孺人纔五歲亦嘗以肘排余
而前朗誦關雎清廟二章鏗鏘合律齒牙無咿唔聲
大人笑而撫之且曰此女若兒更爲我掌珠一玉樹
矣十九于歸田子文學諱文源字海若父者玉以太
祖戰功世蔭昌衛尉居饒之康郎山孺人嫻敦婦道
柔順事公姑夫子而嚴於待下左右侍婢莫敢以欺
事嘗田氏內外咸嘆賢孺人之賢次年歸寧因產後
中疾暴病余家余與家大人躬調藥餌治將朞年而
祖母許太孺人及父母憂愛尤百倍于余嘗夜分咳
嗽問則必知後病篤向大人索佛書大人示以白牛
圖謂坐之最靜自謂閻郎田子來亟還對無多語但
戒其歸侍公姑而已臨逝之際亦無諸苦解呼各一
聲而瞑旅櫬於龍沙念佛堂待田舟來下葬時世亂
兩家各一方田翁死而田業遂零余家三徙至新吳
田許太孺人而下溺夭散去何啻十餘人丁亥冬家

大人過龍游乃禁毘之以歸終孺人歸寧之志孺人
生一女余從爲已女愛如孺人恒呼外祖母爲母孺
不得之孺人生於天啓癸亥十二月十五日亥時沒
於乙酉五月十一日寅時以康熙元年月日葬於阜
源之松山銘曰

靚如余愛汝如余龍筆爲文潸然淚雨欷歔悵哀
音互舉千秋萬歲子子孫孫祠之

富溪劉公孟璇暨涂孺人合葬誌銘

余家章門劉子大生馭之遊皆試必相與盤桓流連而不忍别余歸新吳亦如之訖後得交其長兄孟璇公愉愉長者謙退如不勝衣然後知二子之能才顯皆孟璇有以發成之也父臣我公早喪公總家政二弟尚少慮弟之怠其學業也泣而告之曰弟但篤于學有所需當於吾取勿以家爲念于是取父產而經營之日益以饒二弟學業日益以進試輒冠而皆稱於庠孟璇曰是可以追責而歸二弟矣生平奉養先

生功過於甚力周旋於宗族鄉部中折務施與不治治見辭色有忤之者亦不較豐鷺水萬先生聞公行端方孝友喜曰今日貴筵中何可無此戚若也公愈不敢當公劬勞蔡孺人早夭娶涂孺人相業克家公供給二弟無幾微世俗之色生子秀夫童子時即有聲場屋住客至孺人加饋延之望秀夫也至矣康熙壬子應貢太學以公變遄歸未二載孺人亦逝大生馭之後先俱赴修文余至富溪每有登床撫操之感三家子弟亦莫不哭執待余而世講之誼弗缺也今

師徐秀夫合塋公與孺人以[illegible]請日日卯[illegible]其碧先生[illegible]數言以築地下余故不敢辭按公之諱晋丞嘉末[illegible]於富溪唐宋明咸稱衣冠仕族家譜稱世[illegible]也支派繁多甲諸他姓公諱[illegible]字孟璇生沒年月日孺人生沒年月日子一日庶稱字秀夫男孫二女孫一卜使城於瑞州高安之東[illegible]丙向銘曰

春氣維新乃生萬物家道亦然和爲天德[illegible]其全內外無缺故孝於親友於弟子孫振振前[illegible]

趙公庠頤墓誌銘

歲在辛酉春王月趙公庠頤過余舍余飲公醉二十餘年又與公長君友好銘公壙不亟請百世余不得讓也雖然公生平嘉言懿行如春風煦野及之者咸被之者衆盡人能道其賢爲取予余一人之[illegible][illegible]故言公之待人不若言人之待公言人待公於生之時不若言人待公歿之日也公歿之日族里閭[illegible]無貴賤賢不肖咸嗟息流下追述素行大之繫風俗人心細之綱解衣推食則公之爲人可知矣又莫不

[illegible]文集　卷之四　六

嘆羨公善而從令俗三世天倫樂事無[illegible][illegible]歡娛奇卓犖之才纏膝下則天之報施公者可知矣且聞其遊如委蛇無見女子繩繩使楚之遺古學道人所不能必公怡然順適豈非明於生當死歸之大者歟則公之平日所以自存者可知矣暨予求之斯世如公匹者幾人哉昔人作陳仲弓郭有道碑詞不愧吾筆余今於公亦云公諱尚齒號庠頤生萬曆己酉月日享年七十有三殁康熙辛酉月日男五人長三立明經娶羅氏次三正卿庠生娶余氏次三德[illegible]娶邑孫氏余氏次三垣邑庠生娶[illegible]氏次三英業儒娶徐氏男孫十六人楷邑庠生孫媳彭氏次楷櫓楷楷皆立出也模桓櫓槐皆正出也相桓枚樽模皆垣出也栻松皆英出也曾孫之通則孫楷出也女一適徐女孫七出室者二字人者五立等護公遺命以卒後之二月塟於法城鄉之下陂蕭家灶後由子午兼壬丙[illegible]而蓄怨子孫繁多後必或於五行之說而遷延無定塟之日也公見之淺爲何如哉銘曰

嗚矣無餘含笑此廬光風霽月而目瞻天上之[illegible]

[illegible]文集　卷之四　七

君子人與馬鬣重封緜珠聯璵

冶菴文集卷之五目錄

雜著

題詞

書後

冶菴文集卷之五

雜著

問世小紀

士生文物之區的是前劫修因所致何況知慧故佛家有不生邊癖之願蓋以賢士大夫既多而奇秘尤富其知慧者資其勵冶日益聞所未聞覩所未覩自未有發語不超人者也嘗見山部之儒終年守其故紙語以本國名賢並肰如在上古至于天下之大又無論矣是生屬中區實爲現在一大幸事吾輩不可不學

予集千家詩註予瞻百家詩註牽强附合非可厭之書也二公詩多據實而註者引証不顧所安如優人佾席百意致恭受者終不爲感

古人恨曾子固不能詩予朙之文自堪不老何必以詩恨得無味子固不自知其不能刻集仍冠以詩刻得無味肰恨者終不失爲解人

古樂府題解或據文或原事而後人拈題則又辭意絶不相同如薤露蒿里古爲送葬作漢王則爲思賢

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守臣聘本省元進士滕克
恭爲考試官與無遺議可見當日人心古樸無許多
蹊忌

文以神氣相取方能活動若不論生熟擬題從我縱
剪綵簇花終是呆物昔有以萬綠叢中紅一點試繪
士者懸胡錦十襲酬當意之人于是有畫朱咮鸚鵡
書宮袍圖畫木芍藥蕩漾天地日皆實叚題面猶如
土木偶傳朱粉非不有人之形也而活動則絶無矣
獨一人畫杜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王人取剏

錦繡之豈非稱得題之神者乎而作者識者豈非以
神相遇者乎故作文者須從此處辨假方有進爺

良石公出獻吉王李舜價稍減韓柳元白歐蘇之詩
揚肝吐氣自是石公才魄氣力足以撤翻一世耳嗚
乎數公詩文何嘗不佳終是地分處多石公則清才
傳承入口必脆入鼻必辛入腸胃必開豁所以與之
不介至表章韓柳元白歐蘇之詩又六公恒譚矣
艾千子爲序文獨好議彈擯之者不安當之者又何
如也千子有文勦文兎文妖文腐文痍五書吾不知

其所自製當否何者需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自孟子見得如此以大
聖人筆削之功孔子則春生秋殺何麥心焉胡文定
註春秋俱從孟子此一句看出所以爲胡氏之春秋
而非孔子之春秋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公穀去孔
子不遠胡獨抒意見翻其七八一味生硬出入人罪
名雖云以砭時事以歆高宗無乃於聖人相刺謬乎
王心齋夏廷美董從吾皆以田野鄙夫深入孔子之
道藩格之室始知博學妙才都是枝葉只要心體潔
淨單刀直入耳

世道之壞莫大於小人不畏法而君子自處不以禮
不畏法小則刀訟大則作奸自處不以禮既有以招
之且愈以激之世道之壞江河日下安所底乎不得
不有望于德位兼隆者操風州之執明分定之等安
君子以安小人而世道庶有賴也

孝行中有出於封股割肝之右者近莫著于文安王
原尋父珣于夢覺寺祁門謝用尋母馬於休寧黄爺
靳縣丘緒尋母黄于台州委巷一神告以夢有日午

旁及之指慈一哀竊于天宵暮宿農家之偶述一五
致其其有存言奴氏之捨或覦世之剌股割肝者不
亡然之盛哉益剌股割肝可感激于一時而此獨茫
茫大地世遠年湮從不識面目中求識面目向未有
音耗冥冥有音耗非孝果動天地誠能貫金石其能
能與於斯也
陸雨侯評若士秀才說云須鈍非秀所能非才逸㤔
得一辯明方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
而非秀矣數語輕似駡叡讀有見之絶倒者想亦

者可謂秀才三昧語
始緣真鴻苞一編如水至金焦以下洋洋蕩蕩無復
阻滯異花傳奇特其別派一支耳
嘉靖中方士藉道行以亂筆得幸上問今天下何以
不治亂曰賢不見用不肖不退耳問誰爲賢不肖曰
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御史鄒應龍乘
而糾之而嵩遂敗道行亦以獄死嗔之氣天地機秘
不可洩也如純一云謂一書乃建安斗陽余康之
亂筆者刻而成書而衛天下其所言率是修煉大旨

較下幼類驗晷赤水云佛道擬亡其言偏也仙道並
言其獨善也人之宗之者無遠其道焉可也
而務使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雖有操
持節槩祇爲傷人害物之資此語爲狠戾其才者慮
有補於國政民生不小
元至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橫
暴不法民爲之諺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
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
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

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數語雖不如古欲諮切時
弊令人讀之涕下血欲問天而無從也
永曆籍爲七國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
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係豈可吝悔
吝心令人上評一己之休戚何嘗念及百姓況文書
已行不日官無悔筆則曰官不認錯民命幾何不陸
沉於一執字中者幾希
漢鄒陽上梁孝王書史遷贊曰辭雖不遜然比物連
類有足悲者後賢亦無不推其創體余以爲亦是從

遒逸精腴處也

方正學議論何其明于責人而闇于責己也觀其苟遯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殉命于既敗之後釣名沽譽駭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則正學豈不有甚焉者乎

史稱蔣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操遣說瑜瑜屢挑之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噫此即幹之才辯獨步于江淮處也若乘瑜挑說出半字便是騃漢

詩之微妙不可言傳可言者法式而已老杜晚年詩縱橫出沒不可端倪且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則法式又未可易言也

作詩有倫詞倫句倫意之戒今人公然明犯倫意不過倖世不知久且并倫意亦忘之何也殊不知天時之景物人事之升沈古今未嘗少異人一運思路頭早已相共避之猶恐不及而況倫乎

吾邑蔡恭靖公致政歸田讀書作字間亦不廢吟咏嘗得其手藁一帙詩率無題或撫景興懷或寄贈道故會其意而得之欣辭調真而不事雕刻讀之可以見其人亦可以觀世

晏元獻愛宋子京才欲旦夕相見爲延稅一第居之適中秋節亦與之飲酒賦詩達曙方罷少頃晏公罷相京當草制詞極其醜詆方揮毫時餘醒猶在也嗚乎世人薄德如子京者不少抑或恐其累己故爲此以絕之耶子京心術人品何傾險難測如此哉

陶淵明自作挽歌三章可以廣人之達致亦可以箴奸雄之妄念古云文章不關世道雖工無益斯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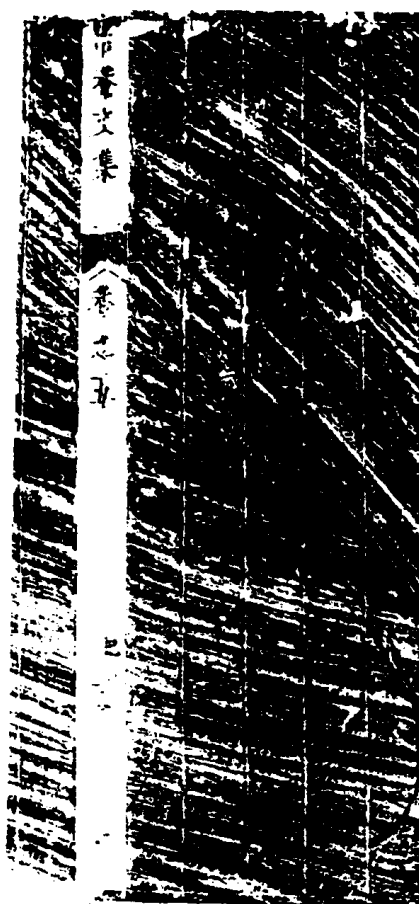
見一端矣

孫月峰謂歐文每苦急迫獨晝錦堂一記從容自在先生失卻一隻眼矣歐公之文氣足神充措思落筆無不淋漓滿志游刃有餘是舂容大雅正在斯人矣迫之評實所未喻

方正學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機故向嚴陵釣煙水張和仲謂後詩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吁正學臨筆寫意

既未的確和仲鐵耶英華又失考訂二俱罪誰爲
當葬夫光武廢后在召子陵十三年之後豈遂知而
遂見機不仕耶且郭陰俱光武貴人豈有稍擬之妻
先爲貴人之理耶

邑志辨誤

凡九則

一舊志於列朝紀元年號前後顛倒添加如宋縣令
楊公振文以紹興三十二年任而書三十四年紹
興止有三十二年次年則孝宗隆興元年矣查楊
公作蔡光廟記首云余三十二年來任末云隆興
二年閏十一月記是在任三年方作此記隆興
年之次年即乾道元年矣接任余公袥之又書紹
興三十五年任鄭是誤陳公光祖又書[illegible]

年任據所說書則乾道元年尚作三十五年紹[illegible]
一年內而三易官耶主簿向滿政和四年任府志
則載宣和四年任科甲胡仲華載端拱六年甲年
然士從端拱止有二年而次年則淳化元年也甲年
則淳化五年矣府志胡諸俱錯明縣令朱公雲鳳
歷任四年府志載嘉靖元年任而接任之周公世
雍郎書嘉靖二年陳公仲錄又書嘉靖三年是二
年而三易官矣查朱公雲鳳縣志舊序則書嘉靖
乙酉以擢行乙酉是嘉靖四年而二三年接任之

云副使錢而無名氏鋪舍有三溪鋪在縣治東北路通安義舊志竟無三溪鋪今皆一一採補

一舊志紙牾甚多如邑名在漢爲海昏新吳南唐爲奉新舊志添入爲山縣不知爲州乃邑之水名耶如唐武德八年省入建昌縣舊志沿革類載安撫使爲李[illegible]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誤爲李靖[illegible]又如宋縣令李公兼創建三賢祠增祀胡仲堯于學舊志各類皆鑿鑿可考而秩官則無其名又如元縣令謝磐考胡氏譜有元

至治元年秋朔承事郎龍興路奉新縣尹恒山謝磐一序中云仲容創建學宮又云紹熙中縣令李公兼皆新之考兼又有書華林書院詩集跋語末云紹熙甲寅春社日宛陵李兼題夫至治元年則元英宗辛酉也紹熙甲寅則宋光宗五年也又查分寧縣令有一謝磐乃淳熙二年任朕宋元異代或如向漢同名之類胡譜去宋未遠當不錯悞如舊志人物類載況公原道樂明經任本邑訓導查洪武初有此閱舊志秩官載有況公忠文字伯章

任本邑訓導其孫遇爲思文耶或即思文之別號耶再查思文已祀名宦名應不謬舊志應書名書遇書字其與可知如明訓導馬公晉典史湯公忠舊志載在張公元禎縣治譙樓記中主簿胡公蘇府志載成化年任祝公府志元歷興路判官王明甫謫由奉新縣尉升而縣志秩官俱無其名今皆逐一補入秩官如舊志文學類載有毛公國英傳傳云紹興時傾鄉薦而選舉類無其名今補入選舉類如貢士涂鼎府志載永樂年貢查永樂年

縣志止有余鼎新官檢校而府志余鼎新下即係書涂鼎官檢校是必以一人而訛爲二也如張順府志載薦辟官國子監丞各年縣志俱無此名如進士胡晉侯乃宋元祐六年馬涓榜進士舊志載越王山記則云元進士如宋縣令高公南壽淳熙七年任舊縣志人物類祠祀類俱書熙寧七年任如貢士鄒復陽成化五年貢而歲貢類則載景泰四年人物類仍書成化五年查永樂縣志俱載成化五年如李士奇本縣上坊人彭鐸奉化鄉人洪

武時舉本縣儒學教諭周彞陳自肖下坊人況思
文從善鄉人瑜仲淵奉新鄉人陰鍷進城鄉人洪
武時俱舉本縣儒學訓導止載秩官而不載薦舉
郎薦舉一條止載周彞瑜仲淵二人餘俱不載查
周彞嘉靖十九年歲貢類又有一周彞府縣志皆
肰隨查周氏家譜係嘉靖之周彞而洪武之周彞
則無其人也且周彞曾舉孝行舊志有傳傳亦載
嘉靖十九年縣令宋公汝賢旌其宅愈可徵其誤
矣考洪武十六年十二月始命儒學歲貢生員是

十六年以前俱舉本縣文行兼優者署本縣儒學
教諭訓導例必兼載而本末始明如薦舉類闕府
而縣志則載為闕先登夫先登乃府之字也如教
論農志科傳載共明而秩官則載為訓導府三志
又或瑜或訓如吏員類徐廷相任巡檢查徐譜乃
廷瑞任巡檢而廷相未任如胡宗愈即胡鑑小字
府志科第類載胡鑑縣志科第類未載止于人物
類載宗愈合二志而觀不幾成兩人耶如府志薦
舉類載胡旦奉新人官諫議大夫任保信軍節度
使查胡譜保信軍節度使乃德安人為仲容作學
記之胡旦也故記云仲容縣人也又云吏我宗人
末書景德四年保信軍節度使宗人德安胡旦記
其非奉新人可知然奉新薦舉類果有胡從道名
旦但非作學記之胡旦耳如壽毋閔氏乃徐本原
妻考徐譜生至正庚子歿天順壬午享壽一百二
歲縣志訛云生洪武甲寅歿成化戊戌享壽一百
五歲今悉改正如周文盛通濟橋記竟將袁去華
和豐橋記一截後段一截前段溷為通濟橋一記

和豐橋袁去華既為之記止云去莊撤而新之而
不云有記如天津橋在縣治西北舊志訛在東北
如頭陀山因司馬頭陀得名舊志載云神遜頭陀
至中會村頭陀知不免投水而沒從頭陀山後井
中出是先有頭陀山矣應云從中會村之北山井
中出今改正
一舊無明文不可意為附會闕疑慎言作史法也如
舊志載倉城云相傳為馮道之倉舄又云馮道相
唐晉漢周皆在大梁而豫章之境時皆屬南唐道

祖孫墓俱在本縣之越王山富溪二處子孫世祭掃之又考劉氏家譜云脊虛有別業在今分之靖安地俗名劉公庄有因而爲新安人者入鄉賢祀之意殆與奉新之祀周元公蕭文忠黃文節同意歟

一芜公府志圖說云奉新之九仙百丈溫泉劍井固封內之勝槩殆未與于斯文夫奉新與斯文者頗有其人纂修者或一時未詳也試以一統志及諸府縣志所載者言之後唐有羅中庸明誠兩先生

著有宗孟集十四卷宋胡公价有漢唐龜鑑諸書元陰用光先生講心性之學明永樂間纂集四書大全多採其說明鄧公夢虹有奏議行世載在續文獻通考若韻府羣玉則文翰之流姑略之而不必以與斯文加也纂修者可毋慎諸

邑志續補

計四則

一奉新田地山塘自萬曆九年丈量十二年定額人止照今日現在畝數科則而九年以前者則未之聞也余於奉化南市得故志所存一紙始悉其原委特表出之令考者知所由來也奉新原額田地山塘共四十萬四千一百三十一畝七分派官民米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勺內官田地山塘五萬一千七百二十七畝一分

通融一則每畝科米三斗有零共科官米一萬七千二十五石八斗九合內民田地山塘三十五萬二千四百四畝六分分爲上下二則上田每畝科米一斗二升八合四勺下田每畝科米一斗七合秋田每畝科米一升六合一勺夏地每畝科夏稅米三升六合一勺帶地每畝科棉四十上五鄉民田派上則下六鄉派下則共官田民地上下鄉同則縣市官田亦同則惟民田有上下二則是起科之重與蘇常無異矣新丈出田九萬六千六百

五十七畝二分一釐一絲九忽丈出米三千六百
七十八畝七分一釐一絲九忽故以五萬二千九
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勺之米均攤於新
舊田地山蕩之內蓋畝數雖增而米額則仍其舊
耳彼時上下鄉互相爭則而法城告經撫筭曹 詳
行分守道王 詳 委本府推官李 詳之用
親詣乘新與集通縣耆民人等審論酌定始有規
今上下鄉及縣市科則志書詳載可不必重述矣
一水利闕乎國計民生不可或遺志成之後覺輿貞

昔歲已亥新闢接濟圳灌田五百畝甚利溥矣吾
弟有記記行盤事之顛末與學校相表裏謂衣食
爲禮義之原也奉之北鄉故稱爲寶而吾鄉皆取
者尤篤石田即兩賜時若尚不敢望豐稔而况乎
其在早年也前代因先大父省吾公先君子心亦
公力勤稼穡稍有積貯稚以濟荒全活無筭而先
慈翟孺人亦勉誡輩以纘承先志勿替嗚乎言猶
在耳惜兒輩時力不逮也將已亥春早鄉里謀從
就食子謂鄉遊旱何如樂土反民困無形勢趨

費貲田就田開圳迎衆流而順導之約可溉五百
畝衆加額曰圳成吾儕有生路矣是年果遂有秋
之願因名圳以接濟蓋助此也猶慮源有或竭後
遂從大港築堤障水設牛車二乘灌水以佐之遂
成巨澤至是歲有常獲若從天降咸相顧嘆息謂
何其工于救人而善於補天若此其代有與乎余
日豈望此但得相與勤耕是踐免餓同安鄉井以
不墜余先人之意云爾懼堤圳告成偷邑乘院定
之後未獲登入而慮歲遠失傳賅此初衷爰綴諸

石以俟後之君子補載且可爲重農風也里人閔
　　誠記
一丁酉季夏禱雨城隍祠本祠奉香火者有嘉靖志
一本余見寶雲寺像下有前鎭南節度詩學使閔
崇文鑄鐵像五十二尊於寺之西北併舊之三像十
尊共六十二尊等語又張公昭寶雲寺記云寺有
七院日觀音泗洲元與吉祥關羽大悲等示樂三
年淯潭巨川濟禪師鼎建殿堂云云今觀音尚仍
原名即祀鐵像與餘則不可復問矣壬寅余受篇

纂修邑志未得此本遂不便載今又二十年後見
此志于廖尉生案頭故筆之以俟後修者補入焉
我先德不致湮沒也
一捐穀賑饑鄰坊今樊勸多寡不同實皆民義舉何
可埋沒爾自發其心術也景泰五年有廖子與余
鼎真各捐穀一千六百石又同時有捐穀四百石
者八十人
趙惟堂 縣市上坊　曾以澄　曾承亂　曾錫亂
鄒伏泰　胡伯文　周　觀　彭　琛　任才[illegible]
舒五受　謝仲觀　謝仲庸　劉用武　[illegible]志章
李　越　阮福孫　呂仁哲　徐思中　吳惠性
吳希忠　涂景謙　洪　琛　龔子貴　[illegible]南箕
廖盛彷　熊玉莊　熊文謙　鄒萬鐘　劉伯良
劉付良　劉　琮　汪東明　陳仕武　李順孫
朱旭昱　鄒崇政　許克釗　何孟津　胡　集
胡靜生　余孔時　胡萬哲　江思和　高勝福
徐廷茂　喻伯宿　諶文禮　蔣廷義　鄒仁勉
高學文　劉　金　涂尚平　劉與仁　羅　憲
鄧孔嘉　劉榮十　慶雲外　鄧善通　余得[illegible]
陳肇陽　嚴與剛　涂伏陽　曾時勉　鄒[illegible]
劉仲韶　蔡文靜　彭中仁　魏良守　張[illegible]受
羅　鍾　余永莊　張秉懷　趙孟端　李子方
劉觀受　朱羅潤　魏希旦　熊惟泰　張士[illegible]
不知萬曆時黃雙川修志何以盡遺今得舊志併
全錄之以爲好善之勸後之人幸無吝其筆墨爲
望爲慰

題詞

五湖狄

徐子簡在風流文藻掩映一時造化小兒牢騷千古特與填詞借名黍木雖非矜貴之者鄉邦同簡分之賢者薄賜夷三遷之陋結茅羅異世之知幻想非非鏤腸寸寸矣生平著作頗多兵火散亡者不少偶得此本于其快婿枣子珮齋頭鋟梓行之使後知世間有此一種嘆息愁恨之聲冠王城畔呼之或出

書後

書群英手卷後

某齋士也一日持群英手卷示余余展卷熟聆泚面嘆曰凡英雄變態夯也天生我輩間之山川不相蒙懸旌以一黍破如子弟之聽父兄命不爽而會於一地其間機權不爲無意卷中姓氏或拜而咸晉述好皆余所厠執鞭者君子何幸招致一堂作美爲之詞之詐哉向使諸子悛安里巷無恙矢四方之志爲鄉曲自好之賢便足老其一生何能歷幾許風雷華輝以有今日聚邪蘭亭竹溪群賢得無少減歟

青嶽歸偶濤集後

余奚甫垂時讀譚子制義喜其自立吞績不倚今傍古靈曠之氣飆透行間窮曲我思不能含去後進而讀其詩躁疎辣辣天然獨刻眼前字物而以性之奇觸古據出之儲聞者若以上刺裴晴惟覺冷然而已無論柳三變諸人心折地下即長吉鬼才亦將束手又進而讀其古文則尤傲傲乎大絕偏孤穎移我性情疑譚子腕中有千鈞力運筆驅思只如摧枯拉朽

耳斯時也余寂寥山寺意況都同老衲步月所吟洗耐入帙書光炯炯月色皓皓互爲生映因嘆曰此豈螗蜍落于頭譚于胸中六月亦當氷霜數斛矣嗟嗟寒不生物刻不容物譚于所以有香山之恨然其精神徒立擬爲文章可更勁不磨天壤中自有一譚子膠固人腸胃不去又何必以爲譚子病哉

書東垣辨惑論後

東垣先生於文章一道不甚通達如應在上句者反安于下句已論未終突引經文故理路不顯句晝不

清開之令人悶殺何況世醫心境原未清楚發蒙此書只當水上一棒

書薛氏醫案後

今醫遇虛病不論有可補之虛不可補之虛斷斷使以八味六味丸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四物四君子湯八珍湯逍遙散等印板於胸中且曰此立齋所主也噫何其盲哉不知立齋官太醫所治皆朝貴虛者十常八九彙其治驗編而成集胡可執以槩治不但與張子和氷炭即仲景金匱亦可付咸陽一炬矣

書獨行堂集後

此金道隱先生脫白後所著也文氣古頹跌入法情不免應酬之累讀至上藩王兩書大義不磨俯其在讀垣時本色

冶菴文集卷之六目錄

代文

冶菴文集卷之六

代文

自序

齊膝先生云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亦得之假自安能使之代文而代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其論代文之人則得矣而代文中一種苦趣尚未之及也世間頌禱之文[illegible]先借借今貴官大衙為課文主代者不必與之習受者不必與之習從空布想謎語萬端若受者與貴官

甚矣娇也甚親親也詞語聲口若真出于貴官之手筆也又或引出一人廻遍串插閒之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也凡文中一字一事反覆研揣有嫌疑者必刪之抹之而後已豈惟頌禱之文為然如代啓牘等文更皆漠不相識之人都於筆頭上換出朱陳殷厚膠漆親暱寒溫則春風拂拂致辨論則北斗嶽嶽申慰問則欲淪如冰玉寫懷慨則激烈如燕柯其選事擬詞仍與頌禱同一曲折至代作祭文則又設身處地代人哭泣不堪之甚矣此代文中苦趣烏可告人而

人亦烏從知世士而非貴非隱不幸能文此苦自不能免亦不能文亦逐隊而入其中生平稍有數首本欲焚却然恐誕謗萬端之罪無從懺悔不如一狀首出靠竹嶼先生爲案可也

某母夫人六十壽序

先天地之氣必有所聚而後爲體光芒以發之爲星斗璣爲雲五色爲嶽鎮川瀆三千以流衍於兩大之間非其貞元相禪聚而後發烏能升相嵩陵以悠久者乎故世未有根薄而排厚者也出嗇而反豐者也德厚者流光善積者餘慶古今一理如菽粟布帛能加一語詞于其間也哉某母太夫人以名家子于歸我太姻翁某公公仁心爲質擁有素封笑傲巷[illegible]壁間當世莫不高之生五男森森玉立孝廉某其仲

也夫人曾祖某公父子魏科肅宗朝議[illegible]十典禮與學士豐熙等抗疏批鱗史策榮之夫人既爲之曾孫女于歸後不殊寒素紡績操爨依帝諧聲夫婦有晉下單風無何公見背夫人身總內外之政撫其教惲爲五男貲聚師賓以母道兼父道宗族鄉鄰賢[illegible]夫人之賢明節孝爲希覯也憶卯闈孝廉捷書至夫人夷然處之有以祥瑞訊者夫人第告以立身行己課子讀書而已蓋某公之德厚矣夫人又能似續闡發之是德聚於家多豐享廉大之象而德聚於身亦

可以令詩之說而非夸是月某日爲夫人六旬稱
慶諸戚交徵言於余余老人也雖蒞幾武公而好學
不倦恂恂讌戒且今之爲壽言者辭必月儷風雲之
春華人必金母玉妃之仙品物必玉文金光之珍異
非是則不以命不律余竊不如世之文人第直書所
見可耳因思九十年來所見天道之消長人事之興
廢何可殫述如夫人者娶之與發錄桑鑑說而諸子
彬彬孝弟力田相與怡愿一堂復能以發爲要者殆
百不一二得也昔中國夫人性嚴而有法而能成其

子出樂公之德器孝廉方稱冠冕商宮天藏石渠處
前席以待則夫人之德豈止大家壹範仰致君澤民
端必由之從此日覲日壹拜天子之榮以彰誠且莫
聞事也余又請俟操彤管之編者

某先生五十壽序

今天下需才矣　聖天子審察求賢大破常格加陞
山嶽于八海索珠求可命儁工與時弗計也故編檢
需華出之爲命處藩臬郡外晉之爲卿貳所以示人
不測者其至乃與之未見副所求而且大副所求豈
用才者一天生才者一天而抱才者更自有其天邪
此其故吾恒與吾師某先生共相慨嘆以爲乎哉之
後余假館之餘冊以去授邑未幾符棨　遐召濯夔
考與此曠古所希覯者自顧毛羽龍鱗未得令人益
思吾師不置講道論德侍讀經筵孰與之致身雅適

折疑諍言人所不敢言孰與之數宴讌談論志兵
戎禮樂以及錢穀刑名孰與之較論摩成而爲發棨
吾師乎吾師乎蓋一代異才也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每成一藝冷眼別腸獨標雋秀海內誦其詞而想
望其風采久矣是世才吾師也往吾督學使王龍友
陸王井侯廣成吳石渠張愁聽諸先生試師輒冠是
當路才吾師也師伯叔某某兩先生博學弘詞同魁
江右一守羊城一司理新羅與人論當世才必及吾

師是家才吾師也才宜遐而不遇余所以擬前躡蹤每欲仰齊蒼而問之說者謂天將老其才而大用之耳此言足以慰吾師之遇然未足以得吾師之心師性至孝太夫人高年康吉師不敢遠離膝下有勸之干祿者師嘗曰吾豈以三公易吾母哉今　上親政之前年師以歲進士拔貢雍宮不欲應太夫人促之車行及　廷對稱旨授余邑司訓立綱陳紀以士風爲己任一時宗之者如子夏之在西河臺使者學使者覆釐之如剛風之在南平相驚嘆以爲古也今同

西既某夫人俯登五十不可謂老在吾師則年方服政人急安石之出以答　天子之求慰蒼生之望則師之所以食報于其才以馳榮於夫人與太夫人者烏得以目前一席爲沾沾也哉若乃交梨火棗照門安期之說固不必廣爲徵引請以俟諸游公杖朝溫公致政之年

邑侯某公壽序

古哲人以事業名當世而文章亦因之以名夫事業之與文章嫖分而本合者也易曰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魯大夫叔孫氏功德言三立並著甚矣文章之不可已也予考之往牒文章灝衍者事業敷與駿肅者事業撫蔚惇雅者事業端潔其合之之故若宮之應商左推右引而累黍之不爽焉新吳某侯闕中之騷壇老杖也大成一編久衣被天下蔚子型秋數言其才於予曰吾鄉崆峒槐豐而下不多其匹予遂於

侯有文章之慕久之射南宮策公褒然首雋事業之建已試月望之乃者新吳令缺主選者僉推侯予聞曰侯雖未即出入金馬而暫寄民社主選者其有深意乎兩十餘年願見之思亦或少藉以慰矣顧子起家肥邑令之甘苦顛備嘗之而幸慰之中有不能不爲侯躑躅者何也天下事可自輸而不可以輸人蓋莫甚於守令守令受專城之寄治人者也以次受監司之督成又不專於治人者也上之所以督成司唯所欲爲而下奉唯謹乎下之所以仰沐可朝上而夕

難可乎新吳又疲邑也百度殘廢民志日偷張之而外強中乾逸之南江莉目下其何以措手乎況積習難破者有五焉新吳賦役重於他邑前者上下相蒙互應瘡痍日離月積南勝帝鄉考不可問一也戶口不入版圖半詭托於畸畯爲避役逋稅之藪二也丈量畝地原使水嚙草竊者得縱寬恤數年旋成旋罷民甚苦之三也新吳中枯外腴吏胥棒一檄至咸視爲取携之資狐鼠憑城社竟頤指守令四也邑俗故豪於諍訟雖小故輙作張皇之詞中人之產一朝而

蕩五也凡此五者皆不便於軍國民生者也侯至之日悉廢得其狀一一反之而一一力以反之不啻光弱之代子儀壁壘旌旗煥然改觀未幾江右側當賞典中丞大司馬張公祖承攝監臨愼擇文望隆著者分試多士侯得膺內選江右名宿賦鹿鳴是科稱盛咸謂侯衡鑒之力俱多侯之事兼文章加於人一等奕然侯之所以能兼擅盡美者則又侯之才與廉爲之也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霆鼓之風雨潤之霜雪肅之春春秋秋而萬物忘於下者以其無私也侯秉無私之智而運郢匠之斤故事無堅壁一觸手而柔刀素然解耳是侯之幼學壯行文章事業一以貫之豈但慰我秋水蒹葭而已哉茲仲秋届侯覽揆初度新吳士大夫遠問酌斗之詞於予予維是月君萬物功成之候而日月會於壽星之次諸君把天漿於爲用而登堂獻觥天與人其會適相符也交爲天下慶也予不佞亦舉觴而向以相賀

其作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師之謂乎雖然某
君盛德大業方進未艾諸子亦言之倦矣諸弟子曰
願受教請張之坐客既選兩壽吾師

某封君七十壽序

余年友某君之封翁某公以是月二十有二日為七
十初度諸同譜戚友問爵斗之詞於余余憶公六十
時猶承諸君子之明命曾以卮言博公與爵今公登
上壽爵盛時之頌老椓人世之嘉祥則公之所以壽
與人之所以壽公者當必有進而大焉者矣大之者
何大之以公之才也大之以公之德也余蓋娓娓言
之以公才為清廟明堂之選不獲為馨香于縣官退
而為馬遷所欣慕是公才之大而世之用其才者未

盡也其大若夫勤孝友樂施與急公家里中以公為領
袖之是公德之大而天之報其大者亦將以有待也
今又十年矣而公齒且七十仲秋某某過余命為公
與諸君如尚論決如若將家日豐子孫食指日繁于昔
皆前之玉樹日茂于昔暨元配某孺人和偕如當日
稱雖老天倫之樂事尚復有加于此哉今欲詩余頌
構一語而不可得雖有可以壽人者而不可以壽公
公處其全而人處其偏公處其隆而人處其替無
乎公之得以獲臻乎此者果何道其說蓋無以易乎

壽登六十之言並公之壽徵之補公之德有以致之耳而公壽之不可量余于是益徵焉夫古之徵壽者恆主乎靜發生家亦有無搖無勞之訓余是之而或疑之謂夫塗山氏之周行也在外者十有三年勉往不顧復遑不暇一飯七起亦勞之至矣而壽至百有六歲蒼松古栢風雨以飄搖之雪霜以凌厲之長年千載君之閱而不可以數紀安見靜獨得而動獨失乎而不知塗山氏之智以無事行之勞而未嘗不逸也栢松枝幹干雲而根柢未嘗不深靜也公之才本

存齋文集　卷之六

于德動而靜存華由實布又豈止爲一己之壽徵而已哉蓋以徵其壽之大也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遍天下河爲四瀆之宗潤及千里彊蓄愈厚故出愈不窮則盡大用公才而大報公德其在公之嗣乎家其某抱經濟之備略上春卿而溺選天曹與家昆某嘗抵掌于余垣郎聆其緒論眞一日千里材也區區百里之寄寧足展其驥步諸弟標儁上之令哉擬一時之妙選南州人士無不嘖嘖其氏爲荀氏公家之慶維國之楨壽將進而益大豈偶然也哉昔王弇州史氏

先見聞公卿世家閥閱之貴福履之隆錄成一編名曰盛事述以公考之亦其一云余故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以侯採風如先生者

存齋文集　卷之六

某孺人八十壽序

南州某子嘗貢生入術之妙年懷抱利器來遊太學下長攻古詩辭自非一時群輩然莫不以俊逸之領袖推之然性允篤于孝友見其歌吟雅什時動自雲南望之思而一切紛華之氣絕不入其胸次卓哉某子彬彬乎質有其文哉一日同舍諸士蕭衣冠登堂再拜以其祖母某孺人八衮視詞來請此友朋之古道而人世之吉祥善事也願余耽於史氏而表章予首善之地則彝倫以風天下非余之事而誰事

予娛今 聖天子臨雍問道存恤耆年□□翁優之詔日下御國孺人遭逢盛世得以首被榮寵又余之所樂道者也進諸士而觀之曰壽之云何諸士曰孺人名族子少歸某公恪持婦道相夫克家無何其公先逝其弟某先生魏科建牙武功南服千里迎養而孺人視之泊如也生子某數奇而際草昧以文墨皆起家累考勝任使頃已名上天官殆次公翁歸之選歟某子則其冢孫也匪敢曰才依夫子宮墻之末而二三子之畏友也今祖母以是月廿有一日年登八十俯見四世而視聽不衰族卿姻婭咸有人瑞之頌二三子敢丐片言布之几筵予諾之而嘆世操觚為壽言者其言蹉蹉不足以行遠或張大之而不顧其失實或奇幻之而至于不可核此言者之靡綺而受之者亦覺其無謂而況乎其在壺以內者乎余惟婦道承坤坤之於乾名雖並舉實有承之之義為承以順為訓順以靜為本故大易取象莫匪象其德之靜也今諸子所言徵其德之靜矣然坤又非一無所事事之為靜也凡名川鎮嶽奇雲異卉咸資之以生

舉世之為事萬物亦莫不恃之以立靜之時義大矣哉孺人蘭敘桂秀施映後先抑奚啻珠之潤于淵玉之輝于璞也歟而孺人之壽實於是而益徵之觀之壽于墨也磚之壽於亦也戶之壽于樞也蓋言靜也孺人有其德則享其報開其先則昌其後孫子有慶俾熾俾昌歌在魯詩非如世人之詹詹徒以年數為壽算者可同日語也余分居師位師之於弟子誼不當以浮詞佛說與工肇悅者競蕤績故質言答之若此諸士再拜請書之而歸為孺人壽

邑侯某公壽序

今上御極之十年春，鉄丘某侯奉簡書而令新吳。令且及朞矣，涖事惟平，治民惟清，民熙熙如處冬日中，如負重者得息肩，如大旱流金石焦土山而時雨滂然下也。是月廿有六日爲侯覽揆初度，邑士大夫暨父老子弟族遊稱觴，推能辭者先爲侯壽。曰：某也何且，侯之宗姓，而年爵又最高，違御及之，余又烏能嘿嘿遜謝爲也。雖然古之能辭者或放而失之浮夸，或瑣而失之稱頌，或矯強而失之牽墅附會，皆無當于經世之數也。司馬龍門縱左國而成史記，世不務其生動，而循吏一編，纔數人耳，而文章亦不[illegible]有能傳記之振辟以是。嘆人之賢者能生齊而循吏之難數數見也。今我侯之治新吳也，知新吳之民苦矣，而賦稅爲尤甚。先王則壤成賦，上下有章，新吳自浮賦之加，不啻洙之于兩而二三，胥史復駢柵于勺股之中，民命幾何，箕斗之詩所以爲怨也。自侯之來，調弦不急，順時而斂，民既免悉索東濕之苦，而輸之公家者瓜期亦無踰焉。若夫棘木受記，人以其筮[illegible]可[illegible]

而利也。侯不爲兩造耑壽一，以虛舟飄瓦視之，久之親毋失其爲親，故毋失其爲故，悠然而意消者，又侯之潛驅默化而人不覺也。夫吏之爲職，賦爲稱首，而明允次之。人之治之者，有力可扛烏獲之舉舉百里，而更調之有雅懷蓋悉之風，而不免于桑梓子之蔽。孰有如侯之剛柔之克友也哉。且爲吏于今日，有專職而無專事，賦役訟獄專職也，而事之累御令以爲傾，而監制多歧，求爲易寠者因難其支梧頑頸之風，徒有啐于陌巷，則吏道實艱。林井有道君子朝能望其履之坦也。先伯陽有言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侯殆奉家訓以在官，故獲上信下，如取諸掇。是侯之居心治人，凡乎豫洛弟乎龔黃，世之執管者揚推其列次，必將合儒林循吏爲一傳，所謂有真儒之經術斯有真儒之政治。學道愛人，言氏尚有傳人，豈如漢之張趙徒以吏事稱第一已耶。況侯年方富，從此而侍從啓沃，調陰陽和元氣，則寘靈大椿不在楚與上古，而旺宇宙間，奐新吳爲侯之起家，願侯毋忘此日之卮。

學憲某公壽序一

壬子春季予同部成紀某君奉　上簡命往督學江右而吾江右之新吳故爲公起家地也邑紳士父老相與而言以公之爷有親分焉今則有尊分焉尊之則不敢於邇親之則不忍于遠不忍與不敢之心往來胸臆而不能决邑長者曰無庸秋八月十有九日爲公覽揆兩度吾鄉某大宗伯與公在朝共事久知公深而出言動天下易往丐其辭以介吾輩侑爵予不佞諾其請益嘆新吳風俗人心之厚而公德之浹

洽于新吳者深也夫公治新吳教養殊績田畯子弟之歌頌之與人誦撫臺使臣之薦剡予秉憲中丞縣已手核而亟進之然尚未親睹其才也及予遷掌秋曹公亦遂晉本曹之　命在事平反明允不以得情爲喜暇則鍵署讀濂洛諸書清風一簾有如儒素有詣之者則曰明刑弼教豈今日可遂分途哉予心佩其言而實知公爲大儒也未幾予晉秩南宮諸大典禮非得大淵博之名碩未足以襄厥事於是公復即祠部予見而喜曰公前云明刑弼教今可令而見諸實行矣魁之哉因與講求諸大典禮及文體士習公一一裁綱理備臣予不逮者甚多迨至江右督學之　勅下時去蘇闈不五六月也公星言夙駕首校吳州併十三郡之逸才而大蒐之去浮登實庄以全神壬闈獲雋者幾半公所得士藻鑑之聲斐然大江之西矣夫善射者不待舍矢已見於决拾善相馬者不待蹄躩已占其神駿公將繼觀江右人文予亦得縱觀公所進士之盛今其時矣由是試虔南次蕭江燕文大雅標聲閩邑隣之峻聚滙西章北貢之菁奇闕

試吉州盱江濟聯通今學古之士卓然振起聯翩成聯爲之煥乎不變永叔南豐之遺規猶可從公所拔而想見之而況徐孺之懷才待試者尚蒸蒸而麏集也猗歟盛哉以人事君古大臣之事亦古大儒之事公其謂之豈嫹虛席待公之來豈止新吳爲公之洹池江右亦且渥池之矣猗歟盛哉尊而逾尊將亦親而逾親天不以高而靳其下及日不以遠而有所遺照自然之理也若夫壽詞予不佞可不贅及新吳紳士父老喜予言遂書之爲序

當斯時也侯欲責之民而民不可問急責之民而逃在于邇之民愈恐不可問因是不敢避法以下缺複荒之時若瀹闔泣請至再至三蒙獲振可新吳鼎凡其以侯爲賈父乎侯指日　內召余謂侯有日矣新吳父老子弟於侯懸弧矢之日登堂稱觴慶侯也亦以自慶也余故述侯功德之彰彰者以先爲諸父老奉觴而進侯爵

某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少時讀書于新吳之干洲得同諸君子遊而尤與某昆季稱莫逆蓋其時齒相若氣相孚不啻孔李而壎篪之也以故夜與之分晝與之斷虀登山臨與之擬何北題襟草與之同席者亦若而年矣莫尊公某先生博雅名碩蔚然儒宗余數執經問難母某宜人待余以家人禮飲食教誨視均猶子古闕之風微何期于宜人再覯之今別去廿有餘年余以權耗先播出府民社宜人以今仲夏六日壽登大耋諸

君子多宜人之賢淑萬壽母之詞而走問于余其意豈以記者比哉余受書愀然曰某母吾姒請得而質言之宜人少長名族歸于某先生事堂上則孝而篤御群下則莊而肅待宗族鄉鄰則睦而惠操理家政則豐儉中乎儀節出入當乎平準不以煩先生之讓讓也故先生得肆力于攻苦沉酣于經術而爲世之鴻儒先生未獲遂年中道見背宜人痛先生之志而深以負荷督責乎諸子開其憐于學則樹心闘其歲于業則色喜宜某昆季體宜人之心繼先生之業皆

羣驚當世而仲子尤爲傑出也長公文學光廷修文
仲子樵蘇藻之雕文龍淵世之商略世之儒之如寒
衷甌葉念宜人春秋高躬嘗以養貽其孫淸宜人亥
之甲乙之間四方多故江右　幕府初開延攬英畢
既有守令能者咸薦其才引見待以客禮親貝戰守
事宜疑秀區畫季子洪偶儻魁岸僴練辯餘中己亥
武科備守衢州介閩浙之衝用武之地也近變建戰
功兵燹已有閫帥之望矣諸孫王立王謝道風波委
蛇爲方來未艾宜人復享大年孫人世不易幾之福

冷齋文集　卷之六

發天之報施宜人亦可謂彰明而較著矣夫古之言
壽者七十稱爲上壽蓋難言之也宜人踰七而八猶
健飯如常將見壽豈無疆而交黎火棗先[illegible]
駟方瞳炯于顏面楞嚴所謂地行仙宜人其足以當
之哉余質書大略以報諸君子之嘉命且以晨予昔
日登堂拜母孔季稟損之世誼宜人聞此必輾然于
壽筵而不惜顏之酡也

某先生雙壽序

余憂未槃時即聞新吳有某先生者孝友篤行爲世
表儀所作制義古文詩歌浩瀚莫測其壇場淵乎莫
窺其杳聘海一代之經宗也家大人又每言吾鄉分
自新吳之王駕新吳有大中丞某公則先生伯父也
與先岡卿同官相臺立朝侃侃淸節互礪今先生之
才始饒有家學歟余心竊慕之迨甲午秋闈先生襃
然首舉爲葩經之冠余亦得以寡昧附驥尾于年譜
中則居恒之嚮往兩家之世誼於是乎益爲親切自

冷齋文集　卷之六　代　三九

徐蔭　告歸壬寅秋遊大宗先生搦其長公某來
謁鑑禕請謁嶶仕而長公則總總角耳今幾何時而
先生婁幾人皆六十許年社姻族推能詞者以
揚挖其事遍推某是時某方應西粵幕府之招某
敢以行李從遊磨爰來命乎鄧肰某竊願有言也嗟
登爲其先之乃族之君子進而言曰吾族某公之爲
人也熟懲而堯棟散而無町畦讀書作文而外絕不
屑措其意計家素貧受塾師脩脯㮣與儒人經紀爲
堂上供饘賓不欸飫問也自領鄉薦后廿有餘年猶

朱公署縣去思碑記

吏治於今日上之責愈嚴下之望愈無已無如愚者
知其難也久於任者凡上之所責下之所望而需歲
月以消息之乃有任之不必久如椽器然能去其翹
譬如時雨然能深其潤澤此尤難之難未易多覯者
治相讀書慨然想見謨世循良者牧而下稱爲極盛
然猶未能取效非月如今日朱公之撫吾邑也公先
作宰蕭江創書院以造士興復先賢遺跡以風起來
俗政聲卓如也及謁紫洪洞錯節盤根益見利器爲

則爰上　天子嘉公循良第一晉公秩大夫今轉爲
陽爲陽北鄙蕭江民聞公來咸慶更生乘象以臨撫
崇脩科交相爲用而邑之民榮蔭縈思至今不替諸
君大夫爲陽專官也故鹽爲邑也嗣夫蘊蓄舍其己而
它是極則哉也何公之皆以能著也而不知公之抱
負優與蓋無往而不見類也泰邑又與爲陽錯壤今
夏之宰日開公聊德符來我泰邑而泰邑之民奈孫
公謂公必奉人即吾人而有以生我矣至之日公首
謁　先師祠肯倡學鼎建殿廡數十年未新之俎豆
爲煥生色　祁來弟子員課之帖括謙光忘分薄薄
以行己相勉而士氣一振民有屈鬱赴愬者反覆勸
導不事威嚴而下情以達至於遞逃之弊節額外之
苛求吏胥之蠹僞一概罷黜與民休息然後知公果
大印吾人而公之抱負優異非人之所能及也且
邑最苦者丈糧一事　本朝行丈以甦民困經今
十一年於茲矣議得築舍牽難告發一時說役諸人
貧苦接踵幾不欲生公知之慫奮然爲己任數月之
間編革允費成冊歸戶不擾執役諸人將可息肩而

合邑無田諸戶皆免節年賠補之累士民舉手加額
歡呼雷動深山窮谷悉倫湛恩至乃百丈繞壤也若
賦十倍於各鄉先朝曾行寬恤公垂念名勝不忍令
其賦重難堪　功令不敢令其賦輕力查欺隱以相
抵補公德殆又及于世外乎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
治求賢若渴內升外轉破格用人如公之治行一邑
斷一邑見長一郡則一郡報最而皆不以時之久暫
殊施也是何如抱負也余存見撫吾邑者以吾邑爲
衝民之疾苦皆不暇問上者事粉飾次者事獨縻民

幾何不憾且明安得一日而歷百年之開者郝公哉
入人於吾邑以刷我百姓之望而步培元氣以復蘇
乎故吾邑之士民借寇未能思公不置攀輿臥轍與
爲陽羨望意猶望公來也余時習政計部請間學及
父老述公治狀而問言予余因樂爲書且以自勖將
于此知致治焉

邑侯林去思碑記

新吳介在豫西層巒奇秀林壑清美甲諸他邑余嘗
讀書西學與新吳諸君子遊又未嘗不樂其風俗之
樸雅而人文之英多也乃致鄉乘𨑨逴稱爲難治何
也地使然歟抑操政者之工拙爲之歟在昔已然況
乎今日其難易又當有倍爲者今　聖天子勵精睿
治百度振飭更因用武閩越蕩平滇黔師出百萬費
亦倍蓰一時大司農肝衡籌目士大夫悉心條議數
歲以來財爲先務夫財止此數生不自天長不自地

上取之邑令邑令督之百姓故邑令者怨之所叢集
而動輒見尤者也由是言之難治莫日新吳而爲令
者非才具兩應如稱之左畫圓而右畫方也詎乘豈
弟如千乘之緩刑罰而課農桑也奇異著蹟如中牟
之雉不捕而蝗出境也未易爲今日之令也林侯山
名進士出宰新吳余時佐天官冢宰侯來謁甚恭與
之言洋洋纚纚洞觀當世之務甚悉夫士之懷才抱
異待試而後見洪鐘叩而知其響也寶劍在匣光芒
與常望氣者知之余鄉之司馬知人之明而知侯之

恭也必能潔己以愛人侯之悉世務也必能推行而盡利新吳從此有治人矣侯治新吳三年凡利之當興不遺餘力除民事殆如家事害之當去亦不遺餘力使民不衽席之不止跡其新庠序聚丈量嚴守禦以及聽斷平反禁除苛費諸政實足以生新吳而自幸知人之鑑不爽也去秋分闈校士侯出語人曰塲中彌封批閱者十晝夜每得一卷必焚香祝天非惟避前冬嫌實此初心毫不敢負耳於此尤知侯有聖賢誠正之學關無苟且趨時之腐術豈區區百里才

代吳

識哉昔黃霸爲潁川雖宣聖功即以字稱焉之餘今於侯亦云無何報政瓜期而外艱謝事新吳人士爭之於撫軍直指侯志卒不可奪但勉爲人士停舸數時而已于是人士留之不可思之無從礱石爲亭以志諸人士縶維之意則侯之得此于新吳與新吳人士之與侯非有挾而勢取也非有可干而誂以悅也其平日之痛癢與之相通而此日之人情莫知其然而然耳誰謂守令爲難爲吏誰謂新吳爲難治即異日者侯進爲臺諫卿貳自能以天下爲己任被霖雨于

乎斯亭息壤乎斯亭

内翰莊公署滁去思碑記

余同官莊公戊亥之交與余後先釋褐同讀中秘書共晨夕几硯者若而年其爲人也溫文而恭儉其吐辭也玉音而雲蒸嘗與進退古今人才洞若觀火而論斷無不精嚴也與較兵農禮樂諸大典而考覈數陳無不源流之詳切也商時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無不批郤導窾可實而見諸施行也館中諸先輩咸公輔望之豈止余儕議之出一頭地哉已而以族欆莊誤柬于議側丞我西昌如眉山之使齊安好問之斯澗水公無幾微介色而處之澹如余昔請告歸里扁舟過章門坐公所傍楊子居泛鶴道故之暇或遊華而望雲西山或散步而嘯月南浦雖意致蕭疏而次浩落而公若未嘗一日忘用其所未足者今冬以四方多故拊髀思才命在京大僚各舉所知太傅社公首以公名上奉有不次擢用之　命旨矣而公適承之新吳新吳父老子弟聞公轅留之不得謀紀公德于丽牲之石而速徵詞于余以余與公同官久而相知深也夫新吳爲豫章敝壤與而昌錯趾風

土瘠而不破民多累于浮賦往官斯土者有數年而不得其情緊公視事方數月土風民習瞭然指掌催科不事敲朴民于是稱樂輸焉以此見公才之敏民間雖雖小故輒張廷其情公受詞即訊請託不行鍰金不亂故無情者捫舌近習棍蠹之指亦無由營其奸而脚石爲虛以此見公才之廉孟夏淫雨決伺妖蛟四出斷石飛沙新吳之城垣橋梁田廬人畜半爲河伯所侵奪公綸圖力請不憚再三始獲報可以此見公才之仁然此猶語其常也是歲楚粤用兵大軍會於豫章供億浩繁取諸各屬若驅民轉運付畢使比人操舟其不致顛覆者幾希公獨身任之凡一芻一粟悉發公帑市之產地民不知有供億之苦保其家室笑語如常時此尤難之難者也宜新吳父老子弟思之不置也昔公家誠齋先生作宰新吳號稱大治至今名宦以先生爲首稱公家學淵源有素再治新吳僅逾半朞民有九曩偏處之慕如此若得久于其任其才之所見寧可更僕數哉公今行矣近　聖天子之光出納獻替驅而至于公輔霖雨天下正今

部金華淳安之民焚香泣送不忍舍請爲留不得行
其兩任善政詳在淳安金華兩生祠碑記中先是天
啓初逆璫專横要路皆其私人臺省諸公與罹禍慘
烈一時言路短氣公甫試浙江道御史即慨然以圖
治必先審勢救弊亟返所重一疏其稱重綱紀重選
汗重責成諸事甚侃直內有曰小人乘君子之器文
吏繫武弁之足窮餉者不必誅棄綏者不必宛典兵
者不許兵請餉者不許餉誰與　皇上領兵應在
皇上亦安用耶鮮而相之土木偶而官為諸部
觸忌遂被謫時鄒南臯先生合九卿疏力言大學士
葉公臺山亦密揭申救公行至保定一朝而復環者
六月閱謝恩即有驛事有悅于中入告前容已一
疏言愈直不少阿是時公直聲震天下矣歸起奉差
巡按直隸長蘆等處鹽課有增道餉均考成弁鹽斤
專駐守衙衛巡五大款疏轉爲建差御史奉命巡視
陝西茶馬關稅三邊有停止更番歸幷新餉折班修
陸疏通鹽根四大款疏陞太僕寺少卿繼奉命催入
間餉禁有司假催科名横派累民有司素憚公手裁

無不欽服事竣絕遐道歸當太夫人乞病不允復
命陞光禄左僉都御史未幾轉左副都御史公自歷
臺中以來疏累牘指不勝屈如勤晴省重紀綱惜名
器培元氣發重臣培士氣倣法紀革加派崇寔行禁
殘邪汙疏不惟古之剴切而指陳時勢不避權貴不
避批鱗亦古人之所不敢言也時難方多故上嘗召
對諸大臣稱古者少每召公語必移時而眷注甚深
所傳有外臣枚卜之舉廷推公居首公慨然不羨當
已而捷足者先得之公勿動也屢疏乞終養前後告
疏數不得以私情陳請文佐慰留人着即出供職不
得以私情屢請之旨其溫慰倚賴者如此公荒端直
質朴勢樂易而內貞介居官以廷心行遠故淳安
金華之民越數十年而猶重新其祠宇尤難者當日
朝紳各立門戶意氣水火公正色立朝絕無阿比各
臺省巡方有爲逆璫建祠請額之疏而公獨執不行
問崇禎先帝急於求治峻法作威以示不測公惟忠
誠自矢上亦重之所以身名俱泰望重鼎彝豈非古
之所謂社稷臣哉公諱梁字我一號五完娶章氏封

恭人繼娶某氏封恭人子承勳國學生娶歐陽氏孫
來王來賓來學來選俱庠生公生于隆慶丁卯四月
十七日卒于崇禎庚辰六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四
殯治丁亥塟于城南之洪田岐山左乙辛向銘曰
孤忠一生傲霜凌雪獨立朝端叅天老栢有大功於
世道而天下被其澤近今之名臣千秋之典則過公
廟近頑廉懦立而聞風冽冽

壽某孺人六十序

余嘗讀韓昌黎至壽母一詩而嘆當時之人既以詩頌
其君復以壽頌其君之母可想見古人忠愛之至能
入人子之蘊衷而代言其所欲非薦紳家可比也蓋
綠以養之封階以貴之章服以榮之人子遭逢風雲
致身通顯可自得而主者獨至於壽則莫之爲而爲
莫之致而致有天存焉又人子幾幾乎欲變得之而
不可強者也吾鄉某以孝弟名當世而文章之譽在
薦紳士林已廿之間年方弱冠與其尊公某年丈同

貢太學對策　大廷授官州邑非其志也歸而鍵戶
讀書復際避城弗請某公竟應少微之占某呼天莫
問孝慰北堂而勵志續述以昭某公之緒至其待諸
幼弟也又不殊廣漢之推讓平丘之闔切視世俗之
擇腴擠稚貽母氏之憂耳當世之請讓者何啻軒之
於輊乎今某公元配甘孺人以是月一日壽登六袠
某於未能變得之中猶可偕二三兄弟舞衣娛故稍
自慶幸諸厥友誤言致華封人之詞古詩則取材于
建安近體則追美于三唐名公鉅卿咸投[illegible]之[illegible]

淑愼乎厥姑之證大約言孺人爲婦稱今聞多歸于
某公勤儉無後服無貴容但曾蘋蘩修衆中節以故
某公藉梓得以不問生產而沉酣于書史振聲于文
苑爲世之碩儒孺人更樛木下逮不以己有所罔而
抑葛藟之榮故螽斯之慶繩繩勝下宏孺人所以德之
綏自天佑之吉元不利此諸言華而贅孩而茲是以
壽孺人矣吾請更端而進颺焉豫章以西宗無用族
而居于雅溪自莊靖公後百餘年來以鄉會明經而
仕于朝者至今不替人文之秀發于地靈雅溪分脈

華林蜿蜒奥衍不知其幾百里也有冠劍之六八郎
有翠翹霞帔之淑女孺人生于其麓家于其所聚則
氣之鍾也厚矣發判渾之蕃英欽臨沅之勁并尚足
長生況受靈於山川乎孺人由六十而躋頤因其所
欲得於天於母而余不能不爲之代言其意也若夫
高爵大邑馳封尊榮之事則亦孺人家青氈故物耳
桑且倬將且暮致之蔑余將偕員銀臺進呈章奏不
暇於筆墨略書鄙語寄壽某是日其爲不佞誦之以
爲諸君子侑觴之末章云

某邑六十壽序

余嘗學大江以右歲士十三郡歲試再而科試一士
才之紫藏者皆叢萃而收隱結者探研而得但駁駁乎
興選錢大開有以鍾子癸一試再試如規矩之爲方
圓有定分焉有至分焉不可得而甲乙也進而與語
知其家學淵源代有名公卿稱柱石於當世炎其鍾
氏之風毛哉迄余今　召蔡修明史列秩得從同官
倪先生闇公中丞施先生硯山詢余江右所得士余
首舉鍾子以對二先生泫然因此余等故友憲玉

之子也二十年前憲玉以古學鳴豫章往來一吳咸
相引重憶開社吾鄉有憲玉文治之千府也公
等其識之余因與張雲蒸徐楊貢諸君子共訂交於
楚丘石藏之間不意憲玉中年竟赴修文今有子若
此憲玉爲不亡矣已又數年余衡　命典試粵東事
竣撤棘道出章貢多士來謁維時鍾子同學某某等
咸頓首言鍾母陳孺人於暢月六日屆六旬爾度孺
人家世與鍾稱兩大猶秦之於晉也孺人爲廬州別
駕孟來公季女慧思端淑博通文史不幸三十五而

婦鍾子髫方在童氳司馬維綽公夫婦白髮在堂孺人痛哭之不起也讀天苗代不得刲股肉進救不得伸號籲頓從遊地下又不得此孺人以苦節而有今日者非孺人意也今六十矣敢乞夫子一言表章帷惟其等捧爲登堂拜母之祝鍾子實世榮之余聞既嘉歎而知鍾之所以得稱名宗也閒卿鍛臺鼎盛於前司馬發解於後至憲主之文章行誼又爲海內宗工所推仰僅僅邢閒得匍副車不能發皇其抱負而賚志以殁何人以公輔期然天意蘭摧折之乎抑

殁物必藏而後散陳水必滲而後聚若乎反覆觀孺人節孝皎皎追蹤古人教子課孫惟賢惟聖且力行苦善事孜孜無倦色大有非鬚眉丈夫所能哉又者語云人之所志天必隨之安我鍾子卓犖耗林群偽同方而詩歌古文辭邁往無匹將復振憲主未竟之令緒先大三世之蔚自斷揚孺人之孝節直旦暮間事矣鍾子以此自期余亦以此期鍾子鍾子勉乎哉余日者叅梓邪傳山左施先生撫浴地也從　天子明命歸底史館倪先生在焉兩先生以余從豫章步追先從必將有問余但持冊次此稿答之余圖兩先生懸金管以佽大書特書舍孺人其誰鍾子勉乎哉是爲序

冶菴別集序

巖頭釋宿應拜手書

記得五歲入學堂描朱時節念上大人一段說話釋管拊掌曰奇哉奇哉文不在茲乎彼時同學少年齊發笑從此把學庸語孟五經史漢老莊諸子讀徧了畢竟不能惟上大人段話因茲習經論學齋道悟與未悟我亦不知一日看白雲端祖作個山頌謝郭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也只是上大人段話不覺趯聲奇哉難得吐出馬駒蹋殺天下人總說西天梵

語一口吸盡西江水都道此土唐言先師往矣一笠走江西首謁冶菴于新吳市裏輕輕誠拍火迸雷奔出謂人曰雁行楊李我恐此公不肯點頭及讀先師大宗堂錄彙寫本擊節呼云江淡無此佛法我當刊行手定一帙見眼光横起灼然不近人情惜乎烽火連年冶菴以救時爲急我亦拉杖西東此案遂不果歲庚申孟夏漸熱時又劈面搶倒出冶菴別集巖頭才開口不覺舌吐此末世擊塗毒鼓也恐後不禁篤幾何安頭上持布鼓上雷門爲觀者笑但要奉勸諸

君子熟讀上大人到如瓶瀉水看與麼說話開人眼目耶豁人心胸耶是作文模子耶是說法榜樣耶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若有一絲毫與上大人一段話勿相洛合且莫忙讀冶菴別集

冶菴別集序

百丈釋德獅拜手撰

千古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活的被後人以不活讀之以不活解之遂令千古聖賢都向我鈍根處漉殺其禍更在祖龍一炬之上故世間文人才士求其活語下句活潑潑地者代不一二人何其少也今冶菴別集已告竣矣傳世無疑矣然恐諸人於有字處讀便與冶菴對面千里盖冶菴此書却不從文字着脚要皆尋源竟委於冶菴文中見冶菴又須於冶菴見古今來一切聖賢仙佛又須於冶菴與古今聖賢仙佛中見自已始是真能讀別集若若只向書本上討活討蠅鑽窗紙終無見天日時縱造到離龍纔虎也不過敗腐之物久而不鮮有何益哉有何用哉然我此語亦不唧嗗中最不唧嗗者正好自摑其口免致冶菴笑倒

冶菴別集總目

卷之上

卷之下

冶菴別集

評選姓氏

帥石桂 諱承發　饒蔚宗 諱宇朴
張公及 諱需　帥羽皇 諱來宸
釋有大 諱宿慧　釋元菴 諱家徵
釋智圓 諱典鑑　釋騎榮 諱德稱
釋全一 諱爾播

門人何天錫 爾昌
帥　我 倫皆
蔡若桂 小山
劉應棠 又許
陳言吉 文在　仝校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詩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記

世態此處立脚諸竿盡見孫矣最愛柴關都不掩頻來清夢到三
椽

同眉嶮禪師宿鳳凰山

竹杖芒鞋何往乎求山問水行于于一僧爲侶一奚
奴不聽吾足告膚痛香林隱隱幻前途和南掛搭髮
淬肴炊香燒鍋夜圍爐星霜在戶膝在蒲盡情一句
驚棲鳥不識主人喜我無主人解此便當合掌皈依

贈全一禪師

亦山亦市總無方寄、跡、看、同、電、石、光、芬。屋。數。椽。柴。徑。

古青藏一團菜根香分遣宗老蘇樹毒又見叢頭梅
子貢何幸法雲才咫尺常將晤對絕商量

別時果如禪師

賓雲一見遂相親暫息山齋九十旬瓶影常施蓋蹇
足蓮臺遙接愧封塵証爲作淨土詩序從來青鸞非凡羽直
到丹山自有蹤能到此大千諸界都在覆被中莫謂吾生終鹵莽好
音的的寄須眞是個消息當前直證不煩寄語

遊雙溪能門山兼贈法璽禪師

龍門千尺遏虛天口約來遊便七年不是春風齊着

加這個閒意態風流人來能雙寫獨變烟重重樓閣超塵刦
登嶽山城擁法筵從此震威都一喝幾多脚下爲聲
前木曾問日已震諸方徵治巷耳聾三日

贈騎聲禪師

古斷雄峯已十年今看眼目表人天燕腸情我牙流
血虛□腸成拼命醫人草毒煎神農嘗百艸幾多人殺拂了撩空雲影
影滿圍覆地綠烟烟幾回欲斫斬枷鎖兩個玄關一
串穿知心有幾

賀頭陀頴學禪師入方丈

古寺幾燈不計秋如、今、親、見、玉、亮、浮、道光的的輝于
宇洞才深潤波十洲善走金吾都拜下鑽應蜂于赤
衣掘從茲莫太孤高煞不盡慈腸嘔不休

洪山塔院六景

東嶺文螺

光羣擋如織長年不受溯世、青、饒、出、格、相、對、幾、能、擋、
只須寫意便已傳神

西峯佩指

無以爲狀供西來指一峯夜深參叙後不禁白雲封

浮鐘引案

八百三千下，誰人得耳聞。（這便勝却三千下）賴他雙眼瞎，適聽似雷殷。（有雷在頭上打鬧 有斫新者在）

雙樹迴瀾

兩木遮天樹，縣流致更尚。水煙晴裊裊，風月影颾颾。

怪石吞雲

怪石吞秋古，砑砑氣緊橫。雲無留石意，似欲出頭爭。（石頭大是鬥事）

銀瓶瀉雪

銀瓶瀉清光，五內寒。誰人能受用，焦口者般般。（[illegible]）

宿雙溪青蓮菴

溪聲不老千年古，一度來聽一度新。（真椿）更有超方玄賞處，孤燈絮絮話遊人。（有燈光處會得乃是知音）

寄蘊石禪師

遥瞻巖碧白雲浮，宴坐空生花雨尚。自有春風好消息，君家洞口水橫流。

回雪九仙寺盼慈然上人二首

展路行雲一杖飄，山頭鐘磬遠相招。窗前水叫寒風晚，賓主同爐覓火苗。（星一點光明 黑日照）

紫雲東合不關天，雪片桃花滿澗填。惟有道人真受用，推窗相對冷生煙。（這個受用須分賓主）

贈斷山上人

諸方歷盡雪留痕，鼻孔撩天氣宇尊。獨到龍門枯木裏，一刀割斷草鞋根。

湖州弁山元濂禪師走貽書問詩以答之

弁峯高聳六千尺，法雨法雲幻有光。不識何時來絕頂，打翻禪床憫獅王。（只此一句驚天動地）

如許頭顱猶俗漢，十年幾度負來機。至人真個慈無已，到底垂憐不肯揮。

走山南嶽他年覓，岳下龍華穗大千。只恐祖禰殃未了，（這殃及兒孫）謾言移脈向林泉。（老婆心切）

頭陀十景有序

司馬頭陀遊於海大師之門，語句雜見於會元。甞悉茲山一井，其遺蹟也。後人就地結茅，規模猶小。至宗妙公始擴而大之。今戊戌仲

冬余葺迎晰菴禪師開堂領衆其中遂成叢
席暇與禪師扶杖拾藤躡徧諸峯之巔相形
錫名列爲十景（爲此山開生面其功不小）頭陀山靈寧得
不以余與禪師爲兩座主乎（百世不祧）昔黃冠鄧
仲修求宋景濂作冢銘且曰孰若及吾存而
見之宋景濂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斬
不死余將托仲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
以不朽乎余於茲山亦云

司馬井

不須添鹽添醬自是味足醍醐司馬又逐典座飲盡
諸方恭藉（此中眞味司馬而下未有嘗者被𠔃菴一口啣盡）

錫杖峯

天然尊貴特特却似飛來此方六環不驚白鶴一枝
終日雲藏（露頭露脚能向雲藏中藏身便應相覷莫蹤）

分龍石

曲折東西南北迂迴審覷歸宗（走破幾緉鐵草鞋如今且喜到此）看
同給孤長者千年萬載等僚

西峯塢

誰解西來大意氷霜一塢稜稜（慈悲熱腸）對面雲峯角立
恰好法王股肱（眞見自在法身）

鉢盂峯

大衆吃箇甚麼（勞頭冷水）一面前覆却鉢盂（何人肯定裏下口）盂
教人人腹飽砂子一粒全無（不會吃者滿口是砂）

雙溪橋

兩水東西分列長虹接渡無方只要脚跟着力徒勞
那畔商量（脚跟上正要商量方知那邊道理）

瀑布梯

白練一條直注階級撼不能拘水前石嘴是眞判斷
者誰匾匾（認得分明自然判斷公道）

九螺星

天上何年手摘三三案外排班不隨流水走却頭陀
法令如山（斬新條令總握者誰）

獻供山

此山生甚珍異却堪獻供佳聲也因報恩無計全體
常年豆登（知恩報恩能有幾個全賴此公着力撑持）

祖師項

山聳崎嵜倚樹誰爲薙染知斯未生以前問取下刀
句子祖師剃毛知之（知羯磨者只向已剃毛上毒頭是洲師卻落不知阿）

送香林禪師入院三首

香林特特繁雲端，枝幹青蒼空際盤，湖海幾多鋼斧子，斫來手眼相看（五好葉是着毛）

萬派俱收拄杖邊，逆流洞水到門前，留待赤鬚能擺尾，傾他些子潤三千（誰能受霑）

綱壽叢叢擁法王，中天杲日放紅光，從今歸水灘逾急，不許尋常泊櫓航（篙師揚默不得）

過大愚山有感

濟說滄浪三千冷眼看他後嗣誰解卻思懷祖德肯將一偈報三拳（卻出拳着）

贈樸菴上人

杖，挑，五，老，雲，踏，破，雄，峯，雪，飄飄過草堂，鼻孔無扭捏，本色住山人，斧斤痕俱絕，相對有僧情，春風歌驪闋

紙燕子和百丈逵禪師韻

剡藤細剪燕爲裝，生向風前勢欲揚，翻卻肯問非惜（肯問不惜佇何人來）巢雖舊有不依梁（特立門風）四時常任身無掠獨立，閒看蜿蜒逐香（冷眼大壽）應是主人深意別，留雞鳴遜木鷄長

羽毛色色巧成裝，尾子，又又，翹子，揚，昔燕作歸鸞奪壘新雛錯認與依梁（與醒大千世界）陌頭春草同清夢，水底蓮泥懶嗅香，似也非乎旁擬議，不知誰短復誰長（長短）（已定絕無譏擬可稱判斷公道）

訪宣梵石葉禪師兼贈

音訊骨經此地居，燈殘五百幾年餘，斷橋水咽行人少，野草花愁古道淤，世眼盡從忙裏着，幾跌誰向冷

中（符已與音公用一鼻孔出氣）方符石上拳開荊坐看風一片如

穿雲涉水歷嶕嶢，特地相參一杖飄，大樹堂中風漫畫，法周摧下啊難描，添燈坐破峯頭月（北燈光照互古今）苦語心傷日逝潮（逝潮何時不肰氣見相逢苦心）見面聞名俱不負，風流來往續前標

贈雲盦元菴禪師三首

雲峯頂上結同參，一衆趨呼看小曇，屈指廿年纔再睹，對君面目使予慙

芒鞋緊俏踏諸方誰不聆睛望戰塲拔後訛池雖手毒却隨亡見好扶强抑揚盡致一條拄杖長孫弓祖佛聞聲立下風四海五湖雲龕裏葛藤不了恨天童

贈別茱萸灣融禪師

一別廿年矣鬚俱帶白根祉中推異交註師泰邑人由儒服披緇世外復稱尊操節風愈古平懷野更敦此行留不得大海看飛鯤

挽明香斂禪師四首

年來幾度過明香寒郎燒爐湯郎湯眞傳法已無餘事可惜時人成世諦等閒埋沒老婆腸註予延若冶歲別紫無勇行歸省必過明香故云

不近人情鉄面皮天生懶病却難醫醫他則甚自從一出灑山後到處相招只總眉註師嗣法灑山路隱洪州三十餘年傳山三請絕席輒揖舁而去

三炷僧香徹骨眞千秋不冷此緣因如今欲報渾無策祇向堂前拂影塵眞報恩人註戊申予有周提之許師在盤祉聞耗於佛前燒僧香三炷以表之

淙淙拜倒淚縱橫豈是區區去任情記得許多曾托事敢辭孤掌負前盟只此四詩前盟不冷不如[illegible]處更有未了事註師平時常以身後事相托故云

百丈山

問幾人之說積幾年之思渡幾溪之水越幾孤之山乃得眞箇到乎其間親到一回始如此勘得清切朝尋古蹟倦歸休不如樓頭月一灣光明自在古今同照更有石鏡海祖語孤光浮露冷人顏正是一灣好明月疇能驀直相應去踏倒離峰頂上關到這地位諸人無開口處

創復百丈山普同三塔

建塔

窣堵千年客土迎唯餘荒草野燒灰與他重琢青山骨深山裏佛法古面稜稜向日開

火骨

百千同穴我人忘雪裏梅花鏡裏霜自是慈悲猶欠債長眠復起作津梁度人無盡

勑力

鋤頭提起煞威稜斬盡稠林播盡烟孤行萬里祖佛下拜奇[illegible]

高旋勸照顧開時好辦急時錢慈悲心苦七個字手行盡矣畫人當各書

一文貼向額上可作履月三十日救急符子

山寺偶成二首

好笑人間歲暮忙祇緣暇日自周章深山不話春秋老草木總前看綠黃

几坐庭齋慮已忘何須丹棘與青堂昔人要得中山酒也是差排強主張醉得案好醉中人應被喚醒

讀翠巖古雪庵師語錄有感作

高隱西山懶若雲雪中寶殿已彰文讀華嚴蘇爲民果者百餘年矣

侯之先不且開門見客中有大指香爐似先與化作世精天書香歲出句真同老克勤盡把想長管枸柄可知腸胃溢塵氛任他一筆全勾却只當黃皆聽耳聾如此頂門具服笑殺他人紛紛藤不了何不急縮於庵此詩應是千秋斫斷世間尋常世諦

五十仙紀勝

五星聚東井斯文氣會光羣賢集大成何若諫臣璧哉挺忠貞烈莫挽聲龍章或抉畬公秘或傲丘園霜大衍增一數醞合陰與陽開先晋逸老殿後儀部賢

惟有監司公衡茅曾相對渺然超塵俗接機勝照槃朝夕互旨發風雲日月作至哉三聖心慈悲造舟航度仙衆度人甄陶有脉方如懸爐鞴火紅焰千丈長金丹見本色鉄亦不縱擒王化由之娲危心藉以匡吾何以名之曰古大醫王妙在擒開不放落顧甚老而氣脉步驟通貫如串珠

雨漏茅屋四首

一間方屋小如簇時勤檢點安鐺粥自是君家不偶伶天晴何處相徵逐直待雨來看漏痕看得真時難欲懲始急得着眼南山北山大有茅勸君聞禪薮舉劇

人間最穩是茅屋雨獨欺余點滴逐點點驚醒睡翁不肯令儂瞌睡熟天公天公深意存點滴潑翻你怨茅善居茅屋者若還滴破茅不留笑倒虛空諸佛一系不挂茅屋如如

茅屋雖然致冷淡銅睛鉄眼不能瞰這個茅屋一個斧斤痕無時光當帶忘自招雨入後誰憾漏點橫斜捫摸難落處明明入處暗李后主的情毫釐差矣萬八千莫待臨時把手探

上棟下宇均南北瓦石板穴隨豐嗇惟我渺然茅屋

得真元何刻不生心 眞難消受不眞難節

問梅花味

菉根咬斷嚼梅花 富貴淸新入齒牙 且待春來靑子

結方知此日是生涯 當前即是

空谷老僧擊磬

白髮鬖鬖老此丘 溪山閑目閱春秋 祝釣得 一椎不借

艾來手韻瀟盧空自唱酬 十方已處

譏虎

燈蘧纏纖囉嘣居纏常不足餦常餘主人爺有譏驅

宕巻別集 卷之二 詩

法上下牽騎只當驢 如許手眼得無驚世駭俗然只是道人甲裏事

明年又來

有信春風去復回 不須怗請不須催 因候一片陽和

意 笑顧乾坤店又開 莫是羽羅王宇店

鬢邊斜挿一枝春

非狂非醉逞風流 放去收來却自由 不信但看巾子

下 春光滿眼入皇州 道便是眞風流

寶雲冬夜偶感十首

月上堦堆白 風來葉作吟 一燈靑對眼 却是老知心

內外

鐘聲有淸韻 槃多亦未堪 寄言敲擊者 漫自費喃喃

打鐘人不識鐘聲 故不悟聽者耳根

一年于此矣 得失問如何 案上岐黃業 牛皮穿幾多

大經濟在此

閒人徒號耳 忙客獨相尋 叉令維摩室 嘈嘈有市音

雲在嶺頭水在澗底 是一是二

亂離只兩字 百億落坑中 大家珍重 天心應不爾 自抲頻

雙紅 誰見本來面目

宕巻別集 卷上 詩 一八

避地十餘處 桃源信脚跟 脚跟下桃源與武陵溪上自別 可憐宗稚

子 不識自家門 註宗兒生治城六歲矣游之東西走在邑之二部半肯未作信宿居

數畝雈苻宅 溝塍已殺痕 戀戀餘一命 何力報君恩

前以 怨 註田爲亂失業無力賠辦稅根昔人云 何但催科吏仍然後到門可勝悽絶

去家已五載 方見故書來 隻影依人慕 臨風起百哀

註覓往去家五載冷始書來 如知在永豊陳冬幕中

僮僕亦人子 先賢訓久遵 何期忘豢養 多是怨家貧

此中有眞道在 註時僮僕有叛去者

萬卷嗟無用 空餘椰子身 通宵應有路 說火不燒唇

七十年來斷要津，序齡亞目戲難真，煙分吳楚千江照世，仰慈悲四季春。竹把筒〇當面劈（親遭毒手）亦將公提向闔頭（前把骨肉）如今却似那伽定，錫足山中第二身。撒手長行話更難，生平於此見其全（具眼人看得真），剗雲樓、捲帷偷月，幢影池空別有天，個個山眉愁帶雨，條條水咽泣成川（真是報恩句子），頭陀函下堪輿秘，一國黃金蓋大千。

觀音崖

懸崖深不測，過者恐懼生，惟有普陀老，肝胆為人傾。我觀此石巖，非是浪作名，譬如岐路子，得聞觀妙聲。可以無畏矣，助其腳力輕，若問的何在，毛眼上橫。

（此等句子總非尋常可到，大士應有其形容，為詩得其髓矣）

贈有夫禪師

靈岳今古佛，手眼別諸方。一子稱親得，伽若是賴藏。採山為隱計，裝相裂慈腸。應有多生約，獅筋續舊商。

書龐道玄以舟載珍藏數萬沉湘流事

襄州龐老太佯狂，舟載家珍向水殿，世上許多堪恨處，何須縱富與龍王。

（直令龐公無置辯處，且爲後人開一隻眼）

喜贈蕭慧行往廬山紫霄峯投天然禪師剃染

汝上紫霄峯，要了大事不可如，丹霞聽人為處置，更莫煩雲師袖裏携刀至，借路以經過，頂露丈夫志，志立直到頂，蓋盡不須費，歸來有一問，還我天然句。

（何不道早已全似了也）

贈大梅普關主

不逐時波眼，獨光自雲封。定自雲驅犢，羊角挂無消息，春放梅花過短牆。

祇是關中舊主人，古問相見絕蹤親，無端撞遇蟠頭老火上添油種禍因。

雨中書寄幽谷全禪師

劃淨浮烟徹骨新，法堂從此露天真，眼前珠網重重結，盡是田中汗滴成。

其二

巴帶鐵枷重不勝，欲將頸縮恐難能，如今索向哪牛隊，拽鈀拖犂也合應。

其三

老夫久已謝塵情，每矢山間作佛氏，好把客寮開半

猫門楣貼箇谷菴名

癸亥暮春過幽谷步石柱韻兼呈方丈

策杖相過正暮春燒猪客至莫相嫌為尋幾個山中衲共話三生石上因榔㯶卓開幽谷草㳂㵐拂盡來時塵俗心更與桃源别劃路安橋待問津

謝慧朗上座送木侍者

谷菴有個同條友寄住深山號活龍勞予送來無祇待當頭一擊且開封相隨不是閒家具識得何須更黙首六國於今煙餘炮用扶衰老代孤筇

心印禪友結團瓢於羅坊舊隐作偈以賀其成

新豊舊店主人還檻外風光不改顏漫道雲中安樂唱請君先破老慳關

戲題寶雲十方寮

大寂別開此一門本為雲水息勞奔何[illegible]參訪仙陀客妝作椒圖職守閽

記

夢中佛事記

庚子中元夕余夢至一處如人家屋後中有青石天井天井後一牆牆左一門門內一樓樓後簷與天井牆相接樓左一房百丈蓮和尚坐于樓上房則其燕息處也樓前両傍有過戶過口之前又一樓如今之所謂同宇樓者余進與和尚語忽前樓有數神烏紗紅袍貫過戶來後樓和尚起往止之其神仍轉前樓而去余因神來亦退立墻門外見天井中一青衣披

髮沙彌向余索命左右數人繞之余不知何故數人問之彼云此吾過經師也余質頑鈍不能成誦彼以木魚椎擊我頂命數人云此易耳出金剛經一卷與之彼不受只願請百丈和尚上堂說法為解此冤余許而進請蒙和尚命鳴鐘撾鼓余隐隐聞鐘鼓聲遂醒後余上公車次年八月方歸九月聞和尚由[illegible]呂勝果寺同百丈暫寓寶雲余出告之故和尚曰吾在勝果住樓方向悉如若士所夢余悚然敦請和尚就寶雲上堂來此因緣了夢中佛事今和尚西歸余感悼

之下偶憶此事詳而紀之附以一詩夢裏機緣漫說
空爲何樓閣亦相同心王不帶杯甏影殘夢偏乘霞
室風杖卓擊開千里霧喝聲震破頂門聾斯因斯有
如斯果竊語諸君細細窮　即此一詩已爲天下人鄉多少結恐百丈潑頭
尚未指破

九宮山記

九宮山者晉安王兄弟九人避兵於此故名又云
自下而上高峰九層故名也務派流起手敎不得草草看其地屬
楚之大冶通武寧界止三里耳此行也由武寧百里
至沐高嶺廿里至黃坪三十里至宮黃坪乃江西往
山之合途也盤旋直上絕無下步可竹兜行者不過
十之二三去宮十里有雲關吊橋諸險路夾一線煙
霧嵌下瞰山腳不可以目竟一雲關數十里行人至此無
不腳軟心戰惟恐風吹而去過此至寒婆嶺則江楚
之界也三里至宮宮名欽天瑞慶宋寧宗勅建殿額
也宮祀張真人肉身真人諱道清孝光二朝禱雨恭
徵顯著異驗載之神仙傳及本山志肉身甚遐栢外
加以漆頭有髮髻小銀冠耳鼻頤齊無一虧欠兩脈
輪郭完好黑白分明瞳子光炯炯射人啓衣視之兩
指捻子午置膝端胸前乳猶垂腹皤然但有一摺兩
腳趺跏腳膝腿骱皆堅硬膝蓋爪甲如生絕不同世
之漆布者坐下有龍泉一區米不從本宮出於二里
外之捨身巖由石竅噴薄飛落如數十丈白練[illegible]

天洞宗史餘皆石板鐵成高可三丈稱之三清殿與山門等芸正德將冠贊大碰猶綦列為門外有元學士歐陽碑字尚可讀也先是六都羅君我登山進香代余祈禱歸方我告不數年而宗兒生今十週矣余子於涵以其驗也余因君我有前言亦欲往酬納遂買舟同行蓋不忍孤君我關切之意且得聽禱五百餘年之委戰非為山水亦不甚佳故記不及之叙事歷歷如畫令未到者亦可從尺幅中日擊末段華說屢叠而前文得此更生動

有滿

碑記

頭陀山定慧禪寺碑記

吾邑祖剎如百丈九仙白水慧安幽谷見諸燈史可考也而頭陀之定慧不與焉據水口石鐫寺創於梁天監二年余讀而疑之邑乘載司馬頭陀為百丈海祖扦今窣堵而山怪遁迫逝枚中會潭而從此山井中出則山之得以頭陀名在天監三百餘年之後則天監二年時不知山名何山亦不知有寺與否豈非世紀殺遁石鐫以耳傳耳支離牽附所繇來乎明晰當空十百年前如指諸掌考古者不可無此識力然諸大祖剎此百丈一席如故中亦渺焉幾斷幽谷則延數年間駸駸乎得復舊觀餘九仙等名雖列於燈史基已頹為民居聽茲定慧僅千百年猶巋然在望豈天龍八部之偏為呵護哉亦如續之得其人焉耳乃考其人元以前無聞獨至元戊寅上藍廣惠禪師受江淮都統賑請一振之明永樂三年住持宗違都寺永昭明智重拓前獻而大興焉嗚乎自天監而迄永樂可知者雖此數人然維持至八九百年之久而厥緒弗替非人為之而

百丈免荒兌支碑記 代

奉新之百丈寺自唐迄今千有餘年矣歷考其與廢多因田賦不均者何也蓋山高則風剛氣寒則水冷壤既不同則亦宜異詢剃之人名山削色矣余佐郡筠陽聞其勝槩廢候策杖之思以今夏承乏茲土適丈量告竣歸戶期迫寺僧正觀遂有以荒陞熟之控而以百丈山志及萬曆年間抵荒增兵之詳文爲據先是順治四年正觀報有新塔蛇形等土瑕共根十有五石經今十年俱免徵派寺累少甦今公正一概

陞熟恐難爲因賦足額而不知擠寺僧於顛也且山深人寡賦重僧逃將恐現在成熟數項亦將委之谿壑足額不幾折額乎余因訪之輿論僉曰建康之誤遺可抵也於是果得下田九十三畝補根五石八斗又倣原百丈僧兵遺規以埰夫二名令薙髮僧頂充塘防外界計每年工食一十四兩零亦可免其餘之九石二斗庶乎積荒可除世外緇流得以字我皇清浩蕩之化日矣雖然猶有慮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行之既久得毋有吏胥舞文豪強詭併以僧爲違可欺弱可食而指遺荒以與戎指兌支以潤私者乎考昔余浙爲景貞先生作寧新吳力爲此山補荒增兵殆十倍於今日兌餉一事三十年後猶重煩王雷二先生相與振肅前弊鐫石儀門使余猶得讀其遺文遵其舊例三先生之功真山高水長矣後之官斯土者仍以三先生之心爲心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設按法門之作自不可廢文亦拙辭中有蘭老之法是碑記正則

幽谷茶亭碑記

新吳通省爲楚粵閩蜀山環人稀舟楫之所不通往來者率勞悴於肩負纍朵戛酷日勢如焚林徒旅暑行途中津竭於內熱灼於外一身如大火聚此時無水以潤之繼蔭以息之豈離人受煎逼而中暍積夫者亦有矣胡君達可鄉之好施者也見而憂之商於幽谷方丈今禪師師曰居士之憂亦余之憂也達可慨然以財師率衆具力縛茅寺門中此世且烹茶注盌任飲者果般已若干年胡君曰此可暫行不可久

也爰購田寺左爲工累土構亭於上涵間退屬朱髮甃石潤若干尺深若干尺四徼依之以構亭中列坐可坐數十人亭之前北路背培塍堤石各數十餘丈而煮茶如故已而胡君又曰吾在吾任之吾後誰任之後慨然捐金購近寺之田不磽而常稔者三十石契約悉付幽谷常住且曰每年完納稅糧之美可貯爲買茶之用今而後吾憂其庶幾釋焉嗟乎胡君亦黨自好之士能以人之渴爲己渴役爲經費久遠而不倦不吝也如此雖在一隅一事而以推之天下使人人如胡君則世界出烈熾而扶清涼其福豈有量哉幽谷常住當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於有永可也

雖然胡君之願力已定者也常住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未來者也已定者無加損未來者不無廢興此今日勒石之意也余喜而爲記之。

重新招仙觀碑記

邑雲峯石上有窪痕如虎爪相傳文吳二仙跨虎飛騰之舊跡也峯下有黃室相傳鄒公舉處二仙所棲之惠捨宅所建以祀二仙者也按郡邑志文仙諱簫吳仙諱綵鸞唐太和時人章門有寫韻軒亦其遺勝又云綵鸞乃吳世雲之子余於此則不能無辨夫世雲晉旌陽之上足晉太康時人由太康而至太和大約年幾五百矣即神仙游行人世傳記所載不一而足何特有直言我為某某者乎此或當日識筆者之

不指詳然其遺跡昭然在人耳目則大可徵而信也章門之寫韻軒即今之紫極宮規制宏特香火如新邑之招仙觀宋治平中改為真常其祠廢與世絕殁運不可得蓋稽邑中數名勝者遺蹟屈其拇指四方黃冠來遊咸聽戀而不忍舍去憶余壬午秋杪蘩其靈與策杖登訪棟宇雖不甚壯而修竹黃花互映軒窗清幽豁目住持張子含真道貌偉然髯長及腹聲琅琅如叩鐘余心識久之不數年間含真庀材大創前建三清殿後室奉文吳二仙鄒公主人左為精舍庖湢頗極宏敞工未及完含真羽化世路多艱諸所未備後嗣遂因仍而苟且豈不惜哉迄今又三十餘年含真之孫　余族弟也為人弱不勝衣與人言粥粥不能出諸口求冊粒於鄉邊嵐獲少許凡含真所缺畧者槩加斧藻補建　三元宮於右增搆山門於前前後左右悉葺以瓴甓巍巍堂堂蔚乎鉅觀鄒公張子共相撫掌於碧落斷可知矣從此百十年後有賢者以似以續與寫韻軒東西並峙二仙在天雲旌鶴馭實往來鑒照之　日不朽者文章幸為我

記之余曰然郡志載宋乾道間邑君陳寅有真常觀記今文不可考而記者姓名猶疏傳備綸令人因有記而想見當日之盛記亦烏可已也於是書授剞氏鐫珉石為他日考興廢者之一徵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序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引

治菴別集卷上目錄

偈

題詞

序

具教堂詩序

詩道難言哉無才者不敢作情不曠者不能作才與情具心胷不淨者雖作而無可觀也（此是作詩源頭）天下遂無幾作詩之人而詩圃乃蕪而不治然詩道至今存者以制藝爲吾儒專業詩則合三家攻之其壘未有不振稿舉者也若閒禪士任余邑十餘年皆掩關下榻澆蔬宴坐以自參究（作詩種子）人有以詩投者亦不惜把筆和之其詩又黜才與情而一本於性者夫詩本於性非無才與情正才與情合焉耳（一句道破千古詩人[illegible]處）丁亥仲秋余偕張子扶長偶過若閒時令山容蕭瑟爽人鬚眉以兩人閉心索其全稿讀之因相與嘆賞謂有詩如此亦振稿詩壘之一勁隊也使之沉光秆庭不拭以華陰土是誰之過乎乃選付諸梓入氏雖然若閒心落秋潭悟空巖雪方將一枝特出覆蔭天下矣區區詩又烏足爲其道哉（又爲若閒說法不是世諦周互）

玄社序

陰道人儒而老於玄者也年幾望耋嬰鉄殊甚望而知爲有道今更欲築室山中招集同志相與究竟玄北之奥字曰玄社而問玄序於余夫余固勞人也雖未窺熊經鳥伸之術不無枕流漱石之思而時莫自由保碌半生實有道所塵土睇者安敢強作號嗄哉雖然道人固請至再余不得已妄應諸公亦姑妄聽可乎道家所謂眞人以其純乎陽也一語透關識純不眞則有亢陽之侮故左郛之流即曰兵解亦難云不羅

時忌矣道人固無慮於時第欲求地仙之訣符龍沙八百之讖不知此語荒唐千百載矣惟雷登之先生忠孝奸邪之說一語道破近有黄冠者流冬衣絺綌招搖過市而高自署許不知於純已左也蓀純從煉陰而得陽從胎陰而生陰盡則仙陽盡則鬼道蓋實定秘旨二語烏容偏執乎所執一偏宜旁門多端僞造其說出而亂之昔顯仙在釜寒氣凜然呂公一柰黄龍遂空所有正善用其純者也余不知道臆作此解以質道人中同志者至鋤茅創構道人自有機緣又無俟余嘵嘵矣一筆了卻手眼偏高

晧香庵緣序

晧菴禪師受印於𩆜山雪老匿影孤岑遁跡城市已二十餘年舊秋天界退杖人命人走千五百里書幣延至情詞諄切屬禪師主傳山法席却而不就斷如也緇俗道流咸相驚詫意禪師胷中必有一段難測其實已和盤托出自是我輩鈍置耳（文雖回互語却透頂）今夏一瓢一笠過新吳之掛錫舊處吾友王子句菴暨諸優婆塞弟子謀爲禪師結茅拉余同事乃相地於邑之蘆田坐山面水龍砂擁護誠一勝境因嘆此山自

有天地以來塊然土阜入遇斯生而始聞人知爲山幸矣余不獨爲山[illegible]禪師昔振退翁之請今受我輩之[illegible]不煩簡難易之[illegible]深爲我輩特生悲[illegible]山者[illegible]幸以自幸者轉爲此方之人幸[illegible]佛前入定文殊[illegible]其神力而不能出門以十[illegible]𦬇鳴指一下而出之禪師之留彷彿是意（一語結出 服力甚高）同志者其踴躍歡喜以相與有成可也

雲樵逸社序

道家大旨揔標以玄之一字葢玄之爲義其境幽其途渺其勢逆而象畢玄之時義妙矣哉（筆道稍微無貫得串故）老子猶以爲未盡玄而進之以又揚子雲著易尚嫌其徑也玄而冠之以太由今以思昔人其有退藏無已之心乎（諸道象緣義微）故黃帝在位下有廣成堯舜在上下有巢許假皇古之天下又不徒以力救龍重也自有此二三至人隱跡冊嶂棲息黃庭含元養氣誦陰符賜留太和於宇宙而世人于于瞿瞿享其福

利而弗覺耳（說大儒藏未論曾夢見使）後世分門別戶而倉之曰玄教入其教者遶遶以異目之是何徒求於身以外而不求於身以內也余鈍根樗質已去卦爻之伞從此不返照修補𨻶息耗陰陰爲坤坤爲土人而土也可乎哉（推一節大易却在此段句中而眞之會在太極而上）然獨觀天下誰無爲坤爲土之懼惕惕此懷同舟者誰將有某某先得我心一約而乎余得請以玄之義質之諸子咸曰朕于是謀居以衆之設像以尊之邑有七靖元宮之西偏古此君亭處高廠空𨻶可葺而衆也道之呂祖猶

靈之說總以救度衆生爲念我輩欲濟生死之流浪當奉祖師爲長年可像而尊也各願出冊頭少許冶蒼子作序述其事非敢謂曰能然也聊以贊其義而志其會之勝焉耳

感應明徵序

古聖賢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正欲人從儀象未判時無動無靜無出無入包括十虛渾合萬有然而難其人也不得已而立言垂訓猶是教人念念愼獨猶着爭先無奈世人舟離古岸箭發弓弦遲醉象之狂痴作開眼之夢囈業識茫茫罪積須彌而不可救藥于是聖賢額爲科列直指其狀以告誡而禁止之嗚乎聖賢之心亦辛苦而曲盡矣余友劉子大生取之慧業文人久已棲心白業今暨諸同緣合梓太上感應篇一卷而又自諸史百家稗乘野記以及目見耳聞廣加搜輯分門成帙使人讀之不啻怵逆聞雷蹥頂震悚後附功過格又如案列參砭切切部人服此則生服彼則死凡起口者稍一誤投禍福立判誠哉太上之功臣而濟世之良劑也刻成余焚香拜閱見其逐句丹鉛標引旨趣復闡出己意推敲觔節覺眞良者祥麟威鳳生人仰止兇頑者庭棘軒猶刺人眼目自非婆心眞摯曷能使上下千載稜跡颯颯生動于楮上意者或因搬嫂王爲地獄罪人說偈云汝得人

身不修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吁嗟若者欲何爲奉爲是篇開經偈語恰相警痛余願世人儆之戒之各各脚下毋失足於碧玉階穽見諸變王取呵太上并負茲刻一片慈腸也若夫感應之徵前後公鑑已鑿鑿矣予不必屋上架屋 起處說出源頭極大極真後半入題却又說得極親極切立言警世勝轉一大藏教

正訛錄序

頭陀定慧古刹也開拓而鼎新之自宗妙老宿始當時有起而覬覦者妙老弗與較因爲壽塔于後堂以歸之夫妙老遍參諸方身爲律主豈不知叢林中無此規制且塔必深土此則浮砌於場磚之上不惟視塔爲寄而意亦可知已後妙老西歸于會城門人左右袒其中有存以真威者遂主入塔議嗟乎其常住之罪人乎抑妙老之罪人耶予慨慨久矣而未得其會也舊秋方丈乏主公請哄菴禪師入山登座大暢宗風哄菴禪師者得法於嶺山而受羅浮之恩於妙老者也入山未幾予遂與力主遷議時有謂不當遷與不當如是之速遷二說吁之未嘗不各有一見無如其見之謬也孰知以一寺而言則前殿佛後堂塔佛祖可欺滅乎以一室而言則前爲塔後爲方丈生死可同居乎以常住而言則千年常住一朝僧可秦一僧妄占乎況今遷者以子而遷父以櫃邪而遷常住僧豈容育演瀾語乎予耻爲之辯又不得不爾不得已出吾往返數札以正之 見得真後說得正此等議論不易得

滿無名菴筆力
未易得此文也

刻語錄緣序

古德曲爲今時垂一言半句字畫現成事物不別雖
滿腔詩書人對之如一座須彌山宿物哉害人此何以故
叢緣我輩欲以實法遇之宜乎水炭之不相入也百
式遠禪師洞宗大老今之古德也四居大剎接物利
生不得已爲諸人畧放一線夢兄久侍巾瓶於口角
邊拾得棄而成帙與予商付剞劂余不敢獨爲虛空
釘橛因公之同門諸老輩且願見者聞者無作實法
會若作實法會入地獄如箭射爲諸人說法已無可說矣諸人還作實法

庶會

宜梵院緣序

宜梵禪師爲靈岩嫡嗣先住艾城之法昌三載今遷任鹽城宜梵幾一年矣裁雲補屋引月爲燈依然是與十八高賢闢爐打坐家法也已酉季春碁頭同自高𠀋携澄心元禪師書以龔德莊見囑余亦無從着手不半月間有從緣上人行乞新吳已廿有餘日從緣不知余余亦不知從緣萍浮水面兩不相知却是真相知世人終日熱鬧不依多從這裏錯過一日持敬過草亭偶見戾有宜梵字様延而詢之進叉魚雅聲應清辯可以見表知

裏矣具眼人偏到冷處放光少焉出禪師語錄讀之竟一日夜眞宜梵古佛放光射到此間焚香遥禮讚歎莫窮從緣因乞一言爲行遠之符余應之曰寶蘊深谷望氣者跡之況置在五達之衢豈無波斯者價乎自有力如五丁者爲宜梵監幢上人珍重爲之斬斬截截好文字在無浮氣中做出

雲蓋元菴禪師語錄序

雲蓋禪師廿年前與余稱同參友叹毛麟角早已識之匈中嗣後破幾緉草履歷吳浙齊魯之區游于天界大覺靈巖諸老之門無不入室期之最後走龍池函蓋相稱服膺三載龍池以化緣將畢付以大事且有十年莫輕出之囑一時見聞者未免擴擴如黃梅之五百僧況乎吹聲影之盲流哉此處要着眼乃作者正意禪師逐掉舊隱匿跡澄心樹棲澗飲又十餘年始開法于而昌之雲蓋懷中拈出瓣香少薰龍池鼻孔龍池法

道從此振於我西江矣都是着力句子辛亥仲冬過余山於盤桓道故侍者出其語錄諸集余因得卒讀而序之然又不敢以序人語錄者序師而直述其行履法系梗槩使世知法乳之由來而艱楚之備茹如此也此是正文可知凡作文要認定題目無閒言語也若夫雷轟電掣之機透脫網宗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此尤足徵師承有據而淨沱之源遠流長嗟乎雲蓋吾將見其蓋天蓋地矣大覺斤提之命於是乎益信絲毫不走作如知草蛇灰線之法

刻百丈清規緣序

百丈清規叢林軌式歷代循行著爲教典研繹音序大義日星昔人比諸姬公之制作匪誇語也板藏本山延厄祖龍原本散佚不絕如綫監院賓公奉堂頭嚴命惆悵命之無傳悼芳躅之將熄力圖剞劂募積前獻俾大抵後學知所遵循身心由之檢束道德藉以延濡忠君愛國之念油然以生貢高我慢之習渙然以釋豈特爲威儀齊楚進乃魚雅計哉已搨清規大義但以時際維艱功難獨任乃將至元全本徹底勾稽計

帙二百餘葉共字八萬有奇估價梓資每字一百工貲四分或百或千聽人首肯難免醵錢取賦之譏寶有萃毛成裘之望郎與同人幷懇青眼打開貲藏頻撒珍珠衆擎壽世典故足徵此德此功超凡越聖因浣手焚香拈毫敷闡而代爲之懇告焉此文有功法門存之可以不朽

鳳覺寺緣序

自馬大士而後凡雲水高衲不貴斗糧不嘗旅舍無風餐水宿之虞者以有大士手闢之叢林軌式在也吾邑鳳覺禪院去縣治三十里而遙創自唐代隱君讀於宗妙老宿左爲洞山黃蘗之襟帶右爲百丈雲巖之孔道不稱寫形勢歷歷更見闡繫正大雲水所必依棲之地而不可一日或廢者也妙老去今四十餘年蠹蝕橫生椽瓦紛裂其嗣孫某憂祖剎之將頹而祖道亦因之以晉絕思欲起而飭之又以世際彫年力難波及惟

冀發心檀手不敢盜衆貪多今施者自爲主合不爲增判用力較勤用心頗苦務見一毫端見寶王刹矣曾之可見厥餘茶心抑吾聞之法施爲上財施爲次今使叢林依舊鐘鼓如新雲水往來不歇行路之難身意獲安得獲添請之益則財也而法在其中又都存一處前詞見底詣君功德所暨不幾高亞須彌濶踰香水哉因書數語弁資緣起

送有夫禪師往鳩江序

昔巖頭奯禪師曾遊方至新吳其憩錫久處後人慕而建寺即以巖頭名之重道也抑以志實也（想當然遂成熾）其中有金鷄洞鐘鼓岑寒潭瀑雪諸勝元末燬於兵燹今僅存石碉石佛藍普同塔於荒烟蔓草中而已順治矜戴智喬禪師結茅廢址幾十餘年及受退翁老人命往主道吾守者弗戒飄搖漸及有夫禪師智師同門弟也（接法擬不費力）來自靈巖（暗照應不露妙）休夏新吳之天姥宮余與盤桓數月不特氣度端嚴初終無懈而鷗隨隨影莫能窺其畔岸余喜曰此眞巖頭之人也足以稱二難矣力請留住此山三場蕘葛而頭起自雲包變點飛國晏然山門前免不得草深一丈今曳杖東下不惜退位作蘞老化同少為捲而去之計應有沒量大人與師眉毛斯結故於其行也僧數言以贈余望之愧之矣也（絕淡絕雅文字余獨出妙烘之致此自然六候）

金剛會緣序

世之誦讀經者謂己不能誦而請僧代誦所謂他人吃飯我不飽也其說頗為有理但人我之見太分疆界非聖人權巧濟渡之心（透頂之言非特作特爲句也）蓋捐布施而請僧所以致我之誠僧必擇其實行可托然後能以我之誠為誠則一誠相通何彼何此誠也而進乎道矣（眞實道理）無人我相金剛般若尊經詳哉言之或自誦或請僧誦今古悉有徵驗特患此誠不相通而將靴搔癢者得肆其悠悠之口耳今某上人實行可托者也有金剛法社之舉是又欲以僧之誠而貫通乎諸檀之誠自有無人我相者起而應之又何患乎衆生壽者之不唐捐哉（結出般若全藏）

（人請僧誦僧化人誦總以藏字通貫萬錢散殊却一索在手）

擻逆菴緣序

去新吳六十里而遙有山巍然于大道之傍者擻逆菴也水到門前山遶寺後翠竹批風白雲掛戸往來高衲足蔺膜楞望之如化城皆所爲自甲寅以既妖蜃布毒鬼瞼神頭王倍受持護瓶轉從香爐煙斷歷有三霜迎石破甕天雞鳴日曉波吡歸來四顧空洞但見蛛絲織戸苔鎖階僅餘數椽未至伐樞而已爰刈茅編蓆葢雨遮風嗷樧柱膜就月爲爨又將二載師故安之其如雲水何乃持短疏詣余曰求草數言

向諸檀越募一小緣豎門庇器使雲水有即次之安不必妄希若何莊觀也余曰師以安衆爲心此古佛之心普賢之體也將見起而應者如順風揚帆平坡策驥從此嗣致莊觀亦匪難事槩之以偈曰爲憐窮子客他鄉黃飯真茶百搽恆若有江湖倦憊皆定知此衆不即當

一篇文中小品然粗細之工語有意而又不掩其老勁之氣

從善二都募建　關帝閣緣序

漢壽亭侯生封王而殁封帝已爲古今不恒有後人至以天子尊之則帝王而外復有此道德之崇稱尤古今所罕觀也故道奉爲雷部之一釋奉爲伽藍之一譙文昌所主士人祿位之事亦得司焉是天地間無在非帝之主宰無在非帝之靈爽所憑依也精湛漏布 徵上從下見得出 一口說得出 以故通都大邑山巔水匯咸倣廟貌以崇祀之王公卿士及凡有血氣者咸尊禮而敬畏之嗚呼何其盛也說者求其故而不得吾則有以

明之矣葢天之生人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非徒血肉之軀而已也夠兒讀傳記者中有忠孝事則懽忻踴躍若節事則氣激淚零許邪事則戟指猝罵古人何與于吾哉要皆吾自賦于天之正氣與之爲興發也亦與之有常變耳 人道帝務只是這些真精千絕大議論可以不易之語 同學陳子家仲生平奉帝君虔謹剞劂經文以布遐邇戒演傳奇以防褻瀆以至起居飲食靡察其靈之中莫不有帝君爲之活現今更發大願募建帝君閣于董侯講堂之右其正氣與廸更何如也董侯素

曾擢冠于其鄉奮大勁德于斯民者也陳子以余同志命書數言以擴告世之有正氣者共樂成之

大家之文只是議論正大關係世教故千古常新這個題目作此不知幾許人然都是隔靴搔癢誰能脫體道得一句有冶巷此文請諸公擱筆

譚石上人緣序

老僧談石久駐錫吾鄉眞誠刻苦人崇信之生平贏有衣鉢之資少許傾橐出建所居後殿此今日空谷足音也今原之僧咬定乞士二字腆面蒙行上不能乞佛祖之法但知下乞施主之財而已乞財爲公猶可言也乞財爲私不可言也孰有私財而公用之如談公其人者哉昔邑中建盂蘭盆會余將忝司其事集諸山緇流而告之曰世人請大德作佛事有求於大德也故用𧞣表誠玆梵語盂蘭盆猶華言解倒懸徒衆生在倒懸中吾輩非親也諸公非踈也宜其悲憫起爲解救乃以爲無所利而不爲也是一切惻隱之心止當世間人有之一切濟度之事止當世間人爲之而出世間者竟可秦越賑也有是理乎諸山是余言遂懽然終事焉今談公此舉深符此意吾輩當黽勉從事玉之於成使世知吾鄉中有祇陀給孤之居士更有布髮掩泥之釋子不惟主賓之頭尾相稱其增重于法門者大矣急草短章聊代擊柝

題外之文題中之意兼盡其妙非草草者可及

原缺第二四葉

延恩寺緣序

邑東關延恩寺不知始於何代大約數百年蹟也度其規模初亦廣大分之爲關帝廟白衣閣去其十之三圍地日侵月削于民家去其十之二所存者門廊正殿後殿華山殿而已數十年來又止存正後二殿像俱瓦礫榛莽不可復識二殿又漏痕淋漓如來法身髮髮乎有不庇水之懼明嘉靖時行沙汰併寺之令以西關惠安祖庭併入延恩後以延恩併入寶雲二年之後仍復其寺額則延恩之不可廢也匪朝伊

夕也且寺初名羅漢院後改名延恩意以寺踞東關青帝布德萬物光輝祝釐聖壽於斯民於春臺將於是乎在孰謂恩可不延而聽其漸焉終斷乎願滿腔生意者起相修葺延此數椽俟時節到來春風著力一齊吹入可耳

慧空立議確然不可移易　知此法者乃可與論文

募修仙遊觀緣序

羅鎮仙遊觀旌陽仙師之寄跡也年來任其不得其人以觀爲市繼請某道士接理復際亂離數載故殿基僅存柱礎蛇鼠穴之荊棘叢之前人辟上開建置前功棄一旦苦心將付之飄蓬而莫問矣今某不替初念頓乘重來既已墾田完賦仍思漸次修葺是以有小緣之募向冶菴乞言而代告也或曰今日之人公私各有難言之隱咸望旌陽燒煉濟其窮困何能割爲筋以相貺乎余臆應之曰天地之間仙佛之道

一理而已矣安知發心真肯者不爲仙師之所加覆有不必現身燒煉而自受燒點之益於一切身心一切俯仰一切日用何必區區黃白爲哉然此乃睡言要即實理實事當有實音如侯施謂余是如語者真實語者不誑語者赤龍起舞而絳宮煥然也余竊有以望焉

大梅禪師語錄序

破山老人一杖入蚕叢建立天童宗旨雷轟電掣莫可端倪上首鐵樹和尚重符雙桂之讖獨印心宗如龍如麟之俊萃於兩堂有空谷禪師者座下過量人也携峨眉片雪出瞿塘過君山飄飄東邁偶栖止於奉邑蓋切撥草求人之意而非為攬勝之遊也吾邑大梅公老於行脚凡吳門西陵諸前輩咸安排明窓以待公岸然退歸舊隱刻刻以箇事為精進乃佛假之緣如牛頭之遇四祖馬駒之遇南岳一句之下與

空師頗有水乳之投但誠其再健關門大死一回不惟可與破老人揚眉吐氣即從上佛祖不奈于何矣關中又得歲頭拔刀相助火上添油公自此目視雲漢與世不相聞問一日余贈公以別集公謂冶巷可與言報余以長句尺幅之中全體俱現余愧非其人竊心異之因是讀其全稿性光飈發別有生新付剞劂告世使知破山法道自西而東空禪師不枉破萬里草鞋矣

清涼旺禪師語錄序

今日法門凌夷衰微肇於好自高大者之攸憍一知半解之徒而脚跟轆轤地也余生平以此驗人能棒劈遮闌去者有幾哉清涼斐然禪師嗣法同安為人純粹謙遜蹴蹋五臺諸老拄杖頭一齊按下同安可謂有克家子矣同安初開法於吾邑之越山一時師家不知柳巷來由狂風妬雨蚊咒鐵牛其如同安晏然栽國絲毫不爲付之不見不聞今玉法三十餘年化行於北名公鉅卿入室問道如能如絲績緻林林

向之啞噤者竟寂然杜口矣今春得讀斐師語錄宗旨分明機鋒電捲懷中瓣香祗向同安燒却雖是脚跟穩當使然亦同安有歇得渠身心處而兩不孤負也昔滄延之與泐潭英師宿雙嶺夜話延之推康齋同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余於斐師亦云至于獨力創辟還甘露滅之舊面師剩事也故不辭書

重建玉皇閣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推奉為至尊而通祀者莫昊天上帝若也帝主一代時教凡九天九地之所著懸人仙鬼物之所無涉爾統治焉故海內名山福地均金碧肖像别搆叢祠以崇之雖敬天之理宜然而存心養性之道亦於是而具矣奉新為高明太史過化之地建靖者七崇元觀其一也觀自東白源分徙於此嘉靖年間併入昭德觀而崇元遂廢萬曆末年長庚宋先生於故址重建易名七靖元宮以奉新之

七靖皆以崇元為之基始耳今住持元真念奉新名邑紺殿琳宮所在都有何以馨香 上帝之閣顧友缺如爰出其歷年號諷 皇經之美資庀材剏立走以告余余謂元真此舉不以身外長物滓其丹臺溪有合於修身敬天之理不止補奉新千百年之缺已也古人見一善事必廣而傳之鼓舞而勸益之况元真此舉實有大關係者在乎使世人皆以其心為心世道於是乎可庸而東浮沉若喪之徒于是乎知有歸復之地矣區區福田云乎哉

代

重建百丈師表閣緣序

去新吳邑治百二十里而遥有山名百丈者大智海禪師開席地也唐宣宗為光王時曾勝遊此山與禪師賡和酬唱有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常存掌中看之句音節壯亮帝王本色然亦百丈實錄焉故歷朝名公鉅卿慕其勝躋躡攬翰流落增重林巒如柳公權黃庭堅趙孟頫數先生尤彰彰者為順治乙酉余濫竽邑長以公事過分寧取道兹山得以厯覽勝

槩所惜者刼火之餘殿堂寮舍未甚壯觀而高敞弘麗惟一師表閣而已未幾年洞宗逵老和尚闢草萊而先祖武庀材鳩工諸構始稱大壯又幾年逵老倦勤其子騎禪師繼席時余亦僑家新吳得以常常入山問道百丈諸峯頭亦竟視余為熟客矣今丙午孟夏郡牧葉心航先生按部分寧由新吳而經百丈余鄉里乎部民哉執殳前驅追從山巔偶霖雨墮車暫憇山寺徵問遺勝一一猶存至師表閣則漸頹然矣先生佛地位中人也憫然若从之余因請曰此古帝

王宸翰之當代光于耶然恩乃蒙示其自余以信而又以[illegible]入于百丈之門風也命嚴其救金唯所淨又有說焉凡物之興也必待其人緣之遇也亦不孤起故世尊之法惟付國王大臣以國王大臣夙劫同來悲願爲王在石爲民持構吾法舍之其何以異然世尊法門巨細兼錙祇陀佈金證果童子以沙供佛亦不失鐵輪王位今日之舉應有聞風而起者乎或有以時勢難之者殆未知千金一文廻向適則之舊葛藤也古德云歲寒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余願與諸長者勉之

太平菴募米緣序代

鈞陽古佛國也刹刹相望列在燈錄甲乙以來魔軍四起六窗寂靜余聚金剛王寶劍而蕩滌之我國始得晏然近者漸復蕉觀護象雲集而太平爲尤盛王席者智公和尚栖霞子而天界孫也道眼孤明操履嚴密余公事之暇常常過訪雖不敢望清涼居士而切切佛事則未常少懈焉因見香積廚空金牛乏齒猶米少許爲倡願鈞陽諸同志多助糧與禪和子拄腸拄腹但有一句子要先道破智公大笑以手約住曰太居士始終老婆心切余亦大笑遂書以引

無聞代集終是黃雜之氣道人與釋者嘗見我冶菴

修改寶雲山門緣序

余嘗讀方輿志載郡邑山川土産關梁宮室以備職方泰考者甚鉅至寺觀廢興仍一一詳列不知厥義之何居也旣而思之釋老之道雖不足以治天下然有王化所不能殚者而二家爲之依食爲之居處爲之道以收檢其身心亦不可謂之無功于世也載之之意其在斯乎余丁己冬奉　簡書而偹兵新吳今将三卦暇日與邑侯董使君出獄北關見寶雲門徑北駒殿㕓孤露真成破院詢之父老寺僧咸曰寺建

于梁防名誠信唐馬祖菴法于此改崇雲如意之寺始改今名順治間門廡灾于回祿數年至丁亂離故修葺弗果且陰陽家言舊向直巷衝射而倘遇法所不利若改向東南朝迎寬而左右供□此論悠悠數年所患者將節因緣尚有待于今日乎使君與余謂緣而後行相度建之地計費亦不甚多因各出數余以倡則是舉也無論可利乎梵宮無論可獲報于冥但無論可壯新吳之觀聽使後之紀載者有所考鏡是亦五通之一端也故詳而序諸

重建延恩前殿山門緣序　代

庚申冬余涖新吳請東城謁　關夫子廟廟右有梵宮曰延恩余喜其名之佳也而過焉弟見荊榛瀰地殿漏敧斜佛菩薩像剝落二三父老正聚宮中議撤而新之間余至祇迎具陳其故中有善爲說辭者曰佛稱三界慈父今甫議新我慈父台沛適臨是亦前佛後佛之不二也余嘉其能言併行裝餘貲俾修後罪殿丈六大像今二年餘矣舊材尨傷諸像煙煙無復向者蕪敗之狀今春王正月余講諭　聖諭

于六條於宮中講讀禮咸父老以建前殿山門緣疏來請余薄游之其善爲說辭者又曰中殿以奉慈氏前殿以供韋天如體用之不可缺非敢有踰望也余然曰此進乎道者之言也乞其請述其始末俾署邑中有道者共聽爲至施予多寡任人自肯余不必繼及

募衣僧引

毅朕上人曩遇余於鈞城乞為造三衣受毘尼於黃檗矣纔持鉢向下叅諸尊宿將巳三年今夏又錫吾里光顧草亭余見其貌加精采吐語瑯瑯蕭然異之因叩其何所往云無所往叩其何所住云無所住既而曰某有一願欲借居士筆尖為禪和子撑腸拄腹余應之曰有如是公案可以往即是住住即是往矣珍重珍重大家着力（知音在前便已領管飯展）

施茶引

蓋聞東閣炎熱天下處也時當暑月流火爍人念茲摩肩擊轂之衆揮汗成雨舌滯神昏臟野炎炎將向何所求滴水乎僧某發弘誓願既搆草亭聊息勞倦而又大庀茶具以濟渴渴者向余乞一言為引余謂上人此願一滴雖微其清凉散乎其揚枝露乎飲者無愧色不問與者為誰與飲者無吝色亦不問飲者為誰（人我大同筆下便有太古）其古人置樽中衢遺意乎好施者各出少許助上人味因說法

幽明鐘引

世人終日醉醉有喚醒者麼（可悲可痛）請君側耳聽威音佛現金木相說沒字義演解脫法各各撿點欄中牛不要狂奔怒吼則地獄種子自絶矣

募米引

百丈雄峯風剛水冷雖有晚稻可收肩挑出嶺匪易完粮苦本何敢後期敢告檀那隨意功施一粒納須彌惟與大方出手眼

募修佛引

人人有一尊古佛日在四威儀中放光動地無奈自不䣛啗甘令塵封某上人恐使不禁特為指示一個樣子諸公正好策起眉毛共相認據不見道不因紫陌花開早怎得黃鶯下柳條（即世尊也當首請人請從這裏見佛見麼不見道云云）

募修大悲像引

嶙嶒方嶼邑之奇勝明甲寅間覺明禪師誅茆插草於白雲塢中遂成伽藍殿奉大悲聖像今六十年矣飽風苦霧剝蝕不堪庭栢上人務思重加丹雘裝先

生詳哉言之吾贈以偈　通身手眼是名大悲悲與
哀鄰亦與喜類悲處正是喜處舍者大悲呵呵一笑以此喜心哀憐
特至惟日不足心無以偷手千眼千彩其麾華灼灼然灼然
衆滿世間苦瓜徹蒂嗟嗟世人何以報施離相第一
取相第二一套兩彩何處非是作此偈已跋于望之
大悲菩薩千眼千手於何處見耶讀此偈者速速禮拜

贈北雁上人引

北雁上人執巾瓶於同安老人者二十餘年布毛邊
拾顆明珠呵呵大笑向雙溪大紀山縛茅蓋頭貫圓

刀明火種樹月眼雲遊遍那邊更[illegible]
齊拔過可謂佛法世法收放自由者矣今將避消若
索住山資粮備有同心不妨於枯樁上更撒些子花
也

募靜室引

城隍之神爲一邑主宰侍某司香火二世矣伋祠孝
歎椽湫隘蠧朽風雨飄搖弗堪厥居久欲庀材衍之
而時有未果今募構罷畏丈室于祠之旁緇隙地將
以安衆衆實以安城隍而光祀典也其世之[illegible]載

私者雲聲矣嘉其有禪氏社樂弁數言以勸參參數語
亦不寂寞

修富溪金湖橋引

要津把斷始是作家若欲爲人且通一線金湖灘下
碧水瀠洄權木中流七零八落誰是渡水不濕脚履
危如登亘者也須大家出隻手扶過始得這片心肝知痛者誰
切莫旅爲他邊事於己分上無涉也不見道移花兼
蝶至買石得雲饒移花買石是一概是兩概請諸人向這裏過橋去

書華嚴會簿引

華嚴性海着不得一毫物事爲何有許多骨董雖是
以楔出楔終非好手然在事上却又違背不得欲知
端的請問華嚴長子拈華嚴已竟請人親切見過歷冶菴退驢脚不無罪過

題道菴引

方伯余公號道菴與復同安祖庭曙覺和尚爲結茅
庵於寺側作致政休老之毘耶菴成而公西邁矣公
功德廣大不可思議生雖未據此室是亦西方之址
崇也因以其號名庵志勿諼云此祀功也毋止以語可存道菴[illegible]
古矣

阜沿菴引

盡大地人都有如來圓覺道場在其身中何與衍之別小大之殊而以形迹爲拘拘哉吾族阜沿有賢于標草之舉求書數言爲倡余甚喜之蓋人有此心隨分隨力出以自然即是孝弟之原和睦之本囂陵詬詈之習口消消而不覺矣斯舉也名爲奉佛實以敦宗族賢者尚黽勉成之

募羅漢引

安福任持以募修羅漢緣䟽來請冶菴道人曰從來募緣卷首必有一序從遂成例亦自有說恐過都越國以詐逆之故借序表信也今安福修羅漢多左右隣近之檀度見像發心費亦無幾何以序爲任持倘請書一偈荅之聊前說法數如沙盡道二乘求到家若個肯懷傷不忿先爲料撥舊袈裟設有出問曰袈裟料撥後如何但向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募燈偈

黃金殿上琉璃盞數載塵封不放光寄語高檀齊出手滿添香脂照諸方

募施茶偈

盤山孔道紆折羊腸往來渴暑莫可清凉一盂活水幾葉春鈴山柴烈火煎嫩成湯或溫或冷斟酌相當是爲人處再有加劑薷草藿香途路得力頗稱良方在發心誰爲飲此黑李髯張誰爲修合功德無量作此偈已同心是望　此一貼清凉散正不須熱蒸暫收之立效即搖扇著聞者也當與他一劑投郎

募米偈

雲陽山裏枯木堂前一隊聽漢目視雲烟肚皮饑束家計蕩然飢餓薄粥渴飲澗泉不自知苦寧愛人憐晦當二十發願精堅傒粟遺穗與得淺淺不粘牙齒藉助道緣出手輕安自堅福田二種利益顆顆光圓喫利中之害分明記取　一口說來兩處圓到慧心老筆怨氤氳者

募燈偈

爲兎分番晝夜帗於巾燈繼放毫光貢門闓路些些

予非起卿爲第工商

題詞

豫章西山香城寺志八則題詞

厭原名勝香城寶坊緣起刼賊篆烟畫疆九龍蛇蜒淩空遊翔頭正尾正地脈靈長志山川形勢第一

自雲諸師蹟著神通大開法幢始於傾翕嗣後繼席咸振宗風居非有德鮮克令終志道脈人代第二

事無一向變有千端波旬外奪魔屬內殘諸祖悲願鉄故後完書當前車後宜凜覲志廢興沿革第三

香木頓拱柱撐佛天創興靈異績亦宜然至今傑構巨細畢全非居閒漢吃飯打眠志建置規模第四

香城山田周遭無空橛那血汗滴水滴凍奉佛完糧餘貲清衆黑風吹樹中心難動志香火供奉第五

入面玲瓏千神擎護某地某塔鴻名可數合掌共敬古登無故動念生心實以自戮志祖塔遺蹟第六

縣連河畔陳爛葛藤調羹補袞世作股肱起獎扶衰佛亦不能司馬相公法門準繩志王臣外護第七

山川奇勝借人筆寫留其題詠增光法社如聯姻事非獨詞也香城佳韻久遍天下志品題詞翰

冶菴別集卷下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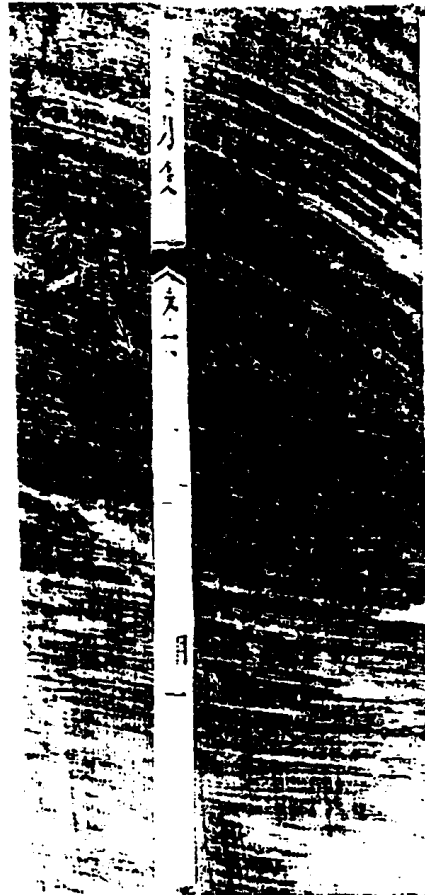
疏

讚

谷菴別集卷下目錄

銘

疏

告滅荒田蘇疏

薄賦寬徭熙朝之聖政撫勞催耕賢宰之慈仁理原。一于幽明事更關乎治亂（落筆便徹上徹下此豈晋生本于上得者）凡可救焚而拯溺無不瀝胆以披所言念本新樊稱土瘠民苦賦浮平日喘息僅存今將亂離彌甚死逃過半壁甲乙丙之三年田盡為墟盡上中下之三則以致㮰沉百里遂誦化外五鄉某等或轉徙而謀食他方或荒粮而類賠正賦按𡖖畝徵額粮土既無矣私礬

既公甦刑離其念之幸蒙邑宰綸圖乃荷上憲洞燭并有具詳入告之批咸懷枯骨再生之望但恐天聽難通抑或民災未滿爰卜某日豫虔誠非叩頭流血合誠哀懇于城隍主宰之前伏乞神功黙運聖德弘施封章早報于九重甘露普沾于萬戶汪含羞過感泳悱慄

薦先懺疏

青念赤花甲方過白駒過隙自幼而壯有利而未利之艱辛由壯而今有了而未了之局面心雖向上馬莫收韁作瘡疣之局留歷風濤之梢手一生薄福百障交煎正宜引分自安曷敢舉觴受慶更念今夕覽揆實爲吾毋難日斑衣在御堂空看舞之人值節當筵府下南游之淚四方奔走奉養既已缺然秉性粗愚遺憂後云大夫椿庭日落孤帷愁緒冷天霜棠萼花殘待老望穿枯眼血一孫子立就毋別居只聞寄語含飴不見牽衣繞膝乘以遭逢不偶門無府檄之臨繼而雛鳳愈紛檽有麟燒之慄山庄榮盾歲月飄流清夜捫心攬衣難寐思親恩而未報感霜鬢以相侵是以誕值六旬之初敬求千佛之法果晴界光燦日月紅流湖水冷清香頻見明月入懷再開木樨薰鼻更祈以此功德附薦故考汝中府君最上一乘獅返擲毘盧性海雀翱翔無去無來自由自在更祈以此功德附薦閔氏門中宗族骨肉及親友僕婢一切人等齊赴懺筵打破根塵之網往生淨土覓收衣領之珠

總大題目莫作泛常看過世人此目自誓祈福無所不至觀此可斬渠一塊文亦本心而出實情實事點點慢頭自見妙處

方伯王公誕日代禮千佛懺疏

化日舒長瞻微垣之紫氣聚星璀璨連南極之祥光名世半千逆已當其時數慈尊三劫量不涉乎春秋報道優鉢花開爭看蒼虬水吐切念某生逢聖代身沐皇恩香名久注於御屏諸艱屢歷於匪試眷念江藩告乏特簡臺旆飛馳涖任之初十三郡之凋殘已極職司之事數百萬之逋賦徒懸吮血繪圖民苦淋漓於紙上披肝哀請國計怔忡於胷中乃荷浩蕩之恩獨賚爲明良之一德鴻飛殘喘不聞貫索之聲刀下餘魂咸拜澤枯之賜如斯善蹟何可沙窮今逢岳降之弧辰請總須祥之雷動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何況微僚敢忘報荅伏願科日再慈齋旆來格福山壽海爲兎倍見升恒武緯文經社稷資爲梁棟天子萬年臣亦兩一人有慶民賴之

代友九宮山祈嗣疏

一介儒流三才瑣品當滄桑之刼運茹轉徙之流離故國雲山徒切登樓之賦異鄉風土聊卜草堂之居隻影鐙前捧栝棬而涓涕孤吟月下顧衣裾以誰牽一次回思千端增惧恭聞天尊體證金剛道符元始廣開尼丘之禱妙叅造化之衡是以滌慮齋心踰山越水敬哀慈力肆赦愆尤彈落孤婺之星法移風水之犯漢宗得延於我青震有主於今何敢望天上之麒麟但求續人間之豚犬祖先食德頂踵啣恩

薦寮衍宗老師疏

投衲傳衣偈林借為盛事感恩知已天性本為生成合兩蓋於一時流淵源於千載言念吾師少為賢者壯登甲第兩膺璽綬甘棠到處遍桑麻一味冰清老桂入唇無軟美仕途淹滯苦推轂之晨星寥落非穿乏巨靈之引手適以飛來家禍因而抑鬱身戕孫讒訃音摧傷內腑春風毛羽徒誦劬長之詩學園泰山忍聞其頹之句蓋成我德同生我而門人親等家人情分既深非刀難割伏念非柯亭爨竹炊爨餘材明

紫朱點之收朔屬青雲之塈寒條骨性文繡披而不堪探案經營將機巧亦未論茬苒而自駒過隙倏游而玄鬢迎霜頑影徒慚報恩鮮策龍門天未霽譽而號為予既苑教傳拈瓣香而申孝念少資冥福用竭凡誠伏願出宰胥盤智光頂現掃除芸窗之積習枯盡愛海之波瀾根本全彰果因互徹借筏於三宵良會直登於一乘法門

為紫邑兵所嗣疏

天闢泰運梅先結子之英風遙挹香蘭始群芳之秀奇前悉含生意大地咸入春臺言念恭生居西蜀少捷南宮文學藻乎眉山理學接乎福竹三仕為令尹雨露無偏百里頌神君陽春有腳璽文刊布恩智均霑關鑰格訓選數幽明同資謝獎藏宰官說法實衆姓標名應菜華觀之三多年止君子之百祿維茲奉甚歷歲癸酉麻帝命以延臨顧民流而祈救刑輕政簡井月已見綏和利舉害除為家如狀禱纘感懷云

切申報莫由爰含子來之誠共致尼山之禱況前任胡上谷生男奉土丙午歲賦鹿鳴延戶部何山陰推木馮川名兒而稱橋子賢宰屢獲熊羆子民因虔祈祀伏願桂香殿內神童影形仗以來嗣楊柳枝頭大士現白衣而顯瑞為麟為鳳占棠蕚於海東曰雲兒匆衍瓜瓞於盧鄉天人一理形影無乖

接亡疏

法輪普轉圓通現宰官之身仁政無偏西伯弘枯朽之澤不踐草不傷虫天地同根有民人有社稷幽明一理惟興慈運悲於寸捌斯此疆彼界以大同曠世希逢爰生哀矜言念靖邑大山盤鬱變水環流鍾靈秀之神卑祀蒸蘋之衆土民恬於野快出入之優游賦納於公羨室廬之清淨無奈頻年遘厄遂爾多難積侵酸隰苦霧起青峰雪散霜戈堆白骨天災疾疫猶全首領以終帳鬼惡獰竟至毫毛莫問飄魂蔓草洒血空山雖定業之難逃抑仁人之豈忍況某叨居邑長敢虛父母之名條覩民灾更切恫瘝之念飲冰思過渡河者曾著神奇執訊照頭傷人者甘情伏法昔賢德化非遠自愧追蹤未能恭聞大雄開瑜伽之科贊助聖主施幽冥之化爰延清衆法事一中凡覺內之神祇聽天子之命吏或應轉奏務獲恩綸或可專行當嚴驅遣俾枉亡頓悟消盡不平應現在安生熙然此日伏願慧照放光慈雲普覆淨瓶滴水骨頭涼痛火焰針喉底脫見量無嗔無喜化城即假即真

四智入圓鏡之中萬民食神君之德泰階靜正玉燭調和

讚

水墨大悲變相

刪却彩繪一味白描大悲悲願頰上三毫百千萬億類爛頭焦就事論事無餘無少若視聽難着處又作麼生寫照鑿虛空無面目天曉不梳眉 這裡有大悲真面目 變相耶須從未落筆時着眼

白衣大士

道尊古佛伽黎素色略去鬚眉毋道慈悅不專出世導師更爲世間法切完却父子之倫補盡乾坤之缺

大士一對 好在解 凡道是神通妙用耶法爾如然耶噫宗家爐有深灰火一撥薪傳焰大千 自家的 自家的 得大士真骨髓看畫者要從畫裏傳神

呂祖印像

筆尖上依稀寫出剞劂頭入木三分一身化作千萬身總是同道人婆心無畫 一雖之內外 一一畢出 盡不盡端的求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雀樓前鸚鵡洲 眼睛爲甚麼不見眉毛

達磨大士

道阿鄉心眼剔望氣來忘蹤跡佛心天子坐問道賓

誌朱公知的穴不然幾做了面生可疑異端之說鳥得到少林九年覓個神光把春光逗泄却也毀辰且大緣故至今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竭

普門宏空法師像讚

普門法將貌慈行嚴傳佛慧命受印開先有時舌頭掩地有時頰車白拳界尺一揮谷響應而無迹指示做骨水隨器以方圓所以名喧宇宙神鬼聽法筵前設有人問普門極則但向道即今面目儼然

昕菴敏禪師像讚

斷菴老漢昕菴老漢生平一具米骨燈盞千坭百斂芒鞋破衲單丁法海汪洋無畔入雄峯喜破瑞老之雙眉却博山不聽天界之三頭參透出頭沒但坐石上雲邊冷看未從應期定慧也是某等斗頭生按問法者三十痛烏藤非種草者一摺兩段如此手眼驚人故能續洞上之嘉猷所以瀛山門下尊之爲冠噫囘鄉曲唱十年餘定慧堂前來有伴

銘

宿覺元肇禪師塔銘

師古南西昌人俗姓劉幼慕空宗不樂世塵年十六薙染于洪都宿覺堂一默禪師法席來問字元肇受具足于棲山宗妙尊宿操履精嚴珖光傑破四天下所至人尊敬之生于萬曆戊午月日寂于康熙庚戌月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有八徒某如愷等奉師靈骨塔于新吳頭陀山斷嶺之左默師窣堵之前以師常守塔此山且終師之孝志也予與師稱同參

故其徒來乞銘因爲之銘曰

青山元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儻取古人語孝名爲戒歟白雲共青山千古常相斯

普門宜空禪師塔銘

達磨未來之三百年摩騰以白馬馱藏經入漢故晉魏六朝諸高賢多崇緒論至今與禪宗並行如二雁之飛中天遊步其衆近如開先琳和尚道聲震於南北座下得法真子如龍如象不可指屈宜空禪師其一也往百丈驗禪師曾聽講舍下住寶雲時室中向余道甚詳今禪師落髮受業子惠朗公駐余邑者三十年一日和南投地涕泗橫流持師行狀來乞銘乃師法侄古水公筆也余感其孝思哀切不忍以

不文辭謹按狀禪師諱圓徹字宜空號嶮道人其別號也楚孝感李氏子孩提時聞不茹葷年十五白父母出家父母篤信佛法俱長素聽前抜貢殿竹林寺應虛長老剃度十七發心行腳敝衣空腹惟道是從初至匡廬次抵白下歷諸大老講席究性相宗乘又如博山徑山諸禪宿俱有機緣相扣無不入室期之最後詣開先明和尚即諸方所稱琳楞嚴者東下應講圓覺東裝急徒路遠到遲衆床敷已定紙那以師乃叢林先參躍然起自牀廁以挑事請之號曰且與

萬曆俠武經吉定當次晚脉落堂師出當機言下有
省脉知爲法器隨令入室請其平昔操履師曰某甲
雖參學六七載被名言所障未得個入處今聆和尚
指示頓覺通身慶快脉曰法無今昔貴了目前依他
作解是爲大病師禮謝而退明日即傳師嗣第二座
師辭智深廣慈悲服衆隨脉三年五預法會皆藉師
爲內外調和荳後納尸羅於古椒時脉已退居東隱
師戒期幾亦歸詢於彼聽喜曰吾將返閩先爲越老
前古人云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久望子來承當
此事乃付偈云稱挂古藤荷屐收秋花落一庭扁舟

心有偈只須吐師遂爲開堂法席爰年三十三始離
參諸海上越中諸名刹道歸更二十載已下世師爲修
其福禪其哀慕鄉人有孝行之稱焉癸酉冬侯上南
歇至衢州挂笠湖東王僧擯几與師有舊延居一夏
越明年鄉紳陳九韶暨諸山耆衲敦請開法於十方
堂講首楞嚴次延壽庵講法華皆發前人所未發每
請開師道風供紫云一葉登壇說戒日座下有白衣
人大言叱衆云我一府之主何以不列我座四字唱

然自師出堂師以如意指云居士城隍耶其人默然
師復誡曰居士旣爲法來明日當端坐勿亂我法座
其人始寤竟不知前者所言謂何矣癸未春將詣曹
溪禮祖桂藩啟齋延師內殿告以夜夢一僧全身墨
色詢諸侍臣不解師曰此六祖大師像也王請云何
以知之師曰大師全身在曹溪布漆完固非金彩莊
嚴可諭信無疑王大喜命備書堂費供隨師以行師
至曹溪結制四水堂講楞嚴金剛諸經甲申二月離
曹溪舟抵南雄長沙吉藩世子亦避難居彼聞孝廉

直公留師休夏新秋方丈顧至五雲百嶽駐錫乙酉
二月任陶吕普門寺朱漢英禪師道場也虛席日久
荒蕪不堪居士劉玉田蕭次公等請師重興師入院
不數月煥然一新識者以爲英鐵嘴再來矣嗟乎師
行脚半天下道被吳楚東南間二十餘年緇素皈依
弟子不可勝數其德服鬼神名震王公刻祖道之荒
草起英老之家聲眞古人作略先德典型烏可以忽
至誕視哉甲午秋八月廿五日偶微恙師知時至囑
普門門衆曰吾主法普門殆已十年無裨常住益

大梁閣維後爲我建小骨塔于此可耳遂示寂報世
壽五十有七法臘四十有二法嗣明聖明賢等四人
某年月日遵遺命塔于本寺某山銘曰
頓漸二宗有何紆直同途合轍誰得誰失伏光慶喜
是二是一禪源一詮圭峯破的於維宜師法幢數立
師承有據義虎名爽口吐佛心行門直說法如雨
證播均蘊有子分化慈光泉日默離世緣橫擔楖㮰
白雲封之淨磨萃律英師宜師出氣同鼻噴無縫無
縫常存恒河沙數算不及

[illegible]

[illegible]

百丈騎聲禪師塔銘

百丈騎聲禪師西歸山爲震動草木羽角之屬咸悲
鳴變色而異狀也越三月門人等奉遺命而以塔銘
見屬愴庚子春師出世于寶雲秋遷於定慧辛丑冬
繼席于百丈壽聖皆余爲之請至迄今二十餘年又
爲之銘其塔嗚乎人即忘情而感念道德安能禁涕
之不零然誌之曰師諱德聯字騎聲號幻句楚武昌
劉氏子年十八舉家没於流寇師亦受傷夜半從死
人隊中出走攀藤沿壁者七日忽至一寺見僧儀整

肅怳如夢回遂欠出家之志投憩空老宿而祝髮焉
執役勤勞寒暑而更師默自念祝髮爲脫離生死豈
沾沾作衣食謀耶當求至人決了之聞江右寶華朝
和尚法眼清正特往咨決華令叅父母未生前話至
冬爲授具足戒巾瓶數年知是法器加以鉗鎚師亦
頗窺鞭影及華示寂隨古月首座月痛割之師亦痛
自策勵深有省發從此結侶坐七誓不沾床蓆以大
徹爲期至第六日覺身心不支困極倒睡聞隣單手
捐擲礙膺之物頓去機鋒迅利聲噪叢林時年方廿

五也默又自念相宗未明亦是檐板依圓通選也普
門空兩法師二楞二華唯識宗鏡等始得洞貫底
蘊青原眉和尚聞師在普門召之以書師至命職維
那未幾至筠州患病于多寶病愈多寶主人指見先
百丈蓮和尚師纔跨門豎一指丈笑曰又來這里弄
鬼眼睛師便喝丈攔坐具於地曰試爲我拾起這條
坐具來師拂袖便出丈頷之越數日丈上堂付以衣
拂命居西堂繼遷首座師年纔二十有八在堂領衆
嚴切過於老宿衆中有怠逸者師輒呵之丁酉劍邑

請護法請師錫住次年退院回百丈料理中峯塔
事一日隨丈過中峯丈指塔基顧衆曰這是幾古人
爲甚麼不向這裏着一隻眼衆下語不契丈顧師曰
子作麼生師曰不見道明日是冬至丈首肯不愧爲
百丈首座丁酉春蓮和尚五十誕辰余由雙溪而至
百丈晤師首座寮道誼即同水乳庚子春師以公事
至寶雲余同邑李黃泰升先生暨師石柱王芥舟等
請師即寶雲開法一時萬指圍繞嘆爲希有盛事更
補處頭陀山之定慧直提垂示寒暑兩間余以鈍質

師面命耳提受教良深辛丑冬繼席百丈四方學者
如水之就下堂寮至不能容師刻不少休或入堂或
出而作務隨事提撕不惜盡心血不已宰官居士遠
則親履丈室遠亦致書問道師赴來機接引批答專
用利刀絕無假借道風遐播可謂金粟再來而趙楚
洞上者矣年來四隣烽火有如鼎沸師處刀山劍樹
之中視生死等浮雲度衆說法不異平時有揭竿過
山下者咸不忍犯師之定力精堅豈造次凡流可得
而企測者哉師主百丈法席最久手澤在百丈者則

師表閣靈境亭新方丈普同塔釐正流傳者則清規
須古等書應請期場則感山有錄明教有錄弘法諸
刹則共語錄若干卷嗣法弟子若干人師生天啓甲
子八月十三日寅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
辛酉正月聯聲鐘辭衆衆泣哀留至二月七日戌時
索筆書偈曰五十八年在世坐沒緣毫碑記只有一
雙空拳經我放開把住如今要行即便行獨坐巖峯
無異路書畢端坐而逝弟子等奉師全身以　年月
日塔于百丈之[illegible]地[illegible]山[illegible]向銘曰

買山府縣付而掘祖塔造已塔付而掘民墳爲寺地付而持籌權子孫付而告得法師付而病狂喪心種種魑魅丁臨濟曹洞兩家彰彰人耳目者頗多有其人尚足汚齒頰哉客曰信如子言則拂子之傳盡不足憑乎余曰亦非盡不足憑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何以言之分元所載有未詳法嗣諸老若必以拂子爲據何不一筆抹殺又用甚他作麼又有正出旁出之分則深爲可笑彼謂正旁者如人生子有嫡庶之異夫人之生子雖有嫡庶之異此先王防微杜漸正

名辨分意耳敢謂嫡則父之骨血而庶則骨肉之次者無是理也今人不爭真假第爭旁正非可笑而何又見釋燈世譜及傳燈世譜有天皇天王之爭箭續五燈合之世譜參差不一世譜載而續燈削續燈載而世譜削此何等事而可載可削乎譬如人家養子三則三五則五豈有或三或五乎親則親繼則繼豈有或親或繼乎又見一公案父主彼子主此兄主此弟又主彼父兄是則子弟非子弟是則父兄非豈[illegible]說此是非俱無歸着而俱不害爲善知識乎繼[illegible]

活縱奪未必懸絕至是余有一歸見於此當先論因地次論拂子彼拘拘拂子者是借拂子爲護痛之符者也故曰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愚謂選佛亦如選官彼人必先有修因而後付以拂子諸方之付安見非先修因而授拂子乎余曰修因易修悟真實難非鐵脊漢子積年累月不易到這個田地今諸方非不是先因地而後拂子病在急急得入熱鬧門庭遂將高就低權栓放這裡如人吃菓子等不得時至菓熟夾生吃了終不養人古老云亦

當籍事切須子細又云善自保任若古人既得之後還要汝鍛鍊熟執玉捧盈百丈竿頭進步今人始即躐開安問其後即云諸方亦先因地而後拂子何又有前云一拈拔句乎總之今人[illegible]不妨只要有拂子後日雖閑提亦收無拂子即今雖支孫亦攬及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去了不知了當之人有之圖黃金增色無之亦不至減價何必向拂子刻舟求劍乎客曰諸方付者紛然盡如子言遂學一宗掃地矣予曰惟其紛然所以動人助長之念今諸方賜曲求

開世小紀

袁中郎題出世大孝冊謂今之護僧者不避前參北詢使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輈齊蔡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濶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皆無父母眷屬者耶

中郎此辯甚淺尚未撥着孔辯鼻孔處 致參如山

余嘗偶遊村塾於几上殘帙中得晉登之先生續問辯牘四冊隨手展閱一二行皆性命切實語因乞歸卒業如遊海藏先生提大易乾元二字統貫三家尤

汴峯別集 卷下 錄六

於普賢行門切切致意使一切狂禪皆儒門外道無下足處先生眞聖賢也至其辯才無礙一書嘗萬言如水赴下讀者應接不暇可以知其深深矣余謂有此書無書不可融有此見無見不可透世作文二氏言者殆小兒咒空於空何預嘵嘵道至今日爲諸聖賢搜括殆盡而穰攘我指日與之遇而老不相識何也

晉登之先生痛罵今日狂禪確中肯綮然所罵者非顢頇儱侗一輩正爲有一知半解輒高自稱署呵佛罵祖瞬目揚眉種種裝模作樣欺哄無識獵取聲名供養其實到臘月三十夜柴米油鹽件件欠缺措手慌亂而已又有窗几之下剽竊語句輒自刊行逢人投贈如我輩之以文爲雅也一時聰明見解之士求參諸祖慧命爲何物以文字收之遂謂禪在是矣詩歌應酬結社標榜夜半賦詠珍之爲玉豈非惑哉豈非狂哉昔歐陽文忠頗疑禪宗語錄爲虛構一日詣浮山遠室與客對奕師坐其旁文忠邀收局請師以棊說法乃擊鼓升座法語載傳燈不錄文忠嘉嘆

汴峯別集 卷下 錄六

久之其視剽竊者何如也至巖頭不肯二山萬松語唱大慧直欲焚之近則寶華萬峯之於天童皆今昔鑿鑿者其視標榜者何如也然使狂禪輩肯自虛心勦齋擧再買草鞋參詣諸方未必不爲可教無如好名念勝臘月震雷出聲太早此病之所以不可醫先生之罵不可少也

丙戌孟夏余與朱方箕斯登由邑之橫橋至井坊行至中途有亭翼然聞林間鳥聲聲彌陀佛四字斯聲鄉之鳥亦應聲余因嘆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從斯

登絡綏萬年沒於官憶書此語爲之悽然
從古至今擾壤宇宙其事最大而又無定議者儒釋
玄也議之不定多由有從儒入釋入玄者有從玄入
釋者有從釋又入玄者有欲總括三教者且又有儒
攻儒釋攻釋玄攻玄者其門愈多其說愈紛究竟不
能偏有所勝則一切吸吸似亦可以已矣然從古至
今止聞儒外釋玄而不聞釋玄外儒則何以故蓋儒
道之正萬古恒尊彼吸吸者毋乃示儒量之不廣而
反爲二氏所包容乎若云二氏害儒攻之不得不力

余觀三家相處亦數千餘年其間諸大儒不過徒口
舌一番耳何如何如一不必如何比勘如何分別乾性點便百爆碎矣然恐世上瞞肝輩正以此爲褩論很在奈何
晦菴論釋千言萬語總在削髮出家一段處多耳次
則謂其說理落虛亦是從削髮出家辭鄉至父母未
生前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却是何物其理果處
究竟何在則百口分派不出矣且陸指朱爲老朱指
陸爲禪自已家中已不能脫灑清切又安能附他人
屋裡事若朱非老而陸老之陸非禪而朱禪之二賢
臉次全全虛妄反中人之不如矣總之水出崑崙雖
有清白赤黑不同之色東西南北不同之流要謂不
皆出於崑崙不可也源流井井本自如是何必向千流萬派中爭長較短
薛文清云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而有三則天地
之化亦有三耶其意主於止有一儒而已余恐世界
中許多人與事儒門難以獨力收拾至論老莊則所
取又甚多毋乃有難於一槩擯棄耶源頭上無活水故觸之即滿
晦菴論釋排之不遺餘力矣而晦菴參同契有註陰
符經有註調息有箴逍遙與老氏相近者何也呵呵呵

乙酉仲夏余家避地南昌之竹林有老僧覺空者待
余父子甚厚飲食惓惓雖多野氣然愈樸愈真久而
不厭殊爲難得是年冬余家移歸新吳送我泫然淚
下後二年家大人訪之于竹林上人已回首矣聞囑
徒無他語惟謹待余父子及樂平一道友而已且云
汝奉我言我在冥中福汝也其徒果待家大人殊禮
嗟嗟萍聚數月便具如許深緣即至四大將離猶憶
念若此此老雖不足以入道較世人潮照照而[illegible]
器者胥壞矣

周以前無老佛之名亦無儒之名三教分宗其起於
後世乎儒名之盛始於宋濂溪先生爲盛於伊川
祖堂半途檐壁蒜底空然一騎送殯者司馬溫公二
程橫渠皆在不知數公當日何以下語也也曾說是世上一塲
奇怪
頭嶺阿育王舍利雖百千人一時瞻禮各有所見不
同或如荳或如棗或放毫光或全無所見雲居顯大
師云人人各有一顆真舍利不得昧却肯哉
于密寒張篠庵千眼觀音讃云汝有千眼衆皆了了

冶蒼別集　《卷下　　蘇十

且有隻眼一明一眇多者或多少者或少爲設子曰
此文人綺語耳何不云多者不多少者不少
眼更一字而眼裏方有筋也
于於羅揚郡舍見壁間粘有　　詩中有聯云
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　　　　　他文
止云物受刀砧湯燖之慘食者過喉即休不若此直
勸到人身既利益物命尤利益已命也讀之令人悠然意消從前
羨千萬戒殺文可一筆抹矣
金聖歎批評西廂一書以才子命名可謂恰當凡原
本中一字一句一節無不從蹤影中推敲而出必淋
漓滿志而後已實甫才子聖歎才子而才相遇遂覺
四五百年天地間皆是才子克塞妙哉此才惜哉此
才中間引許多佛語禪師語印證尤爲可惜昔圓通
秀訶山谷作艷語動天下人婬心死當墮泥犂居赤
水呆花傳奇嘗先生尚有綺語之戒聖歎胡未之前
聞耶古人云得力在此受病亦在此究竟得力處少而受病處多此論不獨爲聖歎儆且爲普天
下才人指迷
張天覺宗門稱爲大老以其有須古數則及護法一

冶蒼別集　《卷下　　蘇十二

論耳即就此而言亦非人不可到之頂況立朝時黨
章惇排元祐已屬喪心至奏丙斥宜仁太皇太后爲
老奴爲呂武則心術奸邪與操莽何異反不如林希
擲筆一語尤有自知之明也使不知而爲此固是云
沙道的若明知而明犯之必世法佛法判然而截然
後可近日好事阿師焉某非正傳某非親付只當狗
爭枯骨何不另出手眼剔却此人更光明俊偉千秋
子一經此説便自痛快如許真宗門董狐也
司馬頭陀唐武宗時人以堪輿術名世余邑之百丈

潭州之溈山昔其杯骴藏在燈錄不一而足地理紀
一統書云公姓劉名楷號頭陀上世爲司馬南京府
人宋哲宗時經歷江西湖廣惟吉安所在獨多求樂
時得所著書於佛腹中合二說觀之謂此特甚肯如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而命名相如耶抑誤混
兩人爲一人耶集統一者應未考詳于燈錄耳
古德云好人如燃料香香得一時滅却一寸惡人如
蝸頭攢糞他得一餐臭却一身後一語且置若人透
得前語保取一生參學事畢

五代毛熙震雅善爲詞作江海錦介加思德各有宮
體龍如制誥紀以龍王令行之高安劉惕于倣其意
而作龍王賚冊彼雖詞也此何事而可謔爲也將其
非其用心而不如藍本于無敵耳
宋會稽守孟顗事佛精懇謝康樂輕之云得道須慧
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銜
恨之後因白事復以癡人加顗顗遂表靈運有異志
嗟乎以不敬之罪報人語言之恨其事佛精懇者果
安在哉今日虛生浪死黃又不足責矣 今古同一[illegible]心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余謂此段風光人人可到何以都如啞子夢
見娘親不能吐出半字也東坡一生動處居多此必
遷謫海外人境俱空浩然有得故能如此親切言之
可見盡大地瓦石草木件件俱是金冊特識之者少
耳
汀文通恨賦一篇如盲人過萬里杳無投履處王選
少有昔高人蘭亭一序亦微見乎辭昔晁文元問不
死之道于海蟾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提之求生乎一
何徹上徹下矣

余嘗宿衢香鐘懸隔壁每五更聽撞聲吼驚人額和
上止行者勿擊余至遂以爲常今讀東坡海外上梁
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憶前事
悵然錄以志感
宋右丞王安中龍山覺軒銘云本自無迷何者爲覺
龍山名軒無病求藥從而銘之分一半錯原文何者
爲覺下有惟無舌人滿口道着二句余爲刪之覓壁
解障然非深於禪者不可語此也

與魔說

佛魔是一行人佛到此處亦到此又是一箇人始作佛終作魔始作魔終亦可作佛佛身充滿於法界余謂魔身亦充滿於法界無境不現無時不現無念不現非是十方坐斷人也須秉金剛王劍時時揮斷始可教得一半即今建立叢林正是為佛魔清界限處往往訕謗橫與魔叉侵正者何也余久於此道或親歷或目見或耳聞敢為我輩陳之祇緣此輩源頭來得不清起於一念好名聞詐為善知識也只爾倫做的名山剎利接待十方也是人間的我造成存有田有施主有不如請一善知識到此住了方丈這所在雖是子孫房頭雖是粥飯叢林如今有善知識住過後面有善知識接續便是祖庭了我便是開山老者等百年後怕西歸堂裏不供養我一牌位麼再或者在他會下住久坐香結制有些光景善知識決不是鐵打心腸必竟垂念我請他住位竭力輔佐一段辛苦將拄杖子付我也未見得故遂轟轟烈烈施說起

來不南嶽便天臺非曹洞即臨濟前一位善知識進門初時皆不十分興頭只消半月一月先前要做者指付拄杖子念頭不覺漸漸不暢快了豈但他不暢快家下叔姪兄弟徒子徒孫久已不暢快只等這一箇點引子一齊嘈雜必然有的且道此輩先前如何講限如此是何緣故然這些緣故開口即知舉目便見特未曾經歷者不知耳從來善知識門庭有從上傳下規矩斬釘削鐵抽絲過扣容不得一毫人情使不得一毫假借比官府法度更為嚴峻何以故

叢林中僧俱是十方會聚若非號令[illegible]便到[illegible]今日了所以鐘板一掛號令便行說話的不許高行路的不許腳快吃飯過堂不許私造飲食各歸房不許往來攪擾五更鐘響即起夜間坐香方寢如防閑身心款目不可備述至於日用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茶吃茶無茶吃水二時功課又一毫疏懶不得卻也打熬殺人躋踏殺人一念纔生眾魔畢集從前歡喜都成苦惱遂想到善知識在此是我家為主請的佛殿佛像是我師祖師父募化做的如今雲

拈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文殊白椎遍示世尊戒曰世尊雖然理長則就未免無丈夫氣在當時待文殊纔拈椎子震威一喝下座免得後世子孫依樣畫葫蘆向便下座處縣蹤

達磨至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武帝是天下至尊達磨是東土初祖柄見機緣是震

且第一出手深被他帶累不契機故蘆渡江入魏不但累武帝并屈達磨亦累不知武帝一問一答可謂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達磨渡江正是通十惹來東土安南塞北一齊收

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遲他婆子者僧亦可謂頭是端的惜少衲僧氣槩若我作者僧更添上一把火令婆子見之悔殺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侍者平時國師與過多少獨至今日便有如許伶悧要知國師三喚麼大似教子作賊令子入櫃鎖却櫃蓋要知侍者三應麼大似子在櫃中作鼠嚙櫃聲其家開櫃因而得出要知兩孤負麼大似子歸告父得

出之故父曰汝作得賊也雖然如是侍者何以無爲辯得國師語畢禮他三拜有孤負無孤負皆教抛圖至今難解

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平不契參蟠龍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平從此悟入

洛浦盡情吐出可謂雙放雙收爲甚麼木平却向蟠龍言下悟去不見道不因夜來雁怎識海門秋

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乾矢橛便歸方丈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

無位眞人與佛相去多少二老異口同音如蟲禦木如今不丈夫漢教人向矢橛上咬嚼古佛過去久矣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舡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有般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殊不知趙州是個慣賊到處打劫逢着便與一刀二菴主高提祖印針劄不入看趙州做這些手脚管取臘地冷笑在

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沙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刈稻否曰未審是何人成佛沙曰是汝成佛僧無語沙曰會麼曰不會沙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長沙始終或縱或奪草當斷不斷者僧始終不薦想伯鉢袋子累他今設有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劈脊便棒若人知得棒頭落處豈不脫灑

香城顯禪師偈云夏月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

順老舉示向人親切處痛下鍼錐然未免止教人在寒暑上着倒要消曠劫無明驢年去

五祖演問開聖覺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之次日再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祖云道甚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

開聖一期擔來試官偶然耳中及到覆試不覺露出草筋若眞是四通八達底待祖云道甚麼但云和尚任持事繁也免當時一場敗缺

雲巖與牛禪師犁撥牛須兩角指天四脚踏地拽斷鼻繩收甚屎屁

雲巖此頌蹄角即不問但問身是甚麼人穿鞕是甚
麼人拴繫須得倜儻分明更要問你尾巴在

太原孚上座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請尚書
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
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
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蓋宇宙及至臨末梢頭為何卻
作麼主去就然雖如是且道他講的大涅槃經在於
何處且久云莫更別有也

洞山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
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
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
一轉始愜師意別有僧密聽秖不聞末後一轉
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
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
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
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
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且道此是當時下的語非當時下的箋試辨看其或
未能不見道水墨一點兩處成龍

頌

尋牛

本自天然不借功誰教出入任憧憧如今直向莊[illegible]

下流水高山雨帶風

見跡

古道平如一掌開脚跟抖擻絕徘徊雖然[illegible]此見

影是耶非乎猶漫猜

捉獲

頭角明明認已真奚山滿目不逢人看來巳鼻猶端

的[illegible]繩繫直紉

調制

不是冤家不聚頭多般痛猶疾如[illegible]是非[illegible]色開頭

處誰肯相隨讓一籌

馴伏

蠻強消歸一頓中紛飛業識已融融從今莫話當年

事始覺從前錯用功

騎歸

不須玉勒與金鞍閒向家山穩背端一路光風開興

底竹籬茅舍隱琪玕

獨照

萬籟蕭然寂息間孤光爛爛更閒閒倚欄月樹無遺

影耳自香今角自彎

雙泯

夕陽西下水東流野渡無人岸影秋任運騰騰忘晉

帶五湖煙景不知收

還源

洪濛猶是舊洪濛到此何曾異與同天上月輪原若

此癡人說斫桂花叢

垂手

時清休唱太平歌萬里無雲吃棒多敢道老來成懶

癖百花深處雨淋簑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

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白佛云何

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

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帀鳴指

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

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

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

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

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

定而出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雲騰致雨露結爲霜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産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産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迴問

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白其事佛告殃崛汝速

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

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母子俱安且何道理殃崛瞿曇拖泥帶水未嘗殺生

如斯而已

太史黃山谷謁死心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

問曰新長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

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的使未着在

黃學士鼻孔撩天新長老一刀截斷前不搆材後不

迭店要相見杜鵑枝上月三更寄盡平生心一片

五祖演垂語云譬如水牯牛過窗欞頭角四蹄

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五月與師渡不毛陳雲處處顯功高却憑羽扇綸巾

老直待傾心到七遭

德山一日飯遲自托鉢至法堂前雪峰作飯

頭見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

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頭問曰你

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山乃休至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

老漢會末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

如是也只得三年活

末後句祇這是死水不藏龍儘力有提携倒四顛三

互換摩利話到活三年刻木而爲吏

此字

一字當頭鐵壁巢六書體勢搗巢窠篩然不落名言

路其奈猶居第二句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何事從人索水程高看腳下煞分明乾峯一畫猶疑著惹得雲門弄鬼精

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歷歷漢陽樹凄凄鸚鵡洲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傾心吐胆不勝羞淺草平披為舉揚又恐旁言君不信梢頭叮囑兩三行

芭蕉清禪師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芭蕉告報直而真據令似乎不顧民其實一段疑篇意要看撞耳有何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腳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遂下座

滿爐炭火徹心紅鍛煉難教一物容試看傍僧領滴水何曾有黙黒形蹤

大潙安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

擘碎驪珠彈指間萬機寢削水雲閒當年費盡衣單峇傳得潙山一笑還

徑山令道謙禪師往長沙通紫巖張公書師自謂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元曰着衣喫飯

屙屎放屎喫飯死濕路上行師於言下領肯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此如此其然其然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說是同鷺絲立在蘆花中說是別秋水長天共一色

徇不得別不得楊子江頭把釣翁自西自東自南北

咄咄咄

與百丈大賓

冶菴三十餘年往來百丈凡百丈一切內外事無不殫力調護此諸方所共知也即如今先師三住大剎俱冶菴爲請王令先師翁來莊荒耕俱冶菴領呈鳩石與夫山中修造等項亦大有無小小補葺以故三十年來冶菴於百丈自信無損而有益也後以武穿某人尋逃嶄塔橫橋相選繁言費噴風聲不雅帶之來山說明厥故令師翁反將其人索項緊柱加以揑逐冶菴忿然出山遂不復過問嗟乎空山無人可

以其行非王者法度能制匪朝伊夕與令師與冶菴有切磋之好前任泰邑黃公偶入偏言不無少過終以投忌遂獲輕安然亦不足爲令師軒輊也所不滿者如夢華和尚之與金粟長老書耳今令師厭棄世相翩翩西邁座下奉命守院開出不必說大義造作不須道化主人天福報豈曰無之但不依清規不通前輩高踞方丈實爲創舉在座下必曰子承父業在衆人必曰受授未清座下或以慧力之主張爲符安能使衆人均以慧力之主張爲儼然乎以冶

以下原缺